

周年福音講道

聖尼各老・韋利米若維奇 著

周年福音講道

奥赫里德主教聖尼各老・韋利米若維奇 著

緣懷 譯

目錄

導言......9
英譯者序......12
聖母領報節......14
聖誕節（一）......25
聖誕節（二）......35
聖誕節（三）......46
聖誕節（四）......57
主顯節前主日......68
主顯節......78
主顯節後星期六......89
稅吏與法利塞人主日......98
浪子主日......106
離肉主日......116
離乳主日......126
大齋期第一主日（正教主日）......135
大齋期第二主日......145
大齋期第三主日（朝拜十字聖架）......150
大齋期第四主日......160
大齋期第五主日......162
大齋期第六日（聖枝主日）......172
聖週星期五（基督受難日）......181
復活節......189
復活節後第一主日......196
復活節後第二主日......208
復活節後第三主日......218

復活節後第四主日 227
復活節後第五主日 243
耶穌升天節 257
復活節後第六主日 267
五旬節 277
五旬節後第一主日（諸聖主日） 287
五旬節後第二主日 297
五旬節後第三主日 304
五旬節後第四主日 314
五旬節後第五主日 323
五旬節後第六主日 331
五旬節後第七主日 339
五旬節後第八主日 347
五旬節後第九主日 354
五旬節後第十主日 364
五旬節後第十一主日 374
五旬節後第十二主日 382
五旬節後第十三主日 393
五旬節後第十四主日 402
五旬節後第十五主日 412
五旬節後第十六主日 422
五旬節後第十七主日 431
五旬節後第十八主日 440
五旬節後第十九主日 448
五旬節後第二十主日 457
五旬節後第二十一主日 465
五旬節後第二十二主日 474
五旬節後第二十三主日 485
五旬節後第二十四主日 486
五旬節後第二十五主日 496

五旬節後第二十六主日 508
五旬節後第二十七主日 515
五旬節後第二十八主日 523
五旬節後第二十九主日 524
五旬節後第三十主日 532
五旬節後第三十一主日 533
五旬節後第三十二主日 545

導言

迪奧克利亞主教加利斯托

未來的尼各老主教早年在阿索斯聖山與一位靈性之父交談。年輕的尼各老問修士：「神父，你主要的靈性操練是什麼？」長老回答：「完美地默觀天主的臨在。」尼各老主教在晚年時說：「從那以後，我便努力不懈地追求達到這種默觀天主臨在的境界。雖然未能臻於至境，但它在我身處自由時，助我遠離罪惡；身陷囹圄時，助我擺脫絕望。倘若我們能恆常默觀不可見的天主，我們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必能更喜樂、睿智、堅強。」

這種默觀的力量——即這種對天主直接而又位格的臨在的生動感覺——貫穿了尼各老主教的所有講道。它們充滿了引人入勝的短語，既簡單又深刻。「既然天主存在，一切皆有可能。」（聖母領報節）「上天惜字如金，從不說多餘的話。」（聖誕節，第一篇）基督「不是綴補匠，而是織工」（聖十字架節）。救主在加爾瓦略的死是「像無限一樣神秘，像大地一樣堅硬，像地獄一樣可怕」（受難節）。「愛之愈深，痛之愈切」（受難節）。（尼各老主教在此是根據直接經驗說話，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被關押在臭名昭著的達豪集中營。）「哪裡有信仰，哪裡就有對話」；世界是一所「大醫院」（復活後第一主日）。基督「從未為自己行過一個奇蹟——祂所行的所有奇蹟都是為了他人」（復活後第四主日）。「世界是天主贈予人的禮物，人是天主賦予世界的禮物。」（復活後第四主日）諸如此類的短語使福音中熟悉的段落突然重新活了起來，我們聆聽它們，就好像它們是第一次讀給我們聽一樣。而這正是尼各老主教的意圖。在目前的這一著作中，他的目標是實用且富於牧靈關懷的：不是為我們提供信息或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而是重新喚醒我們的信仰。他堅持認為，所有經文的目的都是為了引導我們走向永生：「福音書中所寫的一切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天主子……叫你們信了，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復活

後第一主日）

尼各老主教深切意識到《聖經》的多樣性。他認為我們每個人有自己最喜歡的聖史，這是完全自然的。「有些人，按他們屬靈的平衡和性情，在瑪竇福音中找到更多靈魂的安息和醫治，而另一些人則在馬爾谷福音、路加福音或若望福音中找到。」（聖誕節，第三篇）例如：這種多樣性可以從每部福音書以不同的方式開始中看到：「聖史若望永恆開始；瑪竇從亞巴郎開始；路加從救主在世的誕生開始；馬爾谷從在約旦河的洗禮開始。」他們為什麼不都以同樣的方式開始呢？正如尼各老主教所回答的，這是為了向我們展示，在我們自身和我們周圍的現實中，有四種不同的開始方式：「一種是我們在天主內的開始，其次是在我們祖先內的開始，第三是在我們父母內的開始，第四是在我們開始在這個世界上展現最大活動的時候。」他又補充說，基督還有「第五個開始」，即在祂與我們每個人的位際關係內的開始，即「祂作為我們唯一的救主生活在我們的心靈和思想中的時候」（主顯節前主日）。

儘管存在這種多樣性，聖經卻形成一個單一的整體。每當有兩個或多個關於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述時，它們就會「互相補充，互相完善」（聖誕節，第三篇）。在所有這些多樣性和重複中，沒有任何偶然或多餘的東西：「福音中沒有任何偶然」（聖誕節，第四篇）；「主在慶世生活中所行、所言、所經歷的一切，無不為了我們的救恩。」（離肉主日）在詮釋聖經這種取之不盡的多樣性時，尼各老主教遵循了正教會歷來盛行的釋經方法：他在傳統的光照下理解聖經，並以教會教父為指導。他或指名引述教父著作，或汲取其思想而未明言。同時，亦不乏他個人之反思和祈禱所得之新見解。正是這種創造性的獨創，結合了對傳統的忠誠，賦予了尼各老主教的講道特殊的價值。

尼各老主教貫穿此書的主題是人類自由的最高價值。這一點從開篇第一篇講道便可見一斑。「人的智慧、人的心和人的意志必須受到考驗。沒有誘惑，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人，只有兩種石頭——可移動的和不可移動的」（聖母領報節）。「人是自由的存在……為自由而受造，並不斷邁向自由。」（聖誕節，第三篇）尼各老主教以「邁向」一語，點出自由不僅是恩賜，更是任務，它既是起點，亦是終點，而達致自由，則需經漫長的朝

聖，伴隨苦難與犧牲。獲得自由並不容易！正如他多次強調的，無服從，則無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在四旬期伊始的講道中，他讚揚守齋，並非視之為外在操練、獨立性之限制，而是內在解放之方法，體驗真正自由之途徑。守齋使我們「輕盈而又充滿活力」、「果斷」、「慷慨」，並將我們從塵世牢獄中釋放，重啟通往「真正家園」的道路（離乳主日）。

如果無服從則無自由，那麼——在更深刻的層面上——無基督，亦無自由，這也是事實。救主是我們真正自由的典範：當祂走向十字架時，祂是心心甘情願這樣做的。在這方面，尼各老主教充分肯定了革責瑪尼山園的痛苦：「如果在十字架上肉體的痛苦更大，那麼，在這裡（指革責瑪尼山園）更大的痛苦則在祂的靈魂中。」（主受難日）基督，我們的主——在白冷誕生，在約旦河受洗，在加爾瓦略被釘十字架，從死裡復活，在五旬節遣下聖神——構成了尼各老主教所有講道的永恆中心和核心：「一切都在祂內煥然一新。」（聖母領報節）

尼各老主教並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貶低基督的天主性，而是強調了其屬神的人性，對直接與我主塵世生活相關的聖地景物表達了特別的愛。「我的弟兄們，」他高呼道，「基督作為人的奇妙，不亞於基督作為天主的奇妙」（復活節第五主日）。基督是我們的救主，正是因為祂與我們親近，因為作為厄瑪努耳，即「天主與我們同在」，祂有份於人之生命的全部，不僅如此，祂還參與了人之死亡的全部。「祢在肉身內誕生，生活並拯救那些在肉身內的人；祢喝下了祢所有受造物的痛苦之杯……因此祢是我們的救主，因為祢曾是在我們中間的天主。」（聖誕節，第一篇）對我們所有人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如何活出並發展我們與基督、這位神人之間的位際關係。通過這種生活的實踐，我們將得見我們救恩的喜樂：「基督是無法言喻之喜樂的本質。」（聖誕節，第二篇）

尼各老主教在他這一《講道集》的一開始就肯定地說：「福音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種力量。」願他的這一講道的英語讀者在他的幫助下，充分體悟福音的這種「力量」，「提供食糧和飲料的力量，使死人復活的力量」。

英譯者序

尼各老・韋利米若維奇主教是本世紀塞爾維亞正教會中最著名的主教。他於 1880 年出生在塞爾維亞西部的萊利奇村，年輕時曾在西方多個國家遊學，一戰期間曾在英國。後來，他將這些豐富經驗帶到他在奧赫里德和日察擔任主教的牧靈工作中。二戰期間，他被德國人囚禁，先是在塞爾維亞當地的修道院，然後在達豪集中營。戰爭結束後，由於共產黨統治的開始，他無法返回自己的國家居住，而是定居在美國，在那裡度過了餘生，從事教學和牧靈工作。他於 1956 年在美國去世，遺體安葬在自由城的聖撒巴修道院。直到 1991 年 5 月，他的遺體才被運回故鄉，安葬在他家鄉萊利奇村。

尼各老主教沒有為這部《週年福音講道集》撰寫序言。這些講道源自他在教會的禮儀年中，於各主日和節日，對福音的默想和講道。它們涵蓋了聖母領報節、聖誕節和主顯節，以及從大齋期預備期到五旬節後的這段時間。

這是他的第二本被翻譯成英文並由拉匝里察出版社出版的書。《奧赫里德聖人列傳》（Prologue from Ochrid）是他最著名和最受喜愛的著作，於 1985 至 1986 年出版。這部講道集是《聖人列傳》的續篇和補充，前者涵蓋了每一天的聖人傳記，後者則聚焦各主日和一些《聖人列傳》中沒有明確提及的重要節日。它們和《聖人列傳》一樣，在相關的主日和節日於修道院和教堂中公開誦讀。

這部《講道集》融合了教義、釋經和默想。幾乎所有講道都以經典的「教誨」方式開頭，以接近比喻的形式，講述眾所周知的事件或現象。然後，逐節註釋福音經文，在此過程中插入對我們基督徒生活意義的默想，最後予以總結。這些講道不僅供公開誦讀，也供個人私下閱讀和默思，並為準備講道提供素材。

尼各老主教將這一《講道集》分為兩卷。我們保留了兩卷的編排方式，但調整了每卷的內容，使其更具連貫性。原來的編排是：

第一卷：聖母領報節、聖誕節至離乳主日，五旬節後第一至十六主日。

第二卷：五旬節後第十七至三十二主日，大齋期，復活期，五旬節。

新的編排是：

第一卷：聖母領報節，聖誕節至五旬節。

第二卷：五旬節後第一至三十二主日。

我們使用英王欽定本聖經和科弗代爾聖詠集，但當經文需要不同的譯法時則另作處理。聖詠的篇數同時採用拉丁通行譯本和希伯來文版本的篇數。

我們在每篇講道中都加入了福音經課的經文。原著中並沒有這些福音經文，但這樣做可以將所有內容都放在一本書中，以方便讀者研讀，不必在手頭隨時備有《聖經》。

為了保持連貫性，我們將腳註融入了正文。同樣為了這個目的，在公開誦讀時，許多引用的聖經出處可以省略唸。

尼各老主教歸葬萊利奇之時，正值「舊秩序」似乎已經過去，人們呼吸著清新的空氣，對未來充滿希望，那時，悲劇性的事件（指南斯拉夫解體及波斯尼亞戰爭等衝突）尚未開始。在這些講道中，他向我們呈現了福音的信息，這對我們今天的所有人來說都至關重要。

在塞爾維亞的幾年裡，我從許多層面、以多種方式獲得了幫助，尤其是獲得了更深入地了解塞爾維亞語言、思維方式和文化的機會。我特別感謝日察的斯德望主教、奧夫查爾山下的瓦維登耶修道院、日察修道院和格拉達茨修道院，以及斯圖德尼察修道院的尤利安修士大司鐸，他悉心指正了我對語言的使用，還有已故的日察修道院的多西提修士大司鐸，他堅持我使用純正的塞爾維亞語。

我謹向迪奧克利亞的加利斯托主教表示感謝，感謝他一直以來對翻譯尼各老主教著作的關注，並感謝他為這一《講道集》所作的序言。

拉匝里察出版社，尤其是首座司鐸米連科・澤比奇，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同工。就如同《聖人列傳》那樣，這一著作也是我們愛的共同勞作。

我也感謝尼科利奇神父定居點在這次翻譯過程中提供的幫助。

瑪利亞修女

格拉达茨和薩福克，1992-1996 年

聖母領報節

總領天使加俾額爾

路 1:24-38

幾天以後，他的妻子依撒伯爾受了孕，自己躲藏了五個月，說：「上主在眷顧的日子這樣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間的恥辱。」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到一位童貞女那裡，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天使進去向她說：「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她卻因這話驚惶不安，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天使對她說：「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你將懷孕生子，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他的王權沒有終結。」瑪利亞便向天使說：「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天使答覆她說：「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廕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且看，你的親戚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本月已六個月了，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瑪利亞說：「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天使便離開她去了。

太陽映在清水中，蒼穹映在純潔的心裡。

天主聖神在這廣闊宇宙中有許多居所，但純潔的人心，才是祂最喜悅居住之處。這是祂真正的居所；其餘一切，只是祂的工作場所。

人心永不會空虛。它總是被某物充滿：若非地獄，便是世界，或是天主。心的內涵，在本質上與它的純潔相連。

曾幾何時，人的心中只充滿著天主——猶如一面映照天主美善的明鏡，一張彈奏讚頌天主的豎琴。那時，它確實在天主手中，蒙保守遠離危險；然而當人狂妄地將一切攬於己手，眾多狂暴的野獸便襲擊了人心；由此，內在產生了人心的束縛，外在則顯現為世人所見的世界歷史。

無力承擔己心的人，向周遭的事物——無論有生命還是無生命——尋求支撐。然而，人為己心所覓得的一切支撐，反而玷污了它、傷害了它。

可憐的人心，被眾多無權無能者攫奪——猶如珍珠落入豬群！你這長久為奴的心，變得何其剛硬；你這被重重黑暗壓制的心，變得何等晦暗！天主必須親自降臨，將你從奴役中釋放，從黑暗中拯救，治癒你那罪惡的癩病，並再次將你納入自己手中。

天主降臨人間，是祂對人最溫柔的愛之體現，是為純潔者帶來最大喜樂的訊息，也為心靈不潔者成為最為震撼的事件。

猶如最深黑暗中的火焰巨柱，這就是天主降臨人間的景象。這降臨的消息，始於一位天使與一位童貞女，始於天上的純潔與人間的純潔之間的對話。

當一顆不潔的心與另一顆不潔的心交談，會有爭端。當一顆不潔的心與一顆純潔的心交談，也會有爭端。唯有當一顆純潔的心與另一顆純潔的心交談，才有喜樂、平安與偉大奇事。

總領天使加俾額爾是人類救恩喜訊的第一位使者，是這天主奇妙工程的首位傳報者——因為若無天主的奇妙作為，人類的救恩便無法實現。至潔童貞瑪利亞是首位聽聞這喜訊的人，也是人類中首位因恐懼與喜樂而戰慄的人。天堂映照在她純潔的心中，如同太陽映在清水中。在她的心下，主——新世界的創造者、舊世界的更新者——將要枕首安息，並取了血肉之軀。

今天的福音如此記述：「在那些日子裡，匝加利亞的妻子依撒伯爾受了孕，自己躲藏了五個月，說：『上主在眷顧的日子這樣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間的恥辱。』」是哪些日子呢？是導向主耶穌誕生那偉大日子的日子。看，最後的日子來到了，所有偉大的預言都要應驗，達尼爾先知所預言的時期即將結束，猶大家族再無君王，衰弱的人類與其周圍同樣衰弱的受造界一同歎息，不再期待從人或自然得救，而唯獨期待天主——就在那時，匝加利亞的妻子依撒伯爾懷孕了。匝加利亞那荒胎的妻子依撒伯爾，與人類的救恩

有何關係？她與此有這樣的關係：她將生下救主的前驅，這位前驅將如士兵般走在前面，宣告領袖的來臨。這位年邁荒胎的婦人，只能生下救恩的前驅，而非救主本人。她是舊世界的忠實寫照——那古老而荒胎、沒有子嗣、沒有果實、飢渴交迫的世界，一幅乾涸世界的圖像，如同枯朽老樹，雖仍能奇妙地生出綠葉、預告春天的來臨，卻已無法結出果實。

在那段時日裡，如同在所有時日一樣，荒胎的婦人會因自己的荒胎而感到羞恥——在天主和人前感到羞恥。如果夫妻沒有子女，婚姻還有什麼意義？倘若樂園本身對沒有子女者都可能成為誘惑與毀滅之地，那麼塵世又當如何？不育的夫妻常會將這羞恥感歸咎於對方。在彼此眼中，對方都像一棵不結果的無花果樹，在靈魂深處，他們恐懼而沉默地感覺自己如同被遺棄者。最苦澀的是——這一點今日亦然——他們可能會開始互相猜疑對方淫欲不潔，並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婚姻視為淫欲與不潔的合法化，尤其是當他們不認識天主、感受不到天主之手臨於他們身上時。正因如此，沒有子女的婚姻往往短暫且缺乏喜樂。世上沒有什麼比無法結果的慾望更令人失望的了，即使這慾望已得到過度的滿足。天主的第一道命令：「你們要生育繁殖」（創1:28），如同大山般壓在不育的夫妻心頭，即便他們可能並未意識到。他們可能因未受教導而理性上未能察覺，但在情感上、內心深處必然感受到，因為這如同烙印在每個人靈魂上不可磨滅的印記，正如天主所有的基本誡命一樣。關於不育夫妻的哀傷，從聖經以及各時代各民族的日常經驗中，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但在這些奇妙的日子裡，藉著一個奇蹟，依撒伯爾在年老時懷了孕。「這怎麼可能？」那些僅憑感官在事物表面滑行的人這樣問道，就像在一個充滿力量與生命的湖泊冰面上滑行一般。即便是那些感覺並承認世界唯靠天主的奇妙作為方能得救的人，也轉過頭去、拒絕相信這奇事，自問這怎麼可能。倘若那位生活而全能的天主不存在，那麼一切都無法存在或形成；什麼事都不可能發生。無論是能生育的或不能生育的婦人，都汪能生子。但既然那位生活而全能的天主存在，那麼一切皆有可能，尤其是因為天主並不受祂所頒布的自然法則所束縛——這些法則是用來約束他人而非祂自己，不是為了限制祂的大能，而是為施行祂不可或缺的仁慈。正如人造的裝置不會限制人自由地以不同方式使用它，天主所創造的世界及其自然法則，同樣不會限

制天主依照祂的仁慈與人的需要，以不同方式行動的自由。難道那些生育的人是憑自己的行為，而非憑天主的能力嗎？天主對生命尤其眷顧，並按自己的意願賜予生命；在祂願意之處賜予懷孕，在祂不願意之處便不賜予。因此，有時年輕夫婦雖遵循自然法則，卻無子女；而有時年老夫婦，即便違反自然法則，卻有了子女。生活的天主是唯一的生命之主，由此可知，在那唯獨祂行使主權的事上，自然與自然法則毫無權能。那些荒胎的婦人常去求助的占卜者與術士更是如此——她們不知道，這些人所服事的並非光明、神聖的力量，而是惡魔的黑暗勢力。

人期待來自天主的奇蹟，但是，當奇蹟來臨時，他卻不相信。對人而言，自然成了試探之樹。人因自己的赤裸而躲在自然的陰影下，渴望天主的來訪——卻又恐懼天主的來訪。當天主不來訪時，他抱怨；但當天主來訪時，人卻又拒絕祂。正如在樂園中，亞當被置於兩棵樹之間：生命樹與知善惡樹；亞當的後裔也被置於兩棵樹之間：天主是生命之樹，而自然則是知識之樹；為使人類的自由、順服與謙卑，如同當初一樣受到考驗。人的智慧、人的心與人的意志，必須受到考驗。沒有試探，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人，只有兩種石頭——可移動的與不可移動的。

所有這些真理，如此簡單明瞭，靈魂以塵世的理智無法領悟，也因罪惡蒙蔽了靈性眼目而無法知曉，而依撒伯爾——那位純樸虔誠的老婦人——卻都明瞭。因此，她對自己年老得子並不感到驚訝，反而立刻以明白且通達的態度解釋了她這突如其來的懷孕：「上主在這些日子這樣待了我」。為什麼？她尚不知道，以她的謙卑，也不敢想像，她胎中的孩子將何等珍稀、何等偉大。她對自己兒子在人類救恩史上將扮演的如同獅子般的角色——先知、前驅與施洗者——一無所知。她也不知道天主那預見到時間終結的深奧計劃，更不領悟天主如何透過祂的僕人與婢女，默默地實現這些計劃；沉默而緩慢，卻無任何阻礙。她只知道天主對她仁慈的一個簡單而感人的理由：「上主在這些日子這樣待了我，」她說，「除去了我在人間的恥辱。」她將天主的奇蹟詮釋為祂對自己仁慈的標記。確實如此，但這並非全部。倘若她將這一奇蹟詮釋為天主對直到那時為止同樣是荒胎的全人類仁慈的標記，那她便說盡了一切。看，藉此奇蹟，天主預備了一個更大的奇蹟，祂願意藉此除去整個荒胎人類在天使面前所蒙的恥辱。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到一位童貞女那裡，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這裡的「第六個月」，是指從前驅若翰成胎算起、依撒伯爾懷孕的第六個月。為何是第六個月？為何不是第三、第五或第七個月？因為人類是在第六天受造的——在整個自然受造之後。基督是一切受造物的更新者。祂以新創造者與新人的身分來臨。在祂內，一切都成了新的。在這新創造中，若翰是基督的前驅，正如天主起初創造的整個自然是舊亞當的前驅。若翰將整個塵世的存在，以及那舊人——那唯在他內悔改的舊人——呈獻給主基督。他將以人類之名，作為悔改者與宣講悔改者，走在主的前面。這第六個月——嬰孩若翰在他母親腹中跳躍的時候——也反映著第六時期，即救主誕生的時期，以及神學家聖若望《默示錄》中所啟示的第六印（6:12）。

於是，「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俾額爾奉差遣」。在第一次創造的偉大戲劇中，天使首先登場：「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創 1:1）。「天」（原文為複數）我們理解為天上的諸品天使。而在此，在這新創造的偉大戲劇伊始，天使再次首先出現。藉先知達尼爾之口，天使確定了萬王之王誕生的時間；藉先知依撒意亞及其他先知之口，天使宣告了祂誕生的方式；天使告訴了大司祭匝加利亞前驅誕生的訊息，而如今，天使宣告了親身降生成人的天主的誕生。當降生成人的天主誕生時，天使的歌團在白冷的山洞上歌唱。天主創造的每一作為都是一種喜樂，因為天主並非出於必需而行任何事——如同各種蒙昧的哲學與虛幻的異教宗教所教導的那樣。每一創造的行動對天主而言都是喜樂，祂樂於將此喜樂與他人分享。從愛中純潔湧出的喜樂，是天地間唯一在分享時只增不減的事物——如果我們敢於談論在天主內因愛而增加的喜樂的話；因為天主本身正是喜樂與愛的泉源。因此，在第一次創造中創造了天使後，天主立即使他們成為祂進一步行動中的同工。創造了亞當後，祂立即使他成為治理樂園及其內一切受造物的同工。新創造也是如此：天使是新人基督的宣報者；在建立祂的國度時，主立即使宗徒們成為祂的同工，繼而是其他人，不僅在他們塵世生命中於地上與祂同工，甚至在肉身死亡後亦然。直到今日，主仍在召叫聖人、殉道者以及一切過去與現在配得的人進入這一合作之中。偉大的總領天使加俾額爾應被派往誰那裡？正

如聖金口若望在其《聖母領報節講道》中所言：「一位戰士被派去揭示君王的奧秘——憑信德可知、卻非好奇心所能洞悉的奧秘；必須以恭敬地叩拜、而非以人間尺度衡量的奧秘；唯靠屬神而非屬人的領悟方能詮釋的奧秘。」總領天使被派往誰那裡？「到一位童貞女那裡，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天主的偉大總領天使顯現給一位童貞女，因為正是要透過一位童貞女，那位至純潔者——要開創新世界、新創造的那一位——將要來臨。新世界將是端莊而純潔，與那因頑固背離其創造主而變得污穢的舊世界、腐朽的世界截然不同。這位童貞女將作為入口，世界的救主將經這入口進入世界，以世界作為祂的作坊與居所：是一位童貞女，而非婦人。因為婦人，無論她可達到何等靈性高度，總是束縛於舊世界與舊創造，束縛於她的丈夫，因此並未脫離世俗的慾望與眼光。正因如此，不是婦女，而是一位童貞女——那至純潔者，完全獻於天主、心靈與此世隔絕的童貞女。這樣的一位童貞女在這腐朽的世界中成長，猶如糞堆上的百合，未沾染世界的朽壞。

這位被揀選的童貞女，已與她的親族若瑟訂了婚。她為何要訂婚？天主的眷顧如此安排，是為使她免受惡魔與世人的嘲笑。若她在生子前尚未訂婚，世人中有誰會相信她的兒子並非在法律之外而生的？在那种情況下，又有哪位世間的法官能保護她免受法律嚴懲？因天主的眷顧，天主不願讓祂所揀選者陷入困境，也不願讓人陷入沉重的誘惑，因此祂如此安排，將童貞女及她的生子隱藏在婚約的外表之下。【「如果基督自己在起初隱藏了許多事，自稱為人子而非處處公開揭示祂與父本為一，那麼，在預備這樣的奧秘、如此奇妙而偉大的奧蹟時，加以隱藏，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金口聖若望：《瑪竇福音講道》】為何這男子名叫若瑟？是為了讓人憶起那位在埃及的情慾放縱中，仍保持了身體與靈魂純潔的奇妙而貞潔的若瑟；並以此方式，使信友的良心更易於相信，童貞天主之母胎中的孩子確實出自聖神，而非世人的塵世情慾。

「天使進去向她說：『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新創造對天主與人都是喜樂；因此，它以喜訊、以報喜開始：「萬福！」藉此一詞，新創造的戲劇拉開序幕。這是第一個、開啟帷幕的詞語，在偉大戲劇的帷幕仍冉冉升起之際，便已聽見。加俾額爾稱童貞瑪

利亞為「蒙祝福的」，因為她的靈魂猶如聖殿，充滿了聖神賦予生命的恩賜，充滿了天上的馨香與純潔。那些對天主關閉、只向塵世敞開，散發著泥土、罪惡與死亡的氣息的靈魂，是不蒙祝福的。「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凡有上主同在的，便是蒙祝福的。上主的缺席便是祝福的缺席。天主遠離人，是詛咒；祂的臨在，則是祝福。從天主對人的愛可見，若非人先遠離天主，天主絕不會遠離人。主基督降臨人世，正彰顯了天主對人這無界限的愛。縱然人造成了自身與天主之間的距離，但首先主動接近人、要彌合這分離的，卻是天主。是一個女人首先造成了人與天主之間的深淵。看，一個女人如今成了跨越這深淵的橋樑。厄娃首先陷入罪惡，且是在樂園的光明中——那時萬物都保護她免於犯罪。瑪利亞是首先戰勝一切誘惑的，且是在世界的黑暗中——那時萬物都將人拉向罪惡。因此，意志軟弱的厄娃在地上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是殺害兄弟的加音；而英勇的瑪利亞所生的，則是英雄中的英雄，祂將那出自背命而不潔的厄娃的、手足相殘的人類，領出了罪惡與死亡的陰影。

然而，她一見他（總領天使），「卻因這話驚惶不安，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多麼如同孩童一般！瑪利亞確是個孩童。主曾說：「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天國。」（瑪 18:3；19:4）這充滿肉情與私慾的世界，使人迅速老去。我們的童年極為短暫，在現代甚至更短暫。誰能再次重返孩童的狀態呢？瑪利亞卻是，因她的純潔無罪、對天主的敬畏和順服，終其一生都保持如此。難道她不是早在她的兒子宣講天國之前，就已進入了祂的國嗎？看，天主的國就在她內（路 17:21）。如孩童般，她對天使的顯現感到驚慌；如孩童般，她思索這問候是什麼意思。在她內毫無虛偽、詭詐或矯飾，一切都如孩童——單純、純淨、清澈而無邪。

偉大的加俾額爾——在人類的受造與時間的肇始之時，他便已在場，他擁有明辨人靈的能力——他明辨至聖童貞內心波動的思緒，比我們辨識外在的形體更為清晰。於是，他看見她靈魂的惶惑，便急忙以這些溫柔的話語安慰她：

「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憐憫）。」不要害怕，我的孩子！不要害怕，充滿恩寵的天主之女！不要害怕，你這在萬民中最蒙祝福者，因為天主的祝福將透過你臨於整個人類！「不要害怕，因為你

在天主前獲得了憐憫。」他最後的這句話，駁斥了某些西方神學家關於「始胎無原罪」的主張——即認為童貞瑪利亞自父母所生時，毫無亞當罪過的陰影，亦無須為此罪負責。倘若果真如此，天使又何必說她「獲得了憐憫」？天主的憐憫包含寬赦之意，唯有需要憐憫並尋求它的人，方能覓得。至聖童貞曾以英勇的努力將自己的靈魂提升到天主面前，並在這提升之路上，遇見了天主的憐憫。

【克里特的聖安德肋，蒙天主啟示，默想總領天使的使命，對至聖童貞的領報作了這樣的註釋：「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這寵幸，撒辣未曾獲得，黎貝加未曾感受；這寵幸，連偉大的亞納也不配得，她的對手培尼納亦然。她們雖成了母親，卻失去了童貞；而你，在成為母親時，卻完整無損地保持了你的童貞。所以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這寵幸，自無始以來，唯你一人覓得！」）】

瑪利亞童貞的靈魂平靜了下來，這位有翼的天主使者便傳達了最偉大的天上訊息：「看，你將懷孕生子，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他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他的王權沒有終結。」天主的使者清晰而詳細地宣告：你將懷孕——即在肉軀內。聖詠作者曾用同樣的表達說：「求祢在我五內注入堅強的精神」（詠 50:10）。天使如此強調「在你的胎中」，彷彿預先防備了幻影論者的錯誤教導——該異端聲稱基督沒有真實的身體，也非真實誕生；祂不是真實有軀體的人，只是其表象。

「耶穌」這個名字，在希伯來文中為「若蘇厄」，也極具深意。這個名字曾由農的兒子若蘇厄所承載，他領導以色列子民進入應許之地，因而預表了救主耶穌的身份與作為——耶穌領導人類進入了那真實且不朽的應許之地——天國。

總領天使其餘的訊息，旨在使童貞女確信她的兒子將是所期待的默西亞；祂將是至高者的兒子；祂將從天主那裡領受達味的寶座，並將成為雅各伯家永遠的君王。這一切本已存於每個以色列子民的意識中，尤其在受到屬神光照的童貞瑪利亞心中，只需將其與所期待的默西亞聯繫起來。總領天使並未將關於主耶穌的一切告訴童貞女，而僅提及她從先知書中已知、並可從聖經理解的內容。他沒有向她述說耶穌普遍的、對全人類的角色，沒有說祂

是萬民萬族的救主，沒有說祂是屬神國度的奠基者，沒有說祂是生者與死者的審判者，更沒有提到祂是天主聖言、是聖三的三個永恆位格之一。倘若他將這一切告知她，她必更加困惑。她的稚子之心與純潔並未使她無所不知。在時間與永恆中，她尚有許多要向她的兒子學習，要「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路 2:19；參閱 2:51）。總領天使嚴格遵循了希伯來概念的框架。他將散見於眾先知書中、且為她所知曉的預言（依 9:6-8, 10:16, 11:1；耶 25:5, 30:9；則 34:24；歐 3:5；米 5:4；詠 131:11；達 2:44 等），有機地整合在一起。「上主向達味起了誓，決不會將誓言收回：『我要使你的兒子，繼承你的王位』」（聖詠 131:11），「上主發出一句話，傳於雅各伯，這話臨於以色列。」（依撒意亞 9:8）。

聽到這來自天上的訊息，童貞瑪利亞以她孩童般的純真，向這位奇特的訪客問道：「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此言並非表達她對天使訊息的不信，而是彰顯她的純潔與無邪。若你們當中有人遇到這樣一位奇異的來訪者，聽見這樣的訊息，又會如何回答呢？在你們心中顫抖之際，首先浮現的念頭，會是這一句話嗎？然而童貞瑪利亞沒有多說一句多餘的話。倘若她的發問或許對她而言是多餘的，對我們卻非如此。為了我們的緣故，她那蒙福的心靈提出了我們每個人——囿於自然律的枷鎖之下——都會提出的問題。要生育，必須有一位男人——那男人在哪裡呢？我們所有人都會如此發問，因為我們遠未享有全能天主所悅樂的自由，因習慣而受制於自然的力量。因此，為我們的緣故，童貞女必須提出這問題，使我們聽到天主使者的答覆。加俾額爾如何回答？

「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廕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且看，你的親戚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本月已六個月了，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

這是一個完全而全然令人滿意的答覆。天主在祂所願意之處，便能超越自然的秩序。當生活的主在施行人類救恩的工程、實現祂的旨意與安排時，自然與自然的秩序彷彿並不存在。新凱撒利亞的額我略說：「恩寵不受自然律的束縛。」（《論聖母領報》）萬物的更新者、主耶穌自己見證：「使人生活的是神」（若 6:63）。聖神直接或間接地賜予生命。在人墮落之前，天主聖神在樂園中直接賜予生命。在人墮落之後，天主聖神通過創造靈魂與身

體，間接地賜予生命。按自然律，我們稱聖神的這種間接行動為「自然的」。然而，按照祂的旨意及祂為人的救恩所作的安排，天主聖神為自己保留了直接賜予生命的權能與無限大能。但即便是間接的生命恩賜，聖神仍是其主宰與賜予者。自然本身只是一個影子、一幅帷幕，聖神透過它行動。但「間接」有其程度之分，因為聖神行動的間接性有時較強，有時較輕。在生育與不孕的婦女身上，我們能見到這樣的例子。對於年老的依撒伯爾，以及依撒格的母親、三松的母親、撒慕爾的母親，其間接的程度較輕。年邁婦人的懷孕不能稱為聖神的直接行動，因為自厄娃以來，所有婦女——無論能生育或不孕——在某種程度上都分擔了罪過，或多或少被她們塵世的私慾偏情所束縛。唯一藉由直接觸及、藉由生命之神的行動而成就的懷孕，是至聖童貞瑪利亞的懷孕。在從亞當到基督的創造歷史中，從未有過這樣的情況。這是整個時間長河中唯一的一例，也是永恆中的唯一一例，因為我們的主、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的降生，既在時間之內，又是永恆的。

「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這意味著天主的每一句話都將完全應驗。藉著受默感的先知依撒意亞，天主如此說：「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依 7:14）。看，這事成就了。從世界受造以來，唯獨對天主可以這樣說：「祂一發言，事就成就！」「上主的言語極其純真，有如煉過七次的白銀」（詠 11:7）。

童貞瑪利亞並未懷疑由總領天使所啟示的天主聖言。假若她曾如司祭匝加利亞一般懷疑，她也必會如匝加利亞一樣受到懲罰。儘管匝加利亞與瑪利亞向天使提出的質疑有相似之處，他們的心卻截然不同——而天主能洞察人心。兩顆全然不同的心，有時能說出相似的話語。

聽了天主使者的解釋之後，這位至謙至卑的少女，便以溫柔的話語結束了她與總領天使的談話：「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她並沒有說：「總領天使，看，你的婢女」，而是說：「上主的婢女」，因為她知道，總領天使只是天主旨意的使者；他雖然大能且不朽，卻仍只是永生天主的僕役。另一方面，她也沒有說：「願照上主的話成就於我」，而是說：「願照你的話」，藉此向這位天上軍旅不朽的統領表示尊敬。這兩種思想都表達了最迅速的順服與最完全的謙卑。如此智慧的回答，唯有出自一顆充滿純潔的心；因為真正的智慧最容易傾注於這樣的心中。在樂園受試探的

時候，厄娃卻忘記了這樣的言語；在她受試探之際，她注意的是撒殫的話，而她的心就在那一刻變得不潔。由於這種不潔，智慧離開了她。厄娃的心因驕傲與不服從而變得不潔，她的理智也因此昏暗；由於對天主的驕傲與不服從，舊世界便墮落了，人類的本性被扭曲，整個受造界也陷於痛苦之中。新的世界卻要建立在謙卑與順服之上。至聖天主之母的謙卑與順服，實在難以言喻；唯有她的聖子——萬有的救主與更新者——在祂的謙卑與順服上超越她。

於是，這位宣告「我們救恩的開端」（摘自聖母領報節的讚詞）的有翼使者，飛回高天，回到他不朽的同伴之中。他所帶來的喜訊，不僅是一句話語，更如同天主的每一句話，都轉化為行動。天主發言——事就成就。從來沒有哪位使者比這位光輝奇妙的總領天使加俾額爾，帶給這世界——這因與天主隔絕、與撒殫的黑暗權勢為伍而受詛咒的世界——更喜樂的訊息。什麼口舌不當光榮他？什麼心靈不當充滿感激？

從未有清水能如此純粹地映照太陽，正如那在至聖童貞瑪利亞身上、如同明鏡一般的純潔。正如聖厄弗冷論及純潔時所寫：

啊，純潔，你在心中創造喜樂，使靈魂成為天堂！
啊，純潔，你是那不被野獸玷污的寶貴產業！
啊，純潔，你安居於溫良謙遜的靈魂內，使他們成為天主的子民！
啊，純潔，你在靈魂與身體中如花朵綻放，使整個屋宇充滿芬芳！

那孕育太陽的晨曦，在童貞瑪利亞的純潔前也將自愧不如，因為從她誕生了那不朽不滅的太陽——我們的救主基督。什麼樣的膝蓋不應向她屈跪？什麼樣的口舌不應高呼：萬福，蒙祝福者！萬福，人類救恩的曙光！萬福，你比革魯賓更受尊崇，比塞拉芬更享榮光！願榮耀歸於你的子、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聖誕節（一）

首生者
（聖誕節前日晨禱）

瑪 1:18-25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他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當他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這一切事的發生，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

凡是懷著順從與謙卑親近主耶穌基督的人，必將不再希望與祂分離。

在基督軍隊中，新兵的首要操練便是順從與謙卑的實踐。

新世界、新創造、新人：這一切都始於順從與謙卑。舊世界踐踏了對天主的順從，連同對祂的謙卑一併摧毀，從而斷絕了連接天地之間的橋樑。而重建這座橋樑所需的靈性材料，首要的便是順從與謙卑。

當亞當在順從與謙卑中豐盛滿溢時，幾乎難以區分他的靈與天主的靈，他的意志與思想與天主的意志與思想。他無法感受、渴望或思考任何不在天主之內、不屬於天主的事物。正如天主的使者完全活在天主的臨在中，亞當也是如此（以一種直接的親近），並從這親近中凝視光明、智慧與愛的本源。他無需點燃自己的蠟燭，因為他就活在太陽之中。在那太陽的光輝下，

他自己的蠟燭既不會燃燒，也無法發光。

然而，當亞當違背了順從、喪失了謙卑——這兩者總是同時獲得或喪失——他與天主的直接溝通便中斷了，橋樑被摧毀，他墜入了一種可怕的、凝滯的黑暗之中。在這黑暗中，他必須點燃自己的蠟燭——那支在天主的正義將他逐出樂園時，天主仁慈所賜予他的蠟燭。從那時起，他不僅開始區分自己與天主、區分自己的意願與天主的旨意、自己的感受與天主的感受、自己的思想與天主的思想——他不僅開始製造並看到這種區別，而且幾乎無法（只是偶爾在啟蒙的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天主的相似之處。

哀哉，原本按照神聖的天主聖三的肖像和模樣所造的人，因著他的悖逆與驕傲，竟發現自己置身於何等悲慘而深淵般的狀態！【莫斯科的斐拉瑞特在其論《聖母獻堂節》的講道中說：「在無罪狀態的人裡面，『天主的肖像』是祝福的源泉；在墮落的人裡面，它只是祝福的希望。」】哀哉，我們都是亞當的後裔，都是那棵曾被莊嚴地高舉於樂園中一切受造物之上的雪松，被砍倒後，從其殘樁上長出的低矮枝條；這些低矮的枝條被由殘酷野蠻本性所長成的雜草所淹沒，這些雜草如同帷幕，在他與不朽之愛的源頭之間蔓生。

只要看看，人類始祖的悖逆與驕傲，如何像魔法師揮動魔杖一般，瞬間改變了他周圍的一切受造界，使他被一支由悖逆與驕傲者組成的軍隊所包圍！

當亞當對他的創造主保持順從與謙卑時，周遭的一切都散發著順從與謙卑的氣息。然而，轉瞬之間發生了何等劇變！在亞當墮落的時刻，他被悖逆者所包圍。悖逆的厄娃就在他身旁。悖逆與驕傲的主要散播者——那悖逆之靈，撒殫，也在這裡。整個自然界也變得悖逆、叛逆且充滿狂暴。原本在人口中甘美如飴的果實，開始以苦味擊打他。曾如絲綢般輕撫他雙足的青草，開始如針刺般刮擦他。曾欣然為其主人吐露芬芳的花朵，開始用雜草窒息自己，以遠離他。曾如羔羊般親昵環繞他的野獸，開始齜著利齒、怒目圓睜地撲向他。萬物都以一種野蠻而敵對的姿態面對亞當。這一切受造物中最富足者，竟感到自己是最貧窮的。從前身披天使般的光榮，如今他感到自己被羞辱、孤獨且赤身露體：如此赤露，以致他不得不向自然界借取衣物來遮蓋他肉體與靈性的裸露。為遮蓋身體，他開始向動物借取毛皮，向樹木借取葉

片；而為滋養靈性，他開始向一切受造物——向受造物！——借取知識與技能。那曾從湧流的生命之泉暢飲者，如今被迫與野獸同行，在泥濘中彎腰，於水槽邊飲水，以解他肉身與靈性的乾渴。

請看主基督。一切皆是順服與謙卑。總領天使加俾額爾，是天使的順服與謙卑的代表；童貞瑪利亞——順服而謙卑；若瑟——順服而謙卑；牧羊人——順服而謙卑；來自東方的賢士——順服而謙卑。風暴順服，風浪順服，日月順服，人類順服，野獸順服，甚至墳墓本身也順服。萬有都順服於天主子，新亞當，萬有都在祂面前謙卑自下，因為祂也無條件地順服於祂的父，並在父面前謙卑。

眾所周知，與人播種、耕植於地裡的許多作物一起，其他未經播種、未經耕植的草木也容易滋生。德行也是如此：你可以在靈魂中悉心播撒並培育順從與謙卑，你將看到一整束其他德行會迅速在它們旁邊萌發。其中首先出現的，將是內外一致的純樸。順從而謙卑的童貞瑪利亞，同時也裝飾著孩童般的純樸。義人若瑟也是如此，宗徒和聖史們也是如此。只需看看聖史們以何等無與倫比的純樸，記錄了人類救恩史、乃至宇宙歷史中最偉大的事件！你能想像，如果一位世俗作家目睹了例如復活拉匝祿的事件，他會以何等詳盡的筆觸、何等戲劇性的鋪陳來書寫嗎？或者，對於那位順從、謙卑而純樸的若瑟，在他發現那已與他訂婚、受他保護的少女竟已懷孕時，他靈魂中所經歷的一切，這位作家又會寫出何種冗長而矯飾的戲劇？而聖史在今日的福音中，僅以寥寥數語、簡單的句子記載道：「但是，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他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在此之前，聖史已列出了主耶穌的族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義人若瑟的族譜——他出自猶大支派，達味家族。在這族譜中，聖史列出了以自然方式、由男子所生的男子，正如地上一切有死之人所出生的方式。然後，他突然開始記載主的誕生，並說：「但是，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彷彿，他想要用這個「但是」來表明祂誕生的不尋常與超自然本質，與所有記載中若瑟先祖的出生方式完全割裂。瑪利亞，祂的母親，已許配給若瑟。在世人的眼中，這訂婚被視為婚姻生活的序曲；但是，在瑪利亞和若瑟眼中，卻不能這樣看待。童貞瑪利亞是她父母以淚水向天主祈求而得，並因他們的誓願被奉獻給天主。就她自身而言，她自願將父母所立的這誓願承擔在自己

身上，這從她在耶路撒冷聖殿多年的事奉中可以看出。倘若她能隨從自己的意願，她無疑會像法奴耳的女兒亞納一樣（路 2:36-37），在聖殿中度過餘生，但法律另有規定，因此必須如此。她許配給若瑟，並非為了與他過婚姻生活，而是為了逃避婚姻。關於這訂婚的所有細節及其意義，都記載於教會聖傳中。倘若人們能像重視關於此世統治者、領袖以及智者的那些傳說那樣——其中有些極為荒誕的——重視關於天主之母、義人若瑟以及福音中提及的所有相關人物的聖傳，那麼至聖童貞瑪利亞許配給若瑟的意義，對所有人而言都將是清晰的。

【聖依納爵說，童貞女被許配是「為使耶穌基督的誕生能向魔鬼隱藏；使魔鬼以為祂是由已婚婦人所生，而非由童貞女所生。」這段記載亦見於聖熱羅尼莫的《瑪竇福音註釋》，以及新凱撒利亞的聖額我略的《第二篇聖母領報節的講道》。】

「在同居前……」這些話並不意味著他們後來如同夫妻般同居，也不意味著聖史心中作此想。聖史在此關心的僅僅是主耶穌的誕生，別無其他。他寫下上面的話，是為了表明祂的誕生無需男女的結合。因此，要理解聖史這些充滿智慧的話語，彷彿他寫的是：「在她與他未有同居之前，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唯有藉著聖神，祂才能成孕——祂是在黑暗與邪惡的國度中，要建立光明與愛之神的國度的那一位。倘若祂是經由所有通常的、屬世的渠道——這些渠道已被罪惡阻塞，並散發著必朽的腐敗氣味——來到世上，祂又如何能完成祂在世上的神聖使命呢？那樣的話，新酒會帶著舊皮囊的臭味，而那前來拯救世界者，自己反而需要被拯救。世界只能藉著來自天主的奇蹟得救；這是地上所有人的信念。而當天主的奇蹟成就時，不應質疑，而應敬仰，並從中尋求醫治與救恩。

若瑟得知童貞瑪利亞懷孕後，作何反應？「她的丈夫若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我們看到，他是按照天主的法律行事。他順從了那時已啟示給以色列人的天主旨意。他在天主面前也行動謙卑。有智慧的撒羅滿告誡說：「不要自以為義人」（德 7:5）。意思是：不要對犯罪者強施過多的「正義」，而要感到自身的軟弱與自己的罪過，並努力以仁慈來減輕對罪人的正義要求。若瑟沉浸於這種精神，並未考慮將童貞瑪利亞以涉嫌犯罪交由法律處置：「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

他的這個計畫向我們展示了若瑟是怎樣一個堪作典範的人——在正義與仁慈上皆為典範，是舊約法律的精神所能培育出的樣式。在他身上，一切如同在一個敬畏天主的人靈魂中所可能的那樣，純樸而清晰。

就在義人若瑟剛剛找到一個合適的解決辦法時，天上的介入以一道出人意料的命令打斷了他的計劃：

「當他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這位天主的天使，先前曾向至潔童貞女宣告了神人的降世，如今前來為祂清除道路、鋪平腳下的障礙。若瑟的疑慮，正是這道路上的一個阻礙——一個非常重大且危險、必須被移除的阻礙。為了顯示天上的權能完成對人而言極為困難的事是何等輕易，天使並非在神視中，而是在夢中向若瑟顯現。天使以「達味之子若瑟」這稱呼開端，既意在嘉獎他，也意在提醒他：你作為達味王的後裔，應比他人更為這神聖奧蹟而歡欣，也應比他人更明白其中深意。

然而，天使為何稱童貞女為他的妻子：「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這就如同主在十字架上對祂的母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又對祂的門徒說：「看，你的母親！」（若 19:26-27）。確實，天上的言語是簡約的，不說多餘的話。若非必要，天使又何必這樣說呢？若有人因天使稱瑪利亞為若瑟的妻子而感到困惑，這對不信者或許是一塊絆腳石，但對於不潔的勢力，這卻是對純潔的護衛。因為天主的言語不僅被人聆聽，也被一切世界——無論善惡——所聽見。凡願洞悉天主一切奧秘核心的人，必須具備天主看待萬事萬物——無論可見或不可見——的眼光。

「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這是天主的作為，而非人的作為。勿要依循自然常理去理解，也無需因法律而恐懼。這是那位超越自然、凌駕於法律之上者的行動——若沒有祂，自然便沒有生命，法律亦沒有效力。

從天使向若瑟宣告的內容可知，童貞瑪利亞並未將她先前與總領天使相遇的事告訴他；同樣清楚的是，此刻當若瑟打算休退她時，她也未曾以任何方式為自己辯解。天使的信息，如同所有逐漸向她揭示的屬天奧秘一樣，她都存在心裡，反覆思量（路 2:19；參見 2:51）。在她對天主的信靠與順服中，她並不畏懼忍受來自他人的任何屈辱。後世的一些基督徒殉道者曾說：

「若我的痛苦能中悅天主，我為何不能忍受？」同樣，生活在不斷祈禱與默想天主中的至潔者，也能說：「若我的屈辱能中悅天主，我為何不能忍受？我只需在那洞悉人心的天主前保持正義，世人盡可隨意待我。」她深知這一點：若非天主允許，世人不能對她做任何事。這是對永生天主何等溫柔的謙卑，對祂旨意何等奇妙的全然交付！再者——在這位柔弱的少女身上，我們看見了何等英勇的精神：「上主親切對待敬畏祂的民眾。」（詠 24:13）當罪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如同在所有時代——甚至尋找假見證人為自己作證時，童貞瑪利亞，這位沒有人能為她作證（卻有全能天主作證）的童貞女，沒有為自己辯解；她沒有不安，而是保持沉默——並等待天主在祂合宜的時刻為她辯護。而天主立刻前來為祂的選民辯護。正是那位曾向她揭示她奇妙懷孕之偉大奧秘的天使，此刻急忙前來代替沉默的童貞女發言。於是，在向若瑟解釋了已經發生的事之後，天主的天使繼續向他解釋了將要發生的事：

「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金口聖若望解釋道：「天使沒有說『她將為你生一個兒子』，而只說『她將要生』，因為她所生的不單是為他，而是為整個世界。」天使吩咐若瑟要待這新生者如同自己的親子，因此說：「你要給他起名」。「耶穌」意即「救主」，所以下一句以「因為」開頭，意思是：你要稱祂為「救主」，「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

總領天使是真實的天主使者。他所言是從天主所學；他在天主內看見真理。對他而言，自然及其一切法則彷彿不存在。他只認識永生天主的全能，正如亞當曾經所認識的那樣。在說「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時，總領天使預言了基督最偉大的行動。基督來臨，不是為了將人從某種外在的邪惡中拯救出來，而是從最大的邪惡——罪惡，即世上一切邪惡的根源——中拯救出來。祂要拯救人類這棵樹，不是要拯救它免受某一年來襲的成群毛蟲之害，而是要拯救它免受樹根裡的蟲子之害——那使整棵樹枯萎的根源。祂來，不是為了人手中拯救人，或民族手中拯救民族，而是要由撒殫——那罪惡的播種者與主宰手中拯救全人類和萬民脫離。祂來，不像瑪加伯兄弟、巴辣巴或巴爾科赫巴那樣，煽動反抗羅馬人的叛亂（羅馬人曾如成群毛蟲般降臨以色列民族，要摧毀他們），而是像一位不朽而普世的醫

生，在祂來臨之前，以色列人和羅馬人、希臘人和埃及人，以及地上萬民，都因同一種病毒——罪惡——而患病、日益衰弱、漸漸消亡。基督後來完美地應驗了總領天使的預言。「你的罪赦了」是祂在整個人世使命中勝利的宣告。這些話語既包含了疾病的診斷，也包含了治癒的良藥。罪：是疾病的診斷；赦罪：是治癒的良藥。而若瑟，在這新的創造中，成為第一個堪當知曉默西亞降臨的真正目的、以及祂使命的真正本質的有死凡人。

總領天使迄今告知若瑟的一切，已足以讓後者順從這來自天主新穎而直接的命令，從而中斷他原本的思慮與休退瑪利亞的計劃。上天命令——若瑟服從。然而，上天並非慣於不顧人的理解與自由回應而給人下命令。從起初，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人作為一個自由的存在而行動。在自由中，在人自由的抉擇中，蘊含著人之存有的全部尊嚴。若無自由，人將僅是天主所造的一件非自然產生的機械產物，僅憑天主的意志與權能來維繫和驅動。在自然界中，天主造了許多這樣的東西，但祂為人預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賦予他自由，使其能為天主或背離天主、為生命或為死亡而做抉擇。這是一個充滿尊榮，同時也充滿危險的位置。因此，天主給亞當的命令並非一條簡單的禁令：「樂園中各樹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天主隨即補充道：「因為你吃的那天，必定要死。」（創 2:16-17）在這最後一句話中，天主向人闡明了緣由，使其理解，並為其意志提供了動機——不可吃那禁樹的果子——「因為你吃的那天，必定要死。」此刻，天使對若瑟的舉動如出一轍。在給予了「娶瑪利亞，不要休退她」的命令，並解釋了她童貞之胎的果實是出自聖神之後，總領天使提醒若瑟記起那位偉大先知的明確預言：「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依 7:14）瑪竇更進一步闡明：「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

先前所言：「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與此處所說：「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意思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並不相悖。前者是吩咐若瑟給祂起名「耶穌」（救主）；後者則是宣告，這嬰孩將被萬民萬邦稱為「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這兩個名字，各自以其方式，深刻表達了基督降世的原因及其在世使命的內涵。祂將要來赦免罪過，憐憫眾人，並將他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因此將被稱為救主——耶穌。「除了天主一個外，誰能赦罪呢？」（谷 2:7）世上無人能，天上地下也無人有權赦罪並從罪中拯救，

唯獨天主自己，因為罪是這世界病患核心的蛀蟲。無人像無罪的天主那樣知曉罪那深淵般的可怖；也無人能剷除罪的蛀蟲，唯獨天主能。因此，既然耶穌赦免了罪並由此使人痊癒，祂便是人中的天主。若按因果順序排列這兩個名字，「厄瑪奴耳」應在「耶穌」之先。因為這新生者要能執行救贖之功，祂必須是厄瑪奴耳——作為天主來到我們中間。但無論順序如何，它們的意義相同：厄瑪奴耳是救主，救主是厄瑪奴耳。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比世上任何事都更清晰：若天主不進入這世界，這世界就沒有救恩；若天主不與我們同在，我們人類就沒有治癒與救贖——不是作為某種理念或美夢，而是以我們本來的樣子與我們同在：擁有我們一樣的靈魂，一樣的身體，處於我們一樣的貧困與痛苦中，最終，在我們與天主最不同的那件事上——在我們一樣的死亡中與我們同在。因此，任何教導天主沒有、也不能取了肉身的信仰，都是虛假的，因為它將天主呈現為既軟弱又冷漠：它將祂呈現為繼母，而非母親。說祂軟弱，是因為它總是將祂阻擋在最偉大的戰役之外——即與撒殫、罪惡及死亡的爭戰。撒殫必須被捆綁；罪惡的初生苗芽必須從人靈中連根拔起；死亡的毒蛇之舌必須被擊碎——這是一項比阿特拉斯肩負世界更偉大、更艱巨的工程。我們的天主打了這場仗，並且得勝了。其他信仰的人，甚至在思想中，也害怕讓他們的神明進行這樣一場其對手可能取勝的戰役。怎樣的母親會不因愛自己的孩子而俯身塵埃，去安慰他、搖晃他、對他低聲吟唱呢？若孩子身陷火海或猛獸之險，那更當如何？主啊，請原諒我們這樣的問題！祢既是這世界慈悲的創造者，又怎能不懷著憐憫降臨我們中間？祢怎能僅從一個朦朧無痛的遠處，觀看我們的悲慘，卻不在我們身陷火海時將清涼的手指放在我們身上，也不進入我們遭猛獸襲擊的巢穴？事實上，祢已降臨我們中間，甚至比任何屬世的愛所要求的更低。祢取了肉軀而生，為要活著並拯救那些在肉軀中的人；祢飲盡了祢一切受造物苦難的杯爵，未與任何人分享這杯苦澀的共融之酒，而是自己一飲而盡。因此，祢是我們的救主，因為祢曾是在我們中間的天主；祢曾是在我們中間的天主，因為祢能夠成為我們的救主。願光榮歸於祢，我們的耶穌，厄瑪奴耳！

※　※　※　※　※　※　※

回到若瑟身上：他懷著敬畏與戰慄，越來越清晰地看見一幅織錦正在他周圍編織成形——比日光更通透，比空氣更包羅萬象；這幅織錦的底布是全能者，絲線則是天使與萬有。他蒙召在這幅新創造的織錦中央，作為天主的工具來效力。當一個人尚未察覺天主正透過他行事時，他是軟弱而微小的，猶豫而謹慎的。但當一個人感知到天主已將他握在手中，如同鐵匠取鐵鍛造馬蹄鐵時，他同時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與謙卑，行動果斷且為他的天主所扶持。

當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照天使吩咐他的去做了。他將童貞瑪利亞接到家中，「若瑟沒有認識她，直到她就生了她首生的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當我們閱讀福音時，必須進入聖史的心 ，而不是將我們的想法投射到福音中。聖史自己在談論救主誕生的奇蹟時，也深感驚嘆。他的主要任務是要顯明這誕生是以奇妙的方式成就的。聖史瑪竇在今日的福音中所強調的，已經是第四個證明了。首先，他說童貞瑪利亞只是許配給若瑟；其次，她因聖神有孕；第三，天使在夢中顯示她的懷孕是奇妙且超自然的；第四，我們在這裡看到，天使現在以「若瑟沒有認識她，直到她就生了一個兒子」這句話，重複了同樣的思想。因此，如同白晝般清晰的是，聖史無意說在此次生產後，若瑟與瑪利亞有了肉體關係。在生下她的兒子之前未曾發生的事，在她生下他之後也不會發生。如果我們說某人在教堂舉行禮儀時，沒有注意聽司祭的話，我們並非意指禮儀結束後，他開始注意聽了。或者，當我們說牧羊人在羊群吃草時唱歌，我們並不認為羊群停止吃草時，他就停止歌唱。德奧斐拉克特說：「正如在洪水時期所說，烏鴉在地上未乾之時沒有返回方舟，那麼之後它自然也不會返回；或者正如基督所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今世的終結』，這難道意味著之後祂就不在了嗎？」因此，「首生者」這個詞專用於主耶穌（參閱詠 89:28；撒下 7:12-16；希 1:5-6；羅 8:29），祂是萬王之首，也是眾多弟兄中的首生者（羅 8:29），這意味著：所有得救、成為天主義子者的首生者。如果「首生者」這個詞用大寫字母書寫，作為一個特殊稱號，其意義就無可置疑。或者，如果在「首生者」一詞前加上一個逗號，也就不會有疑問或混淆了。必須這樣來理解：彷彿「首生者」是一個稱號，前面有一個逗號：「她就生了一個兒子，就是那首生者。」主耶穌是首生者，是作為新國度的創造者，作為新的亞當。

據說聖阿蒙（瞻禮在榍檬月 4 日）在婚姻中度過了十八年，而未與妻子有肉體關係。神聖的殉道者聖阿納斯塔西亞（降生月 22 日）同樣與羅馬元老院元老普布里烏斯結婚數年，而未同房。這裡我們僅舉出千萬例子中的兩個。藉著她至潔的童貞——在生產之前、期間及之後皆保持童貞——童貞瑪利亞在教會歷史中，曾引導成千上萬的少女與青年轉向守貞的生活。仰望她的童貞，許多已婚婦女中斷了婚姻，將自己奉獻於純潔的童貞。仰望她，許多生活在極不道德中的人，也從其不道德中回轉，以淚水和祈禱潔淨他們被玷污的靈魂。那麼，又怎能想像，這位至潔的童貞女——歷代基督徒純潔與貞操的支柱與靈感——在貞潔的層次上，竟會低於阿納斯塔西亞、德克拉、巴爾巴拉、加大利納、帕拉斯凱瓦以及其他無數聖女呢？或者，又怎能想像，她這在肉體中懷育了無玷之主者，竟會認識肉體情慾的陰影？正如聖盎博羅削所說，她這懷育並生下天主者，「不僅在肉身上，更在精神上是童貞的」。而金口聖若望將聖神比作蜜蜂，說道：「正如蜜蜂不會進入發臭的器皿，聖神也不會進入不潔的靈魂。」

讓我們停止談論此事——對此我們本應少說，多存驚嘆。哪裡有對天主的順服與謙卑為居處，哪裡便有純潔。主醫治祂順服而謙卑的僕人，使他們脫離一切屬世的情慾與貪念。讓我們專注於潔淨我們的良心、靈魂、心靈與思想，使我們堪當領受聖神的祝福與大能；使塵世的種子不再撒播在我們的內在之人內，好讓聖神在我們內開始新生命與新人，肖似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願榮耀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聖誕節（二）

稻草中的天上食糧
（聖誕節前日三時禱）

路 2:1-20

那時凱撒奧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諭，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記：這是在季黎諾作敘利亞總督時，初次行的登記。於是，眾人各去本城登記。若瑟因為是達味家族的人，也從加里肋亞納匝肋城，上猶大名叫白冷的達味城去，好同自己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他們在那裡的時候，她分娩的日期滿了，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裡，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在那地區有些牧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有上主的一個天使站在他們身邊，上主的光耀環照著他們，他們便非常害怕。天使向他們說：「不要害怕！看！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嬰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忽有一大隊天軍，同那天使一起讚頌天主說：「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眾天使離開他們往天上去了以後，牧人們就彼此說：「我們且往白冷去，看看上主報告給我們所發生的事。」他們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並那躺在馬槽中的嬰兒。他們看見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論這小孩所說的事，傳揚開了，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人向他們所說的事。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

在那段時日，凱撒奧古斯都統治著這片土地。他對整個世界的至高統治，正是天主對兩個世界——靈性世界與物質世界——至高統治的一個預像。那多頭的權力之龍，從罪惡之初就為地上萬民帶來衰敗，如今只剩下一

個頭顱。地上所有已知的民族與部落，無論是直接臣服，還是僅通過向他納貢或承認羅馬神祇與羅馬官員，都臣服於奧古斯都的權力之下。權力之爭已暫時平息，對整個世界的唯一統治權完全掌握在凱撒奧古斯都手中。沒有任何人與神神明凌駕於他之上；他自己被奉為神明，人們向他的雕像獻祭：宰殺牲畜與污穢之物。自創世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凡人能像凱撒奧古斯都那樣，上升到如此無與倫比的權力巔峰，統治著整個世界；而同樣真實的是，自創世以來，被永生天主所造的人類，也從未墮落到如此虛無與絕望的深淵，那時羅馬皇帝開始被神化——而他只是一個具備凡人一切軟弱與缺陷、生命如柳樹般短暫、擁有幾十年後將化為蟲蛀的惡臭與無生命塵土的肺腑內臟的人；一個其統治時期所立的雕像，將比他的生命、他的權勢和他的統治更為長久的人。

在這外在和平、內在絕望的時代，人類的救主、萬有更新的主耶穌基督誕生了。為何祂不降生為權傾天下的凱撒之子？那樣，祂便能以一紙諭令，毫無痛苦與屈辱，無需鮮血與荊棘冠冕，無需十字架與幽暗墳墓，就能推行新的信仰。擁有絕對權力的凱撒，可以為所欲為，因此他大可下令，在某一日，帝國境內的所有偶像都要被粉碎，對虛假神祇的崇拜都要停止，代之以對天地的創造者、唯一永生的真天主的信仰。為何主基督必須降生在一個無人知曉的部族——以色列人——中，在一個無人知曉的村莊——白冷——裡，由一位無人知曉的少女——瑪利亞所生？世界的救主在如此卑微的環境中誕生、生活、受苦、死亡、復活，在祂降世後歷經半個世紀，羅馬帝國才聽聞祂的名號，這算明智嗎？倘若祂誕生在世界的都城，在那奢華的羅馬城，在凱撒的宮廷中，難道不會有更好、更快的成效嗎？倘若那顆東方之星是照耀在羅馬上空呢？倘若天主的天使是在金碧輝煌的皇宮穹頂之上，吟唱和平與善意之歌，讓世上最顯貴的貴族們聽聞，從而立即轉向作為神人與救主的基督呢？倘若基督幼年時身處帕拉丁山，使所有貴族子弟都歸向祂的福音呢？倘若祂是在羅馬廣場宣講祂那著名的真福八端講道，從而軟化了所有兩百萬羅馬公民的心呢？如此，隨著一道又一道諭令，新信仰將得以確立，天國將建於地上，基督也將登上寶座——不是坐在那位名叫達味的牧羊人君王的寶座上，而是坐在權勢熏天的凱撒奧古斯都的寶座之上。

對此，我們能說什麼呢？我們說，這是可笑的愚昧。願天主寬恕我們將

這愚昧訴諸文字；但我們是出於善意——為了教導那些在思考主耶穌誕生時，心中或會浮現此等愚念的人。為了揭示這愚昧的本相（這任務不比將灰燼從燃炭上吹走更困難），我們要立即提醒：天主出於祂偉大的愛創造了第一個人，而人的存在基於兩個原則：自由與謙卑的順服。自由體現在人能以他期望的任何方式擁有樂園，品嚐樂園中所有樹木的果實，並隨心所欲地管理動物。對天主的謙卑順服，則是人自由的指導原則。但唯有天主是全然自由的，且無需指導原則，因為祂不可能誤入歧途。謙卑的順服彌補了人不完美的智慧與愛，使他能夠憑藉天主賜予的自由，以及對天主甘願、謙卑的順服，作為受造物而得以成全。亞當在樂園中，對數以百萬計的受造物與事物行使了他的自由——這難道不是天主無限之愛的證明嗎？亞當只需在一條天主所賜的誡命上，在樂園中的一件事物上——即知善惡樹——試驗他的謙卑順服。這難道不是天主對人類無限之愛與祂的屈尊俯就的證明嗎？然而，一旦厄娃和亞當靠近那棵試驗之樹，他們便犯罪了：他們的謙卑變為驕傲，他們的信德化為懷疑，他們的順服成了悖逆。就這樣，天主完美的受造物失去了他理智、心靈與意志的平衡，因為他竟思想並渴望邪惡；隨之，他抖落了天主的引導之手，墜入撒殫的致命懷抱。這裡蘊藏著理解人類一切遭遇的鑰匙與解釋；這裡也蘊藏著理解主耶穌為何沒有在羅馬降生為凱撒奧古斯都之子，以及祂為何不藉由帝國權力與法令將其拯救的教導強加於世的鑰匙與解釋。當孩子拂開母親的手，走向危險的深淵時，有哪位母親會穿著綾羅綢緞，鋪設大理石台階下到深淵中去拯救她的孩子呢？

天主本可用熾烈的火焰將樂園中那棵樹圈起來，使亞當和厄娃無法靠近。但若如此，天主所造、肖似天主的可愛受造者——人——的自由，將置於何處？他與其他未蒙賜予此種自由的受造物之間，又有何區別？

天主本可使救主誕生於羅馬，被稱為凱撒之子，並以諭令——如穆罕默德般藉火與劍——將新信仰強加於人類。但若如此，天主所造、肖似天主的可愛受造物——人——的自由，將置於何處？

天主本可選擇一條更為快捷的途徑。祂無須派遣自己的獨生子來到世間，而只需差遣一整隊神聖天使，讓他們在普世吹響號角；人們便會在恐懼戰兢中屈膝下跪，承認真天主並拋棄偶像崇拜。然而——如此一來，人類自由的尊貴、在造物主面前謙卑順服的尊貴，又將何存？人類靈性的理解力，

將置於何地？愛，以及子嗣的關係，又將何在？

主耶穌必須如太陽般清晰地彰顯四件事——即迷失歧途、心智昏暗的人所遺忘的事：

人對天主子女般的謙卑順服，

天主對人的慈父之愛，

人那失落的王者自由，以及最後，

天主至高無上的統治權。

主耶穌以決定降生為人，彰顯了子女般的謙卑順服。因為對祂而言，人卑微的肉身，是比白冷的山洞更為卑微的居所。此外，祂更以貧困中誕生、一無所有來顯明祂的謙卑順服：降生於一個鮮為人知的民族，在一個更不起眼的村莊，由一位完全不為世人所知的母親所生。新亞當必須醫治舊亞當的悖逆與驕傲。良藥就是順服與謙卑。正因如此，主並非從驕傲的羅馬，而是從白冷向世界顯現；並非從自封為神的奧古斯都家族，而是從悔改而謙卑的達味家族而來。

天主慈父之愛，透過主耶穌與人類一起受苦、並為了人類而受苦而啟示出來。倘若主是誕生在羅馬、在凱撒的宮廷中，又如何能透過如此多的苦難來彰顯天主的愛呢？那憑藉諭令發號施令、施行統治者，只會將受苦視為一種屈辱。

人類對自然的王者自由——無論是對自己身體與情感的本性，還是對整體物質世界的統治——已由主耶穌透過祂長期的禁食、面對生命中一切危險與困厄的無畏，以及祂的神聖奇蹟彰顯出來；這些奇蹟徹底揭示了祂對自然的絕對權能。

主耶穌藉著自己從墳墓中光榮的復活，最清晰地彰顯了天主對生死的至高統治權。

若祂誕生於羅馬，身為凱撒奧古斯都之子，誰會相信祂的禁食、祂所行的奇蹟，甚或祂的復活？世人豈不會說，這一切都是憑藉強大的宣傳與帝國的黃金所宣揚、散播並誇大的嗎？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天主聖子的謙卑有其界限，而這界限是由罪所劃定的。透過如羅馬及凱撒宮廷所展現的（無論是靈性、道德或肉身上的）不潔，天主無法降臨人間。那位承擔潔淨人類罪污使命者，必須在純潔、無辜

與無罪中誕生。

因此，很明顯地，天主在救主降生一事上所展現的智慧——即在民族、支派、地點與母親的選擇上——是難以言喻地偉大，正如祂創世之時所彰顯的智慧一般。天主所做的一切，並非如魔術師般變幻，而是如家主般經營。祂建造得緩慢但根基穩固，播種後靜待發芽、開花，最終結出果實。祂耐心忍受時間中千百次的挫敗，只為成就那一次的永恆勝利。

那時凱撒奧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諭，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記。於是，眾人各去本城登記。世上統治者何等驕傲！對人類又是何等屈辱！然而，撒殫用來羞辱天主的一切手段，都被全能者的智慧轉化為對牠自身的貶抑與對天主光榮的彰顯，並有助於人類救恩的計劃。撒殫企圖藉著凱撒在地上的至高統治來羞辱天主，但天主卻利用了這至高統治，在和平之王將要向人類顯現的時刻，為世界帶來和平。撒殫想通過全面的人口登記，來強調全人類對一個天主所造之人的奴役，但天主卻用這登記，來實現救主將誕生於白冷的預言。

「若瑟因為是達味家族的人，也從加里肋亞納匝肋城，上猶大名叫白冷的達味城去。」從納匝肋到白冷，步行需要三天。聖童貞既已懷孕，聖家很可能花了更長時間才到達達味城。這是何等艱辛疲憊的旅程！先是穿越漫長而單調的加里肋亞平原，接著翻越撒瑪黎雅的連綿山嶺，最後還要謹慎小心地穿過猶大荊棘叢生的荒野。在如此漫長的路途中，即使不因疲憊而飢餓，也必定感到口渴，因為整條路上僅有三處水泉。不難想像，在戶口登記期間，每個水泉邊等待和聚集的人群有多麼擁擠。然而，謙卑而順服的主，正是沿著一條荊棘之路來到世間，並且在祂母親的胎中就已踏上了這條路。凱撒命令他所有的臣民接受登記，而那位連塞拉芬也服從的主，卻順從地前去被列為這有死的、塵世凱撒的臣民。在祂對前驅兼表兄若翰說「我們應當完成全義」（瑪 3:15）之前，祂早已在母親胎中實踐了這一點。在祂教導「凱撒的，應歸還凱撒」（路 20:25）之前，祂在離開母胎之前，已親身實行了。

「好同自己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榮耀的聖史路加，既通曉世俗智慧，又受聖神教導，極其慎重地強調了聖母超自然懷孕的事實。對於所有心中因此事而困惑的人，聖史路加實在是他們良心的有力助佑。聖路加原是醫生，先是治療身體，後來則醫治靈魂。作為一位博學的醫師與身體的醫治者，他自然熟悉物質世界的因果法則。但他具備洞察力，也有勇氣，去確

認並將這一獨特事件記載下來——在這事件中，更高的權能介入了自然律，一個生命以完全特殊、非物質的方式得以形成。一位醫生這樣的見證，確實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在所有聖史中，聖路加在瑪利亞童貞受孕的事上著墨最多。首先，他花了極長的篇幅記述總領天使加俾額爾與聖母的對話（路1:26-38）。他在此告訴我們，若瑟與他已許配的妻子瑪利亞一同前往白冷登記，而瑪利亞當時已經懷孕。論及主耶穌的族譜時，他說：「耶穌開始傳教的時候，大約三十歲。人都以祂為若瑟的兒子，若瑟是赫里的兒子…」（路3:23）。這就是說：是世人所以為的，但事實上，祂並非若瑟的兒子，而是天主子。這真是天主對人類最奇妙、最慈愛的眷顧！為了人類的救恩計劃，祂將基督徒最大的迫害者掃祿，轉變為基督教最大的捍衛者保祿；又將身體的醫治者路加，轉變為這世上一個獨特屬神事件的最偉大見證人。

即使若瑟是達味的後裔，而達味又出自白冷城，無論是達味本人還是他最後的這位子孫若瑟，在白冷都已無親族。若瑟來到白冷——這座無論在歷史還是靈性意義上都是他的本城（儘管在其他層面已非如此）。沒有親人接待他，沒有朋友歡迎他。「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私人住宅屬於陌生人，裡面住著等待自己親友的異鄉人。他四處奔波尋覓，最終除了一個牧人圈養羊群的山洞外，一無所獲。

猶大地遍布此類洞穴。這裡有先知們的洞穴、默納舍的洞穴、聖撒巴（受祝聖者）與聖大哈里同的洞穴，以及神聖霍澤比特弟兄的洞穴；有死海上方達味為躲避撒烏耳的藏身洞穴，也有試探山上的洞穴。除了這些以及其他因白冷山洞的榮耀而閃耀著聖人光輝的洞穴外，至今仍有許多洞穴——正如任何到過聖地的旅客都能證實的——只都因牧人仍在其中圈養羊群。

「她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裡。」這裡，如同在聖瑪竇福音中一樣，必須將「頭胎」一詞與前面的「她的」分開理解，因為此處所指的並非聖童貞頭胎的兒子，而是指那神聖的首生者、天主的獨生子——祂在新的創造中是「眾多弟兄中的首生者」（羅 8:29），是永恆中的聖三國度裡奧秘的首生者，也是天主有形與無形國度中，在天主的教會裡歷史性的首生者。

「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裡」潔淨的稻草勝過污穢的絲綢。馬槽比凱撒的宮廷更無罪惡，羊圈山洞比統治全世界的首都羅馬更為純淨！讓這嬰孩躺

在山洞與馬槽中吧！羊與牛不知罪為何物，而牧人們對罪的了解也比他人更少。對主耶穌而言，光明存在於無罪之處；溫暖則在罪惡不至冰封心靈之地。有誰知道葉瑟之子達味曾多少次到過這山洞？他或許正是從這裡出發，去與哥肋雅戰鬥，用投石機的石子擊殺了全副武裝的對手。如今，這嬰孩躺臥在這個山洞中，按人的法律，祂是同一牧人達味的後裔；祂也將出發對抗一個可怕的哥肋雅，對抗那以哥肋雅－黑落德的模樣統治耶路撒冷、以哥肋雅－奧古斯都的模樣統治羅馬，並以哥肋雅－罪惡的模樣遍及全世界，以及那最大的哥肋雅——死亡的撒殫。撒殫全軍皆已武裝到牙齒，他們看見耶穌拿著看似無用的武器前去迎戰，必會放聲嘲笑，正如第一個哥肋雅曾嘲笑達味和他的投石器。然而，耶穌得勝的武器將是比石頭更柔軟之物——它將是木製的，一個木十字架。

那是深夜，是夜晚的寧靜。疲憊的旅人——凱撒的臣民——在睡夢中歇息，恢復體力。只有牧羊人醒著，在夜間看守羊群。白冷的山洞想必位於城外，否則當地的牧人不太可能使用它。但後來，當這個著名的山洞成為白冷最重要的地點時，城鎮早已擴大了許多並將其環繞其中。從白冷向山上步行約半小時，有一個被稱為「牧羊人村」的小聚落。根據傳統，牧羊人就是在此處看守羊群。從天使顯現後他們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牧羊人距離山洞和白冷城都有一段路程：「我們且往白冷去，看看上主報告給我們所發生的事。」

按照真實的傳統，天主的使者就在此地顯現給警醒的牧羊人，「上主的光耀環照著他們，他們便非常害怕。」那光照天使與義人的天主榮耀，何等奇妙！曾有一些人，在其血肉之軀中，蒙恩得見天主的榮耀之光。先知厄則克耳如此描述他親眼所見：「我見有彷彿火的形狀，周圍有光輝……下雨之日，雲中所現的虹霓怎樣，周圍的光輝也怎樣。這就是上主榮耀的顯現景象。我一看見，就俯伏在地。」（則 1:27-28）然而，天使從這屬天的光輝中，用話語安撫牧人：「不要害怕！看！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嬰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在新的創造中，天使擔任了造物主的先驅。一位天使首先顯現給神聖童貞女瑪利亞，然後顯現給義人若瑟，現在則顯現給牧羊人，隨後將顯現給來自東方的賢士—

—這一切都依照天主救恩計劃的安排。總領天使以「萬福」問候了聖母；他對牧羊人所說的話也相似：「看，我給你們報告一個大喜訊。」當賢士們看見山洞上方的星辰時，他們「極其高興歡喜」。基督，就是這不可言喻之喜樂的本質。祂來到囚禁的監牢中，為要釋放他們——對那些認出祂的人，還有比這更大的喜樂嗎？而那些宣告祂的到來——這位「朋友」與「拯救者」的到來的人，對於這位臨到監獄的稀有訪客，還有什麼能比宣告「祂就是喜樂」，「喜樂正在路上」以及「喜樂已經到來」更為真實呢？

天使的話音剛落，便有一大隊天軍環繞著他出現，讚頌天主。唯有上主天主的美善超越天使；唯有祂的聲音比天使的更甜美、更賦予生命。偉大的依撒意亞曾聽見這甜美的天使之聲，當時他們歌唱：「聖！聖！聖！萬軍的上主！整個大地都充滿著祂的光榮。」（依 6:3）而新約中最偉大的奧秘見證者—聖史若望，在他關於天使的神視中寫道：「我又看見，且聽見在寶座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千千萬萬。」（默 5:11）

白冷的純樸牧人們得見如此輝煌的天上榮耀。在此之前，這樣的榮耀僅能由個別蒙選之人得見，而我們在聖經中首次發現，有整整一群有死之人清晰地看見並聽見了不朽的天使軍旅。這標誌著，隨著基督降臨世間，天國已向所有以心靈純潔尋求它的人敞開懷抱。

天使的這次顯現還帶來了其他信息，這些信息直到那時仍不為人所知，也未在聖經中闡明。這就是天使所唱的新讚美詩。偉大的依撒意亞曾聽見他們歌唱：「聖！聖！聖！上主……」那是一首唯獨頌揚天主榮耀的詩歌。

但如今，天使在牧羊人面前唱起了一首新的讚美詩，這首讚美詩可被稱為救恩的綱要：

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
在地上，平安歸於善意的人。

當人們以喜樂之心，首先在至高之處光榮天主（而非地上、在最低處光榮人造的偶像）時，便會為世間帶來和平——而這兩者又能在人間締造善意。主耶穌降臨人間，正是為了使全地都能向至高者發出讚頌，從而為世間帶來和平，並在人間締造善意。「我是上主……我造平安……」（依撒意亞 45:6,7）。當我們的先祖亞當，以心靈與理智不斷地向至高的天主獻上讚頌時，他內在的「土地」是和平的，他的身體不受任何私慾或激情撕裂，完全

與靈魂及精神相和諧；他也充滿善意，對他的造物主及周圍一切天主的受造物滿懷仁愛。當他犯罪後，他的心因恐懼而緊縮，他的唇因驚駭而沉默，不安攫住了他的整個存在，邪惡的慾望如夢魘般迅速滋長——這慾望是對天主、對他的妻子、對樂園中一切生靈，甚至對他自己。他感到自己赤身露體，並開始躲避天主的面容。因此，從亞當犯罪直到基督來臨，只有像亞伯爾、哈諾客、諾厄、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這樣的義人，才得以在至高之處光榮天主，在他們身體的「土地」上享有平安，並對人懷有善意。其他人則分裂開來，在地上、在低處光榮各式各樣的神明，光榮各種虛幻的想像或偶像，或光榮他們自己——天主的受造物。由此，人間產生了當光榮哪位神祇的爭論。由於不願光榮真實的天主，卻去光榮虛假、臆想的神明，動盪便臨到了世間，臨到了整個世界；而從這兩者中，又滋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惡意，這惡意將人類的生命變為一座巴貝耳塔，變為地獄之火。

伴隨著新創造，我們必須將亞當在樂園中喜悅的那三件事也置於其中。因此，當新亞當——主耶穌誕生之時，天使的群隊唱出了救恩的綱要讚美詩：

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
在地上，平安歸於善意的人。

因此，所有宗徒在他們的書信中，都將光榮與讚頌歸於至高之處的天主，而宗徒保祿更感嘆道：「基督是我們的和平……！」（弗 2:14）。從最早開始，所有天主的聖人都教導我們，善行並非以付出的多寡，而是以給予者的善意來衡量。正如對話者聖額我略在福音講道（卷一，第五篇講道）中所說：「對天主而言，沒有比善意更豐厚的禮物了。」

在這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且唯獨配得上我們的主和救主的事件之後，天使便從人的視線中隱退，留下牧羊人們沉浸在喜樂的驚嘆之中。

「我們且往白冷去，看看上主報告給我們所發生的事。」為何他們不說「天使」，而說「上主」？因為天主的天使以如此宏大輝煌的美善顯現，以致人心無法想像上主、全能者本身還能以更超越、更輝煌的美善顯現。除此之外，在聖經中，天主的天使常被稱為「上主」。這源於真正的以色列人對獨一真神持有堅定的信仰，並將他們透過天使所領受的一切，都視為直接來自天主自己。

「去看看這所發生的事。」牧羊人並未說：去看看這事是否在那裡成就了。他們對上主在如此榮耀的顯現中所告知他們的事確實已經成就，沒有絲毫懷疑。他們純樸的心幾乎不知懷疑為何物。懷疑最常安居於被罪與情慾所黑暗的心靈中。

「他們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並那躺在馬槽中的嬰兒。」不難想像牧人們是多麼急切地奔上山丘，趕往白冷！喜樂賜予他們雙翼，使他們迅速來到聖家面前。在他們平時圈養羊群的山洞裡，那以整個宇宙為居所的祂，為自己尋得了安身之處；在他們用來餵養牲口的馬槽中，那賜予萬物生命的天上食糧，正裹著襁褓躺臥。羊群吃剩的稻草，成了祂的床鋪——而祂，自創世之初便乘坐於革魯賓之上。（白冷原意為「食糧之家」。這名字內在的深意，因上主耶穌——那天上食糧在此誕生而彰顯出來。「我是從天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若 6:51〕）。聖史說他們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通常，敘述順序會是先提父親，再提母親。這是當今的習慣，在當時女性被視為從屬於男性的時代更是如此。然而，聖史卻違背了這古老的慣例，先提及瑪利亞。他是刻意如此，以強調天主之母是救主唯一在世間的血親，若瑟並非她的丈夫，而只是她的助手與保護者。

「他們看見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論這小孩所說的事，傳揚開了，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人向他們所說的事。」牧羊人確實有許多可述說的事！他們的眼看見了極少塵世之眼得以看見的景象；他們的耳聽見了極少塵世之耳得以聽見的訊息。「凡聽見的人都驚奇……」這顯然不只指瑪利亞和若瑟，否則不會用「凡」字。其中必定包括山洞附近、白冷城裡的其他人——牧羊人（在天主的眷顧下）也向他們揭示了這最為奇妙的天上奧秘。

關於榮福童貞瑪利亞，聖史路加如此記載：「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聖史對聖母的描寫極其細膩。他總是在看顧她的心，衡量著臨於那顆最敏感心靈的印象——那顆已與聖神締結神婚、蒙受加冕的心。她聆聽一切來自天上與人間的、有關她兒子的言論，並將這些話語默存心中。時候將到，她必要開口，從她心靈的寶庫中傾出珍藏，為宗徒與聖史們講述一切奧跡。時候將到，她將成為宗徒中的宗徒，聖史中的聖史——而這時刻，將在她聖子受光榮之後到來。當首生者衝破墳墓、從死者中復活時，宗徒們必將再次彼此詢問：這人是誰？他們該問誰呢？問她，唯獨問

她——這世上唯一能回答的人。那時，她將把心中所存的一切告訴他們：總領天使在納匝肋所說的話語、牧羊人在白冷的見證，以及許多其他唯有她因親近宗徒們的導師才能知曉的言語與奧秘。

因此，主耶穌並非誕生在羅馬的凱撒宮廷，憑藉武力成為世界的主宰，而是降生在牧羊人之中，以此顯明祂在世間熱愛和平的職分之主要特質。正如牧人珍愛並餵養自己的羊群，祂也珍愛並養育全人類。正如牧人為一隻患病或迷失的羊，比為那九十九隻健康安全的羊更為掛心，祂也更關切罪人勝於義人——更關切世人勝於天使。正如牧人認識他每一隻羊，每隻羊也認識自己的牧人，祂這位大牧人與祂那有理性的人類羊群之間，也將如此。正如牧人在夜間看守羊群，那時全世界正無憂地沉睡，祂這位善牧也將度過許多充滿恐懼與試探的夜晚，守護著祂的人類羊群，並謙卑順服地為他們向天父祈禱。

祂生命中的每一事跡，本身即是一部完整的福音。因此，當祂剛剛誕生、尚不能開口說出一句話語之時，便已藉著祂降生的方式、地點與境況，向人類彰顯了一部完整的福音。

祂不能誕生於皇宮，因為祂的使命並非成為塵世的統治者。祂的國不屬於這世界——這世界如烏雲般晦暗，又如夢境般虛幻。祂不能作為世間皇帝的兒子降生，因為祂的道路不是憑著火與劍，不是靠著諭令與強權，而是以溫柔醫治患病者，並使他們逐漸康復。祂生命中的事跡從不與祂的言語相悖，反倒印證這些話語。祂的教導蘊含於祂的生命與言語之中——即祂那救恩的福音。

祂降生於世所成就的一切，皆蘊含著言語無法企及的深邃智慧。我們因此懷著謙卑與順服，敬拜天主的智慧，因祂不僅滿足我們人的理智，更以喜樂充滿我們的心靈——我們便懷著滿溢的喜樂，反覆詠唱天使的讚歌：

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

在地上，平安歸於善意的人。

願光榮歸於獨生聖子，在諸天之上，也在塵世之間——在天上革魯賓的寶座，也在白冷的草堆之上，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聖誕節（三）

東方的賢士
（聖誕節彌撒）

瑪 2:1-12

當黑落德為王時，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看，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才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那裡？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黑落德王一聽說，就驚慌起來，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驚慌。他便召集了眾司祭長和民間的經師，仔細考問他們：默西亞應當生在那裡。他們對他說：「在猶大的白冷，因為先知曾這樣記載：『你猶大地白冷啊！你在猶大的郡邑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一位領袖，他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於是黑落德暗暗把賢士叫來，仔細詢問他們那星出現的時間；然後打發他們往白冷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嬰孩，幾時找到了，給我報信，好讓我也去朝拜他。」他們聽了王的話，就走了。看，他們在東方所見的那星，走在他們前面，直至來到嬰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們一見到那星，極其高興歡喜。他們走進屋內，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遂俯伏朝拜了他，打開自己的寶匣，給他奉獻了禮物，即黃金、乳香和沒藥。他們在夢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落德那裡，就由另一條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世人要測量海洋的深度與星空的遼闊，遠比測度天主在人類救恩計劃中所展現的智慧之高深更為容易。因此，投身於前者的人遠多過於投身於後者。用眼睛探究的人多於用心神探究的人。眼睛所探測的似乎更為宏大，但事實上，心神所探測的領域無可比擬地更為廣闊、深遠而恆久——因為聖神洞察萬事，就連天主的深奧事理也洞悉無遺（格前 2:10）。

在舊世界之初，神聖智慧之深奧雖宏大奇妙，卻不超過新世界之初——

即主耶穌基督誕生之時所彰顯的深度。僅以聖史路加與瑪竇對我們的主誕生之記載那無可言喻的智慧為例：就四位聖史而言，雖然每位都呈現了一個美妙的整體，他們卻彼此補充，猶如一顆星辰與另一顆星辰相映，如盛夏與陽春相承，寒冬與金秋相續。正如東方不能脫離西方而想像，北方不能脫離南方而存在，第一位聖史亦不能脫離第二位而被理解，第二位不能脫離第三位，第三位也不能脫離第四位。如同大地的四極各以其方式揭示三位一體、獨一永生天主的榮耀與偉大，四位聖史亦各以其方式彰顯救主基督的榮耀與偉大。有些人依照其氣質——人性主要有四種主導氣質——在東方、西方、北方或南方找到更多平安與身體健康。對那些在世界四極中都找不到平安或健康的人，通常會說問題不在世界，而在其人自身。同樣，有些人依其靈性平衡與傾向，在瑪竇的記述中找到更多靈性的安息與醫治，另一些人則在馬爾谷、路加或若望的記述中尋得。然而，對於在任何一位聖史中都找不到靈性安息或醫治的人，過失不在聖史，而在其自身。我們甚至可直言，對此等人而言，已無藥可醫。人類的造主是至智至仁的。祂深知我們人性的多樣與軟弱，因此賜予我們四位聖史，使我們每個人能依其靈性本質，較其餘三部更迅速、更容易地將其中一部福音化為己有，讓這部福音成為他開啟其他福音的鑰匙。

為使福音教導之結構與安排中所彰顯的神聖智慧，能更為清晰地光照人心，今日我們將考察兩位聖史——路加與瑪竇——所記載的同一事蹟：他們對基督誕生的記述。首要的是，這兩位聖史共有一項天主啟示的使命：在主基督的位格中，向信眾展現兩種相輔相成的特質——這兩種特質昔日曾照耀我們的原祖亞當於樂園之中，卻因他與撒殫罪惡的共融而喪失。雖然這兩種特質看似對立，它們卻如天上日光與地上繁花般榮耀地相互映襯。其一是王者的自由，其二是子女般的順服。二者彼此依存：一個使另一個脫離束縛，卻也可能圍困甚至摧毀另一個。它們如雙生般同生、共存、共逝。無條件的順服伴隨著無限的自由，有限的順服伴隨著有限的自由，而悖逆則導致自由的徹底喪失。聖史們在兩者間取得平衡：一方面清晰地向世人展示天主子的王者自由，另一方面也顯明祂子女般的謙卑順服。

路加提及羅馬凱撒奧古斯都與白冷的牧羊人，而瑪竇卻隻字未提。另一方面，瑪竇談及猶大王黑落德與東方的賢士，路加卻未提及他們。這意味著

什麼？難道這不是代表記載的不完整與不完美嗎？不；這更意味著兩種相互補充、彼此圓滿的來源。但有人會問：如果路加在提及東方賢士時也提到羅馬凱撒，而瑪竇在提及牧羊人時也談到黑落德國王，兩者難道不會更相輔相成嗎？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可能的——兩位聖史因而能彼此補充，其記載在外在形式與內在內涵上也不會有所缺損。難道牧羊人不能像東方賢士一樣，向黑落德王與耶路撒冷的長老們稟告新王已降生於世嗎？若是如此，黑落德無疑仍會犯下那屠戮白冷城內外眾多嬰孩的可怕罪行。此外，將凱撒奧古斯都與東方賢士並提，而非與白冷的牧羊人相連，豈不更為明智？不；因為正如樸實的牧羊人對凱撒毫無影響力，那些如引導他們的星辰般突然顯現於白冷、又迅速消失的東方賢士，同樣也無法影響凱撒。

但這一切不過是依循不穩、軟弱血肉之思維方式的人性推論。然而，按照兩位聖史記載救主誕生背後深刻而奧妙的思路，只有如此安排才是正確合宜的——由兩位聖史將所有人物安置於各自的位置上：唯此方式，而非其他。凱撒奧古斯都必須記載於那部提及白冷牧羊人的福音書及其篇章中，而黑落德則必須記載於那部提及東方賢士的福音書及其篇章中。為何如此？是為了盡可能強烈地凸顯這些人對基督、對真實神聖智慧或贊成或反對的對比。聖保祿宗徒說：「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格前 1:27）。在當時，按世間的標準，沒有人比凱撒奧古斯都更有權勢，也沒有人比那渺小無聞的白冷城中的牧羊人更軟弱、更貧困、更不為人知。主耶穌正誕生於這些在世人眼中軟弱、貧窮、無名者之中；祂首先顯現給他們，他們也最先讚頌了祂的榮耀。而權勢顯赫的凱撒奧古斯都卻在人性的軟弱中死去，至死仍陷於無知與自欺的陰影中。另一方面，世上沒有哪個民族比受黑落德王統治的猶太人更自視智慧。猶太人輕視其他民族，視之為低劣愚昧。猶太統治者與經師自認唯有他們擁有真理，唯有他們掌管天國的鑰匙。但當天門大開，主基督降臨人間為提升世人上天時，他們卻仍是盲目的，一無所見；而被他們輕視的外邦人，反而與基督一同進入了敞開的天國之門。於是我們看到這奇特的事蹟：黑落德一聽聞萬王之王誕生，便急於殺害祂；而他那些博學的首席顧問與耶路撒冷驕傲的智者，卻認為不值得花兩小時路程前往白冷，去覲見那位從亞巴郎以來四十代人所期待的救主。反而，那些來自東方、來自蒙昧異教之地

的賢士，卻跋涉數月，只為朝拜基督君王——從而應驗了偉大的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那些未曾求問我的，我讓他們尋見我；那些未曾尋找我的，我向他們顯現自己。我對那本不呼求我名的民族說：『看，我在這裡！看，我在這裡！』我整天向那悖逆的子民伸出雙手，他們卻隨從自己的意念，行於不善之道。」（依 65:1-2）

一方面，羅馬凱撒與白冷的牧羊人，在世俗權力、財富與顯赫上形成了對比。另一方面，黑落德與耶路撒冷的經師，以及東方的賢士，則在是否擁有真實真理、認識真神上呈現對比。主認為選擇貧窮者與外邦人是合宜的，並透過他們使權貴與驕傲者蒙羞。因為，在主使他們蒙羞之前，他們已因自己的驕傲與悖逆羞辱了主。天主最大的敵人——因而也是他們自己最大的敵人——正是那些因世間的財富、權勢或學識而變得驕傲的人。權貴的驕傲與學者的驕傲，在人與天主之間築起了無法逾越的隔閡，是對天主最大的敵意。然而，天主沒有、也不可能擁有能傷害祂的敵人。成為天主的敵人，無非就是成為自己的敵人。將天主從自己的生命中抹去，無非就是將自己從生命冊上除名。而那些驕傲的世間權貴與驕傲的學者，自以為已將天主從他們的生命中、從世界裡抹去，實際上卻已將自己從生命冊上塗抹。他們狂妄地以為自己已將永生天主從世上抹去，這狂妄就如同愚人閉上眼睛大喊自己已將燦爛的太陽從星空抹去一樣虛妄。

幸而，驕傲的富人和驕傲的學者只占少數，因為世間貧窮者多於富足者，神貧之人多於驕傲飽學之士。因此可以說，羅馬驕傲的權貴與耶路撒冷驕傲的經師代表少數，而白冷貧苦的牧羊人與來自東方、渴慕真理的賢士，則代表了基督降生時代的大多數人。這些是神貧的人，是基督神國最好的徵召對象；至於其他人，他們進入這神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

這些來自東方的神秘賢士究竟是誰？他們又是如何前來朝拜新生的耶穌的？我們無法確切斷定他們從哪個東方地域來到耶路撒冷——是波斯、埃及，抑或是巴比倫，甚或遙遠的印度。他們是否真如一個美好的傳統所述，從不同的東方地域出發，途中相遇，繼而結伴同行，前來朝拜默西亞？然而，知曉他們來自哪個東方地域並非核心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是以整個崇拜星辰的東方之名而來，為朝拜人類歷史中天上最燦爛的星辰。聖史意在告訴我們這一點——他們是以東方之名從東方而來，並非僅代表某一個東方

國家或民族，來朝拜這位新生者。

因遺忘了那獨一、永生且全能的天主，東方各民族在時光流轉中逐漸臣服於受造的自然——而星辰作為自然中最具力量的存在，便意味著他們臣服於星辰之下。東方諸民族相信星辰是具有生命與大能的存有，主宰著地上一切受造物，也支配著人的生命。他們將星辰神化，視其中一些為善神，另一些為惡神。這些善惡之神以其熾熱之眼或溫暖、或灼燒，或維繫、或毀滅生命。人們甚至向善惡之神獻上祭品，包括人祭，以圖獲取善神的眷顧，並避開惡神的敵意。東方的學者為擺脫這些粗淺的民間信仰，開始研究星辰及其對人生命的影響。他們開創了最早的星辰之學，即我們所稱的星象學。然而，這門學問並未給人帶來自由，反而揭示了更巨大的奴役與更深的恐懼。東方的賢士們「發現」，星辰並非如百姓所信是神祇，但它們對地上萬物的主宰性影響是如此強大，且在數學上如此精確，以至於沒有任何生命能在一絲空間或一瞬時間上掙脫這盲目而無情的星辰暴政。彷彿星辰不是為人而造，人卻是為星辰而生！星辰支配人的出生與生命、他的幸與不幸、他的性格與發展，一生中每個事件乃至死亡本身！人成了星辰絕對而無助的奴隸。他如同一場夢境，在這夢中星辰再次展現了它們的意識。這門「學問」催生、或支配並滋養了各種秘術、魔法、巫術、占卜與咒法，以及其他所有被基督徒統稱為迷信的事物。這是一層黑暗而令人窒息的雲層，從東方蔓延至西方，以其致命的重量壓迫著全人類。因此，賢士們並未釋放人的良知，反而更強烈地奴役了它，創造出一套鉛一般沉重的宿命體系，人在其中因孤獨、被棄與無助的恐怖而窒息。

然而，在人靈的深處——雖然一度被占星術的黑暗所充滿——天主的憐憫卻不允許那微弱的火花熄滅：那火花，是人對「自己原是自由存有」的預感與信念，相信人是為自由而受造，且正走向自由。因這預感，燃起一股對自由的渴望，與高懸於人類頭頂的星空形成尖銳對照；而這渴望又生出盼望：將有一顆對人類施恩的星顯現，要把人類從這一被星光妝點得華美、卻仍是監牢的世界裡領出來，引入自由的國度；使人「死於世俗的原理」（哥 2:20），但卻生活於天主內，並得著自由。人渴望見到的這星，終於在一夜之間，出現在東方賢士們警醒守望的頭頂；它牽引他們踏上一段無人走過的路，他們便速速捨下一切，跟隨而去。彷彿他們一路上就在與這顆奧祕之星

交談，並從它那裡得知許多事！彷彿他們從它身上明白了：它本身並非那「解放之星」，而只是一顆引路的星，指向那位新生的、人類真正的釋放者——這位君王被稱為「猶太人的王」，誕生在猶太地，而他們必須帶去三樣禮物：黃金、乳香與沒藥！

諸聖教父以其智慧認為，那引導東方賢士來到白冷的引路之星，並非尋常星辰，而是一種具有星形的神體。既然上主能向牧羊人梅瑟顯現為燃燒的荊棘，向亞巴郎顯現為三位青年，向先知厄里亞顯現為旋風與聲音，為何上主或祂的天使不能向賢士們顯現為一顆星呢？祂以慈愛俯就世人，並以人最期待的形象向他們顯現。祂向那些在星辰中尋覓祂的賢士顯現為一顆星，但祂並未樂意向以色列人如此顯現，因為他們從未在星辰中尋求祂。因此，那曾在東方諸地一路照耀賢士的星辰，在耶路撒冷上空隱沒了。天主已用另一種方式向耶路撒冷啟示自己，無需再以星的形像顯現。【聖熱羅尼莫在《瑪竇福音注釋》中說：「那星在東方發光，是為叫猶太人從外邦人口中得知基督的誕生，好使他們羞愧。」】

來到耶路撒冷後，那些賢士向黑落德及其臣宰稟告了這顆奇異星辰的顯現，並言明這是新生猶太君王的徵兆。黑落德、以色列的經師與智者，非但沒有歡喜，耶路撒冷的百姓也沒有因得以親見「許多先知及君王希望看見，而沒有看見」（路 10:24）的那一位而歡呼——恰恰相反，「黑落德王就驚慌起來，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驚慌」。他們日日談論祂，日日懇求天主讓祂降臨，為何此時卻驚慌？為何他們因先祖等待了數千年的那一位的到來而感到恐懼？是他們的罪使他們困惑，是他們靈魂中邪惡的運作使他們懼怕。義人期待默西亞如朋友，罪人卻視祂為審判者。黑落德與經師在思想和身體上都緊貼塵世，他們懼怕新王會施壓，使他們不得不從塵世中掙脫。黑落德與民眾的官長尤其害怕新王會認定他們不配，廢去他們的職位，另選新的同工與助手；經師也害怕祂會推翻他們一切的學問，逼他們在年老時還得學習新事物。「祂對我們有何相干？」他們或許這樣想：「沒有祂，我們一切都好。讓祂顯現給後代吧，別在我們這個時代。時候還多著。祂只會擾亂我們，迫使我們做許多新事。祂會揭穿我們的惡行，察覺我們的陰謀，暴露我們的虛無，把我們趕下位，引進其他人——祂的人。祂會使我們在各方面都陷入匱乏，既失權力又失生計；祂會把百姓攬在手中，把我們推開，甚至可

能囚禁、審判、殺害我們。」所有作惡者在聽見「基督要來了」這話時所會感到與想到的，也正是耶路撒冷那些披著智慧外衣、手握權杖的作惡者所感到與想到的。

但無人像黑落德那樣恐懼。他被恐懼攫住，便召集了眾司祭長和民間經師，要他們清楚告訴他基督應誕生在何處。他並非猶太人，而是外族人，一個依杜默雅人，因此很可能不知道關於默西亞的預言。臣僕們感染了統治者的恐懼，急忙翻閱先知書卷，回答說：「在猶大的白冷！」他們特別指明是「猶大」的白冷，而非其他地方，原因有二：其一，在則步隆境內另有一個白冷（蘇 19:15）；其二，因為默西亞被預言要出於猶大支派——達味王的支派。先知本人已明確指出：「你猶大地白冷啊！你在猶大的郡邑中，決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一位領袖，他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米 5:2；參閱若 7:42）。而這位掌權者要出自猶大支派，早由我們的先祖雅各伯在埃及預言過。當雅各伯臨終時，他祝福眾子，並以先知之明預告了子孫的未來。他將手放在猶大頭上，說：「權杖不離猶大，柄杖不離他腳間……萬民都要歸順他」（創 49:10）。

先知米該亞還預言，祂將「屹立並牧養」（5:4）祂的以色列子民。這意味著祂不會像其他君王與首領那般只知統治百姓，而將如父母守護子女般護佑祂的子民。在主顯現於世的時代，世界確實處於對靈性食糧的飢渴之中。救主誕生之時的兩個事實最清晰地表明了世界的這種境況：其一是，來自遠方的賢士們不惜長途跋涉、歷經艱險，前來尋訪他們認為擁有豐盛靈糧的那一位；其二是，當時世上唯一認識獨一真神的智者——即耶路撒冷的智者們——竟已飢餓到不再感到飢餓，彷彿陷入昏迷狀態。倘若他們尚能感受到哪怕一絲的飢渴，也必會與賢士們一同趕往白冷，去覲見那位猶太的君王、他們的君王、他們的默西亞。一個已從靈性食糧得飽足的人，總會渴望更多的靈性滋養。這正是真正屬靈之人與真實靈糧的特徵。然而，耶路撒冷的智者們在聽到默西亞的消息時卻如癱瘓般毫無行動，只以對祂的憤怒與對自身的恐懼為食糧。

耶路撒冷的經師所提供的信息，必在雙重意義上激怒了黑落德。其一，因為預言毫不含糊地指出，這位新王將誕生在他的王國之中——毗鄰首都的猶大境內。其二，因為預言揭示了這位新王的特質：祂將牧養祂的子民；祂

將成為祂的子民的真正牧者，並以餵養飢餓的百姓為己任。而預言中的這第二點，對黑落德而言，就如同第一點那樣令他難以忍受。這意味著，新王將比黑落德更好；祂將關懷祂的子民，祂要餵養並守護祂的百姓，如同牧人餵養、守護羊群一樣。因此，祂將比黑落德——那披著羊皮的暴君與豺狼——更受人民愛戴。這樣一位具備如此特質的新王，對黑落德及其後代的統治所構成的威脅，正如祂誕生在首都的門檻邊一樣嚴重。恐懼迅速在黑落德心中催生出一個自保的計劃。這計劃在這一事件中充滿血腥，就如同以往他對待所有威脅其王位之人那樣。於是，黑落德暗中召見賢士，開始詳細詢問關於那顆神秘之星的事。但是，對他而言，這並非最重要的事。他早已完全確信，他在世上的對手已經誕生；他相信這點，既是因為預言，更因那顆星辰的顯現與賢士的到來。因為，如果黑落德有任何信仰，那信仰也必是占星卜卦性質的，與當時羅馬帝國統治階層中普遍的信仰相似。對黑落德而言，最重要的是在結束他與賢士的談話時，對他們所說的話，這正是他暗中召見他們的原因：「你們去仔細尋訪嬰孩，幾時找到了，給我報信，好讓我也去朝拜他。」他想讓賢士成為自己的探子，從而成為他心中已然謀劃的惡行的共犯。黑落德想要使他的這些因渴求真理與自由而離家捨棄一切塵世安逸、甘冒長途艱險而來的尊貴客人，淪為這匹為保護其巢穴的豺狼而籌劃的可怕罪行陰謀的一部分！這是何等地獄般的深淵，在亞當的罪惡田地中結出了何等可怕的果實！先知厄則克耳在數世紀前就預見到以色列子民中將出現這樣一位君主及其圖謀的惡行，他向黑落德發出雷霆之聲：「你這褻瀆而邪惡的以色列首領，你的日子到了，犯罪的時候完了。吾主上主這樣說：取下頭巾，摘去冠冕，一切都要轉變：卑下的要高陞，崇高的要降低。我必要使他的國徹底滅亡，再也不能存在，直到那掌權者來到，我再交給他。」（則 21:30-32）

離開了黑落德與環繞他的靈性與道德乞丐，那幾位渴慕真理的東方賢士便離開耶路撒冷，繼續前行。他們走過同樣的古老街道，昔日受默感的先知們曾在此預言他們正要去朝拜的這位君王的來臨。他們經過那些燃燒的嘴唇的墓旁——那些嘴唇早先曾清晰地描繪了萬王之王的面貌。他們對祂一無所知：未曾讀過希伯來的先知書，但他們的內心告訴他們，一切美善都將在這位新王身上尋得。離開城時，他們必須經過達味的塔樓，達味曾在那裡用他

的豎琴歌唱他光榮的後裔。他們終於把這座城留在身後——在此城中，上主曾顯示許多關於基督的預兆——他們離開了耶路撒冷，跟隨上主賜予他們的唯一記號：那顆在耶路撒冷城門外悄然等候他們的、閃耀的東方之星。

「看，他們在東方所見的那星，走在他們前面。」他們的喜樂何其大！他們必是騎在駱駝上，一來是因路途遙遠，二來是他們必須穿越無法徒步走過的沙漠，才能到達耶路撒冷。從耶路撒冷出發，他們的路先向上行，隨後越過一處高而多石的臺地，穿過田野與石牆圍繞的橄欖園，經過辣黑耳之墓，最後抵達白冷。他們的眼目追隨著那星，他們的心因那星而歡欣，他們的思緒不斷環繞著那位新生者。而當那星降落，停在白冷的山洞之上時，他們是何等喜樂！聖史告訴我們，「他們一見到那星，極其高興歡喜」。

他們懷著敬畏的虔誠與喜樂走進洞中，「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遂俯伏朝拜了祂」。當然，他們必定是先看見瑪利亞，然後才看見嬰孩，但聖史有意強調嬰孩，然後才是瑪利亞，而若瑟則未被提及。聖史如此排列聖家成員，是依他們對遙方的東方來客的重要程度而定。對這些賢士而言，最重要的是見到君王，其次是祂的母親，再後才是其他人。天主的聖意讓若瑟陪伴在瑪利亞身邊，是為了猶太人的緣故，而非為了外邦人。因著猶太人，若瑟必須被認作瑪利亞的丈夫，以保護她免於頒佈法律者的輕視和世間法律的殘酷；而對於遠道而來的外邦人，若瑟彷彿不存在一般。這正是聖史想要傳達的——他提到耶穌和瑪利亞，卻未提及若瑟，儘管賢士們必定看見了他。

他們「遂俯伏朝拜了祂」。這些曾以恐懼戰兢敬拜星辰的人，如今以極大的喜樂俯伏於地，朝拜那位來到世間、為要將他們從受星辰奴役及對盲目命運的信仰中釋放出來的永生上主。

他們「打開自己的寶匣，給他奉獻了禮物，即黃金、乳香和沒藥。」他們獻上三樣禮物，無意中卻象徵了聖三的奧秘——聖子耶穌正是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來到人間，並藉此彰顯了主耶穌三重職分：君王、司祭與先知。因為黃金象徵帝王，乳香象徵司祭，沒藥則象徵先知或犧牲。這位新生的嬰孩將是不朽國度的君王，是無罪的司祭，也是先知，且如祂之前的許多先知那樣，將被殺害。眾所周知，黃金代表君王及其統治；乳香代表祈禱或司祭職；而聖經也清楚表明，沒藥象徵不朽：尼苛德摩曾用沒藥傅抹耶穌的

遺體（若 19:39-40；參閱詠 45:8），為防止遺體腐朽敗壞，使之暫免於死亡毀滅的可怖。世界將如被黃金照亮般被基督照耀；將如聖堂充滿乳香芬芳般充滿祈禱；而整個宇宙將如被沒藥浸透般瀰漫祂的教導與身體的馨香。與此同時，這三樣禮物也象徵永恆與不變：黃金始終是黃金，乳香始終是乳香，沒藥始終是沒藥——它們的本質歷經時間而不失。千年之後，黃金依然閃耀，乳香依然可燃，沒藥依然芬芳。世上再難找出其他三樣事物，能如此忠實地象徵基督在世上的使命，或更清晰、更有力地展現基督在世工作的永恆性，以及祂從天上帶給人類的一切靈性與道德價值。祂帶來了真理、祈禱與不朽。世上還有什麼比黃金更能代表真理？無論你如何對待黃金，它始終保持光澤。世上還有什麼比乳香更能代表祈禱？正如乳香的煙瀰漫整個聖堂，祈禱也瀰漫整個人靈；而如煙向上升騰，祈禱也將人靈提升到天主面前：「願我的祈禱上升到祢台前，在祢面前有如馨香」（詠 140:2）。誠然，其他事物也會生煙，但唯有乳香的煙能牽引人靈進入祈禱。世上還有什麼比沒藥更能代表不朽？腐朽產生惡臭，不朽則是持久的芬芳。因此，這些東方賢士以象徵的方式，表達了完整的基督信仰——從聖三奧跡，直到主耶穌及其追隨者的復活與不朽。他們不僅是單純的朝拜者，更是先知：既是基督信仰的先知，也是基督生命與工作的先知。他們憑自身人的理解力無法知曉這一切，而是憑著天主啟示——天主的啟示催使他們踏上前往白冷的旅程，並賜下那顆神秘的星引導他們的道路。

在朝拜完白冷的新生者後，幾位賢士本打算返回耶路撒冷，循原路返鄉。黑落德正焦切地等候他們，而他們竟天真地想去與這位毫無喜樂的統治者分享自己的喜悅。然而，「他們在夢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落德那裡，就由另一條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他們已向新生者獻上虔敬，新生者也親自引導了他們的腳步。他們並不知道黑落德的內心與其惡念，但全知的上主藉夢境將這一切顯明給他們，並吩咐他們不可循原路而返，須另擇他途返鄉。【聖額我略在《福音講道集》〔卷一，第十篇講道〕中說：「賢士們另擇他途返回故鄉，這對我們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的故鄉原是樂園。我們既已認識基督，歸返樂園之路便不能循我們當初離開時的原路。因為我們當年是因驕傲、悖逆、輕視不可見的世界、品嚐禁果而離開了故鄉；而歸回的路，我們必須走流淚與順服之路，輕看可見之物，並克制肉身的私慾。」】

那幾位賢士必是透過天主的天使領受了這一指示，一如正義的若瑟數次所經歷的。他們凡事順服天主，立刻改走他途，繞過耶路撒冷。他們滿懷喜樂，光榮並讚頌天主及新生世界的救主，踏上了歸途，而他們此時所帶著的禮物，比出發尋覓基督君王時所攜帶的更為貴重——因為他們心中已懷有基督君王自己。他們獻出了黃金、乳香與沒藥，卻帶回了充滿真理、祈禱與基督不朽馨香的心靈。如此，在短暫的時間內，牧羊人與賢士——世間最單純與最有學識的人——一同來到白冷的山洞頂下，朝拜了基督。由此可見，無論我們是單純的還是博學的，我們都同樣需要主基督，都必須以同樣的謙卑與順服朝拜祂，以祂為生命的賜予者，並光榮祂為我們的天主及救主，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聖誕節（四）

埃及黑暗中的光明
（聖誕節第二日彌撒）

瑪 2:13-23

他們離去後，看，上主的天使托夢顯於若瑟說：「起來，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我再通知你，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他殺掉。」若瑟便起來，星夜帶了嬰孩和他的母親，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裡，直到黑落德死去。這就應驗了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回了我的兒子。」那時，黑落德見自己受了賢士們的愚弄，就大發忿怒，依照他由賢士們所探得的時期，差人將白冷及其周圍境內所有兩歲及兩歲以下的嬰兒殺死，於是應驗了耶肋米亞先知所說的話：「在辣瑪聽到了聲音，痛哭哀號不止；辣黑耳痛哭她的子女，不願受人的安慰，因為他們不在了。」黑落德死後，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夢顯於若瑟，說：「起來，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那些謀殺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來，帶了孩子和他的母親，進了以色列地域；但是一聽說阿爾赫勞繼他父親黑落德作了猶太王，就害怕到那裡去；夢中得了指示後，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去住在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中，如此應驗了先知們所說的話：「他將稱為納匝肋人。」

「看，上主乘著輕快的雲彩，來到了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戰慄」（依 19:1）。偉大的先知依撒意亞如此描述今日福音所記載的事件。此即主為躲避黑落德刀劍而逃亡，主為躲避祂的臣僕而逃亡，無辜者逃避敗壞者，強者躲避弱者。

我們應將誰視為這「輕快的彩雲」，使主得以乘著前往埃及？是天主之

母。她因沒有罪過、沒有詛咒，並因著純真的美德與天主豐厚的祝福，而成為光明。她雖有血肉之軀，卻彷彿不屬於血肉；猶如雲彩，卻是輕盈的雲彩。古時，天主曾以雲柱（出 13:22）行在以色列人前面，引領祂的子民離開埃及；看，如今天主卻乘著輕快的雲彩前往埃及，為躲避這同一子民的刀劍。

生命的賜予者為何要在凡人面前逃亡？此事難道不能以更迅速、更簡單的方式解決嗎？掌管生死的主天主，難道不能命令一位天使取去黑落德王的靈魂，而非命令若瑟逃離黑落德、直奔埃及嗎？全能的天主本可如此行，但這又能達成什麼呢？或許這會更滿足我們膚淺的人類理解，但它將推翻我們救恩的至為智慧的計劃。倘若天主在那夜以死亡終止黑落德的邪惡意圖，福音如何能顯明罪惡疊加對人性造成的可怕扭曲？又如何能使靈性盲目者看清人類墜入的罪惡深淵——即人類如何背離真天主作為其嚮導？若非天主親自逃離人類面前，這一切又如何能顯明呢？

當從遠方而來的最初朝拜者——東方的賢士才離開白冷，「看，上主的天使托夢顯於若瑟說：『起來，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我再通知你，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他殺掉。』」天主的天使持續不斷地守護著這神聖的嬰孩，為使這樣的惡事不致發生在祂身上。那些從創世以來就在不朽國度中服事祂的，如今也在現世的國度中服事祂。他們不斷驚嘆：不朽的生命之主竟屈尊披上可朽的血肉之軀，暴露於千萬危險之中；君王竟使自己成為僕人——「取了奴僕的形體」（斐 2:7）。看，天使也來到人間，居住在人們近旁，但他們是不可見的，且按我們的理解，是沒有形體的。當他們以形體向人顯現時，其顯現是短暫的，他們屬天的形體也非我們這會受傷、會被殺害的塵世肉身。然而，基督卻是誕生在一個真實的、塵世的肉體內，這個肉身既能受傷也能被殺。因此，祂逃離刀劍，為使我們明白祂是真人而非幻影——正如某些異端所認為的那樣。故此，天使持續顯現，故此他們如同守護一個軟弱的嬰孩般，細心看守著祂。

「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他殺掉」。天使是在談論未來。這意味著黑落德尚未著手任何針對這活生生嬰孩的行動。但黑落德心中常存對這嬰孩的恐懼，並意圖殺害祂。世上尚無人知曉此意圖，但人的心思在天主面前猶如一本敞開的書，祂輕易就能閱讀。唯有天主知道黑落德心中對耶穌的圖

謀。唯獨祂能揭露鎖在黑落德邪惡心思中的秘密。祂透過祂的天使將這秘密啟示給若瑟，而若瑟順從地帶著嬰孩和祂的母親逃往埃及，為應驗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回了我的兒子」（參閱歐 11:1）。

當然，這事的發生並非因為先知歐瑟亞曾如此預言；他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他在天主默感下預見了此事。因此，聖史現在所說的「為應驗……」，猶如他說「這就應驗了」。正如聖福音中沒有一件事是出於偶然的，聖史使用某一種措辭形式也絕非偶然。這是上智的安排，為彰顯祂所鍾愛且熱誠的舊約先知的重要性。這也是上智的安排，為教導我們：祂必實現那些取悅於祂者的話語，正如他們實現了天主的話語與祂的旨意。當人順服於天主時，天主也順服於人。當人順服地事奉天主時，沒有任何凡人能在順服服務方面超越天主。先知們從前關於基督所說的話，這本身就是天主親口所言。他們所領受的是屬於天主的，並將其傳遞給世界。他們不將其視為己有，也未因從天主領受而宣稱是屬於自己的。正因如此，天主將這些話語賜予祂忠信的僕人，而今祂也默啟聖史寫下先知所言「為得應驗」，來光榮他們。這正是宗徒與聖史在新約中一貫的寫作方式。天主樂於使祂順服的僕人歡喜；天主以光榮祂謙遜而熱誠的僕人為榮耀。

天主的天使吩咐若瑟：「帶著嬰孩和他的母親瑪利亞逃往埃及去。」為何偏偏是埃及？為何特別指定埃及？為何不是就近的國家，例如敘利亞？大馬士革並不在黑落德的王國之內。或是去摩阿布？或是去附近某個黑落德勢力不及的省份？埃及路途遙遠。時至今日，從耶路撒冷乘火車到埃及邊境需一整個夏日的行程，再至傳統認為聖家定居的開羅還需半日。從加沙穿越沙漠至如今運河所在的地峽，又需要多少漫長的日子？一人往返敘利亞數次的時間，另一人或許才勉強步行至開羅。為何天主不給先知一句話，讓救主能在儘可能靠近猶大的地方尋得庇護？為何祂必須完全應驗祂先知的預言？為何祂允許年幼的耶穌嬰孩，以及祂剛剛生產的母親，進行如此漫長的旅程？

我們的人類理性與過多的疑問，何其迅速！如此質問時，我們忘了人類的救恩計劃是由聖三親自制定，而這計劃不可能有任何錯誤。在應驗祂先知的預言時，天主實現的不是先知的話語，而是祂自己的旨意。天主派遣耶穌前往埃及，正如祂一切所作所為，自有其多重目的。我們人類行事時，很少能懷有多重目標；而天主在施行一個行動時，卻鮮少僅有單一目的。我們甚

至可以說，憑著祂無窮的智慧，祂的每一個行動都有多重目的。派遣耶穌前往埃及，天主的首要目的，自然是為拯救祂聖子的生命，免於即將在白冷開始的屠殺。

除此之外，天主還有許多其他考量。當雅各伯的兒子們出於嫉妒想要殺害他們的兄弟若瑟時，若瑟不也在埃及找到了庇護嗎？如今，黑落德出於嫉妒想要殺害耶穌，祂也在埃及找到了庇護。天主以此方式，試圖向頑固的猶太子民重複同一教訓。猶太人因自己的純潔與對獨一真天主的信仰而自高自大，卻出於嫉妒急於殺害純潔者中的至潔者，而祂逃離他們，如同先前若瑟一樣，在猶太人所憎惡與鄙視的埃及為自己的生命尋得了穩妥的庇護。看，被憎惡與鄙視的埃及竟在自己的屋簷下接待了默西亞，而驕傲且「自詡智慧」的耶路撒冷卻急於以刀劍殺害祂。天主在一千多年前，已透過年輕無辜的若瑟給予猶太人這教訓，如今祂重複此舉，正是為了顯明猶太子民的不堪造就。在敗壞的埃及——那裡的人甚至將鱷魚奉為神明——無辜而又純潔者竟能從耶路撒冷人的迫害中找到庇護，而這些人卻以其對至高天主的信仰為傲。這在我們先祖雅各伯的時代是如此，在黑落德的時代也是如此；天主藉著派遣這嬰孩前往埃及尋求庇護，試圖向以色列人顯明這一點。因此，天主派遣祂去埃及，而非大馬士革或其他地方。

【齊加貝諾說：「祂被派往埃及，是因為巴比倫與埃及，較之世上任何其他地方，更為道德敗壞所吞噬。因此，祂從前者那裡召來賢士，並親自前往後者，意在使兩者皆轉向真理之路。如此，祂教導他們也教導我們：信友從一開始就必須預期受苦。」】

再者，可在施恩者若瑟與主耶穌之間作另一番有教益的對比。正如若瑟最初因純潔而受迫害，後來卻在天主助佑下成為埃及及其化敵為友的弟兄們的守護者；同樣，受迫害的耶穌也將成為生命的守護者與賜予食糧者——不論在埃及、以色列，乃至整個世界。如今耶路撒冷用石頭砸祂，但祂將在適當之時以食糧回報耶路撒冷。

還有一個更深的教訓。法郎曾下令殺死所有希伯來男嬰。但對於天主所選定要成為以色列子民領袖與解救者的那位——名為梅瑟的那一位——法郎不僅無法殺害，甚至不知不覺地將他帶入宮廷，在那裡撫養教育他。如今黑落德下令殺死白冷所有的嬰孩，為要殺害嬰孩耶穌。但天主立耶穌為祂子民

的領袖，以及其國度永無窮盡的君王。黑落德的手不僅無法觸及他意圖殺害的那位，而且當復活的主耶穌被尊為萬王之王、在天上地下受光榮之時，黑落德與所有不敬神的耶路撒冷早已化為塵土。願這也成為我們的教訓：當我們將自己置於天主手中時，人的手便無法觸及我們。

還有一個更深的教訓。天主曾派遣以色列前往埃及尋求食糧。但以色列人卻忘恩負義、悖逆不馴，開始背棄他們信仰的純潔，轉而接受埃及的異教信仰，沉溺於埃及的黑暗與敗壞之中。天主引領祂的子民離開埃及，以梅瑟為他們的領袖，並在祂的子民眼前行了無數奇蹟。天主在曠野中賜予他們飲食，然而四十年間，民眾卻以忘恩與悖逆之心不斷抱怨祂。天主領祂的子民進入應許之地，驅逐他們所有的敵人，並建立、預備、豐饒那地。但以色列人仍持續以忘恩與悖逆之心抱怨天主。相反地，主耶穌卻毫無怨言地穿越沙漠逃往埃及，在這異鄉之地貧困生活，又毫無怨言、毫無抗議祂天父的念頭，穿越沙漠返回以色列。祂、祂至聖的母親，以及義人若瑟，在短暫的時日裡，以對至高者充滿感恩、虔誠與順服的心，概括了以色列人受苦的整個歷史，以此作為對剛愎悖逆的以色列的譴責，也作為我們所有人的榜樣。

末了，就普世人類的層面而言，主耶穌前往埃及而非他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祂並非直到三十歲才開始祂的塵世使命——那時祂開啟神聖的口唇開始施教。祂的使命始於祂受孕之時。當祂因聖神受孕時，祂已有一位追隨者。這便是天主之母。難道若瑟不是在祂誕生前便已皈依基督嗎？祂的誕生難道沒有為牧羊人開啟天堂，並使東方賢士充滿真理、祈禱與不朽嗎？當祂仍躺在馬槽中時，黑落德連同耶路撒冷剛硬的領袖與經師們，豈不已經背棄祂並與祂對立了嗎？祂一受孕，便成為救恩宮殿的基石，同時也成為他人的絆腳石。祂一受孕，周圍的世界便開始分為綿羊與山羊。尤其是瑪利亞與若瑟，曾短暫地對祂的看法產生分歧。瑪利亞知道祂是聖神的果實，而若瑟卻以為祂是罪惡的果實。這分歧僅持續了短暫時間。但祂誕生時所造成的區分——一方面是牧羊人與東方賢士，另一方面是黑落德與耶路撒冷的智者——卻從未終結。祂來是為播種，同時也是為篩選。而這工作，祂從祂取人性肉軀受孕之時便已開始，一直持續至祂的死亡與光榮復活，並從復活延續至今，且將從今日持續至最後審判。祂來到世界，不僅僅是為成為一位思想家。祂躍入人類生活的戲劇之中，如同進入埃及的黑暗，為成為光明與領

袖、思想家與行動者、犧牲者與勝利者。的確，祂在世界的工作始於那一刻，即祂的使者、總領天使加俾額爾降臨納匝肋，宣告祂的來臨之時。

因此，必須看到，祂逃往埃及不僅是為了自救，更是為了全人類的救恩——這是普世救恩計劃中的一項偉大行動。這是什麼行動呢？那是與含族的接觸，親自的接觸。祂生於閃族；然而，祂的使命不僅限於一個種族，而是面向全人類。祂必須接觸人類三大主要種族；祂這樣做了。閃族在猶太。含族在埃及。祂在哪裡接觸了第三個種族——耶斐特的子孫呢？統治埃及的羅馬人——按種族是耶斐特的子孫——不是嗎？從小亞細亞到非洲，自亞歷山大大帝以來，不都充滿了希臘人嗎？除此之外，新約全書不是用耶斐特語言之一——希臘語寫成的嗎？判處祂死刑的比拉多，以及在加爾瓦略認出祂是天主子的百夫長——他們不都是耶斐特的子孫嗎？含族因含對父親的不敬之罪而被我們的祖先諾厄詛咒（創 9:22-27），但閃族和耶斐特的子孫卻蒙受祝福。然而，當祂來到世上時，主並未區分受詛咒者與蒙祝福者，因為地上所有的人都處於詛咒之下，都被罪與死亡所困。除了在祂幼年時與含族的親身接觸外，基督後來在提洛和漆冬地區（谷 7:24；參閱谷 3:8）作為教師和醫治者，也與他們有過接觸。如果有人問，嬰孩耶穌在埃及對含的後代有何益處，那時祂尚不能言語或行奇蹟？我們可以反問：在耶穌早期生活中，是否有哪一刻祂不是在說話——說話不一定總要用舌頭——並行奇事呢？太陽沒有舌頭，卻每天向能聽者訴說許多；太陽沒有手行奇事，卻每天向能見者施展奇蹟。我們凡人無法衡量或評估嬰孩耶穌對埃及的全部影響，但是，無可置疑，祂的影響是無比巨大的。那位患血漏的婦人不是僅僅觸摸祂的衣襟就得到痊癒了嗎？那麼，祂在他們中間奇蹟性的臨在，又怎能不對埃及人民產生巨大影響呢？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祂在含地停留對基督教後來的歷史產生的影響。正是在埃及，基督教會中最輝煌的修道生活——由聖安當領導——得以蓬勃發展。在埃及，許多無辜殉道者傾流了熱血。僅提及聖女巴爾巴拉和加大利納還不夠嗎？埃及為我們帶來了傑出的基督教神學家和思想家。埃及的基督徒與亞略——最惡劣的基督教異端者——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羞辱並戰勝了他，從而以不可估量的勝利豐富了教會。信經的埃及形式被尼西亞大公會議採納，而亞歷山大里亞的聖亞大納削在曾一度黑暗的法郎之地如明亮的太陽照耀。

當然，我們並不自認已窮盡列舉主為躲避黑落德而藏身埃及的所有緣由。相反，我們承認連凡人所能理解的種種理由尚未盡數闡明，更遑論那些深藏於天主上智安排之奧秘寶庫中的所有緣由了。

但讓我們現在回到黑落德的惡行，看看當對權力的慾望使他淪為野獸時，一個人能做出何等事情。

「那時，黑落德見自己受了賢士們的愚弄，就大發忿怒，依照他由賢士們所探得的時期，差人將白冷及其周圍境內所有兩歲及兩歲以下的嬰兒殺死。」東方的賢士們事實上並未欺騙黑落德。他們未曾向他作出任何承諾。福音記載：「他們聽了王的話，就走了。」但暴君黑落德習慣於凡聽從他的人都執行他的意願，因此他認為賢士們沒有返回耶路撒冷向他報告這神聖嬰孩的消息是一種欺騙。

因此，他大發忿怒。狂怒是他每日呼吸的空氣，凡受情慾奴役者無不如此。我們可在自身檢視這一點：我們越是沉溺於某種情慾，便越發覺自己成了憤怒之子。而憤怒是殺戮之父，因它終將導向殺戮。加音在憤怒中殺害了弟弟亞伯爾（創 4:8）；撒烏耳對兒子約納堂大怒，舉矛欲刺殺他（撒上 20:30-33）。拿步高王對三聖童——沙得辣客、默沙耳和阿貝得乃哥——勃然大怒，下令將他們投入燃燒的烈火窰中（達 3:19-20）。猶太人的大司祭和經師們怒火中燒，向執事斯德望咬牙切齒，並用石頭砸死了他（宗 7:54-58）。

黑落德，地上一切仇恨天主之情慾的奴隸，在狂怒中派遣他的劊子手去殺戮白冷及周邊地區所有兩歲及以下的嬰孩。這正是法郎在埃及對孩童所做的，如今黑落德在白冷重演。我們常犯下自己譴責他人之罪。經上並未記載劊子手殺了孩童，而是說黑落德殺了他們。聖史以此方式將這血腥罪行的全部罪責歸於下令者——黑落德，而非執行者。在天主臺前，要為此承擔責任是黑落德，而非劊子手。如此邪惡的計謀本非劊子手所能構想——屠戮眾多無辜嬰孩只為除掉那「礙事的一位」。唯獨黑落德負有罪責。聖史想要藉此教導我們警惕藉他人之手行惡：若我們煽動他人殺戮，殺人者是我們而非他人；若我們煽動他人說謊，說謊者是我們而非他人；若我們煽動他人偷竊，行竊者是我們而非他人；若我們煽動他人犯姦淫，姦淫者是我們而非他人；若我們煽動他人犯任何罪，犯罪者是我們而非他人。倘若福音作者要記錄一

個被我們煽動犯罪之人的罪行，他必寫下我們的名字而非那人的名字——正如在此事件中，他只稱黑落德為兇手，未提劊子手，甚至不曾記其名。黑落德「差人殺死」，經文沒有說他差了誰，只道他「差人」。他差遣了誰並不重要，因為在天主的審判臺前，唯黑落德獨自為此罪行作答。

從聖史特別強調「所有孩童」與「周圍全境」，可見黑落德的這一血腥暴行中被害的孩童為數眾多。他本可寫道：「殺害了白冷及其周圍境內的孩童」，但他特別強調了「所有孩童」與「周圍全境」。既然白冷是一座城鎮，而周邊地區包含許多村莊，顯然有許多孩童被殺害。

由此，孩童成為基督的首批殉道者。他們因殉道而早夭，這根源於人類罪惡的深淵，並因他們在基督的國度裡領受榮耀與不朽的冠冕而成為正義。他們是基督最親愛者，卻最先為祂受苦。那些後來被祂擁抱並祝福的人（谷 10:16），在新約中首先有份於殉道的團體。在舊約中，先知們為天主而死；在新約中，孩童以及所有如孩童般純潔的人為天主而死。因為新約的原則之一是：「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一樣，你們決不能進天國」（瑪 18:3）。凡悔改並變得如同小孩的人，都將遭遇自己的黑落德——那些或多或少的流血者，他們將出於嫉妒而擊打、迫害，甚至殺害他們。在基督的國度裡，沒有一位殉道者會缺少冠冕；也沒有一個黑落德能逃脫嚴厲的懲罰，就如黑落德王無論在人間或天上都未能逃脫。的確，任何罪人，無論武裝得多麼強大，若以為自己比一個無辜的孩童更強壯，便是極大的自欺。世上沒有什麼比純潔與無辜更強大，因為天主的天使手持火焰之劍守護在純潔無辜者身後。我們常因被罪惡蒙蔽而自欺，以為憑藉自己的權力、權威與武器，比一個柔弱的兩歲大的孩童更強大。只需聽一聽殺害孩童者的懺悔，便足以令人驚駭。只需聽一聽被殺的孩童如何在夢境與異象中日夜追迫兇手，使他們不得安寧，直到他們悔改——或兇手自縊身亡。殺害無辜者即是殺害自己。在無辜中死去者必得拯救，且是勝利者。君王並不強大，孩童才是。君王並非勝利者，孩童才是。這是給舊世界的偉大新訊息。這是基督新世界最重要的原則。在新創造中，暴君所受詛咒與殉道孩童所受祝福的首個範例，由黑落德和白冷被屠殺的孩童所展示。自新約被誦讀之日起，日復一日，黑落德受詛咒，而他所殺害的無辜受害者受祝福。黑落德的惡行使他得到了什麼？他一無所獲，卻承受了他所應得的一切苦果。按照天主的上智安排，懲罰有時在

罪行發生後不久追及作惡者，有時則較晚，但總在意料之外。因為天主必追討血債。祂記念它；祂不忘無辜者的哀號（參閱詠 9:12）。當聖女芭芭拉的惡父因其女皈依主基督，親手將她帶至刑場斬首時，雷霆當日擊中他的房屋，使他喪命。當黑落德國王屠殺白冷無辜孩童時，雖無雷霆立即擊打他，但他所遭遇的比雷霆更可怕。他很快臥病在床，被一場可怕而漫長的疾病侵襲：發熱、顫抖、痛風、潰瘍與出血。但最可怕的是他生殖器官的病症。正如弗拉維・約瑟夫所記載，這些器官因腐爛而潰爛，且生滿蛆蟲。這殺害孩童者遭受了最可怕的報應——天主為生育孩童所設定的人體器官遭受極度折磨。從黑落德身上散發的惡臭使宮廷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於是，在肉體痛苦與最終瘋狂中孤獨離世的黑落德，交出了他黑暗的靈魂，繼續承受折磨，儘管死亡使他的肉體解脫了這些折磨。

因此，新創造的開端，不僅伴隨著白冷天使與牧羊人的喜樂，也伴隨著孩童的慘叫、母親的哀慟，以及一位暴怒君王的惡行。「在辣瑪聽到了聲音，哀號痛哭；辣黑耳痛哭她的子女，不願受安慰，因為他們不在了」（參耶 31:15）。這些孩童是辣黑耳的後裔，辣黑耳是本雅明支派的祖先，該支派與猶大支族一同定居於猶太地區。古老的人類歷史始於鮮血與惡行：充斥著這些，沒有喜樂。兄弟殺害兄弟；加音殺害亞伯爾。人類不斷墮落，從罪到罪，從惡到惡，直至墜入罪惡的深淵。為何天主在新創造中仍容許惡行繼續？為何祂不阻止黑落德屠殺孩童？正是為了顯明人類可怕的墮落，並揭示默西亞必須將人類從中提升的深淵之深。難道寬闊的、滑向毀滅的道路，會比狹窄的、通往救恩的荊棘道路承受更少的痛苦與淚水嗎？最後，天主不會允許任何無罪的主耶穌不將親自承擔的苦難加於罪人身上。孩童們在罪惡與亞當的詛咒下被黑落德屠殺；天主的羔羊、主耶穌，雖無罪且遠離詛咒，雖是一切美善與祝福的泉源，卻也將被屠殺。

黑落德死後，上主的天使向若瑟顯現，命令他帶著嬰孩與聖童貞返回家鄉，「因為」——他說——「那些謀害這嬰孩性命的人已經死了」。天使在此使用了複數，這意味著不僅黑落德已死，其他曾圖謀殺害基督嬰孩的人也同樣死去。這些人是誰？顯然是耶路撒冷的一些長老和經師，他們曾因新王誕生的消息而驚慌恐懼（瑪 2:2-3）。

於是，主耶穌開始了其他艱難的旅程，穿越沙礫與人性的荒漠。其中第

一段是從埃及返回猶太的歸途。然而，黑落德之子阿爾赫勞統治著猶太，他是一株腐爛根幹所生的邪惡枝條。因此，在聖家抵達耶路撒冷之前，天主的天使指引他們前往遙遠的加里肋亞。於是，第二段艱難的旅程便是從猶太前往加里肋亞的納匝肋城，這便再次應驗了經上的話：「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瑪 8:20）。

「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去住在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中，如此應驗了先知們所說的話：『他將稱為納匝肋人。』」在現存保存下來的先知書中，我們並未找到主耶穌將被稱為「納匝肋人」的記載。這預言可能載於某本已散逸的書卷中——或許在以色列人頻繁的遷徙中遺失，或在耶路撒冷遭劫掠的廢墟中湮沒；又或者，它是一個口傳傳統，代代相傳。在新約其他地方，宗徒們也曾引用一些看似廣為人知、卻未見於舊約的先知性話語（例如猶 1:9,14）。每個民族的口傳預言往往多於文字記載；那麼，猶太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如此，我們看到我們的主耶穌再次在納匝肋。祂曾藏於母胎中離開此城，如今又在母親懷抱中歸來。在祂的離去與歸來之間，發生了何等奇異而富於教益的事啊！祂離開納匝肋是順從人的命令；逃往埃及是因人的忿怒；返回猶太是因謀害祂性命者之死；離開猶太是因新的惡人；最終，歸回納匝肋。世人在各處活躍，但至高天主卻處處施行祂的旨意與救恩計劃。從離開到返回納匝肋，時間雖不長久，一項偉大的神聖使命卻已達成。在這短暫時日裡，基督尚未開口，便已向人類揭示了無數奧秘，提供了重大的教訓，並彰顯了祂神聖權能不可抗拒的本質。祂回應凱撒的諭令，前往白冷登記戶籍，以此償還凱撒之物，也樹立了服從法律與當權者的榜樣。祂誕生於山洞，以此展示無盡的謙卑，並清楚教導：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其出生之地，而在於他內在的精神。因祂的誕生，祂敞開了高天，使天使在罪惡的大地上歌唱，並與牧羊人交談。祂使牧羊人成為最先朝拜祂的人，由此表明：在祂的國度裡，人蒙揀選不憑顯赫出身、財富、學識或地位，而是憑其無罪的靈魂、純潔的心與敬畏天主的心智。祂吸引了東方最有學識的人——那些星象家——使他們擺脫星辰崇拜，教導他們敬拜生活而全能的天主聖三。祂透過黑落德與耶路撒冷的智者，揭示了罪惡使之瘋狂、私慾所奴役的敗壞人性之深淵。藉著白冷孩童的殉道，祂顯明了祂的許多追隨者將要踏上的苦難之路，同時也在這短暫時間內表明：無辜勝過暴力，黑落德實際上殺害的並

非孩童，而是他自己。祂曾遭受耶路撒冷的迫害，因祂正是在耶路撒冷將要受苦並得享光榮。祂在埃及拯救自己脫離選民的迫害，以此向以色列重複了一項重大而清晰的教訓。祂居住在含族當中，以祂治癒性的臨在觸動他們，引領他們走上救恩之路，正如祂對待其他兩個種族——閃族與耶斐特的子孫——一樣，為彰顯祂對全人類無所不包的愛。這整個偉大的使命，祂在沉默中完成，躺在母親的膝上。當這使命完成後，祂返回納匝肋，為新的使命做準備。祂在地上的每一刻，無不充滿為拯救人類而行的奇事。祂的犁一旦在世界之田啟動，便未有一刻停歇，祂的犁溝深度也從未不均。這一切都是為人類的救恩。因此，教會光榮並讚頌祂為唯一熱愛世人的主，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主顯節前主日

前驅若翰

谷 1:1-8

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書》上記載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洗者若翰便在曠野裡出現，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之赦。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眾都出來，到他那裡，承認自己的罪過，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洗。若翰穿的是駱駝毛的衣服，腰間束的是皮帶，吃的是蝗蟲與野蜜。他宣告說：「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後來，我連俯身解他的鞋帶也不配。我以水洗你們，他卻要以聖神洗你們。」

沒有真愛就沒有真智慧，沒有真智慧就沒有真愛。沒有愛的智慧是蛇的智慧，自私而又有毒；沒有智慧的愛，猶如乾旱大地期盼細雨時，卻降下暴雨。

天主的智慧何其深不可測！除了天主的愛，沒有任何事物能與之相比。在受造的萬物中所彰顯的天主的智慧與愛何其偉大！然而，那也僅僅是天主透過主耶穌基督在人類救贖行動中所展現的智慧與愛的影子。天主在首次創造中所展現的智慧與愛何等偉大！但這智慧乃是創造那本不存在之物的智慧，這愛乃是賜予那原本一無所有者的愛。然而，在新創造中彰顯的智慧，是醫治重症患者的智慧；而在新創造中所彰顯的愛，則是自我犧牲的愛。

請一而再，再而三地閱讀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天主無可言喻的智慧與愛，解除你心靈的乾渴。你就會感受到靈魂雙重——乃至多重——的健康與力量，以及喜樂與生命。

主降臨世界，是為醫治世人、更新世人，並使之從死者中復活。祂如何降臨？祂以領袖的身分降臨，前後有軍隊相隨。天上的萬軍前後簇擁著祂。

你可能期待看見身披絲綢紫袍的君王之子——然而你見到的，卻是這誕生於牧人洞穴、在牛槽中包裹著襁褓的嬰孩！

你可能期待見到一位將領，其門前有森嚴的刺刀護衛，以保護他的生命免遭敵人的陰險突襲與攻擊——然而你見到的，卻是這手無寸鐵、純真無瑕的嬰孩，祂自誕生之初，就被地上的君王與權貴追獵，如同追捕鹿群一般。

你或期待見到身披紫袍、乘駕金車、伴有華服貴族的君王。然而你所見的，卻是一位樸實的工人，默默無聞、不為人知，沿著石徑、塵路與荊棘小徑，從納匝肋長途跋涉至約旦河口，如同眾人一般，在洗者若翰手下俯首受洗。

然而，祂的軍隊在哪裡呢？——你會這樣問。他們就在祂周圍，在後也在前。他們是燦爛輝煌的天使萬軍，在基督身上看見他們的領袖與君王。他們本願以革魯賓的戰車承載祂，但祂不願意——而唯獨祂知道為何不願——祂，以及祂的父與聖神。天使萬軍本願以太陽為衣袍披戴祂，以星辰裝飾祂，以彩虹給祂束腰，但祂不願意，唯獨祂知道為何不願。天使們本願以號角宣報祂的來臨；他們本願以其大能與力量，使地上所有人的眼睛豁然開啟，得以看見並認識他們的主；天使們本願——也有能力——賦予木石、流水與空氣言語，使整個受造界迎接祂，高呼：「賀三納！賀三納！」但祂不願意——唯獨祂知道為何不願。

我們如今明白祂為何不願。祂在永恆中擁有這一切光榮。但如今祂降入時間之網，降入罪惡與死亡的牢獄，在那裡，祂數不清的弟兄們哭泣哀號，被罪惡逼至瘋狂，在死亡中腐朽。祂已進入敵營，並以俘虜的形像，如同其他俘虜一般，謹慎而智慧地行動，為要擒拿並捆綁那些管理這囚營者，釋放祂被俘的弟兄們，將他們提升至天主的國度與不朽的天使之中。

這些天使的軍旅時常為祂所見，但對他人而言，他們僅偶爾顯現，如同濃雲後透出的陽光。祂的塵世生命主要有三個開端：第一個以祂受孕與誕生為標記，第二個以祂受洗為標記，第三個以祂復活為標記。第一個開端標誌著祂來到世界，第二個開端標誌著祂以言行公開宣講（因為祂幼年時亦曾宣講並行奇蹟，但那是隱密、未言說且未顯露的），第三個開端則標誌著祂不朽國度的建立。在第一與最後的開端時刻，天使也曾為他人所見。而在第二個開端——祂受洗之時——聖三親自顯現。但這第二個開端並非沒有天使：

一位天使顯現了——並非無形體的天使，而是一個人，名叫若翰，他是大司祭匝加利亞與他的妻子依撒伯爾的兒子。他不是天使，就如其他天使一般，卻被先知稱為天使：「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天使），在我前面預備道路」（拉 3:1）。

聖史馬爾谷正是以這項預言展開他的福音。這是一個美妙的奧秘。每位聖史都採用了獨特的開端：聖史若望從永恆開始；瑪竇從亞巴郎開始；路加從救主塵世誕生開始；馬爾谷則從約旦河受洗開始。為何諸位聖史不採用相同的開端呢？那麼請告訴我，耶穌基督這獨一的開端究竟在何處？追溯無生命之物的起源已屬不易，更何況是對一個活生生的人——更遑論那位生命賜予者，一切生命皆源自於祂。在聖史向我們展示的現實中，以及在我們每個人內，都存在這四種開端，或可為理智所領悟，或可為感知所體察：其一，我們在天主內的開端；其二，在祖先內的開端；其三，在父母內的開端；其四，當我們開始在此世展現最重大作為時的開端。但基督還有第五個開端，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即是說，天主之子耶穌基督及其福音對我們的開端，在於當祂在我們心靈中活現為我們唯一的救主時；當祂在我們內不再僅是一盞未點燃、盛滿油的黃金燈盞，而被點亮，開始溫暖並照亮我們整個存有時；當祂開始成為我們日用食糧，缺之我們一日也無法度過時；當祂變得比整個宇宙、一切美好事物、親友更珍貴，且比我們塵世生命本身更可貴時——這，對我們而言，才是耶穌基督真正的開端。唯獨那時，我們方能理解四位聖史所提及的其他四個開端。

聖史馬爾谷正是以基督公開宣講與在世使命的開端，展開他的福音。他隨即強調先知瑪拉基亞關於前驅若翰的預言——他將如同天使般行走於主面前。

為何先知與聖史稱若翰為天使，儘管他並非天使而是人？首先，因為若翰在其生命中猶如一位天上的天使，是所有世人中最接近天使生活的。其次，這教導明確指出：基督塵世使命的目標，正是要使凡人——終將一死且有罪的、本性受奴役的人——成為天使，創造出如同天上神聖天使那般不朽、無罪且本性自由的存有。若翰在哪些方面相似於天使？其一，在於他對天主的服從；其二，在於他脫離世俗；其三，在於他對肉體生命的漠不關心。第一點是世界的基礎，第二點源自第一點，第三點則源自第二點。天使

完全服從天主。每日，天主智慧、大能與愛的不可言喻之奧秘直接向他們啟示，他們對造物主的服從並非被迫，而是源於喜樂與謙遜。而聖若翰自其幼年便完全服從天主。他出生於年邁的父母，幼年即成為孤兒，唯有天主是他的父母、他的倚靠、他的摯愛。他的父親是大司祭，若翰對天主的認識必因此得以強化。他由年老不孕的母親因天主的大能與旨意而懷孕，此事不可能不為他所知。倘若聖史路加知曉若翰受孕的奇妙經歷，那麼若翰本人更應深知此事。他知道天主的天使曾宣告他的誕生，也必然知曉天使那預言性的話語：「他在上主面前將是偉大的……他還在母胎中就要充滿聖神……他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在祂（耶穌）前面先行」（路 1:15-17）。這一切銘刻在年輕若翰的心上，如同鐫刻於石版，不可磨滅。天主自他幼年起便向他啟示了他生命的主要脈絡，他必然即刻明瞭自己必須做什麼、必須過怎樣的生活。他立即退隱曠野（路 1:80），為能日夜使自己的心神契合於永生天主的旨意。他將自己完全獻予天主，並在一切事上仰望祂。他無需人的教導，因為那位世人從中領受最深奧知識、並彼此傳授的天主，直接與若翰溝通，並親自直接向他啟示自己的旨意。於是，離世索居的若翰，如同天上的天使一般，完全依附於天主。並且，如同天使，他直接從智慧、大能與愛的泉源汲取，因此先知稱他為天使。

再者，若翰相似於天上的天使，在於他脫離世俗與人群。對他而言，世界如同塵土，時而轉綠，時而變黑，但終究只是塵土。在他眼中，世人如同一群迷失了牧者的迷茫羊群。在永生天主無所不在的大能前，世界與人算得什麼？他們的力量與讚譽又有何意義？他們能構成何種威脅？他們猶如深海上的泡沫。世界無法賜予人任何美善，除非是向天主借用；在天主的臨在下，未經祂允許，世界也無法對人造成任何傷害。那麼，他為何要在世界面前卑躬屈膝？他為何要期待從一個向天主借用一切、且對天主負債的世界得到什麼？當整個世界都活在恐懼中、靠恐懼喘息時，他為何要懼怕世界？正因為若翰如同天主的天使，絲毫不受世界束縛，也毫不畏懼世界。因此，若翰無情地嚴斥耶路撒冷的罪惡長老們——世界在他們面前如同膜拜偶像般屈膝——說：「毒蛇的種類！誰指教你們逃避那即將來臨的忿怒呢？」（路 3:7），並痛責黑落德所行的一切惡事（路 3:19）。除了生活的天主及其神聖旨意，若翰不考慮任何人。他對人不作區分——不論是衣著、尊榮權勢、學

識、財富或年齡——他只按他們的靈魂加以區別。他的眼睛看不見肉身的人，只看見他們赤裸的靈魂——那被身體面具遮蔽、他人無法得見的靈魂。如此脫離世俗與人群的自由，唯獨天主的天使擁有，因此先知稱他為天使。

再者，若翰相似於天使，在於他對塵世生活無所掛慮。天使並非如同人類般具有血肉之軀，但他們披戴著自身存有的輝耀——他們屬天的形體（格前 15:40）。天使完全無需為自身憂慮。他們不因操心飲食衣著而疲憊。他們事奉天主，深知天主必賜予他們飲食與衣著。世間豈有家主會任其忠僕饑餓裸行？天主對祂忠僕的眷顧更當如何！「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數增加一肘呢？」（瑪 6:27）我們被天主環繞，更甚於被空氣與陽光環繞。祂深知我們的受造，明瞭我們的需求，並日日滿足我們的需要。為何並非所有人都能領悟此理？然而，饑荒與飢餓又從何而來？天主為何容許這些？因為天主的眷顧不僅滋養我們的身體，也滋養我們的靈魂，而經驗表明，肉身的飢餓有時能滋養靈魂。此事最清晰的證明便是齋戒。一個全然飽足的身體，通常標誌著完全空虛的靈魂。那齋戒者，正是在滋養自己的靈魂。人越習慣於齋戒，對肉身的掛慮就越少，靈魂中的喜樂則越增。這並非道聽途說之事；唯有親身體驗、在生活中實踐，方能清晰明瞭。

正如所有聖人並非憑藉書本彙集的智慧，而是透過實證生活，聖若翰也是如此生活。他學會對肉身生活無所掛慮，並非藉由閱讀書籍或聆聽智者——那些「只說」卻「不說如何做」的人——而是透過實踐無所掛慮的工夫。他嘗試禁食，並看見人不僅能生存而不需那些費心勞力的食物，甚至能不靠麵包。若翰以「蝗蟲與野蜜」為食，「蝗蟲」是一種沙漠樹木的果實，「野蜜」則是野生蜜蜂所產的苦蜜。他不飲酒，也不飲任何烈性飲料。然而，經上並未記載他曾缺乏飲食。滋養他的並非蝗蟲與野蜜，而是天主的大能——這大能藉此方式賜予祂忠信的僕人。「世人分享了天使的食糧」（詠 77:26）。這正是忠信與服從者通常的經歷；反之，無信與悖逆者即使擁有豐盛飲食，仍需要眾多藥物。無信與悖逆者的豐盛飲食並未滋養他們的身體，反而帶來沉重、憤怒與疾病。

若翰既不擔憂居住之所，也不憂慮穿著之物。他的居處是曠野，以蒼穹為覆；他的衣著是駱駝毛，以皮帶束腰。厄里亞亦以皮帶束腰，象徵克制私慾、甘願承行天主的旨意。至於鞋履呢？帽子呢？若你長久赤足，雙足自成

鞋履；若你長久在星空蒼穹下裸露你的頭，那廣袤的星辰冠冕，比緊貼的編織帽更為合宜。他視自己的靈魂披戴著天上天使太陽般明亮的長袍，而非肉身的腐朽——或許他如同宗徒保祿一般，不知自己是在身內或身外（格後 12:3-4）。他或在露天之下，或在約旦對岸的曠野眾多洞穴中的一個內休息安眠。但這於他何妨？當他的靈魂能安息於其天界造物主的君王胸懷時。毒蛇與餓獅是他的鄰居。但他不畏懼它們，因他知道那鑒察萬有之眼正看顧著他。它們既無法傷害他的靈魂，他為何要懼怕它們？他視自己為靈魂，而非肉身。那些僅視自己為肉身者，為肉身勞碌，為肉身尋求舒適，為肉身操心。聖若翰超脫一切塵世掛慮。他的靈魂是他唯一的關注，天主的旨意是他靈魂唯一的法律與統御者。在此，他相似於天上天使，因此先知稱他為天使。

【神學家聖額我略說：「修行者消瘦其肉身，實為消瘦罪惡；他竭力成為無肉身之體，以不朽戰勝可朽。」】

另有其他關於聖若翰的預言。偉大的先知依撒意亞稱他為「在曠野中呼喊的聲音」：「你們應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祂的途徑」（參閱依 40:3）。先前的預言更多指向聖若翰的個人特質，而此處則指向他工作與使命的性質。那麼，他的工作是什麼呢？是成為在曠野中呼喊的聲音，警醒世人，並為主預備道路。所謂「曠野」，首先我們理解為約旦河對岸的曠野，基督偉大的前驅正是從那裡出來，向人類發出警號：

悔改吧！

看，義怒即將來臨！

看，斧子已放在樹根上！

看，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看，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要來，祂手裡拿著簸箕！

看，祂要把糠秕用不滅的火焚燒！

悔改吧！

所謂「曠野」，我們亦理解為整個人類與整部人類歷史——因罪惡而枯槁，猶如罹患肺癆。這位前驅者是新春天的第一隻燕子。但他本身既非春天的陽光，亦非春日的芬芳或春日的歌唱——他僅是那號角手，喚醒在漫長冬眠中沉睡的人。他僅是春天的先聲，而主基督才是春天本身。

所謂「曠野」，我們也理解為至今人類的靈魂，這些靈魂因與天主隔絕而沉淪於死亡的黑暗，如同消逝在沙漠沙土中的河流。聖若翰是那喚醒我們良心者，彷彿將河流引向太陽，而基督正是那太陽。良心是愛的前導，正如若翰是基督的前驅。

「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如何預備？悔改，並承認你們的罪過。趕快做這兩件事，因為主即將來臨。祂將叩響每個人靈魂的門扉。那悔改並認罪者，將敞開他靈魂的門，主將進入其中，帶來永生。但那不悔改、不認己罪者的門，將被罪鏽住，保持關閉。而主將從他門前經過。但斧子與烈火會緊隨其後，正如春天帶著陽光、芬芳與歌聲走在祂前面。上主的道路與祂的途徑，正是人的靈魂；崎嶇之處正是非法之罪。

「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的含義，先知依撒意亞進一步以這些話闡明：「一切深谷要填滿，一切山陵要剷平」（依 40:4）。這意味著：凡你們視為卑微軟弱的，將被高舉；凡你們視為崇高強大的，將被貶抑。換言之：你們曾將天主視為低谷，儘管祂是至高者；你們曾將物質世界視為至高，其實它卻是卑微的，只是天主腳下的腳凳。罪惡使整個世界顛倒。棄絕罪惡，世界將重新站立起來。因此，你們要悔改，承認你們的罪，並為罪之赦免而接受悔改的洗禮。

「洗者若翰便在曠野裡出現，宣講悔改的洗禮，為得罪之赦。」若翰在哪些方面是基督的前驅呢？難道僅僅因為他比基督早幾個月出現在世間嗎？不；而是藉著他的宣講與職務，他預備人們期待基督的來臨。他的全部宣講就是召叫人們悔改；他的全部使命就是施行悔改的洗禮，以獲得罪赦。若翰所宣講的悔改，必須先於認罪；若翰所施行的洗禮，則是隨著罪赦而來。悔改、認罪以及水洗，都由若翰親自施行，但赦罪的權柄並不在他手中。唯有基督能赦免罪過。若翰自己承認並表明這一點，他說：「我固然以水洗你們……但是……他要以聖神及火洗你們」（路 3:16）。藉此，他承認自己的洗禮僅僅是在為人們準備接受基督的洗禮。他的洗禮更多是一種標記，而基督的洗禮才是真正的洗禮，使人從罪惡中被潔淨，成為新受造物，並成為天主的義子，被列為天國的合法子民。

若翰，這位來自曠野的先知，深知人性的最深處：它的一切軟弱、罪惡傾向及反覆無常。這是他三十年曠野獨居生活的領悟。透過認識自己，他進

而認識了整個世界，以及其中可能——並且確實——發生的一切。他與自己的得勝之戰，為他帶來了對人性取之不盡的認識。因此，如今他以勝利者的自由，出現在眾人面前。他的知識並非來自書本，而是第一手的，透過自身經驗從天主而來。由此，他的宣講具有非常務實的特質。他不輕易相信人的言辭。即使一個人真誠地告罪，並對所犯的罪表現出真誠的悔改，若翰也不會輕易相信他，因為他深知人性的軟弱與反覆無常。若翰明白這一點，並竭盡全力闡明：悔改者必須以行動見證自己的言語。罪惡因長久的放縱已成為習慣。如今，德行必須成為習慣，而這只能透過長期實踐德行來達成。大馬士革的伯多祿說：「善與惡的習慣是時間的柴薪，如同木柴之於火。」因此，若翰以懷疑的眼光看待那些「立即悔改者」，向他們呼喊說：「那麼，就結出與悔改相稱的果實來吧！」（路 3:8）

對那些因身為亞巴郎後裔而自高自大的耶路撒冷的法利塞人、撒杜塞人和經師，若翰呼喊道：「你們心裡不要開始想說：我們有亞巴郎作我們的父親，因為我告訴你們：天主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路 3:8）罪惡的念頭與在心中的罪惡思量，是人內在隱密之惡的根源，一切公開的罪惡皆由此而生。若一個人繼續在心中思量並講說邪惡，悔改的言語又有何益處呢？

邪惡的思想與人內在的邪惡言語，即使在轉化為外在惡行之前，本身已是惡的行為。一條毒牙藏毒的蛇就是毒蛇，不論它是否咬人；即使它不咬，它仍是毒蛇，而非無辜的鴿子。「天主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這句話有多重含義。天主確實有能力隨時隨意從石頭中為自己造出人來。因此，若翰向那些從耶路撒冷來的民間長老指出那些被他們鄙視為頑石、未經雕琢的樸實悔改百姓。天主將從這樸實百姓中為自己興起宗徒、聖史、聖人與英雄；而那些閃耀著世俗、短暫且虛假光輝的民間長老，若他們不結出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天主必將他們拋棄。天主也能使那些叩拜朽木頑石的不信者成為祂的僕人。以色列的智者將他們視為不潔、不配天地之物而踐踏，皆是徒然；若這些智者不能透過他們的行為證明自己是亞巴郎的子孫——如同正直忠信的亞巴郎一般——天主將使外邦人成為自己忠信的僕人，正如外邦人曾為自己製造石頭的神祇。最後，願此世的智者不要因他們通曉世俗法律與天主的法律而自高自大，即便他們心硬如石。的確，當他們的心

處於這種狀態時，那充滿各種知識的理智，將直接引領他們進入永火。他們已習慣於僅重視學識，毫不顧念內心——甚至以心硬為傲。但天主能以人心作為人得救的起點——是心，而非理智——正如上主藉先知所言：「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在你們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從你們的肉身內取去鐵石的心，給你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則 36:26）。學識的積累並未能軟化他們的心。但天主能軟化真心悔改者的心。藉著祂的恩寵，如同以火熔蠟，祂將以溫暖與光明在祂忠信者的心中，以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知識照亮他們的理智。

因此，若翰教導耶路撒冷那些頑固的「智者」，他們應在行為上展現其悔改的真誠。而這些高傲、藐視他人者所能行的最大作為，莫過於摒棄他們內心自恃為亞巴郎子孫的傲慢想法與言語。

對於其他人，若翰要求他們結出悔改的其他果實，即：「有兩件內衣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應照樣作」（路 3:11）。若翰知道這些悔改者被惡習所圍困：擁有兩件內衣，便會追求第三件；擁有超出所需的食物，卻不願與窮人分享，反而囤積更多。因此，他引導他們養成施捨、幫助窮人、給予與分享的新習慣，以開闊他們狹隘的心胸，使他們體會到人類的兄弟情誼與天主的父性，那位比若翰更有能力者，將藉著聖神與火的洗禮引領他們進入其中。

若翰向稅吏推薦與悔改相稱的其他果實，這些果實與他們藉著向百姓收取超過法律規定的額度而致富的惡行相適應。這種惡習已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以致他們因所積聚的財富而自傲，正如耶路撒冷的長老們因其智慧而自傲一樣——二者皆基於不義。他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能展現悔改，勝過拋棄這些惡習並嚴格遵守法律條文呢？睿智的若翰因此給予他們對應其病癥的良藥。

若翰勸導士兵當如何行？「不要勒索人，也不要誣告人，對你們的薪餉應當知足」（路 3:14）。這仍是針對其病癥的相應良方。手持兵器者太容易施暴，其武器催逼他如此行。為使暴力行為看似合理，他必須為自己的良心與世人製造某種虛假的辯解：因此，對施暴的武裝者而言，誹謗他人並抱怨薪餉微薄乃典型行徑。為使士兵的悔改具有持久價值，他必須棄絕這些惡習：暴力、誹謗與抱怨薪餉。

凡聖若翰所勸勉作為悔改果實的，雖不足以拯救靈魂脫離罪惡，卻足以使人配得站在基督面前。前驅者的任務，便是發出警號，使人——即使以某種微小的方式——潔淨自己，得以配得站在救主神聖的容顏前。

眼見這令人敬畏的先知，整個猶太地區和耶路撒冷的人都蜂擁而至，聆聽他那奇特的勸誡呼喊與斧子與火的警告，眾人便問他：

「你是誰？」你可是要來的那位默西亞嗎？

若翰回答：「我不是默西亞。」

「你是厄里亞嗎？」

「我不是。」

「那麼你是誰？」（若 1:20-23）

「我是在曠野裡呼喊者的聲音：預備上主的道路吧！」

於是若翰謙遜地承認並宣告道：「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我連俯身解祂的鞋帶也不配。」

基督來臨是為了教導人們已遺忘的謙卑與他們所違背的服從。祂以自己對天父的謙卑與服從，為我們樹立了完美的典範。而祂的前驅者若翰，則以自身無罪的謙卑與對基督的服從為榜樣教導我們。

沒有謙卑或服從的人，就沒有智慧或愛。沒有這些的人，就是沒有天主。沒有天主的人，就是沒有自己，彷彿不存在一般，處於黑暗與死亡的陰影之中。

在我們中若有人說：基督的榜樣對我而言過於崇高；我無法仰望祂——那麼，這裡有前驅者若翰，作為一個普通人，他更接近凡俗之人。讓他仰望若翰的謙卑與服從吧。然而，若人無意行善，他總能找到藉口逃避。但凡是渴望照亮自身塵世的悲慘存在者，必將欣喜地在若翰前驅之星中找到光明。他是幸運的，因為那顆星，如同引領東方賢士前往白冷的那顆，將引領他至最光輝的太陽——主耶穌基督面前，祂是天使獨一的讚歌，也是人類獨一的救恩，昔在、今在、永在。因此，願光榮歸於祂，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主顯節

主受洗

瑪 3:13-17

那時，耶穌由加里肋亞來到約但河若翰那裡，為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說：「我本來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卻來就我嗎？」耶穌回答他說：「你暫且容許罷！因為我們應當這樣，以完成全義。」於是若翰就容許了他。耶穌受洗後，立時從水裡上來，忽然天為他開了。他看見天主聖神有如鴿子降下，來到他上面；又有聲音由天上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上主的光榮要顯示出來，凡有血肉的都會看見：這是上主親口說的。」（依 40:5）

在古時，上主應許要在極大的榮耀中顯現自己。人們聽見了，卻忘記了這話。但天主並沒有忘記祂所說的話語，因為上主的話語如同石塔，堅不可摧。上主應許要來臨，但祂並非在我們最不需要祂的時候來臨，而是在我們最迫切需要祂的時候。當天主能夠派遣先知或天使代替祂來時，祂確實如此行了。但當邪惡在世間增長到連天使的光芒也無法將其焚盡、連先知的話語也無法使其消滅的地步時，天主便履行了祂亙古的應許，親自顯現於人間。然而，天主是如何在祂的榮耀中顯現的呢？是以無可言喻的謙卑與順服。祂的顯現方式，甚至使祂的天使顯得更加輝煌，使祂的先知顯得更為偉大。當先知與師傅一同站在約但河畔時，先知比師傅更引人注目。前驅若翰比主基督顯得更超凡、更偉大。主基督將自己的榮耀與威嚴隱藏在兩層厚重的帷幕之後：即人性肉身與謙卑。因此，人們既未留意祂，也未認出祂；而天上萬軍的目光，卻集中在祂身上，勝過關注整個受造世界。主耶穌穿著真實的肉身與真實的謙卑，「由加里肋亞來到約但河若翰那裡，為受他的洗」。

天主在祂的化工中何等奇妙！祂藉著一切化工教導我們謙卑與順服。祂

將自己隱藏在祂的化工背後，如同黑夜中的太陽隱藏在星辰的光芒之後，又如灌木叢中的夜鶯隱藏在自己的歌聲之中。

祂將光明借給太陽，太陽便照耀，彷彿那光是它自己的，而它是天主之光這一事實卻被忽略。

祂將聲音借給雷霆與風暴，它們便被聽見；而祂自己卻不被聽見。

祂將美麗借給群山與草原，它們便光彩奪目，彷彿美麗是她們自己的，而天主的榮美卻始終籠罩在奧秘之中。

祂將美麗與芬芳借給田野的花朵，嬌豔的花兒散發香氣，彷彿那香氣是自己的；而天主的芬芳卻不被察覺。

祂將力量借給每一個受造物，每個受造物便在同類面前炫耀，展示自己的力量，彷彿那是自己的；而天主那無可衡量的力量，既不炫耀，也不呼喊引人注意。

祂將自己的心智借給人類，人類便思考、推理，彷彿憑藉的是自己的心智；而天主的智慧，卻靜立於喧囂之外，遠離世間的讚譽。

上主就是這樣教導我們謙卑的。祂所做的一切，既是出於祂的本性，也是為了人的益處──為使人感到羞愧，並意識到自己愚昧的驕傲；為使人不致自高自大，因為人憑自己並無任何善工；而是應當讓自己的善工行在前面，自己跟在後面，正如上主行在祂的化工之後，幾乎不被看見、不被聽見，如同牧人跟隨在他龐大的羊群之後。

上主以這種方式教導我們謙卑，實在奇妙！祂教導我們順服，同樣奇妙。人永遠無法像天主那樣順服。人將種子撒在田裡，然後便將一切交託給天主。人撒種只需一日，但天主卻在種子上方守護百日——保護它、溫暖它、賦予它生命，逐步將它從泥土中提拔而出，成為嫩芽，使嫩芽結出麥穗，並使麥穗成熟——直到人再次走入田間，花上一兩日收割穀物，運回倉中。

烏鴉孵出雛鳥後便離去，不再關心牠們。但是，天主親自擔負起這份照料，晝夜順服地看顧那些幼雛。魚產卵後便游走，但天主留下來，從魚卵中孵化出小魚，並看顧它們的飲食與成長。無數的孤兒——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若不是天主的看顧，都無法存活。天主晝夜不息地看顧祂所有的受造物，垂聽它們的渴望，滿足它們的需要。

天主垂聽人的懇求與祈禱，並予以成就；只要人的懇求與祈禱中沒有罪惡，祂總是順服地成就它們。然而，那些試圖將天主拖入罪惡、使祂成為人類罪惡同謀的祈禱——這樣的祈禱，天主拒絕垂聽。在一切祈禱中，天主最樂於垂聽的，是謙卑懺悔者的祈禱，那人祈求罪過的赦免並從罪中得到釋放。如此，人便成為新的受造物，開始新的生命——不再是奴僕的生命，而是兒子的生命。正因如此，自古以來，所有先知都呼籲人悔改。正因如此，前驅聖若翰不僅宣講悔改，更施行悔改的洗禮，為使人以可見的印記確認自己的悔改。人的悔改越大，他就越完全地從世界中被釋放出來，並被引向對天主的熱忱；而天主也欣然垂聽與順服，回應人的祈禱。

因此，人永遠無法像天主那樣謙卑，也無法像祂那樣順服。天主藉著天上地下的一切受造之物，教導人類謙卑與順服。天主將這訊息賜予人類，是出於祂對人類的大愛，以及祂熾熱的渴望——願所有人都得救，不讓任何人喪亡。

然而，天主先前將這一切有關謙卑與順服的教導，間接地賜予世人——或是透過受造的自然，或是透過祂的先知、被揀選的人以及天使。唯獨在主耶穌的身上，天主才親自披上血肉，直接地將這教導賜下。主耶穌在塵世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從誕生於山洞到死於十字架——都是給人類有關謙卑與順服的生活教導。祂也藉著自己在約但河的受洗，賜下了這生活教導。

若翰是當日的英雄。基督無人知曉，即使有人知道祂，有罪的人也認為若翰比祂更偉大。百姓從四面八方湧向若翰——單純的人與有學問的人、窮人與富人，無不蜂擁而至。若翰引人注目，無論是他外在的形象、他在曠野中的刻苦生活，還是他那奇特的言辭，都令人矚目。然而，湧向若翰的人中，因深感己罪或渴求悔改而來者並不多，更多的是出於好奇心——想看一看、聽一聽這位與眾不同的人物。空虛的好奇心！它偷走了我們多少寶貴的時間，卻除了短暫的甜膩隨即化為苦澀之外，一無所賜。它如何將我們纏入它的網羅，而我們的悔改——連同我們的救恩——又如何從我們手中溜走！

基督並未激起人們的好奇心。在人群中，祂緩緩走向約但河。祂身上沒有任何引人注目之處，沒有人留意到祂。祂的外表不像若翰那樣引人側目，祂的衣著不像若翰那樣奇特，祂的生活也不像若翰那樣刻苦嚴峻。

祂混雜在人群中，眾人一同從加里肋亞前往約但河，與祂一同吃喝、交

談，如同對待人群中的任何一個人。偉大的依撒意亞早已預見並宣告此事，說：「我們瞻仰他；他沒有儀容，可使我們戀慕。」（依 53:2）

但在約但河畔的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唯獨有一人真正認出了祂——正是若翰洗者本人。那位嚴苛的苦修者的眼目驟然發亮，他雷鳴般的聲音霎時沉寂。若翰忘卻了水邊及水中簇擁的群眾，只伸手指向耶穌，輕聲說：「看，天主的羔羊！」

「天主的羔羊！」前驅若翰以這四個字，道盡了主基督的謙卑與順服。祂如同羔羊般謙卑，也如同羔羊般順服──這謙卑與順服，皆是面向天主的。正因如此，若翰說：「天主的羔羊」。祂溫良謙卑，如同羔羊；而正如羔羊以同樣的信賴走向牧場或被牽往宰殺之地，基督也以同樣的甘心與信靠，任由祂的天父引領祂——無論是誕生於洞穴、受洗於約但河，還是死於十字架上。

然而，若翰在「天主的羔羊」之後，又加上了一句：「除免世罪的。」基督如何將世人的罪擔在自己身上？是藉著祂的愛與犧牲——二者密不可分；因為沒有犧牲的愛不是真愛，沒有愛的犧牲也不是真犧牲。基督出於祂的愛，降臨這個物質世界，披上了脆弱的人性血肉。這個世界，已不再像亞當犯罪之前那般純淨、美好、愉悅。因著罪，這個世界披上了一層黑暗、渾濁的物質形態，至今仍穿戴著它。光明的世界變成了厚重與黑暗的世界；純潔的世界變成了不潔的世界；美麗的世界變成了畸形醜陋的世界；愉悅的世界變成了殘酷的世界。那位至光明、至純潔、至美麗、至愉悅者，進入了這個世界。單單這一行動，祂便已將世人的罪擔在自己身上——從祂以這世界粗糙的身體、以這世界粗糙的食物為滋養而顯現於世的那一刻起，便是如此。

祂如此行，首先，是藉著取了那在原祖犯罪之後所變成的身體；其次，是出於愛降臨人間，為要成全一切自人類犯罪以後所頒佈的法律。祂自己本無需服從這些法律，卻降世為要一一成全它們：既包括賜予自然的法律，也包括賜給人的法律。因此，祂如同其他有死之人一樣，忍受饑渴、疲憊與各樣的痛苦；祂也如同所有出生的人一樣，緩慢成長，足足經過了三十年，才開始公開傳道。正因如此，祂也受了割損禮與洗禮，祂前往會堂祈禱，並向凱撒納稅。祂將自原祖犯罪以來所設立的一切法律都擔在自己身上，並予以

成全。這便是為何經上說祂擔當了世人的罪——也就是說，祂擔當了成全一切法律的責任，並且是以與人類履行這些法律時的悖逆與沉重相對應的順服與輕省來完成的。最後，第三，祂藉著將自己獻上，作為贖罪祭——藉著祂自願被釘十字架、如羔羊被宰殺，並為眾人的罪流出自己無辜的寶血。誠然，祂在世上的全部生命都是祭獻，正如祂的全部生命都是愛。對祂而言，親身披戴血肉就是祭獻，服從法律本身就是祭獻。然而，在十字架上，祂以自己的鮮血為這祭獻蓋上了印記，並撕毀了我們一切罪券。在十字架上，祂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罪惡的全部恐怖，也展示了天主之愛的圓滿——那份愛，直至自我祭獻仍不止息。

因此，基督以三重方式擔當了世人的罪：

第一，藉著取了肉軀；

第二，藉著順從法律；

第三，藉著獻上自己為祭。

當主顯現於世，披戴血肉並順從法律之時，這事件伴隨著奇妙的自然現象：東方的星辰，天使降臨人間，白冷牧羊人的歡樂，單純的牧人與睿智的賢士朝拜祂——聖嬰。然而，這事件之後，緊接而來的是黑落德對嬰孩的屠殺，以及救主逃往黑暗的埃及——為逃離更大的黑暗：耶路撒冷的黑暗。

隨後，當主公開而清楚地順從人的法律，在約但河接受洗禮時，這事件同樣伴隨著奇妙的自然現象——根據神聖傳統——亦即，河水被逼退，約但河的流動因而止住。「海洋見勢，立刻逃走，約但河也回轉倒流。」（詠113:3）隨後，天開了，天父的聲音得以聽見，聖神以鴿子的形狀顯現。人類透過其代表——聖若翰洗者——感受到了這一切，也目睹了這一切。然而，這事件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基督在黑暗與撒殫試探的恐怖中禁食四十天。此後，天使顯現，並服侍了祂。

當主以十字架上的苦痛與流血，為祂在世間肉軀所受的一切苦難蓋上印記時，自然界以可怖的現象伴隨著這一事件：大地震動、太陽昏暗、磐石崩裂、墳墓開啟。生者與死者都感受到了加爾瓦略山上這神聖祭獻的可怕偉大；盜賊與外邦人信從了天主子，死人出現在耶路撒冷的街頭。而這事件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黑暗：墳墓內外的黑暗；此後，終於迎來了最終的黎明、最終的勝利——以及最終的復活。而天使也再次顯現！

因此，基督生命中的這三個事件，給予我們關於神聖謙卑與順服最清晰、最直接的教導。每一事件中的天上喜樂與崇高本質，都與人的罪惡及撒殫敗壞的恐怖交織在一起。然而，在這三種情境中，基督最終都以榮耀的勝利者姿態出現：誕生後勝過了黑落德，受洗後勝過了撒殫，死亡後則勝過了人與撒殫的聯盟。

聖瑪竇如此描述約但河的洗禮：「那時，耶穌由加里肋亞來到約但河若翰那裡，為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說：『我本來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卻來就我嗎？』」若翰認出了基督，卻不明白祂的救恩計劃。此刻展開的一幕，在人類歷史中獨一無二：天主竟在謙卑上與人競爭！若翰為悔改的罪人施洗，然而那位無罪者——祂並無任何需要悔改之事——卻來到他面前，要求受洗。若翰在屬靈能力上遠強於周圍所有有罪之人，忽然在基督身上認出比自己更強的一位。其實在親眼見到祂之前，若翰早已知道祂已降臨人間、生活在眾人之中：「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不認識的」（若 1:26）。直到面對面時，他才真正認出祂，並指著祂說：「看，天主的羔羊！」若翰一見祂，或許以為自己作為前驅的角色已完成，如同義人西默盎早先所說的：「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路 2:29）或者如同他後來在某場合所說的：「祂必興旺，我必衰微」（若 3:30）。然而不然——事情並未如若翰所想所料，基督反倒交給他一項出乎意料的任務。那無罪的基督，竟置身於罪人之中，要求若翰為祂行他為其他人所行的事：在河中為祂施洗，如同他為其他人施洗一樣。若翰對此的抗拒，凡屬血肉之人皆能理解。我的弟兄們，將比水更純潔者帶入水中，是何等可畏的事！受造者將手放在造物主的頭上，是何等極其可畏的事！人本是塵土灰燼所造，怎敢將手放在那以革魯賓為腳凳者的頭上呢？

但基督迅速以一句簡短而決定性的話結束了與若翰的對話：「你暫且容許罷！因為我們應當這樣，以完成全義。」於是若翰許了祂。在此，主彷彿在說：暫且擱下一切關於我或你配不配、我們誰更大更強的言辭。今日並非為此，而是為另一件事。時候將到，你所說的這些話終將顯明。我們若未親身實踐，便無法教導人任何事。若我們不這樣實行，誰會相信我們？否則，我們與耶路撒冷那些只教導而不遵行的律法師和經師有何分別？我們必須成全全部的法律，為使整個法律獲得更高、更屬靈的意義與內涵。我必須先受

水的洗禮，日後才能以聖神與火施洗。完成了它，救恩的計劃就被啟示出來。如今不明瞭的事，不久即將顯明。天將開啟，並將證明我向你提出的要求是義的。

若翰起初對為基督施洗感到何等畏懼，此刻便對默西亞的命令表現出同等程度的順服。而天國也確實急速前來印證並祝福前驅之手所行的事。

【聖熱羅尼莫說：救主接受若翰的洗禮，有三重原因：第一，祂既生而為人，便要成全法律所要求的一切義德與謙卑；第二，藉著受洗，認可若翰洗禮的意義；第三，為聖化約但河的水，並藉著鴿子的降臨，表明聖神亦在信徒受洗時降下。】

基督走下水中，並非要潔淨自己，而是象徵性地「淹死舊人」。祂藉這順服，祂象徵性地重演了諾厄時代洪水淹沒世界、以及法郎與埃及軍隊在紅海被淹沒的奧跡：洪水所淹沒的，是有罪的人類；紅海所吞滅的，是那位反抗永生天主的仇敵法郎。基督卻把人的罪擔在自己身上——祂自願替有罪的世人接受那一「淹沒」，自願承擔那反抗永生天主的法郎所指向的命運。祂容許水漫過自己的身體，如同將其暫且埋入墳墓；祂容許水片刻流過祂，然後起身、走出水面。藉此，祂以看得見卻無聲的方式，重演了天主在諾厄時代「淹滅罪人」、在紅海「淹滅法郎」所給予人的那堂可畏功課，也預演了祂十字架與墳墓的結局。藉此祂也對人——雖靜默無言、卻清清楚楚地——說出祂後來對那位博學的尼苛德摩所說的話：「人除非重生，不能見到天主的國。」（若 3:3）但在今世能重生的，只能是那死於舊人的人——或更準確說：是那其中有罪的舊人已死去的人。帶著罪浸入水裡的人，當他上來時，罪就得了潔淨；作為屬肉體之人交出其肉體的人，當他上來時，因聖神而成了屬神的人；藉洗禮與基督一同埋葬的人，也必與基督一同復活（參閱哥 2:12）；把有罪舊人的驕傲、悖逆、自私與一切不潔「淹死」的人，當他從水裡上來時，必帶著謙卑、溫良、順服與愛；死於自我的人，將活於天主（參閱羅 6:3-8）。簡言之，作為罪人已被埋葬、如義人般重生的人，要把基督在約但河藉著祂的受洗所立的榜樣，活成自己的生命。聖大巴西略說：「新生命要開始之前，舊生命必須了結。」基督將自己聖潔的身體交給水、以此受洗，何其深邃，富有教導意義！唯獨天主無限的智慧，才能安排如此有益於人、又如此使人得著教益的救恩計劃——即約旦河中的洗禮。唯獨這

無限智慧——能看見過去、現在、未來的智慧——能把人類歷史的起頭與終局連成一線，把「淹沒有罪人類的洪水」與「基督下到水中」匯入同一圖像。唯獨這不可言喻的智慧能用一個圖像、一個記號，說出比地上所有人舌頭加起來還多的話——因為我們整條救恩之路，都已濃縮在基督約但河受洗的那一個行動裡。

「耶穌受洗後，立時從水裡上來，忽然天為他開了。他看見天主聖神有如鴿子降下，來到他上面；又有聲音由天上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聖神不是在基督還在水中的時候降臨，而是在祂從水裡上來之後降臨。藉此，天主的上智要向我們顯明：天主聖神不會降臨在那個活在罪中、對天主而言是死的「舊人」身上，而只降臨在靈裡重生、死於罪惡、活於天主的人身上。

聖神以鴿子的形狀降臨在基督身上——並非如基督降生成人那樣「成為」一隻鴿子，而是以鴿子的形狀顯現，彷彿鴿子一般。【聖熱羅尼莫說：「鴿子降臨在耶穌頭上，是為使人明白，天父的聲音是指向主，而非指向若翰。」】這種以鴿子形狀的顯現，意味著聖神也能以其他形狀顯現。事實上，祂後來確實在五旬節以火舌和暴風的形狀顯現給宗徒們（宗 2:2）。在《創世紀》中，關於聖神這樣記載：「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創 1:2）。因此，天主聖神以各種不同的形狀顯現，與祂所要聖化或啟動的事件相符合。但祂所取的每一種形狀，都顯示祂在行動、推動、潔淨——以祂的臨在創造溫暖、動力與純潔。在約但河的水中受洗時，聖神以溫良的鴿子形狀顯現；在五旬節宗徒們領受聖神與火的洗禮時，祂則以暴風與火的形狀顯現。藉此，若翰的洗禮與基督的洗禮之間的區別便清楚了：若翰的洗禮，即水的洗禮，使人變得如鴿子般溫良純潔；而基督的洗禮，即聖神的洗禮，則使人變得堅強且如火焚燒。【耶路撒冷的聖濟利祿在其《公眾講授》第三卷中說：「人由靈魂與肉體兩部分組成，因此需要雙重的潔淨：無形體的潔淨針對靈魂，有形體的潔淨針對肉體。水潔淨身體，聖神則潔淨並印證靈魂。」】聖神以鴿子形狀降臨——正如教父們所解釋的——使我們想起諾厄三次從方舟放出鴿子，察看地面是否乾了。那鴿子最終叼著一片橄欖葉回來。橄欖葉是和平的記號：天主與人之間的和平。如今，在基督從水中上來之後，在舊人象徵性地被淹沒於水中之後，聖神以鴿子的形狀顯現在基督頭

上，為表明洪水已經過去，天主與新人之間恢復了和平。為何這鴿子沒有叼著橄欖葉作為和平的記號？因為在此取代橄欖葉的，正是主基督自己——祂是天主與人之間、天地之間最完美的和平記號。祂就是新創造中的橄欖葉。因此，盤旋在基督之上的鴿子，無需再銜另一片橄欖葉作為和平的記號。基督是洪水的終結，是和平的開端。

「有聲音由天上說！」天開了，聖神以鴿子的形狀降臨，而且「有聲音由天上說」！因此，基督的受洗充滿了深遠的意義——因為在此顯現的，不只是天使，而是聖三本身：父、子及聖神。父以來自天上的聲音顯現，聖神以鴿子的形狀顯現，而子則以那新的成全之人——神人——顯現。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天主父以這句話，並以自己的聲音，宣告耶穌是祂的兒子——正如總領天使加俾額爾曾對至聖童貞瑪利亞所說的：「祂將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路 1:32），又說：「祂將稱為天主的兒子」（路 1:35）。如今，天主父親自稱祂為祂的兒子，祂的愛子。因為基督是天主唯一的兒子——按永恆的受生而言，也按時期圓滿時的誕生而言。天主父並不稱所有人為「祂的兒子」，惟獨稱基督為兒子。其他人只能藉著基督並因祂的名，被收養而稱為天主的子女。後來基督對眾人說：「你們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瑪 23:9）祂這話的意思無非是：人乃是因收養而成為天主的子女。天主的偉大愛情可以稱祂的受造物為子女；但基督是唯一真正的天主子——無論在本質上，還是在愛中，都是如此。

因此，經上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在這兩句話中，彰顯了父對子的愛與父對子的喜悅。子降臨這個罪惡的世界，披上脆弱的人性血肉，但父與子之間的永恆關係並未因此削弱，他們彼此的愛情也並未冷淡。

因此，基督在約但河的受洗，與天主聖三向人類的啟示密切相連。再也沒有比這更偉大的啟示了，因為藉此，天主奧祕的聖三本質向我們顯明。救主在約但河為這天上地下最崇高的奧祕蓋上了印記。我們特意說「天上地下」，是因為天主本體的三位一體特性，也解釋了人自身最深奧的奧祕——人的三重本性。因為在聖經的開端便記載，天主是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創 1:26）。因此，基督受洗的慶節被稱為主顯節——天主的顯現——因為天主在約但河照祂的本體顯現了自己，按人在肉軀之內所能領悟的程度而啟示。這慶節也被稱為光照節，因為人的心神藉此被天主最深奧奧祕的知識所光

照。它之所以又被稱為光照節，是因為基督藉進入水中受洗，光照了我們的理智，潔淨了我們的心靈，並以我們得救之路的知識提升了我們的靈魂——這救恩之路即在於埋葬舊人，誕生新人；換言之，即在於我們有罪而必朽的生命之死亡，以及無罪而不朽的生命之甦醒。

基督受洗時所發生的一切，在我們每一個人受洗時也都同樣實現。【聖大巴西略在《論洗禮》中說：「那引導我們生命的主，為我們制定了洗禮的誓約，這誓約本身包含著死亡與生命的形象……水是死亡的圖像，象徵身體被埋葬；而聖神則以賦予生命的力量激勵我們，使我們靈魂的生命從罪的死亡中更新，恢復到原始的生命。」】當我們進入水中，我們與基督同死；當我們從水中上來，我們便與永生的基督結合。天主溫和的聖神如鴿子般盤旋在我們之上，以祂的全能恩寵激勵我們。而父，藉著耶穌基督的愛，收養我們為子女，並以祂的聲音宣告這收養。有誰能知道，在受洗的那一刻，每個孩子心中發生了什麼事？後來因罪惡而變得昏暗沮喪的我們，忘記了這在受洗時向我們啟示的最偉大的天上奧秘。因為藉著洗禮，我們從一切罪惡中得到潔淨——雖然在受洗之後，我們會遭遇撒殫的試探，而基督並不像我們那樣屈服於試探。然而，我們當中那些日夜思念自己得救、以完全的謙卑和順服服從天主的人，可以被認為堪當承受那些在約但河所啟示的偉大神聖奧秘的啟示——正如許多基督的聖人與殉道者曾堪當此異象一樣。為基督殉道甚至被視為第三次洗禮：第一次是若翰的水洗，第二次是基督的聖神與火洗。這第三次洗禮，即殉道的洗禮，被稱為「血的洗禮」。那些為基督傾流熱血而受洗的基督殉道者，常常看見許多在基督受洗時於約但河所啟示的奧秘。最著名的血洗異象的例子，是基督首位殉道者——總執事斯德望的死亡，聖經如此記載：「斯德望充滿了聖神，注目向天，看見天主的光榮，並看見耶穌站在天主右邊。」這裡，聖神、聖子與聖父都顯現了出來。斯德望呼喊說：「看，我見天開了，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邊。」隨後，他被猶太人用石頭砸死（宗 7:55-59）。

讓我們也以堅定的信德、善行，以及在謙卑與順服中與近人分享喜樂與憂苦──這一切都是對永生天主的順服──努力回歸我們在受洗時所穿戴的那無罪之純潔。如此，我們將堪當承受天主的聖人與殉道者的榮耀、喜樂與永恆之美。如此，我們也將被光照，天將為我們開啟，天主將向我們啟示祂自

己──父、及子、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願光榮歸於祂，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主顯節後星期六

得勝誘惑

瑪 4:1-11

那時，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為受魔鬼的試探。他四十天四十夜禁食，後來就餓了。試探者就前來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命這些石頭變成餅罷！」他回答說：「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那時，魔鬼引他到了聖城，把他立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經上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載：『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帶到一座極高的山上，將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那時，耶穌就對他說：「去罷！撒殫！因為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事奉他。』」於是魔鬼離開了他，就有天使前來伺候他。

天主的誡命，沒有一條是人未曾違犯過的；也沒有一條，是人沒有帶著怨言與抱怨去履行的。然而，主耶穌卻沒有違犯過一條，也沒有一條是帶著怨言與抱怨去履行的。祂在塵世生活中所必須忍受、成全和經歷的一切，祂都是以對天父的完全謙卑與順服去完成的——這一切，只為教導我們謙卑與順服；只為鼓勵我們堅忍；只為向我們表明：凡上天所命令的，在永生天主的全知眷顧與引導之下，我們都有可能且有必要去履行。人抱怨貧窮，抱怨不知道自己出身來歷——儘管追溯本源，人人都是來自天主君王那裡的王族血統。而祂，天主的獨生愛子，卻從未抱怨自己生在一個羊群棲身的山洞裡，也從未抱怨自己沒有枕頭的地方。

人咒罵自己的仇敵，儘管往往是他們自己的罪，把近人變成了仇敵。然

而祂——天主的無罪羔羊——還在母親懷中吃奶的嬰孩時期，就因黑落德染血的刀劍而被迫逃往遠方。但祂，並沒有咒罵自己的仇敵。

人最常背叛統治者與法律，然而問題其實出在他們自己身上。但祂——整個宇宙的立法者——卻順服於在位的掌權者與法律，把凱撒的歸還凱撒（谷 12:17）。

人覺得禁食很難，即使在最嚴格的齋戒日，麵包與蔬菜仍是准許的；何況禁食對潔淨心靈與良心必不可少。然而祂——那位至潔者，本無任何需要潔淨之處——卻自願承擔了四十天的禁食，而且是無餅、無菜、也無水的禁食。

祈禱對人來說是一場奮鬥，無論是在聖堂還是在獨處中，儘管祈禱是一座梯子，把人從如塵土與禽獸般的存在提升到天主面前。然而祂——在肉身中與眾人同立於生命之梯的最低處，在心神中卻立於其最高處——卻喜樂地前往會堂祈禱，並在獨處中徹夜祈禱。

人連天主法律中最微小的一撇一畫，都不願無怨無尤地履行，儘管這法律是為他們的得救而賜下的。然而祂——世界的救主，本無任何需要被拯救之處——卻順服地履行了天主法律中最艱難的誡命，並謙卑地將自己獻上，為人而成為祭獻，只因祂知道這是祂天父的旨意，也因這為人類的得救是必要的。

亞當和厄娃生活在樂園的豐裕之中，飽享天主一切的豐盈與甘飴，卻未能勝過魔鬼一個微小的誘惑，未能不去碰那禁果。然而祂——在曠野中獨處，饑渴交加，無餅無水，沒有朋友也沒有幫手——卻抵擋了那不潔的撒殫所能設想出的一切最大誘惑。

基督生命中的每一事件，何其宏偉，何其悲壯宏偉！它們有如一座山，山腳被海水徒勞地沖刷，而山巔卻非人目所能及。許多閱讀聖經的人認為，基督最重要的教導在於祂的山中聖訓。然而，基督生命中有極多事件，在教導的份量上與山中聖訓並駕齊驅。我們很難斷言基督的教導中，哪些最為重要，哪些是次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沒有任何一件事是不重要的。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不能說祂以言語所給予的教導，比祂以行動和事件所展現的教導更為重要。甚至可以說，對大多數信徒而言，基督的行動與祂生命中的事件，比祂以言語所給予的教導，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產生了更強

烈的感受。正如一位默默打開盲人眼睛的醫生，比起用言語解釋如何能使盲人復明的人，會在人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然而，另一方面，這位神聖英雄生命中那些崇高而奇妙的行動與事件，若未能在那位神聖導師以言語所給予的訓誨中得到表達、解釋與指引，它們就會如同山頂上無法理解的雷鳴般，始終保持神秘。深思這兩者，人必須以深沉的敬畏與謙卑說：它們是無可言喻的偉大，兩者不可分割，正如東方不能與西方分離。因為，如果基督沒有以不斷祈禱的清晰榜樣來佐證，祂那句「不斷祈禱」的話語又有何益處？反之，如果祂沒有向我們解釋禁食的必要性與救恩性，我們又如何能理解並運用祂長期禁食的榜樣？同樣地，祂的慈善行為與祂關於施捨的教導相輔相成；祂與撒殫的搏鬥，以及祂關於警醒靈魂、克服試探的教導，也是如此。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言行兼備的例子。祂的行動與祂的話語和諧一致，正如健康的身體與健康的靈魂相契合。看，祂降臨人間，不僅是為了將祂的靈魂化為肉身，也是為了將祂的每一句話都化為肉身——將祂每一句崇高的話語，都披上可見行動與可見事件的崇高血肉。

現在讓我們來看，主如何將祂關於禁食、警醒與克服試探的話語，化為一個由行動與事件組成的崇高整體。在約但河受洗之後，祂便前往進行禁食、警醒與和撒殫搏鬥的偉大修行。

「那時，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為受魔鬼的試探。」為何緊接在受洗之後？為向我們表明：我們在受洗之後，同樣會暴露於試探之中，並且這事將一直持續到我們肉身死亡為止。藉著洗禮，我們被潔淨，並以天主的能力武裝起來，然後被派遣投入戰鬥。正如睿智的金口若望所說：「你領受武器，不是為了坐享安逸，而是為了作戰。」藉著洗禮，我們變得如同樂園中的亞當。我們要再問一次：為何天主將我們置於試探的道路上？首先，是為彰顯我們的自由。天主藉洗禮以祂的能力武裝了我們，然後留下我們——已被武裝了起來——去選擇：我們要將這些武器指向魔鬼，還是指向天主？其次，是為使我們——若我們跌倒——能看清亞當之罪的本質，並證明天主將他逐出樂園、驅入涕泣之谷是公義的；或者，若我們得勝，便能彰顯天主在我們內的能力何其強大。因為新創造向我們呈現了新的能力、新的樂園、新人、新的勝利與榮耀，但也可能帶來新的墮落。

聖神為何要「領」基督去受試探？是為向我們表明：基督被置於試探之

中，是刻意的安排，絕非出於偶然。天主並未將原祖亞當「特意」帶到撒殫面前去受試探；但對基督，天主卻刻意如此，為要藉此顯明：亞當在較順遂的境遇中竟屈從了試探，而基督卻在更艱險的境遇中大獲全勝。這也同時表明：亞當的墮落發生在樂園，而基督的凱旋卻發生在塵世——發生在這涕泣之谷、這流亡之所、這片荒野之中。因為經上說：聖神把耶穌領到曠野，「為受魔鬼的試探。」（瑪 4:1）

在曠野中，基督禁食了四十晝夜。這是何等可畏的景象！而基督為之降世的罪人，卻沉溺於縱情聲色的吃喝享樂之中。祂——罪人的朋友——卻孤身在曠野中，晝夜以淚洗面、不住祈禱，整整四十晝夜，不吃不喝。主這樣做，是為顯示祂對人類無可限量的慈愛——祂以禁食潔淨人類，並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同時，也藉此表明祂與天父之間的親密關係，以及祂對天父的順服。看，人所說做不到的一切，祂做到了；人所不甘願、帶著怨言去做的一切，祂卻順服而熱切地完成了。祂成全了選民認為不可能成全的一切。選民在埃及的富饒中背離了天主；而祂曾在埃及，卻如若瑟一般，絲毫不為埃及所沾染。選民在曠野中漂泊了四十年，在那裡背離了天主——儘管天主親手引領他們，並以天上的瑪納餵養他們；而祂卻以對天主始終保持不變的謙卑與順服，在曠野中度過了四十天，不吃不喝。最後，選民進入了應許之地，卻仍背離了天主——儘管天主不斷透過法律與先知警戒他們；而祂，在應許之地中，當有些人已認出祂是主、是默西亞時，祂始終忠於、謙卑並順服於祂的天父。

經過四十晝夜不間斷的警醒、禁食與祈禱，主耶穌「就餓了」。這時，「試探者來到祂面前」，開始試探祂。

試探者發動的第一個試探，是針對肉體——針對救主飢餓的肉體。牠對祂說：「你若是天主子，就命這些石頭變成餅罷！」魔鬼為何不自己把石頭變成餅，反倒建議耶穌這樣做？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親眼看見、聞到新鮮出爐的麵包擺在眼前，豈不是更強的試探？魔鬼為何不這麼做，直接把現成的餅送到飢餓的耶穌面前？理由非常簡單：因為牠做不到。牠既無能為力，便想從基督那裡取得製造試探的工具。天主是石頭的創造者，也是餅的創造者。在創造之初，天主正是從石頭——即從泥土——中造出餅來。因此，將石頭奇蹟般地變成餅，對天主而言是日常之舉，正如祂每日施行將餅變成血

的奇蹟一樣。然而，唯獨天主能行此事，其他任何存有都不能。耶穌若願意，無需任何催促便能做到。對一個無物可吃、也無法得到食物的人來說，禁食算不上什麼；但對一個擁有食物、可以得到食物卻不吃的人來說，這才是真正的禁食。從魔鬼的話中可以清楚看出，牠意在嘲弄天主，彷彿在說：「原來這就是天主的能力，這就是天主對人的愛！四周盡是岩石和荒蕪的曠野。一個飢餓的人找不到任何食物。天主創造了人，卻把他放在一個沒有餅的曠野裡，讓他挨餓受苦，直至餓死。能力在哪裡？愛在哪裡？天主的慈悲又在哪裡？你，你若真是天主的兒子，你若真有本事，就把這些天主的石頭變成餅，吃了吧。如果天主沒有給你這能力，你又何必依附天主？跟我一起來反對天主吧！」唉，這樣的耳語與暗示，在許多信心軟弱的人身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齊加貝諾說：「絕不可相信魔鬼──即使牠提出的看似有用且必要；因為牠是以『有用』來引誘，最終卻導向邪惡。無論是出於飢餓或任何其他急需，都絕不可順從惡魔的意願，而要投奔天主。」】

但面對這褻瀆的惡意與毒恨，基督卻平靜地給了一個回答——這回答，直到世界窮盡，都可作為對世上一切貪饜之人的教訓與斥責：「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申 8:3）創造比把已造之物拿來當食物更難。而天主，以祂的「話」創造了一切存在的，也能以祂的「話」養活祂整個受造界。天上的大能者與萬軍，若非靠那賦予生命的天主聖言，還能靠什麼養活？我們轉離天主聖言時，就跌落在由塵土做的「食物」上；可是即便這塵土給我們帶來某種生命，那生命也不是由塵土來的，而是由天主的話來的。聖詠作者說：「求祢按祢的話，賜我生命」（詠 118:25），又說上主的話語「比蜂房滴下的蜜還更甘甜」（詠 18:11）。聖經從未說「生命與光」住在那由塵土而來的餅裡，卻論及天主的話這樣說（參閱若 1:4）：一切生命都在天主內，沒有祂，就沒有生命。其餘一切——食物、水、空氣、光——都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生命之源，而只是生命的通道。這些就是天主的話語，為了我們這些「屬感官的受造物」之故，穿上了厚重、感官可及的外衣。無罪的天使不需要通道，因為他們直接以天主「永生的話語」為食。我們卻不行，因為罪叫我軟弱無力。我們承受不了天主純潔的聖言——對我們而言，那會是過於豐富、過於猛烈的食物。正如宗

徒所教導的：「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的感覺和思念。」（希 4:12）天主的話就是這樣大有能力。而基督——身為天主聖言之圓滿——若降世時不穿上這層厚重、屬感官的「物質肉身」，誰能承受祂的來臨？正因隱約感知到身為天主聖言的基督所具之全能力量，先知瑪拉基亞情著敬畏之情說：「他來臨之日，有誰能支持得住？他顯現時，有誰能站立得住？因為他像煉金者用的爐火，又像漂布者用的滷汁。」（拉 3:2）

基督自己就是那「天主的聖言」、就是那「生命之糧」——一切餅就是由祂獲得了力量和賜予生命的滋養。那麼，祂為何要把石頭變成餅？祂飢餓，並不是因為祂「不得不」飢餓，而是因為祂甘願飢餓——因為祂自願承擔一切法律，並以順服使之成全。這並非一個普通的、凡人的那種「偶然、被迫」的飢餓，而是永生者的飢餓：祂藉著得勝魔鬼，並藉祂的教導，要讓直到世界終結的所有世代都得飽足。

第二個試探是針對祂的心智。「那時，魔鬼引他到了聖城，把他立在殿頂上，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經上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在此，魔鬼又以那句惡毒的「你若是天主的兒子」開頭。但我們可以看到，他這次開始引用聖經（詠 90:11-12），卻將所引用的話語意義完全扭曲——正如所有敵視天主及其法律的人所做的那樣。

如果第一個試探是針對貪饕者與受情慾支配之人的教訓，那麼這第二個試探，則是針對那些傲慢的學者、驕矜的思想家與知識分子。他們從物質自然與感官生活中拾取某種知識，在驕傲中將自己高舉於天主的教會之上，直到他們自我陶醉到極點時，撒殫親自命令他們跳下去，墜入毀滅。因為，那些脫離天主與天主教會而積聚知識的傲慢之人，自以為在累積力量，實際上卻在增加自己的軟弱。誰增加驕傲，誰就增加軟弱；誰遠離天主，誰就在心靈與力量上變得愈來愈渺小，直到最終如風中的灰燼般消散。而當一個傲慢之人把他的軟弱增加到極致，把他與天主的距離拉到最遠時，他便以為自己是憑自己的雙腳站在天主聖殿的頂端，甚至以為他已將天主本身踩在腳下。就在那時，撒殫靠近他，以試探對他說：「跳吧，飛吧！你的天使（即你的偶像）會托住你，使你不致墜落！」

主耶穌如何回答試探者？「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載：「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天主以無可言喻的愛愛人，正因如此，祂不會參與人所玩的每一場愚蠢遊戲，也不會為了滿足人的好奇心而行奇蹟。天主從未、也永遠不會為了滿足人空洞的好奇心而施行任何奇蹟。祂所有的奇蹟，都是為了服務有需要者的真正需求、醫治病人、使正在尋求真信仰的未信者皈依，以及在信友為信仰而受折磨時為他們辯護。我們以每一件不基於謙卑與順服於祂的行為、念頭與欲望來試探天主。那些因知識而心高氣傲、踐踏天主法律的人，是在試探天主，自取滅亡。因為天主是恆久忍耐的，在這忍耐中，祂容忍他們的嘲弄、驕傲與一切褻瀆，等候他們耗盡一切傲慢之氣，並在羞愧中悔改。但到最後，若他們仍心如鐵石——這同樣源自心智的傲慢——天主便將他們完全交在試探之魔的權下。佩路西雍的聖依西多祿在其《致若望執事書》（《書信集》，第四封）中說：「天主應許賜予力量給身陷危險的人，而非給試探祂的人；給身陷不幸的人，而非給為博取虛浮榮耀而行事的人。」而那試探人的魔鬼，便把他們帶到傲慢的最高頂端，然後暗示他們跳下去。他們便順從地跳下，就此滅亡。他們的名字，便從生命冊上永遠被抹去。

魔鬼將第三個試探指向祂的心：「魔鬼又把他帶到一座極高的山上，將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這是一個針對財富、權勢與榮耀的試探。跌入這魔鬼深淵的人，數不勝數。魔鬼怎能給出那不屬於他的東西？因為先知說過：「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詠 23:1）然而，魔鬼在說謊——按救主自己的話，他是「撒謊者，而且又是撒謊者的父親」（若 8:44）。只有那些忘記永生真實的天主是全能的、是世界唯一主宰的愚昧人，才會被他的謊言所欺騙。天主賜給人的，對人有益；而魔鬼應許要給的、看起來似乎給了的，卻會毀滅人。因為他所給的，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奪來的、偷來的——從那位無所不見的天主那裡偷來的。因此，天主的恩賜是持久而有福的，魔鬼的恩賜卻如風般易逝，且受咒詛。

在這最後的試探中——魔鬼利用了世上最大的謊言，並向主提出了一項超越除魔鬼以外任何傲慢的要求——主耶穌，作為局勢的主宰，斥責說：「去罷！撒殫！」（然而，為了教導我們，祂並沒有不加解釋、不引用聖經

就離去，因此祂補充說：「因為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事奉他。』」）

從天主手中領受的一塊乾餅，比從魔鬼手中得來的萬國與其榮華更為甘甜。凡是持守天主的人，無論身處何種境況，都比魔鬼更富有、更榮耀：一個富人向乞丐乞求並接受施捨，是何等可笑。天主是真實富有的，除祂之外，天使最為富有；然後是人，再後是走獸、植物、星辰與礦物。天主的每一個受造物，都擁有某樣從天主豐厚富足中領受的東西。然而魔鬼一無所有──除非他偷竊得來。

很可能撒殫也用其他試探來誘惑基督——因為牠眼前所見的，是一個從未有一瞬間、一絲一毫落入牠權下的獨特之人。然而，聖史只記述了這三個主要的試探，因為人類生命中所有其他的試探，都可以歸入這三者之中。因此，第一個試探是針對肉體，即我們那偏向私慾的本性；第二個試探是針對心智，即我們那偏向思辨的本性；第三個試探是針對心靈，即我們那偏向情感的本性。第一個試探最常臨到年輕人，第二個臨到中年人，第三個則臨到老年人。年輕人與肉體的情慾和私慾搏鬥；中年人與心智的傲慢、知識與才智搏鬥；年長者則與貪愛錢財、權勢與高位搏鬥——而在這三者之中，貪愛錢財是最可怕的情慾。因此，撒殫用以試探主耶穌、也用以試探我們每一個人的三大試探，就是：貪圖安逸、貪圖高位、貪圖錢財。

我們的主從這三個試探中都以勝利者姿態出來，而且是在最艱困的環境中：饑渴交加，無遮無蓋，無朋無友，在曠野中孤獨一人。祂以這樣的堅忍，將魔鬼驅離了祂：「於是魔鬼離開了他，就有天使前來伺候他。」

但是，在此之前，天使在哪裡？為何他們沒有就近相助？他們無疑是奉祂的命令退開了——正如祂若願意，隨時可以召喚他們前來援助，這也是無可置疑的。祂自己在革責瑪尼被捕、被押去受審時，便為此作了見證。當時一位門徒拔刀要護衛師傅，基督卻制止了他，說：「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給我調動十二軍以上的天使嗎？」（瑪 26:53）但祂自己並不願意這樣做。祂甘願作為一個人，受撒殫的試探。每個人至少有一位護守天使，在與試探搏鬥時相助。基督卻甘願孤身一人，連一位天使也不要。按天主的安排，一般人通常受次等的邪靈試探；但祂甘願受一切邪靈之首——撒殫本人——的試探。簡而言之，祂甘願在最艱困的環境中，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

的試探、最強大的試探者交戰——就是與在樂園中使亞當和厄娃屈服的那一位交戰。祂作戰，並且得勝，為我們留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充滿鼓舞與激勵的得勝榜樣。偉大的依撒意亞預見了主的這場爭戰與勝利，如此預言說：「上主出征有如勇士，激起怒火有如戰士。」（依 42:13）

當祂這位英雄中的英雄贏得了勝利後，才允許天使靠近：「看，有天使前來伺候他。」

在這位曾出現於這罪惡塵世中最偉大的熱愛世人者、我們所能擁有的最偉大朋友樹立了這一榜樣之後，我們當中誰還敢抱怨此生中的任何苦難？但凡尚有羞恥心或良心的人，都不敢如此。因此，趁著今生這動盪的日子（它們很快就要縮短）仍在延續，讓我們趕緊行動；讓我們趕緊為我們在遵守天主法律上的一切懈怠與疏忽而悔改。讓我們順服天主，放下違背祂旨意的抱怨之罪。讓我們以謙卑與順服，完成天主向我們所求的一切：禁食、祈禱、警醒心神，並謹慎提防那邪惡試探者的詭計，以及他所有無能的僕役。天主並不向我們要求勝利，因為祂知道我們無法靠自己達成。祂只要求我們忠於祂的旨意、謙卑與順服。武器是祂的，勝利也是祂的。祂必常與我們同在，祂的天使也必侍奉我們。天主的能力何等奇妙，祂的富足無可比擬，祂的慈悲無可言喻。祂對我們人類的慈悲如此浩大，甚至將祂自己的勝利賜給了我們。因此，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父、及子、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願光榮歸於祂，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稅吏與法利塞人主日

真假祈禱

路 18:10-14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人，另一個是稅吏。那個法利塞人立著，心裡這樣祈禱：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搥著自己的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我告訴你們：這人下去，到他家裡，成了正義的，而那個人卻不然。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

耶穌向幾個自充為義人，而輕視他人的人，設了這個比喻：「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人，另一個是稅吏。那個法利塞人立著，心裡這樣祈禱：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搥著自己的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我告訴你們：這人下去，到他家裡，成了正義的，而那個人卻不然。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

一個人到森林裡去選一棵樹來做房梁。他看到兩棵樹，一棵挨著另一棵。一棵光滑高大，但內部已經爛掉了；另一棵外表雖然粗糙醜陋，但內部卻還良好。他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這棵光滑高大的樹，如果裡面都爛掉了，做不了房梁，對我又有什麼用呢？另一棵樹雖然粗糙醜陋，但至少裡面是良好的，如果我多花些精力來處理它，就可以用它來做我房子的房梁了。」於是，他想都沒想，就選擇了那棵樹。

因此，天主將為自己的家在兩個人之間做出選擇，祂選擇的不是外表看

起來有義德的人，而是內心充滿天主良好的義德的人。

傲慢的人，他們的眼睛總是向著天，而他們的心卻貼在地上，這樣的人不是中悅天主的；謙卑溫良的人，他們的眼睛向著地，而他們的心卻充滿了天堂，這樣的人才是中悅天主的。人類的創造主更喜歡人們向祂數算自己的罪行，而非自己的善行。因為天主是醫生，祂走到我們每個人躺著的床前，問道：「哪裡有疼痛？」若人利用醫生在場的機會，將自己所有的痛苦和軟弱都告訴他，這樣的人是有智慧的，而隱瞞自己的痛苦，向醫生誇耀自己健康的人則是愚笨的。就好像醫生來訪，是為了人的健康，而不是為了人的疾病！睿智的金口聖若望說：「犯罪是邪惡的，雖然在此世可以得到幫助；但犯罪卻不承認——在此世就不會得到幫助。」

因此，讓我們是有智慧的，當我們站在天主臺前祈禱時，讓我們感到自己是站在至善至慈的醫生前，祂懷著關懷和慈愛詢問我們每個人：「哪裡疼痛？」讓我們毫不遲疑地把我們的疾病、傷口和罪惡告訴祂。

在今天的福音書中，主耶穌在法利塞人和稅吏的比喻中告訴了我們這一點。在福音中說，主向那些「自充為義人，而輕視他人的人」說了這個比喻。難道我們不是主對之講這個比喻的對象嗎？不要反對這一點，而要承認自己的疾病，為它感到羞愧，接受至善至慈的醫生所提供的藥物。在一家醫院裡，許多病人躺在病床上。有些人發燒，幾乎等不到醫生的到來；有些人則四處走動，認為自己很健康，不想看醫生。一天早上，醫生前來探望病人。他的一位朋友和他在一起，為他們帶去了禮物。醫生的朋友看到發燒的病人，為他們感到難過。他問醫生：「他們能痊癒嗎？」醫生在他耳邊說：「這些發燒的人能治好，其他躺在床上的人也能治好，但那些走來走去的人卻不能治好。……他們患的是不治之症，正在體內腐爛。」醫生的朋友非常驚訝，他的驚訝主要針對兩件事：人疾病的神秘性和人眼睛的欺騙性。

現在，想像一下，我們是這座世界醫院裡的病人。我們每個人所患的疾病都有一個相同的名字——不義。這個詞包括所有私慾偏情、所有罪惡——我們靈魂、心靈和思想的所有軟弱和衰弱。病人在生病之初是一回事，在病情最嚴重時是另一回事，在醫治的過程中又是另一回事。但是，這就是這些內在之人的疾病的特點，只有那些被治癒的人才能意識到他們所患的可怕疾病。病得最重的人最意識不到自己的病情。在身體疾病方面，發高燒的人意

識不到自己或自己的疾病。瘋子也不會說自己瘋了。處於不義之中的初學者會暫時為自己的病感到羞恥，但不斷犯罪很快就會使他養成犯罪的習慣，進而導致沉醉和不義的譫妄，在這種狀態下，靈魂不再意識到自己或自己所患的疾病。只要想像一下，醫生走進醫院問：「你怎麼了？」那些所患疾病尚處於初期的人羞於承認自己有病，他們會說：「沒什麼！」那些病情已經沉重的人會被這樣的問題激怒，他們不僅會說：「我們什麼事都沒有！」還會開始誇耀自己的健康。只有那些正在走向康復的人才會嘆息著回答醫生：「我們一切都不好！請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德爾圖良在一篇講論悔改的講道中說：「如果你害怕懺悔你的罪，就看看地獄的火焰吧，只有懺悔能熄滅它。」

那麼，請默想一下這一切；請聽基督的比喻，自行決定它有多麼貼切。如果你驚訝地說：「這個比喻並不適用於我。」那麼，這意味著你正在厭惡不義這種疾病。如果你抗議說：「我是正義的，這比喻適用於我身邊的罪人。」那麼，這意味著你已病得很重。然而，如果你捶胸懺悔，回答說：「這是真的；我病了，需要醫生。」那麼，這就意味著你正在走向康復。不要怕，你會好起來的。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人，另一個是稅吏。」兩個人，兩個罪人，不同的是，法利塞人不認為自己是罪人，而稅吏認為自己是罪人。法利塞人屬於當時社會的最高階層，而稅吏則是最受蔑視的人。

「那個法利塞人立著，心裡這樣祈禱：天主，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法利塞人站在聖殿的前面，也就是祭壇的前面，按照法利塞人的習慣，他要擠到最前面。法利塞人就站在最前面，這一點從稅吏遠遠地站著就可以看出來。法利塞人的驕傲和對自己正義（即屬靈健康）的確信，使他不僅在人的眼中，而且在天主的眼中尋求首位，他不僅在吃飯和聚會時尋求首位，而且在祈禱時也尋求首位。這本身就足以說明，這個法利塞人是如何因不義而有病，又是如何因不義而變得遲鈍。

為什麼經上說「他心裡這樣祈禱」？為什麼不大聲祈禱？因為天主更仔細地聆聽他的心聲，而不是他口舌所說的。對天主來說，一個人在向天主祈禱時的想法和感受比他的口舌所說的話更重要。口舌可以妄言，但心靈不會

妄言：它會展現一個人的本來面目——或黑或白。

「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一個有罪的人竟敢在聖殿裡當著天主的面說這話！教會何嘗不是病人與醫生會面的地方？那些因罪而生病的人來到這裡，向良醫天主懺悔自己的疾病，從天主那裡尋求藥物和醫治，天主是人類的一切痛苦和軟弱的真正醫治者，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賜予者。難道健康的人去醫院是為了向醫生誇耀自己的健康嗎？但這個法利塞人並不是帶著一個完整而又健康的靈魂來到聖殿誇耀自己的健康，而是像一個因不義而身患重病的人一樣，在因病痛而導致的神志不清中，他不再知道自己生病了。有一次，我拜訪一家精神病院，醫生把我帶到一個鐵絲網製成隔欄前，隔欄對面是他的病人中病得最嚴重的一個。我問他：「你感覺如何？」他立即回答道：「在這些瘋子中間，你覺得我會感覺如何？」

法利塞人是這樣說的：「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事實上，他並不是為此感謝天主，承認自己不像其他的人是出於天主的作為。不，他說：「天主，我感謝祢……」這只不過是一種感嘆，一種對天主的阿諛，好讓天主聽他的誇口。因為，從他所說的一切來看，他並不是在感謝天主；相反，他是在褻瀆天主，褻瀆天主創造的其他一切。他沒有為任何事感謝天主；他所說的關於他自己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作為，是在沒有天主幫助的情況下實現的。他不會說因為天主以祂的大能和仁慈保護了他，所以他不是勒索者、不義者、姦淫者或稅吏。絕非如此，而只是因為他自己對自己的看法：他是一個具有非凡品格和價值的人，在整個世界上都無出其右者。除了這一點——他是如此出類拔萃的人——他還做出努力和犧牲，使自己保持在這一高水平上，凌駕於其他人之上。也就是說，他每週禁食兩次，凡他所擁有的，都捐獻十分之一。這個法利塞人為自己選擇的是多麼容易的救恩之路，比最容易的毀滅之路還要容易！在天主藉著梅瑟給人頒布的所有誡命中，他只選擇了最容易的兩條。但他並沒有真正履行這兩條誡命，因為天主之所以頒布這兩條誡命，並不是因為人必須禁食和奉獻十分之一的財物。這對天主而言絲毫沒有必要。天主給人這兩條誡命本身也不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是與他的其他所有誡命一樣，為了結出在天主面前謙卑、順服天主、愛天主和愛人的果實；簡而言之，就是為了喚醒、軟化並光照人的心靈。然而，法利塞人卻漫無目的地遵行這兩條誡命。他禁食，將自己的財產奉獻十

分之一，但他卻憎恨、蔑視他人，在天主臺前傲慢無禮。因此，他仍然是一棵不結果子的樹。果實不在禁食，而在人心；果實不在誡命，而在人心。所有的誡命和法律都是為心靈服務的：它們溫暖心靈，啟迪心靈，澆灌心靈，圍護心靈，為心靈清除雜草，在心靈裡播種——只是為了在心靈的田地裡的結出果實，並生長、成熟。所有的善工都是手段而非目的，是方法而非果實。目的在心中，果實在心中。

因此，這個法利塞人的祈禱並沒有達到他想要的目的：他沒有顯出他的靈魂之美，反而顯出了他的靈魂之醜；他沒有顯出他的健康，反而顯出了他患了病。基督希望通過這個比喻來說明這一點；不僅僅是這個法利塞人，而是所有法利塞黨人，當時他們在以色列人中擁有很大的影響力。通過這個比喻，主試圖揭示扭曲的虔誠和虛假的法利塞主義的真面目，從基督徒的歷世歷代一直到我們當今的世代。今天，我們中間不也有人向天主祈禱就像這個法利塞人一樣嗎？不是有許多人以指責和褻瀆他們的近人開始祈禱，以自我安慰結束祈禱嗎？不是有許多人站在天主臺前，就像一個債權人站在債務人面前一樣嗎？我們中不是有許多人說：「天主，我守齋，我去教堂，我繳納稅款，給教會捐款；我不像其他人一樣，不像勒索者和誹謗者，不像不信者和姦淫者，他們令我忿怒。天主，祢在做什麼？為什麼祢不殺了他們，為什麼祢不獎勵我為祢所做的一切？天主，難道祢看不到我心靈的純潔和靈魂的健康嗎？」但要知道，正如真福瑪克西穆所說：「天主不會騙你，你也騙不了祂。」他還說：「每個人劃十字，但不是每個人都祈禱。」法利塞人是一個「鬍子像亞巴郎，行為卻像含」的人。

他們這樣說了，天主聽了他們的話，打發他們空手而歸，對他們說：「我不承認你們對自己的描述。」在最後的審判時，天主會對他們說：「我不認識你們」，因為天主不是通過他們的言語，而是通過他們的心靈，來識別自己的朋友；就像祂不重視無花果樹的葉子，而是重視它所結的果實一樣。

但真正祈禱的人應該這樣祈禱：「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著自己的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他遠遠站著！真正祈禱的人不會站在最前面，站在教堂的主要位置。他有什麼必要這樣做呢？無論他是在教堂的後面還是在前面，天主都垂顧他。真正祈禱的人

總是真正的懺悔者。敘利亞的聖厄弗冷說：「人的悔改是天主的慶典。」他遠遠站著。他感到自己在天主臺前是一無所是，在天主尊威的臺前滿懷謙卑。若翰洗者，這位婦女所生者中最偉大的，在基督臨近時充滿了恐懼，說：「我連解祂的鞋帶也不配。」（參閱谷 1:7）那個罪婦用自己的眼淚給基督洗腳。因此，一個真正祈禱的人極其謙卑，如果天主允許他靠近祂的腳，他就會充滿喜樂。

「連舉目望天都不敢。」為什麼不敢呢？眼睛是靈魂的鏡子。靈魂的罪可以從眼睛裡看出來。你難道沒有看到，當一個人犯罪時，在人前，他的眼睛都低垂著。在遍察萬有的天主面前，罪人的眼睛怎能不低垂。在人面前所犯的每一樁罪，都是在天主臺前所犯的，世上沒有不影響天主的罪。一個真正祈禱的人會意識到這一點，並在天主臺前充滿謙卑和羞愧。為此緣故，經上說：「連舉目望天都不敢敢。」

「只是捶著自己的胸膛。」為什麼？以此表明，身體是人犯罪的器官。肉體的慾望會讓人犯下最嚴重的罪。貪饕生出肉慾，肉慾生出忿怒，忿怒生出謀殺。迷戀於肉體使人與天主分離，使人貧窮，扼殺了人身上的神聖英雄主義。因此，稅吏在祈禱時捶自己的身體，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罪、在天主臺前的恥辱和羞恥。但是，具體來說，他為什麼要捶胸，而不是頭或手呢？因為心在胸中，而心既是罪惡之源，也是德行之源。主自己說過：「凡從人裡面出來的，那才使人污穢，因為從裡面，從人心裡出來的是些惡念、邪淫、盜竊、兇殺、姦淫、貪吝、毒辣、詭詐、放蕩、嫉妒、毀謗、驕傲、愚妄：這一切惡事，都是從內裡出來的。」（谷 7:20-23）這就是稅吏捶胸的原因。

他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他沒有列舉自己所做的善工或惡行。天主都知道。天主並不要他一一列舉，而是希望他為它們而謙卑悔改。「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這句話把一切都說盡了。天主，祢是醫生，我是病人。惟有祢能醫治，我只屬於祢。祢是醫生，仁慈就是你的良藥。他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就好像他在悔改時說：醫生，請把藥給我這個病人罷！世界上沒有人能醫治我，只有祢，天主。「我唯獨得罪了祢，我在祢面前作了惡事。」（詠 50:4）沒有人能幫助我，無論他們多麼正直，除非祢幫助我。如果祢的仁慈不能像藥膏一樣塗抹在我的傷口上，我的

禁食、什一奉獻或所有善工都將無濟於事。人們的讚美不能治愈我的傷口，反而使它更加惡化。只有祢知道我的病，只有祢有藥。我到別人那裡去，或向別人祈禱，都沒有用。如果祢把我丟棄，整個世界都無法阻止我墜入毀滅。主啊，如果祢願意，惟有祢可以。天主啊，求祢寬恕我，拯救我！「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罷！」

主耶穌是是如何談論這種祈禱的呢？「我告訴你們：這人下去，到他家裡，成了正義的，而那個人卻不然。」主是對誰說這話的呢？是對我們所有自以為義的人說的。回到家裡成了正義的稅吏，不是法利塞人。那個謙卑認罪的人回到家裡，成了正義的，而不是那個傲慢自大的誇耀者。羞愧的懺悔者是正義的，而不是狂妄、虛榮而又傲慢的人。醫生會憐憫並醫治承認自己有病、尋求醫治的病人，並打發來找醫生誇耀自己健康的人空手而回。然後，主以這樣的教導結束了祂奇妙的比喻：「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誰高舉自己，誰貶抑自己？如果天主高舉他，沒有人能將自己高舉半分。但是，這裡指的是這樣的人，他認為自己是藉著在人和天主前佔據首位而高舉自己，他誇耀自己的善工，在天主前抬高自己，以褻瀆、輕蔑的方式羞辱他人，好讓自己看起來更偉大。在所有這些方式，那些以為是在高舉自己的人其實是在貶抑自己。因為無論他在自己的眼中，甚至在人的眼中有多麼偉大，他在天主的眼中多麼渺小。天主會貶抑這樣的人，使他有一天感受到自己被貶抑。敘利亞的聖依撒格說：「一個人在達至謙卑之前，他的行為不會得到任何獎賞。獎賞不是給予行為的，而是給予謙卑的。」但是，誰貶抑自己呢？他不是試圖顯得得比自己更渺小的人，而是看到自己因罪而渺小的人。的確，即使人願意，也無法把自己貶抑到甚於罪惡所給予他的貶抑的程度。天主所要求於我們的，就是意識到並承認我們是有罪的。對於意識到並承認自己罪孽深重的人來說，他不可能更深地沉淪下去。罪總是將我們拉下去，讓我們陷入無法想象的毀滅深淵。聖大瑪加略說：「謙卑的人决不會跌倒。他已經比任何人都卑賤，還能跌倒在哪裡呢？虛榮是一種極大的恥辱，而謙卑則是一種極大的高舉、榮譽和尊嚴。」

簡而言之：行事像稅吏那樣的人會被高舉。前者（法利塞人）無法得到醫治，因為他看不到自己有病；後者（稅吏）是正在走向康復的病人，因為

他已經認識到自己的病，把自己置於醫生的診治之下，並吃了他開的藥。前者就像那棵光滑高大的樹，內部已經爛掉了，對房主毫無用處；後者就像那棵粗糙醜陋的樹，房主將其加以處理，做成房梁，放到自己的房子上。

願天主憐憫所有悔改的罪人，醫治所有戰戰兢兢向祂祈禱的人的罪惡之病，願光榮歸於祂，仁慈的父、獨生子和至聖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浪子主日

浪子的比喻

路 15:11-32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那小的向父親說：父親，請把我應得的一份家產給我罷！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當他把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那地方正遇著大荒年，他便開始窮困起來。他去投靠當地的一個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莊田去放豬。他恨不能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可是沒有人給他。他反躬自問：我父親有多少傭工，都口糧豐盛，我在這裡反要餓死！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並且要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罷！他便起身到他父親那裡去了。他離得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他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兒子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了！父親卻吩咐自己的僕人說：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給他腳上穿上鞋，再把那隻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應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他們就歡宴起來，那時，他的長子正在田地裡，當他回來快到家的時候，聽見有奏樂及歌舞的歡聲，遂叫一個僕人過來，問他這是什麼事。僕人向他說：你弟弟回來了，你父親因為見他無恙歸來，便為他宰了那隻肥牛犢。長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遂出來勸解他。他回答父親說：你看，這些年來我服事你，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而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山羊，讓我同我的朋友歡宴；但你這兒子同娼妓耗盡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他宰了那隻肥牛犢。父親給他說：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

都是你的；只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宴喜樂！」

從天主極大的忍耐、極大的寬恕和極大的喜樂中，我們可以看到祂對人類無限的愛。在世上只有母愛可以與這種愛相比。有誰對世上的受造物，比母親對孩子更有耐心？有誰的寬恕超過母親？有誰會像母親一樣，為了孩子的進步而為悔改的罪人喜樂流淚？從世界的創始以來，在世上只有主耶穌基督對人類的愛超越了母愛。祂的忍耐使祂在十字架上遭受可怕的苦難；祂的寬恕從祂的心和嘴唇中傾流而出，甚至在十字架上；祂對悔改之人的喜樂是終其一生照亮祂受苦靈魂的喜樂。唯有天主的愛超越母愛。唯有天主比我們的母親更愛我們；唯有祂比我們的母親更寬恕我們；唯有祂比我們的母親更為我們的進步而喜樂。

當我們犯罪時對我們沒有忍耐的，就是不愛我們。當我們悔改時不赦免我們的，就是不愛我們。不因我們的進步而喜樂的，就是不愛我們這些在眾人中最微末者。

忍耐、寬恕和喜樂是神聖之愛的三大特徵。它們是所有真愛的特徵——如果在神聖的愛之外還有真愛的話。沒有這三個特徵，愛就不是愛。如果你把「愛」這個名字賦予其他的事物，就好像你把「綿羊」這個名字賦予山羊或豬。

在浪子的比喻中，主耶穌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真實而又神聖之愛的圖畫，色彩鮮明，在我們眼前充滿生命的脈動，就像在這個世界上，在黑夜過後，陽光普照大地一樣。兩千年來，這幅圖畫的色彩並沒有黯淡，只要世上有人，只要天主愛他們，這幅圖畫的色彩就永遠不會黯淡。相反，人越有罪，這幅畫就越生動：越鮮明，越清新。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那小的向父親說：父親，請把我應得的一份家產給我罷！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還有什麼比這個比喻戲劇性的開始更簡單的呢？在這簡單下隱藏著何等的深度！在這「一個人」背後隱藏著天主，在這「兩個兒子」背後隱藏著義人和罪人——或者說，隱藏著所有的義人和所有的罪人。義人比罪人年長；因為天主起初所造的人是義的，是人自己變成了罪人。罪人向天主，也向他正義的哥哥尋求他的一份家產。

此外，「兩個兒子」也是指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雙重本性：一個本性渴慕天主，另一個則傾向於罪惡。正如宗徒所說的，一個本性敦促人按天主的誡命，按心靈的法律生活，而另一個本性則讓人按肉體的法律生活（羅 7:22-23）。一個是屬靈的人，另一個是屬肉體的人——兩人在同一個人身上。屬靈的人無法想像與天主分離的生活，而屬肉體的人卻發現只有當他與天主分離時，他的生命才開始。屬靈的人較為年長，屬肉體的人較為年輕。從他受造以來，屬靈的人就較為年長，因為我們被告知，天主在起初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造人」（創 1:26），天主的肖像就是人屬靈的本性，而非屬肉體的本性，之後，才由塵土創造了人的肉體（創 2:7），天主將祂已經造好的肖像——屬靈之人——注入肉體之中。當然，人的肉體在天主創造它時，即使是屬塵土的，也絕對不是有罪的，儘管人就是被它導入犯罪的。厄娃也比亞當年輕。她是由亞當的肉體創造的，由於肉體的慾望，她違反了天主的誡命，墮入試探之中——由於她的墮落，她與天主分離了，在她的心靈內，她去了一個遙遠的國度：撒殫的國度。

「請把我應得的一份家產給我罷！」罪人這樣對天主說話。事實上，有什麼屬於人的東西不屬於天主呢？塵土，只有塵土。天主確實創造了塵土，但塵土並不是祂存在的一部分。所以人只能稱塵土為自己的；其他的都是天主的；其他的都屬於祂。當人沒有與天主分離時，屬於天主的一切都是他的。正如天主所說：「我兒！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可以說：「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若 16:15）。但是，當人渴望與天主分離時，當他想從天主無數的財產中得到自己的一份時，天主可以什麼也不給他，且仍然是公義的。因為若沒有天主，人就一無所有，他所擁有的也是一無所是。當天主給予他塵土，亦即只有肉體而沒有神魂、沒有靈魂、沒有屬靈的恩賜時，祂甚至已經給了他比人所擁有的還要多的東西，祂給他這些不是出於公義，而是出於憐憫。但是，與母親對孩子的憐憫相比，天主的憐憫更大，且無可估量，所以天主給予祂有罪的兒子的，遠勝於塵土。這也就是說：除了肉體之外，祂還給了他肉體之內的靈魂，就像動物一樣，除此之外，祂還給了他一些屬靈的恩賜：一點理解力、良知和向善的慾望——只有一點火花，足以讓他不至於淪為眾多動物中的一個。

「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大兒子仍與父親在一起，享有父親的

所有財物，「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亞當在樂園短暫逗留的奧秘，豈不是隱藏在不多幾天裡嗎？亞當犯罪後，向天主尋求並得著他的那一份。他看見了自己的赤身露體：也就是說，他看見自己沒有天主就一無所是。天主因其憐憫，沒有讓他赤身露體地離開，而是給他做了衣服；給他穿上，然後打發他離開（創 3:21）。天主對亞當說：「你既是灰土，你還要歸於灰土。」（創 3:19）這意味著：充其量，只有塵土是你的。其他的都是我的。你尋找屬於你的東西，而我已經給了你；但是為了讓你能夠活出，至少成為你之所是的影子，我給了你更多：我把我神聖尊嚴的火花給了你。

發生在亞當身上的事，在數以百萬計的亞當的後裔身上一再重演，他們因罪而與天主分離，帶著他們的那一份，去了遠方。天主不會強迫任何人與祂待在一起，因為天主創造的人是自由的，祂按自己的本性，從不試圖限制這一自由。

愚昧的罪人與天主分離時會做什麼？他「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這只不是一個罪人的行為；這只不是父親的這個小兒子的行為。每個人，每個與天主分離的人都會這樣做。「因此，祂使他們的時日消耗在虛榮之中……」（詠 77:33）。

「荒淫度日」。這是什麼意思？這意味著他整天沉溺於罪惡之中，漫無目標的生活，沉溺於酗酒、爭吵、憤怒、揮霍，最重要的是，不道德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力會極其快速而又徹底地被消耗，神聖的火花也會被熄滅。若人沒有愛，他就將自己交付於情慾。若人離開了天主的道路，就會發現自己身處迷宮之中。這樣的人將斧子置 於自己的生命之根上，砍伐樹根，直到樹木枯萎。

浪子漫無目標地生活著，耗費了他從父親那裡得到的一切財物。「當他把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那地方正遇著大荒年，他便開始窮困起來。」在這個遠離天主的遙遠國度，總是有飢荒，因為土地無法滿足飢餓的人：其食物只會增加他的飢餓。土地只能勉強滿足無理性的動物的飢餓，絕不能滿足人的飢餓。在遙遠的國度，總是有飢荒，因為對於罪人來說，他完全忘記了天主，天主連同他的那一份一起賜給他的所有生命力已經散失了，於是就產生了大飢荒：整個大地，連同它所能提供的一切，都無法滿足他的飢餓，連

片刻時間都無法滿足。時至今日，每個把自己完全交給塵世、肉體和肉體滿足掌管的罪人都是如此。到了某個時刻，對罪人來說，這些都變成了令人厭惡的污穢，發出陣陣惡臭。於是他開始抱怨整個世界，詛咒自己的生命。肉體和靈魂的生命都乾枯了，他覺得自己就像一根冷風吹過的空心、枯萎的蘆葦。對他來說，一切都是黑暗的；一切都是污穢而又令人厭惡的。在這種情況下，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他已經不再相信今生，又怎麼會相信來生？他已經忘記了來生，開始憎恨今生；他已經忘記了天主，開始憎恨這個世界。他現在要做什麼？要去哪裡？整個宇宙都壓迫在他身上，卻沒有一扇標著「出口」的門。墳墓不是出口，而是進口。當他處於這種絕望的狀態時，魔鬼出現在他面前，雖然是偷偷摸摸、不為人察覺的，魔鬼一直與他同在，帶領他從一種邪惡走向另一種邪惡。但現在魔鬼向他顯現，帶他去服事他，打發他到田間去養豬。因為經上寫著：「他去投靠當地的一個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莊田去放豬。」這就是每個忤逆的兒子離開父親後的下場：他帶著驕傲和對自己幸福的偉大計劃離開父親，卻成了比自己更糟的人的僕人，成為他人的養豬人。很明顯，「當地的一個居民」指的就是惡魔。雖然他在這裡被稱為「人」，就如同父親被稱為「人」，他被描繪成一個完全與這個兒子如此愚蠢地與之分離的「父親－人」的相對者。他是人，但不是天國的人，也不是地上國度的人，而是某個第三國度的人——黑暗、恐怖、腐朽和烈火的國度：魔鬼的國度。罪人與第一個「父親－人」在一起時，被稱為兒子，但與另一個「魔鬼－人」在一起時，則被稱為雇傭。當他與「父親－人」在一起時，他受到豐盛的祝福，但與「魔鬼－人」在一起時，他卻飢餓，飢餓到要吃豬所吃的豆莢；卻沒有人給他。在更深的意義上，我們必須把「豬」理解為邪靈——魔鬼國度的居民。因為邪靈是一切不潔的載體，而豬是不潔的可見象徵。當主把邪靈從加達辣的附魔人身上趕出來的時候，祂把邪靈打發到豬身上（路 8:32-33）。就像豬在地上拱食一樣，邪靈也在人身上拱食，直到他們在人身上找到一些不潔之物作為食物。我們必須將「豆莢」，理解為人內心的一切不潔：邪惡的思想、不潔的慾望、自私的意念、罪惡、色慾和情慾，尤其是情慾。邪靈以消耗人的靈魂、使人的靈魂枯萎的一切事物為食，養肥自己。人的靈魂在黑暗中生長，得不到天主的直接光照，就像豆莢生長在地下的黑暗中一樣，所有這些都是邪靈的不潔食物。但

是，在人服事邪靈後，邪靈連這些食物也不給他。邪靈用它來餵養人，直到人完全陷於他們的權勢之下，當人落入他們手中後，他們就不需要再餵養他了。他們的食物是毒藥，而他已經被徹底毒害了。對人來說是毒藥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卻是食物！他們啃噬他的靈魂，只等待靈魂與他的肉體分離的那一刻，這樣他們就可以在外面的黑暗中享用它更大的痛苦。正如先知達味聖王所說：「仇人迫害我，摧殘我的生命，置我於幽谷，視我如死人。」（詠142:3）看，浪子在肉體死亡之前就已經死人了！

但是，在浪子的這一最絕望、最飢餓、最恐怖的時刻，他的內心燃起了一朵火花；一朵被遺忘、未曾預見的火花。這一死炭上的火花從何而來？死屍上的生命火花從何而來？它來自於我們在開始時所提到的：父親在把兒子的那一份給他時，所給予他的比他應得的那一份更多。他給予他的，除了塵土之外，還有良知和理解力的火花。就好像聰明仁慈的父親在為小兒子分財產時對自己說：「我也要把這分給他：一些良知和理解力；事實上，這是他想要與之分離的東西。為什麼不呢？——他會需要的。他要去一個又冷又餓的地方，當他最需要的時候，這一點火花就能照亮他回到我身邊的路。好吧，讓他拿著它吧；他會需要的。這火花將拯救他。」

看，當浪子下到第三國度，服事魔鬼時，這火花在最深的黑暗中發出微弱的光芒。在他內，就像一盞魔法燈籠，閃爍著被遺忘已久的良知與理解力之光。在這光中，他醒寤了過來。只有藉著這光，他才能看清自己所墮入的深淵，看清自己所呼吸、所生活的一切惡臭，看清自己所交往的一切卑劣的社會。藉著他父親的仁慈之手在他靈魂中點燃的這盞神秘燈光，他從可怕的睡夢中醒來，開始比較他先前與他父親在一起時所過的生活，以及他現在所過的生活。「他反躬自問：『我父親有多少傭工，都口糧豐盛，我在這裡反要餓死！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並且要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罷！』他便起身到他父親那裡去了。」

【德奧克拉斐特說：「他反躬自問」，由此可知，當他在作惡時，他就迷失了自己。事實上，當我們的感官徘徊於我們自身之外時，我們就迷失了我們自己，離開了在我們內的天主之國。（路 15:17-21）】

當浪子的靈魂裡開始燃起火花，他一將與父親在一起時的生活與在他遠

方的生活做比較，就立即做出了決定：「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他說：「我要起身」，因為他看到了自己所跌落的深淵。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或是向下跌入惡魔的深淵，或是向上回到父親身邊。他的父親非常富有：和他在一起不會挨餓；他的傭工有足夠的食糧，而且有餘，而他的兒子卻要餓死了。所謂「食糧」，我們必須理解為「生命」；「傭工」是天主創造中比人低等的存在，例如動物和其他受造物。浪子墮落得比動物還低，尋求與動物有同等的生命。動物不是自由的生物，天主完全以祂的能力和意志來管理它們。天主按它們的需要賜予它們生命，照顧它們，滿足它們的需要。但是，浪子在不道德的行為中耗盡了天主賜給動物的生命力，而動物卻正確地使用這些生命力。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首先，我們必須把「天」理解為全體天使的軍旅，尤其是護守天使；其次，是指天主賜予每個人的屬靈恩賜，這些恩賜在有罪的人身上代表天，內在之人喜悅於天主的法律（羅 7:22）。而這裡的「天」是指天主的眾天使，這可從主自己的話語中看出：「我告訴你們：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這樣歡樂。」（路 15:7-10）因此，在我們為悔改的人感到喜樂時，也會為未悔改的罪人感到悲哀。

「天」也是指天主賜給人的屬靈恩賜，這可從我們已引述的保祿宗徒的話中看出，也可從下面的話中看出：「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是屬於自己了嗎？」（格前 6:19）救主的話更清楚說明這一點：「天主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 17:21）因此，得罪天主的人也得罪了天主的天使和在祂內的義人，因為義人本身是屬於天主的，這就是「得罪天主」的意思。因此，痛悔的兒子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他離得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他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天主的愛就是這樣——無限而又極為溫柔！迄今為止，祂對罪人的忍耐有多大，祂的寬恕和喜樂就有多大。罪人一旦悔改歸向天主，天主就已經急忙迎接他，接納他，擁抱他，親吻他。母親看見孩子進步，就大為喜樂；牧人找到迷失的羊，就大為喜樂；婦人找到失落的錢幣，就大為喜樂。但是這些都不能和天主因罪人悔改歸向祂而有的喜樂相比。我們心裡只要有一絲悔改的徵兆，即使我們還遠遠地，天主已

經看見我們，比陽光照遍黑暗的土地還要快地急忙迎接我們：迎接藉著悔改而在我們內孕育的新人。先知向全知者高呼：「上主，祢洞察我，認清我！」（詠 138:1）我們的天父急速來幫助我們，張開祂的雙臂，緊緊地抱住我們，使我們不至於再跌回魔鬼的無底深淵，放豬之地，飢荒之地。「你們要親近天主，天主就必親近你們。」（雅 4:8）最迅速的幫助者啊！最應受讚美的手啊！如果我們還沒有熄滅我們內良心和理解的最後一絲火花，我們就應該為天主的愛而羞愧；我們必須立刻悔改，垂頭舉心，奔向我們曾輕蔑過的父親的懷抱。

悔改的兒子來到他父親那裡，說了他打算對他說的話：「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了！」但他沒有說完他本來打算說的話。他本來想繼續說：「把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罷！」但是他父親不讓他說完。他不讓悔改的人自卑，尋求當一個僱工，所以他打斷兒子的話，開始擁抱他，親吻他。兒子衣衫襤褸，又髒又瘦，看起來像個野人，但慈悲的父親還是擁抱他，吩咐他的僕人：「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給他腳上穿上鞋，再把那隻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應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上等的袍子象徵天主所有屬靈恩賜的豐富和美麗。這是神聖純潔的袍子，亞當在犯罪、墮落、被逐離天主，去了遙遠的地方。這袍子就是基督：這就是稱它為「上等」的緣故。在天上沒有比這更好的袍子。宗徒說：「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迦 3:27）。靈魂被剝去了所有美好的事物，現在完全重新穿上衣服：舊的、破爛的袍子被扔掉，換上了新的袍子。這件靈魂的新袍子象徵著新人——悔改、重生、為天主所赦免並接納。沒有這件新袍子，沒有人能生活在天主的國裡，正如我們從基督關於國王兒子婚禮的比喻中清楚看到的那樣（瑪 22:2-14）。按宗徒所說的，這件袍子由「憐憫的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忍」所構成，「在這一切以上……還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哥 3:12-14；參閱弗 4:24，默 7:14，匝 3:4）。

戴在他手指上的戒指象徵著靈魂與基督締結婚約。懺悔者放棄了他與這個世界的所有不道德關係，在靈魂內緊緊依附基督，與祂保持不可分割的合一。這一訂婚是由聖神的大能和恩寵促成的，在所有屬天的恩賜上都有祂的印記。

父親對僕人說：「給他腳上穿上鞋。」鞋子象徵著意志力，藉著它，人能夠堅定地走在天主的道路上，不四處遊蕩，也不向後看。

我們必須把被宰殺的肥牛犢理解為耶穌基督自己，祂為了潔淨罪人而犧牲了自己。

我們必須把僕人理解為天使或司祭。如果我們把父親的家理解為天堂，那麼，我們就必須將僕人視為天使；如果我們將其理解為地上的教會——這也是正確的理解——那麼，我們必須將僕人視為司祭，他們受到召叫慶祝基督祭獻的奧秘，使人得到滋養，以獲得永生。在此，父親的家首先被理解為教會，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浪子還沒有生理死亡，並且，直到一個人離開他的肉體，他才屬於天主的國度，這國度在地上以教會的形式存在。但僕人除了象徵司祭外，還必須被視為天使，這首先由以下事實清楚地表明：天使在神聖奧秘中臨在於教堂內，其次則是因為天主以人的護守天使引導他們行走救恩的道路。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在肉體上，他仍然只是活著，但他的靈魂卻如同死了一樣。神聖恩賜的最後一絲火花在他內心點燃了，復興了他的整個靈魂。當他向父親要求自己的那一份家產時，他已經迷失了。他醒悟過來。這意味著：在天主火花的亮光中，他從迷失中醒悟過來。天主認識他，並一直關注著他，直到最後一刻——悔改的那一刻。

「他們就歡宴起來。」大兒子回來，聽見這些事，心中生氣，就對他父親說：「你看，這些年來我服事你，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而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山羊，讓我同我的朋友歡宴；但你這兒子同娼妓耗盡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他宰了那隻肥牛犢。」正義的兒這樣對他父親說。當教會以喜樂和溫柔之心接納悔改的罪人，並帶領他們領受神聖的聖體聖事時，許多正義的教會人士就是這樣忿怒地說話的。許多舊約的義人，當他們看見天主為了人類中更年輕、更有罪的世代，將祂的獨生子祭獻時，也是如此說話的：「『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山羊！』與祢為我們有罪的、浪子一般的後代所作的巨大犧牲相比，祢從未為我們作過任何，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犧牲。」由於山羊通常象徵罪惡，這些義人也可以說：「祢禁止我們犯下哪怕是最小的罪——小到如同一隻山羊羔——而祢現在卻以祢所擁有的最大寶藏——祢兒子的犧牲——獎賞這些罪惡的世代！」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我們將

看到這個看似簡單的比喻，深入到人類歷史的核心，從亞當的墮落到最正義者——主耶穌，祂對人類，對亞當及其後代，就像天父的大兒子——儘管祂是獨生子，而非義子。如果主耶穌自己如同一個普通凡人那樣地說話，祂可以對祂的父說：「亞當犯了罪，背離了祢，他和他的所有後代都褻瀆了祢的名，但現在祢為他和他的後代準備了如此的榮耀和喜樂，連我和整個天堂都難以想像。」當然，主耶穌永遠不會生祂在天之父的氣，也不會以這種方式對祂的父說話，除非祂故意將祂自己置於我們的心中，說這話以責備或教導我們，以免我們因自己的義而自高自大，因我們的驕傲而輕蔑悔改的罪人。好像祂要對我們說：當我，永恆的義者，與父永不可分，並不反對接納悔改的亞當再次進入天國，那麼，你們這些僅僅從昨天開始才成為義的人，從亞當所犯的第一個罪起就是罪人的人，怎麼能反對天主對悔改的罪人的愛呢？

父親對大兒子說：「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宴喜樂！」

所以，天主安慰義人，提醒他，他和天主一起管理、分配了不可估量的善事。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隨著你悔改的兄弟的歸來，你的份額並沒有減少，而你的喜樂應該更大，「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

這個比喻就這樣結束了，它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奧秘和教誨的福音。一個人越是虔誠地深入這個比喻，他就越會發現其中所蘊涵的奧秘和教誨。願光榮歸於主耶穌，祂給予我們這個比喻——這一充滿財富的寶藏，一代又一代的人從中汲取天主和人的知識，從中學習恆久忍耐的愛、天主因對人類的愛而有的寬恕，以及在接納悔改的罪人時，天主因愛而有的喜樂。願光榮歸於祂無始之父，歸於賦予生命的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離肉主日

最後審判

瑪 25:31-46

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那時，他要坐在光榮的寶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邊，山羊在左邊。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那時，義人回答他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饑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而給了你喝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患病，或在監裡而來探望過你？君王便回答他門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然後他又對那些在他左邊的說：可咒罵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吧！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赤身露身，你們沒有給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監裡，你們沒有來探望我。那時，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幾時見了你飢餓，或口渴，或作客，或赤身露體，或有病，或坐監，而我們沒有給你效勞？那時君王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這些人要進入永罰，而那些義人卻要進入求生。

統計學家估計，地球上生活著十五億人。在這十五億人中，沒有一個人

能用他的心理過程告訴你世界末日會發生什麼，我們死後會發生什麼。在我們之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億萬人類，也無法通過他們的心理過程，堅定而又肯定地告訴我們有關世界末日的事，以及死後等待著我們的是什麼——任何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頭腦和心靈接受為真實的東西。我們的生命是短暫的，我們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但時間卻是漫長的——以成百上千年計算。我們當中有誰能從時間的限制中，走到時間的盡頭，看到末後的事情，並告訴我們其他人說：「在時間的最後一刻，世界將如此這般，你們世人也將如此這般」？一個也沒有。的確，所有活著的人中，一個人也沒有，除非有一個人能讓我們相信，他已經進入了世界和人類的造物主的思想，看到了整個造物計劃，而且他在世界開始之前就活著，並是有意識的，對時間的終結和標誌著終結的事件有著清晰的認識。現在活著的上億人中有這樣的人嗎？從世界之初直到現在，有這樣的人嗎？沒有，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有一些神視者和先知，不是由他們自己的頭腦，而是由天主的啟示，講說了一些末日將會發生的事情——一些簡短而又不完整的事情，與其說是為了準確描述世界末日，不如說是出於天主的聖意，藉著他們所見到的神視警告世人回頭，離開不法的道路，痛悔改過，更多地默想這即將到來的決定性時刻，而非這些瑣碎而又短暫的事物，它們就像烏雲一樣，掩蓋了熾熱而又可怕的事件，人類在世上的整個生活、世界本身的存在、星辰的運行和晝夜的循環都將因此而終結。

有一個人，也只有這人，給我們清晰而又明確地講述了末日將要發生的一切，祂就是主耶穌基督。如果有人說祂所說的有關世界末日的話，即使他是活著的、最偉大的聖賢，我們也不會相信。如果他是由人的理解，而不是由天主的啟示講說，我們也不會相信他。因為人的理解和人的邏輯，無論多麼偉大，都是微不足道的，無法觸及世界的開始及其終結。凡需要神視的地方，理解力就是無用的。我們需要一位神視者，他能像我們看到太陽一樣清楚地看到整個世界——從世界的開始到終結，以及世界的開始和終結本身。這樣的人只有一個：主耶穌基督。當祂告訴我們末日會發生什麼時，我們只能相信祂，也必須相信祂。因為祂所預言的一切都實現了，無論這預言是對個人（諸如伯多祿、猶達斯和其他宗徒），對特定民族（諸如猶太人），或是對特定的地方（諸如耶路撒冷、葛法翁、貝特賽達和苛辣匝因），或是對

在祂的寶血內所建立的天主的教會說的。只有祂關於世界末日和最後審判的預言尚未實現。但是，有眼可見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們這個時代，祂告訴我們的那些末日來臨的徵兆已經開始在世上出現了。不是出現了許多販賣幸福的人，試圖以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教導取代基督和祂的教導嗎？難道民族沒有起來反對民族，國家反對國家嗎？難道大地沒有因眾多戰爭與革命而顫抖，我們的心靈也與它一起顫抖嗎？不是有許多人背叛了基督，許多人摒棄了教會嗎？罪惡豈不是氾濫，許多人的愛心豈不是冷淡嗎？基督的福音不是已經傳遍天下，向萬國作見證了嗎（瑪 24:3-14）？誠然，最可怕的還沒有到來，但它正在迅速而又毫不遲延地到來。敵基督確實尚未出現，但他的前驅和先知卻遍布各國。誠然，有史以來最災難性的不幸還沒有降臨到我們身上，也沒有那令人難以忍受的死亡之聲，但所有等待基督降臨的屬靈人士都能清楚地看到這場災難。誠然，太陽沒有變得昏黑，月亮沒有失去光芒，星辰也沒有從天上墜落——但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將不再有任何關於它的文字或言論。人們的內心將充滿恐懼和顫慄，人們的 舌將被凍結，人們的眼睛將注視可怕的黑暗，看著一個沒有白晝的大地，一個沒有星辰的穹蒼。在這黑暗中，人子的標誌將突然出現，一個輝煌的十字架，從東到西，從北到南，其亮度是我們頭頂上的太陽所無法企及的。那時，世上所有的人都將看見主耶穌坐在天上的雲彩上，帶著大能和榮耀。萬軍的天使將吹響號角，地上的萬國將聚集到祂臺前；號角吹響的時候，將召集創世以來從未有過的集會，並進行一場一次而永遠的審判。

所有這些在世界末日和時間終結將要發生的徵兆和事件，在聖福音的另一處有描述。不過，今天的福音經課描述的是時間與永恆、上天與下地、天主與人類之間的最後清算。它描述了最後審判，以及「在上主忿怒的日子」（索 2:2）將如何來臨。它為我們描述了天主的仁慈讓位於天主的公義的可怕時刻——這對公義者來說是最快樂的時刻。到那時，行善和悔改都為時已晚。那時，哀嘆將得不到回應，那時，我們的眼淚將不再落到天使的手上。

「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那時，他要坐在光榮的寶座上。」正如在浪子的比喻中，天主被看作人，基督在這裡也被稱為人子。是祂，而非其他人。當第二次來到這個世界時，祂不會像第一次那樣默默無聞、謙卑地降臨，而是公開地、帶著巨大的光榮降臨。這光榮首先指的

是基督在未有世界以前的永恆中所有的光榮（若 17:5），其次是指得勝撒殫、舊世界和死亡者的光榮。祂不是獨自降臨，而是與諸聖天使一同降臨，這些天使的數量難以計數，祂與他們一同降臨，因為他們作為天主的僕人和戰士，參與了與邪惡的戰鬥，並戰勝了邪惡。祂樂於和他們一起分享光榮。為了強調這一事件的崇高性質，特別指出眾天使都將與主一同降臨。沒有任何其他事件提到天主的眾天使都在場。他們總是以或多或少的數量出現，但在最後審判中，他們卻全部在場，聚集在榮耀的君王的周圍。

許多先知，無論是在先前還是在之後的時日，都曾目睹過光榮的寶座（依 6:1；達 7:9；默 4:2，20:4）。這個寶座指的是天上的大能天使，主就坐在上面。這是榮耀和勝利的寶座，天父就坐在上面，主基督得勝後也坐在上面（默 3:21）。主的降臨將會多麼威嚴，為如此奇異而又可怕的事件所環繞！先知依撒意亞洞察一切，預言道：「看哪！上主乘火降來，他的車好似暴風。」（依 66:15）達尼爾看到，在上主降臨時，「一道火河湧出，從他面前流下，有千萬服事他的，有億兆侍立在他面前的，審判者已坐堂，案卷已展開。」（達 7:10）

當主在榮耀中降臨，坐在寶座上時，「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邊，山羊在左邊」。許多教父詢問基督審判萬國的地點。他們引用先知岳厄爾的話，認為審判將在約沙法特山谷進行，約沙法特王在那裡不戰而屈人之兵，大勝摩阿布人和阿孟人，敵人無一存活（編下 20）。先知岳厄爾說：「異民，起來，前往約沙法特山谷，因為我要在那裡坐堂，審訊四周的一切異民。」（岳 3:12）。也許主的寶座將被安置在那個山谷之上，但世界上沒有一個山谷可以聚集所有的國家和民族，從世界的起始到終結的生者與死者，他們的數量將以數十億計。整個大地的表面，再加上所有的海洋，都不足以讓所有在地球上生活過的人站在一起。如果這只是靈魂的聚會，那麼也許可以把他們都聚集在約沙法特山谷，但由於這將是有血肉之軀的人的聚會——因為死者將帶著他們的肉體復活——那麼先知的話就必須以比喻的方式來理解。約沙法特山谷就是整個世界，從最遠的東方到最遠的西方；就像天主以前在約沙法特谷顯示祂的力量和審判一樣，祂在末日也將對整個人類顯示同樣的力量和審判。

「祂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在一瞬間，所有聚集在一起的人都將被分開——就像牧人用他的聲音把綿羊趕到一邊，把山羊趕到另一邊——有的在左邊，有的在右邊，就像被一股不可抗拒的磁力所吸引，沒有人能從左邊移動到右邊，也沒有人能從右邊移動到左邊。

「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在這一福音經課的開始，基督稱自己為人子——即天主子——在這裡，祂稱自己為君王，因為國度、權柄和榮耀都賜給了祂。「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他們確實是有福的，基督稱他們為有福的，因為天主的祝福本身就包含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喜樂和屬天的恩寵。主為什麼不說「我所祝福的」，而說「我父所祝福的」？因為祂是天主的獨一聖子，是獨生的、非受造的聖子，從亙古到永恆，義人則是因天主的祝福而成為天主的義子，因而成了基督的弟兄。天主召叫義人承受祂「自創世以來」給他們預備的國度。這意味著，甚至在創造人類之前，天主就已經為他預備了國度。在創造亞當之前，祂就為他在樂園中的生活準備好了一切。 整個國度光輝燦爛，只等著它的君王。然後，天主帶領亞當進入這一國度，這國度也就成就了。因此，天主從一開始就為義人預備好了國度。它只是在等待它的統治者，君王基督本人是他們的首領。

審判者召叫義人進入這國度後，立即就解釋了為什麼祂要將國度賜予他們：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聽到這奇妙的解釋，義人猶豫而又溫順地問君王，他們何時見過祂飢餓、口渴、赤身露體、患病，以及何時為祂做了所有這些事。對此，君王再次給出奇妙的回答：「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整個解釋有兩種意義：外在的和內在的。外在的意義大家都很清楚。若人給飢餓食物，給口渴者水喝，給赤身露體的人衣服，給作客者住處，他是對主做這些事。人若探望病人或在監獄中的人，都是對主做的。因為舊約中有這樣的記載：「向窮人施捨，是借貸於上主；對他的功德，上主必要報答。」（箴 19:17）主藉著那些尋求我們幫助的人來測試我們的心。天主不為

祂自己使用我們的任何東西：祂不需要任何東西。創造餅的那位不會飢餓，創造水的也不會口渴。給整個受造界衣穿的那位不會赤身露體；身為健康之源的不會得病；身為萬主之主的不會被俘虜。但祂卻希望我們施捨，為能以這種方式來軟化我們的心，使之更為高貴。因天主的全能，祂能使所有人同時富有、豐衣足食。但祂卻讓人經歷飢渴、疾病、苦難和貧窮，原因有二：第一，人忍受這些事，他的心會因此而軟化，變得高貴，並轉向天主，懷著信心、以祈禱敬拜天主；第二，人可以從別人的痛苦中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從別人的羞辱中感受到自己的羞辱，因永生的天主——世上萬物的創造者和供應者——了解世上所有人的手足情誼與合一。主渴望我們仁慈待人——仁慈高於一切。因為他知道仁慈是使人得以恢復對天主的信德、望德與愛德的方法。

這是外在的意義。內在的意義與在我們自己內的基督有關。在我們頭腦中的每一個純潔思想中，在我們內心的每一個高尚情感中，在我們靈魂對成就善的每一個崇高渴望中，基督藉著聖神的大能，在我們內將祂自己啟示出來。祂稱所有這些純潔的思想、高尚的情感和崇高的渴望為祂的小兄弟或祂最小的兄弟。祂這樣稱呼他們，是因為他們在我們內，與在我們內巨大的世俗渣滓與邪惡的田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少數。如果我們的思想渴望天主，我們給它吃的，就是給在我們內的基督吃；如果我們的心空無一物，缺乏天主一切美好高尚的事物，我們給它衣穿，就是給在我們內的基督衣穿；如果我們的靈魂因我們的邪惡存在和邪惡行為而患病、被囚禁，我們留意它並探訪它，就探訪在我們內的基督。簡言之，如果這個在我們內曾經引以為榮、代表義人的另一存在，被在我們內的邪惡與罪人所征服和羞辱，而我們保護這義人，就是在保護在我們自己內的基督。這一在我們內的義人非常非常小，而在我們內的罪人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巨人哥肋雅。但這在我們內的義人就是基督的小兄弟，而在我們內的罪人則是如同巨人哥肋雅一樣的基督的敵人。那麼，如果我們保護在我們內的義人，如果我們釋放他、堅固他、把他帶到光明中；如果我們把他提升到罪人之上，使他完全支配罪人，我們就可以像保祿宗徒所說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 2:20）——那麼我們將被稱為有福的，並在最後的審判時聽到君王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

但是，審判者要對那些在左邊的人說：「可咒罵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吧！」審判是可怕的，但卻是公義的。因此，君王召義人到自己面前，賜給他們國度，而祂卻將罪人從祂面前逐離，打發他們到永火裡，到魔鬼及其僕人的邪惡團體裡。【聖大巴西略在其《論最後審判》的論著中說：「如果永罰是有盡頭的，那麼，永生也是有盡頭的。但是，正如不可能想像永生是有盡頭的，如何能想像永罰是有盡頭的呢？」】主沒有說的話很重要：永火是為罪人從創造世界以來就預備了的，正如國度是為義人預備的一樣。這意味著什麼？很明顯，主只為魔鬼及其使者預備了永火，而祂從創造世界以來就為所有人預備了國度。因為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弟前 2:4；參閱瑪 18:14；若 3:16；伯前 3:9；依 45:22），不願有一人喪亡。因此，天主不是要人喪亡，而是要人得救；祂也沒有為他們預先準備魔鬼的火，而是預備了祂的國度，僅此而已。由此可見，那些說罪人「被預定成為罪人」的人，他們的思想是偏離正道的。如果他這樣被預定了，這不是來自天主，而是來自他自己。天主沒有為人預先預備任何受罰的地方，而只是為魔鬼預備了，由此可見，這不是天主為他預定的。因此，在最後的審判時，公義的審判者除了魔鬼的黑暗領域之外，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將罪人送去。而審判者將他們送到那裡是公義的，這一點從他們在地上的生活期間遠離天主，並獻身事奉魔鬼的事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君王向左邊的罪人宣布了判決，立即向他們解釋為何他們受到咒詛，為何祂要將他們打入永火：「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赤身露身，你們沒有給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監裡，你們沒有來探望我。」他們沒有做過在右邊的義人所做的一切。聽到君王的這些話，罪人像義人一樣問道：「主啊！我們幾時見了你飢餓，或口渴……？」主回答說：「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

君王給罪人的整個解釋也有雙重含義——外在的和內在的——就像前面對義人的解釋一樣。罪人內心陰暗，心硬，以靈魂的邪惡意向，對他們在地上的飢餓、乾渴、赤身露體、患病和被囚禁的弟兄毫無憐憫之心。他們思想粗俗，無法理解基督是藉著貧苦受難的弟兄召叫他們行憐憫。他們堅硬的心靈不能被別人的眼淚軟化。基督的榜樣和祂聖人的榜樣也不能使他們邪惡的

靈魂轉向渴望良善並行善。因此，他們憐憫在弟兄內基督，就是不憐憫在他們內的基督。一旦這些純潔的思想形成，他們就故意撲滅它們，以不潔而又褻瀆的思想取代它們；一旦這些高尚的情感在心中形成，他們就把它們連根拔除，以無情、淫欲和自私取代它們；他們迅速而又嚴厲地壓制靈魂中一切想行善——遵守天主的誡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是喚起對人行惡的欲望，犯罪激起天主的忿怒。於是，在他們內的基督的最小弟兄，亦即在他們內的義人，被釘十字架、被殺死、被埋葬；而他們所養大的黑暗巨人哥肋雅，也就是在他們內的不義之人，或魔鬼本身，卻在戰場上成為勝利者。天主對這樣的人能做什麼呢？祂能接納那些完全將祂的國度從自己身上驅逐出去的人嗎？祂能召叫那些已經將在自己內的一切與天主的相似性根除，並在心中秘密地或是在世上公開地宣稱自己是天主的敵人、魔鬼的僕人的人嗎？不能。他們藉著自己的自由選擇，成了魔鬼的僕人，審判者將在最後審判時，將要打發他們與他們生前公開交往的人在一起——在地獄的烈火中，那是為魔鬼及其僕人所預備的。緊接著，受造世界歷史上最偉大而又最短暫的過程結束了。「這些人（罪人）要進入永罰，而那些義人卻要進入求生。」在此，生命與痛苦彼此相對立。有生命的地方，就沒有痛苦；有痛苦的地方，就沒有生命。的確，生命的圓滿排除了痛苦。天國賦予生命的圓滿，而魔鬼的居所則帶來痛苦，只帶來痛苦，沒有來自天主的生命。我們在此塵世的生活中看到，罪人的靈魂——其內的生命很少（即天主的生命少）——充滿了比義人的靈魂——其內的生命多（即天主的生命多）——更大的痛苦。正如在古時有人睿智地說：「惡人一生飽受苦惱……恐怖之聲常在他耳中……他不相信還能脫離黑暗，只等待遭受刀劍之害……黑暗的日子使他恐怖，困苦艱難跟隨著他，好像準備廝殺的君王。因為他曾伸手反抗過天主。」（約 15:20-25）因此，對於罪人來說，這一在塵世上的時光就是巨大的折磨。罪人比義人更難忍受今生最輕微的痛苦，因為只有擁有生命的人才能忍受折磨，忍受痛苦，克服世上的一切邪惡，能歡欣踴躍。生命和喜樂是不可分的。因此，基督自己對那些被世界嘲弄、迫害並辱罵的義人說：「你們歡喜踴躍罷！」（瑪 5:12）。

我們整個塵世的生活只是天主國度中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完全的生活——的蒼白影子，就像地球上所有的苦難只是地獄中罪人所受的可怕折磨

的蒼白影子一樣。【在《曠野教父訓言錄》中，我們讀到：有人問一位偉大的長老：「父啊，你怎麼如此耐心地忍受這樣的勞苦？」長老回答：「我今生所有的勞苦還不如在地獄中受一天的苦。」】地上的生活——無論多麼美好——都混合著痛苦，因為這裡沒有圓滿的生命；同樣，地上的痛苦——無論多大——都混合著生命。但在最後的審判時，生命將與痛苦分離。而這兩種狀態都是永恆的。這種永恆的意義並非我們人的理解力所能把握的。對於那些以一瞬間瞻仰到天主慈顏為喜悅的人來說，似乎已經過了數千年；而對於那些只在地獄中受魔鬼的折磨一瞬間的人來說，似乎也過了數千年。因為在那時，我們所知的時間——晝夜的節奏——將不再存在，而將會有一個日子，這個日子為上主所知（匝 14:7；默 22:5）。在那時，除了天主之外，將不再有其他的太陽，而這個太陽不會升起、落下，以至於永恆將不再以日子來計算，就像現在計算時間那樣。蒙福者將以他們的喜樂來計算永恆，而受折磨的罪人則以他們所受的折磨來計算永恆。

因此，主耶穌基督就是這樣講論即將在時間內發生的最後且最偉大的事件，它發生在時間與永恆的邊緣。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會真實地發生，首先是因為基督所說的所有其他預言都已經真實地發生了，其次是因為祂是我們最偉大的朋友，是人類唯一真正的愛人——在圓滿的愛中，沒有謊言或謬誤。圓滿的愛包含圓滿的真理。如果這一切都不會發生，祂就不會和我們談論它。但是祂確實和我們談論了這些，這一切都會發生。但是，祂並不是為了向人顯示自己的知識，才和我們談論此事。不，祂不求人的光榮（若 5:41）。祂說這一切是為了我們的救恩。凡有理解力、宣認基督是主的人，都會意識到自己需要知道這一切才能得救。因為在主的塵世生活中，祂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說的每一話，所允許發生的每一件事，沒有一件不是為了我們的救恩。

因此，讓我們保持明智和清醒，始終將末日審判的景象呈現在我們屬靈的眼睛前。這一景象已經使許多罪人由毀滅的道路轉向救恩的道路。我們的時間很短，一旦它耗盡，就不再有悔改的機會了。通過我們在這短暫時間內的生活，我們必須做出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將對我們在永恆中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我們將被置於榮耀的君王的右邊還是左邊？天主給了我們一個簡單而又短暫的任務，但獎賞和懲罰卻是巨大的，遠遠超出了任何人類語言所能

表達的範圍。

那麼，讓我們一天也不要浪費，因為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決定性的一天；每一天都可能帶來這個世界的毀滅和那個期待已久的黎明。（對話者聖額我略說：「經上記著：『你們不知道：與世俗友好，就是與天主為仇嗎？』（雅 4:4）因此，不世界即將結束而喜悅的人，表明自己是世界的友人，因此是天主的敵人。但這樣的想法遠離信友，遠離那些憑信心知道另一種生活存在並真正渴望它的人。」【《福音講道集》，第一卷，第一篇講道，「論世界終結的跡象」】願我們在主忿怒的日子，在主面前，在祂的眾天使面前，在無數義人和聖徒面前，不受羞辱。願我們永遠不要與主、祂的天使、聖人以及在主右邊的我們的親人和朋友分離。但願我們與無數光耀的天使軍旅和義人一起，詠唱喜樂的凱歌：「聖，聖，聖，萬軍的上主！阿肋路亞！」願我們與所有天軍一起，歸榮耀於我們的救主和主聖子，及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達於永恆。阿們。

離乳主日

守齋

瑪 6:14-21

「因為你們若寬免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寬免你們的；但你們若不寬免別人的，你們的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幾時你們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樣，面帶愁容；因為他們苦喪著臉，是叫人看出他們禁食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至於你，當你禁食時，要用油抹你的頭，洗你的臉，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來，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見；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你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賊挖洞偷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裡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

對於戰場上的士兵而言，第一條規則就是絕不向敵人投降。指揮官事先警告說，每個士兵都必須小心留意不要落入敵人的陷阱，以免受騙被俘。一個落單、飢寒交迫而又赤身露體的士兵，會非常容易受到誘惑而向敵人投降。狡猾的敵人會盡一切可能利用他的一切困境。敵人可能也很飢餓，但他會為了顯示自己的富足，丟給士兵一小塊麵包。敵人可能也很寒冷、衣衫襤褸、赤身露體，但他會裝作富有和衣著光鮮，丟給士兵一些衣物。他會給士兵小冊子，吹噓他已完全取得了勝利，並且會對可憐的士兵撒謊，彷彿他的左右兩邊有很多投降的友軍，或者他的將軍顯然已經被殺，或者他的國王已經尋求和平條款！他會向士兵承諾很快就能回到家裡，並且會得到一個好職位，獲得賞錢，以及一個處於極度困境中的人所能想像到的一切。將軍事先指出了敵人所有這些圈套和陷阱，警告士兵無論如何都不要相信他們，而是要堅守陣地，不要投降，即使付出生命代價也要對自己的軍旗保持忠誠。

在與此世的邪靈的爭戰中，對於基督的士兵而言，不投降敵人是一條尤為重要的法則。基督作為我們在這場戰役中的君王和統帥，向我們指出了這一點，並對此發出警告。祂對門徒說：「看，我預先告訴了你們。」（瑪 24:25；參閱若 14:29）危險是巨大的，人類的敵人比你能想像的任何其他敵人都要可怕和狡猾。主在另一處表達了這一點：「西滿，西滿，看，撒殫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路 22:31）撒殫從牠欺騙第一個人那天起——從牠宣稱對人類擁有權利並從天主那裡奪取人類歸牠自己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尋找人。牠以一切可能的欺騙，引誘基督的士兵歸向自己，以虛假的承諾引誘他，並向他展示牠虛幻的財富。沒有比牠更飢餓的了，但牠卻向飢餓的人展示麵包，呼籲他們投降。沒有比牠更赤裸的了，但牠卻以牠虛假而又虛幻的衣裳的色彩來吸引人。沒有比牠更貧窮的了，但牠卻像集市上的魔術師一樣，把兩枚硬幣放在一起摩擦，巧妙地向旁觀者展示他似乎擁有數百萬財富。沒有比牠更墮落的了，但牠從未停止以牠的謊言，讓人們以為牠是勝利者，而基督的士兵被打敗了，彷彿基督已逃離戰場躲藏起來了。「牠是撒謊者，而且又是撒謊者的父親」（若 8:44），牠所有的權力和財產都只有一種虛幻的存在。主耶穌向祂的追隨者指出了魔鬼所有的欺騙和武器，祂藉著言語和行為向他們展示了如何抵擋，以及用什麼武器來戰鬥。

我們這些追隨祂的人的主要武器就是基督自己；我們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祂與我們的同在，以及祂在我們內的力量。福音中記載的祂的最後一句話宣告：「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祂的同在確實已在歷世歷代向數以百萬計的無畏戰士——宗徒、殉道者、宣信者、心懷天主的教父、虔誠的少女以及聖人聖女身上顯現出來；不僅在過去顯現，而且在我們今天，向所有沒有把自己交給惡靈的人清楚而肯定地顯現出來。他不僅在今天顯現自己，而且將顯現自己直到時間的盡頭，因為他預言，在末世，偉大的見證人（默 11:3）將會出現。還有祂的聖體聖血、祂的受難、祂的話語、祂寶貴而賦予生命的十字架、祂的復活和祂不朽榮耀的清晰而確定的力量。你們這些確信基督無敵的力量，像電流一樣不斷流過祂忠信子民的人，要把這點展示給其他人！而你們尚未確信，但渴望被說服的人，要行福音所要求於你們的一切事，你們就會被說服。就讓那些惡意懷疑的人繼續懷疑吧。他們傷害的不是天主，而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懷疑不會讓天主有所

損失，而是讓他們自己有所損失。時間很快就會到來，他們將不再能夠懷疑，但那時他們將不會被賜予信仰。

然而，除了基督親自的臨在與力量，這是在對抗邪靈的戰鬥中我們主要的武器，主耶穌也賜予了我們其他種類的武器，藉著祂的助佑，讓我們嘗試使用。這些武器是：恆常悔改，恆常施捨，恆常祈禱，在主耶穌內恆常喜樂，以及對審判和我們靈魂喪亡的懼怕；之後是，本著信德與望德，甘願為祂忍受苦難，以及寬恕侮辱；還有，視此世如無物，領受祂的神聖奧秘，守夜和守齋。我們最後提及守齋，並非因為守齋是最不重要的武器——天主決不允許！——而是因為今天的福音談論到守齋，而我們的意願正是要對這段福音作一講解。

「因為你們若寬免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寬免你們的；但你們若不寬免別人的，你們的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今天的福音是這樣開始的。為什麼要這樣開始呢？你們可能會說：這跟守齋有什麼關係呢？關係非常密切，正如這段福音的結尾，也跟守齋息息相關，在這段福音的結尾雖然沒有提到守齋，卻講到積蓄財寶，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為那裡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裡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當我們以真實的、基督徒的意義來理解守齋，而不是以經師和法利塞人的、墨守法律的態度來理解時，寬恕侮辱和戒除貪婪，本身就是一種齋戒，而且是最重要的齋戒，或者，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是齋戒最偉大的果實。因為的確，如果沒有戒除以侮辱還侮辱的惡習，以及對世俗財富的妄想，僅僅節制飲食，價值實在很小。

主並沒有藉著權勢命令我們說：寬恕別人的罪！祂將是否寬恕別人的罪，留給我們的自由選擇。祂不願侵犯我們的自由，強迫我們做任何事，因為如果那樣，我們的行動就不是我們的，而是祂的了，也就失去了甘心情願地自由而行才有的價值。的確，祂沒有藉著權勢命令，但祂確實向我們指明了，如果我們不寬恕，將有什麼臨到我們身上：「你們的父也必不寬免你們的過犯。」如果天主不寬恕我們的罪過，還有誰會寬恕呢？無論天上人間，沒有人會寬恕；根本沒有人會。人不寬恕我們，因為我們不寬恕人；天主不寬恕我們，因為人不寬恕我們。那麼，我們在哪裡？我們將在哪裡？我們將在罪惡的大山下度過我們的一生，在來世，這座大山的重量將在永恆中變得

越來越沉重。因此，讓我們踐行不以辱還辱，不以惡還惡，不以罪償罪。當你看到一個醉漢倒在泥淖之中時，你也會躺在他身邊的泥淖之中嗎？還是試著扶起他，把他從泥淖中拉出來呢？每一罪惡都是泥污，每一情慾都是醉酒。如果你的兄弟使自己的靈魂在罪惡的泥淖中打滾，你為什麼還要讓你的靈魂躺在那同樣的泥淖中呢？所以，你要克制自己，不要去做你的兄弟所做的事，趕快扶起他，除去他的泥污，好讓你們的在天之父也扶起你，除去你的所有罪污，在最後審判時，將你置於祂的天使之中。

主說：「幾時你們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樣，面帶愁容；因為他們苦喪著臉，是叫人看出他們禁食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這些偽善者禁食，不是為了天主，也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靈魂，而是為了人，為叫人看見他們禁食，好讓他們因此而讚美他們。但是，由於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每天注意到他們吃什麼喝什麼，他們便努力使他們的面容表現出他們在禁食，好讓別人從面容上看出來。他們苦喪著臉，使之顯得蒼白而又悲傷，憔悴而又心神不寧。他們不在頭髮上塗抹香油，也不洗臉。人們看到他們，就會感到驚訝，並讚美他們。人們對他們報之以驚奇；以讚美作為他們守齋的賞報。他們還能期望從天主那裡得到什麼呢？他們守齋不是為了天主，而是為了人。他們還能期望為自己的靈魂得到什麼樣的報酬呢？他們守齋不是為了自己的靈魂，而是為了人，人們為此而讚美了他們。他們的確收獲得了他們的賞報。而天主不欠他們什麼，在來生也不會因為他們守齋而賜予他們什麼。

主說：「至於你，當你禁食時，要用油抹你的頭，洗你的臉，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來，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見；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這是給予我們的有關禁食守齋的最重要規誡。其外在的意義很清晰。當你禁食時，你要為天主而禁食，也是為你靈魂的救恩，而不是為人。人們是否看見或知道你在禁食守齋，這絲毫不重要——實際上，他們沒有看見或知道，對你更好。不要期待從人那裡得到任何賞報。那些和你一樣，凡事仰望天主的人，能給你什麼呢？重要的是天主看見並知道。而天主無論如何都會看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對祂隱藏。因此，不要藉著任何外在的標記來炫耀你的齋戒；祂則看人的內在，看人的內心。正如你在禁食守齋前會在頭上抹油，在禁食守齋時也要這樣做；正如你在禁食守齋前會洗臉，禁食守齋時

也要這樣做。是否這樣做——都不能增加你的功德；做或不做，既不會拯救你，也不會將你導向喪亡。」

但是，基督的這些話：「要用油抹你的頭，洗你的臉」，如此肯定地說出，自有其深刻的內在意義。因為，如果主只是在想著肉身的頭和肉身的臉，祂當然就不會頒布誡命，要我們在禁食的時候，給我們的頭抹油，洗我們的臉。祂會說，論到禁食的果實，是否給頭抹油，以及是否洗臉，都是次要而又無意義的。顯然，在這些話的背後，隱藏著奧義。否則，若有人按字面意義來理解基督的這一誡命，開始在禁食時抹油洗臉，便會落入截然相反的偽善。他又會讓世人注意到他的禁食，只是以另一種方式。主正是想要明確教導人不要這樣做。的確，這一誡命有其自身的內在意義。其內在意義是什麼呢？它與宗徒保祿論割損的教導相似，他強調內心的割損，才是救恩的原則，並認為重要的並非是否外在地受割損（迦 6:15；羅 2:29）。那麼，「用油抹你的頭」，意為：用聖神來傅抹你的心思意念。因為「頭」象徵「心思意念」和整個靈魂；而用來傅抹頭的香液則象徵聖神。這意為：禁食（齋戒），遠離一切邪惡的思想，並使自己遠離一切淫穢而又不必要的言語。反之，務要使你的心思意念，充滿關於天主的、關於祂的神聖之事、關於純潔、關於信德和愛德、以及一切與聖神相稱的事物。對你的唇舌也要如此——因為言語與心思原是一體的——或是完全禁絕言語，或是，若一定要說話，也只是為了天主的光榮和靈魂的救恩。對你的心靈也要如此：戒絕一切仇恨和邪惡、嫉妒和驕傲、褻瀆天主和人、一切罪惡和罪慾、情慾和淫慾——務要遠離這一切，讓聖神能在你的心裡自由播種各種屬神的植物和蒙天主喜悅的天國花朵。對你靈魂的意志也要如此：戒絕一切罪惡的意圖和罪惡的行為，務要遠離這一切，讓聖神能自由地用祂馨香的油傅抹你那剛硬的靈魂，醫治它的創傷，使它轉向天主，使它傾向於善工，並充滿對天主內一切美善事物的渴望。

這就是「用油抹頭」的意義。換句話說：繮繩約束並節制你的內在之人——那至關重要的內在之人——戒絕一切惡，引導他走向一切善。

「洗你的臉」這句話，又是什麼意義呢？臉象徵外在的、肉身的、感官的人——人的肉身。靈魂是藉著肉身向這個世界彰顯自身。對天主而言，靈魂才是人的臉；但對世界而言，肉身是人的臉。藉著肉身的感官與器官，我

們向世界展示我們所思想、所感受、所願望的。唇舌講述心靈所思想的，眼睛表現內心所感受到的，雙腿踐行靈魂所意圖的。

「洗你的臉」，意為：潔淨你的肉體，遠離犯下的所有罪過、所有不潔和所有邪惡。保守你的感官，遠離一切多餘而又危險的事物。約束你的眼睛，不要在世間萬象中遊蕩；約束你的耳朵，不要聽任何無益於靈魂救恩的事物；約束你的鼻子，免得你的靈魂吸入迅速就變為惡臭的世俗氣息；約束你的唇舌和你的胃，不要貪求過量的飲食；約束你的整個身體，不要變得過分嬌養，向你的索求超出了維持你生存的所需。與此同時，約束你的雙手，不要毆打虐待人與牲畜；約束你的雙腳，不要引領你走向罪惡、愚昧的作樂、不敬天主的娛樂、爭鬥和偷竊。反之，要使你的整個身體成為你靈魂的真正殿宇，而非路邊酒館，盜匪在那裡聚集，瓜分贓物，謀劃新的襲擊，要使之成為永生天主的聖殿。

這就是「洗你的臉」這句話的意思。這就是導向救恩的齋戒。這便是基督所勸勉的齋戒；這齋戒既沒有絲毫偽善，又能驅逐邪魔，並在今生和來世都帶給人光榮的勝利及豐碩的果實。

重要的是，在這裡要注意：基督先講論頭，再講論臉——亦即先講論靈魂，再講論肉身。偽善的齋戒僅在肉體上，以肉體的方式向人展示它。與此相反，基督將內在的齋戒置於首位：亦即靈魂的齋戒，其次才是外在的肉體齋戒；這並非為了貶低肉體的齋戒——因為基督自己也守肉體的齋戒——而是為了從根源做起：先潔淨源頭，再疏通河流；先潔淨靈魂，再擦亮靈魂之鏡。人應首先致力於在自己的心靈、情感和意志內，使齋戒成為自己的，然後在肉體上心甘情願地守齋，一如藝術家先在其靈魂中構思畫作的形態，而後以手迅速而欣悅地將其實現出來。因此，肉體的齋戒應是喜樂的，而非愁苦的。為此緣故，主使用「抹（油）」和「洗（臉）」；因為，如同抹油和洗臉使肉體之人感到愉悅和喜樂，同樣地，靈魂與肉體的齋戒也必須使人的靈魂感到愉悅和喜樂。因為，齋戒是一件武器，一件在對抗邪靈的戰鬥中非常強大的武器。戰場上的戰士，一旦失去武器便會沮喪灰心，因為手無寸鐵之人，只能被迫逃跑或投降。當他獲得了武器，就歡躍起來，因為他能堅守陣地，抵禦敵人。當基督徒以齋戒武裝自己，以對抗靈魂最可畏的敵人時，怎能不歡躍呢？當他看到手中握有能令敵人潰不成軍、倉皇逃竄的武器時，

他的內心又怎能不歡躍，他的容顏又怎能不煥發光彩呢？

貪饕使人憂鬱而恐懼，但齋戒卻使人喜悅而勇敢。正如貪饕會引發越來越強烈的貪饕慾望，齋戒也會激發越來越強的忍耐。達味王長時間守齋，以至於說：「我的膝蓋因齋戒而酸軟。」（詠 108:23）當一個人意識到齋戒所帶來的恩寵時，他會渴望更多地守齋。而且，齋戒所帶來的恩寵是不可勝數的。通過守齋，人可以減輕肉體和精神上的黑暗而又粗俗的重擔。他的肉體變得輕盈而充滿活力，他的精神變得明亮而清晰。

藉由齋戒，人提升自己的靈魂，超越塵世的牢籠，穿越獸性生命的黑暗，進入天主之國的光明，回歸其自身的真正家鄉。

齋戒使人在世人與邪魔前剛強、果斷而又勇敢。

齋戒亦使人慷慨、柔和、慈悲而又順服。

藉著守齋，梅瑟堪當從天主手中領受誡命。

藉著守齋，厄里亞關閉了諸天，以致三年沒有下雨；藉著守齋，他從天上召喚火焰降在偶像崇拜者身上；藉著守齋，他使自身變得如此純淨，以致他能夠在曷勒布山上與天主交談。

藉著守齋，達尼爾從獅子坑中得蒙拯救；三聖童亦從燃燒的火窯中得蒙拯救。

藉著守齋，達味王舉心向主；天主的恩寵亦降臨於他，他吟唱出最甘飴、最卓越的祈禱文，那是在基督降臨前，人曾向上主發出的最崇高祈禱。

藉著守齋，約沙法特王擊潰了他的仇敵，阿孟人和摩阿布人（編下 20:23）。

藉著守齋，猶太人蒙受帝國大臣哈曼的迫害而得救（艾 4:3）。

藉著守齋，尼尼微城免於先知約納所預言的毀滅。

藉著守齋，洗者若翰成為婦人所生者中最大的。

聖安當藉著守齋武裝自己，戰勝了所有如潮水般的邪魔，並將其驅逐離。什麼？只有聖安當如此嗎？無數的基督教聖徒大軍，不論男女，都藉著守齋淨化自身，藉著守齋強化自身，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因為他們戰勝了最難以戰勝的——他們自己。並且，在戰勝自己的同時，他們也戰勝了世界和撒殫。

【聖巴西略說：「齋戒使心智堅固。」

聖狄奧多若：「真正的修行者節制食物，並非認為食物本身是邪惡的，而是為了藉由節制，來駕馭肉體那如烈火般燃燒的慾念。」

聖熱羅尼莫說：「對於天主，宇宙的創造者及主，腹鳴之聲並非必要，但若沒有它，就不能有貞潔。」】

最後，難道主耶穌自己不也是以長達四十天的禁食，開始祂拯救人類的神聖使命嗎？祂不也藉此清楚地表明，我們基督徒人生的莊嚴開端，必要以守齋為始嗎？首先是齋戒，然後其他一切都隨著齋戒而來，並藉著齋戒而實現。主藉由祂自身的榜樣，向我們顯示了守齋是何等強大的武器。祂以這一武器，於曠野中戰勝了撒殫，並以此克服了撒殫用以試探祂的三大撒殫情慾：貪圖安逸、貪戀讚譽及貪愛錢財。這乃是三種具毀滅性的貪婪，亦是人類的邪惡仇敵，誘惑基督徒戰士落入的三個最大的陷阱。

貪愛錢財為其他情慾打開了大門；按宗徒所說，錢財是「萬惡的根源」（弟前 6:10）。因此，主在結束祂關於守齋的教導時，告誡我們不可貪愛錢財，要約束我們自己，不要積累世俗財富，這會摧毀靈魂，使我們的心遠離天主，為塵埃所蒙蔽：「你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賊挖洞偷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裡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裡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積蓄財寶的人，就是為自己積累折磨與恐懼。這樣的人會在財寶中迷失自我，其心靈亦為塵埃所蒙蔽。【伯多祿・達瑪森說：「誠然，在過往的歲月裡，許多聖人擁有巨大的財富，例如亞巴郎、約伯、達味及其他眾多聖徒。然而他們對財富並無貪戀之心，因為他們認為萬物都屬於天主。」】

無論是在地上還是在天上，我們總是與我們的財寶為伴。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的財寶在一起，我們的心靈與我們的財寶在一起，我們的意志亦然——無論是在地上還是在天上。我們被束縛在我們的財寶上，猶如河流與它的河道一樣——無論是在地上還是在天上。如果我們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將短暫富裕，卻要永遠貧乏；然而，如果我們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將短暫貧乏，卻要永遠富裕。選擇哪一個，取決於我們的意志。我們所受的光榮和痛苦就在於這自由選擇。如果我們選擇沒有蟲蛀、沒有銹蝕、也沒有賊挖洞偷竊的永恆財寶，那麼，我們所受的光榮將是永恆的。如果我們選擇另一種

財寶，我們就不得不保護它們不被蟲蛀、不被銹蝕、也不被賊挖洞偷竊，那麼，我們所受的痛苦也將是永恆的。

當然，地上財寶的內在含義包括所有與天主和福音分離的地上的學問、文化和顯赫地位。遺忘像蛀蟲一樣蛀蝕這些財寶，人生的不幸和苦難像鐵鏽一樣侵蝕它，而邪靈則像任何竊賊一樣破壞並偷走它。按照這一內在含義，選擇天上的財寶意味著以用認識神天主的存在和祂的旨意豐富我們的心靈，並以認識福音豐富我們的內心和靈魂，因為只有這樣的財寶才不會轉瞬即逝、受到破壞、被人盜竊。選擇這樣的財寶，我們立即就把它們交給天主來妥善保管。凡是天主所看顧的，就能很好地免受蛀蟲、鐵鏽和竊賊的侵害。當我們死後去見天主時，天主會將這些財寶送來等候我們。它們將會引領我們來到天主前。但是，在地上，所有其他使我們與天主分離、疏遠的財寶，也會在天上永遠地使我們與祂分離、疏遠。因為，如果我們把心交給了地上的財寶，我們就是把靈魂交給了撒殫。那時，我們就會像士兵一樣，不忠於自己的旌旗，並向凶惡狡詐的敵人投降。

所以，趁著還有時間，讓我們睜開雙眼！讓我們堅定地相信，最終的勝利屬於基督，我們的君王和統帥，而不是魔鬼和牠的僕役。那麼，就讓我們趕緊拿起祂為我們的戰鬥所提供的得勝武器——寶貴的齋戒——我們驕傲地手持這光芒閃耀的武器，在我們的敵人看來它是令人膽寒而又致命的。

讓我們戒除暴飲暴食，免得我們的心「驚惶失措」（路 21:26），沉溺於敗壞和黑暗之中。

讓我們避免選擇地上的財寶，免得撒殫使我們與基督分離，慫恿我們投降。

我們守齋的時候，不要為了人的稱讚而守齋，而是要為了我們靈魂的得救，為了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而守齋。天上的天使和聖人，地上的義人，都歸榮耀於祂，連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大齋期第一主日（正教主日）

全知之主與毫無詭詐之人

若 1:43-51

第二天，耶穌願意往加里肋亞去，遇到了斐理伯，耶穌便向他說：「你跟隨我罷！」斐理伯是貝特賽達人，與安德肋和伯多祿同城。斐理伯遇到納塔乃耳，就向他說：「梅瑟在法律上所記載，和先知們所預報的，我們找著了，就是若瑟的兒子，出身於納匝肋的耶穌。」納塔乃耳便向他說：「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斐理伯向他說：「你來看一看罷！」耶穌看見納塔乃耳向自己走來，就指著他說：「看，這確是一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詭詐。」納塔乃耳給他說：「你從那裡認識我呢？」耶穌回答說：「斐理伯叫你以前，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納塔乃耳回答說：「辣彼！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穌遂說道：「因為我向你說：我看見了你在無花果樹下，你就信了嗎？你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又向他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看見天開，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

天主的臨在多麼偉大而令人起敬起畏！啊，永生天主的臨在多麼偉大而令人起敬起畏！

大能的天使戰戰兢兢地侍立在祂前；在祂臨在的明亮光明與不可言喻的優美前，塞拉芬將自己的臉隱藏在自己的翅膀之後。

太陽多麼明亮！點綴著點點繁星的穹蒼多麼美麗！波濤洶湧的海洋多麼浩瀚！崇山峻嶺多麼雄偉壯麗！雷聲隆隆的密雲與噴出烈燄的火山多麼令人畏懼！盛開著野花的草場，以及上面的成千溪流與牲畜，多麼令人愉悅！但是，所有這一切都只是天主手中的化工；它們都是由不朽的造物主所創造的可朽事物。如果受造物尚且如此可愛，造物主又將如何呢？

如果在天主的受造物前，人心充滿敬畏、喜樂或眼淚，那麼，在全能永生的造物主前，它又將如何呢？

有什麼可朽的事物能靠近侍立在不朽者臺前，卻不化為虛無呢？有哪個有死之人能看到天主的慈顏而仍活著呢？看，如果看到天主的一位天使的容貌是最令人敬畏的事；那麼，看到天主的慈容又將如何呢？先知達尼爾描述他在神視中看到天主的天使說：「……我頓時全身無力，容貌改變，面色蒼白，沒有一點氣力，」（達 10:8）即便是最強有力的人都會變得沒有力量，最英俊的人在天主的天使面前也會變得醜陋不堪，因為天使的「身體好像碧玉，他的面容好似閃電，他的眼睛有如火炬。」（達 10:6）當主耶穌從死者中復活時，在那個奇妙的早晨，「忽然發生了大地震，因為上主的天使從天降來，……他的容貌好像閃電，他的衣服潔白如雪。看守的人由於怕他，嚇得打顫，變得好像死人一樣。」（瑪 28:2-4）這就是君王的僕人的顯現；那麼，君王的顯現又將如何呢？

能認識的人啊，你們要不斷地認識，連一刻也不要失落這一知識，如此光耀奪目的天使離他們非常近！這一知識，即被作為神視而給予先知與神見者的知識，使他們在天界之前一直都是溫柔謙卑的，但是，它對瞎眼而不知悔改的罪人，則是堅硬而又如同烈火一樣的。先知厄里叟曾向天主祈禱，求祂開啟那個與他在一起的年青人的眼睛，使他能看到先知自己所能看到的事物。天主俯允了這位偉大先知的祈禱，開了那個年青人的眼睛，「他看見遍山都是火馬車，圍繞著厄里叟。」（王下 6:17）

那麼，對天上萬軍之君王的神視——即天上萬軍之君王尊威可畏的神視——又將如何呢？當偉大的先知依撒意亞堪當看到這一神視時，他滿懷敬畏與驚奇地高呼：「我有禍了！我完了！因為我是個唇舌不潔的人，住在唇舌不潔的人民中間，竟親眼見了君王——萬軍的上主！」（依 6:5）

人啊，你們應知道，君王上主一直都在看著世人——依撒意亞瞥見了這位尊威而不會改變的主天主，因而他充滿了敬畏與驚奇！那時，人的心靈不會向任何罪惡與不潔敞開。不管人是否看到天主，天主一直都看著人。難道這不會令褻瀆天主的人戰戰兢兢嗎？難道這對處於苦難之中的基督徒不是一種安慰嗎？

不但三位一體的天主看著我們，所有天上榮耀的萬軍天使以及聖人都時

刻注視著我們的生活。有千百萬雙眼睛看著我們，就如同它們是同一雙眼睛一樣。在我們一生幽暗而又充滿　棘的道路上，有千百萬美好的意願伴隨著我們；有千百萬雙手伸出來扶助我們，彷彿它們是同一雙手一樣。在此世上的天主教會受聖神的引導，藉著聖像屏上的眾多聖像，努力將這一尊威、令人敬畏而又可愛的現實呈獻在信友面前，這些聖像代表天上大能者所在的不可見世界，提醒信友記住這些大能者也不斷臨在於這個世上。當我們敬禮聖像時，我們並不是在敬禮木頭，或木頭上的繪畫，而是在敬禮活著並臨在著的天上的大能者。我們在聖像前心存虔誠的敬畏，實際上，我們是對這些大能者懷有這一敬畏。我們由聖像經驗到安慰與喜樂，事實上，我們是由這些被描繪在聖像上的天上的大能者而感受到安慰與喜樂。只有愚蠢的人，和那些充滿惡神的人，才會將聖像敬禮視為偶像崇拜。如果不是正教會，歷代反對偶像崇拜的又是誰呢？在這一勝利的戰鬥中，豈不是有千百萬忠信之人自我犧牲嗎？還有誰摧毀偶像？因此，摧毀偶像的教會又怎會崇拜偶像呢？這是不潔的異端者加給正教會的嘲諷，他們的思想是屬肉體的，而非屬靈的。在他們所提出的粗陋理論裡，他們不能看到聖像敬禮與偶像崇拜之間的不同。異端者不能以他們無力的論據取得成功，於是，他們就激起烈火與刀劍，反對聖像敬禮與敬禮聖像的人。他們用火焚燒聖像，以刀劍砍殺真正的信徒。但是，天主的力量比烈火與刀劍更強大，最終，這些異端跌倒了，變為廢墟，而聖像卻保存了下來，為能裝飾天主的殿宇，提醒信友記起天主偉大而可畏的臨在，記起天上的大能者，以及在地上之人的生活。為了紀念在美鐸第宗主教、虔誠的皇后德奧多拉與她的兒子彌額爾時代對破壞聖像者的勝利，以及重建聖像敬禮的凱旋，我們神聖而心懷天主的教父規定，將這大齋期第一主日奉獻給紀念這一事件。這一主日被稱作正教主日，以紀念正教信仰對異端的凱旋，那些異端者想要阻止他們這些此世的智者。與此相聯，今天所選的福音經課是有關納塔乃耳的，有關他在遠離基督時對祂的懷疑，當他被帶到基督近前時立即就轉變了——這表明，使懷疑變為相信多麼需要天主的臨在，也表明了祂的臨在所具有的奇妙大能。

那時，「耶穌願意往加里肋亞去，遇到了斐理伯，耶穌便向他說：『你跟隨我罷！』斐理伯是貝特賽達人，與安德肋和伯多祿同城。」主耶穌在約旦河接受了洗禮之後，就去了加里肋亞，祂要在那裡開始祂的傳教工作。猶

太人敗壞的心靈不配主在他們中間開始祂的傳教工作。猶太人，包括耶路撒冷，連同其屬地的世俗本性，已跌倒得比異教徒的省份更加低級的地步。加里肋亞是異教地區，那裡主要住著希臘人、羅馬人與敘利亞人，只有少許的猶太人住在那裡。居住在猶太地的猶太人輕視加里肋亞，以之為異教地區，黑暗無知的地區。恰恰就是在這一地區，一道大光將要啟示出來，按先知所說的：「在外方人的加里肋亞，……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依 9:1-2）主先在這個由異族人混雜居住的加里肋亞開口宣講，祂已清楚地顯明，祂的福音是傳給所有人類的。祂先在巴勒斯坦的這個黑暗而不為人知的角落裡啟示自己，祂就這樣啟示了自己的謙卑，以及祂對無知敗壞的耶路撒冷的愚蠢傲慢的譴責。

安德肋沒有受召，就先來跟隨主，他又帶了自己的兄弟西滿伯多祿來（若 1:35ff），而主卻對斐理伯說：「你跟隨我罷！」斐理伯立即就毫不猶豫地回應了這一召叫，他充滿了對基督的熱忱，立即就開始吸引其他人來，把他們帶到他的主那裡。斐理伯立即就決定跟隨主，可能他在此之前就已由他的近人那裡——安德肋與伯多祿，因為他們都是貝特賽達人——，也許是從其他人那裡聽說了基督。但是最有可能的是，主極具魅力的人格立即就引領他們放下一切，忘記一切而跟隨了祂。基督的強有力的人格就這樣吸引了斐理伯，就如我們所說的，他不但自己跟隨了主，也立即開始了他的宗徒使命，帶領他人來到基督那裡，因為經上說：

「斐理伯遇到納塔乃耳，就向他說：『梅瑟在法律上所記載，和先知們所預報的，我們找著了，就是若瑟的兒子，出身於納匝肋的耶穌。』」納塔乃耳說得多簡單！這兩個熱心的靈魂——斐理伯與納塔乃耳——一起說。斐理伯並沒有說：我們找到了所應許的默西亞，或是達味之子，或是以色列的君王，或是主基督。他只是給納塔乃耳指出，他們找到了梅瑟和先知在經上所寫的那一位。在此說話的是一個充滿驚奇與喜樂的靈魂。最深的感受並不需要借助於言詞，而是簡單地自我表達，有時是過份簡單，彷彿確信自己即便是以最簡單的話語，聽到的人也能感受到它們的力量。軟弱而又虛假的感受使自己成為發出響亮而又喧嚷的聲音的鍍銀號角，為能使它們顯得更加強有力而又真實。斐理伯與納塔乃耳必定已經一起談論過所應許的那一位，就是經上所預言、猶太人長久以來一直期待著的那一位。在真正的以色列人

中，在所有懷著純潔的靈魂渴望基督的人中，這是他們討論的共同主題。即：祂並不像劃破雲彩、引起大地震動的閃電那樣地啟示自己，祂也不像突然掉落在地上的流星，祂沒有登上耶路撒冷的君王寶座，使法利塞人與不能理解的經師的目光短淺的眼睛枯乾，但對其他期待默西亞到來的人，祂則予以指導。祂在加里肋亞長大，生活在這裡，在我們中間，已有三十年了，我們卻不認識祂；祂就如一枝由人所培植的葡萄樹，長在野葡萄樹中間，直到祂長大，開始結出果子之時，很難被人認出。祂就如同埋在地裡的寶貝：土被挖開，寶貝就閃閃發光。祂並沒有毛遂自薦，也沒有將自己強加給我們；我們看到祂，認識祂：祂如同羔羊一樣溫良，如同太陽一樣明亮，如同春天一樣迷人，如同天主一樣強而有力。祂來自納匝肋，是若瑟的兒子。有誰能知道斐理伯給納塔乃耳描述基督的整個方式？有誰能復述他們的整個談話？聖史只是簡要報道了最重要的事。納塔乃耳由斐理伯所聽到的一切給他帶來的只是喜樂。但是，有一件事令他困擾，削弱他的信心：默西亞怎麼會出自納匝肋呢？斐理伯稱耶穌為若瑟的兒子，也許是因為他自己也還不知道天主之母由聖神而受孕的偉大奧秘，也有可能是為了使他的闡述簡短易懂，使人能被一步一步地帶領進入天主的降生奧蹟。也許斐理伯在此已經像一位傳教士那樣的行事，以後來由保祿宗徒所描述的宗徒方式行事：「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贏得那軟弱的人；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格前 9:22）納塔乃耳仍是軟弱的，仍是門外人，未受光照，宗徒以對待軟弱的人的方式對待他。

「納塔乃耳便向他說：『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斐理伯向他說：『你來看一看罷！』」我們不應把納塔乃耳的問題理解為是出自一個堅硬而又懷疑的心靈的惡意評論，而要把它理解為這是一個不願朋友受騙的真誠心靈所關心的事。當天主啟示撒辣將要在老年懷孕生子時，撒辣私下對自己發笑（創 18:12）。這是想要藉著提問而尋求得到印證的喜樂。納塔乃耳在他的生活中從未聽到過像斐理伯帶給他的這樣的喜訊。但是，每一種喜樂都易受阻礙與陰影的影響，納塔乃耳的喜樂就是如此。納塔乃耳的喜樂立即就被「納匝肋」一詞所熄滅。默西亞怎麼可能出自納匝肋呢？先知不是說祂的出生地是在白冷嗎？在達味城裡，一代又一代的人豈不都渴望看到他們所期待的繼承者與君王嗎？斐理伯必定搞錯了。但是斐理伯並沒有收回他的解釋

與證明，也不想親自給納塔乃耳解釋，以回答他的問題。他只是回答他說：「你來看一看罷！」這話多麼令人歡欣鼓舞：「你來看一看罷！」納塔乃耳，你只要來看一看。我無法給你證明，但是祂的臨在能給予你一切證明。我無法回答你可能有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祂的臨在就是你無法反抗的答案。你只要和我一起到祂那裡去——「你來看一看罷！」納塔乃耳同意了，與斐理伯一起去了。

「耶穌看見納塔乃耳向自己走來，就指著他說：『看，這確是一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詭詐。』」這是何等大的稱讚啊！並且，這是出自何人之口！但是，「這確是一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詭詐」，這是什麼意思？它意為：他充滿與詭詐相對者——即充滿天主：天主的思想，渴望天主，尋求天主，等候天主，寄望天主。這就是一個將自己交付於獨一的主、統治者——即交付於天主——的人，他不知道其它任何事物；他是一個邪惡在其中找不到紮根之地的人。基督指出納塔乃耳是個真以色列人，與此同時，也指出了一個令人難過的事實——只有很少的真以色列人。因此，主親自喜樂地高呼：「看，這確是一個以色列人！」在這裡的是一個在虛偽之人中間的真實之人！在這裡的不但是一個名義上的以色列人，也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以色列人！雖然主在遠處就能夠知道納塔乃耳對斐理伯所表達的對祂的懷疑，祂仍稱讚納塔乃耳確實是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詭詐。祂是為了將納塔乃耳吸引到自己那裡才稱讚他的嗎？不；因為那洞察人心者所關注的並不是人的言語，而是人心。我們決不能看到，也不能翻開福音讀到納塔乃耳是個毫無詭詐的人，但是主卻洞察人心，能讀懂人心。其他聚集在基督週圍的宗徒可能會對基督所說的這些稱讚的話語感到震驚，但是基督卻讓時間來給宗徒們揭示祂的稱讚的真實性。

納塔乃耳自己也對這一意想不到的稱讚感到驚奇，因為：「納塔乃耳給他說：『你從那裡認識我呢？』耶穌回答說：『斐理伯叫你以前，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請看，納塔乃耳是如何立即就表明自己是個毫無詭詐的人。一個毫無詭詐的人專注於自己，而不留意他人。稱讚與奉承對詭詐的人是甜蜜的。如果納塔乃耳是個詭詐的人，他就會因基督的這一稱讚而陶醉，就會開始讚美祂，或者，他會假裝謙卑，拒絕這一稱讚。但是納塔乃耳更關心的是基督，而非他自己。因此，納塔乃耳既沒有接受，也

沒有拒絕這一稱讚，他公開地提問，想要揭示出有關基督的真理：「你從那裡認識我呢？」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還是第一次相見。如果祢用我的名字稱呼我，我的吃驚還會小一些，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名字較容易被人知道並被人使用；但是，令我感到驚奇的是，祢如此迅速地就知道了我的名字與良心——良心是某種向人隱藏起來的事物，人只會很小心地向自己的親密朋友揭示自己的良心。「祢從那裡認識我呢？」

主揭示了第二個、外在而可見的奧秘，以此回答他：「斐理伯叫你以前，當你還在無花果樹下時，我就看見了你。」洞察人心隱秘者能很容易地知道那些屬肉體的人。基督洞察人的思想行動，祂聽到在人內的奧秘低語，祂更會容易地看到肉體的行動並聽到發自人的唇舌的話語。在斐理伯到納塔乃耳那裡去之前，主就看到他坐在無花果樹下了；在斐理伯決定與納塔乃耳一起去見主之前，主就看到並知道了納塔乃耳心裡所想的。按祂的聖意，斐理伯去了納塔乃耳那裡，叫他來看一看。人怎能躲起來不讓天主看見呢？他有什麼辦法由天主偉大而令人敬畏的臨在之下躲藏起來嗎？聖詠作者默想了這一偉大而令人敬畏的臨在之後，轉向了全知的天主，說：「我或坐或立，你全然認清了我，你由遠處已明徹我的思考。……的確，我的舌頭尚未發言，上主，看，你已經知悉周全。你將我的前後包圍，用你的手將我蔭庇。……我往何處，才能脫離你的神能？我去那裡，才能逃避你的面容？」（詠 138:2-7）

基督是在這地球上的歷史奇事，不但是因為祂所行的奇蹟與祂的復活，也是因為祂的聖神與祂的知識包羅萬有的臨在。祂在此塵世，與此同時，祂也在天上。祂看到人，與此同時，祂也看到從天上跌落的撒殫。當祂與人相遇時，祂能看到他們的過去與未來。祂能讀出人的思想，就如同閱讀一本打開的書一樣。當祂受到人的光榮與讚頌時，祂向自己的門徒談論了祂的苦難；在祂要受難時，祂講論了祂將來的得勝與光榮。當祂看到在耶路撒冷的由巨石所建成的聖殿時，祂卻看到了聖殿的被毀。祂與梅瑟與厄里亞交談，就如祂與活著的同時代的人交談一樣。祂生活在肉體的限制之下，卻看到天上所發生的一切，聽到在陰間的那個有罪的財主與在樂園裡的亞巴郎的談話。祂由遠處看到被拴著的驢與驢駒，派門徒將它們牽來。祂由遠處看到在城裡有一個拿著水罐的人，就派門徒去見他，並命他們為祂預備逾越節的晚

餐。時間不能遮蔽祂的屬靈視綫。祂看到過去的一切，以及將要發生的事，就如同正發生在祂眼前的事一樣。空間對祂並不寬廣。在世上的任何地方，無論發生了什麼，祂都看到，彷彿它們就發生在祂的肉眼前一樣。無論在封閉的空間裡發生了什麼，都如同發生在敞開的地方一樣。無論在最封閉的空間——即在人心之中——發生了什麼，都被揭示在祂眼前，向祂敞開。

主耶穌的這一無所不在與無所不知令納塔乃耳感到驚奇困惑，其程度一點也不低於伯多祿在湖裡打了一大網魚，門徒看到祂在水上行走，以及祂的平息風浪。主知道人心所想，祂知道祂的哪一種能力會更強烈地在某一特定的門徒身上起作用。如果伯多祿因祂超自然的能力而大為驚奇，就如我們所看到的，納塔乃耳也對祂的洞察力與無所不知而感到大為驚奇。主洞察萬有，祂運用這一無所不知完成祂對人救恩的屬神計劃。也許斐理伯能夠在他做宗徒的最初時日裡了解到這一點，那時他對納塔乃耳說：「你來看一看罷！」斐理伯確信，最為睿智的全能上主會以最適合於納塔乃耳的靈性與性格的方式，將自己啟示給納塔乃耳。也許他只是模糊地預感到他後來要清楚地認識的事——無數隱藏在他的辣彼柔弱而屬人的胸懷中的奇妙奧秘。的確，比天更寬廣、比時間更長久的奧秘就隱藏在神人的胸懷之中！主基督啟示並指明了隱藏在祂內的那些奧秘與德能的千分之一嗎？當然沒有。祂的絕大多數奧秘仍保留著未被啟示出來，不被人所看到，它們要被啟示並指示給祂在天國裡的諸聖。在祂內有如此的德能，以致行奇蹟為祂不費吹灰之力；但祂卻克制自己，不行太多的奇事。祂說，只啟示並行對我們的得救所必須的奇事，不壓迫或強逼我們的意志，而要藉著我們的自由選擇與自由決定。

讓我們看看納塔乃耳，他非常驚奇，回答主說：「辣彼！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這是由同一張嘴所說的，只是就在不久之前，他卻對斐理伯說：「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這是何等神奇的改變啊！這是多麼迅速湧出的喜樂啊！我的弟兄們啊，天主的臨在多麼偉大而奇妙！沒有言詞能表達出這些，沒有手能寫出這些，但是，心靈卻能夠感受到它，感受到了它，就會歡欣踴躍，就如同朝露遇到太陽的光芒。這一事件豈不是足夠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相信主親自穿上了人的血肉之軀，為了人的得救而顯現為一個軟弱的人嗎？有誰能夠如同像火一樣熾燃的天使那樣地承受祂的臨在呢？再者，如果祂在祂的永恆大能與光榮之中顯現為天主，沒有戴上血肉

的面紗，或為血肉所隱藏，有誰能夠看到祂呢？有誰能聽到祂的聲音而不歸於塵土呢？整個大地豈不要由於接受祂的氣息而轉變為霧氣嗎？請看，祂晦暗臨在的大能；人的心靈與思想是如何立即就改變的！有誰能想像，只是在基督與納塔乃耳交談之後，納塔乃耳會宣認這位「若瑟的兒子」是辣彼，是天主子，是以色列的君王呢？如果納塔乃耳在那一時刻可能認為以色列的君王是世上的君王，這是那時人們對默西亞所持的普遍信仰，對一個宣認基督並追隨祂的初學者來說，這已足夠了。除了這些，納塔乃耳還稱祂為天主子，由此，他將基督置於遠高於把祂視為坐在達味的御座上的世上普通的君王的普遍看法之上。

「耶穌遂說道：『因為我向你說：我看見了你在無花果樹下，你就信了嗎？你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又向他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看見天開，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於是，主啟示納塔乃耳有關祂自己的一個小奧秘，說祂看到他在無花果樹之下。祂對這個世上的短距離之外發生的事的徹知，就如同太陽包容一切的光芒一樣。納塔乃耳因其靈魂的純潔，發現這一「小小」啟示對信仰已足夠了。不潔而有罪的耶路撒冷的法利塞人與經師雖然看到主如何治好了癩病人，如何使瞎子復明，如何復活死人，但他們仍不能相信。但是，對於真以色列人納塔乃耳，請看，當他只是瞥見了一下奇妙之事時，是如何相信並宣認信仰的！主應許說：「你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他要看見什麼？「你們要看見天開，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來。」主是對納塔乃耳說這些話的，但是，這一應許卻是給所有人的，因為祂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不是「你」，而是「你們」。我們不應懷疑，這一應許將會應驗，這可由「實實在在……」這一強調所看出。從一開始，眾天使就事奉救主，從天降下，又再升到天上。天使向匝加利亞顯現，告訴他基督的偉大前驅的誕生。天使顯現給至潔童貞女，向她預報主降生的奧蹟。諸天向白冷的牧人開了，有天使降下，詠唱天主賜人平安的喜樂讚美詩。天使降下，通知並指示若瑟與東方的賢士。當主在曠野裡克勝所有撒殫的試探後，天使前來服侍祂。在祂受難時，在祂死前，在革則瑪尼山園，一位天使顯現給祂，堅強祂。在祂復活時，天使降到祂的墳墓之上。在祂從地上升天時，有兩位天使身穿白衣，從天降下，將自己顯示給門徒們。在祂升天後，天使經常顯現給祂的宗徒，後來又顯現給眾多義

人、殉道者與聖人。首位殉道者斯德望豈沒有看到天開了嗎（宗 7:56）？保祿宗徒豈沒有升到第三重天嗎？豈不是有許多天上的奇事——無論是在時間之內還是在永恆之中的事——被啟示給聖史若望宗徒嗎？直到我們自己的時日，天使仍顯現給許多有著清潔的心與心懷天主的靈魂的人；許多懺悔者，他們的罪得到了寬恕，他們都看到天開了。直到如今，有多少次有關主耶穌開了諸天、有天使上去下來的話語被證明是真實的！主降臨塵世，給人們指示敞開了的諸天。在基督之前，只有少數先知與取悅於天主的人堪當看到天開了，但是，在祂降臨以後，有一整個上天的神視者的軍旅，他們藉著他們的屬靈知覺，上升到天上的至高之處，並與天使與上天的軍旅下降。天一直向人敞開，而人卻向天關閉：「他們看，卻看不見；聽，卻聽不見，也不了解。」（瑪 13:13）基督不僅使少數瞎眼的復明，也使成千上萬在靈裡瞎眼的人恢復了屬靈的視力。瞎子得以復明，看到天開了。天開了是什麼意思？意即生活的天主及祂的無數軍旅的臨在。那麼，基督的臨在是什麼意思？對不潔者與罪人而言，意為懼怕與恐怖，對潔淨者與義人而言，意即生命與喜樂。這一偉大而令人敬畏的臨在，如今因著我們血肉的遮蔽，對我們是隱藏的。但是，不久之後，這一遮蔽會被撕裂、丟棄，我們將會發現自己完全就是在敞開的天上。那些在我們中間悔改而又潔淨的人，將會處於永恆而賦予生命的永生天主的臨在中，但是，那些不悔改的人、褻瀆者以及不潔者將會處於沒有祂的永恆狀態之中，處於無盡的痛苦與黑暗之中。

因此，讓我們接近主耶穌，祂是熱愛世人者，在我們的所有時日尚未完全度過之時，讓我們宣認祂的聖名是唯一能拯救人的名號，讓我們高呼求助——祂是永恆的助祐，帶給人救恩。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求祢可憐我們罪人，求祢拯救我們！願光榮歸於祢，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大齋期第二主日

治癒癱子

谷 2:1-12

過了一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葛法翁，人聽說他在家裡，就聚來了許多人，以致連門前也不能再容納，他就對他們講道。那時，有人帶著一個癱子到他這裡來，由四個人抬著；但因為人眾多，不能送到他面前，就在耶穌所在之處，拆開了房頂；拆穿之後，把床縋下去，癱子在上面躺著。耶穌一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你的罪赦了。」那時，有幾個經師坐在那裡，心裡忖度說：「怎麼這人這樣說話呢？他說了褻瀆的話；除了天主一個外，誰能赦罪呢？」耶穌憑自己的神力，即刻認透了他們私自這樣忖度，遂向他們說：「你們心中為什麼這樣忖度呢？什麼比較容易呢？是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還是說：起來，拿你的床走？但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權柄赦罪——遂對癱子說：我給你說：起來，拿你的床，回家去罷！」那人遂起來，立刻拿起床，當著眾人的面走出去了，以致眾人大為驚愕，遂光榮天主說：「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

上主日，我們聆聽了論述基督大而有力的臨在所具有的神奇力量的福音。納塔乃耳曾懷疑過斐理伯宗徒所說的話，即：期待已久的默西亞已顯現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納匝肋人耶穌。就是這個納塔乃耳，一來到主的面前，就立即承認了祂，並宣認祂是天主子，是以色列的君王。今天的福音書講述了真正有信心的人為能來到主基督的面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奮鬥。

四個人抬著一個癱瘓的親戚或朋友——把他抬在床上，他是如此虛弱無助。他們徒勞地試圖穿過人群，靠近主，但卻失敗了，於是，他們爬上房頂，拆開房頂，費了好大的勁，才把病人躺著的床縋了下去，將床置於施行

奇事的醫治者的腳前。這就是他們對基督抱有巨大的信心。

「耶穌一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你的罪赦了。』」主沒有聽到他們用語言表達的信心，但祂看到了。祂的洞察力滲透到人心最隱秘的深處，看到了人心的深處，主看到了他們巨大的信心。祂用肉眼看到並知道他們為把病人帶到祂面前所付出的努力和奮鬥。對主的靈眼和肉眼而言，他們的信心都是清晰可見的。

在這件事上，在場的經師的不信，主也一清二楚。他們「心裡忖度說：『怎麼這人這樣說話呢？他說了褻瀆的話；除了天主一個外，誰能赦罪呢？』」主「認透了他們私自這樣忖度」，開始溫和地訓斥他們：「你們心中為什麼這樣忖度呢？」主以祂的洞察力，很容易就看出了他們不潔的心靈，就像祂洞徹純潔的心靈一樣。就像祂一眼就看出納塔乃耳那沒有詭詐的純潔心靈，祂在這裡也一眼就清楚地看到了經師那充滿詭詐的不潔心靈。為了向他們表明，主對人的肉身和靈魂都有能力，祂既能赦免罪惡，又能醫治軟弱的身體，主對癱子說：「起來，拿你的床，回家去罷！」癱子一聽到這樣大有能力的命令，「遂起來，立刻拿起床，當著眾人的面走出去了，以致眾人大為驚愕，遂光榮天主說：『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

請看，主一下子展示了何等奇妙的大能：

祂洞察人心，明辨一些人的信心和另一些人的詭詐。

祂赦免靈魂的罪，使靈魂從疾病和軟弱的源頭變得健康潔淨。

祂用話語的力量讓虛弱癱瘓的身體恢復健康。

永生之主的臨在何其偉大、可怕、奇妙而又賜予人健康！

但我們必須來到並侍立永活之主的臺前。這是救恩道路上最重要的事情：懷著信心來到主的面前，感受到這一臨在。有時，主會親自來向我們啟示祂的臨在，就像祂在伯達尼向瑪爾大和瑪利亞顯現一樣，就像祂在路上突然向保祿宗徒顯現，或在加里肋亞海邊和通往厄瑪烏的路上或是在門戶緊閉的房間裡向其他宗徒顯現，或是在園子裡向瑪利亞・瑪達肋納顯現，或在夢中或神視中向許多聖人顯現。有時，人是被宗徒帶到主的面前的，就像安德肋把西滿伯多祿，斐理伯把納塔乃耳帶到主那裡，就像宗徒的繼承者和傳教士把成千上萬的信徒帶到主那裡，就像一個信徒把另一個人帶到主那裡。最後，人自己有時也會為來到主面前而做出最大的努力，就像這四個人那樣，

為了把病人縋到主面前，他們拆開了房頂。這就是人感到自己在主面前的三種方式。對我們而言，要竭盡全力，努力來到主的面前，對天主而言，祂會允許我們來到祂面前，並以祂的臨在啟迪我們。因此，我們必須將這三種方式顛倒次序，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懷著信心和渴慕，竭盡全力來到天主的面前；然後，我們必須遵循神聖、傳自宗徒的教會以及教會教父和聖師的召叫和指示；最後，只有在滿足了前兩個條件之後，我們才必須以祈禱、懷著盼望之心，等待天主將我們帶到祂的面前，並藉著祂的臨在，啟迪、堅固、醫治並拯救我們。

這四個人的例子清楚地表明我們為開闢達致天主臺前的道路所要付出的努力有多大，他們不畏羞恥和恐懼，毫不猶豫地爬上屋頂，把他們生病的朋友從上面縋下來，來到永生之主的面前。這個熱心的例子類似於——如果不是更大的話——那個懇求不義的法官救她脫離敵手的寡婦（路 18:1-5）。這意味著要履行主的命令，晝夜向天主呼求，直到天主垂允。這證明了天主另一條命令的真實性：「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瑪 7:7）最後，這也是基督那句奇怪的話的解釋：「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以猛力奪取的人，就攫取了它。」（瑪 11:12）。因此，主要求祂信實的追隨者竭盡所能，全力趁著還有光的時候工作，不停祈禱，哀求，尋找，敲門，齋戒，做無數慈善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天國（即天主偉大、令人敬畏、賦予生命的臨在）能夠向他們敞開。主說：「所以你們應當時時醒寤祈禱，為使你們……能立於人子之前。」（路 21:36）要警醒守護你的心，不要讓貪戀塵世；要守護你的思想，不要讓它們引導你遠離天主；在你的工作上要警醒，要讓你的才能加倍，不要讓它減少而完全消失；在你的日子裡要警醒，免得死亡在你不經意間降臨，抓住你不悔改的罪。這就是我們的正教信仰：積極、祈禱、警醒，自始至終充滿了淚水和奮鬥。沒有其他信仰要求其信徒如此努力，好能堪當侍立在天主子前。這信仰要整個世界這樣努力，但我們的主救主自己也要求信友這樣做，教會也一代又一代地不斷重複著這些努力，給信友展示了越來越多的屬靈戰士，他們履行了基督的法律，在天上和地上都獲得了榮耀和難以言表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自欺欺人，以為人的一切努力和奮鬥本身能帶來救恩。我們不能想像，一個人單憑自己的努力和奮鬥，就能來到永生天主的

臺前。如果天主不願意，任何凡人都不可能來到祂臺前。因為是主自己掌管著這一切努力和奮鬥，祂在另一處說：『你們做吩咐你們的一切，仍然要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我們不過做了我們應做的事。』」（路 17:10）另有一處說：「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裡來。」（若 6:44）又說：「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若 15:5）在另一處又說：「你們得救，是由於恩寵。」（弗 2:5）讀到所有這一切之後，我們還能說什麼？難道我們要說我們為得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嗎？難道我們要垂下手來，什麼也不做，等待主自己以祂的大能將我們置於祂臺前嗎？依撒意亞先知不是說過「我們所行的正義好似染了經血的內衣」嗎？（依 64:6）？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放棄一切努力和奮鬥呢？那麼，我們豈不就像那個僕人一樣，他掘開地，把主人的錢藏在地裡，主人因此斥責他說：「可惡懶惰的僕人！」（瑪 25:26）我們必須保持清醒，努力履行主明確的誡命。我們必須努力達致成全，但祝福我們的努力，將我們帶到天主臺前的，則是祂的大能。保祿宗徒對此做出了精彩的解釋，他說：「我栽種，阿頗羅澆灌，然而使之生長的，卻是天主。可見，栽種的不算什麼，澆灌的也不算什麼，只在那使之生長的天主。」（格前 3:6-7）因此，一切都取決於天主——取決於祂的大能、智慧和仁慈。不過，栽種和澆灌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不敢放棄自己的責任，否則就會有永遠喪亡的危險。

栽種和澆灌是農夫的責任，但種子能否發芽、生長和結果，則取決於天主的大能、智慧和仁慈。

研究和尋求是科學家的責任，但知識是否會啟示給他，則取決於天主的大能、智慧和仁慈。

懷著敬畏之心撫養並教育孩子是父母的責任，但孩子能活多久，則取決於天主的大能、智慧和仁慈。

教導、告知、訓斥和引導信友是司鐸的職責，但司鐸的努力能否結出果實，取決於天主的大能、智慧和仁慈。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努力奮鬥，使自己配得站在天主子的面前，但我們是否能被允許接近主，這取決於天主的大能、智慧和仁慈。

但我們決不能不抱著對天主的仁慈的希望而努力。但願我們所有的努力都能受到這樣的希望的光照：主就在我們身邊，祂將接納我們進入祂慈顏的

光照。沒有比天主仁慈的泉源更深、更取之不盡的了。浪子在墮落到豬的地步後悔改了，他仁慈的父親就去迎接他，擁抱他，並寬恕了他。天主不知疲倦地去迎接祂悔改的孩子。祂向所有回轉過來、面對祂的人伸出手來。主對猶太人說：「我整天向悖逆的民族，伸出我的手。」（依 65:2）那麼，當主向悖逆的人伸手時，又怎麼會不向順從的人伸手呢？順從的先知達味說：「我時刻將天主置於我前，有祂在我右邊，我決不會跌倒。」（詠 15:9）。因此，對於那些為得救而努力的人，主並不否認自己的臨在。

因此，我們不要像那些不信神的人和絕望的人那樣，認為自己的努力是徒勞的，而是要在努力奮鬥的同時，寄希望於主天主的仁慈。讓我們按照聖教會的勸諭，在大齋期內尤其加倍努力。願那四個爬上屋頂將屋頂拆開的人的榜樣能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他們把第五個人——他們癱瘓的朋友——放在主的面前。如果我們靈魂的五分之一癱瘓了或生病了，讓我們趕緊與健康的五分之四一起來到主的面前，祂會讓我們內得病的那部分獲得健康。如果我們的一個感官受到此世的玷污，並因此而生病，讓我們趕緊與其他四個感官一起來到主的面前，主會憐憫我們得病的感官並治愈它。當身體的一部分生病時，醫生會建議兩種護理方法：照顧並餵養身體的其他部分，這樣健康的部分就會變得更加強壯和健康，從而能够抵禦生病部分的病痛。我們的靈魂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心中有疑慮，就讓我們在內心深處努力加強我們的信仰，並在主的幫助下治愈並堅固我們生病的心靈。如果我們因忘記祈禱而犯罪，讓我們趕緊用慈善工作來恢復我們失去的祈禱——反之亦然。

主會看到我們的信心、我們的努力和奮鬥，會憐憫我們。祂將以祂無盡的仁慈，讓我們來到祂的臺前，來到那不朽的、賦予生命的臨在前，無數天使的軍旅和聖人的軍隊因此而被賜予生命，獲得力量，充滿喜樂。願榮耀和讚頌歸於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我們可以在聖神降臨節後第六主日，找到另一篇有關聖瑪竇所記述的主治愈癱子的講道。

大齋期第三主日（朝拜十字聖架）

十字架與靈魂的救恩

谷 8:34-38; 9:1

他遂召集群眾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的代價？誰若在這淫亂和罪惡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話為恥，將來人子在他父的光榮中，同諸聖天使降來時，也要以他為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人中，就有幾個在未嘗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來。」

大哉，真理的力量，世上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奪走它的力量。

大哉，真理的治癒力量，世上沒有任何痛苦或軟弱是真理無法治癒的。

病人在痛苦和虛弱中，會尋找能針對病症開藥的醫生。沒有人會去找開出味道最甜之藥的醫生，但每個人都想要能開出有效之藥的醫生，無論藥是甜的、苦的還是無味的。醫生開的藥越苦，治療過程越複雜，病人似乎對醫生就越有信心。

為什麼人們只在天主親手遞上苦藥時才予以拒絕呢？為什麼他們只尋求並期待從天主手中獲得到甜食？因為他們感覺不到自己因罪而生的疾病有多嚴重，並且認為他們可以僅僅靠甜食就能痊癒。

如果人們肯問問自己，為什麼所有醫治肉體疾病的藥物都如此之苦？聖神會回答他們：這是為了讓他們體會屬靈藥物的苦。因為，正如肉體的疾病給人一些關於靈性疾病的概念一樣，對於醫治屬靈疾病的藥物，醫治肉體疾病的藥物也具有相同的功能。

靈性的疾病難道不比肉體的疾病嚴重得多嗎？靈性的疾病是主要的疾病，且是造成肉體疾病的原因。那麼，屬靈的藥物又怎能不比肉體的藥物更苦呢？

人們都非常愛護自己的身體；當他們的身體生病時，為了恢復健康，他們會不遺餘力，不惜時間與金錢。在這種情況下，不論花少錢請醫生都不以為昂貴，不論去哪個療養地都不以為遙遠，不論怎樣的藥物都不以為苦；尤其當他們發現身體即將死亡時更是如此。但願人們也能像珍視自己的身體一樣，珍視自己的靈魂！但願他們也能像熱切尋求醫治身體一樣，熱切尋求醫治自己的靈魂，及靈魂的醫治者！

赤腳走在荊棘中固然困難，但若有一個赤腳之人瀕臨渴死，而泉水就在荊棘的另一側，他豈不是寧願決定踩踏荊棘，即使雙足被荊棘刺傷也要去取水，也不願留在荊棘這一側的柔軟草地上，渴死在那裡呢？

「我們實在無法服用如此苦的藥。」許多因罪惡而變得軟弱的人這樣說道。因此，那位熱愛世人的良醫，親自率先服用了這藥，這苦口良藥，即使祂本身是健康的，僅僅是為了向病人表明，這藥並非無法下嚥。健康的人服用並吞嚥病人的藥，比起病人來說，又是何等困難啊！然而，祂還是服用了它，為的是要使那些病入膏肓的人，也能受引導而服用這藥。

「我們實在無法赤腳穿越長滿荊棘的土地，無論我們多麼口渴，也無論另一側的水源多麼豐沛新鮮。」那些因罪惡而變得軟弱的人這樣說。因此，熱愛世人的主，親自赤腳穿越了長滿荊棘的土地，現在，祂從另一側呼喚那些口渴的人前往活水的泉源。「這是可能的！」祂向我們呼喚，「我已經穿越了最尖銳的荊棘，並且，在踩踏它們時，已將它們踩鈍了。來吧！」

「如果十字架是藥，我們無法服用；如果十字架是道路，我們也無法走上這條路。」那些因罪而患病的人這樣說。因此，那位熱愛世人的主，將最沉重的十字架親自背負在自己身上，為要表明這是可能的。

在今天的福音中，主給每一個渴望從死亡中得救的人，提供了十字架，這一苦澀的醫治方法。

主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主沒有命人在祂之前背負十字架，而是召叫他們跟隨祂——因為祂已然背負了十字架。在祂發出這一召叫之前，祂就已預言了自己的苦難：「人

子必須受許多苦……且要被殺害；但三天以後必要復活。」（谷 8:31）正是因此祂才降世成為道路。祂降世成為首先受苦，也首先得著榮耀的那一位；祂降世是要表明，凡人所認為不可能的，都是可能的，並且使之成為可能。

祂並未強迫人，也未施壓於人，而是給出建議。「誰若願意……」！人們出於自己的意願而陷入罪惡的疾病，也必須藉著自己的自由意志，才能從罪惡中獲得醫治。祂並未隱瞞藥物的苦澀，甚至非常苦澀的事實，但祂因自己率先服用，即使祂本是健康的，而讓人們更容易接受它，並且向我們展示了其奇妙的功效。

「該棄絕自己。」第一個人，亞當，當他墮入罪惡之中時，也棄絕了自己，但他棄絕的是他真實的、真正的自我。主要人棄絕自己，是要他們棄絕他們虛假的自我。簡單地說：亞當棄絕了真理，而依附於謊言；如今，主要亞當的後裔棄絕謊言，並再次依附於他們曾背離的真理。因此，「棄絕自己」意味著捨棄那欺騙性的虛無，那強加於我們身上、以取代我們由天主所賦予的生命的虛無。我們必須棄絕那取代靈性的塵世繫縛，以及那取代善行的情慾；那遮蔽我們天主子女身份的奴性恐懼，以及那對天主的抱怨，這抱怨扼殺了我們內在順服於祂的神魂。我們必須棄絕邪惡的思想、慾望和行為。我們必須棄絕對自然和我們肉體的偶像崇拜。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棄絕所有我們認為是「我」的一切，實際上，這些並非我們，而是魔鬼和罪惡、敗壞、幻象與死亡。讓我們棄絕那些已成為我們第二本性的惡習；讓我們棄絕這「第二本性」，因為它並非如天主所創造的我們的本性，而是在我們自身內累積、固化的幻象與自欺——冒用我們之名的虛偽謊言，而我們也以它的名義自居。

「背著自己的十字架」是什麼意思？意思是，甘心樂意地接受天主的眷顧之手所給予的每種醫治方法，即使它們可能是痛苦的。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你身上嗎？要像諾厄一樣順服於天主的旨意。你被要求做出犧牲嗎？要像亞巴郎祭獻祭兒子時那樣，以同樣的信心將自己交託在天主手中。你的財產被摧毀了嗎？你的孩子們突然離世了嗎？要像約伯一樣，堅忍地承受這一切，在你的心裡要忠於天主。你的朋友們離棄了你，你發現自己被敵人所包圍嗎？要像宗徒那樣，毫無怨言地承受這一切，相信天主的幫助就在眼前。你為了基督而被判處死刑了嗎？要像成千上萬的基督教殉道者一樣，為有這樣

的榮幸而感謝天主。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沒有一件是前所未有的，你只是追隨許多人——宗徒、聖人、宣信者和殉道者——的榜樣，他們都承行了基督的旨意。我們必須進一步認識到，主要我們釘死自己，是要我們釘死舊人，那由惡習和事奉罪惡所形成的人。因為，因這樣被釘十字架，在我們內如同動物一般的舊人被殺死，而那按天主的肖像所造、且是不朽的新人被喚醒而生活。正如宗徒所說：「我們的舊人已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了」，並立即解釋了原因：「好叫我們不再作罪惡的奴隸」（羅 6:6）。十字架對於屬感官的舊人來說是沉重的，對於充滿邪情和私慾的肉體來說是沉重的（迦 5:24），但對於屬靈的人來說卻不沉重。對於喪亡的人來說，十字架是愚拙的；但對於我們得救的人來說，它是天主的德能（格前 1:18）。因此，我們以基督的十字架為誇耀，也以我們為祂所背負的十字架為誇耀。主並沒有要我們背負祂的十字架，而是背負我們自己的十字架。祂的十字架是最沉重的。祂不是為了自己的罪被釘十字架，而是為了我們的罪，所以祂的十字架是最沉重的。我們是為了自己的罪而被釘十字架：所以我們的十字架比較輕鬆。當我們的苦難達到頂峰時，我們絕不能說它們太過沉重，超越了所有界限。主是生活的，祂知道我們苦難的程度，並且不會讓我們承受超過我們所能承受的。我們苦難的程度，就像晝夜的交替，或是星辰運行的軌跡一樣，都被精確地衡量、計算過了。我們的苦難加劇了嗎？我們的十字架變得更沉重了嗎？天主的德能更大，正如宗徒所說：「因為基督所受的苦難，加於我們身上的越多，我們藉著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多。」（格後 1:5）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安慰是極大的，因為主召叫我們跟隨祂。主說：「他該跟隨我。」為何主這樣召叫那些背負十字架的人？首先，是為使他們不至於跌倒，不至於被壓垮在十字架下。人類如此可憐軟弱，以至於即便是最輕的十字架，若沒有上天的幫助，對最強壯的人來說也是沉重的。我們看到不信者在最輕微的打擊下如何絕望；他們在遇到針刺般的痛苦時是如何的哭天嗆地！他們如何無助地左右搖晃，在這個世界的空虛中尋求一些支持和援助，並且認為，如果這個世界不能給予他們支持和援助，那麼整個世界就是令人絕望的空虛。這就是為何主召喚我們跟隨祂，因為只有在跟隨在祂後面，我們才能夠承受我們的十字架。我們將在祂內找到力量、勇氣和安慰。祂將成為我們黑暗道路上的光明，疾病中的健康，孤獨中的伴侶，苦難

中的喜樂，以及匱乏中的財富。就像病房裡整夜點著燈，在今生這黑夜裡，也需要基督的不滅之光，來減輕我們的痛苦，使我們保持對黎明到來的盼望。

主召叫我們跟隨祂的第二個原因，與第一個原因同等重要，而且與自願棄絕自我、背起我們自己的十字架有關。許多人為了在世俗中求取更高的名聲，而故作捨己的姿態。許多人讓自己承受無數苦難與折磨，只為了博取世人的驚嘆與讚美。許多人過去這樣做，現在也這樣做，尤其是在異教徒中間，為了給自己求得一些魔力，並藉此掌控他人，傷害或幫助他們所意欲的人，而這一切都源於空虛的貪婪以及對權力的渴求。

這樣的捨己並非真正的捨己，而是自我榮耀，這樣的十字架不是引導人走向復活與救恩，而是走向徹底的毀滅，將自己交在魔鬼的手中。然而，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並跟隨基督的人，卻能擺脫一切傲慢、一切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的自我榮耀，以及一切對世俗榮耀和利益的渴望。正如病人服用苦藥，不是為了展示自己能夠吞嚥，而是為了恢復健康一樣，真正的基督徒捨棄自己：也就是說，他厭惡自己有病的身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以十字架為苦澀卻能救命的良藥——跟隨基督，他的醫生和救主，不是為了從人那裡獲得榮耀和讚美，而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免於今生致命的愚昧，以及來生的蛆蟲和烈火。

「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靈魂，必要喪失靈魂；但誰若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喪失自己的靈魂，必要救得靈魂。」這些話嚴厲而又無可迴避！這是一團烈火，意欲將舊人焚燒至根部，甚至連根部也不放過！主基督來臨，不僅是為了改革世界，更是為了再造世界，帶領世界進入新生命；將舊金屬投入火中，重新鍛造。祂不是改革者，而是創造者；祂不是打補丁者，而是織工。任何人想要保存一棵老朽、被蟲蛀蝕的樹木，必將失去它。他可以在外在方面為這棵樹盡其所能——澆水、圍上籬笆、照看它——蟲子將從內部蛀蝕它，而這棵樹只能腐朽倒下。砍倒一棵被蟲蛀蝕的樹木，將它連同蟲子一起投入火中，然後關注幼小的側枝，保護它們免受蟲害的人，才能保存新樹。試圖保存他那被罪惡蛀蝕腐爛的相似舊亞當的靈魂的人，必將失去它，因為天主不會允許這樣的靈魂進入祂的臨在，而凡未顯現在天主面前的事物，都如同不存在。那麼，喪失他舊靈魂的人，必將救得他那由聖神重生

（若 3:6）並與基督結合的新靈魂。靈魂實際上是生命的同義詞，因此我們在一些譯本中讀到：「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以及「誰若為我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在這種情況下，兩種翻譯具有相同的含義。因為凡不惜一切代價想要保存自己必死的生命的人，必將喪失兩種生命：必死的和不朽的——必死的，因為無論他多麼成功地延長他在地上的生命，他最終都必須在死亡中失去它；他將喪失不朽的生命，因為他沒有做任何事，沒有受任何苦，來保存它。凡藉著基督努力獲得不朽生命的人，必將獲得它，並在永恆中保存它，儘管他將喪失這短暫、必死的生命。一個人可以為了基督和福音的緣故而喪失他短暫、必死的生命，無論是在必要時，他犧牲自己，為基督和祂的神聖福音殉道而死，還是當他鄙視這罪惡且不配的生命，全心、全靈、全力地將自己獻給基督，並事奉祂，將一切都獻給祂，並因祂而對一切抱有希望。一個人可以因自殺或為了某些不值得的事——在爭吵或紛爭中——喪失他的靈魂，他的生命。對於這樣的人，並沒有應許說他會救得他的靈魂——他的生命，因為經上說：「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基督和福音遠遠超過我們的靈魂。它們是在時間內和永恆之中最偉大的財富，為了這些永恆的財富而犧牲一切，對此，沒有人應該猶豫不決。

主為何要加上「和福音（的緣故）」呢？只說「為我」還不夠嗎？不夠。主說：「為我和福音的緣故」，是為了擴大捨棄自我、為天主而活的理由，藉此增加得救的人數。那麼，為了生活且不朽的基督而喪失自己性命的人，就得救了。為基督的緣故在世上的工作和祂的神聖教導而喪失自己性命的人，也得救了。最後，為了基督的一條誡命或一句話而喪失自己性命的人，也得救了。主是生命的立法者；為立法者犧牲自己的人，也為祂的法律犧牲了自己，反之亦然：為祂的法律犧牲自己的人，也為祂犧牲了自己。主將自己等同於祂的工作和祂的教導，藉此為許多人開啟了得救的可能性。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什麼作為自己靈魂的代價？」這些話為前面的話語帶來了極大的光亮。從這些話中，我們看到主認為人的靈魂比全世界更有價值。從這些話中，我們也看到人必須喪失怎樣的靈魂才能救得自己的靈魂：一個受損的靈魂，一個被世界吞噬、被世界壓垮、被世界奴役的靈魂。如果一個人喪失了這樣一個所謂的「靈魂」，他就會救得他真正的靈魂；如果他拋棄了虛假的生命，他就

會得到真正的生命。

賺得註定毀滅的世界，卻傷害了註定不朽的靈魂，這有什麼何用呢？世界正趨向終結，最終將被拋棄，如同破舊的衣裳。真正的靈魂，愛基督的靈魂，屆時將飛向永恆青春的國度。世界的終結，是靈魂新生命的開始。那麼，整個世界對人又有什麼用呢？因為人即將與世界分離，整個世界在不久的將來，必將崩解消逝，如同逝去的夢境一樣。一具無助的屍體對他又有什麼用呢？他又能拿什麼來換取他的靈魂呢？看，即使他擁有全世界，天主也不會接受它以代替他的靈魂。然而，世界不是人的，而是天主的：天主創造了它，並將它賜給人使用，為了更大的益處，比世界更偉大、更珍貴的益處。天主賜給人最偉大的禮物，是具有祂肖像的靈魂。天主將在祂美好的時候，尋求收回這最偉大的禮物。人無法用任何東西來替代他的靈魂歸還給天主。靈魂是國王，其他一切都是奴隸。天主不會接受奴隸來替代國王，也不會接受轉瞬即逝的事物來替代不朽的事物。罪人能拿什麼來替代他的靈魂呢？當人還在這個世界上活在肉身之中時，他被許多世界認為珍貴的事物所束縛；但當他與肉身分離時，他才意識到——但願還不算太遲！——除了天主和靈魂之外，沒有任何有價值的事物。那時，他將無法想到有什麼東西能換取他的靈魂。當一個罪惡的靈魂發現所有將它與天主和世界聯繫起來的事物都已斷裂，並發現自己赤裸裸且又一無所有地置身於靈性世界時，它的處境有多麼危險！它能向誰呼求幫助？它能呼求誰的名？當它墜入永恆的無底深淵時，它能抓住誰的衣襟？那些在此生中學會愛基督，並學會日夜不停地呼求祂的名，使之與他們的呼吸和心跳不可分割的人，是有福的。他們將知道在深淵之上要向誰呼求幫助。他們將知道呼求誰的名。他們將知道抓住誰的衣襟。的確，他們將在他們所愛的主的羽翼下，脫離危險。

但在此，對於所有今生不畏懼罪惡的人，我們有了最大的恐懼理由。主說：

「誰若在這淫亂和罪惡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話為恥，將來人子在他父的光榮中，同諸聖天使降來時，也要以他為恥。」諸位信友，請聽這話！不要過分依恃天主的慈悲！的確，天主的仁慈只在此生傾注於那些不肯悔改的褻瀆者身上；因為在最後的審判時，正義將取代仁慈。諸位，你們每天都更接近那不可避免的死亡，請聽！將這些話牢記在心。這些話不是你的敵人說

的，而是你最偉大的朋友說的。也正是那在十字架上寬恕了祂敵人的嘴唇，說出了這些可怕卻又正義的話。凡在這世上以基督為恥的，在這世界終結時，基督也要以他為恥。凡在罪人面前以基督為恥的，基督也要在聖天使面前以他為恥。人啊，如果基督以你為恥，你還有什麼可驕傲的呢？如果你以生命為恥，這表示你以死亡為榮；如果你以真理為恥，表示你以謊言為榮；如果你以憐憫為恥，表示你以作惡為榮；如果你以正義為恥，你以不義為榮。如果你以十字架上的苦難為恥，這表示你以偶像崇拜的褻瀆為榮；如果你以不朽為恥，表示你以死亡的腐朽和墳墓的敗壞為榮！在這種情況下，你能在誰面前以基督為恥呢？在比基督更好的人面前嗎？不，因為沒有人比基督更好。這意味著你在比基督更差的人面前以基督為恥。你會在熊面前以你的父親為恥嗎？女兒會在狐狸面前以她的母親為恥嗎？那麼，你為什麼要在惡人面前以至善者為恥？在不潔者面前以至潔者為恥？在無能者面前以全能者為恥？在愚昧者面前以至智者為恥？你為什麼要在淫亂和罪惡的世代面前，以尊威的主為恥呢？是因為這個世代總是躍然於你眼前，而主卻看不見嗎？再過一小段時間，主將在天使的雲彩中光榮顯現，而這個世代將像強風前的塵土一樣，從祂腳前消失。的確，那時，你將會羞愧，但不是以光榮的君王為恥，而是以你自己為恥；但那時你的羞愧將毫無用處。現在就感到羞愧更好，趁著羞愧還有些用處的時候，在基督面前為一切事感到羞愧，而不是在眾人面前以基督為恥。

主為什麼說「以我和我的話為恥」呢？凡以我為恥，意思是：凡懷疑我的天主性，以及我藉至聖童貞女降生成人，和我在十字架上的苦難及我的復活；凡以我在世上的貧窮和對罪人的愛為恥的。凡以「我的話」為恥，意指：凡懷疑福音或否認我的教導；或凡曲解我的話，並藉異端在信友中散播不安與紛爭；或凡在我的啟示和教導面前傲慢自大，以自己的某些其他教導取而代之；或凡在世上權貴的強大勢力面前，故意隱瞞並保持沉默而不宣講我的話的人，將要以我為恥，並為自己而恐懼。基督的話，如同祂的苦難、祂的聖體和聖血一樣，對世界而言，是賦予生命的聖約。主並不將祂的話與祂自身分離，也沒有賦予它們低於祂位格的價值。祂的話與祂自身是不可分的。祂的話具有與祂位格相同的力量，為此緣故，祂對祂的門徒說：「你們因我對你們所講的話，已是清潔的了。」（若 15:3）祂藉著所說的話潔淨了

靈魂，治癒了病人，驅逐了邪魔，復活了死人。祂的話具有創造性，是潔淨而賦予生命的。那麼，當福音告訴我們「聖言就是天主」（若 1:1）時，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主稱這個世代為淫亂的，是就其廣義而言，如同古代先知稱敬拜其他神祇為姦淫一樣（則 23:37）。凡是忘記自己的妻子而追逐別的女人的人，都是姦淫者；同樣，凡是忘記永生的天主而俯伏敬拜受造之物的人，他自己也是個姦淫者。凡是離棄對主的信仰而將信仰置於人身上的人，凡是拋棄對天主的愛而將其轉移到人和事物上的人，就是犯了姦淫。簡而言之，所有使你的靈魂與天主分離，並將其束縛於天主以外的事物或人的罪過，都可以用一個總稱來稱呼——姦淫，因為它們都帶有姦夫或淫婦的標記。那麼，凡在這個淫亂的世代面前，以身為人靈新郎的主基督為恥的人，確實就像一個在放蕩的男人面前以自己的未婚夫為恥的新娘一樣。主不僅講論一個罪惡的世代，而且稱其為淫亂和罪惡的世代。為什麼呢？為了特別譴責姦淫。在此，「姦淫」一詞涵蓋了所有最嚴重、最惡毒、最致命的罪過，這些罪過最常使人背離追隨基督、捨己、他的十字架和他的重生。

但是，請注意今天福音中這奇特的結尾：「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人中，就有幾個在未嘗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來。」乍看之下，人們會說這些話與前文毫無關聯。然而，它們之間的聯繫卻很清晰，這是一個奇妙的結尾。主不會讓祂的信友孤苦無依。在召叫他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捨棄自己和自己的性命，並告誡他們，如果他們以祂和祂的話為恥，將會受到可怕的懲罰之後，主現在使暴風雨後的彩虹顯現在天空。祂急忙提到那些服從祂、背負十字架跟隨祂的人將得到的賞報。這賞報將在世界末日和最後審判之前，甚至在他們今世生命結束之前，就賜予他們中的一些人。他們在未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來。主在祂的宣講中，多麼有智慧！祂從不只講譴責而不提賞報，也不只斥責而不讚揚，也不會引導人走上荊棘之路而不提及旅程終點的喜樂，更不會只發出警告而不給予安慰。祂不會讓天空一直烏雲密布，而會迅速展現太陽的光輝和彩虹的美麗。

誰是那些在未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來的人呢？主對祂的門徒和大批群眾說：「站在這裡的人中，就有幾個……」。那麼，主

指的是誰呢？首先是指那些將會履行祂關於捨棄自己和背負十字架的誡命的人。他們在仍然身處這個世界時，將會在自己內感受到天主的國的力量。天主的聖神將降在他們身上，潔淨他們，聖化他們，並為他們打開天上奧秘的門，正如後來發生在宗徒以及總執事斯德望身上的事一樣。宗徒們在五旬節那天，當他們從高天獲得力量的那一刻，豈不是看見了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來嗎？斯德望「充滿了聖神，注目向天，看見天主的光榮」（宗 7:55）。聖史若望豈不是在他肉身死亡之前就看見了天主的國嗎？保祿宗徒豈不是在他嘗到死味之前就被提升到第三層天了嗎？但是，我們先把宗徒們放在一邊。誰知道有多少當時站在那裡聆聽基督宣講的人，在他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就感受到了聖神的力量，並看見了天主的國的降來呢？

除了這種解釋之外，一些福音註釋對上面引述的基督這句話給出了不同的含義。他們認為救主的這些話指的是三位門徒：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他們在此之後不久，在大博爾山上看見了顯聖容的主，當時祂與梅瑟和厄里亞交談。毫無疑問，這也是一種正確的解釋，但它並不排除另一種解釋。這三位宗徒的確在大博爾山上看見了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來，當時主耶穌顯現了祂天上的光榮，梅瑟和厄里亞也從另一個世界顯現，一邊一位站在光榮之主的身旁。但是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凡人唯一一次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降來的場合。大博爾山上的那一刻確實是莊嚴的，但它並不排除凡人在今生（雖然是以某種不同的方式）無數次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和光榮降來的其他例子。

如果我們真心渴望，我們也能在未嘗到死味以前，看見天主的國帶著威能和光榮降來。今天的福音中清楚地闡述了天主的國將向我們顯現的境況。讓我們努力喪失我們的舊我——我們罪惡的生活，並讓我們明白，人保存自己的靈魂比贏得全世界更重要。這樣，因天主的仁慈，我們將堪當看見天主的國，它具有偉大的威能和無可比擬的光榮，在那裡，天使與諸聖日夜不停地讚頌永生的天主：父、及子、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這段福音也會在光榮十字聖架節（九月十四日）之後的主日誦讀。

大齋期第四主日

驅逐啞巴魔鬼

谷 9:17-32

群眾中有一個人回答說：「師傅，我帶了我的兒子來見你，他附著一個啞巴魔鬼；無論在那裡，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齒，並且僵硬了。我曾請你的門徒把魔鬼逐出，他們卻不能。」耶穌開口向他們說：「哎！無信的世代！我與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們要到幾時呢？帶他到我這裡來！」他們就把孩子領到耶穌跟前。魔鬼一見耶穌，立時使那孩子拘攣了一陣，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滾吐沫。耶穌問他的父親說：這事發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時候了？」他回答說：「從小的時候；魔鬼屢次把他投到火裡或水裡，要害死他。但是，你若能做什麼，你就憐憫我們，幫助我們罷！」耶穌對他說：「『你若能，』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小孩子的父親立刻喊說：「我信！請你補助我的無信罷！」耶穌看見群眾都跑過來，就叱責邪魔說：「又聾又啞的魔鬼，我命你從他身上出去！再不要進入他內！」魔鬼就喊叫起來，猛烈地使那孩子拘攣了一陣，就出去了；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樣，以致有許多人說：「他死了！」但是，耶穌握住他的手，拉他起來，他就起來了。耶穌進到家裡，他的門徒私下問他說：「為什麼我們不能趕他出去？」耶穌對他們說：「這一類，非用祈禱和禁食，是不能趕出去的。」他們從那裡起身，經過加里肋亞；耶穌卻不願叫人知道。因為那時他教訓他的門徒，給他們說：「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中，為人所殺；被殺以後，過了三天，他必要復活。」門徒卻不明白這些話，又害怕詢問他。

這一福音經課的講道，見五旬節後第十主日，由聖瑪竇所敘述的同一福

音經課的講道。

大齋期第五主日

天主子的工作與受難

谷 10:32-45

那時，他們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門徒前頭走，他們都驚奇，跟隨的人也都害怕。耶穌又把那十二人帶到一邊，開始告訴他們那將要臨到他身上的事：「看，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於司祭長和經師；他們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給外邦人；這些人要戲弄他，唾污他，鞭打他，殺害他；但三天以後，他必要復活。」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走到耶穌跟前，對他說；「師傅！我們願你允許我們的要求！」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願意我給你們做什麼？」他們回答說：「賜我們在你的光榮中，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或者，你們能受我受的洗嗎？」他們對他說：「我們能。」耶穌就對他們說：「我飲的爵，你們必要飲；我受的洗，你們必要受；但坐在我右邊或左邊，不是我可以給的，而是給誰預備了，就給誰。」那十個聽了，就開始惱怒雅各伯和若望。耶穌叫門徒過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為首領的，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為首，就當作眾人的奴僕，因為人子，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

我主耶穌基督的謙卑，與祂的奇蹟及復活——那奇蹟中的奇蹟——同樣令人驚歎。祂給自己穿上奴僕狹小的人身，成了眾仆之僕。

為何人們試圖表現得比實際更偉大、更良善？田野間的青草不曾如此，水中的魚、空中的鳥亦不曾如此。那麼，人為何要這樣做？因為他們曾經確

實比現在更偉大、更良善，而這份記憶的陰影促使他們誇大自身的偉大與良善——這猶如一根受惡魔拉扯而繃緊後釋放的琴弦。

在人類所需學習的一切事物中，謙卑是最困難的。因此，主耶穌以最清晰的言語與行動闡明祂關於謙卑的教導，這樣，沒有人能質疑謙卑在人類救恩工程中無可估量且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祂以一個會死的肉身顯現——如同亞當因墮落之罪受懲罰而成為的肉身。祂，那無罪的主、光明燦爛的革魯賓的創造者，竟披上了被定罪的囚犯所穿的厚重粗糙的外衣。這本身難道不是關於罪人必須學習的謙卑之足夠清晰的教訓嗎？主以多種方式重申此教訓：祂誕生於牧羊人的山洞而非君王宮廷；與被鄙視的罪人和窮人為伴；為門徒洗腳；自願承受苦難；最終在十字架上飲盡最苦的受難杯爵。然而，人們卻發現謙卑的教導最難領悟並化為己有。即使是基督的門徒——他們日日與溫良謙卑的主相處——也未能理解祂的溫良，並將祂的謙卑化為己有。他們對自身地位、榮耀與報酬的執著，甚至在那些最關鍵的時刻（本應最遠離這些念頭之時）顯露無遺。但這些軟弱在這些時刻顯現，乃是出於天主的許可，為使後世能看見人性所有的軟弱、罪性墮落與虛無。例如，當主論及富人時說出嚴厲的話：「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伯多祿卻為每個門徒追問報酬：「那麼，我們將得到什麼呢？」（瑪 19:24,27）。另一次，當主向門徒談及天主子將被背叛、受苦與死亡時，門徒跟在後面，彼此爭論誰最大。基督知道他們的心思，聽見他們暗中的議論，便在那時領過一個孩子，放在他們中間，又抱起他來，藉這孩子為例責備他們爭論誰為首（谷 9:31-37）。還有，在祂最後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當主更詳細地談論自己的苦難，預言人子將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他們要戲弄祂，吐唾沫在祂臉上，鞭打祂，殺害祂；但三天以後，祂要復活」——就在那莊嚴而可怕的時刻，當榮耀之主預告自己最終的屈辱時，驕傲的蛇再次抬起頭來，促使兩位主要門徒提出一個近乎嘲諷主偉大而可怕苦難的諂媚問題。今日的福音便論及這後一件事。

那時，「耶穌把那十二人帶到一邊，開始告訴他們那將要臨到他身上的事」。這並非救主第一次、第二次或最後一次預言自己即將面臨的苦難。在從加里肋亞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此後祂不再以血肉之軀重走此路——主向門徒重複了祂已多次告訴他們的事。祂為何如此多次重複同樣的事？是為

了根除祂仍能從他們內心察覺、並在此刻顯露的最後一絲驕傲的萌芽。此外，也是為了使他們不至在這些可怕事件來臨時措手不及、陷入絕望，以致摧毀心中的一切希望。如此，祂對未來之事的清晰預見將如一束奇特而神秘的微光，在罪人將要加於義者的短暫勝利的黑暗時刻，照亮並溫暖他們的靈魂。最後，也是為使他們為自己將受的苦難與十字架做好準備，「因為對青綠的樹木，他們尚且這樣做，對枯乾的樹木又將怎樣呢？」（路 23:31）「如果他們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們」（若 15:20）。祂是首先受苦者，為眾人立下榜樣。在這最後一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中，主不僅以言語，更以行動向門徒顯明此點，因為聖史馬爾谷在今日福音的開頭直接記述了這不尋常的註解：「他們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穌在門徒前頭走，他們都驚奇，跟隨的人也都害怕」（谷 10:32）。看來祂一反常態，走在他們前面，是為向他們顯示自己自願加速走向苦難、順服父的旨意，也表明祂是首先受苦者。而門徒必須跟隨他們的神聖的主——這位在苦難中為首者，並如祂一樣自願加速走向殉道的終點。然而門徒驚奇，是因為他們無法理解這位曾多次在他們眼前顯現為勝過人、勝過自然、勝過魔鬼軍隊的那一位，竟要遭受屈辱與死亡。他們跟在後面，心中害怕，因為儘管不明白，卻仍預感到祂多次談及的這一切可怕且難以想像的事終將發生。

「看，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於司祭長和經師；他們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給外邦人；這些人要戲弄他，唾污他，鞭打他，殺害他；但三天以後，他必要復活。」這一切在數日後逐字逐句地應驗了。如此精確的預言，只能出自那位在祂眼中現今與未來之間毫無帷幔遮蔽者，那位看待即將發生之事如同已然發生之事般清晰者。超越自然元素之上的主耶穌，同樣超越時間之上。一切時代的事件在祂眼中顯明，如同街上發生之事在普通觀看者眼中一般清晰可見。那位能看見撒瑪黎雅婦人的全部過去、以及世界直到時間終結的全部未來者，自然能輕易而清晰地看見，在祂最後一次穿越猶太的山嶺前往耶路撒冷的這日之後數日，將要發生在祂自己身上的事。當門徒以人的方式期待從祂那裡看見愈來愈大的奇蹟、愈來愈大的光榮時，祂卻在同一時刻看見自己被眾人捆綁、戲弄、吐唾、流血、釘十字架。在行出最後且最大的奇蹟之前，祂必須先成為世界的糞堆，成為世上最污穢罪人唾污戲弄的玩物。在升天之前，祂必須先深入地底、深入墳墓、直入地獄深淵。

在進入天上光榮、登上天地審判者寶座之前，祂必須承受毆打與羞辱。「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 12:24）。沒有苦難，就沒有復活；沒有貶抑，就沒有高舉。三年來，祂不斷向門徒闡明此理，而如今，在即將離別之際，顯然他們仍不理解祂。因為我們看見，祂的兩位主要宗徒前來，提出這樣的請求：

「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走到耶穌跟前，對他說；『師傅！我們願你允許我們的要求！』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願意我給你們做什麼？』他們回答說：『賜我們在你的光榮中，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這竟是兩位門徒在他們的老師即將經歷巨大悲劇前夕所縈繞於心的思想與渴望！這正是主——那位醫治者——試圖軟化並予以神化的、剛硬粗劣的人性！在祂多次強調「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之後，在祂反覆教導逃避世俗榮耀與高位之後，在祂親自立下順服天主旨意的偉大榜樣之後，最後，在祂預告自己最終將遭受屈辱與不公之苦難的可怕宣告之後——這兩位主要門徒竟向主尋求個人的報酬與榮耀，從而定了自己的罪！他們的思想並未專注於主所預告的苦難，而只關注祂所預告的光榮。他們要求為自己獲取這光榮的最大份額：當主來為王時，一個坐在祂右邊，一個坐在祂左邊！這是怎樣的朋友，竟對朋友即將來臨的種種苦難無動於衷？主曾對他們說：「你們是我的朋友」（若 15:14）。而他們卻如此輕率地對待祂的苦難，只要求分享祂的光榮——且是極大的一份——那僅在屈辱、汗水、流血、痛苦與磨難之後才屬於祂的光榮。他們不求有份於祂的苦難，只求有份於祂的光榮。但我們憑什麼指責這兩兄弟呢？這一切發生，是為揭示人性深處的敗壞。雅各伯與若望所求「不經苦難的榮耀」，正是所有亞當後裔所尋求的——總是只要榮耀，不要苦難。每當主談及自己未來的榮耀時，祂總是同時提及將要先行臨到的苦難。但祂的宗徒，如同所有其他人，總想跳過苦難，直接進入榮耀。對於未深入基督苦難奧秘的人而言，苦難與生命、痛苦與光榮之間的關聯，直至今日仍不明晰。他們總想以某種方式將生命與光榮從痛苦與苦難中分離出來，祝福前者並據為己有，卻詛咒並拒絕後者。這正是雅各伯與若望在此事上試圖要做的；而他們如此行，不僅顯露了自身的軟弱，也揭示了全人類的軟弱。而主的意願是，祂門徒的軟弱無一隱藏，為使全人類得蒙幫助。祂來是為作醫者與治癒之源。人的軟弱透過宗徒們顯露出

來，而最終，基督的治癒與大能也透過他們被看見。此時，主再次以祂的苦難與光榮的肖像呈現在宗徒面前。對載伯德的兒子們而言，這是他們所屈服的一個誘惑：他們選擇光榮，卻拒絕苦難。主渴望在祂被釘十字架前，將門徒靈魂中最後一點膿瘡擠出。祂關於苦難與光榮的話語對這兩人的靈魂施加了巨大壓力，而從這壓力中，驕傲最後殘餘的膿汁被從他們靈魂中擠出。主在祂最親密朋友的靈魂上施行這屬靈的手術，既是為了他們的健康，也是為了我們的健康。

我們任何人都不該以為自己已從罪性的軟弱中痊癒，即使他已相當長久地遠離惡事、守齋施捨，並呼求主耶穌的助佑。這兩位宗徒曾與降生成人的主朝夕相處三年；他們見過祂的容顏，領受過祂親口的教導，見證過祂所行的奇蹟，與祂同食共飲——然而經歷這一切後，他們仍顯露出尚未治癒的創傷：虛榮、自愛、屬世思維與靈性遲鈍。他們仍如猶太人而非基督徒一樣地思考：他們仍相信默西亞將建立塵世國度，相信祂將在世上戰勝敵人，擁有如達味和撒羅滿一樣的世俗權力與榮耀。基督徒，請思量並決斷：當這兩位卓越的兄弟在與生活的主親身密切相處三年後，仍未能達致謙卑與順服天主旨意的成全，你們將如何治癒這些創傷，又如何達成這樣的成全？他們後來得以達致這樣成全，那是在天主聖神如火焰的舌頭降入他們心中，以對基督的愛火點燃他們之時。那時，他們不再渴求無須苦難的榮耀，而是懷著對昔日虛榮的羞愧，自願參與他們的主的苦難，甘願將自己的心釘在他們的摯友的十字架上。

請讓我們側耳傾聽主對這些門徒請求的回應：「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或者，你們能受我受的洗嗎？』他們對他說：『我們能。』耶穌就對他們說：『我飲的爵，你們必要飲；我受的洗，你們必要受；但坐在我右邊或左邊，不是我可以給的，而是給誰預備了，就給誰。』」主是何等溫柔良善！任何普通的、凡間的教師面對這樣的門徒都會勃然大怒，向他們吼道：「離我遠去；你們不配領受屬靈之事的教導！三年來我不斷告訴你們、向你們解釋，你們卻仍舊這樣說話，彷彿一無所知！」然而，主卻清晰、卻也溫良柔和地回答他們：「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這意味著：你們對我的看法是屬物質的，而非屬靈的；你們尋求的，不是天主的榮耀，而是你們自己的榮耀。你們尚未完全認

識我是誰、我的國度是什麼。你們仍舊只將我看作以色列民族的默西亞，將我的國度視為統治這民族的政權。因此，你們敢在這樣的國度中尋求高位。但我是萬邦的默西亞，生者與死者的救主，一個不可見國度的君王——在這國度中，所有民族與國家合而為一。不可計數的天使軍旅歡欣踴躍，因他們能在這國度中被稱為僕役。作為天主寶座腳凳的塞拉芬與革魯賓，從未夢想在這國度中尋求高位。我這國度中最微小的，也比這世上最偉大、最顯赫的君王更為尊大、更為光榮。那麼，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倘若你們認識我的國度，你們就不會思量其中的位次，而只會思想通往它的道路：那苦難與痛苦——每當我談及這國度時都曾向你們提及的。因此，這便是我要問你們的——比你們虛妄的掛慮與渴望更重要、更有益：

「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或者，你們能受我受的洗嗎？」主在此所想的，是死亡的苦爵與血的洗禮——即殉道之洗。這是第三種洗禮：首先是若翰的水洗，其次是基督的水與聖神之洗——而唯有某些人獲賜血的洗禮：殉道者的冠冕。血的洗禮無疑與最大的犧牲相連，但也與最大的光榮相連。基督的宗徒們將受此洗禮，因此主以最大的關切預備祂的門徒面對未來的殉道，因為再沒有什麼比在酷刑下屈服、否認基督更可怕、更摧毀靈魂的了。猶達斯一察覺他的老師即將面臨的屈辱與苦難，便否認了祂，並因此而永遠喪亡。他屬於那些徒然等待基督在耶路撒冷為王、並為自己在此事上的分擔獲取個人榮耀的人。然而，當他看到基督將戴上的不是王冠而是茨冠時，他便退縮了，轉而與那些在此世看起來比救主更富有、更光耀的人結盟。

雅各伯和若望對基督的問題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能。」然而，這答覆正顯出他們對主的愛何等深摯。顯然，基督關於苦爵與洗禮的嚴峻質問，如同苦藥對病人般在這對兄弟心中留下深刻印記——他們迅速恢復清明，在理應專注於苦難的時刻，為自己追求榮耀的念頭感到羞愧。主以無與倫比地引導人靈魂的能力，頃刻間將雅各伯和若望的靈魂徹底扭轉，使他們從渴慕榮耀轉向預備受苦與死亡。這對我們所有基督徒而言，是何等奇妙而崇高的教導！每當我們幻想自己身處基督不朽的國度，在其間徘徊尋求自己的地位與位分時，主總會向我們提出祂曾向載伯德兒子們提出的同一問題：你們能飲我的爵、受我的洗嗎？祂總是引導我們清醒思考的，並非那尚未抵達的天上之城，而是通往那城、我們尚未行走的道路。必須先承受苦難，方能抵達

榮耀。若苦難臨到毫無準備的我們，致使我們否認主，則我們對榮耀的幻想盡屬虛空。那時，等待我們的將是恥辱而非榮耀，是永恆的喪亡而非生命。我們中間有福的，是那些隨時準備好回應基督「能否為祂飲苦難之爵」的詢問、回答「主，我們能」的人！至於誰將坐在祂的右邊與左邊，並非我們需要知曉的事。主以祂的謙卑說：「不是我可以給的。」唯有在祂復活升天之後，祂才將以天主的身分成為生者與死者的審判者。此刻，祂仍居於肉身之內，可朽而未得光榮，處於普世僕役的卑微狀態；就在祂即將面臨謙卑的最大考驗、面臨對父旨意之成全的順服、面臨即將到來的屈辱與苦難的恐怖，祂不會就祂未來國度中的地位與尊榮作出安排。作為人，祂不攫取那屬於祂作為天主的一切。唯有當祂飲盡苦爵、受血之洗禮、甚至被釘十架之時，祂才敢向悔改的右盜應許樂園——為以此行為教導世人謙卑，唯獨謙卑；若無謙卑，整個救恩大廈將如沒有根基的建築。主的陳述「不是我可以給的」，絕不可解讀為天主子在天上國度中比父的天主性少——某些異端曾有如此曲解。因那位曾說「我與父原是一體」（若 10:30）者，絕不會否認自己。唯有從時間性而非永恆性的角度來詮釋——在時間內、在祂取了血肉之人的卑微狀態中——才能正確理解「不是我可以給的」這句話。

此外，在面臨至大屈辱之前的時候，主耶穌出於自願——為教誨我們、並為我們的救恩——並未聲稱擁有復活後得享光榮、得勝的主將擁有的一切權柄與能力。唯有當祂復活後，當祂在肉身內受光榮，當祂戰勝撒殫、世界與死亡時，主才向門徒宣告：「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瑪 28:18）。但對此完整的詮釋，我們必須補充一點，以顯明主在安排人類救恩時極其智慧且明察秋微的眷顧：祂願表明此處並無偏私、亦無袒護，因為天主決不看情面（羅 2:11）。主願指出，宗徒們不應僅因蒙召成為祂的宗徒，便對自己的得救與光榮懷有過度自信。因為，即使在宗徒之中，也將出現一位喪亡者。天國是為所有在此生證明自己配得之人所預備的，並不考慮其蒙召身份、與基督外在的親近、或任何血緣關係——正如這兩兄弟雅各伯與若望的情況。輕視自我的謙卑，與赴死的愛——這正是主試圖植入門徒心中的兩個教訓，要從他們心中根除驕傲、自負與狂妄虛榮的莠草。

「那十個聽了，就開始惱怒雅各伯和若望。」其餘十人對這兩人的惱怒，並非源於他們比雅各伯和若望對基督的國度有更屬靈、更崇高的理解，

而是出自純粹的人性嫉妒。難道這段經文要我們認為，背叛者猶達斯對基督及其國度的理解，比雅各伯和若望更為崇高嗎？「為何雅各伯和若望要將自己置於我們其他人之上？」——這隱藏的問題，正是十人對兩人惱怒與抗議的主要根源。透過這嫉妒的惱怒，十位宗徒不自覺地顯露出他們與雅各伯和若望在理解（或更確切地說，不理解）基督屬靈國度與祂天上榮耀方面，有著相同的想法。但我們知道，主耶穌揀選為門徒的，並非世上最有智慧的人，相反，幾乎是最單純樸實的人。祂揀選最微末的，為使他們成為最偉大的；祂揀選最單純的，為使他們成為最有智慧的；祂揀選最軟弱的，為使他們成為最堅強的；祂揀選最受輕視的，為使他們成為最受光榮的。而主在這艱鉅任務上的成功，如同祂在其他一切事上同樣奇妙。祂在此事上所彰顯出來的行奇蹟的大能，絕不亞於平息風浪或增餅使眾人吃飽。基督受天主默感的聖史們向我們揭示門徒的軟弱，達成了雙重目的：首先，他們藉此向我們顯明自身的軟弱；其次，他們彰顯了天主大能的偉大與祂救治、拯救人類方法中的智慧。

於是，當其餘十位門徒顯露出對基督榮耀的不解，並同時表現出他們深受尋常人性嫉妒之苦時，主便把握機會，再給他們上了有關謙卑的一課：

「耶穌叫門徒過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為首領的，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為首，就當作眾人的奴僕。』」這是一種新的局面！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在基督之前的異教世界中聞所未聞、前所未見。在異教徒中，統治者憑藉武力行使主宰權，掌權者依靠其權力、繼承或財富的權威施行統治。他們治理管轄，其餘眾人出於恐懼服從他們，在戰兢中服侍他們。他們自視為首、為長、更為尊貴優越，僅僅因為他們憑藉地位、權力與榮耀被高舉於他人之上。地位、權力與財富成了衡量人間卓越的尺度。主耶穌摒棄了這種方式，並在信祂的人中確立服務作為衡量卓越的標準。並非人眼所見被舉得最高者為首，而是人心所感受到良善者為先。在基督徒團體中，冠冕本身並不賦予首要地位，財富與權力也不授予長上權威。若未以基督之名真實服務他人，聖召與地位不過是空洞的形式。一切卓越的外在標記與象徵，若未經服務贏得與證實，都只是萬花筒般的虛幻。憑藉武力置身頂端者，其位極不穩固；當他跌落時，

只能淪為至卑微者。以金錢購買長上地位者，將得到人唇與人手的報酬，卻必遭人心的輕蔑。憑藉暴力高踞人上者，將立於仇恨與嫉妒的火山口——直至火山爆發，他必葬身熔岩之中。「但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這是主的命令。這樣的社會秩序出於邪惡，而非良善。黑暗之子如此生活，光明之子卻非如此。而你們是光明之子。在你們中間，要讓愛的卓越作王，讓愛的長上執掌權柄。你們中間那出於愛為弟兄提供最大服務者，在天主眼中便是首位，他的卓越將在此世與來世永存。死亡對愛毫無權勢，對愛所創造的亦然。誰在今世憑愛達致卓越，同一人在來世也將持守它：這卓越不會被奪去，反而要增長，並以永不消逝的確定性得以堅固。

凡知曉有多少邪惡被帶進世界並仍被帶進世界的人，必能藉著為達致卓越所做的奮鬥，明白基督的這項教導正是締造和平的根基。由此，人類社會自存在以來最偉大、最蒙福的革新得以開啟。試想：若平等與位階取決於服務與愛，而非武力、財富、奢華或虛飾的學問，對人類將具有何等意義！多少自視為首者將驟然發現自己竟居末位；多少自視為末者將躍居首位！人心將充盈何等的喜樂——又將有何等的秩序、和平與和諧！眾人必競相服務他人，而非轄制他人；眾人必急於施予協助，而非奪取阻撓。每顆心靈將充滿喜樂光明，取代惡意與黑暗。那時，魔鬼即便手持蠟燭尋遍世界，也找不到一個不信者——因為在愛作王之處，天主對眾人清晰可見。這教導絕非烏托邦——不可實現的幻夢，正如基督在今日福音結語所示：「因為人子，不是來受服事，而是來服事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我們的主從未頒佈一條自己未曾圓滿踐行的誡命；祂在此為我們眾人立下了榜樣。主以祂的整個塵世生活——甚至以降世的方式、——在祂的死亡中，以及最後在祂死後與光榮復活後藉聖神對人類不息的慈愛作為——徹底實踐了關於服務世人的誡命。祂以死亡「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祂不說「為一切人」，而說「為大眾」，這意味著總有人拒絕接受祂的愛、或輕視祂的犧牲。祂慈愛的服事引向了苦難與死亡，因為出於愛（而非僅出於責任感）而服事者，決不迴避死亡。同時，正因基督對人的服事不受時間、苦難或死亡限制，故具備了完美救贖犧牲的一切特徵。藉此服事，主將人類從魔鬼的權勢、罪惡與死亡中贖回。但若無祂那偉大而無可比擬的謙卑，主既無法承擔也無法完成這樣的服事。身為自永恆以來的首位，祂使自己成為末位，以

僕役與奴隸之身顯現於世，為要透過服事世人，重新達致祂無可比擬的卓越，並以此向人指明通往真正卓越、崇高且持久之長上地位的道路。有人將天主子的這一榜樣銘刻於心，效法祂並以祂的名義，全然投身於愛人的服務之中；但也有人蔑視祂的榜樣與教導。前者與後者的結局如何？我們可在基督宗徒的歷史中找到答案：

猶達斯既拒絕了基督的榜樣，也拒絕了祂的教導，以卑劣可恥的方式結束了塵世生命：上吊自盡；而另外十一位宗徒，則將今日福音中關於謙卑的教導銘刻於心，並起而效法他們導師慈愛服事的榜樣，在人間與天上、在時間與永恆中同享光榮。凡拒絕基督教導與榜樣者，皆步了猶達斯的後塵；凡將這救恩的教導化為己有、並效法這無與倫比榜樣者，則隨從了十一位宗徒的腳蹤。人類歷史記載了成千上萬的猶達斯，但也記載了成千上萬我主及救主耶穌基督真實而忠信的門徒與追隨者。正如主在祂短暫塵世生命的終結時獲得了勝利，祂也必在整個漫長世界歷史的終結時成為勝利者。祂所拯救並予光榮的追隨者大軍，將遠超過祂的對手——魔鬼的友伴與天主的仇敵——的陣營。但願我們被發現列於那蒙救贖、享光榮的大軍之中！但願在塵世太陽晦暗、永不再照耀的末日，主耶穌對我們廣施仁慈！最甘飴、賜生命的主，求祢在那日子來臨前，寬恕我們的罪過！我們的作為皆不潔無益，求祢一概棄絕，並以祢藉以降世拯救我們——儘管我們不配——的無可估量的慈悲拯救我們。願光榮歸於祢，偉大、奇妙的主，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大齋期第六日（聖枝主日）

在牧人前分開羊群

若 12:1-18

逾越節前六天，耶穌來到伯達尼，就是耶穌從死者中喚起拉匝祿的地方。有人在那裡為他擺設了晚宴，瑪爾大伺候，而拉匝祿也是和耶穌一起坐席的一位。那時，瑪利亞拿了一斤極珍貴的純「拿爾多」香液，敷抹了耶穌的腳，並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屋裡便充滿了香液的氣味——。那要負賣耶穌的依斯加略猶達斯——即他的一個門徒——便說：「為什麼不把這香液去賣三百塊『德納』，施捨給窮人呢？」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他關心窮人，只因為他是個賊，掌管錢囊，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耶穌就說：「由她罷！這原是她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至於我，你們卻不常有。」有許多猶太人聽說耶穌在那裡，就來了，不但是為耶穌，也是為看他從死者中所喚起的拉匝祿。為此，司祭長議決連拉匝祿也要殺掉，因為有許多猶太人為了拉匝祿的緣故，離開他們，而信從了耶穌。第二天，來過節的群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便拿了棕櫚枝，出去迎接他，喊說：「賀三納！因上主之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應受讚頌。」耶穌找了一匹小驢，就騎上去，正如經上所記載的：「熙雍女子，不要害怕！看，你的君王騎著驢駒來了！」起初他的門徒也沒有明白這些事，然而，當耶穌受光榮以後，他們才想起這些話是指著他而記載的。為此，他們就這樣對他做了。當耶穌叫拉匝祿從墳墓中出來，由死者中喚起他時，那時同他在一起的眾人，都為所見的作證；因此，有一群人去迎接他，因為他們聽說他行了這個神蹟。

誰能為一家帶來喜樂？一位受歡迎的客人。

誰能為一家帶來更大的喜樂？這家的朋友。

誰能為一家帶來最大的喜樂？離家多時、終於歸來的一家之主。

那迎接主耶穌如受歡迎客人的手，是有福的！

那問候祂如朋友的口唇，是有福的！

那向祂如家主俯首致敬、以歡歌相迎的靈魂，是有福的！

然而，有些人既不認識祂，也不接待祂為客人、朋友或家主，反而手中拿起石頭要砸向祂，用他們必死的靈魂策劃祂肉身的死亡。

主基督的天主性如此：無論祂在何處顯現——那位取了人的血肉的天主——人們便在祂的左右分立，正如祂在世界歷史末日顯現時，眾人將要分立左右一樣。直至今日，當世俗場合的談話轉向主耶穌時，人們仍分立左右。那麼，在祂降生塵世的歲月裡，這種分立必然何等鮮明！

今日的福音記述了人們對待我主兩種截然分明的態度。首先，在伯達尼村的晚宴中，在場者分為兩邊：一邊是宗徒們、曾被主從死者中喚起的拉匝祿及其姊妹瑪爾大與瑪利亞——主正是她們的客人；另一邊則是背主的猶達斯，他抗議瑪利亞用香液傅抹主的頭。其次，在另一場景中，一邊是群眾以特殊禮儀歡迎主進入耶路撒冷；另一邊則是法利塞人、經師及司祭長，他們私下商議，不僅要殺害基督，連祂的朋友拉匝祿也要除掉。

「逾越節前六天，耶穌來到伯達尼，就是耶穌從死者中喚起拉匝祿的地方。」在這之前，主在哪裡？從這段經文之前的福音記載可見，祂在喚起拉匝祿後，便退往曠野附近一座名為厄弗辣因的城。祂退避，純粹是為了避免猶太長老捉拿並殺害祂，因為喚起拉匝祿的奇蹟比其他任何奇蹟都更激怒了這些長老。顯然，拉匝祿是位知名且顯要的人物。這可由他家中眾多訪客證明——無論在他去世時或復活後：「有許多猶太人來到瑪爾大和瑪利亞那裡，為她們兄弟的死安慰她們」（若 11:19），且因他的緣故，許多猶太人前去看主在他身上所行的奇蹟。因此，因祂的時刻尚未到來，主便遠離耶路撒冷，隱匿自己以躲避那些邪惡的敵人。祂如此行，是為了我們。首先，為使祂的死亡不致在隱秘中發生，而是在成千上萬為逾越節聚集於耶路撒冷的見證人眼前；使普世得知祂確已死亡，而祂的復活隨後將成為清晰無可置疑的奇蹟。其次，為教導我們完全順服天主的旨意——我們不應按自己決定的理由匆忙赴死，而應承行天主的旨意，並在天主聖意所啟示、確定的時刻準備

受苦。因為，若我們完全將自己交託於天主的旨意，「連一根頭髮也不會失落」（路 21:18），且一切將在指定的時候臨到我們，不早也不遲。若我們配為主基督殉道而死，同時又完全順服天主的旨意，在這事上尋求天主的榮耀而非自己的榮耀，那麼我們的殉道之死將在對我們及親近者最為有益的時刻、以最有益的方式來臨。因此，我們不可認為主耶穌藉隱藏自己以逃避死亡；祂並非逃避，而僅是將自己的死亡延遲至父所定的時刻——那時祂的死亡將對世界具有最大價值。主對苦難與死亡毫無畏懼，這從福音記載中絕對清晰可見。一次，當祂預言自己的苦難與死亡，而伯多祿表達此事絕不會發生時，主以最嚴厲的話警告伯多祿：「撒殫，退到我後面去！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谷 8:31-33）。

逾越節前六日，主回到了祂的朋友拉匝祿——即主從死者中喚起的那位——所住的伯達尼。那裡已為祂預備了晚宴：「有人在那裡為他擺設了晚宴，瑪爾大伺候，而拉匝祿也是和耶穌一起坐席的一位。」【聖史若望並未告訴我們這宴席設於誰的家裡。初看似乎是在拉匝祿自己家中。但根據同樣記載此事的瑪竇（26:6）與馬爾谷（14:3）所述，明顯是在癩病人西滿家裡。否則，只能推斷同一事件在短期內於伯達尼發生了兩次：一次在拉匝祿家，一次在癩病人西滿家——這可能性甚低。這位西滿之所以接待主，無疑是因為他曾被主治癒了癩病，因為依照梅瑟法律的嚴格規定，一個癩病人預備宴席並邀請賓客是難以想像的，就連他的近親也不敢與他接觸。】

「而拉匝祿也是和耶穌一起坐席的一位。」聖史特意強調此點，是為顯示拉匝祿復活的真實性。這位死裡復活的人正過著尋常人的生活——行走、訪友、飲食。他並非某種幻覺般呈現於人前、隨即迅速消散的虛幻魅影，而是一個活生生、健康、正常的人，就像他患病與死亡之前一樣。主使他復活，隨後離開伯達尼前往厄弗辣因城數日。無論基督在場或離去，拉匝祿都持續活著；因此不能說拉匝祿僅在基督臨在並掌控他時，在他人眼中才看似活著。請看，當主回到伯達尼時，拉匝祿正與祂同席，作為鄰居——可能也是親屬——西滿的客人。這是何等奇妙的景象！主正與兩位祂所賜予遠超整個宇宙所能給予的人同席：祂使一人從死人中復起，並治癒了另一人的癩病。這兩人的肉體都曾腐朽——一人在墳墓中，另一人因癩病。祂以奇蹟的大能，使一人恢復生命，使另一人恢復健康。而如今，就在祂踏上十字架之

路前，祂特意前來看望他們，在他們身上找到了感恩的朋友。倘若我們都能意識到基督如何每日將我們從這塵世的腐朽與受情慾支配之生活的癩病中拯救出來，我們必會時常迎接祂進入我們心中，絕不容祂離開我們靈魂的屋簷之下！

「那時，瑪利亞拿了一斤極珍貴的純『拿爾多』香液，敷抹了耶穌的腳，並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屋裡便充滿了香液的氣味。」前兩位聖史記載這婦人將香液倒在基督頭上，聖馬爾谷還補充說她「她打破玉瓶，倒在耶穌頭上」（谷 14:3）。最珍貴的香液通常保存在製作精良、密封嚴密的細頸瓶中。這婦人打破玻璃瓶，先將香液倒在祂頭上，隨後——為表達對祂至高的敬意與自身的謙卑——又倒在祂腳上。她並未小心開啟瓶口，而是直接打破，意在將全部香液傾注於主，不留分毫。就這樣，當瑪爾大如常在家中及席間伺候時，瑪利亞則以自己的方式，向行奇蹟的導師表達了崇敬。這兩姊妹各以自己的方式向主表達了敬意。在另一場合，當瑪爾大再次伺候、瑪利亞坐在耶穌腳前聆聽祂的聖言時，耶穌曾更高地讚揚瑪利亞，說：「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一分」（路 10:42），藉此強調屬靈的熱忱比實務勞作更為重要。此刻，瑪利亞獲得了這珍貴的「拿爾多」香液，並依循東方的習俗，將其傾倒在祂——那位以超自然的純潔洗滌並敷抹了她靈魂者——的頭上與腳上。當時在場的人對此反應各異：幾乎所有人都沉默不語，這沉默便是他們對瑪利亞行動的回應；但其中一人——且僅此一人——既未保持沉默，也不贊同此舉。在場的聖史如此描述這人的不悅：

「那要負賣耶穌的依斯加略猶達斯——即他的一個門徒——便說：『為什麼不把這香液去賣三百塊「德納」，施捨給窮人呢？』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他關心窮人，只因為他是個賊，掌管錢囊，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根據前兩位聖史的記載，不僅猶達斯反對，其他門徒（瑪竇）以及在場的其他人（馬爾谷）也同樣反對。從今日福音中基督的回答：「由她罷！……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至於我，你們卻不常有。」可以清楚看出，他們之中有更多人——或是在心中暗自反對，或是低聲抱怨——對此感到不滿。主的回答用的是複數形式。然而，無論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反對，也無論他們的不悅有多明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猶達斯是最憤怒、最大聲、最激烈地表達不滿的那一位。為什麼聖史只提及他，並以他的全名及他將要出賣主的事

實來特別強調他呢？這是為了讓讀者不至於將他與另一位宗徒猶達（猶達斯）混淆。猶達斯之所以抗議，是因為這珍貴的香液被毫無緣由地傾倒，而非賣成錢財施捨給窮人。他還指出了這香液的高昂價值：三百德納。這對於一小瓶香液來說確實是高昂的價格，相當於數枚金幣。但這正顯示了瑪利亞對主耶穌深切的崇敬。誰知道她積蓄了多久才擁有這麼多錢，卻在此刻傾盡所有，使這一刻具有了永恆的意義？這些金幣未能落入他的錢囊，深深刺痛了猶達斯。聖史公開指出他是個賊。主必定知道猶達斯從那存放賙濟窮人捐款的錢囊中偷竊。但即便如此，祂從未譴責猶達斯偷竊，或許是因為祂極度輕視錢財而不願談論，又或許是因為祂在等待時機，用寥寥數語道盡關於猶達斯的一切。以下是主對門徒們談及猶達斯時所說的驚人之語：「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人嗎？你們中卻有一個是魔鬼。」（若 6:70）那麼，為何只稱猶達斯為賊，而他理應被稱為魔鬼呢？

這是主對他的回應：「由她罷！這原是她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至於我，你們卻不常有。」這是何等美妙而感人的回答！這同一張曾說「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並對富少年說「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的口唇，如今卻為瑪利亞傾倒珍貴香液的行為辯護。這裡難道沒有矛盾嗎？不，毫無矛盾，因為「人生活不只靠餅」，而瑪利亞的這個行動既是祭獻，也是愛德之舉——對象是這世上曾行走過的最偉大的貧窮者。真正貧窮的，並非那祖祖輩輩一直貧困的人，而是那位自甘與窮人為伍的君王；那麼，對於那位從創世之初就統治著不朽天使軍旅的萬王之王，因愛世人而降生成人、誕生於山洞、成為眾人僕役的祂，我們該說什麼呢？牛和羊曾將棚廄借給新生者，但祂死後，誰會按照連窮人去世時也遵行的習俗，為祂的遺體行合宜的傅抹禮呢？看，瑪利亞將這樣做。在聖神的啟迪下，她提前行了這傅抹基督遺體的禮儀，以此為祂的安葬做準備。對她而言，這是一次奧秘的晚餐，她在其中施行一項奧蹟——並非施於主活著的身體，而是施於祂的遺體。彷彿她知道，這位曾使她兄弟復生、並使患癩病的主人在健康人中同席的施行奇蹟者，將在兩三天後落入惡人之手，被交付於罪人的死亡。所以——「由她罷」；讓她在我身體上完成這安葬的準備罷。你們常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你們必須努力實踐我關於施捨的誡命。你們為窮人所做的，就是為我做；同樣，你們為我所做的，也是為窮人做。你們為

我所做的，我將百倍償還給你們和你們的窮人。

主還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福音無論傳到全世界什麼地方，必要述說她所作的事，來記念她」（谷 14:9）。你們看見了嗎？我們君尊之主，是以何等君王般的方式回報對祂的服事！祂以百倍的愛回報愛，為猶達斯如此惋惜的三百德納，以永生償報瑪利亞。為了賊竊錢財的猶達斯本要與瑪利亞的名字一同埋沒於黑暗中的三百德納，瑪利亞購得了一顆無價的珍珠——對千萬基督徒有益的教導；關於主如何以君王般的尊榮回報服事祂之人的教導。

「有許多猶太人聽說耶穌在那裡，就來了，不但是為耶穌，也是為看他從死者中所喚起的拉匝祿。為此，司祭長議決連拉匝祿也要殺掉，因為有許多猶太人為了拉匝祿的緣故，離開他們，而信從了耶穌。」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人們因基督的大能而分化。一些人前去瞻仰行奇蹟者，以及拉匝祿——行奇蹟者所行的奇蹟；另一些人則密謀殺害他們兩人——不僅是基督，連拉匝祿也要殺。為什麼要殺拉匝祿？是為了消滅基督行奇蹟的生活見證。那麼，他們為何不密謀殺害所有主曾在其身上彰顯神能的人——所有復明的瞎子、復聰的聾子、能言的啞巴、恢復理智的瘋癲者、從死者中復活的人、被潔淨的癩病人，以及被治癒的癱子、瘸子和狂癲者……所有被奇蹟般治癒的人呢？基督行奇蹟大能的見證人遍及以色列全地的城鎮鄉村。為何眾司祭長不共同商議殺害所有人，而只針對拉匝祿？並非因為這些惡人害怕流血、擔心激起民眾反對，而是因為那樣做不可能實現，且對他們自身危險。但他們特別執意要殺拉匝祿，因為他的復活比救主所行的其他任何奇蹟在猶太人中引起了更大的騷動；也因為許多人蜂擁前去觀看拉匝祿，一見到他，就開始信從主耶穌；或許還因為逾越節已近在眼前，他們害怕所有為慶節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民眾都會前往伯達尼觀看那從死者中復活的人，從而信從基督。於是，當民眾尋求救恩時，他們的屬靈領袖卻竭力阻擋他們，妨礙他們走上救恩之路。但是，這些邪惡的民眾領袖企圖終結天主工程的種種努力皆是徒然。他們施加於天主工程的壓力越大，這些工程就越發顯明。這在基督教會後來的歷史中，直至我們今日，都極為明顯：一整支反對基督教會的軍隊從內外發起攻擊，但所有這些攻擊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有助於教會在世上傳播和確立。脆弱的人手無法勝過全能的創造主及其工程。不管地獄或世間存在

著怎樣的對抗勢力，祂的旨意仍必成就。

今日福音中隨後的事件顯示，民眾比他們的領袖更向真理敞開——他們的心胸更為寬廣、更為感恩。這事件就是基督榮進耶路撒冷。

「第二天，來過節的群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便拿了棕櫚枝，出去迎接他，喊說：『賀三納！因上主之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應受讚頌。』」在伯達尼晚餐的第二天，主動身前往耶路撒冷——那座殺害先知的城。但耶路撒冷不僅是心胸狹隘的法利塞人、傲慢的經師與仇恨天主的司祭長所居之處，也是人潮湧動的蟻丘，是朝聖者與虔誠男女的廣大營地。逾越節期間，耶路撒冷的居民數量幾乎與當時世界之都羅馬相當。這龐大的人群——一群具備洞察力與獨立思想能力的群眾——聚集在耶路撒冷，為了更親近天主。此時，在這一天，他們確實預感到天主奧秘的臨近，並在主耶穌身上看見了期待已久的達味家族的君王。因此，當主從橄欖山下來時，這些民眾便上前迎接祂。有人將自己的外衣鋪在路上，有人砍下棕櫚枝裝飾道路，眾人皆歡欣呼喊致意：「賀三納！賀三納於達味之子！賀三納於至高之處！」因主名而來的以色列君王，應受讚頌！與羅馬的鐵腕統治相對，與他們長老的腐敗和黨派狹隘相對，民眾的心靈相信天主可能施行奇蹟，改變整個難以忍受的境況。民眾的心靈感受到這奇蹟的源頭正是主耶穌，因此給予祂如此喜樂的歡迎。至於祂將如何實現這事件進程的根本轉變，民眾並不知道；他們所受的教導只期待一種實現方式，即藉著一位來自達味家族的君王幫助，他將在耶路撒冷登上達味的寶座統治為王。為此，民眾視耶穌為君王，懷著喜樂和盼望迎接祂，期待祂此刻就在耶路撒冷為王，對抗羅馬與當時的耶路撒冷勢力。然而，民眾的這一信仰卻引發了法利塞人的恐懼；這份喜樂招致他們的憤怒。於是，有些法利塞人要求基督制止民眾這樣呼喊。但溫良的主，深知自己所具之大能的不可抗拒，回答他們說：「我告訴你們：這些人若不作聲，石頭就要喊叫了！」（路 19:40）這是萬王之王——身著窮人衣袍、騎著驢駒——的回答，因為聖史們描述，主在這榮進之時，正是騎著一頭驢駒。

「耶穌找了一匹小驢，就騎上去，正如經上所記載的：『熙雍女子，不要害怕！看，你的君王騎著驢駒來了！』」其他聖史詳細描述了身為貧者、一無所有的主如何獲得驢。因此，聖若望略過此事，認為此事已為人所知，

僅說：「祂找了一匹驢。」聖史中最詳盡的路加，則描述了基督奇妙的預知與能力——藉此祂找到了驢：「你們往對面的村莊裡去，一進村，就會看見一匹拴著的驢駒，從來沒有人騎過，把牠解開，牽來」（19:30）。門徒們遵命前往，發現一切正如祂所說。與驢駒同在一處的還有它的母親。為何主不騎母驢，卻要騎那從未有人騎過的驢駒呢？因為母驢不肯讓人騎，也不肯讓人牽引。母驢象徵猶太人民，驢駒則象徵外邦人民。這是教父們的詮釋，他們的解釋無疑是正確的。以色列將拒絕基督，而外邦人將接受祂。外邦人將在歷史中成為基督的主要承載者，並與祂一同進入那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進入天上的國度。

「起初他的門徒也沒有明白這些事，然而，當耶穌受光榮以後，他們才想起這些話是指著他而記載的。」總的來說，門徒對他們導師所經歷的一切，理解甚少——直到祂開啟他們的明悟（路 24:45），天主聖神以火舌光照他們。那時他們才明白，並回想起所有這些事。

「當耶穌叫拉匝祿從墳墓中出來，由死者中喚起他時，那時同他在一起的眾人，都為所見的作證；因此，有一群人去迎接他，因為他們聽說他行了這個神蹟。」這裡提及了兩群人：一群是在伯達尼親眼目睹喚起拉匝祿的見證者，另一群則是從前者聽聞此奇蹟而來到耶路撒冷的人。前者是見證人，後者因這見證而出來迎接祂。當祭獻的煙霧縈繞於撒羅滿聖殿上空之時；當經師們為梅瑟法律的死文字倦怠爭辯之時；當冷漠的司祭傲慢地安排慶典之時；當民間長老緊抿雙唇、向民眾明確表示他們認為這龐大人潮是因他們而聚集之時；當肋未人精確而自滿地劃分屬於自己的祭品份額之時——民眾卻追隨著奇蹟及施行奇蹟者而去。於是，浩浩蕩蕩的人潮背棄了耶路撒冷的撒羅滿聖殿、背棄了獻祭者與司祭、背棄了他們所建立的整套市場社會機制；他們轉身背向這一切，而將臉龐轉向橄欖山——那位行奇蹟者正從那裡而來。對於那些渴望開啟封閉蒼穹之窗、渴望看見生活天主的飢渴靈魂，耶路撒冷那些住著活死人的死寂塔樓有何用處呢？充斥耶路撒冷的兩種驕傲——羅馬人的與法利塞人的——連一根頭髮——無論是黑髮還是白髮——都無法創造。然而，看，從橄欖山下來的那位，竟以祂的聲音將死了四天的死者從墳墓喚起，使其脫離在墳墓中腐朽而復生！

我們何時才能將自己的心靈從這傲慢但無能的世界陰謀詭計中轉離，轉

向天上的聖山，朝向君王基督？我們何時才能將全部希望寄託於祂？我們的靈魂尋求罪與死的征服者——那是全宇宙憑自身努力無法戰勝的。基督正是這位征服者。我們的靈魂渴慕謙卑但大能的君王：謙卑在其大能中，大能在其謙卑中；渴慕那位成為我們每個人朋友的君王，渴慕那位國度沒有邊界、對人類之愛無法測量的君王。這樣一位正是君王，主基督。因此，我們眾人都向祂高呼：「賀三納！賀三納！」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聖週星期五（基督受難日）

天主在罪犯中間

基督在加爾瓦略！救主在十字架上！義者受著苦刑！愛世人的主被人殺害！凡有良心的，當羞愧！凡有心的，當哭泣！凡有理智的，當理解！

我們該用什麼來比擬這事件——它奧秘如無限，堅硬如大地，又恐怖如地獄？在宇宙中日日發生的千百萬事件中，有哪一件能與在加爾瓦略發生的這難以言喻的邪惡行徑相比？是羔羊置身貪噬的群狼之中嗎？或是無辜的孩童落入如蛇一般的君王的毒顎？還是母親被瘋狂的兒女所圍困？抑或像一位巧匠跌入親手組裝的機器，被輪軸切割成碎片？與被兄弟殺害的亞伯爾相比嗎？但那時是較大的罪人殺害較小的，而此處卻是惡人撲向無罪者。與被兄弟賣到埃及的若瑟相比嗎？但那是對兄弟犯罪，而非對恩主；而此處的罪卻是對恩主所犯。與義人約伯相比嗎？——他的肉體曾被撒殫化為腐臭，成為蛆蟲的食糧。但那時是撒殫起來攻擊天主的受造物，而此處卻是受造物起來攻擊創造者。與奇妙的達味相比嗎？——他的兒子阿貝沙隆曾起來反叛他。但那只是對達味重大罪過的微小懲罰，而此處受苦的，卻是那無辜者、至義者，遭受如此可怕的苦難！

這位曾從強盜手中拯救人類的仁慈撒瑪黎雅人，自己竟落入了強盜手中。七種罪犯將祂團團圍住：第一是撒殫，第二是猶太民族的長老與領袖，第三是猶達斯，第四是比拉多，第五是巴辣巴，第六是十字架上不悔改的盜賊，第七是悔改的盜賊。讓我們稍作停留，注視這群罪人——天主子正被釘在他們中間，懸掛在十字架上，流血受傷。

第一個罪犯是撒殫，那願使人類遭受最大傷害者。牠是謊言之父，是罪犯中的罪犯。牠誘惑人類走向毀滅的試探有兩種：藉安逸試探，與藉苦難試探。起初，牠在試探之山上以安逸、權勢與財富試探主；此刻，在最後，牠則透過苦難來試探。當牠在初次試探中被擊敗並蒙羞後，便離開主，從祂面前逃離。然而，牠並未完全放棄主，只是暫時退去。正如福音所記載：「牠

離開祂，等待時機」（路 4:13）。如今這時機已過，牠再次顯現。這一次，牠無需公開有形地出現；這一次，牠透過人來工作，透過那些黑暗之子——他們被基督的大光所蒙蔽，並在這盲目中將自己交在撒殫手裡，成為對抗主基督的武器。但牠就在那裡，就在每一個褻瀆基督的舌頭，每一個向基督至潔面容吐唾沫的嘴，每一隻鞭打祂、用茨冠刺穿祂的手，每一顆為祂燃燒著嫉妒與仇恨之火的心的近旁。

第二個罪犯，或者說是一群罪犯，是猶太民族的領袖與長老：政治的、宗教的與知識界的。這些人包括經師、法利塞人、撒杜塞人與司祭，以黑落德國王為首。嫉妒與恐懼使他們犯下對抗主的罪行——嫉妒一位比他們更有能力、更睿智、更良善者；以及害怕若民眾支持基督，他們的地位、權威、榮譽與財富將受威脅。「看，你們一無所成！瞧，全世界都跟他去了。」（若 12:19）這呼聲正出自他們的軟弱、嫉妒與恐懼。他們對主所行的最惡劣暴行是什麼？是他們未經合法審判或定罪，便逮捕並殺害了祂。福音記載：「那時，司祭長和民間長老，都聚集在名叫蓋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內，共同議決要用詭計捉拿耶穌，加以殺害」（瑪 26:3-4）。可見，他們商議的並非如何控告祂、將祂帶上法庭，而是「要用詭計捉拿耶穌，加以殺害」！當守法的尼苛德摩提議應先讓法庭聽取主的陳述，以知曉祂的作為時，他們卻以不悅與嘲諷的微笑拒絕了此提議（若 7:50-52）。

第三個罪犯是猶達斯，那虛偽、可恥的宗徒。撒殫參與傾流基督的寶血，是出於對天主與人的仇恨；民眾的長老與領袖參與，是出於嫉妒與恐懼；猶達斯加入撒殫與民眾長老的陣營，卻是出於貪婪。他的罪行在於為三十塊銀錢出賣了自己的導師與恩主。他後來向那些僱傭他行此背叛之舉的長老承認了自己的罪：「『我出賣了無辜的血，犯了罪了！』……於是他把那些銀錢扔在聖所裡，就退出來，上吊死了」（瑪 27:4-5）。而他可怕的死亡本身也成了他的見證，因為經上論及他記載道：「他倒頭墮下，腹部崩裂，一切臟腑都流了出來」（宗 1:18）。

第四個罪犯是比拉多，凱撒在耶路撒冷的代表，並以某種奧秘的方式，代表判處天主子死罪的異教無神世界。他鄙視猶太人，猶太人也同樣鄙視他。起初，他無意捲入對基督的定罪：「你們自己把他帶去，按照你們的法律審判他罷！」（若 18:31）這是他對基督控告者所說的話。後來，他站在基

督這邊，經過某種形式的審訊後，告訴猶太人：「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38 節）最終，在威脅之下畏縮了：「你如果釋放這人，你就不是凱撒的朋友」（19:12），比拉多遂定案，「照他們所請求的執行」（路 23:24），並下令鞭打基督，將祂釘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的罪在於，他本有能力保護這位義人，卻沒有這樣做。他親口對主說：「你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釘你在十字架上嗎？」（若 19:10）憑此聲明，比拉多便為基督的死負上了永恆的責任。是什麼驅使比拉多犯下此罪，又將他置於其他罪人之列呢？是懦弱與畏懼——在維護正義上的懦弱，以及對失去自身地位與凱撒恩寵的畏懼。

第五個罪犯是巴辣巴。此時他是「為了……殺人而下獄的」（路 23:19）。根據猶太和羅馬的法律，他犯下此等罪行，理當處死。他本人並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有意地得罪基督。犯罪的，是那些將他置於基督之上的人。比拉多原想利用巴拉巴作為拯救基督免死的手段；然而，猶太人卻利用無罪的基督來拯救巴辣巴——比拉多將自由選擇擺在猶太人面前：基督，還是巴拉巴？而同類相招。是天主，還是一個罪犯？於是，罪人們選擇了罪犯。

第六與第七位個罪犯，正是那在加爾瓦略被釘十字架的兩人：一左一右，正如先知依撒意亞所預見並預言的：「祂被列於罪犯之中」（53:12）。其中一個罪犯，即使在臨終的痛苦中，仍出言褻瀆；另一個卻在祈禱。這是兩位個處境完全相同的人：同樣被釘在十字架上，同樣即將離世，對這世界一無所求。然而，兩人的差異何其巨大！這正回應了所有聲稱「將人置於相同的物質環境，給予他們同等的榮譽與財富，他們便會擁有相同精神」的人。一個罪犯在生命的最後氣息中嘲諷天主子：「祢不是默西亞嗎？救救祢自己和我們罷！」（路 23:39）；另一個卻懇求主：「耶穌，當祢來為王時，請祢紀念我！」（23:42）釘十字架的苦痛，殺死了前者的身體與靈魂；雖然它也殺死了後者的身體，卻拯救了他的靈魂。基督的十字架，對一人是絆腳石，對另一人卻是救恩。

這些是環繞基督的罪犯種類。但是，仁慈的主，在我們定那些將愛主釘在十字架上的罪犯的罪之前，請幫助我們先審視自己的生活，問問自己是否也屬於他們的行列。願我們至少能像那第七個罪犯，在十字架上悔改，並在

肉體的痛苦中，為自己罪污的靈魂尋得救恩。

若有人心中對天主與人噴吐仇恨，這人便是撒殫最親密的友伴與他最銳利的武器。

若有人對悅樂天主者、基督的僕人心懷嫉妒，這人便是罪人，是弒神者，如同亞納斯、蓋法，以及其餘猶太領袖與長老一般。

若有人貪婪無度，他便離背棄天主不遠，而他在此世罪人團體中最親密的友伴，便是猶達斯。

若有人在維護正義時心志軟弱，又如此畏懼失去自己的地位與安逸，甚至甘願同意殺害義人，他便是如同比拉多那樣的罪人。

若有人掀起叛亂、流人鮮血，而另一人卻因司法不公或人間邪惡代他受苦，這人便是如同巴拉巴那樣的罪人。

若有人終其一生以言行褻瀆天主，甚至臨終之際唇邊仍掛著這褻瀆之語——他確是十字架上那個褻瀆的罪犯在靈性上的兄弟。

然而，若人因己罪受苦、既不褻瀆他人也不定他人罪，卻思念己過、向天主呼求寬恕與救恩，這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正是這第七個罪犯，他明白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是罪有應得，也明白無罪救主的痛苦是為他人之過代受不當的苦難；他悔改了，祈求了天主的仁慈，並與救主一同首先進入了永生的樂園！藉著他，我們得蒙啟示：即使在死亡的時刻，仍要悔改，悔改使我們得救；向天主祈禱具有救贖的性質，能使我們快速獲得天主的憐憫。他為我們眾人留下了一個奇妙的榜樣——無論我們犯過何種罪，以何種方式自絕於天主、將自己列於罪人之伍。每一罪過都是對天主的犯罪，犯下一罪者即被列於罪人之中：亦即，撒殫的僕役。因此，但願無人抱怨自己的苦難只帶來喪亡而非救恩，但願他苦難的黑暗能因反省己罪、痛悔與祈禱而得光照。惟有如此，苦難對他而言，才不至喪亡，反成救恩。

現在，當我們已注視過聚集在主基督身旁的一切罪犯後，讓我們在主自己面前稍作停留，看看祂在罪犯中是何等模樣。首先，讓我們仔細注視革責瑪尼園片刻：那裡，疲倦的門徒們正沉睡著，而主卻跪著祈禱，處於極度的痛苦中。

「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罷！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罷！」（路 22:42）「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22:44）。基

督的天主性與人性是不可分離的，儘管有時我們眼中更明顯地見到一種本性，有時則是另一種本性。看到祂是山洞中柔弱的嬰孩，我們看到的是作為人的祂。看到祂逃往埃及，或在納匝肋默默勞作的歲月，我們再次看到的是作為人的祂。看到祂飢餓口渴、旅途勞頓，我們看到的是作為人的祂。但當我們看到祂復活死者、增餅飽眾、治癒癲狂與癩病人、平息風浪、止息狂風、在水上行走如履平地時——我們看見的確實不是人，而是天主。在革責瑪尼園，我們同時看見祂是天主，也是人。作為天主——因為當世上三位最偉大的人（祂的三位宗徒）因疲倦而沉睡時，祂卻毫不睏倦地醒寤，跪著祈禱。作為天主——因為除了祂的獨生子，那身為子、深知自己與天主父同體的那一位，誰敢、誰能向天主稱呼「父」？作為天主——因為凡人中誰敢說，憑他一句話，「十二營天使」（瑪 26:53）便會飛降到祂身邊？作為人——因為祂以人的身份跪在塵土地上；作為人，祂在痛苦中汗流如注；作為人，祂與自己掙扎；作為人，祂在苦難與死亡之前畏縮；作為人，祂祈求免飲這苦爵。

誰能描述並衡量基督在那個受難前的可怕夜晚中的苦痛——靈魂與身體的雙重煎熬？若說十字架上的肉體痛苦更劇，此處更深的痛苦則在祂的靈魂。因為經上說，祂極度痛苦。這是內在的痛苦，靈魂的痛苦；是祂的人性在向父尋求安慰；是人性與不可見、神聖的天主性之間，關乎整個受造世界從始至終命運的奧秘交談。一方面，是那汗如血滴、在夜晚的寒冷中顫慄之人所承受的可怕苦楚；另一方面，是天主為人類救恩所定的計劃。二者相互衝突，卻必須達成一致。人說：「如果祢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罷！」而神人（順服的子）補充道：「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祢的意願成就罷！」（路 22:42）而天主定意：這杯必須飲盡。當那人接受了天主的決定，祂的靈魂便重獲平安——一種世上未曾知曉、無法被背叛、唾罵、嘲弄、掌摑、茨冠，亦不能被謊言、誹謗、忘恩負義、一切愚妄的喧嚷，甚至十字架的苦痛所打破的平安。主耶穌在革責瑪尼園取得了對撒殫最偉大的勝利，而這勝利是藉著順服天主父達成的。亞當因不順服天主而被撒殫戰勝；基督則藉著順服天主戰勝了撒殫，將救恩賜予亞當及其後裔。在伊甸園中，撒殫戰勝了人；在革責瑪尼園中，人戰勝了撒殫。這就是福音所記載的爭戰。必須是人成為勝利者——是人，而非天主，好使萬民面前能有一個可效法的人性典

範：一個人類能夠效仿的爭戰與勝利的榜樣。因此，天主留下取了人性的耶穌，讓祂與撒殫及其一切權勢爭戰。由此，才有了那令人驚駭的人性掙扎；才有了那呼喊：「請給我免去這杯罷」才有了那如血珠般從祂面頰滴落的汗水。然而，肉軀雖然軟弱，心神卻甘願。而心神得勝了，首先勝過了肉軀，繼而勝過了撒殫。或許撒殫當時未能領悟，他在革責瑪尼園已遭受徹底的挫敗，仍繼續為主所受的戲弄、十字苦刑與死亡而歡喜。但當主經歷死亡與墳墓，如同雷霆般降入撒殫的國度時，撒殫才恍然驚覺：他在加爾瓦略表面上的勝利，實則正是他在革責瑪尼園所受挫敗的頂點。

主耶穌如同人一般飢餓口渴；如同人一般勞累困倦；祂如同人一般飲食睡眠、行走言談、哭泣喜樂，同樣，祂也如同人一般受苦。因此，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說：「對祂而言，受苦是容易的——因為祂是天主！但我該如何承受苦難？」這樣的言語是空洞的，源於無知與靈性的懈怠。基督並不覺得受苦是容易的，因為祂受苦並非以天主的身份，而是以人的身份。更進一步說，苦難對祂——這位無辜無罪者——而言，比對我們這些有罪有過者更為艱難。我們永不可忘記：當我們受苦時，我們是在為自己的罪受苦。主耶穌受苦並非因為自己或為了自己，而是因為世人、為了世人，為許多人的罪、為所有人的罪。當一項罪為亞當帶來死亡；當一項罪在加音額上烙下永恆的恥辱印記；當達味因兩三項罪而受盡苦楚；當耶路撒冷因眾多罪惡而毀滅、以色列被擄去流亡——你便可想見，祂必須承受何等苦難，因為古往今來所有人的一切罪惡，如大山般堆積在祂身上！這些都是可怕的罪：因這些罪，大地裂開吞沒人畜；因這些罪，整座城市、整個民族被毀滅；因這些罪，洪水、饑荒、旱災、瘟疫、蝗蟲與毛蟲接踵而來；這些罪引發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荒蕪與毀滅；這些罪敞開了人類靈魂的門戶，任憑瘋狂的邪靈侵入；因這些罪，太陽昏暗、海洋翻騰、江河枯竭。數算它們有何益處？海邊的沙、草原上的草，能夠數算嗎？所有這些罪惡，每一項都如最毒之蛇的毒液般致命——因為「罪的代價是死亡」（羅 6:23）——每一項都堆積在無辜的耶穌身上。祂擔負了我們的罪。那麼，汗珠如血滴般從祂額上落下，豈是奇事？祂懇求「給我免去這杯罷」，豈是奇事？看，「為義人死，是罕有的事：為善人或許有敢死的；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羅 5:7-8）。試想你自己為了一位義人被送上刑架，想想那將何等艱

難。再想像你為了一個罪人——且是一個曾得罪你的罪人——站在刑架上。試想你為拯救他而被判死刑！僅僅這個念頭就足以讓你汗流浹背！唯有到那時，你才會對基督的血汗略有所悟。然後，你將在驚恐、震撼與幾近瘋狂的邊緣，大聲呼喊：看，這個人，祂就是天主！

「看，這個人！」比拉多向猶太群眾呼喊，將頭戴茨冠、身披紫袍的基督帶到他們面前。比拉多為何這樣說？是出於對基督的尊嚴、平靜與沉默的驚嘆，還是意圖激起猶太人的同情？或許二者兼有。讓我們也懷著驚嘆呼喊：「看，這個人！」看，那真實、真正且榮耀的人，天主創造亞當時心中所想的那人。看，這個人——溫良、謙卑、順服天主的旨意，如同亞當在犯罪被逐出樂園之前的模樣。看，這個人——毫無仇恨與惡意，在來自人與惡魔的仇恨與邪惡風暴中，持守不可動搖的平靜！祂的爭戰已在革責瑪尼園完成。當祂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呼喊「願祢的旨意承行」時，平安便臨於祂的靈魂。這平安將祂包裹在一種尊嚴之中，這尊嚴激怒了猶太人，也令比拉多驚異。祂將自己的身體交託於父的旨意，正如不久後將自己的靈魂交於父手。祂完全將自己人性的意志，順服於祂天父的神聖旨意。這無辜的羔羊對任何人毫無惡意，卻在前往加爾瓦略的路上，因十字架的重壓而跪倒在地。沉重的並非十字架的木頭，而是人類的罪——那些將與祂的身體一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罪。

然而，當我們說基督在這可怕時刻對任何人毫無惡意時，我們所言為何？我們僅說了一半。祂希望所有人與萬物都得益處。而即使此刻我們仍未道盡全部：祂不但希望善，更為了所有人的益處而工作，直到祂呼出最後一口氣。甚至從十字架上，祂仍在為所有人的益處工作，包括為那些將祂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在十字架的苦痛中，凡祂能為他們做的，祂都做了：祂赦免了他們的罪。

「父啊！寬赦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這不僅是一個善願，更是一項善工——有罪之人所能向天主求的最大的善工。在十字架上，在死亡的手下，全身因痛苦而扭曲，主卻充滿對人類救恩的關切。祂寬恕了人的無知。祂為那些將祂釘在十字架、用長矛刺透祂的罪人祈禱。在被釘十字架時，祂實踐了自己賜予世人的偉大誡命：關於不間斷的祈禱、關於慈悲、關於寬恕、關於愛的誡命。有誰在落入罪犯之手時，為罪犯祈禱——

為他們的得救祈禱，為他們擔憂，寬恕他們的惡行？即使最好的人，在落入罪犯之手時，也只為自己的安全向天主祈禱，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只為自己擔憂，只為自己辯護。在基督來臨之前，最義德之人也未能升起為傷害他們者祈禱的心。他們都呼求天主與人向那些對他們行惡者復仇。但是，看，主寬恕了祂的敵人，並為他們擔憂；祂寬恕他們，並為他們祈禱。我們是多麼善於記恨微小的過失！又為多麼微小的事狂暴報復！而我們竟這樣做——我們這些每日激起天主義怒、以不潔的思想、不潔的慾望與不義的行為違犯祂神聖誡命的人。如果我們不愛近人，我們當中無人能自稱為人。唯有對近人的愛能使我們成為人——真實、真正的人。如果我們對近人沒有愛，且屬於那無理定罪並殺害祂的罪犯團體，那麼我們凝視十字架上的主、聆聽祂為罪人最後的祈禱，便都是徒然。因此，讓我們不要僅僅充滿對主愛人之情的驚嘆，更讓我們在驚嘆中懷有羞愧——羞愧這於十字架上的祈禱正適用於我們。

「愛越大，受苦越深」，斯督迪的聖德奧多若如此說道。如果我們至今仍無法衡量主耶穌對我們之愛的偉大，那就讓我們努力衡量祂為我們所受苦難的偉大吧。這苦難如此巨大、如此可畏，以至大地感知而震動；太陽感知而昏暗；巖石感知而崩裂；聖殿的幔子感知而從中撕開；墳墓感知而敞開；死者感知而從墓中走出；十字架下的百夫長感知而承認了天主子；十字架上的盜賊感知而悔改。那麼，願我們的心不至於比大地更盲目、比巖石更堅硬、比墳墓更麻木、比死者更死寂。願我們能像十字架上的盜賊一樣悔改，並像比拉多的百夫長在十字架下那樣朝拜天主子；使我們能與眾多聖潔的弟兄姊妹一同，因基督的苦難從死亡中被救贖，因祂極珍貴的寶血得潔淨，被祂伸展的神聖雙臂擁抱，並配得上祂不朽的國度。因為，誰若忽略這一切，在今世將留在敵基督的罪犯團體中，在來世則與那不悔改的盜賊同處，遠遠地離開天主的面前。畢竟，天主曾一度置身於世上的罪犯之中，卻永不會在天上與他們為伴。

因此，讓我們在主的苦難前，在為我們罪人被釘十字架的祂面前俯身敬拜。讓我們承認並光榮祂的聖名。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真人真天主，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復活節

得勝死亡

凍得發抖的人圍著火堆；飢腸轆轆的人圍著餐桌；在漫漫長夜中忍受巨大痛苦的人在日出時歡欣鼓舞；在激烈的戰鬥中筋疲力盡的人為意外的勝利而歡呼。復活的主，因祢的復活，祢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最富足的君王，祢以一份禮物，填滿了所有伸向天堂的空空之手！諸天，你們要歡躍！大地，你們要歡躍！諸天，你們要歡躍，就像母親餵養飢餓的孩子一樣；大地，你們要歡躍，就像孩子從母親手中得到食物的滋養一樣。

基督的勝利是唯一全人類都要為之歡躍的勝利，從初造之人到最後的人。地上的其它每一個勝利都使人彼此分裂，而且仍要繼續使人分裂。當地上的一個國王戰勝了另一個國王時，他們中的一個人歡欣鼓舞，另一個人則哀聲嘆氣。當一個人戰勝了他的近人時，在一個屋檐下，有歡歌聲，在另一個屋檐下卻有哀哭聲。世上沒有不受惡意毒害的喜樂勝利：普通的、世俗的勝利者既因他的笑聲而歡躍，也因被他征服的敵人的淚水而歡躍。他甚至沒有注意到邪惡是如何割裂喜樂的。

當塔默萊恩戰勝蘇丹巴亞齊特時，他把後者關在一個鐵籠子裡，並在籠子前舉行了一場胜利盛宴。他的惡意是他的全部快樂；他的邪惡是他歡笑的食物。我的弟兄們啊，惡意是多麼短暫的快樂啊！邪惡是多麼有毒的歡笑食物啊！當斯德望・德查尼國王戰勝了保加利亞國王時，他不願意進入保加利亞的土地，也不願意俘虜保加利亞人民，而是在深深的痛苦中去了一個隱居地，禁食和祈禱。這後一個勝利者比前一個勝利者更高貴。但是，這場胜利，就像每一場胜利一樣，對被征服者來說，並非沒有倒鉤。即使是最崇高的人類歷史也如同某種半明半暗的太陽。

只有基督的勝利如同太陽一樣，將明亮的光芒傾注在它下面的所有人。只有基督的勝利使人的靈魂充滿了不可戰勝的喜樂。只有它是沒有惡意或邪惡的。

你會說這是一場奧秘的勝利嗎？是的，但同時，它被啟示給了全人類，活人與死人。

你會說這是一場慷慨的勝利嗎？是的，比慷慨還慷慨。當一個母親不只是一次或兩次從蛇口中救出她的孩子，而是為了永遠拯救他們，勇敢地進入蛇的巢穴，把它們燒死，這難道不是更慷慨的嗎？

你會說這是一場治癒的勝利嗎？是的，治癒和拯救，直到永遠。這一溫柔的勝利把人從一切邪惡中拯救出來，使他們成為無罪不朽的。沒有無罪的不朽只意味著邪惡統治的延長，以及惡意和邪惡的延長，但有無罪的不朽會產生無限的喜樂，使人成為天主光耀天使的弟兄。

誰會不為主基督的勝利而歡躍呢？祂不是為自己而得勝，而是為我們而得勝。祂的勝利並沒有使他更偉大，或更有活力，或更富有，而是使我們更偉大，更有活力，更富有。祂的勝利不是自私，而是愛，不是攫取，而是給予。世上的征服者奪取勝利；基督是唯一帶來勝利的征服者。世上沒有一個征服者、國王或指揮官希望他的勝利被奪走而給予另一個人；只有復活的主將祂的勝利雙手奉上，給予我們每一個人，當我們因祂的勝利而成為勝利者時——亦即：變得更偉大、更有活力、更富有時——祂並不生氣，反而感到高興。

世上的勝利從遠處看較為美好，但在近處看卻較為醜陋，較為令人厭惡；而對於基督的勝利，我們可以說它從哪裡看都是美好的，無論是從遠處看還是從近處看。從遠處看這一勝利，我們驚嘆它在光明、純潔和拯救恩寵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從近處看，我們因它所戰勝的可怕敵人，也因被它所釋文稿的大量奴隸而讚歎它。今天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專為慶祝基督的這一勝利，因此理當從近處來看這一勝利，這既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也是為了讓我們更為喜樂。

那麼，讓我們接近我們復活了的光榮之主，我們要自問：

首先，主藉著祂的復活得勝了誰？

其次，藉著祂的復活，祂釋放了誰？

一

主藉著祂的複活，戰勝了人生命和尊嚴的兩個最兇猛的敵人：死亡和罪

惡。人類的這兩個敵人是在第一個人使自己與天主分開時產生的，他們將有關服從造物主的誡命踩在腳下。在樂園裡，人既不知道死亡，也不知道罪惡，既不知道恐懼，也不知道羞恥。因為，人與永生的天主緊密相連，因而不知道什麼是死亡，他生活在對天主的完全順從中，因而不知道什麼是罪惡。不知道死亡的地方，就沒有恐懼；不知道罪惡的地方，就沒有因罪惡而產生的羞恥。一旦人犯了罪，違背了他對天主的順從，恐懼和羞恥就會隨著罪惡而來：人感到自己離天主無限遙遠，並預感到死亡的鐮刀會砍在他身上。因此，當天主呼喚亞當，問說：「你在哪裡？」他說：「我在樂園中聽到了你的聲音，就害怕起來，因為我赤身露體，遂躲藏了。」（創 3:9-10）在那之前，天主的聲音一直鼓勵著亞當，使他高興，使他有生氣，但當他犯了罪後，同樣的聲音使他軟弱，使他感到恐懼，使他死了。在那之前，亞當知道自己穿著天使的不朽外衣，但他知道自己被罪玷污了，被掠奪了，被貶低到動物的水平，被縮小到侏儒的大小。所以，我的弟兄們，你們看到最小的不順從天主的罪多麼可怕。由於懼怕天主，亞當把自己藏在園中的樹叢中——就像一隻家貓，當它發狂的時候，就會跑到山上，開始躲避它的主人和餵養它者的手！亞當從非理性的動物那裡開始尋求保護，而在這之前，亞當對這些動物有完全的權力，現在，他開始從他的保護者那裡尋求保護。一項罪，以閃電般的速度，引來了第二項罪、第三項罪、第一百項罪、第一千項罪，直到人最終在身體和靈魂上都成為野獸，成為塵土。亞當踏上的罪惡之路將他引向塵土，並陷入其中。因此，天主說：「你既是灰土，你還要歸於灰土。」（創 3:19），這不僅表達了天主的判斷，也表達了人進一步受塵土的束縛和分解的過程，這只是剛剛開始，但卻進展迅速。

亞當的後代，一代又一代，變得越來越世俗，越來越支離破碎，帶著羞恥犯罪，帶著恐懼和恐慌死去。人們躲在樹木、岩石、黃金和塵埃中，遠離天主；但他們越是隱藏自己，就越與真天主分離，就越忘記祂。曾經匍匐在人腳下的大自然，逐漸長到了人頭上，最終完全遮蔽了天主的面容，並取而代之。人開始將大自然神化：傾聽它、遵從它、向它祈禱、向它獻祭。但對自然的神化無法拯救它或人類免於死亡和敗壞。人類所走的可怕道路是罪惡的道路；這條災難性的道路無情地將人引往一座陰暗的城市：死亡之城。地上的君王統治世人；罪惡與死亡統治世人與君王。這條路走的越遠，罪惡的

負擔就越大，就像滾下山坡的雪球一樣。人類已經達致絕望的深淵，而天上的英雄出現了，來拯救他們。

這位英雄就是主耶穌。祂永遠無罪，永遠不死，祂經過人類的墳場，撒播不朽的花朵。罪惡的惡臭從祂的氣息中消失，死人因祂的話語而復活。但祂，出於對人類的愛，親身背負了罪惡的重擔，正如祂出於對人類的愛，親身穿上了世人有死的肉身。但是，人的罪如此沉重可怕，以至於在它的重壓之下，天主子自己也下到墳墓。那墳墓是有福的，從中流出一條為全人類噴湧出不朽的河流！英雄下降陰府，在那裡推翻了撒殫的寶座，摧毀了所有針對人類的邪惡陰謀的滋生地。英雄從這個墳墓，升到至高的天上，開闢了一條新路——通往永生之城。祂以祂的大能摧毀了地獄，並以祂的大能榮耀了自己的肉身，從墳墓中復活——以祂自己與父及聖神不可分割的大能。溫柔如羔羊，慈愛的主走向苦難和死亡，強大如天主，祂忍受苦難，征服死亡。祂的復活是真實的事件，同時也是我們復活的預言和肖像——「號筒一響，死人必要復活」（格前 15:52）。

有些人會問：既然人仍然會死，怎能說復活的主已經征服了死亡呢？那些藉由母胎來到這個世界的人，將會經由死亡和墳墓離開世界。這是法則。只是，對我們這些在基督裡死去的人來說，死亡不再是黑暗的深淵，而是誕生於新生命，返回我們的故鄉。對我們來說，墳墓不再是永恆的黑暗，而是門戶，天主光輝的天使就在那裡等候著我們。對所有充滿對美好而又慈愛的主的愛的人來說，墳墓只是祂臨在的最後障礙——這個障礙就像蜘蛛網一樣脆弱。因此，榮耀的宗徒保祿呼喊說：「因為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 1:21）當在主面前再也看不到死亡時，祂如何沒有征服死亡呢？墳墓不再是深淵，因為祂用自己充滿了它；墳墓也不再黑暗，因為祂照亮了它；它也不再是懼怕和恐怖，因為它標誌的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它也不是我們的永恆家鄉，而只是通往那家鄉的門。基督復活前的死亡和復活後的死亡，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像可怕的火災和蠟燭的火焰之間的差異。基督的勝利是根本性的，因此，藉著祂，死亡被吞滅在勝利之中（格前 15:54）。

另有些人會問：既然人仍在犯罪，如何能說復活的主已經征服了罪呢？主確實已經征服了罪惡。祂以祂無罪的受孕和誕生征服了罪惡；然後，以祂

在地上的純潔無罪的生活征服了罪惡；然後，祂以祂在十字架上作為義人所受的苦難征服了罪惡；最後，祂以祂榮耀的復活為這一征服戴上冠冕。祂成為醫治罪惡的良藥，恰當且無誤的良藥。被罪惡感染的人只能藉由基督而得醫治。不願犯罪的人只有靠著基督的幫助才能使這個願望成為現實。當人們找到天花的治療方法時，他們說：我們已經征服了這種疾病！當他們找到治療扁桃腺炎、牙痛、痛風和其他類似疾病的方法時，他們也說了同樣的話：我們已經克服了它們！因此，找到一種疾病的治療方法就意味著征服了它。基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醫生，因為祂為人類帶來了治療超越一切疾病的疾病——罪惡——的藥物，所有其他疾病以及人類其他所有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都源於罪惡。這一藥物就是祂自己，復活的永生之主。祂是唯一有效的醫治罪惡的良藥。如果即使在今天，人們仍然犯罪，並且因犯罪而走向毀滅，這並不意味著基督沒有征服罪惡，而僅僅意味著人沒有服用對抗他們致命疾病的唯一良藥；這意味著要麼他們不了解基督就是良藥，要麼，如果他們認識主，他們就是出於某種原因而沒有利用祂。但是歷史用千千萬萬的聲音證明，那些將這種藥物用於其靈魂並將其帶入其體內的人，都得到了醫治和痊癒。主基督知道我們存在的軟弱，祂打算將祂自己作為食物和飲料，以餅和酒的可見形式供信友食用。出於對人類無比的愛，熱愛世人者這樣做了，只是為了促使他們接近醫治罪惡和罪惡所帶來的敗壞的良藥。「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他也要因我而生活。」（若 6:56-57）。那些犯罪的人以罪為食，他們內在的生命逐漸因罪而喪失。然而，那些以生活的主為食的人是以生命為食，他們內在的生命越來越多，而死亡則越來越少。生命增加多少，罪惡就減少多少。在他們身上，枯燥乏味而又令人沮喪的罪惡的甜蜜被歡喜快樂而又賦予生命的勝利者基督的甘飴所取代。

那些受到考驗並在生活中親身經歷了這一奧祕的人是有福的。他們可以被稱為光明之子和恩寵之子。當他們離開此生時，就如同離開醫院一樣，已不再是病人了。

二

我們現在要問自己：戰勝罪惡和死亡的復活的主釋放了誰？僅僅是一個

民族或一個種族的人嗎？一個階級或社會地位的人嗎？不，絕不。這樣的釋放，在本質上，將是塵世征服者的邪惡勝利。主不是被稱為「熱愛猶太人者」、「熱愛希臘人者」、「熱愛窮人者」、「熱愛貴族者」，而是「熱愛世人者」。祂的勝利意在造福所有人，而不考慮人在自己中間所造成的差異。祂為所有受造之人的福祉、並為了幫助他們而贏得了這一勝利，並將它提供給所有人。對於那些接受並將這勝利據為己有的人，祂應許了永生和在天國裡的共同繼承權。即使它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價，祂不強迫任何人接受這一勝利，而是讓人自由地選擇接受或拒絕它。正如人在樂園中，自由地選擇了在撒殫手中的墮落、死亡和罪惡，現在他也可以自由地選擇在得勝的天主手中的生命和救恩。基督的勝利是一種藥膏，一種賜予生命的藥膏，適用於所有人，因為所有人因罪惡和死亡而患上了癩病。

這藥膏使病人康復，使健康的人更健康。

這藥膏使死人復活，賦予活人更豐盛的生命。

這藥膏使人變得睿智，使他變得高貴而又神聖；它將百倍、千倍地增加他的力量，提升他的尊嚴遠遠高於其他所有處於衰弱狀態的性體，甚至達致了天主的天使和總領天使的光輝和美麗。

最可愛而又賦予生命的藥膏！什麼樣的手不願接受你？什麼樣的心靈不願將你塗抹在它的傷口上？什麼樣的喉嚨不願歌唱讚頌你？什麼樣的筆不願記錄你所創造的奇事？什麼樣的算盤不願計算你迄今為止所醫治所有病人、所復活的死人？為了感謝你，有什麼樣的眼淚不願為你而傾流？

來吧，我所有害怕死亡的弟兄們。來接近復活並使人復活的基督臺前吧。祂要由死亡和對死亡的懼怕中釋放你們。

來吧，你們所有因公開和隱秘的罪惡而蒙羞的人。就近那生活的泉源，它洗滌淨化，能使最污黑的器皿潔白如雪。

來吧，你們尋求健康、力量、美麗和喜樂的人。看，復活的基督是這一切的豐盛源泉。祂懷著慈悲和渴望等待著你們，不願一人失喪。

你們要在身體和靈魂內俯伏在祂前。全心全意、全神貫注地使自己與祂合一。以你們的全部心靈擁抱祂。不要敬拜受奴役者，而要敬拜解放者；不要與毀滅者合一，而要與救主合一；不要擁抱陌生人，而要擁抱你最親近的親屬和最親愛的朋友。

復活的主是奇蹟中的奇蹟，但祂雖為奇蹟中的奇蹟，卻有著與你相同的本性——具有真實的人性，即亞當在樂園裡所具有的原始人性。真正的人性不是被其周圍的沒有理性的自然所奴役，而是憑藉其力量來統治自然。人真正的本性也不在於無價值、疾病、死亡和罪惡，而在於榮耀和健康、不朽和無罪。

復活的主撕裂了隔絕真天主性與真人性的帳幕，並在祂自己身上向我們展示了兩者的偉大和美麗。除復活的主耶穌外，無人能認識真天主；除祂外，無人能認識真人。

我的弟兄們，

基督復活了！

藉著祂的復活，基督戰勝了罪惡與死亡，摧毀了撒殫黑暗的國度，釋放了受奴役的人類，揭開了蓋在天主和人類最偉大的奧秘上的封印。願榮耀和讚頌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復活節後第一主日

多默宗徒的懷疑與信心

若 20:19-31

正是那一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便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門徒見了主，便喜歡起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十二人中的一個，號稱狄狄摩的多默，當耶穌來時，卻沒有和他們在一起。別的門徒向他說：「我們看見了主。」但他對他們說：「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決不信。」八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又在屋裡，多默也和他們在一起。門戶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說：「願你們平安！」然後對多默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裡來，看看我的手罷！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膀，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說：「我主！我天主！」耶穌對他說：「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的神蹟，沒有記在這部書上。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

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何等奇妙！一方是愛與犧牲，另一方是信德與順從。

孩子除了信賴母親、順從母親之外，還有其他通往幸福的道路嗎？一個不信任母親、不順從母親的孩子，還有比這更悖逆的嗎？

信德是通往知識最純淨的道路。凡離棄這一道路者，必變得可恥而不潔。

信德是通往知識最迅捷的道路。凡離棄這一道路者，必在途中滯後。

有信德之處，就有指引；沒有信德之處，再好的指引也無濟於事。

有信德之處，便有對話；缺乏信德之處，對話亦不復存在；那時，疑惑與誘惑便取代了對話。

陌生人對陌生人不懷信任；親人對親人則懷有信任。當信任出現於陌生人之間，他們便成了彼此的親人；當信任在親人之間失落，他們便成了陌生人。

家主若將狼與羊同關一欄，豈能安眠？若疑惑侵入人的靈魂，使他重新陷入信與疑的掙扎，他又怎能泰然平靜呢？

當信德不與疑惑為鄰，人的靈魂便堅強而寧靜，面容也安詳平和。

這是何等可悲的景象：兩個必死之人相遇——他們同是那位也創造了塞拉芬的天主所造——卻一個用言語試探另一個，另一個則滿懷疑惑地聆聽！

唯有一種景象比這更可悲：即當一個受造的人，聆聽《福音》中他的創造者的話語時，竟然心存懷疑。

偉大的梅瑟只因一次懷疑了天主的話，就遭受懲罰，被禁止進入他跋涉四十年所前往的那地。先知匝加利亞不信總領天使加俾額爾關於前驅若翰誕生的話，就在那一刻成了啞巴。

我們的原祖因初次懷疑而遭受的懲罰，這何等可怕！亞當和厄娃被逐出樂園，只因他們懷疑天主的話，卻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相信了自己，也相信了魔鬼。

當人類的始祖唯獨持守對天主聖言的信德時，萬事萬物對他們及一切受造物而言，樣樣都很好（創 1:31）。但他們一旦背棄了這信德，樂園之門便關閉了，革魯賓與火焰之劍（3:24）被置於樂園門口，使任何懷疑者或不信者永不能重返。

在人類對天主所有可悲的不信事例中，對理性受造物而言，在世界歷史上有兩件事最為可悲、最不可思議。第一件與知善惡樹相連，第二件則與生命樹相關。在第一件事中，天主警告樂園中的人提防來自撒殫的致命危險；在第二件事中，天主在復活的基督身上，向亞當必死的後裔展示了不朽的生

命。當天主告誡人不要走向死亡時，人卻偏要前往。當天主召喚人親近生命時，卻有許多人不願靠近。

所有人皆愛生命、愛喜樂、渴望不朽、渴慕滿盈的幸福。然而，當天主將這一切啟示給他們、並賜予他們時，卻有人猶豫、懷疑。這些居於這個涕泣之谷的人，竟懷疑有比此世更美好的生命之國存在！死亡的奴役懷疑能有某個沒有死亡的天主之國。與蟲蛆為伴的人，懷疑天主能將他們轉化為不朽的君王、成為諸聖天使的同伴。

人類對基督的懷疑，正是這世界大醫院中人類病症的終極顯露。對此病症，世界無藥可醫，因為復活的基督是唯一的良藥，人若不肯服用，又如何能得痊癒？

作為復活的主，主耶穌戰勝了死亡，藉此證實了真理的啟示。人若不信祂從死者中復活，又怎能相信祂所說、所行的其餘一切？倘若祂仍留於墳墓、歸於腐朽，怎樣的理智能領悟祂確實復活了死者？倘若祂的生命在加爾瓦略的十字架上熄滅，怎樣的口舌能承認祂的話是生命之言？

我親愛的弟兄們，主已復活並活著！這是世界歷史上獲得最多證實的事實，還需要什麼進一步的證據呢？天主的眷顧因祂對人類的愛而如此安排。

在人類歷史的所有事件中，沒有一件比主復活的事件得到更清晰的證實。主耶穌是在人類信德最軟弱的時刻來到人間；因此，天主的上智安排，使主的復活能為信德最軟弱的人所領悟。

為何天主沒有在樂園裡向亞當和厄娃多說一些關於吃禁果的危險？為何祂沒有提供任何證據，只給出簡短的禁令？因為那時的亞當和厄娃沒有罪，且因無罪而信德堅強。但天主以許多證據——甚至超過證據，以可見的顯現——證實了基督的復活。因為在基督復活之時，人類是有罪的，罪惡深重，且信德極為軟弱。

今日的福音提供了基督復活的一個輝煌證據，這證據在宗徒多默的信德中得到了印證，並與多默一起，在從救恩史開端至今其他成千上萬的基督徒的信德中得到了印證。

「正是那一週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門戶都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一週的第一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這點從聖馬爾谷福音的記載可以清楚看出：「安息

日一過……一週的第一天」（谷 16:1-2）。這天是主日，正是主在清晨復活的那一天。因此，在那同一天晚上，門徒們——除了多默之外——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所房子裡。一切都如預言所說的那樣應驗了：牧人被擊打，羊群就四散（谷 14:27）。但宗徒們並非無知的羊群，四散逃逸；他們很快又聚集到一處，等待事態發展，並互相鼓舞。他們因害怕猶太人而鎖上門，無疑都鮮明地記得他們導師的預言，祂曾談到他們將在猶太公會遭受迫害、在會堂受鞭打（瑪 10:17）。他們豈能忘記這樣可怕的話：「時候必到，凡殺害你們的，還以為是盡恭敬天主的義務。」（若 16:2）？宗徒們在那些日子的恐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他們導師所犯下的那些喪心病狂的血腥罪行正在他們眼前發生。他們已親見那些嗜血的猶太長老在審訊無罪而全能的施行奇蹟者基督時是如何不擇手段的，在這之後，他們這些軟弱的人，還能期待這些猶太長老對自己做什麼呢？然而，基督即使在墳墓中也惦念著他們，使災禍不臨到他們，使他們不致彼此出賣，也不致在看見祂復活、得享光榮之前，就分散到大地的四極。

看，這是門徒與他們的主分離後的第四個晚上——自祂被捕受審之時算起——也是祂復活後的第一個晚上，主以活著且得享光榮的形體向他們顯現。祂進到他們中間，站在他們當中，而門戶是關閉的。正如主耶穌的一切奇蹟皆經精心安排，為助益人類，此舉亦然。我們的聖史毫不含糊地表明，主是以奇妙的方式進入那關著的房間。主以此方式顯現在門徒中間，首先是為了不因敲門而驚嚇他們。他們對猶太人已足夠恐懼，慈愛的主不願哪怕增添他們的驚惶片刻。其次——這更為重要——是為了顯明，在經歷了過去三日看似無助與明顯的挫敗後，祂的無所不能已重歸於祂。此事過後不久，祂要以這些話表達這一點：「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瑪 28:18）。若非藉此偉大奇蹟，主如何能恢復門徒對祂那動搖的信德？那被征服者如何能顯示自己為征服者？那被嘲弄、唾污、壓垮、殺害、埋葬的祂，如何能以其他方式顯明自己已得享光榮？否則，祂如何能使祂的朋友確信，苦難與死亡並未奪去祂的任何能力，反而大大增強了祂作為人所能行使的權能？最後，什麼樣的受造物能抵擋至聖至潔者的旨意？整個自然都順服於聖德與純潔。當祂尚在可朽的肉軀中時，祂的旨意已能平息海洋與風浪。那麼，如今在祂得享光榮的身體面前，木門石牆又如何能阻擋祂？只要祂如此意願——

且在適宜之時如此行，正如在此情境——一切受造物便彷彿不存在：空間與時間、物體的堅固與流動、高處與深淵、內外之別，全都化為相同：軟弱、敞開、順服，不存絲毫對抗之力。

「願你們平安！」戰勝死亡者以這句話問候祂的小小軍隊。「上主以平安賜與祂的民眾」（詠 28:10）——如此，達味先知穿越世代的昏暗，預見了這榮耀的時刻。「願你們平安」——這本是東方常見的問候語，但在基督的口中，它獲得了特殊的內涵與意義。早先，在與門徒分別時，主曾說：「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們心裡不要煩亂」（若 14:27）。祂將自己的美酒注入世間空虛的器皿；將天上的甘飴賦予平常的問候。當人缺乏內在的平安、為世俗掛慮所壓迫時說「願你們平安！」，他們所給予的是自己並未擁有的。從他們的這句問候中，無論是他們自己的平安，還是受問候者的平安，都不會增加。他們說這話，是出於習慣與禮貌，未經思慮，空洞無物；無論是聚集歡慶，還是聚訟爭利、彼此欺詐，他們都說著同樣的話。基督卻不然。祂給予的，是祂真正擁有的。祂的平安是勝利者的平安，且是徹底的勝利。因此，祂的平安是喜樂、勇氣、健全、寧靜與力量。祂的賜予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祂並非僅用唇舌賜予，而是以祂的靈魂、祂的整個心靈與理智，如同愛將自身給予愛。在賜予他們平安的同時，祂以一種奧秘的方式，將祂的存在帶入他們之內。這正是「天主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斐 4:7）。這樣的平安，意味著天主在一個人靈魂中的統治。這樣的平安，是初期基督徒靈性生活的巔峰、果實與冠冕。

問候了門徒們之後，主便著手使他們確信，祂並非幽靈——正如當時他們中有些人可能以為的那樣（路 24:37）——而是他們真實活著的老師與主。

「說了這話，便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門徒見了主，便喜歡起來。」主為何向他們展示自己的手和肋旁？顯然是因為它們在十字架上所受釘子與長矛的傷痕。主展示這些傷痕，是為了使他們確信，也為給予他們提醒。使他們確信這正是祂自己，因為還有誰的手和肋旁會有這樣的傷痕呢？提醒他們，即使在祂不朽的榮耀中，祂也將永遠帶著這些傷痕的印記，作為祂對人類的愛與為人類所受苦難的永恆見證。

於是，門徒們歡喜起來，因為他們看見並認出了他們的主。救主以其明

辨，早在祂受難前夕，當門徒們極其憂傷時，就已預言了這重聚的喜樂時刻。那時，身為人的祂在十字架苦難前夜本最需要安慰，卻忘了自己，竭力安慰祂憂傷的門徒：「如今，你們固然感到憂愁，但我要再見到你們，那時，你們心裡要喜樂，」（若 16:22）。如今，就在此刻，這奇妙的預言實現了！他們憂傷的心驟然轉變為充滿喜樂的心！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主為何再次說「願你們平安」？因為祂要以雙重的平安裝備他們，去面對那等待他們、祂即將派遣他們進入的戰鬥。祂首先賜予他們內在的平安，其次是外在的平安；換言之：與自己的平安，以及與世界的平安。當祂第一次說「願你們平安」時，祂向他們表明，他們真正的主在身體與靈魂上都與他們同在。祂想要藉此告訴他們：「當你們與情慾、與此世的思慮和渴望作內在奮鬥時，只要我在你們中間——即在你們心中——就什麼都不要怕。我是平安，也是你們心中平安的創造者。」而現在，當祂派遣他們進入世界——進入與世界的外在爭戰時——祂再次問候他們，並派遣他們帶著平安而去，使他們不畏懼世界，卻能在衝突中堅忍，並成為在人們心中播撒平安者。祂賜予他們豐盈的平安，因為他們不僅需要為自己且在自己內的平安，更必須將這平安給予他人，正如祂先前所命令的：「你們進那一家時，要向它請安。倘若這一家是堪當的，你們的平安就必降臨到這一家」（瑪 10:12-13）。這雙重賜予的平安，亦可理解為賜予靈魂與身體的平安，正如一些教父所詮釋的。畢竟，身體的平安與世界的平安實為同一平安，因為世界若非「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若一 2:16），又是什麼呢？

祂既以雙重的、豐盈的平安裝備了他們，主便派遣他們進入世界。祂如何派遣他們？「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父派遣子，是出於對那些被派遣對象的愛。「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若一 4:10；參閱若 3:16）。看，主耶穌出於對人類的愛，派遣祂的門徒。此外，父是以權能和權柄派遣子進入世界：「我父將一切都交給了我」（瑪 11:27）；「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若 16:15）。看，復活的主將束縛與釋放的權柄賜予祂的門徒，稍後將會看到。再者，主自己曾說，祂被父派遣，不是為承行自己的旨意，而是承行父的旨意（若 6:38）。同樣，祂如今派遣門徒，不是為承行他們自己的意願，而是承行祂的意願。

雖然祂是由父所派遣，主卻從未有一刻與父分離：「我不是獨自一個，而是有我，還有派遣我來的父。」（若 8:16）。同樣，祂也派遣門徒進入世界，應許他們祂將「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此外，為教導那在愚妄驕傲中的人類謙卑，主將自己的一切作為（若 5:19）與一切教導（若 7:16）都歸於父。祂也提醒門徒要謙卑，對他們說：「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 15:5）。最後，祂派遣他們如同羊進入狼群——正如祂自己曾被派遣一樣。他們曾親眼見證罪人如何像狼群般在最後的日子裡嚎叫圍困，又如何以狼的嗜血將祂折磨至死。但祂如今是他們活的見證：罪人無論是殺害自己或他人，終究殺害的總是自己，而非他人。祂的勝利，正是他們未來勝利的保證。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罷！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就給誰存留。』」如此，我們已看到主如何先以豐沛的平安裝備門徒，又如何建立他們的信心，將他們的宗徒使命與自己的使命相比，並以父派遣祂的同樣方式派遣他們。現在，我們看到祂如何賜予他們權能與權柄。祂藉吹氣賜予權能，並藉所說的話授予權柄。世界的革新者也以創造者的身分行動。創造者由地上的塵土造了人，向他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有靈的生物（創 2:7）。世界的革新者此刻以同樣方式行動。祂將生命之氣吹入因罪惡而軟弱的人。藉著賦予生命的氣息，祂甦醒、更新並從死亡中舉起了那些固著於塵世、冷漠的人靈。向門徒吹氣時，主對他們說：「領受聖神吧！」這是第一次賜予聖神。第二次將在這個預兆性的夜晚之後的第五十日。第一次賜予是為甦醒並堅固門徒自己，第二次則是為了他們在世界中的宗徒事奉——為將新生命帶給世界。以此方式賜予他們權能後，主也授予他們赦免罪過與存留罪過的權柄。世人忍受了多少那些擅自奪取權柄、內裡卻沒有天主的能力、沒有聖神同在之人的苦害！一個軟弱的人攫取了屬於判官與長老的權柄，便是人類的災殃。他猶如一具屍體，被綁在一匹脫韁野馬的鞍上。在外邦人中間是如此，在他們中間，權柄被強奪；但在基督徒中卻不可如此，因為天主將權柄賜予那些先領受了聖神的人。請看，在基督所建立的國度裡，一切安排與計劃何其明智！

赦免罪過與存留罪過的權柄，即束縛與釋放的權柄，主早已許諾給伯多祿宗徒（瑪 16:19），隨後也許諾給其他宗徒（瑪 18:18）。在此，主在祂極

榮耀的復活當日，實現了祂的應許。這一次，祂並未將伯多祿與其他人分別出來，而是平等地將權能與權柄賜予他們眾人。主從未賜予伯多祿特殊的權能與權柄，僅在他因靈感閃現、承認基督是「生活的天主子」（瑪 16:16）的那一刻，單獨給予他應許。作為對這宣認的嘉許，也為堅固所有門徒在此信德中，主給予伯多祿的應許，與祂稍後給予所有門徒的應許相同，並且在祂復活的日子，平等地為他們所有人實現了這應許。宗徒們後來將這權能與權柄傳遞給他們的繼承者——主教們，主教們又傳遞給司鐸們；因此，這權能與權柄直至今日，在天主的教會中仍然活躍且有力。

「十二人中的一個，號稱狄狄摩的多默，當耶穌來時，卻沒有和他們在一起。別的門徒向他說：『我們看見了主。』但他對他們說：『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孔，又把我的手伸進他的肋旁，我決不信。』」「狄狄摩」（孿生子）並非多默的綽號，而是他名字的希伯來文形式。這名字或許是出於奧祕難測的天主上智所賜，為象徵他靈魂的兩面性——疑惑與信德。在他整個追隨基督的期間，他的疑惑或信德都沒有特別被強調過。只有一次，他個人的勇氣與對主的忠誠顯露出來，儘管那是出於他的不理解。那是在他們得知拉匝祿死訊的時候，主對門徒說：「我們到他那裡去罷。」多默以為主是在召叫他們赴死；他尚未明白，對於生活的主而言並沒有死者，也未能在心神中預見基督要喚起拉匝祿的意圖。聖史如此記載：「號稱狄狄摩的多默便向其他門徒說：『我們也去，同他一起死罷！』」（若 11:16）這句話雖然出於不理解，卻顯示出一顆勇敢而忠誠的心。那時，多默是拉匝祿復活的見證人；同樣，他也曾見證納因城寡婦之子的復活。至於會堂長雅依洛的女兒復活，他本人並未進入那已死女孩的內室——因為只有三位主要門徒被邀請進去——但記載中也沒有說他對主的這個奇蹟表示任何懷疑。再者，在數年的時間裡，他也是基督所行一切偉大奇蹟的見證人。他知道基督曾預言自己要在第三日復活。如今，他從十位同伴那裡聽說主已活著向他們顯現，並把自己的傷痕給他們看。他也聽說伯多祿與若望發現墳墓已空，也可能從攜香液的婦女那裡聽聞此事。他還聽說瑪利亞瑪達肋納見到了復活的主，並與祂交談；又聽說有兩位前往厄瑪烏的門徒曾與生活的主同行。多默聽見並知道了這一切，卻仍然不信。他不信，因為他沒有親眼看見復活的主。他甚至明言，即使看見了祂，他也不信，除非能親手觸摸祂手

上的傷痕。誠然，從人的角度看，這是一種罕見而難以想像的頑固與不信！但若從天主上智的安排來看，這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信德的堅固有賴於天主的恩寵。誰能洞悉天主上智那奧祕的深處呢？誰又能說，天主在祂的安排中，不願藉著多默的不信，使許多人得以相信呢？無論如何，這裡清楚顯示了兩件事：人性的可怕病態——在一位宗徒的頑固不信中被揭示出來（他本來有無數理由相信）——以及天主極其豐沛的智慧與慈愛。天主以祂的純潔與聖善，並不行惡以達致善，也不以惡的手段來成就善的目的；但在祂的智慧與對人類的愛中，祂能矯正我們的惡行，並把它轉化為善。

多默發誓，若不親手觸摸基督的傷痕，就決不相信。他之所以如此說，無疑是因為他的朋友們曾談及主如何親自向他們顯示了祂手上與肋旁的傷痕。但是，請看，這位溫良的主是如何說服這位懷疑的多默的：

「八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又在屋裡，多默也和他們在一起。門戶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說：『願你們平安！』」又是在主日，門徒們再次聚集，門戶再次關閉，耶穌再次站在他們中間說：「願你們平安！」一切都如祂初次顯現時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多默這次與眾人在一起。彷彿主願意在完全相同的境況中向多默顯現，為要在多默面前證實那十位門徒關於祂首次顯現所說的一切。但為何主要等待八天？為何不更早顯現？首先，是為使一切環境完全相同：既然祂首次在主日顯現，那麼再次顯現也應在主日。其次，是為使多默的不信充分表露，並因等待而變得更為頑固。第三，是為教導門徒在為堅固他們弟兄的信德而祈禱時，學習忍耐與堅持——因為門徒們必定曾祈求主為多默的緣故再次顯現。第四，是為讓門徒認識自己的無能，並且明白沒有主的助佑便無法將復活的主顯明出來。最後，或許是因為數字「八」象徵末後的日子，即基督第二次來臨前夕的時代，那時世人將如同多默一樣信德軟弱，只憑感官行事，只相信他們的感官所能掌握的事物。因為那時人們會像多默一樣說：除非看見，否則我們不信。而他們將被賜予看見的機會。「那時，地上萬族都要哀號，將要看見人子」（瑪 24:30）。

「然後對多默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裡來，看看我的手罷！並伸過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膀，不要作無信的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說：『我主！我天主！』」

主這再度顯現，是為了多默的緣故——為了一個人，一個罪人。那位有

天使歌隊環繞、歡欣喜悅地稱頌祂為死亡征服者的主，離開天上的羊群，急忙去拯救一隻迷途的羊。凡是在世上獲得大榮耀與權勢，便忘記自己那些軟弱卑微的朋友，並且以羞辱與輕蔑遠離他們的人，都當因主的榜樣而感到羞愧。主因著對世人的愛，從不迴避任何屈尊或勞苦。在祂對世人的愛中，祂——光榮而全能的主——第二次降臨到耶路撒冷的一間簡樸房屋內。蒙福的房間！從中傾注給人類的福澤，遠勝世間一切帝王宮殿所能給予的。

主向多默顯現時，多默喜悅地呼喊：「我主！我天主！」藉著這話，多默承認基督既是人也是天主，兩性結合於一個生活的位格之內。僅僅觸摸得享光榮的主，便足以賜予多默那藉聖神而來的祝福、生命的更新，以及赦免與存留罪過的權柄——這正是主在八天前透過言語與吹氣賜予其他門徒的。因為當主尚在可朽的肉身、未得光榮時，僅讓患血漏的婦人觸摸祂的衣邊，便能使她充滿力量與健康；那麼，在祂復活、得享光榮的身體中，祂更能透過觸摸賦予多默一切祂曾以其他方式賜予其他宗徒的權能與權柄。當然，主以與早先賜予其他門徒完全相同的方式將權能與權柄賜予多默，也並非不可能——儘管福音中未有記載，因為主在光榮復活後所言所行的一切，並未被盡數記錄，正如聖史自己稍後明確證實的那樣。重要的是，多默以某種方式從主那裡領受了與其他門徒相同的權能與權柄。這在他的宗徒事奉、所行奇蹟及英勇殉道中清晰可見。【從宗徒多默的生平可知，他正是因無畏地宣講復活的主基督而被判死刑。五名士兵用五支長矛刺穿了這位基督的勇猛戰士。】

主恢復並堅固了多默的信德，溫和地責備他道：「耶穌對他說：『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你，多默，你更多是藉著感官而非藉著心神相信了我。你想透過感官使自己確信，所以我給了你這個機會，而你僅憑看見和觸摸我就被說服了。但是，「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那些沒有用肉眼看見，卻在心神裡辨明並以心相信的人。那些沒有親眼看見、沒有親手觸摸就相信了基督及其福音的人，是有福的。那毫不懷疑、毋需親眼查看、親手探查就相信母親所說的一切的孩子，是有福的。「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瑪5:37）。主已多次說過祂將復活，人必須相信。但為使不信者被說服、猶豫者被堅固，主不僅預言自己將從死者中復活，更在復活後多次顯現。對祂而

言，最重要的是宗徒們，並透過他們，使信眾對祂從死者中復活有堅固的信德。這是基督徒信德的根基，也是喜樂的冠冕。因此，至智的主做了一切可能的事，來滿足祂宗徒們的理智與感官，使他們中無人動搖對祂——主——活著且得享光榮的信念。儘管「使生活的是神，肉一無所用」（若 6:63），且感官比靈性更易迷惑人，寬仁的主仍屈尊俯就人的軟弱，盡一切可能也滿足人感官的理解與邏輯。正因如此，主的復活確實成為直至今日人類歷史上最經證實的事實。遙遠過去的事實，還有哪一件能像這一件得到如此全面而審慎的證實呢？

「耶穌在門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的神蹟，沒有記在這部書上。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聖史若望在此很可能是指耶穌復活後所行的奇蹟。首先，這從前文對復活的主顯現的描述可以看出。其次，從《宗徒大事錄》也可得見，其中記載：主「受難以後，用了許多憑據，向他們顯明自己還活著，四十天之久顯現給他們，講論天主國的事」（宗 1:3）。這四十天內所有確據的記錄何在？並無記載。而若望自己也承認，並非所有事都記在這部書——即若望福音——之中。最後，我們的聖史在此僅指主復活後的奇蹟，而非祂整個生平所行的奇蹟，這從同一位聖史結束其福音時所用的話語可以看出：「耶穌所行的還有許多別的事，假使要一一寫出來，我想所要寫的書，連這個世界也容不下。」（若 21:25）這些話指的是主在整個塵世生命中，復活前後所行的一切奇蹟。然而，今日福音中的話語，其意義不可能與聖若望結束福音時所用的話語完全相同。他又有何理由要重複它們呢？

凡記載在福音中的，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這意味著：不必再等待另一位默西亞、世界的救主，因為那要來的已經來了。以色列的先知與外邦人中的女預言者所預告的那一位，已真實地顯現了。凡所記載的，也是為「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藉著這為多默的感官所證實的信德，你們可得享永生。由此可見，今日福音的這些結語與前文關於多默及其不信的事蹟相連。因此，主向多默顯現，不僅是為多默的緣故，也是為我們所有尋求真理與生命的人。藉著向多默顯現，至溫良的主幫助我們眾人更易於相信祂已復活、並生活著，並透過這信德，分享永恆的真理與永生。「賴祂的名」，聖史補充道。為何要「賴祂的名」？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 4:12），「因為凡呼號上主名號的人，必然獲救」（羅 10:13）。唯獨在主耶穌的名內尋得並獲取的生命，才是真實的生命。其餘一切盡是死亡與腐朽。在人類歷史的熾熱荒漠中，復活的基督是唯一現成、不竭的水泉，能解渴、提神、使人復甦。至於其他一切看似水源之物，對疲憊乾渴的旅人而言，不過是烈日下沙地的閃光，是魔鬼般的幻影，看似有水，實則虛無。

今日福音的內在深意，關乎人靈魂的內在戲劇。凡渴望復活而生活的主藉天主聖神在自己靈魂中顯現的人，必須關閉並鎖上自己靈魂的內室，以防外在物質世界的侵入。正如德奧利普托都主教在《慕善集》中所說：「要向蜜蜂學習智慧：當它們見黃蜂群繞著它們飛時，便留在蜂巢內，從而免受攻擊者的傷害」——正如宗徒們將自己關閉在屋內，遠離那些嗜血、物質主義的猶太人。在內在的意義上，猶太人代表感官與物質主義。對於如此熱切守護、緊鎖的靈魂，主必在榮耀中顯現。榮耀的新郎將如此向智慧的淨配顯現自己。當主顯現時，對外在世界的恐懼將消散，靈魂將充滿平安。且不止於平安，主總是帶來多樣而豐富的恩賜：賜予平安的同時，祂也賜予喜樂、力量與勇氣；祂堅固信德；祂強化生命。然而，即使當主向我們顯現並帶來這一切珍貴恩賜時，我們靈魂的某個角落仍存有疑惑。這角落代表懷疑的多默。為使這角落被主聖神的恩寵照亮並溫暖，我們必須堅持向主祈禱，耐心等候；我們必須在靈性上外在世界、對肉身的慾望與衝動保持封閉與關鎖。那時，熱愛世人的主必憐憫我們，並按我們的祈禱為我們成就。祂將再次顯現，並以祂仁慈的臨在，照亮我們靈魂最幽暗的角落。那時，唯有那時，我們才能稱自己為有生命的靈魂，並藉恩寵成為天主的子女。而這一切都是藉著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的功勞，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復活節後第二主日

攜香液女

谷 15:43-47；16:1-8

來了一個阿黎瑪特雅人若瑟，他是一位顯貴的議員，也是期待天國的人。他大膽地進見比拉多，要求耶穌的遺體。比拉多驚異耶穌已經死了，遂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是否已死。既從百夫長口中得知了實情，就把屍體賜給了若瑟。若瑟買了殮布，把耶穌卸下來，用殮布裹好，把他安放在巖石中鑿成的墳墓裡；然後把一塊石頭滾到墳墓門口。那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留心觀看安放耶穌的地方。安息日一過，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和撒羅默買了香料，要去傅抹耶穌。一週的第一天，大清早，她們來到墳墓那裡；那時，太陽剛升起。她們彼此說：「誰給我們從墳墓門口滾開那塊石頭呢？」但舉目一望，看見那塊很大的石頭已經滾開了。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衣，就非常驚恐。那少年人向他們說：「不要驚惶！你們尋找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但是你們去，告訴他的門徒和伯多祿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里肋亞去，在那裡你們要看見他，就如他所告訴你們的。」她們一出來，就從墳墓那裡逃跑了，因為戰慄和恐懼攫住了她們，她們什麼也沒有給人說，因為她們害怕。

活人對活人的愛是美妙的，但即便是太陽的光，也從未如此美妙。

活人對死人的愛更是美妙，月亮在湖面上柔和的光輝，也遠不及它的美妙。

人關懷活人是崇高的；人關懷死人則更為崇高。

人對活人的關心，往往夾雜著私利。但對死人又能有什麼私利呢？死人

能夠回報他嗎？能夠表達感謝嗎？

有些動物會埋葬同類，但在將其歸於墳墓的同時，也將其歸於遺忘。然而，當活人掩埋死者時，他將自己的一部分埋入死者之中，又帶著死者的一部分回到家中，存於心靈深處。這一點，尤其在親人埋葬親人、朋友埋葬朋友時，顯得格外明顯——明顯得令人震撼。

掘墓人，你們自身已被埋入多少墳墓，又有多少具死首活於你們之內！

死亡有一項特質與愛相同：它，如同愛，能在許多經歷它卻繼續存活的人身上，造成深刻的改變。一位母親在葬禮後走向孩子的墳墓。是誰走向那裡？是母親靈魂中的孩子，與母親一同，走向他們的墳墓。在一位母親的靈魂裡，母親只居於一個小小角落；其餘一切，皆為從她懷中被奪走的孩子們的靈魂所築的宮殿。

基督也是如此，雖其程度無可比擬地更深。祂甘受墳墓的侷限，是為了讓人——祂的子女——知曉樂園那無垠宮殿的廣闊。

母親走向孩子的墳墓，彷彿是為了在她靈魂中使他們復活，以她的淚水救贖他們，以她的思念憐憫他們。母親的愛將她的孩子從此世的消逝與湮滅中拯救出來，至少暫時如此。

受羞辱、被唾棄的主，卻藉著俯首於十字架與墳墓，以祂的愛真實地復興了整個人類，並永遠拯救其免於消逝與湮滅。基督的作為，遠超過世上任何孤獨母親的作為，無可比擬；祂對人類的愛，也遠超過世上任何母親對其子女的愛，無法衡量。

儘管母親出於她深切的愛與悲傷，總有淚水可流，但當她自己歸入墳墓時，也將殘存的淚水一同帶去。然而，主耶穌卻為祂的子女流盡了所有的眼淚，直到最後一滴——也流盡了所有的血，直到最後一滴。罪人啊，永不會再有比這更珍貴的眼淚為你而流，無論你是生是死。永不會有母親、妻子、兒女或故土，為你付出比救主基督所付的更高代價。

可憐孤獨的人啊——切莫說：我死時，誰會為我哀悼？誰會為我遺體哭泣？看，主基督已為你哀悼，已為你哭泣，無論是生是死，其全心全意遠超過你母親可能為你所做的。

那些基督出於愛為之受苦受死的人，稱其為死者是不合宜的。他們在生活的主內是活著的。當主最後一次造訪這世界的墳場、號角響起之時，我們

都將清楚知曉這一點。

母親的愛無法將她死去的孩子與活著的孩子分開。基督的愛更不可能。主比太陽更明察：祂看見地上仍存活者的終局臨近，也看見那已進入安息者的生命肇始。對那位從虛無中創造大地、從塵土塑造人身體的主而言，大地是人的墳墓，或是身體的歸宿，並無區別。穀粒躺在田裡或儲存在倉中——對那在兩種情況下都思想穀粒本身而非稻草或倉房的家主而言，這有何分別？人在肉身中或已歸於塵土——對人靈的家主而言，這又有何分別？

主降臨世間，曾兩度探訪世人：第一次是探訪那些居於肉身墳墓中的生者，第二次則是探訪那些在塵土墳墓中的死者。祂受死，正是為了探訪祂已死去的子女。母親走向孩子的墳墓時，她的心是何等真實地與孩子一同死去！

關懷死者，唯此是天主的憂慮；其餘一切，皆是天主的喜樂。天主不為不朽的天使憂慮；祂在天使中歡欣，天使也在祂內喜樂。然而，祂卻持續不斷地憂慮著要如何賜予人類復活。因此，祂常與祂的神聖天使一同，探訪人們的墳墓——無論是可移動的（肉身的）墳墓還是不可移動的（塵土的）墳墓。天主對死者的憂慮極其深重；並非因為祂不能使他們復活，而是因為並非所有死者都願意復活。人們拒絕自身的益處：這正是令天主極為憂慮之事。

為一個重獲生命的死者，為一個悔改的罪人，天上有多麼大的喜樂！一個悔改的罪人——這等同於一個靈魂曾死去又重獲生命的人——帶給天主的喜樂，遠超過九十九個無需悔改的天使。「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路 15:7）。

關懷死者是何等高尚！在這死者之谷中看顧我們，天主的天使們分擔了天主的憂慮。關懷死者，我們也分擔了天主的憂慮，並以此成為天主的朋友與同工。

然而，當我們偉大的主、天主以人的身分死去，因世人的罪而被壓垮時，在所有祂自永恆以來所眷顧的人中，有誰來關懷死去的祂？有誰探訪祂的墳墓？有誰向這位死者彰顯愛？是婦女們。不是每一位婦女，而是那些攜香液的婦女——她們的靈魂已為主基督不朽的愛所傅抹。她們的靈魂滿溢信德與愛德的芬芳，因此她們手中拿著裝滿馨香的膏油，動身前往墳墓，為傅

抹基督的遺體。

今日的福音正述說此事：那些因基督的教導而獲得生命的人，在不朽者死亡之時所展現的關懷。

其時，「來了一個阿黎瑪特雅人若瑟，他是一位顯貴的議員，也是期待天國的人。他大膽地進見比拉多，要求耶穌的遺體。」另有一位出自厄弗辣因山上的阿黎瑪特雅（或稱辣瑪廷）的偉大人物——即先知撒慕爾（撒上 1:1）。這位若瑟被四位聖史提及，特別是在安葬死去的主的相關記載中。若望稱他為耶穌的門徒，但是在「暗中」作門徒（若 19:38）；路加稱他為「善良公正的人」（路 23:50）；瑪竇則稱他為「富人」（瑪 27:57）。【聖史稱若瑟為富人並非出於虛榮，以顯示主門徒中有富人，「而是為了說明他何以能從比拉多那裡求得耶穌的遺體。對於一個貧窮無名的人，要接近羅馬權力的代表比拉多，是不可能的。」——聖熱羅尼莫：《瑪竇福音註釋》。】他靈魂高尚：敬畏天主，期待天國。除了卓越的屬靈特質，若瑟還是一位有良好地位的富人。馬爾谷與路加稱他為議員。因此，他如同尼苛德摩，是民眾的長老之一。他也像尼苛德摩一樣，是主耶穌暗中的欽慕者與門徒。然而，儘管兩人都是基督教導的暗中追隨者，他們仍準備好冒險與基督站在一起。尼苛德摩曾當面質問那些急切尋求藉口殺害基督的猶太領袖：「如果不先聽取人的口供，難道我們的法律就許定他的罪麼？」（若 7:51）。阿黎瑪特雅的若瑟所冒的風險更大，他在主知名的門徒都已逃散時，為主的遺體籌謀；那時，殺害了牧人的猶太狼群，隨時可能撲向羊群。聖史以「放膽」一詞暗示若瑟的行為是危險的。因此，他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膽識去見凱撒的代表，求取一個被釘十字架的罪犯的遺體。但正如尼基佛祿所言，若瑟「以其靈魂的崇高，擺脫了恐懼，抖落了所有卑屈，顯示自己是耶穌基督的門徒」。

「比拉多驚異耶穌已經死了，遂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是否已死。既從百夫長口中得知了實情，就把屍體賜給了若瑟。」謹慎多疑的比拉多，是那些以武力統治、亦以武力從他人處攫取之統治者的典型。他連像高貴的若瑟這樣的人的話也無法相信。或許他確實難以相信，這位他前夜才判處釘十字架的人，竟已在十字架上斷了氣。比拉多顯出其身為官方羅馬形式主義代表的真實面貌：他寧願相信那位他委以看守加爾瓦略職責的百夫長，也不願相

信民間一位顯赫的長老。唯有當百夫長「正式」確認了若瑟的報告，比拉多才願意批准若瑟的請求。

「若瑟買了殮布，把耶穌卸下來，用殮布裹好，把他安放在巖石中鑿成的墳墓裡；然後把一塊石頭滾到墳墓門口。」另一位聖史記載，這是若瑟自己的墳墓——「安放在為自己於巖石間所鑿的新墓穴內」（瑪 27:60），「裡面還沒有安葬過人」（若 19:41），為應驗先知依撒意亞的話：「同富人同葬」（依 53:9）。當我們對這世界將自己的理智釘在十字架上，並將它埋葬在一個重生的心中——如同埋葬在墳墓裡一樣——那時，我們的理智將會重獲生命，並使我們整個「內在的人」復活。

新墓、封印、入口巨石、守衛看守——這一切意味著什麼？這些都是天主上智的安排中所採取的審慎措施，為要藉此堵住所有企圖證明基督或未死、或未復活、或其遺體被盜的不信者的口。假若若瑟未曾向比拉多求取遺體；假若百夫長未曾正式確認基督的死亡；假若遺體未曾在基督的朋友與仇敵面前被埋葬並封印，人便可說基督其實未曾死去，只是昏厥而後甦醒（正如近代施萊爾馬赫及其他新教徒所主張的）。假若墳墓未曾以巨石封閉，未曾封印，未曾有衛兵看守，人便可說基督確已死亡並埋葬，但被門徒從墓中盜走。假若那並非一個全新的墳墓，人便可說復活的並非基督，而是更早埋葬的某個死者。因此，猶太人為扼殺真理所採取的一切審慎措施，反倒因天主的上智，成了印證真理的憑據。

若瑟用細麻布——「潔白的殮布」——包裹主的遺體，（瑪 27:59），並安放在墳墓裡。如果我們希望主在我們內從死裡復活，我們就必須將祂安放在我們潔淨、純全的身體中——因為潔淨的細麻布象徵著純全的身體。被情慾和惡習玷污的身體，並非主從死裡復活並居住於其中的所在。

聖史若望補充了其他聖史所描述的畫面，說尼苛德摩也來參與基督的安葬，「帶著沒藥及沉香調和的香料，約有一百斤。他們（即若瑟與尼苛德摩）取下了耶穌的遺體，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用殮布和香料把他裹好」（19:39-40）。這些蒙福的人，他們以如此的勇氣、謹慎與愛心，收殮了主至潔的遺體，將祂安放在墳墓中！這對於所有愛主的人是何等美好的榜樣！對於那些在世人面前感到羞愧、漫不經心且缺乏愛心地接近聖爵，為將至潔而賦予生命的聖體聖血——復活、生活的主——領受到自己內的信友（包括

司鐸與平信徒），又將受到何等嚴厲的控訴！

然而，若瑟與尼苛德摩並非基督的朋友中唯一能親眼見證祂已死且被埋葬的人。他們對死去之主的關懷，既是出於對所愛導師與朋友的愛，也是其人性對那位為正義而受苦者所盡的本分。但是，請看，在墳墓前，另有兩顆充滿愛心的靈魂正仔細注視著若瑟與尼苛德摩的作為，並為自己預備一份對主最純潔之愛的勞作——兩位攜香液女：瑪利亞瑪達肋納與若瑟的母親瑪利亞！

「那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留心觀看安放耶穌的地方。安息日一過，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和撒羅默買了香料，要去傅抹耶穌。」首先提到兩位婦女，然後是三位。有兩位是主在加爾瓦略所遭遇一切的目擊者。她們看見基督暗中的門徒如何從十字架上取下遺體；她們看見此後對遺體所做的一切，而對她們最重要的是，她們看見了安放遺體的墳墓。她們多麼樂意趕去幫助若瑟和尼苛德摩洗去遺體上的血跡，包紮潔淨傷口，梳理祂的頭髮，交叉祂的雙手，仔細用汗巾包裹祂的頭，並以細麻布裹好遺體！但按習俗與規矩，她們不便與男子一同做這些。她們打算稍後再來，親自完成這一切，尤其是用香膏傅抹主的遺體。稍後，第三位攜香液的婦女、她們的朋友也會同來。基督的聖神以友誼將她們所有人結合在一起。

這些婦女是誰？我們已認識瑪利亞瑪達肋納，她就是那位主曾從她身上驅逐七個魔鬼、治癒其癲狂的瑪利亞。根據教父們的解釋，若瑟的母親瑪利亞與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實為同一人。撒羅默是載伯德的妻子，宗徒雅各伯與若望的母親。這些婦女與厄娃之間存在多大的對比！她們出於愛，急切順服已死去的主，而厄娃卻不願順服生活的主。她們在加爾瓦略——那罪惡、流血與邪惡之地——表現出順服，而厄娃卻在樂園悖逆。

「一週的第一天，大清早，她們來到墳墓那裡；那時，太陽剛升起。」所有聖史在這一點上都一致：那是七日的第一日，即主復活的日子，是安息日之後的一天，正如聖史馬爾谷明確指出的：「安息日一過……」。他們都同意：主是在主日清晨極早的時候復活的；他們也都一致指出：婦女們在清晨極早的時候前往主的墳墓。馬爾谷在其福音中似乎對此稍作調整，他說：「太陽剛升起」。很可能，這些婦女曾多次前往墳墓：一方面出於對已故之

主的愛，另一方面也出於擔憂——恐怕基督那些無禮的仇敵會以某種方式褻瀆墳墓與祂的遺體。【正如熱羅尼莫在《瑪竇福音註釋》中所說：「她們來來去去，焦急不安，不願長時間離開主的墳墓。」】馬爾谷在此所說的「太陽」，或許並非指物質的太陽，而是指主自己，正如先知所言：「正義的太陽將要升起」（拉 4:2），這話是指默西亞說的。正義的太陽早已從地下的幽暗中升起——就在攜香液女前來墳墓的那個清晨時刻。正如在世界初次受造時，這太陽在物質的太陽被造之前已先照耀；同樣，在這第二次創造、世界更新之時，它也在物質的太陽照耀大地之前，先行照亮了人類的歷史。

「她們彼此說：『誰給我們從墳墓門口滾開那塊石頭呢？』」這正是這些攜香液女在登上加爾瓦略時彼此談論的話題；她們並未期待任何出乎意料的事。她們柔弱的雙手，無力將那塊石頭從墓口滾開，因為那石頭實在很大。可憐的婦女們！她們沒有想到，她們如此熱切趕往墳墓、準備去完成的這項工作，其實早已在主的塵世生活中完成了。在伯達尼，在癩病人西滿的家中用餐時，有一位婦女曾將珍貴的納爾多香液傾注在基督的頭上。全知的主當時論及此事說：「她把這香液倒在我身上，原是為安葬我而作的」（瑪 26:12）。祂清楚預知，祂的身體在死後將不再接受其他的傅抹。或許你會問：那麼，為何天主的上智還容許這些虔誠的婦女承受如此痛苦的失望？她們買了珍貴的香料，在黑暗無眠的夜裡懷著恐懼來到墳墓，卻無法完成她們為此付出許多代價的愛德之舉？然而，上智豈沒有以遠為豐厚的方式報答她們的辛勞嗎？——祂所賜給她們的，不再是死去的身體，而是生活的主。

「但舉目一望，看見那塊很大的石頭已經滾開了。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衣，就非常驚恐。」當梅瑟率領百姓來到紅海時，也曾陷入困境：在沒有道路的地方，如何開出一條路來？ 當他呼求天主時，海水便從兩邊分開，道路立刻顯現。如今攜香女也是如此。她們一路憂慮著誰能為她們滾開石頭；但當她們一看，「石頭已經滾開了」，於是她們毫無阻礙地進入了墳墓。然而，看守的士兵在哪裡呢？他們豈不是比那塊堵在墓口的巨石更大的障礙嗎？那些守衛此時或因恐懼而半死不活，或早已逃回城中，結結巴巴地向人報告那件自我們始祖亞當以來，人耳從未聽聞的事。在墳墓旁，沒有人阻攔她們；在入口處，也沒有任何障礙。但在墳墓內，卻有一人，「他的容貌好像閃電，他的衣服潔白如雪」（瑪 28:3）。看

似是一位青年，實則是天主的天使。婦女們因而恐懼，「把臉垂向地上」（路 24:5），因為見到這位非屬塵世的天主使者，是可畏的——他帶來的，是自墮落之人開始以地上之物維生以來，世上最奇異、也最喜樂的訊息。至於瑪竇說那天使坐在滾開的石頭上，而馬爾谷說他在墳墓裡，兩者並不矛盾。婦女們可能先在石頭上看見天使，然後又在墳墓內聽見他的聲音。天使並非有形且受限制之物；他可以隨時出現在他願意出現的地方。至於路加提到兩位天使，而馬爾谷與瑪竇只提到一位，也不應使信友困惑。當主誕生於白冷時，首先顯現的是一位天使，站在牧人中間，「他們便非常害怕」（路 2:9）；不久之後，「忽有一大隊天軍，同那天使一起」（路 2:13）。在主復活之時，在加爾瓦略很可能有成群的天使。如此，攜香液女有時看見一位，有時看見兩位天使，又有什麼可奇怪呢？

「那少年人向他們說：『不要驚惶！你們尋找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但是你們去，告訴他的門徒和伯多祿說：他在你們以先往加里肋亞去，在那裡你們要看見他，就如他所告訴你們的。』」天主那光輝燦爛的天使，首先平息了婦女們的驚恐與戰慄，好使她們能承受這關於主復活的奇妙訊息。婦女們先是因見到墳墓敞開而感到驚訝，繼而在墳墓中發現的並非她們所尋找的那一位，而是一位她們未曾預料的人，於是心中充滿恐懼。

天使為何如此具體地說：「你們尋找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人耶穌」？為的是使人對於那位復活者，絕無任何疑惑或混淆。天使如此明確地說，一方面是為了婦女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將來一切世代與萬民。天使指示空墳墓時，也懷有同樣的用意：「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對於婦女們而言，這句話似乎是多餘的，因為她們親眼見過天使所說的一切；但對整個人類而言——主是為了人類死而復活的——這卻並非多餘。「祂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這位天上的使者，用最簡短、最質樸的話，宣告了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喜訊：「祂已經復活了，祂不在這裡了。」對於不死的天使軍旅而言，主的死亡反而比祂的復活更令人驚異；但對於有死的人類而言，情形正好相反。

此後，天使吩咐婦女們將這喜訊報告給宗徒，「和伯多祿」。為何特別說「和伯多祿」呢？這無疑是因為伯多祿當時比其他門徒更加困惑不安。他

的良心必定深深刺痛，因為他曾三次否認主，最後又離棄祂，逃走了。與主最親近的若望宗徒的忠誠，更使伯多祿的良心倍感不安；因為若望沒有逃走，反而一直站在被釘十字架的主的十字架下。總而言之，伯多祿必然覺得自己成了背叛主的人，在宗徒團體中——尤其是在至聖天主之母面前——內心極為不安與羞愧。伯多祿這名字意為「磐石」，然而他的信德當時卻並非堅如磐石。他的遲疑與怯懦，使他在自己眼中成為可鄙之人。他需要被重新扶立起來，需要恢復他作為人、作為宗徒的尊嚴。現在，主以祂對人類的愛，這樣做了；因此，天使特別提到伯多祿的名字。

為什麼天使提到主將在加里肋亞顯現，而不是先說祂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圍的顯現呢？「在那裡你們要看見他，就如他所告訴你們的。」（參閱谷14:28）。首先，因為加里肋亞比以色列本土更接近外邦世界；主願意在那裡顯現，是為向門徒指出福音的道路——也就是宗徒們日後建立天主教會的主要工場所在。其次，因為祂要在那裡向他們顯現，不是在耶路撒冷那種充滿恐懼的氛圍中，而是在自由之中；不是在黑暗或昏暗中，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便不能有人說門徒是在恐懼與驚慌之下產生幻覺，以致「因為恐懼而看錯」，誤以為看見了復活的主。再者，天使提及主在加里肋亞的顯現，卻明智地對耶路撒冷的顯現保持沉默，是為從那些心懷惡意的不信者手中奪去藉口。否則，他們或會說：門徒是在天使暗示之下，看見了一個幻影；也就是說，他們因內心緊張、期待看見主，才「看見」了祂。【尼基佛祿說：「天使特別提到主在加里肋亞的顯現，是因為這次顯現最為明顯，也最為重要；在那裡，主不是在一間門窗緊閉的屋內顯現，而是在山上顯現，眾人皆可看見。門徒在那裡看見祂，並朝拜祂；也正是在那裡，主向他們啟示了從父所領受的偉大權能，說：『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瑪28:17-18）。」】主曾說：「我復活後，要在你們以先，到加里肋亞去」（谷 14:28）。這話的意思是：作為勝利者，我要先行進入外邦的世界，你們要跟隨我。無論聖神引導你們往何處宣講，你們都要看見我在你們前面——我將先行一步，為你們開路。

「她們一出來，就從墳墓那裡逃跑了，因為戰慄和恐懼攫住了她們，她們什麼也沒有給人說，因為她們害怕。」她們是在天上還是地上？她們剛才是在和誰說話？她們聽到了什麼？這樣的事是人做夢也想不到的；而這並非

夢境，乃是現實：從發生的一切來看，這顯然是真實的。當諸天為人敞開、人從他真實、不朽且光榮的故鄉聽到喜樂的聲音時，所臨到人身上的是何種蒙福的戰慄與驚恐！看見一位天主的不朽天使，並非小事；聽見從不朽之唇發出的聲音，也非小事。比起看見一位天主的使者，看見整個必死、必朽的宇宙之面容，聽見其咆哮，反而更容易忍受。因為天使在宇宙受造之前便已存在，其美貌與青春，比春天的晨曦更加迷人。當天主的人、達尼爾先知聽到天使的聲音時，他這樣談到自己：「我全身無力，容貌改變，面色蒼白，沒有一點氣力……我就昏迷過去，俯伏在地。」（達 10:8-9）。那麼，這些柔弱的婦女怎能不被恐懼和戰慄所攫？她們怎能不從墳墓逃跑？她們怎能開口說話？該用什麼言詞來表達她們所見的呢？主啊，祢奇妙的榮耀是何等難以言喻！我們必死之人，以沉默和淚水來表達它，遠比用我們的舌頭來得容易。

「她們什麼也沒有給人說，因為她們害怕。」她們在路上沒有對任何人說；沒有對基督的敵人、那些傾流祂血的人說——整個耶路撒冷正充斥著這樣的人。但她們當然告訴了宗徒們。她們既不敢，也不能在不朽天使命令她們去說時，卻保持沉默。她們怎能不執行天主的命令呢？由此可見，婦女們向那些必須告知的人說了（參閱路 24:10），同時也沒有向那些不該與之說話、且令她們畏懼的人透露任何話。

攜香液女在基督復活的那一天清晨探訪基督墳墓的行動，就就這樣結束了。她們那區區的香液——本欲用以保存那位親自護持諸天免於腐朽者免於腐朽，並渴望傅抹那位諸天由之獲得馨香者！至為馨香的主，人類與人類歷史唯一的芬芳；祢以何等奇妙的方式回報了這些忠誠、信實的靈魂——她們未曾忘記在墳墓中已死去的祢！祢使攜香液女成了傳報祢的復活與光榮的喜訊的使者！她們未曾傅抹祢已死的身體，祢卻以喜樂的油傅抹了她們生活的靈魂。死者的哀悼者成了新春天的燕子。在祢墳前哭泣的人，成了祢天國中的聖人。復活的主，因她們的祈禱，求祢垂憐我們、拯救我們，使我們能光榮祢，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復活節後第三主日

貝特匝達的奇蹟

若 5:1-16

這些事後，正是猶太人的慶節，耶穌便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水池，希伯來語叫作貝特匝達，周圍有五個走廊。在這些走廊內，躺著許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痲痺的，都在等候水動，因為有天使按時下到水池中，攪動池水；水動後，第一個下去的，無論他患什麼病，必會痊癒。在那裡有一個人，患病已三十八年。耶穌看見這人躺在那裡，知道他已病了多時，就向他說：「你願意痊癒嗎？」那病人回答說：「主，我沒有人在水動的時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時候，別人在我以前已經下去了。」耶穌向他說：「起來，拿起你的床，行走罷！」那人便立刻痊癒了，拿起自已的床，行走起來；那一天正是安息日。於是猶太人對那痊癒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不許你拿床。」他回答他們說：「叫我痊癒了的那一位給我說：拿起你的床，行走罷！」他們就問他：「給你說拿起床來，而行走的那人是誰？」那痊癒的人卻不知道他是誰，因為那地方人多，耶穌已躲開了。事後，耶穌在聖殿裡遇見了他，便向他說：「看，你已痊癒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癒的就是耶穌。為此猶太人便開始迫害耶穌，因為他在安息日作這樣的事。

凡以忍耐與對天主的望德，承受此生一切苦難的人，是有福的。對他而言，每一日將延展如天上的一月，又如無信者的一年——那些人或享樂無苦，或受苦卻無對天主的忍耐與望德。凡不怨懟苦難，卻以忍耐與對天主的望德審察其根源的人，是有福的。受苦者將在何處尋得他苦難的根源？他將在自身內，或在他的父母或近人中找到——正是在他們（父母或近人）中，

受苦者將尋見他苦難的根源。達味王因自身的罪受苦；勒哈貝罕因他父親撒羅滿王的罪受苦；眾先知則因他們近人的罪受苦。

倘若受苦者尋求其苦難更遠、更深的根源，他將在何處尋見？他將在人類起初對天主的不信中，或在晝夜不分的毒害黑暗中，那黑暗與惡意的邪惡之神裡，又或在天主慈愛而醫治的上智安排中——在此，受苦者將尋見他所受苦難的更深遠的根源。亞當和厄娃因他們對天主的不信而受苦；義人約伯因那黑暗與惡意的邪惡之神而受苦；那胎生瞎子，其雙眼被仁慈的主開啟，他受苦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與他自己永恆的賞報。

明智人總是首先在自身內尋求其苦難的緣由，而愚妄人則不斷責怪他人，此乃常情。明智人記念自己自幼以來的一切罪過；他以敬畏天主之心、並預期將為己罪受苦的態度記念它們；因此，當苦難真的臨於他時——無論是藉由朋友或仇敵，來自人或邪靈，或早或晚——他立刻明瞭其苦難的緣由，因為他深知且記得自己的罪過。然而，愚妄人卻是健忘的，忘記了自己所有的不義；所以，當苦難臨於他時，他就在折磨中輾轉反側，驚愕地自問為何頭痛、為何失去所有錢財、或為何他的孩子會死去。並且，在其愚妄與狂怒中，他會用手指向地上和天上的每一個存有，視之為其苦難的責任者，唯獨不指向他自己——那真正該負責的人。

凡善用其苦難，深知此生短暫生命中一切苦難，皆是天主出於對人的愛、為人的益處與扶助而降於人者，是有福的。天主出於仁慈，因人的罪而降下苦難——是憑祂的仁慈，而非祂的公義。因為，若是憑祂的公義，每項罪過都必招致死亡，正如宗徒所言：「罪惡完成之後，遂生出死亡來。」（雅 1:15）。天主以苦難帶來醫治，取代死亡。苦難是天主醫治靈魂的罪惡癩病與死亡的方式。

唯有愚妄人才以苦難為惡。明智人深知，苦難並非惡，而僅僅是惡的顯現與對惡的醫治。唯有人內的罪才是真實的惡，在罪之外並無惡。人們通常稱為惡的其他一切事物，並非如此，而是為醫治惡的苦口良藥。人病得越重，醫生為他開的藥就越苦。有時，甚至對病人而言，那藥似乎比疾病本身更糟、更苦！罪人時常也如此覺得：苦難比所犯的罪更為艱難苦澀。但這僅是幻覺——一種極強烈的自欺。世上沒有任何苦難，其艱難與破壞性能與罪相提並論。人類與萬民所承受的一切苦難，無非是永恆的仁慈為將人從永死

中拯救出來，而賜予人類與萬民的豐厚醫治。每一項罪過，無論多麼微小，若無仁慈允許苦難來使人從罪的沉醉中清醒，都必招致死亡；因為藉苦難而來的醫治，是藉由神聖而賦予生命的聖神那充滿恩寵的大能所實現的。

你會說：「人懼怕苦難，因為他懼怕死亡，然而苦難豈能除去死亡嗎？」是什麼將身體引向死亡：是疾病還是藥物？無疑是疾病，而非藥物。同樣，並非苦難會將靈魂引向死亡，而是罪——那為人帶來疾病、為靈魂帶來死亡者。罪是死亡的種——可怕的種子，若不及時藉苦難將其根除，並藉聖神的烈火將其焚燒，它將生長並充滿整個靈魂，使靈魂成為死亡的器皿，而非生命的器皿。

因此，顯然苦難必須以對天主的忍耐與望德，以對天主的感恩與喜樂來承受。達味君王對天主說：「祢曾使我經歷困苦患難，卻使我復生，脫離大地的深淵……我的天主，我要彈琴讚頌祢的真誠，以色列的聖者，我要鼓瑟，向祢歌詠。當我歌頌祢時，我的雙唇必要歡騰」（詠 70:18-21）。伯多祿宗徒甚至勸誡信眾：「你們要喜歡，因為分受了基督的苦難」（伯前 4:13）；「基督的」——意味著以意識與理解、溫良與忍耐，為潔淨我們的罪過，為獲得新生，為在我們內外養育生活的基督。當偉大的金口若望在流放中奄奄一息，受盡世人的折磨與輕視時，他最後的話是：「凡事都要歸榮耀於天主！」

聖經與教會歷史向人類展示了忍耐受苦的最大典範。今日的福音描述了一個如此偉大而持久忍耐受苦的例子。不僅如此，今日的福音在描述那位以耐心和望德忍受的癱瘓了三十八年的人時，也向我們揭示——更確切地說，證實了——兩個偉大奧秘。第一，這個長期患病的人，其疾病與受苦的根源在他自己內，在他的罪中。第二，全能的主耶穌以祂神聖的大能，用「起來，行走吧！」這句話治癒了病人。在此，主耶穌對人類的神聖慈愛與祂的神聖權能，透過那層薄薄的、受苦的人類肉身外袍，再次被啟示了出來。

那時，「耶穌便上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水池，希伯來語叫作貝特匝達，周圍有五個走廊。」此前，主在加里肋亞，祂是來耶路撒冷過節的。這究竟是哪個慶節——逾越節、或五旬節、或獻主節——並不容易確定；但也無需確知。若此事重要，聖史必會闡明。羊池，即貝特匝達，得名於附近的羊門（參見乃赫米雅書 3:1,32; 12:39），為祭獻而準備的

羊隻經此門被驅趕；同時也因祭獻的羊隻首先在此池中洗淨。此池至今仍在耶路撒冷，幾乎已成廢墟，現已不用。但在聖史的時代，此池仍在使用，從他用現在時態「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水池」便可看出。池旁五個有頂的走廊，為眾多前來池中求醫治的病人遮風避雨，正如下文所示：「在這些走廊內，躺著許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痺的，都在等候水動，因為有天使按時下到水池中，攪動池水；水動後，第一個下去的，無論他患什麼病，必會痊癒。」許多來自各方的病人，患著各種疾病，聚集在這奇特之地，為自己尋求在別處，從人與自然之中都無法得到的醫治。這水本身在其天然成分或礦物質混合中並無醫治特性，而是藉由天上能力獲得療效，這從其醫治能力是間歇性的，且僅在因天主上智安排、天使降下攪動池水時才顯現，便可清楚得知。何等奇特而戲劇性的場景！想像一下，五個走廊擠滿了來自全國最絕望、最痛苦的人！想像五座堆滿人類痛苦與悲傷、淚水與膿瘡的倉庫！環繞其外，是一座人潮湧動的城市，人們追求安逸、攫取財富、爭取名望權勢，用身體與靈魂演繹著一齣喜劇；然而在此，卻是瀕死的痛苦，一種緩慢、纏綿的垂死，所有目光唯一聚焦之處：池水；唯一等候之事——天使；唯一且唯一的渴望：醫治。「健康對你們有何用處？」——你問他們。是為了參與環繞你們上演的那場身體與靈魂的普世喜劇嗎？難道四處這樣做的人還不夠多，你們何苦再去增添？或是為事奉天主？但那些在祂內以忍耐，懷著望德受苦的人，不也在善盡事奉嗎？抑或你們單單為健康本身而求健康，為生命本身而求生命？但手段不能成為目的。當天主遣你入此世，祂是懷有某個目的；當祂賜你健康，祂心中自有目的。約伯說：「人生在世，豈不像服兵役？人的歲月，豈不像傭工的日期？」（約 7:1）人若身在軍旅，是為訓練、戰鬥與勝利；若其歲月如同傭工的日期，那麼在日暮之時，報酬便等候著他。然而為了生命而活——且是為了塵世生命而活塵世生命，為了健康而求健康——這一切皆意味著無目的的生命與無目的的健康。實際上，為了罪惡的喜劇而求生命與健康——這豈不無異於架在喉嚨上的利刃？五個走廊擠滿了終生殘疾之人——何等奇特的忍耐與信賴天主的操練場！何等奇異而生動的畫面，何等奇異而具體地描繪了池子周圍全城之人如何虛擲其生命與健康的狀態——而目的何在？為了購取罪惡；為了積聚罪惡！

然而，即使貝特匝達水池的五道門廊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傾頹，也不要

以為在它們下方堆積如山的人類憂苦與貧乏的故事已永遠終結。切莫認為這故事與你遙遠無關，與你的生活毫無共通之處。在你的五官之中，豈非也如在那五道門廊之下，堆積著滿滿一倉庫的痛苦與憂傷、眼淚與膿液、罪過與不法、病態的思慮、盲目的慾望與偏情、跛行的嘗試與枯萎的希望嗎？貝特匝達，貝特匝達，你是何等無所不在！在你之內，天主的使者曾履行牧職，逐一拯救迷失的羊，直到眾天使與眾人的善牧顯現。一位沉默的天使，他造主的僕人，曾利用你池中的水，洗滌病羊，除去罪惡的傳染；而當善牧——那在血肉與行動中，天主的創造聖言——降臨到你內時，祂以祂的創造之言驅散了罪的傳染，藉此清空了你。善牧。正因如此，你被先知性地稱為羊池。「羊聽他的聲音；……羊也跟隨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若 10:3-4）——善牧的聲音。

「在那裡有一個人，患病已三十八年。耶穌看見這人躺在那裡，知道他已病了多時，就向他說：『你願意痊癒嗎？』那病人回答說：『主，我沒有人在水動的時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時候，別人在我以前已經下去了。』」明辨的主預先從遠處看見了哪裡需要祂。例如，祂渡海前往加達辣人的地區並非偶然——儘管在祂的同伴看來或許如此——而是祂在祂的神魂中預見到那裡有兩個附魔的人需要祂治癒。祂在納因城門口，正當人們抬出寡婦死去的兒子時出現，也非偶然，而是祂再次預見在那個地方、那個時刻有一件偉大的工程等待著祂。同樣，祂在這個慶節（無論是哪個慶節）來到耶路撒冷也非湊巧，祂探訪這座痛苦之屋——羊池——也非出於偶然或好奇，這一切的發生，都出於祂對時間與地點的預知與先見。顯然，祂來到耶路撒冷並非如祂同伴所想是為了過節，而是為了這位病人，以及為了必須在他身上施行的那項作為。

這是一個病得非常、非常重的人。持續三十八天的疾病在人看來已似無盡頭，何況是持續三十八年？時間流逝的快慢，取決於我們的狀態與心境。幸福的時光生有翅膀，而痛苦的時光則沒有翅膀，甚至常常連腳也沒有。對一個癱瘓者而言，時間似乎也癱瘓了；在他看來，時間如同他自己一樣靜止不動。如果你將這三十八年的病期至少乘以三，你大約就能得到對於一個健康、能動、活躍且喜樂的人而言的真實時間長度。這位癱子所經歷的，相當於健康人的整整一個世紀，他躺在床上，與其說被時間推動，不如說是在推

著時間前行。這人擁有何等英勇的忍耐！在天主的使者攪動池水的那一刻，他付出了何等超人的努力將自己拖到池邊！他對得到痊癒懷有何等堅定的望德——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是的，甚至十年又十年！即使此人因自己的罪受了如此多的苦，我們仍不禁對他感到驚歎；並且，想到他，我們也不能不想到我們這個時代許多軟弱的靈魂——男人和女人，青年和少女——他們在遠為輕微、短暫的壓力下，就抬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以自殺的方式進入另一個世界。

「你願意痊癒嗎？」這是三十八年來唯一一位曾俯身靠近他床邊的朋友所提出的問題。「主，我沒有人！」瞎子有嚮導，瘸子有親戚，無能者有朋友，但在這整個廣闊世界上，我竟沒有一個人憐憫我，在池水獲得治癒能力的那一刻將我帶到水邊。當我正吃力地爬向水池時，別人早已在幫助下進去痊癒了，而我只能再次忍受痛苦，艱難地爬回我的褥子。而這已持續了整整三十八年！「我沒有人」，也沒有錢僱用僕人。在耶路撒冷這麼多人中——從失業者到富貴權勢者——難道沒有一個人會為他自己的靈魂而伸手幫助你，或至少派僕人來幫你嗎？一個也沒有。難道真的需要一個人特地從加里肋亞來，經歷三天疲憊的旅程，而聖城裡那麼多失業者，晝夜就在離你床鋪僅幾公尺的地方走動嗎？主啊，附近走動的人很多，但「我沒有人」。有這麼多司祭，看，聖殿就在路對面！那裡無數的司祭誦讀天主的法律，教導人們施捨——但難道沒有一個來，或派人來幫助你嗎？正是如此，主啊；聖殿裡有許多司祭，但「我沒有人」。有許多猶太人，成千上萬，聚集在耶路撒冷過節。但他們對一個悲傷沉默的受苦者毫無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安息日。成千上萬的人前來，只是為了朝拜安息日，正如他們的祖先在曠野中朝拜金牛犢一樣。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但依然，「我沒有人」。

看，有一個人——唯一的一個人！看，是主——比親人朋友更慈憫，比僕役更有用。祂踏上這條從加里肋亞到耶路撒冷的漫長疲憊之路，並非為了安息日與慶節，而是為了這位受苦者。祂來，是為了以行動，而不僅是言語，譴責那一群感官遲鈍之人的極度冷酷無情。這個人是為了那個人而來。

「耶穌向他說：『起來，拿起你的床，行走罷！』那人便立刻痊癒了，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來。」從那一刻起，很可能永遠，天主的使者不再降入羊池、攪動池水；因為看，默西亞已經顯現，祂是天使之主，祂施行醫治

無需媒介。當人尚在法律之下，作法律的僕役時，主使用祂的僕役。但如今恩寵已至，法律已被超越，主便親自親近人，如同父親親近兒子，並親手將恩惠直接賜予他們。

有人或許會問：為何主沒有像對待其他許多人那樣，問這病人祂慣常會問的問題：「你信嗎？」為何祂沒有在他身上尋求信德，就如同祂對許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樣？然而，這位受苦者的信德豈非再明顯不過？他懷著對上天助佑的望德，耐心地在同一處躺了三十八年。他不僅相信天主使者的奇蹟作為；在某種程度上，他也相信主耶穌，儘管他沒有稱祂為「主」。是的，先生，我想要痊癒，但「我沒有人」。順帶一提，應記得主曾治癒許多瘋癲者、聾啞者，他們是祂無法尋求信德的對象：祂醫治他們純粹是出於慈悲。那麼，在貝特匝達的這個事例中，主一方面出於對一個多年受苦、在無情環境中承受巨大痛苦之人的純粹慈悲而行；另一方面，祂的行動帶有明確的意圖，即祂的這項慈悲之舉，不僅要揭露耶路撒冷居民，更要揭露所有時代一切見近人受苦卻不願伸手相助之人的缺乏慈悲。最後，主特意在安息日治癒此人——儘管祂若願意，本可在星期五就如此行。祂這樣做，是為了譴責猶太人對安息日偶像崇拜式的尊崇，並表明人比安息日更重要，慈悲比任何形式的法律主義更重要。基督的這項行動，具有天主行事方式所具之獨特標記：同時達成多個目標。

「那一天正是安息日。於是猶太人對那痊癒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不許你拿床。』」何等吹毛求疵的心靈！何等遲鈍的心腸！非但沒有因一條匍匐蠕行的蟲已挺立起身、重獲人形而歡喜；非但沒有為他恢復健康而祝賀；非但沒有喚醒全城、召集眾人光榮那位生活的、慈愛的天主——非但沒有這一切，他們反倒對這人肩負他破舊的褥子、朝家走去而大發雷霆！即便有一個死人在安息日從墳墓裡復活，站在他們眼前，他們也不會驚歎其復生，反倒會責備他，質問：「你為什麼在安息日滿身塵土？」

「他回答他們說：『叫我痊癒了的那一位給我說：拿起你的床，行走罷！』他們就問他：『給你說拿起床來，而行走的那人是誰？』」看，這裡又有一個證據，證明猶太人極端的盲目以及他們那拘泥於安息日的巫術！得癒的人首先談及他的痊癒，視之為最重要的事，然後才提及他拿起褥子，視之為次要；而猶太人卻對他的痊癒、他的生命毫無興趣。按常理，聽了他的

回答後，本該問他：「使你痊癒的那人是誰？」但他們沒有；他們只追問那另一件次要且附帶的事：他們就問他說：「給你說拿起床來，而行走的那人是誰？」你看到選民已墮落到何等地步了嗎？你看到那片曾孕育梅瑟、依撒意亞和達味的土地上，長出了怎樣的莠草嗎？你看到以色列人一度崇高的虔敬，如何退化為一種對安息日的窺探，而對生活天主的司祭服務，又如何變成了圍繞著那尊名為「安息日」的女神像進行的警察式監視嗎？

「那痊癒的人卻不知道他是誰，因為那地方人多，耶穌已躲開了。」這位得癒的人曾從他的床上凝視過主的雙眼；他曾感受過祂賦予生命的氣息，他曾認識祂奇蹟的大能——然而，儘管如此，他卻無法說出他的醫治者的名字，也無法說出祂從何而來。但主在施行了這項作為後，立即從人群中退去，讓事情自行發展。祂是播種者，撒下良種，任其生長，並在適當的時機，在所落入的土地上結出相稱的果實。在行了一件善工、一件以祂的大能與慈悲所施行的神聖作為之後，祂從人前退去，以避免他們的讚譽，正如祂稍後所說：「我不求人的光榮」（若 5:41）。祂從人前退去，是為了不使其他人對祂產生嫉妒——這種事常發生。最後，祂從人前退去，是為給我們所有自稱基督徒的人立下榜樣。一件善工，唯有當它是出於對人純粹的愛、為光榮天主而作時，才算圓滿。凡渴望行善工者，切莫出於虛榮、或為求得人的讚譽而行。因為任何故意將自己的善行公諸於眾者，就如同將羊放在狼群中。因此，我們必須謹慎守護我們的善行，以免激起他人的讚譽或嫉妒。任何故意尋求讚譽與嫉妒者，將會連同他的一件善行，造出兩件惡事：讚譽將損害他個人，而嫉妒將損害他人。

「事後，耶穌在聖殿裡遇見了他，便向他說：『看，你已痊癒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治癒了他的身體後，主此刻將這作為提升至靈性的層面，向他表明罪是他那可怕疾病的根源，並警告他不可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我們無從知曉這人曾犯下何種罪過，也無需知曉，因為確鑿的是：每一項罪過都觸怒天主，都是背離天主；並且每一項罪過，若未經悔改，遲早必帶來苦難與痛苦。「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如今天主已向你顯示了仁慈，你的罪已獲赦免；因此，切莫再試探天主，否則你感受到的，可能不再是仁慈，而是天主公義的嚴厲。倘若你以往還能以對天主及其大能認識不足來為你從前的罪辯解，那麼在此事

發生之後，你將再也找不到任何辯解的理由。這是對我們眾人一個奇妙而可畏的警告：當我們曾一度感受過天主對我們的仁慈之後，就不要再犯罪了，以免有比天主仁慈所拯救我們脫離的更不幸的事臨到我們。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癒的就是耶穌。」他懷著誠意，出於最好的意圖說出這話。他被問及耶穌，便認為自己必須據實以告。同時，他覺得欠恩主這份情，因此認為必須將祂的名告知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詢問祂的人。可憐的人啊，他躺了三十八年，除了自身的痛苦外一無所想，他甚至無法想像那些詢問耶穌的人，其心腸是何等邪惡。他又怎能料到，他們詢問祂，不是為了將祂作為行奇蹟者來光榮，而是要把祂當作違犯安息日者來殺害呢？

請注意這一點：他去告訴猶太人，使他痊癒的就是耶穌。他心中所想的是自己的得癒與那醫治者，而猶太人所想的是安息日與違犯安息日。也許在這奇特的時刻，他並未察覺自己對耶穌的想法與猶太人的想法之間的差異。他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們身上——那些關於天主來訪、關於天主在他身上所行奇蹟的宏大而熱切的想法——因而未能察覺他們狹隘而惡毒的思慮，那是他們如同蛇藏身於葉下般隱藏的。他的想法是光榮主耶穌——他的恩主，而猶太人的想法卻是謀殺祂，因為經上記載：猶太人……想要殺祂（若5:16）。他們為何想要殺祂？難道是因為祂是貝特匝達的病人在這三十八年中所見過的唯一的人嗎？是的；正因如此，也因為祂是唯一將一個人的生命看得比猶太人的那尊安息日女神的死雕像更重的人。

然而，主安然穿越了猶太人一切邪惡的險隘與埋伏，以言行傳揚祂愛人的福音，直到祂自知合宜的時刻，便將自己交在猶太人手中；為要藉屈辱彰顯祂真正的偉大，並藉死亡戰勝死亡。願光榮歸於祂，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復活節後第四主日

賜予生命之水者與撒瑪黎雅婦人

若 4:5-42

那時，耶穌到了撒瑪黎雅的一座城，名叫息哈爾，靠近雅各伯給他兒子若瑟的莊田，在那裡有「雅各伯泉」。耶穌因行路疲倦，就順便坐在泉傍；那時，大約是第六時辰。有一個撒瑪黎雅婦人來汲水，耶穌向她說：「請給我點水喝！」那時，他的門徒已往城裡買食物去了。那撒瑪黎雅婦人就回答說：「你既是個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不相往來。耶穌回答她說：「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賜，並知道向你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你或許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賜給了你活水。」那婦人問說：「先生，你連汲水器也沒有，而井又深，你從那裡得那活水呢？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嗎？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他和他的子孫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過這井裡的水。」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婦人說：「先生，請給我這水罷！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來這裡汲水。」耶穌向她說：「去，叫你的丈夫，再回這裡來。」那婦人回答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我沒有丈夫，正對；因為你曾有過五個丈夫，而你現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說的這話真對。」婦人向他說：「先生，我看你是個先知。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們卻說：應該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回答說：「女人，你相信我罷！到了時候，你們將不在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因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

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婦人說：「我知道默西亞——意即基督——要來，他一來了，必會告訴我們一切。」耶穌向她說：「同你談話的我就是。」正在這時，他的門徒回來了，他們就驚奇他同一個婦人談話；但是沒有人問：「你要什麼？」或：「你同她談論什麼？」於是那婦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裡去向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說出了我所作過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默西亞嗎？」眾人從城裡出來，往他那裡去。這期間，門徒請求耶穌說：「辣彼，吃罷！」他卻回答說：「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門徒便彼此問說：「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吃的嗎？」耶穌向他們說：「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你們不是說：還有四個月才到收穫期嗎？看，我給你們說：舉起你們的眼，細看田地，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如此，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這正如俗語所說的：撒種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們在你們沒有勞過力的地方去收割；別人勞了力，而你們去收獲他們勞苦的成果。」城裡有許多撒瑪黎雅人信從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證說：「他向我說出了我所作過的一切。」這樣，那些撒瑪黎雅人來到耶穌前，請求他在他們那裡住下；耶穌就在那裡住了兩天。還有更多的人因著他的講論，信從了他。他們向那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為了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並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

「天主，我的心渴慕祢，就像小鹿渴望清泉。我的心靈渴慕天主，生活的天主！」（詠 41:1-2）

這並非一個貧乏單純之人的呼喊，他並非無法以人的智慧、世俗的知識技能、哲學與藝術——那些編織人與自然生命的精微絲線——來滋養自己的靈魂。不；這是一位君王悲切而由衷的呼喊，他擁有地上的財富，心智聰穎，心懷高貴，意志堅強、行事有力。即使以這一切不自由的靈魂在世上所渴慕的事物來滋養靈魂，達味王仍驟然感到，他心靈的乾渴不僅未得緩解，

反而增長到如此地步，以致整個物質宇宙絲毫無法將它熄滅。於是他感到自己在這世上，如同置身一片荒蕪乾涸，無水之地（詠 62:2），遂向天主呼求，視祂為唯一不朽飲料之源——那是一個理性、甦醒的靈魂所渴慕的。「我的心靈渴慕天主，生活的天主！」

無需證明肉身的食糧無法滿足人的靈魂，肉身的飲料也無法解其乾渴。但即使是那貫穿一切受造物、賦予其生命與和諧的生命之神，也不能餵養靈魂，並使之更新。

身體直接接受與其本質相同的食糧。身體出於土，身體的食糧也出於土。正因如此，身體在世上感到安適自在，如同在自己的家裡一樣。但靈魂卻在受苦；它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它感到厭惡並抗議，因為必須間接地獲取食糧，且這食糧與自身的本質並不相同。因此，靈魂在此世感到自己身處異鄉，置身於陌生者之中。

靈魂是不朽的，且其本質歸屬於不朽的世界，此點可由以下事實證明：在此塵世中，它感覺自己如同異鄉中一位不滿的旅人，且世上無一物能完全餵養並更新它。即便靈魂能將整個宇宙如同一杯水般傾注於己，它的乾渴不僅不會減少，反而必定變得更甚。因為那時，它將不再存有任何一絲虛幻的希望，以為在下一座山丘之外，還能偶然發現一處意想不到的水源。

人的靈魂是活著的；是活著且永遠渴慕生命的；唯獨生命——本源的、直接的生命——能解其乾渴。但這樣的生命唯獨在天主內，在生活的天主內才能尋得。「我的心靈渴慕天主，生活的天主！」這不僅是一篇聖詠，更是一個明白的事實，如同沙漠中一頭口渴獅子的乾燥喉嚨在咆哮，其咆哮在綠洲的鳥兒聽來或許像首歌，但對獅子而言卻非歌詠，而是求救的呼號。

「我的心靈渴慕天主，生活的天主！」這並非詩人的言辭，而是一個在荒蕪乾涸之地口渴旅者的心聲；並非歌者編織這些話語，而是一位或許在世界歷史上對人類靈魂最具洞見與領悟者的呼喊。人啊，你若曾以為肉身的飲食也能滋養、更新你的靈魂，你便會發現自己處在家畜與山野獸類所在的層次。你若已超越此層次，並盼望你的靈魂能藉人的智慧與此世之美得到滋養與更新，你便會發現自己停留在尚未完全經驗到、未臻成熟的層次。前一種想法是愚昧的，而此種盼望則是徒然的。因為在這第二層次，你將一個乾渴世界的咆哮與呼號當作歌詠與歡樂，以為能以他人之渴來解自身之渴。你若

已超越這第二層次，並感受到一種無可言喻的乾渴——世上任何水池、甚至宇宙汪洋都無法解其渴——那麼你才真是一位有經歷、有準備的人，一個真實的人。唯有在這無法解渴的靈性乾渴、達味的靈性乾渴的層次上，你才能完整領會今日的福音。

「那時，耶穌到了撒瑪黎雅的一座城，名叫息哈爾，靠近雅各伯給他兒子若瑟的莊田。」猶太與加里肋亞之間的整個地區，因撒瑪黎雅山而得名為撒瑪黎雅。從耶路撒冷往加里肋亞的道路，至今仍經過息哈爾（現稱阿斯加爾），靠近舍根（納布盧斯）。此地有一塊地，是雅各伯從哈摩爾子孫那裡買來的，他在那裡築了一座祭壇，命名為「厄耳—厄羅黑—以色列」（以色列的大能者天主）（創 33:19-20）。雅各伯後來將這塊地留給了他的兒子若瑟，若瑟就安葬於此（蘇 24:32）。通常是一座城賦予鄰近村莊重要性，但此處情況卻相反：若瑟的村莊比息哈爾城更為人知——因此聖史描述這座城靠近那村莊。

「在那裡有『雅各伯泉』。耶穌因行路疲倦，就順便坐在泉傍；那時，大約是第六時辰。」正是因為我們的先祖雅各伯曾與他的牲畜居住在這井附近——甚至是他親自挖掘並建造了它——這口井才以他命名。主從耶路撒冷沿著陡峭荒涼的道路的上行，疲乏了，便坐在這井旁休息。按東方的計算法，第六時辰是正午。因此，在白天最炎熱的時刻，疲乏的主來到了那地方。祂「因行路疲倦」，這旅程是為我們的救恩而行的，正如祂後來在十字架上，傷口流血、痛苦扭曲——同樣是為了我們的救恩。但祂為何不在夜間涼爽時行路呢？對祂而言，夜晚是用於祈禱的。再說，假設祂這次夜間行路，福音書便會少了一件獨特的事件，以及一項極具教導與救恩意義的啟示。祂在白天，徒步行走，攀登陡坡，頂著烈日，又累又渴，因為祂急於利用祂在世上晝夜的每一刻，為我們的益處與救恩。

「有一個撒瑪黎雅婦人來汲水，耶穌向她說：『請給我點水喝！』」特別提到這婦人是撒瑪黎雅人，因為猶太人視撒瑪黎雅人為外邦人。主對她說：「請給我點水喝。」祂又累又渴，由此可見，祂的身體是真實的人體，而非某些異端所教導的表象。正如祂的身體曾為人流出悲傷的淚，在十字架上感受痛苦，同樣，祂也需要飲食。誠然，若祂願意，祂能以祂神聖的大能克服並消除這種需要，甚至在其整個塵世生命中都如此；但那樣，人們又如

何能認出祂是真實的人？祂又如何能「在一切事上……相似祂的弟兄，並稱他們為弟兄」（希 2:17）？若祂自己未曾受苦忍耐，又如何能教導我們受苦忍耐？最後，倘若祂自己未曾承受這一切痛苦，且是承受至極，祂最終的勝利又怎能擁有那在生命苦痛中堅固並照亮我們的光輝？一定會有人問：「祂既能增餅，又能履海如平地，為何在這漫長旅程中，不用一句有力之言——是的，甚至一個念頭——在岩石或沙地中開出一股水泉，以解其渴呢？」這確實是祂能力所及的。梅瑟曾在曠野如此行；教會歷史中許多聖人曾以祂的名如此行；那麼，對祂而言，又豈有不可能之理？祂能，但祂不願。祂從未為自己行過任何一個奇蹟——為自己得食、解渴或蔽體。祂所有的奇蹟皆是為他人而行。祂的生命中，毫無自私的陰影。即使當祂年幼時為逃避黑落德的刀劍而逃亡，也非為自己，而是為人的緣故。祂的時刻尚未到來。然而，當祂完成在人間的工程後，祂並未逃避死亡，反而迎向前去。對世人無盡的愛——與無盡的智慧不可分割——激勵並引導了主耶穌塵世生命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舉止、每一個行動。

「請給我點水喝。」創造者向祂的受造物如此請求。這句話迴響了兩千年；因為祂不僅是對那個撒瑪黎雅婦人說這話，也是對直到時間終結的所有世代之人說的。

「請給我點水喝。」今天，祂對我們每一個人如此說。祂——水的創造者，海洋、江河與泉源的主宰——這樣說，並非因為祂渴求水，而是因為祂渴望我們的善意與愛。我們給予祂時，所給的並非屬我們自己，而是屬於祂的。地上每一杯水都是祂的，因為是祂創造的；而我們給予祂最小弟兄中一個的每一杯井水，祂都已用自己寶貴的血償付了。然而，在祂無與倫比的謙卑中，祂並非以創造者向受造物那樣向婦人求水，而是如同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請求，在此顯明祂的謙卑，並以此方式見證祂那受限、有需求的人性。最後，祂這樣做是為教導我們以愛德服務。人有權向另一人請求；人也有義務服務並以愛德對待他人。

「那時，他的門徒已往城裡買食物去了。」那麼，主不僅疲乏口渴，也飢餓，正如祂的門徒一樣。這進一步證明了祂真實的人性，以及在奇蹟對救恩工程並無普遍助益的情況下，祂明智地克制不施行奇蹟。聖史提及門徒不在場，是為解釋為何主要向婦人要水。因為，若門徒在那裡，他們便會汲

水，也就不會提及這婦人了。無論如何，天主的上智願意創造這個機會來教導我們，使我們看見在需要時，仇敵也會幫助他。並且當我們的民族與鄰近的人民處於敵對時，作為人，我們不敢將這種敵意擴及該民族的每一個人，反而有責任在特定情境中幫助每一個有需要的人，無需考慮他是否屬於我們的民族。

「那撒瑪黎雅婦人就回答說：『你既是個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不相往來。」這個婦人持守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人必須憎恨整個敵對民族，並且要恨其中的每一個人。在善心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中，主指出了猶太人對撒瑪黎雅人的仇恨；而這個事件則清楚顯示了撒瑪黎雅人對猶太人的仇恨。為要拆除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藩籬，必須先拆除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隔閡。這是醫治人類彼此間仇恨這一重大疾病的唯一合理途徑。

「耶穌回答她說：『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賜，並知道向你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你或許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賜給了你活水。』」「天主的恩賜」可從物質與靈性兩方面理解。在物質層面，「天主的恩賜」必須理解為天主出於良善所創造、並賜予人幫助與使用的一切。婦人啊，你若知道這水並非撒瑪黎雅人或猶太人的，而是天主的；並且當天主創造這水時，並未給它貼上「給撒瑪黎雅人」或「給猶太人」的標籤，而是「給人」的，你就會懷著敬畏汲取這水，視之為天主的恩賜，並以更大的敬畏將它給口渴的人喝——因為他也是天主的受造物。因為整個世界是天主賜予人的禮物，而人是天主賜予世界的禮物。在靈性層面，「天主的恩賜」正是主基督自己。天主將這整個可見的世界賜予人，同時在祂的愛中，也將自己賜下。婦人啊，你若知道天主賜給了猶太人、撒瑪黎雅人以及所有其他民族何等珍貴的恩賜（無一例外），你的靈魂必會戰慄，必會喜極而泣，在這奇蹟前無言以對，也絕不敢再念及猶太人與撒瑪黎雅人之間的相互仇視與怨恨。

此外，倘若與你談話的這位的一切內在奧秘都向你啟示出來——你憑外在的身體樣貌將祂視為普通人，又從衣著言談將祂看作猶太人——「你或許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賜給了你活水。」主以「活水」意指聖神充滿恩寵與生命的大能，這是祂應許給信友的。「『凡信從我的……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說這話，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將要領受的聖神」（若 7:38-

39）。婦人對此一無所解，反而回答說：

「那婦人問說：『先生，你連汲水器也沒有，而井又深，你從那裡得那活水呢？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嗎？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他和他的子孫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過這井裡的水。』」你沒有僕人；你沒有器具——而且井又深；你如何汲取活水呢？披著人性血肉外衣的主，在這婦人眼中看來只是一個平凡、無助的人。「活水」，無論當時或現在，都是指泉水，相對於收集在井和蓄水池中的雨水。

然而，井中之水若是由泉源補給，亦可稱為「活水」。這水源位於井底，水從那裡流入、注滿井中。起初，婦人想到的是井底有水流入之處。但隨即，另一個念頭浮現，促使她發問：「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嗎？」這意思是說：除了這泉源，你還能創造另一處水源嗎？我們的先祖雅各伯並未創造這口井，只是建造並圍起了它。你若能創造一處泉源、流動的水，那才稱得上是徹頭徹尾的「活水」，那麼你才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更大。難道你比他更大嗎？雅各伯的這口井如此豐沛，不僅他喝過，他的子孫、他的牲畜，我們所有住在這一帶的人，以及所有旅客與訪客，許多世紀以來都飲用此水。而這井中的水從未乾涸。你能做比這更偉大的事嗎？

在這撒瑪黎雅婦人的話中，一方面流露出對其先祖雅各伯的自豪；另一方面，則對主耶穌表現出不止是懷疑，甚至是嘲諷。這並非像在復活雅依洛的女兒時那般粗魯公開的嘲諷——那時「他們都譏笑祂」（瑪 9:24）——但依然是一種間接而巧妙隱藏的嘲諷。然而，那位決意要將人從罪惡泥沼中拉拔出來的主，已預備好承受來自惡魔與人的嘲諷。祂並未因這帶刺的嘲諷而責備婦人，而是繼續進行拯救她靈魂的工作。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主並未以婦人所期待的方式回答她的問題。祂不願談論自己比雅各伯大多少。祂看見了祂與婦人之間誤解的根源——這是婦人所未能看見的。這誤解來自於：祂所談的是靈性、賦予生命的水，而這婦人，只被教導以感官的、屬世的理智思考，心中所想的卻是她看得見的水——天主所定、為短暫解身體之渴的水。主所談的活水，是一種賦予生命的天主恩寵，能滋養、更新靈魂，並在此世就導向永生。這賦予生命的恩寵，當它進入人內並使人堪當之時，

便會在他內開啟一股永不枯竭的生命、喜樂與力量的泉源。

「婦人說：『先生，請給我這水罷！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來這裡汲水。』」婦人仍然困於自己的理解中，仍在想著屬地的泉水。至多，她可能將基督視為某種能用巫術行奇蹟的術士。為要打破婦人這種屬人的思維，主突然將話題轉向一個完全不同的主題。

「耶穌向她說：『去，叫你的丈夫，再回這裡來。』那婦人回答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我沒有丈夫，正對；因為你曾有過五個丈夫，而你現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說的這話真對。』」祂說這話，是為教導婦人以靈性、不要以肉性來思考；主認為，與其在婦人面前行某件奇蹟，不如顯示自己為先見者與先知是明智的——這將與行奇蹟產生同樣重大的效果。「去，叫你的丈夫。」主知道她沒有丈夫，但願意聽她的回答，準備藉由祂的全知與洞見給她一個意想不到的震動。

「你有過五個丈夫。」——這話已足夠讓婦人驚訝了，但當她聽見自己一樁想要隱藏的罪過秘密：「而你現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這話必如晴天霹靂般擊中她。然而，基督信徒的靈魂啊，不要責備這撒瑪黎雅婦人；不要責備她，反而要問問自己：「誰是我的丈夫？」難道你不也已有了五個丈夫嗎？而你現在的伴侶，難道不也並非你合法的丈夫嗎？靈魂是一座聖殿，聖殿的首領是主基督；換言之，基督徒靈魂的配偶正是主自己。如果你只固守於這感官世界，透過你的五感與之結合、為伴，那麼，靈魂啊，你確實正處於與那撒瑪黎雅婦人相同的罪過與不堪的境地。如果你已對自己的感官、對感官的享樂感到失望，你實際上已拒絕了你的感官，並與之離異。那麼，它們就如同五個死去的丈夫，而你卻去與你的第六個伴侶同居——他並非你合法的丈夫，只是你感官理解（那前五者的總和）的繼承者。這便是你的感官在你內所積聚的一切虛妄與污穢，堆積如垃圾山一般。

主與撒瑪黎雅婦人的對話，是忠信的天主與無信的靈魂之間的對話。這段對話對你有其意義。這是天上的新郎與祂的新娘——人的靈魂——之間的對話。難道你看不出，主與撒瑪黎雅婦人談論她的丈夫，正是為了此目的嗎？祂本可以與婦人進行另一場對話，並以其他方式向她顯示自己為先見者與先知。祂本可揭示她其他的秘密，或她在息哈爾的父母、鄰居的某些秘密，知曉這些同樣會使婦人驚奇震撼。但祂特意與婦人進行了這場關於她丈

夫的對話，基督信徒的靈魂啊，因為它有話要對你說；要對你，並對天主從起初所造，直到時間終了將要創造的一切靈魂說。靈魂啊，關於你配偶的問題，對你而言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關鍵也最決定命運。你是誰的配偶，你就是那人的妻子。如果你的配偶是世界，你將與世界一同毀滅。如果你的配偶是罪，你將與罪同死。如果你的配偶是魔鬼，你將與他共度永恆。在這些情況下，你將晝夜飲用一種令你越發乾渴的水。唯有當你承認主基督為你合法的丈夫，並以信德與愛德與祂結合，你才會飲用活水，使你永不乾渴，並藉此進入天國與永生。

「婦人向他說：『先生，我看你是個先知。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們卻說：應該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回答說：『女人，你相信我罷！到了時候，你們將不在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因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主刻意要觸動撒瑪黎雅婦人靈魂中的靈性心弦。藉由觸及她的過往，祂達成了此目的。在這婦人內，原本僅有感官的、屬世的理智在活動，如今她那至今仍被感官理智的麻醉所抑制的靈性理智，卻驟然開始甦醒。於是，她首先承認基督是先知。作為開端，這已足夠。緊接著，她對靈性事物的興趣開始迅速增長。她向主提出一個在當時極具時代性的問題。關於應在何處朝拜天主的爭論，在撒瑪黎雅人與猶太人之間持續不斷。究竟哪裡更取悅於天主：是人在撒瑪黎雅的山上朝拜祂，還是在耶路撒冷朝拜祂？誰才是真正的朝拜者、真正的祈禱者：是在這裡俯身祈禱的人，還是在那裡俯身祈禱的人？「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婦人並非說「我們」，而是「我們的祖先」，以此賦予這座山更大的重要性，並為她同時代的撒瑪黎雅人提供更充分的理據。彷彿她想說：並非我們選擇這座山作為朝拜天主之地，而是我們的祖先選擇的，而他們比我們更偉大、更親近天主。此刻，如同先前，主並未以「是」或「不是」來回答婦人的問題。祂繼續喚醒並激發她的靈魂。「女人，你相信我罷……」相信我，而非那些對你談論應在此山或耶路撒冷朝拜的人。婦人啊，時候將到，那時人將不在此山，亦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主特意使用「父」這個詞，而非「天主」或「眾神」（撒瑪黎雅人同時朝拜天主與眾神），是為了讓婦人知道，隨著對天主為父的這新認識，也將有一種新的朝拜。對父的朝拜將不再依賴於特定的地點，因此猶

太人與撒瑪黎雅人的排他性都將被廢除。主藉此預言了一件事：藉祂降臨人世，這事即將實現。

儘管主賦予這兩種排他性同等份量，並預言它們的終結，但在對天主的認識上，祂確實賦予了猶太人相對於撒瑪黎雅人的某種優越性。「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主意識到婦人視祂為猶太人，因此祂以猶太人的身份發言。你們撒瑪黎雅人不知自己所朝拜的是誰，因為你們朝拜許多神祇與偶像：你們承認亞巴郎和雅各伯的天主的天主性，卻同時向無數亞述與巴比倫的偶像獻祭。猶太人至少知道只有一位天主，儘管他們如同你們一樣，以鐵石的心腸、昏暗的理智與僵死的習俗來事奉祂。然而，「救恩是出自猶太人」：意即，默西亞將誕生於猶太人中，藉著祂，世界的救恩將要來臨。這正是對先祖的應許，由先知們所預言，並由天主的上智所預備——事情也就如此成就了。

「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撒瑪黎雅人對天主的朝拜是虛假的，因為他們不知自己所朝拜的是誰。然而，耶路撒冷的朝拜也只是真正朝拜天主的影子，是「未來美物的影子」（希 10:1）。虛假與影象都將迅速消逝，將取代它們的是真正的朝拜天主。新的一天的太陽已經誕生，這新的一天正愈發清晰地破曉，驅散黑暗與影象。許多時光流逝，卻仍只是它的黎明。當新的一天的光明遍及各地時，人將認識天主為父，並將如兒子而非奴隸般朝拜祂：他們不會以空洞的言詞與死寂的祭獻，而是「以心神以真理」，以靈魂與身體、信德與行為、智慧與愛去朝拜。完全的人將朝拜完全的天主。由靈魂與身體組成的人，將把二者都奉獻於天主，並以二者事奉祂。真正的朝拜者將俯身，不是向受造物，而是向造物主；不向偽裝為神祇的邪惡魔鬼，而是向光明與真理的全慈之父。這樣的朝拜者尋求天上的父。天主是神，而非身體、雕像、空洞的言詞、某處或另一處地方。因此，朝拜祂的人必須「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祂。人與周圍必死的世界交往時，是以自己的必死性呈現在必死者面前；但與不朽的天主交往時，人必須以自己內在不朽的部分來到不朽者面前。正如宗徒所言：「我所求的不是你們的東西，而是你們自己。」（格後 12:14）

舊世界以法律的形式主義事奉天主，將公山羊和公綿羊帶到天主前作為祭獻，並慶祝安息日，奴性地執行規定的洗滌與潔淨禮，卻忘記了慈悲與愛。它誦讀著：「天主，我的祭獻，就是痛悔的精神；祢不輕視痛悔和謙卑的赤心。」（詠 50:17），卻既不理解，也不踐行。從今以後，它將「以心神以真理」事奉天主，因為主自己已降臨人間，為此種事奉與此種朝拜樹立榜樣。人們以鐵石的心腸和昏暗的靈魂帶給祂的、所獻上的公山羊和公綿羊的腥臭，令祂厭惡。曾有一段時期，當這樣的祭獻是由諾厄、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和梅瑟獻上時，這並非腥臭，而是馨香。然而，這馨香並非來自牲畜的血肉，而是來自祂忠實僕人們那敬畏天主的靈魂與愛主的心。

後來，當那些獻牲畜之祭者的靈魂萎縮、心腸硬化時，便再無任何事物能向天主散發馨香，因為天主尋求的並非血與肉的氣味，而是人的靈魂與心靈的芬芳。於是，祭壇上的一切馨香，無論是撒瑪黎雅還是耶路撒冷的祭壇，都在上主面前轉為腥臭。在死亡與腥臭當道的世界糞堆上，生活的主前來播撒心神與真理之花，為摧毀死亡、驅散腥臭，使新世界能如新娘般純潔妝飾，侍立在天主面前。

「婦人說：『我知道默西亞——意即基督——要來，他一來了，必會告訴我們一切。』耶穌向她說：『同你談話的我就是。』正在這時，他的門徒回來了，他們就驚奇他同一個婦人談話；但是沒有人問：『你要什麼？』或：『你同她談論什麼？』於是那婦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裡去了。」這是何等奇特的戲劇！何等奇特的場景與事件順序！主獨自佇立於中心，靜止如永恆。因主耶穌靈性的話語而被喚起，這婦人驀然想起了那位應許的默西亞——撒瑪黎雅人如同猶太人一般所期待的那位。「他一來了，必會告訴我們一切。」那婦人說道。對她而言，如同對所有人一樣，默西亞的觀念是遙遠的，甚至比地平線上的一縷薄霧更為遙遠。令她驚愕的是，主啟示自己正是所期待的默西亞——「同你談話的我就是。」因這奇蹟而啞口無言的婦人，沒有回答祂。隨後，宗徒們從城裡回來，驚訝於他們的導師竟與這婦人——一個不信者，一個撒瑪黎雅人——交談。而他們也因驚奇而說不出話來。

婦人不知該再問什麼、再說什麼，便留下她的水罐，匆忙返回城中，去傳揚她所發現的事。一個寂靜的場景，比所有人類言語都更具表現力！然

而，婦人疾速前行，回到城裡，向全城的人述說雅各伯井旁那位奇人。「這人不就是默西亞嗎？」她不敢斷言：「這人就是默西亞」，即便她已體驗了祂罕有的靈性智慧，卻仍心存猶豫地問道：「這人不就是默西亞嗎？」彷彿她想說：我是個外邦婦人，無法對此確信；但你們是男人，比我更理性、更謹慎。那麼，你們「來看吧！」這婦人以其罕見的機敏與謙遜，吸引了息哈爾全城居民的注意，「眾人從城裡出來，往祂那裡去」。

就在那時，導師與祂的門徒之間開始了一場對話。「門徒請求耶穌說：『辣彼，吃罷！』」因為他們已在城裡買了食物，帶來給祂吃。祂無疑餓了；但祂沒有取食進餐，反而繼續祂降世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不顧身體的飢餓。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祂不願讓它溜走。祂不會為一碗紅豆湯出賣靈魂的需要。於是祂回答門徒說：

「『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門徒便彼此問說：『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吃的嗎？』」主談論的是靈性的食糧，而門徒們想的卻是身體的滋養。這幾乎重現了稍早與婦人對話的場景——那時祂談論靈性的水，而婦人想的是井水。此刻，祂談論靈性的食物，而門徒們思考的卻是肉身的營養。

「耶穌向他們說：『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父的旨意就是子的旨意，因為父與子在本質上同為一體。那麼，主為何談論父的旨意，而非自己的旨意？為何談論父的工程，而非自己的工程？談論父的旨意或祂自己的旨意，父的工程或祂自己的工程，豈非同一件事？這豈非同一個旨意？又豈非同一個工程？確實如此。但祂指明自己所遵循的旨意是父的，必須完成的工程是父的——這是為了我們的緣故，為教導我們這些悖逆驕傲之人學習順服與謙卑。然而請看，父的旨意對祂是何等甘飴：祂不視承行父的旨意為責任，而視之為食糧！我的食物就是承行父的旨意。這是何等神聖的榜樣，對我們眾人又是何等溫柔的責備——我們每日談論自己的責任，彷彿那是重擔！的確，注視主及其在人間甘願履行那壓垮人的重責，我們有充分理由說：除非一個人視其對天主的責任如日常飲食般甘怡，否則世上無人能盡其對天主的責任。主耶穌此言——祂是在承行父的旨意而非自己的旨意——正如祂在另一處所說：「我從天降下，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而是為執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若 6:38）——並非意味子遜於

父，而是彰顯了子對父極深的愛。

同一位聖史也說，父總是俯聽子：「我本來知道你常常俯聽我」（若 11:42）。於是，父的完美順服回應子的完美順服，而聖神的完美順服則回應父與子的完美順服。完美的順服唯有在與完美的愛結合中起作用。因此，承行父的旨意是子的真實食糧；承行子的旨意是父的真實食糧；而承行父與子的旨意，則是聖神的真實食糧。

主繼續說道：「你們不是說：還有四個月才到收穫期嗎？看，我給你們說：舉起你們的眼，細看田地，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就在不久之前，祂還在對他們談論靈性的食糧，此刻則談論靈性的收割。靈性收割的臨近，正如世上莊稼的臨近收割一樣明顯。當穀穗轉黃或變白時，人人都知道收割在即。當人們成群結隊地接近基督時，靈性的莊稼已然成熟，這難道不明顯嗎？撒瑪黎雅人從那婦人口中聽聞基督後，非但沒說她瘋了，反而全都立即放下工作，成群結隊地出去見祂。「舉起你們的眼，細看」，看這群匆匆奔向我們的人！這是天主的田地。這是已成熟的莊稼，正等待收割者。的確，「莊稼固多，工人卻少」（路 10:2）。你們就是這些工人，你們是天主田地裡的收割者。面對如此美妙豐碩的收成，你們為何還向我獻上肉體的、易朽的食糧？一個好家主，當他因眼前這般收成的景象而心靈飽飫，當他欣喜萬分、感恩天主，並趕忙在風暴可能摧毀莊稼之前盡快收割、收入倉中時，他豈會顧及午餐或晚餐？因此，不要過於掛慮你們自己或我肉身的食糧，而要趕快去收割，以免失去賞報，因為：

「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如此，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這正如俗語所說的：撒種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們在你們沒有勞過力的地方去收割；別人勞了力，而你們去收獲他們勞苦的成果。」

在天主廣闊的田地裡，同樣的勞工並未在撒種與收割上皆得成就，因為人生歲月短暫。有些人撒種，卻未及存活見到他們勞苦的果實；當撒下的種子已生長成熟、轉黃待收時，另一些人方才誕生；於是這些後來者成了收割者，收穫他們未曾播種的成熟莊稼。天主的田地從地上生命肇始即被播種，播種者是我們的先祖、天主的人、先知與義人——尤其是眾先知。他們撒了種，卻未見這種子生長成熟。他們都憑信德而活，「都懷著信德死了」，在

有生之年未見所應許的果實，卻以他們的靈性眼目「由遠處觀望見」（希 11:13）。主耶穌曾對祂的門徒說：「有許多先知和義人，想看你們所看見的，而沒有看到」（瑪 13:17）。播種者未曾看見收割者所見的：那果實與收成。但二者都將為他們的勞苦獲得報酬，因為二者同是天主田地上的勞工，因此「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主以此方式讚揚了舊約先知與義人的勞苦，同時也鼓勵宗徒們的收割工作，祂彷彿想說：他們付出的勞苦比你們更大，因為確實，作撒種者卻不見田間果實，比作成熟莊稼的收割者更為艱難。你們進入了他們的勞苦。他們如同僱工和僕役般勞作、死去，未見田主在他們中間；但你們有田主在你們中間，並且是作為兒子，而非作為僱工或僕役勞作。事實上，田主自己也在勞作，而你們是祂的同工。因此，你們當歡欣喜樂，趕快去收割那已成熟的莊稼。

「城裡有許多撒瑪黎雅人信從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證說：『他向我說出了我所作過的一切。』」看，這莊稼何等成熟！看，這收穫何等豐碩！乾旱的土地迅速吸收了水分。許多撒瑪黎雅人甚至在見到基督之前，僅憑這婦人的話就信了祂。她沒有行奇蹟；她不是宗徒。相反，她是一個罪婦，但即便如此，她的話卻在這些外邦人中帶來了豐碩的收穫。這對猶太人——天主的選民——是何等的羞愧與難堪！他們親耳聽聞了從祂口中發出的一切威能之言，卻仍舊聾盲、不悔改、心硬如石！這位撒瑪黎雅婦人，沒有將她從主那裡聽聞的喜訊據為己有，而是趕快去告訴他人，她配受一切讚譽。她就像那個找到遺失銀幣的婦人，找到後便召集鄰人，說：「你們與我同樂罷！因為我失去的那個『達瑪』又找到了。」（路 15:9）

「這樣，那些撒瑪黎雅人來到耶穌前，請求他在他們那裡住下；耶穌就在那裡住了兩天。還有更多的人因著他的講論，信從了他。」納匝肋人曾因祂的話而想將祂推下山崖（路 4:29）；加達辣人曾求祂離開他們，往別處去（路 8:37）；然而這些撒瑪黎雅人卻請求祂在他們那裡住下。主應允了他們的懇求，在他們那裡停留了兩天。收穫實在豐碩，因為除了那些因婦人的話而信從祂的人之外，還有更多的人因祂至潔唇舌所發出的話而信從了。

「他們向那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為了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並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主在這兩日中對那些靈性飢渴的群眾說了什麼，並未記錄，因此我們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祂的話正是

「活水」，人一旦飲用，便永不再渴。這一點，首先可見於信從主的人數眾多，其次可見於他們對祂正確的信德宣認：「這人確實是基督——世界的救主。」

撒瑪黎雅人信仰的眾多神祇中，確實包含對以色列天主的某種信仰。他們持守此信仰，並非因認識祂，而是出於對以色列（雅各伯）的尊重——他曾一度居住在他們中間。撒瑪黎雅婦人提及「我們的祖先雅各伯」。無疑，撒瑪黎雅人曾聽過與雅各伯之名相關的預言：將有一顆星出於雅各伯（戶 24:17）。昔日，摩阿布王巴拉克與以色列人作戰時，曾召來術士巴郎，命其預言戰勝以色列，以鼓舞軍心。巴拉克許諾厚酬，巴郎便來到巴拉克營中。然而，當他試圖施行占卜法術、按君王心意預言時，天主的神突然降臨於他，使他開始預言的並非巴拉克所願，而是天主所願：「雅各伯，你的帳幕何其壯觀！以色列，你的居所何其美好！」巴拉克聞此，便斥責巴郎，但巴郎並不畏懼，繼續道：「貝敖爾的兒子巴郎的神諭，明眼男子的神諭：我看見他，卻不是在現在；我望見他，卻不是在近處：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由以色列將興起一權杖。」（戶 24）看，巴郎從遠處所望見的那一位，如今顯現了。那顆出於雅各伯的星，光芒勝過太陽，美過最甘甜的夢境。撒瑪黎雅人看見了，就歡欣喜樂。他們看見了，就信從了。他們暢飲活水，獲得永生。

然而，救主基督不僅將活水賜予撒瑪黎雅人與猶太人。祂曾賜予，並且今日仍在賜予每一位在今生荒漠中，意識到自身靈性乾渴的人。有一次，主站在耶路撒冷，高聲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若 7:37）。你可聽見經上說：祂是高聲呼喊嗎？善牧並非低語；祂大聲呼喚，召喚祂的羊群到水泉邊。祂出於對世人的愛，站在這世界灼熱的荒漠中，向所有被乾渴耗盡的旅人呼喊。那些聽見祂聲音、並懷著信德親近祂的人，是有福的。祂不會盤問他們說什麼語言、屬於哪個民族、年紀幾何、財富多少，而必賜給他們「活水」——為堅固他們、使他們煥然一新、得到更新、重生、甦醒，使他們成為天主的義子，領他們出離此世的烈火窰，進入樂園。神聖的飲品，祢何其奇妙！甘飴的救主，祢是清涼提神的泉源，何其清澈、豐沛、賦予生命！聖神、護慰者，求祢將所有心靈渴慕永生、並在乾渴中呼喊「我的靈魂渴慕天主，生活的天主！」的人，吸引到主耶穌跟前。主耶穌，願光榮與讚

頌歸於祢，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復活節後第五主日

治癒胎瞽者的奇蹟

若 9:1-38

耶穌前行時，看見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他的門徒就問他說：「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耶穌答覆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趁著白天，我們應做派遣我來者的工作；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當我在世界上的時候，我是世界的光。」耶穌說了這話以後，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到史羅亞水池裡洗洗罷！」——史羅亞解說「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來就看見了。於是，鄰居和那些素來曾見他討飯的人，就說：「這不是那曾坐著討飯的人麼？」有的說：「就是這人」，有的說：「不，是另一個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卻說：「就是我。」他們問他說：「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樣開的呢？」他答覆說：「名叫耶穌的那個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給我說：你往史羅亞去洗洗罷；我去了，洗了，就看見了。」他們又問他說：「那個人在那裡？」他說：「我不知道。」他們便將先前瞎眼的人，領到法利塞人那裡。耶穌和泥開他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於是，法利塞人又詰問他怎樣看見了。那人就向他們說：「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見了。」法利塞人中有的說：「這人不是從天主來的，因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卻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他們中間便發生了紛爭。於是，他們又問瞎子說：「對於那開了你眼睛的人，你說什麼呢？」瞎子說：「他是一位先知。」可是，猶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而後看見了，等到叫了復明者的父母來，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麼？你們說他生來就瞎麼？怎麼他現在

竟看見了呢？」他的父母答覆說：「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兒子，也生來就瞎。如今他究竟怎麼看見了，我們卻不知道；或者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問他罷！他已經成年，會說自己的事了。」他的父母因為害怕猶太人，才這樣說，因為猶太人早已議定：誰若承認耶穌是默西亞，就必被逐出會堂。為此，他的父母說：他已經成年，你們問他罷！於是法利塞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過來，向他說：「歸光榮於天主罷！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那人回答說：「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是個瞎子，現在我卻看見了。」他們又問他說：「他給你作了什麼？怎樣開了你的眼睛？」他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了你們，你們不聽；為什麼又願意聽呢？莫非你們也願意做他的門徒麼？」他們辱罵他說：「你去做他的門徒好了！我們是梅瑟的門徒。我們知道：天主曾給梅瑟說過話；至於這人，我們不知道他是從那裡來的。」那人回答說：「這真奇怪！你們不知道他是從那裡來的，他卻開了我的眼睛。我們都曉得天主不俯聽罪人，只俯聽那恭敬天主，並承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來從未聽說：有人開了生來就是瞎子的眼睛。這人若不是由天主來的，他什麼也不能作。」他們卻向他說：「你整個生於罪惡中，竟來教訓我們？」便把他趕出去了。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了，後來遇見了他，就給他說：「你信天主子麼？」那人便回答說：「主，是誰，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穌對他說：「你已看見他了，和你講話的就是！」他遂說道：「主，我信。」遂俯伏朝拜了耶穌。

我們的天主何其偉大，祂行了奇事；祂的奇事無窮無盡！（參閱詠76:13,14）。沒有眼睛能看盡這一切奇事，沒有口舌能數算，也沒有心智能領悟。

雙目曾看見過，卻已闔上長眠。口舌曾數算過，卻已緘默無聲。心神曾思想過，卻已歸於忘川。若不認識行奇事者，有誰能明瞭奇事？有誰能看見行奇事者而仍存活？

據那些研究此類事物的人告訴我們，世上一切的火都源自太陽，並且仍

在持續從太陽而來。為何太陽本身不親自降到地上，反而將自己部分地化身於泥土、部分於流水、部分於空氣、部分於木柴煤炭、部分於動物之中？為何在它每一次局部的化身裡，太陽都將自己隱藏在厚重而寒冷的帷幕之下？為何它不全然降臨大地，以血肉之軀為衣、受血肉之軀所限，去行那些憑其火焰與光明所能成就之事？因為，倘若它過於接近大地，大地將熔化如蒸汽消散，歸於虛無。

血肉之人，有誰能靠近太陽而仍存活？而太陽僅是天主的受造物；在天主的光明前，它如同黑暗。那麼，誰能凝視那行奇事的天主而仍存活？

難道你們還不明白，為何主耶穌必須以血肉之軀厚重而黑暗的覆蓋，來隱藏祂天主性耀目的光輝？因為世人之中，有誰能在祂面前存活？

不僅如此：倘若祂在顯露天主性時不加約束，世人之中還有誰能憑自己的意願得救，而非全然憑祂天主性的大能？事實上，若說對主耶穌而言有什麼是艱難的，那無疑是克制並緩和祂天主性的顯露，遠比全然彰顯更為困難。

恰恰因為祂在顯露天主性大能時，展現了至高的智慧與節制，祂在世的生活才實現了天主與人完美無瑕的和諧。

我的弟兄們，基督作為人，其奧妙並不亞於作為天主的基督。二者皆是奇蹟，且同是奇蹟中的奇蹟。然而，這並非巫術、占卜或戲法所行的奇事；這是天主上智、天主大能及天主對人類之愛的奇蹟。

主並非為了博取人的讚美而行奇蹟。我們之中，有誰會為了得到瘋癲者、聾啞者與癩病人的稱讚，而走進他們的醫院呢？牧人治癒他的羊群，是為了讓它們咩咩叫著讚美他嗎？主顯行奇蹟，唯獨是為了將祂慈悲的援助給予那些無助的困苦者，並藉此向人表明：天主出於祂的憐憫與慈愛，已降臨人間，將自己顯示給人。

今日的福音記述了天主所行無數奇事中的一件，從中彰顯了基督對受苦者的慈愛，並再次啟示了祂的天主性。

其時，「耶穌前行時，看見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在此之前，經上記載猶太人曾在聖殿內拿起石頭要砸向主，因為祂說了真話。然而，當那些心懷惡意的猶太人只顧謀算如何傷害主時，祂一心所想的，卻是如何造福人。有一個人坐在聖殿前，他生來就是瞎子，正在乞求施捨。這些基督的惡意迫

害者——那些可恥的民眾首領和長老——之中，沒有一人願意為這可憐人著想。即使他們中有人扔幾枚錢幣到他懷裡，也更多是為了在人前炫耀，而非出於對這人的愛與憐憫。早在梅瑟時代，上主論及這些人時就說：「他們實在是乖僻的世代，是些缺乏信德的子民。」（申 32:20）慈悲的主卻在這人身旁停下，準備給予他真正的幫助。

「他的門徒就問他說：『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在此之前，主曾治好羊池邊的癱子，並對他說：「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若 5:14）由此可見，那患病多年的人，是因自身的罪過招致了苦難。但這生來瞎眼者的情況並不明朗，因此門徒求問啟示：「誰犯了罪？」兒女常因父母的罪過而受苦，這從起初便是清楚的。天主有時因父母的罪而容許苦難臨於兒女，聖經亦清楚載明（列上 11:12；21:29）。唯有那些習慣將人視為彼此完全割裂的獨立個體者，才會覺得這似乎不公。但凡將人類視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人，便不會認為這不公或違背常理。一個有罪的肢體患病，其他未犯罪的肢體也會受苦。要解釋生來瞎眼者如何及何時可能犯罪，並界定其眼瞎的成因，則困難得多。作為單純的人，門徒提出了這第二種可能性，未作長久深思，也未考慮可能存在第三種解釋。在他們看來，此案例中最可能是瞎眼者的父母犯了罪。但想起基督對癱子所說「不要再犯罪」的話，他們將兩件事作了某種聯繫，彷彿在說：我們當時從祢的話中清楚明白，是受苦者自己招致了苦難；但這適用於眼前的情況嗎？是這瞎眼者自己犯了罪，還是——若非他自己——是他的父母呢？倘若主在那時反問門徒：「你們認為，他如何可能因犯罪而導致生來瞎眼呢？」門徒必會陷入窘境，或許最終只能訴諸全人類因亞當之罪所共有的原罪，正如聖詠作者所言：「看，我在不法中被孕育，我母親在罪惡中懷了我。」（詠 50:5）

門徒提到某些經師和法利塞人的想法——那種並非源自他們自身、而是從遠東接受而來的觀念——的可能性極低。這種觀念認為，人的靈魂在出生前已存在於其他身體中，並且在前世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今生應受的賞報或懲罰。因為這是一種哲學臆說，對於那些純樸正直的加里肋亞漁夫而言，並不容易知曉。

這位最有智慧的導師回答門徒的提問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

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也就是說，如金口聖若望所言：「並非因為他或他父母的罪，構成他眼瞎的原因」。關於約伯，經上並未說他或他的父母犯了罪，但他卻被可怕的疾病侵襲，以致他被迫呼喊：「我的肉體以蟲與土塊為衣……我的皮膚破裂流膿。」（約 7:5）由此可見，除了父母與自身的罪過之外，人世間的苦難必定另有其因。對這生來瞎眼者而言，其苦難的成因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那些身上彰顯天主作為、感知這些作為、並用之為靈魂得救的人，是有福的。那因天主的仁慈而變得富足與顯赫，並以感恩之心體認此恩的窮人，是有福的。那獲天主恢復健康的絕望病患，將心靈舉揚於天主，視祂為意想不到的、唯一的恩主，是有福的。天主的作為每日何等清楚地顯現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那些藉這些作為，天主為他們開啟靈性眼目以得見天主神視的人，是何等喜樂！而那些雙手滿握天主恩賜卻轉身背離祂、盲目追隨自身黑暗虛榮之途的人，是有禍的。天主的作為每日彰顯於我們眾人，因為天主在我們塵世生活的每一日都與我們同在。這些天主在我們身上的作為，是為我們每個人個別的得救。但天主在這生來瞎眼者身上的作為，卻是為許多人的得救。藉這些作為，確實啟示了天主已真真實實降臨人間。藉這些作為，顯明了人間心靈的瞎子遠比肉眼的瞎子更多。它們更進一步表明，一個智慧之人，如何將天主賜予的肉體恩賜，用以以真實的信德來豐富自己的靈魂。預見治癒生來瞎眼者將結出的這一切果實，主滿懷喜悅地對門徒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彷彿是說：暫且放下誰犯罪的問題——是他還是他人。此刻這並不重要。即使他和他的父母犯了罪，我此時也能寬赦他們，將他們的罪歸於我身，並宣告他們已得赦免。與那將要彰顯之事相比，這一切都成了次要。而天主的作為——不止一件，乃是許多——將要在他身上彰顯，並將載入福音，為許多人的得救。誠然，這生來瞎眼者多年受苦將獲百倍賞報。的確，那些為天主之故而受苦的人，即便僅一日，其賞報也永存不滅。一位聰慧的福音註釋者尼基佛祿，論及這生來瞎眼者時說：「一個生來瞎眼、對視覺意義毫無概念的人，他所感受的悲傷，與那曾一度得見光明後又失明的人相比，是無可比擬地微小。他原是瞎子，後來卻因這微小、幾乎無感的悲傷而獲得了賞報。因為他獲得了雙重的視力：肉身的視力，藉以看見周遭世界；以及靈性的視力，藉

以認出世界的創造主。」

「趁著白天，我們應做派遣我來者的工作；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主如此對門徒說。藉著這些話語，祂向他們解釋了他將對瞎子所行奇蹟的動機。「這是天主的工程，而非人的，」祂意在言明，「天主的工程是創造性且奇妙的。」祂出於對父的謙卑與愛說：「那派遣我者行這樣的工程，因此對我——祂的獨生子——而言，亦當只行這樣的工程。使用暴力是人的作為，而非我的。人受嫉妒與報復驅使，而我受慈悲與真理驅動。人或許會拿起石頭攻擊我，但我將繼續將生命之糧賜予人。」但這要持續多久？趁著白天：亦即，趁生命尚存之時。黑夜來到：即死亡來到，那時就沒有人能工作。這是普遍的說法，並不適用於主，因為祂在死亡中亦行了工程——下降陰府，摧毀它並釋放我們正義的祖先及中悅天主的人；復活後，祂從不可見的世界持續行奇蹟直到今日，並將持續到時間終結。對祂而言，黑夜決不能阻止祂工作。祂的白天涵蓋所有時間，並漫溢時間邊緣進入永恆。確實，只要仍是祂的白天，祂將永不停歇地工作。因此，人當效法祂的榜樣，在自己的白日尚存時工作：從出生直至死亡。因為黑夜——死亡——將臨於人，那時無人能再隨其願而工作。誠然，聖人去世後仍在活動，通過在世上天主的教會以各種方式工作並協助它；但他們不再依照自己的意願，而是依照天主的意願工作：天主出於對他們的愛（因他們在塵世生活中愛了天主），藉他們實行祂的旨意。無人能在死後，行任何在那個世界對他有用的工程，或在任何程度上改善他在那世界的境遇。無人能在死後從天主獲得任何功績；即使是聖人，也無法獲得比他已有的更多的功績，因為功績唯在此生獲取。靈性的資本，或靈性的破產，是在此世積聚的。因此，救主的這些話——「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不應被理解為對祂死亡時或死後狀態的描述，而是對人類莊嚴而及時的警告。

主親自說：「當我在世界上的時候，我是世界的光。」藉著祂，藉著天主永恆的聖言，萬有得以受造。藉著祂，多目的革魯賓與那盲目而有死的塵土（一切受造物由此成形）都獲得了視覺。祂給予太陽光明；祂賜予一切能見者視力。然而，除了肉身的視力，祂更賜予人內在的視力——理解的明悟。藉祂的光，太陽照耀；藉祂的視力，眼睛觀看；藉祂的視力，人的心智得以洞見。祂是整個世界真正的光——從起初直到終結。作為世界的救主，

作為降生成人的天主，祂顯現為世界的新光，為驅散世間積聚的黑暗，啟迪人昏暗的理智，恢復被罪惡蒙蔽者的視覺；換言之，為在生命與墳墓、地上與天上、肉身與心智中，成為人的光。「當我在世界上時」——祂向當時世上的人如此說，使他們認識祂就是他們所渴望的光，而不致留在黑暗中。「你們趁著還有光的時候，應該行走，免得黑暗籠罩了你們。」（若 12:35）！

那些親眼見過祂，卻不認識祂，反而拒絕祂、仍留在致命黑暗中的人，是有禍的。但祂的這個回答也是為我們說的；我們是祂的同時代人，因為祂永遠生活著。今日，我們印證了祂的話：「當我在世界上時，我是世界的光。」只要祂在一個人的靈魂內，祂就是那人的光。只要祂在一個民族中間，祂就是那民族的光。只要祂在一所學校裡，祂就是那學校的光。只要祂在一間工場中，祂就是那工作與工人的光。任何祂撤離臨在之處，完全的黑暗便籠罩：人的靈魂沒有祂就成了地獄；一個民族沒有祂就成了一群飢餓兇殘的豺狼；一所學校沒有祂就成了愚妄的毒物工廠；一間工場沒有祂就成了怨懟與仇恨的場所。試想沒有祂的醫院和監獄——它們成了絕望的黑暗洞窟！的確，誰若回想自己生命的時日，回想沒有基督的日子與有基督同在的日子，這人自身便是主所說的那些話語的真理的見證：「當我在世界上時，我是世界的光。」

「耶穌說了這話以後，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到史羅亞水池裡洗洗罷！』——史羅亞解說『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來就看見了。主至此對門徒所說的一切，都是在瞎子面前講的，特意為了讓瞎子聽見祂的話，因為主優先考慮的是開啟瞎子靈性的眼睛。開啟靈性的眼睛比開啟肉身的眼睛更困難，也更重要。為了顯示賜予肉身視力較為容易，且並非首要，主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瞎子眼上，彷彿是說：「看，從被輕視的唾沫與塵土，從被輕視的泥，他將獲得肉身的視力而看見。但他將如何獲得靈性的視力呢？多思考靈性之事，勝過思慮肉身之事，因為身體是靈魂的衣服與武器。」主也欲藉此方式，提醒門徒人原是從地上塵土被創造的。其後，祂用泥為瞎子造出眼睛，證明了祂正是那位由塵土塑造了人身軀體的創造主。主還願意向門徒啟示，祂天主性的大能如何不僅從祂的精神流出，通過祂使人復活並使許多

瞎子復明的話語；不僅通過祂置於病患身上使其痊癒的雙手；也不僅通過祂衣裳的縫頭（患血漏的婦人僅僅觸摸，便得痊癒）——甚至通過祂的唾沫也能傳遞。

然而，為何主要差遣瞎子到史羅亞水池去？祂為何不立即恢復他的視力，反而要他雙眼抹著泥，到水邊去清洗？這是福音記載中，唯一一次主在行奇蹟時使用了受造之物。或許主以此舉，意在賦予受造的自然以尊榮。對於人類而言，在自然藥物與礦泉水中尋求病痛的幫助，可能被證明是有益的。但人必須知道，一切自然藥物與一切礦泉水，都是天主大能的僕役。若無天主的這份大能，一切藥物皆為虛無，一切礦泉皆是死水。直到那時，有多少瞎子曾在史羅亞水池中洗滌，卻未得所望的結果？這瞎子自己又曾在那池中徒然洗滌過多少次？是基督的大能治癒了這瞎子，而非史羅亞水池；若無此大能，他本可每日在那池中洗滌，卻仍瞎眼歸家。「史羅亞解說『被派遣的』」，聖史解釋道。這具有療效之水的神秘名稱，豈不正是那位行奇蹟、來自天上的使者與醫者——主基督的象徵嗎？倘若從更廣闊的靈性意義來理解這整個事件，可以說，生來瞎眼的人代表了人類，而史羅亞水池則代表主自己——祂從天被派遣而來，要藉聖神的活水，通過聖洗聖事，恢復那因罪惡而失明的人類的靈性視力。

這瞎子是何等溫順而順從！他不僅允許主用泥抹他的眼睛，而且在如此被對待之後，立即遵從了前往史羅亞水池清洗的命令。主當著這人的面說自己是「世界的光」，乃是回應瞎子內在的心神，為在他心神中孕育信德。此刻，祂教導他順從，差遣他去史羅亞水池，因為信德與順從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信天主的人，必會迅速而甘心地順從天主的旨意。我的弟兄們，如果我們行天主旨意時缺乏順服且滿腹怨言，信德對我們的助益就微乎其微！看看這瞎子：他懷著信德與順從，立即前往史羅亞，「洗了，回來就看見了」！金口聖若望說：「若有人問：『他如何能藉洗去泥土而看見？』他從我們這裡聽不到別的，只會聽到我們不知道這是如何發生的。『連我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奇蹟？』聖史不知道，連那人自己也不知道。」無論如何，為何唯獨在這一情形中受到質疑？若有人為此困擾，讓他同樣去追問基督數以百計、千計的治癒實例。讓整個世界，讓人類歷史的所有時代，都去追問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他們將得不到答案。這是行此奇蹟者的秘密。即使是

保祿宗徒自己——他比這瞎子無比地更有智慧、更有學問——也無法說清，他作為掃祿時是如何失明的，或是當阿納尼雅奉基督之名將手放在他身上時（宗 9:10-18），他如何得以重見光明，並成為保祿。

事實上，就連那生來瞎眼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重見光明的，這從他自己的話中可以看出。當他從史羅亞回來、能看見時，許多人自問這究竟是他，還是另一個長得像他的人。當他說「我就是那人」時，他們就問他他的眼睛怎樣開了。他簡要地描述了整個事件作為回答，卻說不出是如何看見的。「我去洗了，就看見了。」當他們把他帶到法利塞人面前，法利塞人又問他怎樣看見的，他回答他們說：「那人（耶穌）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見了。」這是他所能說的一切，準確而無畏地描述了事情的經過。

基督之光——祂以它光照世界、啟迪人心——唯有當我們將其置於人心的黑暗對比之下觀看時，其真正的光輝才會在我們眼前顯現。而這瞎子被神奇治癒後所發生的事，確確實實展現了人心中最濃厚、最僵固的黑暗；這黑暗在今日的福音中，如同在基督——太陽——的熾烈光芒下的一道深重陰影。這便是法利塞人那盲目心靈與理智的可怕黑暗。法利塞人不僅沒有為聖殿前那個瞎眼的乞丐如今能看見而歡喜，反而感到被冒犯並滿心苦毒。他們的這座聖殿早已淪為安息日的守護者，正如他們的整個信仰已淪為對安息日——如同對女神一般——的崇拜。他們並非懷著同情詢問那瞎子，他如何度過這麼多年的瞎眼生涯，而是惱怒地以一個帶有戒備的問題攻擊他：你怎麼敢在安息日接受視力？而治癒你的那位，又怎麼敢在安息日行這事？他們說，「這人不是從天主來的，因為他不遵守安息日。」那麼，在他們看來，一個人若在安息日沉睡終日，不離開房間以免以腳步、行為或觸碰褻瀆安息日，這人便是「從天主來的」；而那在安息日賜予一個生來瞎眼者視力的，反而不是！依照他們那蒙昧的邏輯，前者守了安息日該守的，而後者沒有！

然而，當他們中間起了爭論時，他們就問那瞎子對耶穌的看法：「瞎子說：『他是一位先知。』」他們問他，很可能不是為了從他口中聽到真理，而是想從他那裡得到對基督的某種定罪——指控祂是安息日的破壞者。但瞎子勇敢地為基督作證，用的正是他自己所理解的、世間最好且最有能力的稱謂。世人中最好、最有能力的便是先知，對此他必定有所耳聞和了解。於是他如此思量，並回答說：「祂是位先知。」

得到如此出乎意料且不中聽的回答後，這些憤怒的猶太人無計可施，只剩下否認奇蹟，並堅稱他們不相信這人曾瞎眼又得見光明這事：「可是，猶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而後看見了。」意思是：他們無法不去相信這樣一樁公開的事件，卻假裝不信，為的是淡化此事的重要性，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限制行奇蹟者基督聲譽的傳播。他們虛偽地假裝不信，這從他們傳喚瞎子的父母來盤問便可看出。但他們這樣做，甚至不是為了澄清情況、獲得實情，而是希望他的父母能以某種方式否認奇蹟，或使其受到懷疑，或減損其重要性。但他的父母顯然因畏懼長老而極為謹慎，證實了這是他們的兒子，且是生來瞎眼的，「如今他究竟怎麼看見了，我們卻不知道；或者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問他罷！他已經成年，會說自己的事了。」這對那些仇恨天主的猶太長老來說，是又一次失望！他們現在還能做什麼呢？如果一個人堅持行走在地下的黑暗中，不願來到陽光之下，那麼除了從一條陰暗的路轉到另一條，他還能做什麼？

從父母那裡也得到了如此出乎意料且不中聽的回答後，這些邪惡的法利塞人如今採取了最極端、最卑劣的手段：摧毀這人的良知。他們再次傳喚那瞎子，並向他提出一個卑劣且不光彩的建議：「歸光榮於天主罷！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意思是：我們已徹底調查此事，發現我們雙方都是對的。你和我們都對。你說你曾瞎眼、後來能看見了，你說的是實話。但我們懷疑這個罪人開了你的眼，也是對的。我們知道他是個罪人，他不可能做到這事。至於這是如何發生的，我們確信只有天主才能做到。所以，「歸光榮於天主罷」，並棄絕這個罪人，不要再與他有任何瓜葛。

這些昏聵的猶太人！在他們的盲目中，他們竟看不見，在否認基督的同時，他們事實上承認了祂是天主。「歸光榮於天主罷！」——因為只有天主才能做到這事。但主耶穌做了這事——這就是說主耶穌是天主！「願惡人落在自己的羅網中……」（詠 140:11）。

那瞎子給了偽善的法利塞人一個極其智慧的回答：「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是個瞎子，現在我卻看見了。」他想說的是：我是個單純、未受教導的人，而你們是博學的，擅長爭論有罪與無罪。你們用安息日來評判我的醫治者，而我用奇蹟來判斷。祂是否有罪，按照你們的安息日尺度，祂有罪到何種程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祂在我身上行了

一個奇蹟，這對我而言，其意義如同世界的創造。在祂開啟我的眼睛之前，這世界對我而言，彷彿並不存在。

走盡了所有幽暗的地下路徑後，法利塞人無處可去，只能站在原地問那瞎子：「他給你作了什麼？怎樣開了你的眼睛？」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同樣帶著狡猾的詭計，希望從這人口中聽到一些新的東西，可以用來淡化奇蹟或指控基督。但這個在判斷上單純而誠實的人，最終對這些民眾長老卑鄙的操弄感到厭惡——在此之前，他對他們必定懷有某種敬意，因為對他們了解不深。因此，他簡短地回答他們：「我已經告訴了你們，你們不聽；為什麼又願意聽呢？莫非你們也願意做他的門徒麼？」他不可能給出比這更直率而恰當的回答了。聽聞此言，他的攻擊者們轉而採取了防禦姿態。

「他們辱罵他說：『你去做他的門徒好了！我們是梅瑟的門徒。我們知道：天主曾給梅瑟說過話；至於這人，我們不知道他是從那裡來的。』」他們用梅瑟來為自己辯護；他們用梅瑟來讚美自己。他們將他尊為自己的導師，並自稱是他的門徒。但主早已就此問題清楚表明過看法：「經師和法利塞人坐在梅瑟的講座上……又喜愛筵席上的首位，會堂中的上座……你們吞沒寡婦的家產，而以長久的祈禱作掩飾。」（瑪 23:2,6,14；參閱路 20:47）他們算是梅瑟的什麼門徒？主也曾對他們說：「梅瑟不是曾給你們頒佈了法律嗎？但你們中卻沒有一人遵行法律。」（若 7:19）既然不遵守梅瑟的法律，並以自己的虛偽與貪婪加以破壞，他們不僅不再是梅瑟的門徒，甚至對梅瑟本人而言，他們也已成了叛徒與違法者。梅瑟已不再是他們的導師，反而在天主面前成了控告他們的人。「不要想我要在父面前控告你們；有一位控告你們的，就是你們所寄望的梅瑟。」（若 5:45）你們對梅瑟的寄望是徒然的，因為你們已將他的法律連根斬斷。你們對梅瑟的寄望是虛假的，因為你們只信賴自己的權勢與財富，而非其他。「若是你們相信梅瑟，必會相信我，因為他是指著我而寫的。」（若 5:46；參閱申 18:15-19）但既然法利塞人這些屬地的靈魂已不能信梅瑟，他們就更不能信主耶穌了。你們可看見這些自稱梅瑟門徒的法利塞人是如何利用謊言的嗎？他們對一個單純、天真的乞丐論及主時，說：「……至於這個人，我們卻不知道祂是從哪裡來的。」他們非常清楚主是從哪裡來的。祂的這些迫害者——那些民眾的首領和長老——理應非常清楚。耶路撒冷的居民曾說過：「可是這個人，我們知道祂是

那裡的；然而，當默西亞來時，卻沒有人知道祂是那裡的。」（若 7:27）法利塞人要麼知道主是從哪裡來的，要麼不知道。如果他們知道——如同耶路撒冷的其他居民所知道的那樣——那麼當他們對那生來瞎眼的人說「我們不知道祂是從哪裡來的」時，就是在說謊。如果他們不知道，並且在進行了如此多的窺探、爭吵、迫害和對祂的身世、言論、作為的喧嚣之後，仍無法得知祂是從哪裡來的，那麼這正意味著祂就是默西亞。因為那時有種看法流傳開來：「當默西亞來時，沒有人知道祂是那裡的。」看，這再次印證了先知的話：「願惡人落在自己的羅網中。」（詠 141:11）

然而，這一切反倒讓那乞丐看透了這些可悲的民眾長老在道德上是何等的軟弱與虛無。因此，他對他們的譴責越來越強烈，對主的宣認也越來越公開。對於他們最後的話，他這樣回答：

「這真奇怪！你們不知道他是從那裡來的，他卻開了我的眼睛。」意思是：「你們算是什麼民眾的首領和長老，你們熟知一切禮儀的細枝末節，卻不認識在我身上行了如此大奇蹟的這個人？除了你們這些坐在梅瑟講座上的人，誰應該知道？除了你們這些每安息日向民眾解釋神聖的梅瑟與先知的人，誰能向民眾說明這個人？」這個單純的人繼續教導這些民眾的假師傅，說道：

「我們都曉得天主不俯聽罪人，只俯聽那恭敬天主，並承行他旨意的人。」這單純的人用這些話，來回應法利塞人「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的論斷。這人現在說道：「……我們都曉得天主不俯聽罪人。」在聖經中，沒有天主俯聽罪人、並應其請求行哪怕最微小奇蹟的例子。「你們伸出手時，」天主藉先知宣告，「我必掩目不看；你們行大祈禱時，我決不俯聽，因為你們的手染滿了血！」（依 1:15）撒烏耳在犯罪時向天主祈禱也是徒然：天主不俯聽他。天主不俯聽罪人，更不會透過罪人行奇蹟，除非那罪人真心悔改，以淚水洗淨己罪，開始憎惡自己的過犯，決意承行天主的旨意，並懷著痛悔與決心，以全心在祈禱中俯伏於天主面前。天主必寬赦他，如同祂寬赦了那犯罪的婦人、稅吏匝凱以及十字架上的盜賊——那時，他們已不再是罪人。天主那時俯聽他們，並非因為他們是罪人，而是因為他們是悔改者。天主不俯聽那些向祂祈禱卻仍存留在罪惡中的罪人。「上主遠離惡人，卻俯聽義人的祈禱。」（箴 15:29）

這位單純的人，既然已指明天主俯聽誰、不俯聽誰，現在便將基督挑選出來，視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行奇蹟者。

「自古以來從未聽說：有人開了生來就是瞎子的眼睛。這人若不是由天主來的，他什麼也不能作。」於是，這被治癒的人頌揚了他的醫治者。藉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是祂的追隨者。同時，他也讓法利塞人明白，他們所有企圖否認這奇蹟、或扭曲事實以將主說成是罪人的操控伎倆，盡屬徒然。

聽聞這被治癒的窮人最後的這番話，法利塞人便對他說：「你整個生於罪惡中，竟來教訓我們？」便把他趕出去了。偽善者與撒謊者在憤怒與無計可施時，最終總會訴諸暴力。法利塞人見自己在各方面都一敗塗地，一切圖謀皆證明徒勞無功，於是——狂怒又羞愧——斥責這個心地單純、誠實的人，稱他為鐵石心腸的罪人，並將他逐出。

至此，聖史所描繪的，正是救主基督奇妙之光及其神聖作為顯現之後，立即籠罩在法利塞人臉上的那層濃重黑暗的烏雲。光明是真理；黑暗是虛妄。光明是愛；黑暗是仇恨。光明是大能；黑暗是無能。

今日的福音以光明開始，聖史亦以光明結束：是光明，而非黑暗。主耶穌在完成了奇蹟之後，曾暫時離開，讓祂所治癒的人獨自面對法利塞人的誘惑，為真理對抗虛妄。其後，祂再次顯現，去會見那位祂渴望拯救的人。

「耶穌聽說他們把他趕出去了，後來遇見了他，就給他說：『你信天主子麼？』」那被治癒的瞎子已通過了第一個考驗：當主差遣他抹著泥的眼睛去史羅亞水池清洗時，他顯出了溫順與順從。這是順從的考驗。接著，他通過了第二個考驗：他在誘惑下表現出堅忍，沒有在法利塞人的謊言前背棄主。這是誘惑的考驗。然後，主讓他面對第三個，也是最關鍵的考驗：真實信德的考驗。「你信天主子嗎？」

「那人便回答說：『主，是誰，好使我去信他呢？』」他已知基督是行奇蹟者。他曾向法利塞人稱祂為先知，但還不知道一個更偉大的名號來稱呼祂。他尚不能稱祂為天主子。他凡事順從主，視主為自己在世間最大的恩主，因此他渴望從主口中得知這位天主子是誰，好能去信祂。

耶穌對他說：「你已看見祂了，和你講話的就是！」他便說：「主，我信。」並朝拜了祂。主以溫和、良善的態度與那些祂正在拯救的人說話，如同一位良醫對待他正在醫治的病人。所以祂並非命令他：「信我吧！」亦非

強迫他說：「我就是天主子！」而是對他說：「你已看見祂了，和你講話的就是！」對於一個自由而理性的人，主給予空間去思索並自己決定。那被治癒的人一聽聞他的醫治者是何等偉大——遠超過先知——便立即喜樂地呼喊：「主，我信！」他不僅用口舌呼喊，更朝拜了祂，以此作為他信德更有力的見證。【金口聖若望說：「他以此承認了祂的天主性大能；為使人不以為這只是口頭的服事，他更添加了行動。」】正如他肉身的眼睛先前被打開了，此刻他靈性的眼睛也開了。他用他肉身的和靈性的雙眼觀看，並看見在他面前的，是降生成人的天主，是取了血肉之軀的天主。

我們的天主確實偉大，祂行了奇事；祂的奇事無窮無盡！主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我們也信，我們信祢是天主子，是世界的光。我們偕同天上的天使與諸聖的歌團，並與祢在世上的整個教會，一同朝拜祢，至仁慈的主：祢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耶穌升天節

主升天

路 24:36-53

他們正談論這些事的時候，耶穌立在他們中間，向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眾人害怕起來，想是見了鬼神。耶穌向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恐惶？為什麼心裡起了疑慮？你們看看我的手，我的腳，分明是我自己。你們摸摸我，應該知道：鬼神是沒有肉軀和骨頭的，如同你們看我，卻是有的。」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腳伸給他們看。他們由於歡喜，還是不敢信，只是驚訝；耶穌向他們說：「你們這裡有什麼吃的沒有？」他們便給了他一片烤魚。他就接過來，當他們面前吃了。耶穌對他們說：「我以前還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就對你們說過這話：諸凡《梅瑟法律》、《先知》並《聖詠》上指著我所記載的話，都必須應驗。」耶穌遂開啟他們的明悟，叫他們理解經書；又向他們說：「經上曾這樣記載：默西亞必須受苦，第三天要從死者中復活；並且必須從耶路撒冷開始，因他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以得罪之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看，我要把我父所恩許的，遣發到你們身上；至於你們，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耶穌領他們出去，直到伯達尼附近，就舉手降福了他們。正降福他們的時候，就離開他們，被提升天去了。他們叩拜了他，皆大歡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常在聖殿裡稱謝天主。

宗 1:3-14

他受難以後，用了許多憑據，向他們顯明自己還活著，四十天之久顯現給他們，講論天主國的事。耶穌與他們一起進食時，吩咐他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許，即你們聽我所說過

的：「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幾天以後，你們要因聖神受洗。」他們聚集的時候，就問耶穌說：「主，是此時要給以色列復興國家嗎？」他回答說：「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應當知道的；但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耶穌說完這些話，就在他們觀望中，被舉上升，有塊雲彩接了他去，離開他們的眼界。他們向天注視著他上升的時候，忽有兩個穿白衣的人站在他們前，向他們說：「加里肋亞人！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位離開你們，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穌，你們看見他怎樣升了天，也要怎樣降來。」那時，他們從名叫橄欖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這山離耶路撒冷不遠，有一安息日的路程。他們進了城，就上了那座他們所居住的樓房，在那裡有伯多祿、若望、雅各伯、安德肋、斐理伯、多默、巴爾多祿茂、瑪竇、阿耳斐的兒子雅各伯、熱誠者西滿及雅各伯的兄弟猶達。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

當燕子食物短缺、寒冷天氣臨近時，它們便啟程飛往溫暖地帶，那裡陽光充足、食物豐饒。一隻燕子飛在前頭，試探風向、指引道路，其餘的燕群便跟隨在後。

當我們的靈魂在物質世界中食糧短缺，當死亡的寒氣逼近時——是否有一隻那樣的燕子，能帶我們去到一個溫暖的地方，那裡有充足的屬神溫暖與食糧？有這樣的地方嗎？有嗎，有這樣的燕子嗎？

在基督教會之外，沒有人能對這問題給出任何可靠的答案。唯獨教會知曉，且確切知曉。它已看見了我們靈魂在此塵世存在的冰冷暮色中所渴望的樂園之境。它也看見了這隻蒙福的燕子——第一隻飛向那渴慕之地的燕子，以它強有力的翅膀驅散黑暗，劃破天地之間厚重的氛圍，為身後的鳥群開闢道路。此外，地上的教會還能向你述說無數群燕子，它們跟隨這第一隻燕子，與它一同飛往蒙福之地，充滿一切美善之地——永恆春天之地。

由此你將明白，我所指的這隻拯救的燕子，正是升天的主耶穌基督。祂豈不曾說自己就是道路？祂豈不曾親自對宗徒們說：「我去，原是為給你們

預備地方……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若 14:2-3）？在此之前，祂豈不也對他們說過：「至於我，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若 12:32）？祂親口所說的這些話，在數週後便開始應驗，並持續應驗直至今日，且將持續到時間的終結。即是：祂既是世界首次創造的開始，也成了二次創造，或說舊有萬物蒙福更新的開始。罪惡剪斷了亞當及其所有後裔的翅膀，使他們全都遠離天主，迷失方向，並被構成他們身體的塵土所蒙蔽。基督作為新亞當、第一之人、人類中的首生者，是第一個以靈性之翼升上高天，到達永恆光榮與權能寶座的那位，如此為祂的追隨者劃破通往天堂之路，並為所有擁有靈性之翼的人敞開天門——如同雄鷹為幼鷹開路；如同領先飛行的燕子，為鳥群指引方向，破開空氣的沉重阻力。

「但願我插翅如鴿，遠走高飛，尋覓安身之所。」（詠 54:6）聖詠作者在基督來臨前的困苦中如此呼喊。為何？他自己解釋道：「我憂心如焚，死亡的恐怖籠罩我。恐懼與戰慄侵襲我，使我驚惶失措。」（4-5 節）如此可怕的對死亡的恐懼感，以及對此生荒蕪存在的驚駭，必定像沉重的夢魘，壓在基督之前的整個理性、正直的世界心頭——「誰願賜我雙翼，使我高飛遠離此生？」——這想必是許多高貴而敏感的靈魂發出的疑問。可是，罪人的靈魂，你要飛往何處？你是否還能如在夢中一般，感受到那個你曾被逐出的溫暖光明之地？看，大門在你身後關閉，手持火劍的革魯賓被安置在那裡，禁止你靠近。看，罪惡已剪斷你的翅膀——不是鳥的翅膀，而是屬神的翅膀——並已將你牢牢地壓在地上。首先，需要有一位，將你從罪的重擔中釋放，洗滌你並使你重新站立。然後，需要有一位，在你內植入並培育新的翅膀，使你能飛翔。接著，你需要一位，一位非常強有力者，讓手持火劍的革魯賓為他讓路，容你通過，前往你榮耀的故鄉。最後，你需要一位，能從你那被觸怒的造物主那裡為你求得憐憫，使祂再次接納你進入祂不朽的國度。這「某一位」在基督前的世界是未知的。祂將自己啟示為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生天主子。出於對你的愛，祂自高天俯就大地，降臨塵世，取了血肉，為你們這些被囚者成了囚犯，忍受了汗水與嚴寒，飽嘗了飢餓與乾渴，將臉交給唾污，使身體被釘在十字架上，如屍體般躺在墳墓中，下降陰府去摧毀一個比此生更糟的、本要在你與肉身分離後為你預備的監牢——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將你從罪惡的泥沼中拯救出來，使你重新站立。然後，祂

從死者中復活，以此賜給你飛向高天的翅膀，最後升上高天，為你開闢道路，並帶你進入天使的居所。如今，你已不必像達味王那樣在恐懼、戰慄和驚駭中嘆息，亦無需渴望鴿子般的翅膀，因為雄鷹已出現，並已指明並開闢了通路。你只需滋養你在祂名內受洗時所領受的靈性翅膀，並竭盡全力渴望攀升到祂所升到之處。祂已為你救恩所需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難道你不願為自身救恩，奮力去完成那剩下的百分之一嗎？何況，這樣你們便有充分的權力，得以「進入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伯後 1:11）。

主從地上升到天上，對人類而言，其意外程度正如祂從天降世、降生成人之於天使一樣。祂生命中的哪一件事，對世界而言不是獨特且出乎意料的呢？正如天使曾驚奇地注視天主在首次創造中如何分開光與暗、水與旱地，如何將星辰安置於天穹，又如何從塵土中生出植物與動物，最終造出人並賦予其活生生的靈魂；同樣，我們每個人都必須以驚奇的目光看待救主生命中的每一件事——從總領天使加俾額爾在納匝肋向至聖童貞女預報奇妙喜訊開始，直至祂在橄欖山上威嚴的升天為止。這一切，乍看之下都出人意料，但當理性的人們領悟到我們的救恩計劃時，必會歡呼讚頌天主的大能、智慧與對人類的慈愛。你無法從基督的生命中單獨抽離任何一件大事而不破壞其整體，正如你不能砍下活人的手臂或腿而不使其殘缺，或從天穹移走月亮、或抹去繁星的一部分，而不破壞天空的秩序與美。因此，切勿妄言：「主何必升天！」當一些猶太人不得不承認並呼喊：「祂所做的一切都好！」（谷 7:37）時，我們這些因祂的名而受洗的人，怎能不相信祂所做的一切皆為美好——皆是以極大的智慧所籌劃與安排呢？因此，祂的升天也同樣是美好的，是憑極大智慧所籌劃與安排的，正如祂的降生成人、受洗、顯聖容與復活一樣。主曾對門徒說：「我去為你們有益。」（若 16:7）你可看見祂如何以對人類最有益的方式安排並成就萬事？祂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都以我們的益處為目標。祂的升天對我們眾人有著無窮的益處。若非如此，祂便不會升天。但讓我們暫且停留在升天事件本身，正如聖史路加在他的兩部著作——《路加福音》與《宗徒大事錄》中所描述的那樣。

主對祂的門徒說：「經上曾這樣記載：默西亞必須受苦，第三天要從死者中復活。」這是誰記載的呢？是聖神所記載的——聖神在聖三內商議，並透過先知與先見者，記載在在梅瑟的法律、先知書和聖詠中。主重視這些經

卷的程度，正與它們預言了將要發生在祂身上的事相稱。那裡是預言，這裡是應驗。那裡是影象與輪廓；這裡是生命與實體。「耶穌遂開啟他們的明悟，叫他們理解經書。」開啟他們的明悟，是一個與使人從死者中復活相等的奇蹟，因為在罪惡的厚重帷幕之下，人的理智發現自己處在墳墓般的黑暗中：它閱讀，卻不明白；它觀看，卻看不見；它聽聞，卻領會不了。在耶路撒冷，還有誰比那些經師更多地閱覽、誦讀了聖經的話語——然而，又有誰在他們所讀的話語中，看到的比他們更少呢？那麼，主為何不從那些經師的心智中移除那厚重的帷幕，使他們如同宗徒們一樣理解呢？為何後者願意接受此事，而前者卻不願意？因為，當經師和長老論及祂說：「這人是個罪人」，並窺伺機會要殺害祂時，宗徒們卻說：「主！惟祢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若 6:68）天主只開啟那些願意如此之人的理智；祂只將生命之水賜給口渴的人，祂只將自己啟示給那些以渴望尋求祂的人。

「經上曾這樣記載……必須……」倘若經書是由普通人憑其人的理智所寫，天主子便不會被這些著作所提及，也不會急於使它們應驗。但先知們的著作乃是聖神的工程，而天主忠於自己及祂的許諾，派遣了祂的唯一聖子來履行這些承諾。「必須」，這話出自那位將整個受造世界從始至終盡收眼底者，如同人觀看面前書寫的一頁。那麼，當明察者說這事必須成就時，那些盲者聲稱此事無需發生，豈不可笑嗎？這事必須成就：主必須在時間內受苦，方能在永恆中歡欣。而祂也必須復活，好使我們藉著祂得以復活，進入永生。

「並且必須從耶路撒冷開始，因他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以得罪之赦。」【聖馬爾谷在他的福音中用另一種說法表達此事：「向一切受造物宣講福音。」「一切受造物」意即「全人類」。對話者額我略在一篇講道中說席〔第 29 篇福音講道，論馬爾谷福音 16:14-20〕：「人與一切受造物都有共通之處。他與石頭共有存在；與樹木共有生命；與動物共有感官；與天使共有理智……因此，『一切受造物』我們必須理解為『人』。」】倘若主耶穌未曾為我們的罪過受苦受死，我們中有誰能知道罪是如此致命的毒藥？倘若祂未曾復活，我們中又有誰，在發現罪的可怕之後，還能懷有希望？悔改將毫無用處，赦免也無可能。因為悔改與受苦相連，而赦免則藉神力與復活相連。藉著悔改，被罪侵蝕的舊人死去並進入墳墓；藉著赦免，新人誕生於新

生命。看，這便是始於耶路撒冷、傳給地上萬邦的最奇妙的喜訊。那位明察一切者的僕役——總領天使加俾額爾曾藉先知的話對義人若瑟說：「祂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瑪 1:24），如今，導師自己以受苦者的經歷和勝利者的權柄，證實了這話。但為何說「從耶路撒冷開始」？因為正是在耶路撒冷，為全人類獻上了偉大的祭獻；也正是在那裡，復活的光輝照亮了墳墓。從奧秘的意義上來說——如果耶路撒冷代表人的理智——那麼很明顯，悔改與謙卑必須始於理智，再由此擴及整個內在的人。理智的驕傲將撒殫投入地獄；理智的驕傲使亞當和厄娃遠離天主；理智的驕傲驅使法利塞人和經師殺害主。直至今日，理智的驕傲仍是罪惡最大的溫床。如果一個人的理智不在基督前屈膝，他的膝蓋也不會彎曲。那已開始以悔改平靜自己理智的人，便已開始醫治他最深的創傷。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什麼事的見證人？是主受難的見證人，是祂光榮復活的見證人，是悔改之必要的見證人，是罪過赦免之真實性的見證人。而對那位從迫害者轉變為祂宗徒的保祿，主曾說：「我向你顯現，正是要選派你為僕役和見證人……把你所見的事……為我作證。」（宗 26:16）伯多祿宗徒在聖神降臨後對民眾的首次講道中也說：「這位耶穌，天主使他復活了，我們都是他的見證人。」（宗 2:32）若望宗徒也說：「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我們傳報給你們」（若一 1:1,3）。那麼，宗徒們是基督生動宣講、祂所行的奇蹟以及祂塵世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救恩賴以建立的這一切——的目擊證人。他們是真理的聽聞者、看見者，也是參與者。他們是最先從罪惡的洪流中被帶入救恩之船的人，為要使他們也能接引他人上船並拯救他們。他們的理智被馴服，脫離驕傲；他們的心靈被潔淨，脫離私慾。主親自為此作證：「你們因我對你們所講的話，已是清潔的了。」（若 15:3）因此，他們不僅是關於天主聖言一切外在、他們所能看見、聽見、查考、觸摸之事的證人，也是人藉由悔改與潔淨罪惡而在內在重生與更新的證人。福音不僅在他們眼前和耳畔展開，也在他們內、在他們的心靈與理智中展開。在他們作為基督門徒的三年中，他們的心靈與理智經歷了一場徹底的變革。這場變革包含了他們內在舊人痛苦的死亡，以及新人更為痛苦的誕生。他們的靈魂承受了多少致命的痛苦，直到最終，得以重生並閃耀光芒，能夠呼喊：「我們知道，

我們已出死入生了」（若一 3:14）？需要多少時間、多少勞苦、懷疑、恐懼、掙扎、徘徊、思索與探究——直到他們成為主耶穌肉身受難、死亡與復活，以及他們自身靈性受難、死亡與復活的真實而忠信的見證人？然而，那時宗徒們尚未完全成熟，靈性上也未穩固。因此，主繼續像引導孩童一樣引導他們，在離別時刻以話語鼓勵他們：「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若 14:18）為此，祂在復活後，「用了許多憑據，向他們顯明自己還活著，四十天之久顯現給他們，講論天主國的事」。也正因如此，祂最終應許要派遣聖神，那來自高天的德能。

「耶穌領他們出去，直到伯達尼附近，就舉手降福了他們。正降福他們的時候，就離開他們，被提升天去了。」這是何等壯麗而動人的與塵世離別！就在橄欖山邊，那裡可以看見祂使死去的拉匝祿復活於短暫生命的墳墓，復活的主升入了永恆生命的無限高處。祂升上去，不是升到星辰那裡，而是升到星辰之上；祂升上去，不是升到天使那裡，而是升到天使之上；不是升到天上的權能者那裡，而是升到他們之上；超越一切不朽的、天上的萬軍，超越一切天使與義人的樂園居所；遠遠超越革魯賓的眼目，直達天父的寶座，直達神聖而又賜予生命的聖三那奧秘的祭台。這高度的尺度在受造界中並不存在；或許唯一可比的——在相反的方向——是驕傲將背離天主的路濟弗爾所投入的深淵；那路濟弗爾曾想將全人類都投入的深淵。主耶穌將我們從這無盡的毀滅中拯救出來，並以神聖的天上高處取代了深淵的深度。我們說，祂提升我們，原因有二：首先，因為祂是以肉身、以如同我們一樣的人的身份上升；其次，因為祂上升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們，為我們開啟與天主和好的道路。祂以那曾被人殺害、埋葬於地下的復活之身上升，用那帶著釘痕的雙手祝福。至福的主，祢的仁慈何其偉大！祢降臨世界的歷史以祝福開始，也以祝福結束。當啟示祢降臨世界時，總領天使加俾額爾以這些話問候了至聖天主之母：「萬福！充滿恩寵者……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路 1:28）而如今，當祢向那些接納祢的人告別時，祢張開雙手，將祝福傾注在他們身上。眾人中最蒙福的！恩惠的祝福之源！求祢也祝福我們，如同祢曾祝福祢的宗徒們一樣！

「他們向天注視著他上升的時候，忽有兩個穿白衣的人站在他們前，向他們說：『加里肋亞人！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 這位離開你們，被接到天

上去的耶穌，你們看見他怎樣升了天，也要怎樣降來。』」這兩位身穿白衣的人是天使——那不可見的天上萬軍中的兩位，他們陪伴他們的主從地升到天，正如先前在祂於納匝肋受孕、於白冷誕生時，曾陪伴祂從天降到地。在升天時，其中兩位天使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使自己顯現於人眼，為向門徒傳遞訊息。這訊息對他們至關重要，因為在救主離去後，他們可能會感到孤單與被遺棄。「這位離開你們，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穌，你們看見他怎樣升了天，也要怎樣降來。」這是基督透過祂的兩位天使傳達的訊息。你可看見主對人類的慈愛何其偉大？即使是在祂升上高天、到達天主聖三光榮寶座的時刻，祂所思所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在一切屈辱之後的光榮，不是在塵世沉重勞苦後的安息，而是祂留在地上的門徒。雖然祂已親自給予他們許多勸誡與鼓勵，祂仍派遣祂的天使到他們那裡，給予他們進一步的安慰與喜樂。雖然祂已應許要派遣護慰者聖神，雖然祂已親自對他們說：「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裡來。」（若 14:18）但實際上，祂所做的超過了祂所應許的：祂向他們顯現來自天上的天使——祂的使者與僕役——首先，是為使他們確信祂的權能；其次，是為透過天使的口，重申祂將再臨到他們那裡的應許。祂盡其所能地除去他們的恐懼與憂傷，並以勇氣與喜樂豐富他們。

「他們叩拜了他，皆大歡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他們以靈魂與肉身叩拜了全能的主，作為他們敬畏與順服的標記。他們的這一叩拜意味著：全能的主，願祢的旨意承行！他們遵照命令，從橄欖山返回了耶路撒冷。他們不是帶著憂傷，而是懷著極大的喜樂回去的。倘若主是以其他方式離開他們，他們或許會悲傷。但這次離別對他們而言，是一個嶄新而壯麗的啟示。祂並非以任何方式從他們眼前消失、前往任何地方，而是在光榮與權能中升上了高天。如此，祂預言此事的話語，就如同關於祂受難與復活的話語一樣，清晰地應驗了。宗徒們的理智被開啟了，得以理解祂曾說過的話：「除了那從天降下的人子，沒有人上過天。」（若 3:13）以及祂曾以問句形式對門徒說過的話（當他們因祂關於「從天降下的食糧」的話而震驚時）：「那麼，如果你們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之處，將會怎樣呢？」（若 6:62）還有：「我出自父，來到了世界上；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裡去。」（若 16:28）無知的黑暗將恐懼與混亂注入靈魂，但認識真理的光明卻注入喜樂，並產生力量與信心。當主向門徒談論自己的死亡與復活時，他們曾處於恐懼與困惑

中。但當他們看見祂復活並活著時，他們就歡喜了。當主向他們談論自己升天及與他們離別時，門徒們想必再次陷入恐懼與困惑。但當這事在他們眼前照所預言的那樣成就時，他們就充滿了極大的喜樂。他們的恐懼被擊碎，懷疑消散，困惑逃遁，取而代之的是確信——一種美好、充滿光明的確信；而從這確信中，生發出力量與喜樂。如今他們確切地知道，他們的主和導師是從天降下的，因為祂如今已升上了高天；也知道祂是父所派遣的，因為祂如今已回到了父那裡；並且知道祂曾在地上，因為有天使伴隨祂並執行祂的旨意。與這確切的認知相連的，是確切的信念：祂將再次來臨，並非以其他任何方式，而是帶著權能和光榮，正如祂曾多次告訴他們，而祂的天使如今也重申了這應許。於是，對他們而言，除了熱忱地履行祂的命令，別無他事。祂曾命令他們留在耶路撒冷，等待自高天而來的德能。懷著巨大且完全合理的喜樂，也懷著這自高天而來的德能必將降臨於他們的堅定信心，他們返回了耶路撒冷。

他們「常在聖殿裡稱謝天主。」另一處經文說，他們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 1:14）。在目睹並領悟了這一切之後，他們無法將自己的心靈與理智從那已從他們眼前離去的主身上移開——正因如此，祂反而更牢固地植根於他們的靈魂中。祂帶著權能與光榮居住在他們心裡，他們便向主發出讚美頌揚的呼喊。於是，祂比他們預期的更早回到了他們中間。祂並非回來讓他們肉眼看見，而是來居住在他們的靈魂裡。然而，祂並非獨自進入他們的靈魂，而是與父同來，因為主曾論及凡愛祂的人說：「（我）與我的父……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居所。」（若 14:23）如今只需聖神降下，並在他們內建立居所，他們便能成為成全的人，天主聖三的肖像與模樣在他們內得以更新。他們必須在耶路撒冷等候此事。他們一直等候，直到它來臨。十天之後，聖神——那自高天而來的德能——降臨在這第一個基督徒的教會身上，並且從未離開基督的教會，直到今日，直到時間的終結。

我們讚美頌揚主，祂藉著升天，開啟了我們的明悟，使我們得見生命的道路與目標。我們讚美頌揚父，祂以祂的愛回應我們對子的愛，並與子一同居住在所有持守並宣認主誡命的人心中。我們如同在耶路撒冷城中的宗徒們一樣，時常將父與子銘記於心，讚美頌揚他們，等待那來自高天的德能——護慰者聖神——降臨於我們：祂在我們受洗時已降臨於我們眾人，卻因我們

的罪過而離開我們。願那原初的、屬天的人在我們內得以更新；願我們如同宗徒們一樣，堪當領受我們已受到光榮且已升天的主耶穌基督的祝福。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與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復活節後第六主日

（第一次普世大公會議諸聖教父）

主救主為我們祈禱

若 17:1-13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便舉目向天說：「父啊！時辰來到了，求你光榮你的子，好叫子也光榮你：因為你賜給了他權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為叫他將永生賜給一切你所賜給他的人。永生就是：認識你，惟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我在地上，已光榮了你，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作的工作。父啊！現在，在你面前光榮我罷！賜給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榮罷！我將你的名，已顯示給那些你由世界中所賜給我的人。他們原屬於你，你把他們托給了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話。現在，他們已知道：凡你賜給我的，都是由你而來的，因為你所授給我的話，我都傳給了他們；他們也接受了，也確實知道我是出於你，並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界祈求，只為你賜給我的人祈求，因為他們原是屬於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因他們已受到了光榮。從今以後，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們仍在世界上，我卻到你那裡去。聖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賜給我的人，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我們一樣。當我和他們同在時，我因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賜給我的人，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喪亡之子，沒有喪亡一個，這是為應驗經上的話。但如今我到你那裡去，我在世上講這話，是為叫他們的心充滿我的喜樂。」

試想，你見到某位你從未聽說過的老師的門徒。看到他們謙遜、節制、明智、熱忱、順從，充滿世上一切美德。你會對他們的老師作何感想？你無

疑會對他懷有極高的評價。

試想，你看見某位你幾乎未曾耳聞的將領的士兵。看到他們勤奮、勇敢、守紀、滿懷兄弟友愛並甘願自我犧牲。你對他們的將領會作何評價？你必定會判斷他配受至高的讚譽。

試想，有一種你一生從未見過、也未嘗過的果子擺在你面前；這果子外觀可愛、味道絕佳、香氣迷人。你必會詢問是何種樹結出這樣的果子，而若你先前並不認識那棵樹，你必會視它為世上最好的樹，並對它讚不絕口。

那麼，看見好門徒，你必會推斷那位老師是好的。看見好士兵，你必會推斷他們的將領是好的。看見好果子，你必會推斷那棵樹是好的。

「每一棵樹，憑它的果子就可認出來。」（路 6:44）好樹不結壞果子，壞樹也不結好果子。「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荊棘上豈能收到葡萄？或者蒺藜上豈能收到無花果？」（瑪 7:16）不：葡萄藤上採不到荊棘，無花果樹上收不到蒺藜。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這對每個人而言是如此顯而易見，無需證明。主耶穌利用自然界中這等顯而易見的例子，來教導人昭然若揭的靈性與道德真理，因為自然界通常是人靈性生活的最佳寫照。

試想，你對主耶穌基督一無所知；你從未聽說過祂；你也從未讀過祂的福音。同時，試想，你置身於這樣一個地方，那裡一個唯一的居民皆是祂的宗徒、聖人、殉道者，以及所有蒙祂喜悅的男女；所有這些人都曾追隨基督，並按照祂的法律與榜樣生活。那麼，你將發現自己置身於一位你不認識的老師的門徒之中；置身於一位你不認識的將領的士兵之中；並且你將看見一棵你不認識的樹所結的果子。即使對基督一無所知，你也將透過祂的子民認識祂。透過祂的門徒，你將認識普世最好的導師；透過祂的士兵與追隨者，你將認識世上曾出現過的最強大、最勝利的統帥；透過祂的果實，你將認識最甘飴、最多產的樹——生命樹，其甘美超越受造世界中一切樹木。

今日，教會紀念的只是祂的門徒與追隨者中的一個小群人。今日，它只將祂的三百一十八個甘飴、芬芳、不朽的果實呈現在你們面前。這是小小的、卻蒙揀選的一群人。他們就是第一次普世大公會議的三百一十八位神聖教父，此次會議於 325 年，在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為捍衛、闡明並確立正統信仰，在尼西亞召開。當時，曾出現兇暴的豺狼（宗 20:29），披著教會牧者

的外衣。他們因生活放蕩，無法在心中為基督的真理找到位置，反而誤導信眾，教導他們如同他們的生活一般放蕩。因此，聖神將這些天主的聖人們聚集在一起，召開大公會議，為使基督的真導師得以顯揚，勝過假教師；為使那些為基督而戰者的力量得以顯揚，勝過那些與基督為敵者；為使對比壞樹所結的腐爛苦果，那好樹——即基督——所結的真實甘美的果實得以顯揚。如同星辰在天空閃耀，從太陽領受光明，這些神聖教父也在尼西亞發光，從主基督和聖神領受光明。他們是心懷基督者，因為基督活在他們每人內，並在他們身上照耀。他們更是天上的公民而非地上的，更似天使而非凡人。他們確確實實「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正如天主所說的：『我要在他們內居住，我要在他們中徘徊。』」（格後 6:16）僅提及其中最為你們所知的三位，就足以讓你們了解其餘三百一十五位是何等樣人了：我們的神聖教父尼各老、聖斯彼里東以及聖大亞大納削。他們中許多人來參加公會議時，身上還帶著為基督的緣故而遭受的創傷：例如，聖帕弗努提曾被折磨者挖去一目。他們所有人都閃耀著源自天主的內在光輝，真理在這光輝中被看見、被認識。作為被釘十字架者的追隨者，他們視自己的苦難為無物，因此他們在捍衛真理時的無畏精神是無邊無際、難以言喻的。憑藉天主所賜的真理知識，以及捍衛真理時的無畏，這些神聖教父駁斥並撲滅了邪惡的亞略異端，確立了我們今天所持守並宣認為天主拯救真理的信經。

今日的福音並非講述這次大公會議，而是講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向祂天父的最後祈禱。為何我們在今日的福音中讀到這段祈禱？因為它在第一次普世大公會議上彰顯了其功效。藉此祈禱的力量，天主使這次大公會議中的神聖教父成為真理虔誠而無畏的捍衛者，並戰勝了來自人與惡魔的一切質疑與惡意。這就是那段偉大的祈禱：

那時，「耶穌講完了這些話，便舉目向天說：『父啊！時辰來到了，求你光榮你的子，好叫子也光榮你。』」凡主教導人去行的，祂自己也親身實行。祂曾教導人這樣向天主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瑪 6:9）。祂也舉目望向父所在的天上，說：「父啊！」祂不像我們那樣說「我們的父」，而單單說「父啊！」唯有祂能稱「我的父」；天上或地上，除祂以外，再無他人能如此稱呼，因為祂是父的獨生子，是在本質與存在上唯一與父同等者——是唯一的父的獨生子——而我們只是因天主的仁慈與恩寵，被收養的義子。

祂舉目——不僅是肉身的眼目，更是靈性的眼目——而且首先是後者。稅吏甚至不敢舉目向天（路 18:13），因為他感到自己的罪過。然而，主卻是自由地舉目向天，因為祂是無罪的。祂的時辰——那最大苦難的時辰——臨近了。唯獨祂清晰地看見這時辰，這一從起初到時間終結最可怕的時辰。祂從一開始就清楚地看見它，並從一開始就預言了它，也向門徒談及它。但門徒們卻未能領悟，他們的心也未能接受，直到那時辰不再以日計，而是以分秒迫近。

「求祢光榮祢的子！」在這可怕的時辰中光榮祂，如同祢至今一直光榮祂一樣。在死亡中光榮祂，如同祢在生命中光榮祂一樣。在屈辱與折磨中光榮祂，如同祢以大能的言語與作為光榮祂一樣。在人間光榮祂，如同祢從起初就在天使中光榮祂一樣。求你光榮你的子，「好叫子也光榮祢。」如果從前半句看來，子似乎遜於父，那麼從這後半句我們清楚地看到，在同等的權能中，他們的平等與相互的行動。父光榮子，子也光榮父，以不可分割的權能與不可分割的愛。正如見證者所見並表達的：「凡否認子的，也否認父；那明認子的，也有父。」（若一 2:23）父派遣子來到世界；子將父啟示給世界。沒有父，就無從認識子；沒有子，也無從認識父，如同若無太陽，無從認識光；若無光揭示，也無從認識太陽。宗徒用了這個比喻，稱基督為祂（父）光榮的反映（希 1:3）。但主向父祈求對祂自己的光榮，並非為了祂自己的緣故，而是為了人的緣故，正如我們從下面的話中所見：

「因為你賜給了他權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為叫他將永生賜給一切你所賜給他的人。」你看，主出於對人類的愛，如何看待祂的光榮！即是，使之成為賜予人永生的途徑。這正是祂向父所求的。這正是祂從父那裡尋求的光榮。當人們正為祂預備一杯充滿苦難、汗與血的苦爵時，祂卻在祈禱，為能將永生賜予人。祂對最沉重的石頭的回應，是最甘飴的食糧。祂曾多次聲明，父已將管理一切血肉的權柄交給了祂；祂說：「我父將一切交給了我。」（瑪 11:27）又說：「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若 16:15）而在祂復活後，祂向門徒啟示：「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瑪 28:18）因此，既然祂已被賦予管理一切生靈的權柄，主也向父祈求那關於永生的權柄，好能賜予那些託付給祂的靈魂：即是，將永生賜給他們。因為，掌管有死的世界是一回事，而將永生作為恩賜則是另一回事。當天主在起初

願意創造一個有生命、不死的人時，聖三共同參與了這創造，因為經上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創 1:26）如今，當世界的革新者與救主願意將永生賜予有死之人時，祂在祈禱中與父商議，聖神的臨在也蘊含其中。在此事上，如同在創世時一樣，永生被視為唯獨是聖三的恩賜。在彼時與此時，永生都被宣告為天主恩賜中最大的美善。這使人恢復、進入永生的時刻，與從塵土創造人的時刻同樣莊嚴而獨特，因為使有死之人成為不死，這作為與從塵土創造他同樣崇高而神聖。

「永生就是：認識你，惟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在今生對天主的認識，提供了永生的開端與預嚐。認識天主：這對我們這些仍在地上的人而言，就是永生。但來世的永生是何等模樣，卻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這事，天主在此世只藉著祂的聖神，啟示給那些最蒙祂悅納的人。然而，在天國的永生中，最大的福樂似乎也在於對天主最深的認識——在於瞻仰天主的面容——因為主自己論及小孩子時說：「他們的天使在天上，常見我在天之父的面。」（瑪 18:10）對天主那永不滿足的瞻仰，並在祂難以言喻的奇妙與喜樂中，在不息的讚頌與柔情中，持續活在天主的臨在裡——這豈不就是天使與義人在另一個世界的生命嗎？這豈不就是在認識天主中的生命嗎？當我們還在此世時，正如宗徒所說：「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格前 13:12）我們對天主的認識如今是局部的，但那時將是完全的。因此，我們不應認為，當一個人通過他的理智推論，得出天主以某種方式、在某處存在的結論時，他就認識了天主。真正認識天主的人，是那在自己內並周遭一切中，感受到天主活生生的氣息的人；是那以心靈、理智和靈魂，在自然與他個人生命中，感知到那唯一真天主威嚴而可畏的臨在的人。

主強調「唯一的真天主」，是為了將門徒從一切泛神論與偶像崇拜中分別出來，並再次確認祂曾藉梅瑟所說的話：「我是上主你的天主……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 20:2-3）而祂強調永生在於認識祂自己——耶穌基督，是因為天主透過祂得到了最充分的啟示，足以向有死之人彰顯；也唯有透過祂，人才能達到在此世可能達到的對天主最完全的認識。正如主親自對猶太人所說：「倘若你們認識了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了。」（若 8:19）由此清楚可見，父唯有通過子——主耶穌基督——才能被認識。

「我在地上，已光榮了你，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作的工作。」「在地上」的意思是什麼？意為：在肉身之中、在人間。主在肉身中、在人間所完成的工作，就是拯救人類的工程。直到祂在十字架上受死為止，這工作包含了賜生命的言語（這樣的話語在地上從未聽聞過）以及無數的奇蹟（這樣的事蹟在地上從未見過）。然而，主將祂的言語和奇蹟都歸榮耀於祂的天父，以此教導世人謙卑與順服。

「父啊！現在，在你面前光榮我罷！賜給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榮罷！」那些聲稱基督只是普通人、與其他受造物無異的人，對此能有何評論？看，主談論的是祂在創世之前就與父共有的光榮！主曾論及自己：「在亞巴郎出現以前，我就有。」（若 8:58）關於祂在亞伯郎以前就已存在這一點，祂願意向那些無知的猶太人說明；但關於祂在世界受造之前就已存在並享有光榮，祂並無意對他們啟示。如今，透過這祈禱，祂向全世界揭示了這一點。為何只在現在？因為祂預先知道，這祈禱只有在祂光榮復活之後才會傳到人耳中，而那時人們將更容易相信祂永恆的光榮。祂的光榮與父同等，因為這是父獨生者的光榮（若 1:14）。主自己不是見證過嗎：「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若 16:15）？因此，父的光榮就是祂的光榮。在光榮上，如同在權能上，祂與父同等。那麼，祂為何祈求父光榮祂？祂祈求的不是祂天主性的光榮，而是祂人性的光榮。對於受造世界而言，新的是祂的人性，而非祂的天主性。祂的人性必須被神化，並被帶入神聖的光榮中，好使我們人類也能接近這光榮。這是世界救主一切作為的巔峰。這是人類與天主和好、並藉著神人的光榮蒙受成為天主義子的偉大奧秘。

請注意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主祈求父光榮祂，是因為祂說，祂已經完成了父所託付的工作。這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教導：只有當我們履行了天主的旨意，我們才能期待來自天主的賞報。請記住基督的預言：在時間的終結，「當人子在他父的光榮中同他的天使降來時，他要按照每人的行為予以賞報」（瑪 16:27）。在那一日，義人將是有福的，因為他們的善行將獲百倍賞報，並要在至高者的寶座前，如同太陽，閃耀基督所具光榮的光輝。

「我將你的名，已顯示給那些你由世界中所賜給我的人。他們原屬於你，你把他們托給了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話。」主耶穌向人顯示的天主之名是什麼？是「父」這個名。這個名對外邦人和猶太人同樣陌生。這對人類

是一個全新的啟示。舊約的先知和義人以「天主」、「創造者」、「上主」、「君王」、「判官」等名認識天主，卻從未以「父」相稱。這個天主的名，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對人是未知的。沒有任何有死之人能夠啟示天主這個親密的名號，因為在罪惡的黑暗與恐懼的軛下，沒有任何有死之人能夠感受到他造物主的父性。而無法被感受的事物，即使偶爾脫口而出，也沒有重大意義。唯有由天主所生的那位才能稱天主為「父」；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他給我們詳述了」（若 1:18）。

主耶穌將「父」這個最甘飴的名號啟示給了誰呢？祂說，是「祢由世界中所賜給我的人」。有些釋經者認為，祂特意說「由世界中」賜給我的人，是為了表明祂所指的並非天使（即「屬天的人」），而是普通的、屬地的人。但毫無疑問，更正確的理解是：主在這裡所想的，是祂的門徒——無論是狹義還是廣義上的。這從祂在這一祈禱稍後的話中可以清楚看出，祂說：「我不但為他們祈求，而且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若 17:20）。那些教導預定論、並從這些話中看到天主預定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受永罰的想法，是毫無根據的。

「他們原屬於你，你把他們托給了我。」這就是說：他們曾是祢的受造物與僕人，只認識祢為創造主與判官；但如今他們從我這裡學會了祢更甘飴、更親密的名號，並藉著我被收養為兒子。祢將他們作為奴僕賜給我，好讓我將他們作為兒子帶到祢面前。他們已顯明自己配得這光榮，因為「他們遵守了你的話」。主出於對人類的愛，在此向祂的天父高度讚揚祂的門徒。祂繼續這樣稱讚他們：

「現在，他們已知道：凡你賜給我的，都是由你而來的。」那些心懷惡意的猶太人不願明白這事，反而誹謗主，說祂有魔鬼附身，說祂行奇蹟的能力是來自魔王貝耳則步。我們必須記得，在猶太長老中，對於基督存在著困惑與爭論：祂是否來自天主？因此我們能明白，為何主在此讚揚祂的門徒，因為他們明白祂是天主。「凡你賜給我的」；即是：一切言語和一切作為。

「因為你所授給我的話，我都傳給了他們；他們也接受了，也確實知道我是出於你，並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這裡的「話」，我們必須理解為主賜予門徒的一切智慧與能力，而不僅是言語。這智慧與能力的作為，在救主塵世生活期間，門徒們已親身體驗並得到印證，他們確信這確實是天主的智

慧與天主的德能。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界祈求，只為你賜給我的人祈求，因為他們原是屬於你的。」這是否意味著主不為整個世界祈求，而只為門徒祈求？門徒是良田，天上的播種者已在其間撒下了祂救恩的種子。因此，播種者首先為這片祂親自耕作並播種的田地祈禱。主這樣做，是為教導我們以謙遜的態度向天主祈求，且只為那最根本的事祈求。在這世界的蠻荒未墾之地中，祂圈出了一小塊田地，播下了珍貴的種子。當這種子生長結實，田地便會擴大，撒下更多種子。那麼，這位工作者只為那已圈定、已耕作、已播種的田地祈禱，而不為所有蠻荒未墾之地祈禱，豈不是自然的事嗎？歷史上許多改革者——自視甚高——試圖憑一己之說，一舉為人類帶來幸福，向全人類發出呼籲。但他們的嘗試，如同水上的泡沫，迅速破滅為虛無，只留下更為幻滅、更不幸的世界。主耶穌的工程，其開端是隱微難測的，如同埋藏地下的芥子，生長雖緩，但當它長成大樹，任何風都無法搖動。地震來臨時，能摧毀人手所建的高塔，卻無損於那棵樹。無論如何，主並非只為門徒向父祈求，而是——正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我的人祈求」。然而，不是為世界上所有蠻荒未墾之地，而只是為那擴大了的田地，門徒將在其上播下福音的寶貴種子。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因他們已受到了光榮。」除了各自的位格特徵，子在永恆性、不朽性、權能、權威、智慧與正義上，與父及聖神是完全同等的。然而，就其位格特徵而言，父是非受生的，子是受生的，聖神則由父而發。父與子的關係是父子關係，與聖神的關係是本源關係。對一切可見與不可見世界的受造物的主權與權威，同等且不可分割地屬於父、子及聖神。這三位的性體與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在位格上則是無混淆的聖三。因此，父所有的一切，子與聖神也同樣擁有——「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這對於基督的追隨者同樣適用。他們屬於父，同樣也屬於子，也屬於聖神。為何主在前面說：「他們原屬於你，你把他們托給了我。」而現在說：「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因為祂作為父的代表，從父那裡領受了他們如同原料，並將他們提升、從罪惡中救贖，如今，祂出於愛，將這些已被提升與救贖的人，再次交還，成為父自己的產業。因此，屬於父的，就是祂的；屬於祂的，也就是父的。如同

難以劃分兩個彼此相愛之人的愛，同樣難以劃分何物歸屬於誰。主又說：「我在他們中已受到了光榮。」作為天主，祂在人前受到了光榮；作為人，祂在聖三與眾天使前受到了光榮。一棵樹若不因其果實，還能因何受光榮？主不求空洞的光榮，而是在祂的果實——在祂的門徒身上——尋求祂的光榮。這些門徒以信德與善行、愛與熱忱追隨了祂。為人父母者，豈會尋求比兒女所給予的更大的光榮？而主最大的喜樂，正是在祂的子女——祂忠實的追隨者——身上受到光榮。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們仍在世界上，我卻到你那裡去。聖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賜給我的人，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我們一樣。」主為何說祂不再在世界上了？因為祂的工作已經完成，祂只是在等候承受那最後、最大的苦難，並以祂無罪的血來印證這已完成的工作。看，祂為門徒所作的祈禱是何等細膩周到！即便一位母親也不會如此為自己的兒女祈禱。「聖父啊！保全他們！」祂即將離去，將他們如羔羊留在狼群中。若無天上慈父的眼目看顧，他們必將全數被豺狼吞噬。「因你的名保全他們」——如同父母，如同父一般。求祢作他們的父，如同祢是我的父一樣；並在祢的父愛中，保全他們、護佑他們脫離兇惡的豺狼，並引領他們「合而為一，如同我們一樣」。在這完美的合一中，不僅將彰顯信眾所向披靡的力量，也將彰顯天主的光榮；是的，乃至天主的本質。如同父與子在性體上是一體，僅在位格上有所區別，願信眾也如此：在位格上眾多而各異，但在愛、意願與心志上，本質上合而為一。

主繼續說：「當我和他們同在時，我因你的名，」我因父的名，將他們如兒女般保守。「保全了你所賜給我的人，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喪亡之子，沒有喪亡一個，這是為應驗經上的話。」如同聖經所記載的，除了背主者猶達斯，主所揀選的人中沒有一個會喪亡。然而，猶達斯喪亡並非因為有記載，而是因為他對天主不忠，且崇拜銀錢。聖經中關於猶達斯有預言：「吃過我飯的人，也舉腳踢我。」（詠 40:9；參閱若 13:18）又記載：「讓人取去他的職位。」（詠 108:7；參閱宗 1:20）這兩項預言都在猶達斯身上應驗了。他曾與主耶穌同食，卻舉腳踢祂。出賣主之後，猶達斯自縊身亡，瑪弟亞接替了他的宗徒職務。

「如今我到你那裡去，」主最後說，「我在世上講這話，是為叫他們的

心充滿我的喜樂。」在與門徒及世界離別之前，主向祂的天父獻上這祈禱。主知道死亡與墳墓在等著祂，但祂並未向永生的父提及此事，因為在祂眼中，死亡與墳墓微不足道。祂談論的是回到父那裡——「如今我到你那裡去」，回到那「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榮」永恆榮耀中。祂接著祈求，願祂的門徒能擁有祂的喜樂。這是什麼樣的喜樂？這是一個聽命的兒子在承行父親的意願時所懷有的喜樂。這是一個締造和平的人內在的、屬神的平安，不被此世的狂亂所動搖的喜樂。這是一個家主清整了田地，耕耘播種，眼見莊稼成熟而歡欣的喜樂。這是一個勝利者擊敗所有敵人，並將得勝的權能賜予朋友，使他們能直到時間終結都獲勝的喜樂。最後，這是一顆純潔而虔敬之心的喜樂——是一種生命、愛與能力的喜樂。這樣的喜樂，在其圓滿之中，正是主在離開世界之前，為祂的門徒所渴望的。

這段主耶穌在受難前的祈禱，完全蒙父垂聽，其效果迅速顯現。首位基督信仰的殉道者、神聖的執事斯德望在殉難的時刻，「看見天主的光榮，並看見耶穌站在天主右邊」（宗 7:55）。而明辨的保祿宗徒寫道，天主使祂（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邊，超乎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以上；又將萬有置於他的腳下」（弗 1:20-22）。這正是關於主耶穌得享光榮的記述。至於祂追隨者的靈性合一，也正如祂向父所祈求的那樣成就了。宗徒大事錄記載，他們「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1:14），並且「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4:32）。

正如我們已提及的，基督的祈禱不僅是為宗徒們——雖然首先是為他們——也是為所有那些透過宗徒的話，已經並且將要信從基督的人。那麼，這祈禱也是為我們今天所紀念的參加第一次普世大公會議的諸聖教父。「保全他們！」——主曾向祂的父如此祈求。而父保全了他們，使他們免於亞略的謬誤，並藉聖神啟迪、光照、堅固他們，以捍衛並確立正統信仰。這祈禱也是為我們所有在宗徒的教會中受洗，並從宗徒及其繼承者那裡，認識了救主基督拯救之名的人。我的弟兄們，請想一想，主耶穌在兩千年前臨終之前，是如何想著你們，並為你們向天主祈求的！願這全能的祈禱守護你們，潔淨你們脫離一切罪惡，以喜樂充滿你們，並使你們的心靈合而為一！

願我們眾人同心合意，在光榮父、及子、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

聖神降臨

若 7:37-53; 8:1,2

在慶節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穌站著大聲喊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說這話，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將要領受的聖神；聖神還沒有賜下，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群眾中有些人聽了這些話，便說：「這人真是那位先知。」另有些人說：「這人是默西亞。」但也有人說：「難道默西亞能來自加里肋亞嗎？經上不是說：默西亞要出自達味的後裔，來自達味出生的村莊白冷嗎？」因此，為了耶穌的緣故，在群眾中起了紛爭。他們中有些人願捉拿他，但誰也沒有向他下手。差役回到司祭長和法利塞人那裡；司祭長和法利塞人問他們說：「為什麼你們沒有把他帶來？」差役回答說：「從來沒有一個人如此講話，像這人講話一樣。」法利塞人遂向他們說：「難道你們也受了煽惑嗎？首長中或法利塞人中，難道有人信仰了他嗎？但是，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眾，是可詛咒的！」他們中有一個，即先前曾來到耶穌那裡的尼苛德摩，遂向他們說：「如果不先聽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法律就許定他的罪麼？」他們回答他說：「難道你也是出自加里肋亞麼？你去查考，你就能知道：從加里肋亞不會出先知的。」然後，他們就各自回家去了。耶穌上了橄欖山。清晨他又來到聖殿，眾百姓都到他跟前來，他便坐下教訓他們。

宗 2:1-11

五旬節日一到，眾人都聚集一處。忽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好像暴風颳來，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開好像火

的舌頭，停留在他們每人頭上，眾人都充滿了聖神，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話來。那時，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這聲音一響，就聚來了許多人，都倉皇失措，因為人人都聽見他們說自己的方言。他們驚訝奇怪地說：「看，這些說話的不都是加里肋亞人嗎？怎麼我們每人聽見他們說我們出生地的方言呢？我們中有帕提雅人、瑪待人、厄藍人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及卡帕多細雅、本都並亞細亞、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並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亞一帶的人，以及僑居的羅馬人、猶太人和歸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剌伯人，怎麼我們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話，講論天主的奇事呢？」

當一粒種子被播種下後，必須要有溫暖和光的力量作用在其上，才能使其生長。

當一棵樹被栽種後，必須要有風的力量吹拂它，才能使其強壯並紮根穩固。

當家主建造房屋時，他尋求祈禱的力量來祝聖他的房屋。

主耶穌基督在這世界的田地裡播下了一粒最珍貴的種子。需要聖神的力量降臨在這粒種子上，賦予它溫暖和光，使其生長。

天主子在荒蕪未耕的死亡田野中栽種了生命之樹。需要聖神強勁的旋風吹拂它，以穩固生命之樹。

天主永恆的智慧，曾藉著被揀選的人靈為自己建造居所。而天主聖神的力量與智慧，則需要降臨到這居所中並祝聖它。

神聖的新郎揀選了祂的新娘——由純潔的靈魂組成的教會；而永恆喜樂的聖神需要降臨，以戒指連結天與地，並以婚禮的盛裝裝扮新娘。

一切都如預言般發生了。聖神曾被應許，而聖神降臨了。除了那位知道聖神將會服從並前來的那一位，誰能應許全能的聖神降臨於世呢？而如果不是對那位聖神懷有成全之愛的那一位，全能的聖神又會對誰展現如此樂意的服從呢？

成全的愛多麼樂於展現成全的服從！這成全的愛，唯有藉著成全的服從，才能成全地表達自身。愛總是警醒的，帶著渴望和準備，去服從所愛的

那一位。而從成全的服從中，如同湧流的乳與蜜一般，產生出成全的喜樂，這喜樂使愛成為美麗的事物。

父對子和聖神懷有成全的愛；子對父和聖神懷有成全的愛；聖神對父和子懷有成全的愛。由於這成全的愛，父是子和聖神最樂意的僕人，如同子是父和聖神最樂意的僕人，聖神是父和子最樂意的僕人一般。成全的愛使父成為子和聖神成全的僕人；如同它使子成為父和聖神成全的僕人，並使聖神成為父和子成全的僕人一般。正如受造界中任何一種愛都無法與天主的三位格之間的相互之愛相比，同樣，也沒有任何服從能與祂們之間的相互服從相等。

「我完成了祢所委托我所作的工作。」（若 17:4）；「願祢的旨意承行」（瑪 6:10；參閱路 22:42）。這些話豈不是顯示了子對父成全的服從嗎？

「父啊！……我本來知道祢常常俯聽我」（若 11:41-42），主在復活拉匝祿時這樣說；祂後來有一次呼喊說：「父啊！光榮祢的名罷！」當時有聲音來自天上：「我已光榮了我的名，我還要光榮。」（若 12:28）這一切豈不是顯示了父對子成全的服從嗎？

「我要求父，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若 14:16）；「當護慰者，就是……那發於父的真理之神來到時，他必要為我作證」（若 15:26）。的確，在復活後的第五十天，護慰者，真理之神，降臨到那些祂曾被應許的人身上。這豈不是顯示了聖神對子成全的服從嗎？

保祿宗徒勸告所有信徒的拯救原則：「論尊敬，要彼此爭先」（羅 12:10），在聖三的位格之間得到了完美的實現。每一位格都努力給予其他兩個位格比自己更大的尊敬；如同每一位格都渴望藉著服從，使自己比其他兩個位格更小。如果聖三的每一位格，不是出於對其他兩個位格無限的愛，而進行這種甘美而神聖的努力，去尊敬其他兩個位格並藉著服從使自己居於次位，那麼三位一體的天主性就會變成一個沒有區別的位格。

那麼，在聖神對子無限的愛中，聖神以無限的服從迅速地實現子的願望，並在預定的時間降臨在宗徒們身上。子確切地知道聖神會服從祂，因此祂給予了聖神必將降臨在宗徒們身上的確定應許。「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路 24:49），主這樣命令祂的宗徒們。不要

問主耶穌如何預先知道這自高天而來的能力，即聖神，願意降臨在祂的門徒身上。主不僅預先知道這件事，而且知道直到時間終結及其之後將要發生的一切事。但是，如果你更深入地探究這個特定的事件，你會看到，主關於聖神降臨的預知和預言，僅僅是就那一降臨的外在現象而言的預知和預言：它並不涉及聖神同意並願意承行子的旨意而降臨。因為在主談到聖神降臨之前，祂已經得到了聖神對此的準備和樂意的同意。事實上，聖神藉著主說出了祂的降臨。福音中不是說耶穌充滿了聖神（路 4:1）嗎？而主耶穌自己不是也在納匝肋承認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已在祂身上應驗了嗎：「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路 4:18）？由此可見，子與聖神如同與父一樣，處於不斷的交往之中，彼此交流愛、服從和喜樂。聖神的傅油證明了聖神在一個人身上真實而活潑的臨在。那麼，受傅者怎麼可能說出關於聖神自己的事，而聖神卻不知道；或者應許聖神將進行某種合作，而聖神卻沒有事先同意呢？今天的福音也證明了聖神臨在於主耶穌內，並且聖神同意耶穌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和每一個許諾。

「在慶節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穌站著大聲喊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這裡的慶節是指帳棚節，猶太人在秋季慶祝這一慶節，為紀念他們在曠野旅居時搭建帳棚。按照猶太曆，這個慶節在第七月慶祝，相當於我們的九月，是一個歡樂的節日（肋 23:24；申 16:13-14）。這一慶節持續七天，最後一天必定特別盛大，所以被稱為「隆重」。主高呼：「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在乾旱的耶路撒冷，很難從正常的供應中為眾多的人找到足夠的水。特別的挑水人從史羅亞水泉汲水，再由各家戶主用自己的器皿取用。是什麼促使主談論口渴和水呢？也許是人們在抱怨口渴；也許祂看見挑水人辛苦地從史羅亞扛著沉重的甁，上坡走到摩黎雅山，聖殿就聳立在那裡；又或許是因為那天是最後一天，主想利用這個機會，將靈性乾渴的概念帶給那些鐵石心腸的人，並提供他們靈性的飲料。主曾對撒瑪黎雅婦人說：「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若 4:14）。而現在，當祂呼喚每一個口渴的人時，祂想到的正是那同樣賦予生命的靈性之水：「到我這裡來喝罷！」

「『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說這話，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將要領受的聖神；聖神還沒有賜下，因為耶穌還沒

有受到光榮。」首先，主顯示了信祂的必要性。祂只給那些以正確的方式信祂的人應許了賞報，而這意味著要按照經上所說的那樣信祂。祂不願人們將祂視為眾先知中的一位；因為看，所有的先知都預言了祂。祂也不願被視為第二個厄里亞或洗者若翰。厄里亞和洗者若翰都只是天主的僕人和主的前驅。聖經稱祂為天主子，祂在永恆中由父所生，在時間中由至聖童貞瑪利亞所生。當伯多祿宗徒宣認了這樣的信德，說：「祢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瑪 16:16）時，祂讚揚了這樣的信德。當猶太人的首領和經師們試圖用各種複雜的問題使祂難堪時，祂藉著引用聖經使他們困窘、啞口無言，聖經指出那受人期待的默西亞不僅是達味之子，也是天主子（瑪 22:42-45）。祂的旨意是要人相信祂是天主最偉大的啟示，藉著這啟示，所有其他的啟示，從始至終，都被超越了。離開了祂，信德是虛妄的，望德是虛妄的，愛德是無用的。但是，對祂的真信德會引向救恩——那些擁有真信德的人可以確知這一點。這如何能得到證實呢？從他們的身體裡要流出活水來。聖史解釋說，這裡所說的「活水」是指聖神：「他說這話，是指聖神」。那麼，凡相信天主子的人，天主聖神將降臨並居住在他內，屬靈的、賦予生命的河流將從他的身體裡流出來。但為什麼是從他的心中（身體）流出來呢？因為在聖人身上，身體是聖神的居所，正如宗徒所說：「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而得的，住在你們內嗎？」（格前 6:19）。因此，保祿宗徒對那些因信天主子而已經領受了聖神的信徒說話。狹義而言，「身體」指的是人的心，它是肉體和靈性生命的中心。「我兒，」智慧的君王說，「你要謹守你的心，因為生命是由此而生。」（箴 4:21,23）達味先知對天主說：「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在我五內注入堅強的精神。」（詠 50:12）再者，保祿宗徒說：「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迦 4:6）因此，從心，如同從聖神最偉大的聖所中，一股賦予生命的潮流流遍整個人，包括肉體和靈性。其結果是，信徒的身體將成為人靈的武器，而人靈將成為聖神的武器。整個人將藉著聖神的這些潮流得到潔淨、光照、堅固，成為不朽，以致他所有的思想、愛和活動都將指向永生。他生命的潮流將流入永恆，永恆的潮流將流入他的生命。

然而，當主耶穌說這話時，「聖神還沒有賜下，因為耶穌還沒有受到光榮。」也就是說：儘管聖神與耶穌同在，但尚未賜給信友。聖神尚未以祂的

圓滿與能力，在世上開始祂的工作。因為主耶穌尚未受到光榮——祂為人類所獻的祭獻尚未完成，祂作為人類救主的使命也尚未結束。在人的救恩計劃中，當父差遣子來成就拯救人類的工作時，父在世上是全然活躍的；當子作為神人執行救恩工作時，子也是全然活躍的；而當聖神建立、祝聖並繼續子的工作時，聖神也是全然活躍的。但切勿誤解為：父活躍時，子與聖神不是活躍的；子活躍時，父與聖神不是活躍的；聖神活躍時，父與子不是活躍的。當子在世上完全活躍時，父與聖神也與他同工，正如在祂於約旦河受洗時所見，也如主耶穌親口所言：「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若 5:17）父和子一起且同時地工作。聖神亦然，正如主耶穌應許將派遣聖神——即護慰者——給門徒們，並親口說祂自己要「同他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三位一體的天主本為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割的，但在受造界中，天主的本體有時更顯著地透過某一神聖位格表達其活動，有時則透過另一神聖位格表達其活動。因此，當主耶穌應許聖神將降臨在宗徒們身上時，聖神早已在祂內，故可說這應許既出於聖神，也出於子。

現在讓我們仔細思想這個應許是如何實現的，我們今天隆重慶祝的聖神降臨是如何發生的。

「五旬節日一到，眾人都聚集一處。」宗徒們遵照主的命令，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來自高天的能力，好指示他們下一步該怎麼做。他們在心靈和祈禱上都團結一致，如同一個人，一個靈魂。靈魂所想的使人的靈魂各異或相似；而當時所有宗徒靈魂所想的卻是同一的：他們的靈魂充滿了對天主過去一切作為的讚美，以及對將來之事的期待。

「忽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好像暴風颳來，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開好像火的舌頭，停留在他們每人頭上，眾人都充滿了聖神。」這是什麼樣的響聲呢？豈不是天使軍旅的聲音嗎？豈不是厄則克耳先知聽到的革魯賓翅膀的聲音嗎（1:24）？無論是什麼，它都不是來自地上，而是來自天上；不是來自地上的風，而是來自天上的力量。這響聲預示著天上君王，護慰者聖神的降臨。聖神不是火，正如祂不是鴿子一樣。祂曾在約旦河以鴿子的形象顯現，而現在則以火的形象顯現；前者是為象徵降臨在其身上的主耶穌的純潔無瑕，而後者則是為象徵熾熱的力量、溫暖和光明：一種燃燒罪惡的力量，一種溫暖人心的熱力，一種照亮心靈的光明。聖神是無

形的，不會化身為任何形式的肉體，而是根據需要，以最能象徵當時意義的物質形式顯現自己。為什麼聖神在這一次以分開的火舌的形式顯現，每一火舌個別地停留在每一位宗徒頭上，我們可以從接下來的內容中立即明白：

「眾人都充滿了聖神，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話來。」由此可見，聖神為什麼以舌頭的形狀顯現，並且這些舌頭是分開的。那是因為祂的第一個行動是賦予宗徒們說外方話的能力。由此清楚可見，從基督教會的一開始，救恩的福音就是為了地上的萬民而設的，正如主在祂復活後明確指示祂的門徒：「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 28:19）。因為猶太人，這個被揀選的民族，拒絕了主，將祂釘死在十字架上，得勝的主便親自從地上萬民中重新揀選，創造了一個新的被揀選的民族，不是單一語言的民族，而是擁有同一精神的神聖子民——天主的教會。如果基督的宗徒們不懂得各民族的語言，他們又如何能去教導萬民呢？那麼，這些福音的傳教士為了開始他們的使命所使用的首要能力，就是理解和講說外方話的能力。他們這些普通人，只懂他們的母語阿拉米語，不懂其他語言。如果他們要以通常的方式學習許多其他語言，他們何時才能學會呢？他們一生也學不到聖神在一瞬間教給他們的那麼多語言，因為看，當時有多少講說不同語言的不同民族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帕提雅人、瑪待人、厄藍人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及卡帕多細雅、本都並亞細亞、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並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亞一帶的人，以及僑居的羅馬人、猶太人和歸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剌伯人。」

「人人都聽見他們說自己的方言。他們都驚訝奇怪。」他們看見眼前這些樸實的人，舉止質樸、容貌平常、衣著簡單，他們每個人都聽到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光榮天主！他們怎能不驚訝？他們怎能不奇怪？他們中有些人，不知道如何解釋所發生的事，便開始說宗徒們喝醉了酒。但是，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清醒的人在醉酒的人眼中如同醉漢，理智的人在狂人眼中如同瘋子。那些塵世所束縛、沉醉於世俗的人又怎能評判那些為聖神所充滿的人，那些作為心懷聖神者、說出聖神賜予他們的話的人呢？墨守成規的人不喜歡意想不到的事，當意想不到的事來臨時，他們要麼怒火中燒，要麼加以嘲笑。但是聖神不像一個蠻橫之人，強行闖入別人的家。祂進入那些自願打開家門的地方，進入人們渴望並熱切期待祂這位尊貴客人到來的地方。宗徒們

滿懷渴望，等待著祂，祂便降臨在他們身上，並居住在他們內。祂並非帶著威脅的怒吼，而是帶著喜樂的呼喊，降臨在他們身上。

我的弟兄們，當聖神找到那些向祂敞開並渴望祂的純潔靈魂時，祂會以難以言喻的喜樂歡欣鼓舞！祂帶著喜樂的呼喊，居住在他們內，並賜予他們豐厚的恩賜。祂像火一樣進入他們，燃燒掉殘留的最後一點罪惡；像光一樣，用永不熄滅的天光照亮他們；像熱一樣，用神聖的愛之溫暖溫暖他們，天主國度中的天使軍旅就是被這愛所溫暖的。新神學家聖西默盎說：「就如一盞燈，即使充滿了油並有燈芯，除非被火點燃，否則仍然是黑暗的，同樣，靈魂在被聖神的光明和恩寵觸摸之前，也是黯淡無光的。」（《奧秘論著》59）祂將說方言的恩賜作為祂的第一個恩賜賜予宗徒們，因為在當時，這是他們最必要的。但是後來，為了回應宗徒們傳教事工的需要，祂又將其他的恩賜傾注在他們身上：行奇蹟的恩賜、說預言的恩賜、智慧的恩賜、口才的恩賜、忍耐的恩賜、內心平安的恩賜、在信德和望德中確信的恩賜，以及愛天主和愛人的恩賜。聖神豐盛而喜樂地分施這些恩賜，不僅給了宗徒們，也給了他們的繼承人以及如今基督教會中的所有聖徒，一切都按照需要和人的純潔程度而賜予。藉著祂在世上的工作，主耶穌給父和聖神都帶來了極大的喜樂。自亞當在樂園的第一天起，聖神就沒有體驗過五旬節那天祂所擁有的喜樂，在那一天，天主子為祂創造了以祂全部的力量活躍於人間的可能性。的確，從亞當墮落直到基督復活，聖神一直不斷地在被罪惡束縛的人類身上工作。但是，祂的活動當時受到人們罪惡的限制和阻礙。祂當時在人中間行走一條狹窄的道路，向生命的燈注入足夠的油，使其不完全熄滅。祂也藉著自然律和人為的法律，藉著先知和君王，藉著藝術家和賢士工作——只要他們能夠並願意將自己交付於祂的行動。凡有人因渴慕天主的公義而落淚於在塵土中，都是因祂溫暖人心的熱度所致。每當智者對獨一永生的天主有剎那的領悟，那是祂在人的靈魂中燃起的火花。每當藝術家歌唱、雕刻或繪畫出某種生命的寓言，以某種方式開啟了盲目人類的眼睛，使其看到神聖的真理時，祂就在那裡用祂賦予生命的噓息觸摸那人的心靈。每當真正高貴的人，憑著對天主的信德和自我犧牲，挺身捍衛受壓迫的正義和真理時，祂就在那時將祂的力量注入人心。但這並沒有充滿熱情或喜樂。這些只不過是扔給監獄中飢餓囚犯的殘羹剩飯。然而，當主耶穌摧毀罪惡和死亡的監獄，

並將祂的十二位宗徒帶到聖神面前，如同十二位光彩奪目、尊貴的朝臣時，天主聖神便帶著喜樂的呼喊，以祂全部的德能，與他們同住。聖神仍然因亞當的罪而悲傷，但那時祂第一次以暢快的氣息和極大的喜樂，重新開始祂在人中間不受限制的大能工作和啟示。

為了更容易理解，這個類比或許能幫助你：太陽在冬天和春天都照耀，但它的光和熱無法使任何東西在冬天的積雪中生長。然而，在春天，同樣的太陽，擁有同樣的溫暖和光芒，卻使所有播下的種子發芽生長。科學家告訴我們，地球的部分區域會遠離太陽，積雪的地區離太陽更遠，那些地區接收的陽光是斜射的，而非直射。在春天，地球的那一部分轉向太陽，積雪的地區靠近太陽，太陽的光和熱以直射的方式照射下來。從亞當到基督，人類的靈魂就像冬天的地球。聖神賜予光和熱，但由於人靈罪惡的扭曲以及與天主的隔絕，它仍處於冰封狀態，無法因此而發芽生長，結出任何果實。主耶穌扭轉了人靈魂的方向，使其靠近天主，清除了其上的冰雪，耕耘了它，並在其中播下了神聖的種子。然後，聖神就像春天的太陽一樣，藉著祂的力量，在人靈魂的田地裡孕育並展現出甘飴奇妙的果實。冬天永遠不會承認春天為大地帶來的種種奇蹟。同樣，那些背離聖神，生活在被自身錯覺的冰雪扭曲的靈魂中的人們，也永遠無法相信聖神賜予那些靠近祂並沐浴在祂神聖的光和熱的直射下的人們的奇妙恩賜。一個出生並一生都生活在冰雪中的愛斯基摩人，又怎能相信來自南方國度的旅行者向他描述的樹木和花朵、佈滿五彩繽紛鮮花的草地和綠色的山丘呢？

所以，那些遠離天主，被罪惡冰封、黑暗籠罩的人們，也不會相信宗徒們開始宣揚天上永生天主的喜訊時所說的話：那召喚所有渴望成為祂子女的人歸向祂的父；那在世上顯現為人，生活在人中間，為人受苦，以大能從死者中復活並升入光榮的天主子；那降臨在他們身上、賜予他們天上恩賜的聖神；我們在天上的那充滿光明、不朽的家鄉，只有罪惡使我們與之分離；那要求於我們的純潔生活，使我們能回到我們天上的家鄉，並在永生中成為天使的同伴和弟兄。有些人相信了這些喜訊；有些人不相信。活水的江河從諸聖宗徒流向了全世界。有些人靠近，並暢飲這活水；另一些人則沒有。宗徒們像神一樣在人間行走，行奇蹟，治癒各種疾病和軟弱，並宣講悔改和罪赦。有些人喜樂地接待他們，但另一些人則帶著憤怒和嘲笑拒絕他們。那些

接待他們的人感受到了他們與聖神的相通，以及聖神在他們內的工作。於是，神聖子民的人數增長，天主的教會在世界上擴展並建立起來。於是，種子發芽並結出果實。於是，以主耶穌為根基的真理之家，為聖神所祝聖，擴展到大地的四極，其高塔直達於最高的蒼穹。

今天我們慶祝聖神的節日，祂因著對天主子無盡的愛，以無盡的喜樂和服從，甘願降臨到地上，並以祂全能的手承擔起人類救恩的工作。讓我們以頌揚的讚歌紀念至聖童貞瑪利亞，聖神降臨在她身上的時間早於降臨在宗徒們身上。聖神降臨在宗徒們身上，是作為教會，作為聖徒們同心合意的團體；而祂降臨在天主之母身上，則是作為一位特選的個人。加俾額爾總領天使向至聖童貞女宣報：「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路1:35）而她，藉著聖神的德能，結出了最光榮的果實，其芬芳瀰漫天地，所有信徒從始至終都藉此得到滋養。至聖至潔的天主之母，我們救恩的曙光和搖籃，我們謙卑和服從的典範，我們在天主寶座前的保護者和代禱者，請與諸聖宗徒一起，不斷地為我們祈禱！

天上的君王，護慰者，真理之神；求祢降臨並居住在我們內，求祢居住在我們內，作為力量、光明和溫暖，作為我們的生命和喜樂！求祢潔淨我們一切的污穢，至善者，求祢拯救我們的靈魂！求祢使我們的心充滿喜樂，使我們的口裡充滿讚美詩，使我們能光榮、頌揚祢，偕同父及子，——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一主日（諸聖主日）

跟隨基督

瑪 10:32-38; 19:27-30

「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認他；但誰若在人前否認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把平安帶到地上；我來不是為帶平安，而是帶刀劍，因為我來，是為叫人脫離自己的父親，女兒脫離自己的母親，兒媳脫離自己的婆母；所以，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不配是我的；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不配是我的。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不配是我的。」那時，伯多祿開口對他說：「看，我們捨棄了一切，跟隨了你；那麼，將來我們可得到什麼呢？」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些跟隨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榮的寶座上時，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並且，凡為我的名，捨棄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親、或母親、或妻子、或兒女、或田地的，必要領取百倍的賞報，並承受永生。有許多在先的要成為在後的，在後的要成為在先的。」

家主會讓僕人空著肚子去放羊嗎？
父親會讓兒子不帶犁和牛就下田嗎？
將軍會讓士兵不帶武器就上戰場嗎？
不會。

天主也不會讓祂的僕人、祂的兒子和祂的士兵空著肚子、不帶補給和武器就進入這個世界。人不會比天主更有智慧或更仁慈——絕不會！所以，既然人會給予追隨者所需要的補給，天主就更會供應祂的追隨者所需的一切。

天主豐盛地將恩寵傾注在那些履行祂的工作的人身上，這一點極其清楚

地由諸聖宗徒的榜樣向我們證明。十二個出身卑微、職業普通的人，沒有軍隊、沒有財富、沒有世俗的光榮或權勢，竟能離開家鄉和親人，走向全世界傳播基督的福音——這完全是嶄新的事物，與此前世界所認為正確和美好的一切都截然不同；除了天主的幫助、天主的合作和天主的恩寵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解釋。而且，他們竟有勇氣反對最博學之人的虛假學問、最富有之人的短暫財富以及世上最強大之人的邪惡權力——如果不是天主以祂的智慧滋養他們、以祂的力量保護他們、以祂的武器武裝他們，這些平凡的漁夫怎敢如此？此外，他們竟有如此的無畏和毅力，能夠忍受難以想像的折磨和難以言喻的羞辱：被世人鞭打，被自然災害所擊垮；被戴上鎖鏈；遭受嘲笑和石擊的迫害；在監獄中忍飢挨餓；被捆綁著在狂風暴雨的海上從世界的一端拖到另一端；被扔給野獸；被剝皮、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看到整個世界都武裝起來反對他們，這十二個人必定擁有某種不可征服的奧秘助祐，某種他們沒有像食物一樣放入口中的滋養，某些敵人軍隊看不見的、不是握在手中的武器（參閱格後 10:4）。

他們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向普世宣講復活的基督——在血肉中向世人啟示自己、又重返天國的天主，令舉世震驚；他們撒下新信仰、新生命與新創造的種子後，便離開了此世。直到此刻，世界方開始燃燒：因他們所撒的種子、所宣講的聖言、所留下的足跡而燃起燎原之火。昔日迫害他們的民族散佈大地；抵擋他們的王國化為塵土；不接納他們的屋宇淪為廢墟；折磨他們的偉人智者蒙羞絕望、悲慘滅亡。而他們播下的種子卻萌芽綻放：在人類暴力與虛妄作為的廢墟上，教會從他們的鮮血中崛起；凡接待他們的，獲得光榮；凡信從並追隨他們的，得到拯救。主何其豐厚地滋養祂的僕役！何其慷慨地供應祂忠信的子女！而祂，如同統帥一般，又何其全備地武裝祂的眾戰士！

主首先供應並武裝祂忠實的追隨者，然後派遣他們去工作、戰鬥。基督在祂的塵世生活中表明了這一點，而聖神降臨後教會的歷史也充分地闡明了這一點。福音中記載，基督召叫了祂所有的門徒，「授給他們制伏邪魔的權柄，可以驅逐邪魔，醫治各種病症，各種疾苦」（瑪 10:1）。然後祂告訴他們去宣講天國臨近了，並補充說：「病人，你們要治好；死人，你們要復活；癩病人，你們要潔淨；魔鬼，你們要驅逐；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

分施。」（10:8）因此，祂首先賜予他們權柄、能力和力量，然後派遣他們行動。為了如此偉大的工作，宗徒們需要非常大的力量。他們確實獲得了這種力量，這可以從救主自己的話中看出：「你們白白得來的。」此外，為了向宗徒們展示這種將永遠與他們同在的神聖力量是多麼偉大和不可抗拒，主命令他們毫無掛慮地去工作，不要隨身攜帶金銀，也不要帶食物、兩件外衣、口袋或鞋子；如果沒有被接待，也不要生氣；不要預先考慮如何回答審判他們的。

在賦予他們必需的權能，並闡明這權能足以應付一切生活的需要與困境後，祂才坦然揭示他們將面臨的一切苦難：「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中」（瑪 10:16）。但隨即鼓勵他們：「你們不要怕！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一一數過了。」（10:30）天主的權能尚且護佑麻雀，又怎會不護佑你們呢？主最後以今日福音中這決定性的話語作為結束，清楚表明善用天主所賜權能者與不運用此權能、或用以行惡者將面臨的不同結局：

「凡在人前承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認他；但誰若在人前否認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認他。」先是對堅忍忠勇的戰士的賞報，後是對遲疑動搖、向仇敵投降的邪惡無信之人的懲罰。難道人能獲得比這更大的賞報嗎？——主基督本人在天國，於祂的天父與無數天使軍旅前，親口承認這人是屬祂的；將他銘刻於永恆的生命冊；以不可言喻的光榮為他加冕，並在永生天鄉的集會中將置於他的右邊。難道人能承受比這更重的懲罰嗎？——主基督親自否認他，當著眾天使與萬民齊聚的場合，在天父面前對他說：「我不認識你；你不屬我；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冊中。離開罷！」至於必須公開呼求並承認主耶穌的聖名，就如必須在心中信祂一樣，聖保祿宗徒的話已明確表明：「如果你口裡承認耶穌為主，心裡相信天主使他從死者中復活起來了，你便可獲得救恩」（羅 10:9）。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以靈魂與肉身共同承認主耶穌；因為人是由靈魂與肉身組成，因此整個的人必須承認那降來拯救整個人的主。

「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不配是我的；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不配是我的。」這般令人驚異的話，唯有那比我們塵世的父母更對我們生命負責的主方能道出。唯有那愛我們勝過我們父母的祂，才敢如此宣告；唯有那愛我們兒女遠超我們所能的祂，才配作此評斷。我們的父母不過賦予我們這一

短暫的生命，祂卻使我們誕生於永生；父母給予我們的是苦痛與卑微，祂所賜的卻是永恆的喜樂與不朽的榮光。父母給予我們的都是從祂那裡領受的。他們預備食物，祂卻賜予我們氣息。食物與呼吸，哪個更重要？他們縫製我們的衣裳，祂卻塑造我們的心靈。衣裳與心靈，哪個更必不可少？是祂將我們帶入此塵世，父母不過是祂所用的門戶。誰的恩澤更深：是那引你入城的嚮導，抑或是你走過的城門？

主當然不是要否定我們對父母至親應有的愛——這愛是基督兩大誡命所命令於我們的。主自己在被釘在十架架上時，就表明了祂對祂的至聖母親的愛，將她託付給祂的愛徒照顧——若望代替祂成為聖母的兒子——然而祂在此處所言，特指宗徒將面臨的迫害處境。父母將會懼怕，兒女將會懼怕，他們要對基督的宗徒說：「你要否認基督，與我們平安共處，不要離開家人。你要像其他人那樣地生活；不要擔心你的新信仰！它會將你由我們中間帶走，帶你上刑架。那麼，我們要做什麼呢？他們將使我們忍受飢餓，遭受打擊；他們會殺死你。」你的父母會說：「難道我們生養你，就是為了在年老時因你的緣故而飽嘗苦楚嗎？」你的兒女將會質問，為何要生養他們，致使他們要受同輩譏諷、輕蔑、受迫害，甚至最終可能要喪亡？「你若真愛我們，就捨棄基督，與我們一起在此平安度日吧。」在這樣的決斷時刻，宗徒必須分辨誰於他更為重要，誰是他更愛的：基督還是父母；基督還是親生子女。他全部的永恆命運就繫於這一決斷，他血親的永恆命運也擊於這一決斷。人這一生中決不會遭遇較這更可怕的決斷，他不能朝著一個方向舉步，又向另一方向邁足。在這樣的時刻，人不能將自己的心剖分，而必須將它置於一邊，或是另一邊。如果你在心中朝拜基督，你和家人都能得救；要是你把父母兒女看得比基督還重，你和家人都會喪亡。誰在世上不認基督，在最後審判時，基督在天父和所有天使聖人面前，也會不認他。

【佩路西雍的聖依西多祿致斐雷托市长書（其人因未能晉身渴求的顯赫團體而憂傷）：「現世的光榮比蛛網更微不足道，較夢境更虛幻。因此你應當將心神提升至首要之事上，如此你憂傷的靈魂便會輕易地獲得安寧。那想要同時獲得兩種光榮的人，兩者都得不到。唯有當人不求這兩種光榮，只求天上的光榮時，反倒可能二者兼得。故此，你若要尋求光榮，當追求屬神的、天上的光榮——如此，地上的光榮也往往隨之而來。」（書信五）】

主耶穌明確告知眾宗徒，這抉擇時刻是艱難的，祂說：「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這指的是，比起世上任何人，親屬更會阻攔人追隨基督；倘若人決意追隨，他們也將最為激烈地譴責他。誠然，綑綁我們留戀俗世的並非仇敵，而是我們的親朋；攔阻我們的不是陌路人，而是骨肉之親。為使與親屬分離的苦楚得以緩解，也為寬慰那些因主的緣故願意離家者的良知，主預先教導他們要如同麻雀一樣地無憂無慮。追隨主的人不必掛慮——當你們離家後，誰來供養家人衣食。那位養活麻雀的主，必親自供養他們。若沒有我們天父的旨意和許可，沒有一隻麻雀會掉落在地上。若沒有你們天父的旨意與許可，什麼也不會發生你們的親屬與你們自己身上。你們親屬的頭髮已被數算清楚，正如你們的頭髮也被數算清楚一樣。所以，你們要離開他們，追隨祂！當你們與親人同在時，並非你們在照料他們，而是天主在照管。即便沒有你們，祂仍會照管他們。

然而「父親」與「母親」，「兒子」與「女兒」在此皆有內在深意。所謂「父親」與「母親」，亦指那些藉謬誤教導，在我們內造成反對基督與福音的精神的教師與屬靈領袖。他們教導屬世的智慧，只滋養肉體而非靈魂，使人遠離基督，淪為塵世的奴僕。在我們未認識基督時，我們視這些屬靈父母如偶像一般；無論是親自聆聽他們，或是閱讀他們所寫的書籍，都在我們心中給他們獻上我們的愛慕、尊敬、榮耀與崇拜。凡愛他們勝過基督的人，便不配是基督的。至於「兒子」與「女兒」，其內在意義當解作我們的行為、工作、創造、建築、著作等——凡我們引以為傲，我們心靈或雙手的產物。我們的心、愛戀與驕傲，皆繫於這些產物。然而，這一切產物與工作，與基督有什麼可比較的呢？不過如日光前的煙霧，永恆大理石前的時光塵埃。故此，凡愛這些勝過愛基督者，便不配是基督的。

主接著說：「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不配是我的。」我們首先必須把十字架理解為前文所指的：即與父母、子女、親屬、朋友、教師，以及我們的工作的分離。十字架意味著痛苦，而分離即是痛苦。

我們也必須把十字架理解為基督的追隨者在道路上將會遇到的一切苦難、折磨與痛苦。這一切對於真愛而言都是必要的，為使其燃燒得更加熾烈；這一切就像病人為得醫治而必須服用的苦藥那樣無可避免。每位基督的追隨者都將在路途上遇到各種苦難、折磨與痛苦，而每個人的十字架也各不

相同。因此主說：每個人都必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此外，我們必須不僅把十字架，理解為來自外在的折磨與痛苦，也要把它理解為那些伴隨人與自我分離——與舊我、罪惡習性、情慾及肉體的分離——的內在煎熬。這是最沉重的十字架之一，若沒有天主的幫助與人對基督的大愛，便無法背負。然而這是必須背負的十字架。正如主在稍後說：「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 16:25）。意即：誰若緊抓那被罪惡玷污、被情慾腐蝕的舊靈魂，必將喪失它，因為任何污穢不潔的事物都不能來到天主面前。但是，誰若為基督的緣故，為更新與重生，為獲得新人與新靈魂而捨棄舊靈魂，必將尋得這新靈魂——比舊靈魂的明亮豐盛百倍。就如捨棄肉身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的人，也將獲得百倍賞報。

最後，我們必須把十字架，理解為基督那寶貴而賜予生命的十字架。我們並非拋棄世俗的十字架，或以一種苦難換取另一種相似的苦難，而是將基督的十字架——為使罪得潔淨、靈魂得更新、並獲享永生而承受的折磨、痛苦與苦難——背負於自己身上。正如保祿宗徒論及主的十字架時所說：「至於我，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因為藉著基督，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迦 6:14）凡背負基督十字架的人，世界對他是死的，他對世界亦然——雖對世界是死的，對天主卻是活的。對某些人，這十字架是愚妄，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絆腳石（參閱格前 1:23），實不足為奇。那些仍活在罪惡的舊靈魂中、為世俗與肉體私慾所奴役的人，除了為現世利益——健康、財富、名譽或榮耀——而受苦之外，無法理解任何形式的苦難。然而，基督的十字架意味著為靈魂的健康與豐盛、為新國度的君王及宣認祂的人的唯一所愛——基督的尊榮與光耀——而承受的痛楚與苦難。

「那時，伯多祿開口對他說：『看，我們捨棄了一切，跟隨了你；那麼，將來我們可得到什麼呢？』」宗徒伯多祿提出這個問題時，正值主勸誡那位尋求永生的富少年，要他變賣所有、施予窮人，然後跟隨祂。然而，那少年卻憂悶地離去了，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瑪 19:22）。正是在此背景下，伯多祿提出了上述疑問。教會將這段對話與今日福音的前半部分編排在一起，正是因為二者在靈性上密切相連。聖伯多祿代表眾宗徒詢問：他們既已

捨棄一切——家園、親人、工作——來跟隨主，將來會得到什麼？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些跟隨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榮的寶座上時，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耶穌回答伯多祿的提問時，是向眾宗徒說的——祂「對他們說」。然而，賣主的猶達斯也在其中。他要坐在寶座上嗎？那時，猶達斯尚未負賣基督，儘管背主的念頭已在他心中生根。主預知猶達斯將要背叛祂，因此說話時帶有條件且謹慎。祂沒有說「你們所有人」，而是說「你們這些跟隨我的人」。由此，賣主的猶達斯已被排除在外，因為他只是表面上與基督同行，並未真正跟隨祂。不久之後，他將完全與基督及宗徒們分離，而另有一人將取代他的位置，坐在他的寶座上。

主向祂忠信的宗徒們應許了巨大的賞報。他們將成為以色列子民的審判者；並非所有人的審判者，因為唯有祂自己才是全人類的審判者，而是與他們同出一源的以色列人的審判者。在今生，這民族曾審判宗徒們；但在最後審判時，當萬民被左右分開，有人蒙召享永福，有人被判受永罰之時，宗徒們將要審判他們。屆時，在這重生的時刻，十二位宗徒將坐在主右邊的十二個光榮寶座上，審判那些曾在今生審判過他們的同胞。這審判絕非出於報復，而是秉行公義。

主這番話原是只對宗徒們說的，但祂在答覆中又加上了一句適用於古今所有信友的話：「凡為我的名，捨棄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親、或母親、或妻子、或兒女、或田地的，必要領取百倍的賞報，並承受永生。」宗徒與聖人在世時，豈非已為基督的名，獲得了百倍於所捨棄的賞報了嗎？普世各地，豈非已建起千百座以他們為名的聖堂？豈止數百，更有千萬男女奉他們為屬靈父親與兄弟？天主給亞巴郎的許諾，實實在在應驗在諸聖身上：他們的屬靈後裔，確已多如天上的繁星、海濱的沙粒（創 22:17）。那些聖婦聖女、殉道女與童貞女，豈非也成了無數效法她們、成為基督門徒的信友的屬靈母親與姊妹？今日世上，仍湧現出宗徒與聖人，就如整個基督教歷史中不斷出現宗徒和聖人那樣，他們的屬靈子女與屬靈淨配豈非不計其數？他們捨棄家園田地，而眾信友的家園豈不都成了他們的家園田地？在他們宗徒使命伊始之際，他們所捨棄的雖然不多，所得卻很豐厚；從未貧乏，一無所缺（宗 4:34）。屬靈後裔遠勝肉身子嗣，神恩厚賜超越世俗財富。因此主

又許諾：他們終將獲得超越其他一切的賞報——永生。

按內在的意義而言，「房屋」意為罪惡的舊靈魂；「兄弟、姊妹、父母、妻子」意為靈魂對塵世的執著；「兒女」意為我們的罪業，「田地」則意為整個感官世界連同我們的肉身。凡為基督捨棄這一切的，必得百倍償報，比他先前所擁有的更多、更美。超越這一切的，乃是永生。

主用了「百倍」這個數字，因為這個數字象徵信眾將領受之恩賜的圓滿全備。不只百人，實有千萬男女捨棄一切，他們全都領受了這賞報。本主日——「諸聖主日」——即為所有這些人而設。一些聖人在全年中有其特定的紀念日。然而這只是對人盡皆知的聖人。更有無數不為人知的聖人，卻為無所不知的永生天主所熟知。他們構成了基督受光榮的得勝教會，與我們這些在世上構成基督士兵戰鬥中的教會緊密相連。藉著他們，主如太陽一般在群星中照耀，因為他們都是「祂身上的肢體」（弗 5:30）。他們生活而有力，親近天主，亦接近我們。他們恆常鑒察地上教會的生活；我們從生到死，他們都警醒相伴；他們聆聽我們的哀禱，知道我們的困厄，以他們的力量與祈禱幫助我們——他們的祈禱如同乳香上升，經由天上的天使直達天主座前（默 8:3-4）。這些人就是基督的偉大殉道者，無論男女，聖人及我們心懷天主的教父，教會的牧者與教師，保護天主的教會免受迫害者逼迫的虔誠國王與王后；宣信者與獨修者、修行者與獨居隱士、柱頭修士與聖愚——簡言之，凡以基督之愛超越塵世之愛，為基督聖名捨棄一切、堅持到底的人，那些自己已得救又將救恩帶給他人的人。現今，他們幫助我們得救，因為他們毫不自私，也不嫉妒：他們所喜悅的是有盡可能多的男女得救，進入他們自己所喜悅的光榮之中。他們全都藉著信德而得勝。他們全都熄滅了焚灼軟弱人性的情慾之火。他們中有許多人曾受譏諷、迫害、鎖鏈、囹圄，最終被石頭砸死。他們中有許多人是世界不配擁有的，「在曠野、山嶺、山洞和地穴中漂流無定」（希 11:38）。今生是對我們工作的考驗，賞報在來世賜予。他們成功地通過考驗，如今，他們給予我們幫助，使我們不至蒙羞，像他們一樣地通過考驗，在天主的國中與他們一樣。天主確實在祂的聖徒中間神妙莫測！

教會在聖神降臨節後的第一個主日慶祝「諸聖主日」，含有深意：為教導我們，宗徒與諸聖在人類歷史中展現的偉大英雄氣概，與其說是憑藉自己

的力量，不如說是藉聖神因受讚頌的大能。他們以天主的食糧為食，蒙天主眷顧護佑，並裝備了天主的武器。正因如此，他們能在征戰中堅忍不移，承受一切，並在一切事上獲得勝利。

【聖大瑪加略由自己的經驗教導：人必須長期力行善工，付出極大努力與決心，「直到最終，天主親臨，住在他內，他也住在主內，主要親自將祂的誡命親手栽種於他內，使他結滿屬靈的果實」（講道集第十九篇）。】

就如宗徒的榜樣那樣，所有聖人的典範也向我們清楚揭示這偉大而甘飴的真理：天主不會派遣祂的僕人進入草場而不給食物，不會差遣祂的兒子們前往田地而不備工具，更不會令祂的士兵投入戰鬥而不配武器。願至高者上主因此受享光榮與讚頌——祂以勝利使祂的聖人受到光榮，並因著他們而受到光榮！

「有許多在先的要成為在後的，在後的要成為在先的。」主就這樣結束了祂對宗徒所說的預言話語——這些話至今仍在應驗，儘管它們只有在最後審判時，才會以絕對的圓滿完全應驗。宗徒們曾被視為以色列中「在後的」，而那些迫害宗徒的法利塞人和假善人，卻被視為「在先的」：「我們仍被視為世上的垃圾和人間的廢物」（格前 4:13）。然而，無論在地上還是在天上，宗徒們都成了在先的，而他們的迫害者卻成了在後的。賣主的猶達斯曾是在先的，卻因出賣天主而淪為在後的。許多聖人曾被視為在後的，但他們成了在先的，而折磨嘲弄他們的人，卻從這世上的尊榮首位，跌落到天主面前的末位。在最後審判時，將會揭露並顯明：如今在我們中間被視為在先的，有極其、極其多的人將淪為末位；而那些自視為在後的、也被這世界視為在後的，他們中有許多人將被提升至首位。

這段話也有其內在的含義。在我們每個人裡面，都有一場「低下之人」與「崇高之人」之間的爭戰。當那些卑劣、污穢、罪惡與可怖的事物在我們裡面掌權時，「低下之人」便佔據首位，凌駕於「崇高之人」之上。但如果一個人承認自己的罪，悔改並領受永生基督的聖體，那麼他裡面的「低下之人」便會從首位跌落至末位，而「崇高之人」則從末位升至首位。反之，當基督的美善與尊貴在我們裡面作王，表現於謙卑順服主及信德與善工中時，「崇高之人」便居首位，而「低下之人」則退居末位。然而，可悲的是，在這種情況下，良善虔誠的人往往會變得過於自信，從而滋生驕傲——而驕傲

又會引發一切其他惡事，使「低下之人」重新登上首位，而「崇高之人」則被擠到末位。於是，那在先的便成了在後的，而在後的則成了在先的。

因此，我們必須時常警醒自守，絕不可過於依賴自己，而應將我們的一切希望——連同祈禱——寄託於主及祂那充滿恩寵之力的得勝武器上。「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 4:13），宗徒保祿如此說道。全能的主！我們藉著祢、藉著祢那常存於我們內的德能，可以成就一切。但離了祢，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犯罪。沒有祢——我們的食糧——我們便是飢餓的；沒有祢——我們的父——我們便是赤身的；沒有祢——我們的統帥——我們便是手無寸鐵、軟弱無力的。然而，我們得勝的救主！有了祢，我們便擁有一切，也能成就一切。我們懷著感恩之心向祢祈求：求祢永不離棄我們，終生不要收回祢的助佑。願光榮歸於祢！主耶穌，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主日

召叫宗徒

瑪 4:18-23

耶穌沿加里肋亞海行走時，看見了兩個兄弟：稱為伯多祿的西滿，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在海裡撒網，他們原是漁夫。他就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他們立刻捨下網，跟隨了他。他從那裡再往前行，看見了另外兩個兄弟：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親載伯德修理他們的網，就召叫了他們。他們也立刻捨下魚船和自己的父親，跟隨了他。耶穌走遍了全加里肋亞，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民間各種疾病，各種災殃。

為何當今世人如此匆忙？只為盡快看見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然而成功到來，又轉瞬消逝，只留下一絲哀傷。

為何當今的世人之子如此匆忙？只為盡快摘取自己勞作的果實。然而果實成熟，又轉眼腐朽，只留下一抹苦澀。

當死亡來臨時，當代之人回顧的盡是過往——他們望著已被遺忘的成就，望著已然腐爛的收成。隨著他們的死亡，那些努力與果實的最後痕跡也一同消逝。後來者同樣匆忙地播種，同樣倉促地採收、吞噬，最終空手離開此世。

世人如此，但天主的道路卻不如此。當人看見自己的道路與天主的道路之間的差異，便說：「天主的磨盤轉得緩慢，卻研磨得極其精細。」天主或許在一代人中顯得遲緩，但在萬世的長河中，祂從不遲延。祂常在一個世代播種，卻在下一世代收割——那被播種的一代以為天主極其緩慢，那被收割的一代卻覺得祂無比迅速。在我們人類的勞作中，每一次收成豈不比耕犁、播種、除草，以及等待莊稼成熟的漫長煎熬來得更快嗎？但天主既不迅速，

也不遲緩。祂有自己的節奏，且絕不偏離。螞蟻舉目，只見自己的蟻丘；家主放眼，卻望盡整片田野。

倘若基督依從世人的方式行事，祂便不會揀選十二個漁夫作自己的宗徒，反倒會選地上的十二位君王。若祂想要自己的努力立見成效，想要即刻收穫勞作的果實，祂本可以憑那無可抗拒的大能，使世上十二位最強大的君王歸化，使他們成為自己的門徒與宗徒。試想，基督是如何頃刻間便傳遍天下；祂的教誨是如何轉瞬就廣佈寰宇；偶像是如何因帝王的諭令而驟然消失；異教神廟是如何紛紛改作基督徒的教堂；獻給諸神的祭祀是如何止息，血祭的香煙是如何被馨香之祭取代！請想一想，那獨一永生的天主的教會，將何等輕易地為全人類確立！基督無需受苦，便能登上獨一無二的帝王寶座，透過十二位臣服的君王——祂的代表——統治地上萬民，從東到西，從北到南，整個世界。無需經歷苦難，頑固的猶太人便會承認基督君王就是他們期待的默西亞，並俯伏在祂前。

請試想，這樣一位由一人之力倉促造就的世俗君王，最終會落得什麼下場？這結局與基督降生前後的所有世俗王國並無二致。這些王國終將與其締造者一同消亡，而世界將復歸原狀。更生動地說，這就好比一個巨人將山間巍峨的橡樹連根拔起，移栽至山谷之中。只要巨人駐足於旁，用他強有力的手扶持著這棵移植的橡樹，它便能屹立不倒；然而巨人一旦離去，狂風便會襲來將它吹倒。人們會圍聚在這倒下的橡樹旁，驚嘆何以如此強壯的樹木竟被風吹倒，而旁邊低矮的榛樹叢卻能抵禦風暴，依然挺立。人們會搖頭感嘆說：確實啊，從種子緩慢生長的低矮榛樹，比起巨人徒手移植後便棄之不顧的參天橡樹，紮根更為穩固，更能輕易抵禦狂風。一棵樹的根扎得愈深，它就愈強壯、愈堅韌，也愈能長久存續。

基督何等睿智，從底層而非頂層開始；祂何等睿智，建立祂的國度不是從君王著手，而是從漁夫開始。對我們這些活在祂塵世生活兩千年後的人來說，祂未能在塵世生活中見到自己工作的最終成功，也未能收穫祂勞苦的果實，這是何等美好而有益的事。祂不願像巨人一般，一舉將一棵大樹移植到地上，而是願意像一個樸實的農工，將樹的種子深埋入大地的黑暗之中，然後回家。祂正是這樣做的。主將生命樹的種子，不僅埋入單純的加里肋亞漁夫的黑暗裡，更埋入地獄本身的黑暗中，然後離去。這棵樹生長得極其、極

其緩慢。狂風試圖折斷它，卻未能成功。敵人將樹徹底砍倒，但樹根卻萌發出越來越多的新芽；越是砍伐，它生長得越是堅決而迅速。敵人的大軍掘地三尺，比地下墓穴更深，企圖挖出樹根；但他們越是拉扯，樹根越是頑強抵抗，萌發更多新芽，且新芽越發粗壯。因此，基督的樹——以天主的方式而非人的方式栽種——兩千年後的今日依然開花長葉，為人類與天使結出甜美的果實，並煥發著清新與美麗，彷彿它僅在一代人之前才被栽下。

倘若主耶穌像世人一般行事，祂確實能更快在人間獲得光榮，但我們便無法得救。然而，祂所求的並非來自人的光榮——不是那種如牧童笛聲般今日響起、明日便被投入火中的短暫讚譽。祂在意的不是人的稱頌，而是他們的得救。祂來到人間，並非像馬戲團中的巨人，只為炫耀自己的力量與技藝，換取人們的喝采；而是如朋友與醫生來到病榻前，探望我們，與我們促膝長談，給予勸告與治癒。因此，從亙古至今，主以天主的方式行事，並選擇了十二位卑微的漁夫而非十二位偉大的君王作為宗徒，這對人類實為美事。今日的福音便向我們講述了祂如何揀選他們。

「耶穌沿加里肋亞海行走時，看見了兩個兄弟：稱為伯多祿的西滿，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在海裡撒網，他們原是漁夫。」主耶穌為何來到加里肋亞海，聖史在前一段經文中已告訴我們。祂聽說洗者若翰被囚禁後，便離開猶太，前往加里肋亞——以色列境內那受人輕視的地區。祂預見了這位偉大的戰士和前驅血腥的結局，於是藉著看似退避的行動，為戰勝敵人作準備。

當祂已在加里肋亞時，留在納匝肋——祂度過塵世生活大部分時光的地方——豈非再自然不過？但哪有先知在本鄉受愛戴？祂曾到過納匝肋，而那裡的人卻想將祂從山崖上推下（路 4:29）。再次避開人世間的邪惡，祂最終駐足於加里肋亞海邊，位於則步隆與納斐塔里邊界之地，置身於最邊緣、最受輕視的人群中，「在黑暗與……死亡陰影」籠罩的人們中間（依 9:2）。祂要在這大黑暗中，埋下祂福音這棵碩果累累的大樹的種子。

聖史若望寫道，安德肋是最早來到主那裡的人，那時還在猶太。安德肋原是洗者若翰的門徒，但當若翰指出基督是比他更大的那一位時，安德肋便離開了他最初的老師，跟隨了基督。在這之後，安德肋找到了他的兄弟西滿，對他說：「我們找到了默西亞」，「我們找到了默西亞」——意即基督。遂領他到耶穌跟前。那時，基督給西滿起名為「伯多祿」，即「磐

石」，信德的堅固基石（若 1:35-42）。聖史若望在此所寫的，與瑪竇在今日福音中所說的——耶穌在加里肋亞海邊召叫了這兩兄弟——難道沒有出入嗎？根據若望福音，安德肋先跟隨了基督，然後才是伯多祿，而從瑪竇福音看來，基督似乎是一起找到並召叫了他們，並且他提到伯多祿在安德肋之前。這難道不是明顯的矛盾嗎？不，一點也不。然而，正如金口聖若望所解釋的，顯然這裡描述的是兩個不同的事件：一個發生在猶太，當時洗者若翰尚未被監禁；另一個則發生在後來，在加里肋亞，當時洗者若翰已被監禁，而主耶穌正住在加里肋亞海邊的葛法翁。若望描述的是基督與伯多祿和安德肋的初次會面，而瑪竇描述的則是後來的會面。這一點從瑪竇提到「稱為伯多祿的西滿」可以看出，這意味著西滿已經從主那裡領受了「伯多祿」的名字。早前的會面，即伯多祿與基督的第一次相遇，發生在猶太，當時安德肋帶他的兄弟去見基督。若望對這次初次會面的描述如下：安德肋「遂領他到耶穌跟前，耶穌注視著他說：『你是若望的兒子西滿，你要叫「刻法」』——意即伯多祿。」（若 1:42）。知道這一點後，聖史瑪竇現在描述的是約納的兒子們與主的另一次會面，因此他說：稱為伯多祿的西滿。他提到伯多祿在安德肋之前，是因為伯多祿的性格比他兄弟更活躍，從一開始就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若望和瑪竇描述的是兩個不同的事件，這一點對任何閱讀兩部福音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瑪竇描述的是伯多祿和安德肋被決定性地召叫為宗徒：「跟隨我！」而若望描述的是另一次會面，當時兩兄弟在前驅說：「看，天主的羔羊！」的時候遇見了基督。顯然，他們在初次會面後離開了基督，後來去了加里肋亞，在那裡，主在他們從事漁夫工作的過程中再次遇見了他們。

「他就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他們立刻捨下網，跟隨了他。」主深知他們的心；這些漁夫對天主懷有孩童般的信德，並遵行祂的法律。他們不慣於發號施令，只懂得勞作與服從。他們從不妄自尊大；謙卑與順服天主聖意充滿了他們的心靈。他們或許是單純的漁夫，但他們的靈魂卻深切渴慕真理與正義。我們看到安德肋——他曾一度捨棄漁網，跟隨前驅若翰為徒——當前驅指出基督比他更大時，安德肋立即離開若翰，跟隨了基督。這些熾熱的靈魂，正以日益增長的熱忱尋找天主的正義與祂的國。因此，基督以權威向他們宣告：「跟隨我！」

天主就是這樣對我們眾人行事的。祂不會強迫我們走上救恩之道，而是讓我們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認知，去選擇救恩之道或毀滅之道。但是，當天主——祂洞悉我們的心——已悉心將我們的心引向正途，引向救恩之道時，祂便堅定地牽引我們沿此道路前行。若祂看見我們的心已完全轉向毀滅與邪惡之道，天主便離開了我們，撒殫成了我們的主人。賣主的猶達斯便是如此。當他的心完全轉向邪惡，並已選擇了毀滅的黑暗之道時，基督便不再試圖挽回他。相反地，祂見撒殫已進入猶達斯內，就對他說：「你所要做的，你快去做罷！」（若 13:27）因此，無論是對伯多祿和安德肋，或是對猶達斯，主都沒有干預他們選擇的自由，而是對那些心已擇定善惡的人說話，對伯多祿決斷地說：「跟隨我！」，對猶達斯則說：「你所要做的，快去做罷！」

「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這話的意思是：正如你們至今用網從黑暗海洋的深處捕魚，從今以後，你們要與我和我的福音一起，從這世界的罪惡深淵中捕人。

伯多祿和安德肋一聽到基督的召叫，立刻放下他們的漁網，跟隨了祂。你們看見這兩兄弟的心是如何早已選擇了善嗎？他們沒有問：「祢要召叫我們去哪裡？我們該怎麼吃飯？誰來養活我們的家人？」彷彿他們一生都在等待這個召叫。他們像孩子一般，把一切憂慮都託付給上主，捨棄一切，回應了基督的召叫。

「祂從那裡再往前行，看見了另外兩個兄弟：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親載伯德修理他們的網，就召叫了他們。他們也立刻捨下魚船和自己的父親，跟隨了他。」又一次，不是兩位君王，而是兩位漁夫。他們頭上沒有戴著君王的冠冕，但他們的胸中卻懷著君王般的心。主就這樣在黑暗中採集珍珠。祂揀選弱小無學的人，藉此使強大智慧者羞愧；祂揀選貧窮者，使富有者蒙羞。雅各伯和若望非常貧窮。他們和父親一起，正在修理漁網。但他們富足的靈魂卻饑渴慕義；他們的心已經轉向善——並且在等待。因此，當主一召叫他們，他們便立刻放下工作、船隻、父親和漁網，跟隨了祂。

其內在意義是這樣的：漁夫象徵那些尋求屬靈祝福的人，網象徵靈魂，海是世界，船是身體。這些漁夫把網撒到海裡，意味著他們在尋求屬靈的祝

福、屬靈的食糧、天主的國，將自己的靈魂擴展並沉浸於這世界的深處，為要捕捉這些祝福，無論它們在何處。他們修理漁網，象徵他們努力使自己的靈魂歸於正途。前兩人捨下漁網跟隨基督，意味著他們已捨棄舊的、有罪的靈魂，開始被基督更新，得以重生，並領受新的靈魂與新的精神。這也意味著，從今以後，他們不再憑自己的努力去尋求和捕捉屬靈的祝福，而是在基督內；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天主的大能；不是用自己的心思，而是藉天主的啟示。至於另外兩人捨下船和父親，意味著他們捨棄了有罪的身體和屬世的父親，為專注於自己靈魂的得救，並去迎接他們天父，因天主的恩寵而成為天主的義子。

「耶穌走遍了全加里肋亞，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民間各種疾病，各種災殃。」主耶穌在度過三十年隱藏的生活後，如今開始了祂的神聖使命，並以熱忱與決心展開這工作。經上明確記載：「耶穌走遍了全加里肋亞。」祂的事工包含闡釋舊的、宣講新的，並以治癒的神蹟來印證這兩者。法律原是藉梅瑟與先知頒布的，並以許多奇蹟為證，使人確信這法律來自天主。但法律的詮釋者，因罪惡而靈魂昏暗，徹底混淆了這法律的真義。因此，舊的法律已然死，彷彿從未存在過。如今，至潔無罪的主耶穌顯現為唯一理解並能真正闡釋這最初的法律的那一位。祂詮釋其意義，並為罪人開啟其精神。如今祂是聖神的詮釋者，正如日後聖神將成為祂的詮釋者。祂並未廢棄天主的舊法律；這既是祂所賜下的，祂豈能廢棄？但基於其真實的屬靈與先知性意義，祂如今頒布了一條救恩的新法律，宣講天國的福音。舊法律如同一片美好肥沃的土地，卻因人的荒廢而完全被荊棘與雜草覆蓋——這些荊棘雜草便是那些謬誤的詮釋者所散播的。因此，眾人的眼目早已轉離這荒廢之地。如今，主重新犁開這地，撒下新的種子，眾人懷著敬畏與驚奇注視祂。正如舊法律曾以許多神聖奇蹟為證，主耶穌作為立法者，也以許多奇蹟為這新法律作證。這些神蹟的施行，不是為了虛浮地炫耀祂的大能，而是為了實在地服事人。它們全然關乎治癒身體與心靈的疾病，以及人的軟弱。因為主來造訪我們，不是以術士的身分，而是作為朋友與醫師。

我們所有渴望並渴求天主的正義與祂的愛，卻在這世界的海洋中徒然以靈魂為網捕魚的人，都應當聽從主耶穌的聲音。看，祂正如同昔日召喚加里肋亞海邊的漁夫般呼喚我們：「跟隨我！」我們一聽見這聲音，就當毫不遲

疑，立刻捨棄一切舊日的勞碌與舊日的愛戀，跟隨祂。祂是我們唯一真實的朋友與醫師；凡站在祂之外的，不是愚人就是騙子。看，祂召喚我們，不是作為君王或牧者，不是作為富人或窮人，不是作為博學者或單純者，而是作為滿身病痛與軟弱的男女。我們的病痛與軟弱皆源於罪。因此讓我們俯伏在主耶穌面前，如同當日許多患病軟弱之人那樣向祂呼求：「主耶穌，天主子，可憐我這罪人！寬恕我，主啊，寬恕我數不清的罪過。以祢的大能潔淨我，以祢賦予生命的食糧滋養我，如同新鮮純淨的空氣進入令人窒息的悶熱房間般進入我靈魂最深處，如此我必得痊癒——我必得痊癒並得存活！」願主因此在我們靈魂的力量與身體的純潔中得享光榮，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三主日

心靈純潔

瑪 6:22-33

「眼睛就是身體的燈。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麼，在你內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該是多麼黑暗！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為此，我告訴你們：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也不要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什麼。難道生命不是貴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裡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數增加一肘呢？關於衣服，你們又憂慮什麼？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勞作，也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田地裡的野草今天還在，明天就投在爐中，天主尚且這樣裝飾，信德薄弱的人哪，何況你們呢？所以，你們不要憂慮說：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

在這世上所有人中，在天主前背負最大責任的，就是那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因為天主賜予基督徒的最多，也將向他們要求的最多。對於那些遠離天主原始啟示的民族，天主留下了自然與心智：自然作為一本書，心智作為閱讀這本書的嚮導。然而對基督徒，除了自然與心智之外，天主原始的啟示已被恢復，且在主耶穌基督內賜予了新的真理啟示。不僅如此，基督徒還擁有

教會，即這兩種啟示的守護者、詮釋者與引導者；最後，基督徒更擁有聖神的力量，這力量從教會之初就賦予生命，教導並引導它。因此，非基督徒僅擁有那引導他們、從自然之書中教導他們的一個塔冷通——心智，而基督徒卻擁有五個塔冷通：心智、舊啟示、新啟示、教會，以及聖神的力量。

當一個非基督徒轉向自然，去閱讀並詮釋它時，他只有一支蠟燭的光亮：心智；當一個猶太人轉向自然，去閱讀並詮釋它時，他有兩支蠟燭的光亮：他的心智與舊啟示；然而當一個基督徒轉向自然，去閱讀並詮釋它時，他卻有五支蠟燭的光亮：他的心智、舊啟示、新啟示、教會，以及聖神的力量。那麼，誰應當看得更清楚、更明晰：是那只有一支蠟燭的人，是有兩支蠟燭的人，還是有五支蠟燭的人？毫無疑問，他們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閱讀，而更無疑問的是，那擁有五支蠟燭的人，將比另外兩人看得更遠、讀得更清晰。

當一個原本憑著五支蠟燭的光亮行走的人，發現這些蠟燭全被熄滅時，他將陷入比那僅憑一支蠟燭行走、而蠟燭被熄滅的人更深的黑暗。當兩個人發現自己處於同樣的黑暗中時，對那從更強光中走來的人的眼睛而言，這黑暗顯得更為深沉。然而，那些僅憑一支蠟燭的光亮行走的人——憑著純淨未受蒙蔽的心智——能夠穿透此生的黑暗幽谷，進入天主的大光之中；不過，對那些被五枝燭臺照亮路途的人而言，這條路顯然更容易走。而當那些僅憑一支蠟燭行走的人（羅 1:20）若偏離正途、迷失於黑暗中時尚且無可推諉，那麼，那些天主賜予了五支蠟燭的人，當他們偏離正途、迷失於黑暗中時，又將在天主面前作何回答？的確，在世上的所有人中，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在天主前背負著最大的責任。

在今天的福音中，主耶穌揭示了清晰而簡單的真理——這些真理我們許多人每天都在無意間踐踏；如此清晰而簡單的真理，以致一個僅憑一支蠟燭——憑著天主所賜的純淨心智——的人，都能看見並承認它們。主這樣說：「眼睛就是身體的燈。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

眼睛是身體的窗戶，身體透過這扇窗感知光明、接受光明，並得以知道自己處於光明之中。倘若這扇窗緊緊關閉，身體將陷入何等可怕的黑暗！眼睛是身體的嚮導；只要這嚮導堅定前行，身體便向前移動而不偏離正途：雙

腳行該行之路，雙手做該做之事，每個器官都各司其職。但若嚮導墜入黑暗，那些被引領的人又將陷入怎樣的黑暗？倘若眼睛被剜出，不再為身體照明，這身體將成為何等可怖的黑暗！那時，所有道路都對身體關閉：雙腳不是停滯不前就是誤入歧途；雙手不是無所事事就是為非作歹；每個器官都各行其是。雙腳沉重踏步，試圖以此彌補視覺的喪失；雙手向外摸索，企圖藉觸覺替代視覺；耳朵更加仔細聆聽，試圖以此取代視覺。但這一切都是徒勞：被引導者無法取代他們的嚮導。混亂與失序隨之而來。沒有眼睛，人的身體確實成了一座監獄。

這段話的內在含義從以下句子中顯露無遺：「那麼，在你內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該是多麼黑暗！」主不是說「在你身上」或「在你面前」，而是說「在你內的光」。藉著這話，祂將眼睛與身體的整個圖象轉向內在的人，轉向心智與靈魂，因為眼睛是心智的意象，身體則是靈魂的意象。在聖經中，常提到心智的視覺，也提到它的失明。保祿宗徒為厄弗所人祈求天主「光照你們心靈的眼目」（1:18），而聖詠作者則祈禱說：「求你開啟我的眼睛，使我觀察祢法律中的奧妙」（詠 118:18），他在這裡所想的正是心智的眼睛與內在視覺，唯有藉此才能看見天主的法律。

心智是整個靈魂的眼睛。心智是靈魂朝向天主的窗戶。當心智純潔、明亮並向天主敞開時，天上的光就會傾注於整個靈魂，我們的思想便直達天主。我們心中的一切感受都投入對天主及其法律的愛；我們所有的意向、所有的渴望、靈魂的所有活動，都充滿光明、健全並轉向事奉天主。就像一片陽光普照的田野，羊群在那裡吃草，牧人歡欣喜樂，而豺狼因著光明不敢進入。只有當太陽西沉、黑暗降臨時，豺狼才敢下到田野為自己掠奪。當我們的靈魂受我們純潔健全的心智光照時，就能免於罪惡與情慾這些猛獸的侵襲，這些野獸只有在靈魂被病態心智的黑暗籠罩時才會入侵。【阿爸本雅明病重垂危。他的門徒和敬愛他的人們開始在床邊悲傷地為他康復祈禱。長老聽見他們的祈求，便對他們說：「請祈禱讓我的內在之人不要患病；當這身體健康時，它對我的幫助甚少；如今它患了病，我也不覺得有什麼損失。」——摘自《曠野教父訓言錄》】當心智純潔時，人靈魂中的一切都是純潔的，整個人都是純潔的。「為潔淨人一切都是潔淨的」（鐸 1:15）。毫無疑問，每個人除了最大的純潔外，也存有不潔；但心智純潔的人不會看見不

潔。他將引導心智——而心智則引導他整個靈魂——只專注於人內在與外在世界中純潔的事物。他引導心智只專注於純潔之事，便藉著純潔日益豐富。我們的心智越是緊靠作為純潔與光明之圓滿的主耶穌基督，我們的心智就越純潔，藉著心智，我們的內心與靈魂就越發光明、輝耀而敏銳。

若心智轉離天主，若否認天主或褻瀆祂，靈魂的蠟燭便被熄滅；房間的窗戶便被磚塊封死，靈魂的嚮導便滑離道路，墜入深坑。那時，靈魂變得何等黑暗！叛逆隨之在靈魂中興起，盲目地左右偏離正路。一個轉瞬即逝的念頭被當作靈魂的嚮導，猶如人造的火花，但它很快熄滅，將引導之責交給某種短暫的感受，而這感受又會被其他念頭與感受取代，或被這個或那個慾望取代，直到人最終陷入人類絕望的黑暗之中。那衰弱而昏暗的靈魂便完全屈服於肉體的引導：這肉體本身已成為黑暗，成為盲目，缺乏靈魂的光明。於是肉體成了嚮導。瞎子開始引導瞎子，直到他們二者都無可避免地墜入深坑。

基督的這番話同樣適用於父母與教師、人民的領袖與天主教會的司祭。在某種意義上，父母是子女的眼睛，教師是學生的眼睛，領袖是人民的眼睛。若前行者看不清自己的道路，跟隨者更無法看清。若父母步入歧途，子女怎能找到正路？若教師口出謊言，學生怎能從他們學得真理？若人民的領袖不敬神，人民怎能虔誠？若天主的司祭不潔淨，信友怎能潔淨？那時，先知的話就要在他們身上全然應驗——這話在以色列人身上已無數次得到驗證：「你們聽是聽，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瑪 13:14；參閱若 9:39）。這意為：你們將用肉身的眼睛觀看屬靈的事物與事件，卻看不見；因為肉身的眼睛只能看見屬肉身的事物，而屬靈的眼睛（即心智）才能看見屬靈的事物。你們的心智之眼既已昏盲，天上地下一切屬靈的事物對你們便隱而不顯、不可認知，因為你們只用肉身的眼睛觀看。「然而屬血氣的人，不能領受天主聖神的事，因為為他是愚妄；他也不能領悟，因為這些事只有藉聖神才可審斷」（格前 2:14）。

請聽保祿宗徒所說的話：「我們有基督的心意」（格前 2:16）。我們當中，凡能說自己擁有基督心意的人，是有福的！那拋棄自己必死的、搖擺不定的、屬世的心意，並以基督強有力的心意取而代之的人，是有福的！這樣的人將充滿難以言喻的光明，並將看見整個世界沐浴在偉大的光明中，如同

梅瑟看見燃燒的荊棘。他必能確信無疑地行走於此世的黑暗幽谷，因為他的道路將被那最偉大的燈臺、最明察秋毫的眼睛、最純淨的心智所照亮。因為主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若 8:12）。基督是我們的光；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眼睛。人若渴望認識生命，並看見真正生命的道路，就必須用這眼睛觀看。其他所有的眼睛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有害的蒙蔽與玷污，如同眼鏡般放大或縮小物體，使其顯得或近或遠。唯有透過基督的眼睛，我們才能如實看見一切事物——無論在天上或地下，在人或在受造物中。因此，那些被賜予透過基督的眼睛觀看萬物卻視而不見的人，將最難向上主交代此事。

「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一輛馬車的兩個輪子，怎能一個向前轉、一個向後轉？一個人怎能一隻眼睛向東看、一隻眼睛向西看？【依撒意亞長老說：「正如不能同時一隻眼睛望天、另一隻眼睛望地，人心也不能同時兼顧天上之事與地上之憂。」】或者，怎能一隻腳向右走、另一隻腳向左走？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也不可能既去迎接天主，又停留在世俗的懷抱中。人不能既事奉天主又事奉罪惡，因為他若不是恨天主而愛罪惡，就是反過來：愛天主而恨罪惡。為了更清楚地強調這個真理，主用另一句話重複：「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人若依附天主，就不能同時依附天主的仇敵。對這世界的愛，就是對天主的恨。天主尋求我們完整的心，為此祂賜予我們一切助佑與恩賜。「上主的眼遍察各地，對所有專心忠於祂的，祂必大顯威能」（編下 16:9）：這樣的人成全、完整、純潔；倒空對世界的信賴、對世界的希望和對世界的愛，充滿對永生天主的信、望、愛。

凡依附天主的人，必須真實地輕看這世界所能提供的一切屬人、虛幻且易逝的甘飴與歡愉。反之，凡將自己完全交託於這世界虛妄希望與許諾的人，必將徹底蔑視並背棄天主。「你們切不要錯了，天主是嘲笑不得的」（迦 6:7）。拒絕天主的人，必為天主所拒；天主永為天主，而此人將從今世與來世的生命冊中被塗抹。因此，你們當恆心專務於天主，不要心存分裂，既然已將手扶著天主的犁，就不要向後看。當你開始逃離這索多瑪般腐朽的世界時，切莫回顧，免得像羅特的妻子一樣變成鹽柱，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

退。當你從那污穢的埃及法郎手中獲救後，縱使在得救之路上遭遇海洋與曠野、飢渴與無數仇敵等阻礙，也切莫渴望重返為奴之境。主常行走在得救者的前方，為拯救他們脫離罪惡之火的焚燒，並為他們開闢穿越海洋、流沙荒漠與敵軍重圍的道路。

「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主再次強調最初的思想：「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即是說：兩個思想、慾望與意志互相對立的主人。正義的亞巴郎曾事奉三位主人（創 18:12），但這三位主人在本質與精神上原是一體。我們也能事奉三十位天主的天使，或三百位祂的聖人，因為這些並非三十或三百個主人，而是唯一的一位：他們是天主的光明、真理與正義之軍，同屬於那獨一無二的君宰：天主。為免有人以為我們不能同時事奉兩位良善聖潔之人，主首先解釋祂的意思，表明祂所指的是兩個毫無共通之處的對立主人，如同晝夜之別。天主與「瑪門」——這正是兩個對立的主人，我們不能同時委身於二者：為得救與生命而事奉天主，為永罰與死亡而事奉「瑪門」。

「瑪門」是腓尼基語，意為「財富」。據說多神信仰的腓尼基人曾有一尊以此為名的偶像，他們將其奉為財富之神。為什麼主要用這個外邦詞彙作為天主的對立面？為要顯明祂對錢財神化之事的極度鄙夷，對事奉錢財、為錢財所奴役之態的極度蔑視。「貪愛錢財乃萬惡的根源」（弟前 6:10）。「貪愛錢財」不僅指對金錢本身的迷戀，更包含對一切多餘且腐蝕靈魂之財富的貪求。主本可以說：「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與虛假，因為天主是真理」，或「天主與掠奪，因為天主是仁慈」，或「天主與淫亂，因為天主是純潔」，或「天主與嫉妒，因為天主是純潔的愛」，或「天主與」任何罪惡，因為天主無罪且與罪為敵。

為什麼主特別將事奉錢財與事奉天主對立起來？因為事奉錢財會引發、導致並使其他一切罪惡與惡習成為可能。凡全心依附錢財的人，將無法避免說謊、偷竊、掠奪、偽證，甚至殺人——只為保全並增加他的錢財；也無法克制對比自己更富有者的嫉妒與仇恨。不僅如此，錢財還會迅速為他開啟通往其他一切罪惡與惡習的道路：酗酒、賭博、淫亂、姦淫及各樣不潔。

當人發現他人因自己的財富而嫉妒並尊崇他時，他便會停止敬畏天主、停止敬拜祂；他將蔑視天主的法律與天主的教會，並很快成為終極的褻瀆者

與無神論者。正因如此，主才選擇事奉錢財——或稱瑪門，即：財富的惡魔——作為與事奉天主最針鋒相對的事奉。事奉錢財使人淪為錢財的奴隸，並徹底毀滅他的靈魂。【聖大巴西略在《論貪婪》講道中說：「貪得無厭的人有禍了；貪得無厭在生活中製造永無饜足的慾望。這如同燃起的烈火，吞噬眼前一切，無人能阻止，直到燒盡所有。貪婪亦是如此——誰能阻止它呢？」】另有一次，主說：「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瑪 16:26）世界是天主的，也將永遠如此；而富人死時，既失去世界，也失去靈魂，在天主的審判台前，將比他今生最貧困的雇工與傭人更為貧窮。

主接著說：「為此，我告訴你們：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也不要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什麼。難道生命不是貴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

「為此，我告訴你們……」為何如此？因為財富對靈魂危害至深。因為事奉瑪門會阻礙你們事奉天主。因為我願你們成為整個世界及一切受造物的主人——天主在創世時便將這一切交予人管理——而非淪為你們僕役的僕役、奴隸的奴隸。故此，不要被飲食衣著的憂慮所耗盡。創造一個身體，比供應它飲食衣物更為困難。但連更難的事都已成就的天主，豈不更要成就那較容易的事？「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祂的目光時常看顧我們，祂豐盈的雙手始終伸向我們。

難道我們沒有看見，在我們周圍的每一處，造物主如何賜予祂所創造的一切事物飲食與衣物？祂餵養塵土中的螞蟻；祂餵養山中的野獸；祂餵養海裡的魚。當寒冬來臨，祂派遣燕子與仙鶴飛往溫暖之地，在那裡供養它們度過嚴冬，又為熊尋得冬眠的洞穴。祂滋潤樹木與青草；灌溉山丘與牧場；澆灌一切草木與花朵。地上可有任何受造物，是天主所創造卻任其赤裸無衣的？若非祂，誰為獅與虎、狼與狐披上衣服？若非祂，誰縫製孔雀的華服或烏鴉的羽衣？誰造了龜甲與魚鱗？若非祂，誰賜羊毛給羊、鬃毛給豬、皮毛給牛、鬃毛給馬？若非祂，誰刺繡蝴蝶的翅膀與黃蜂的身軀？誰為藏身草葉間的每一隻昆蟲造甲殼？若非祂，誰賜樹皮給每棵樹？誰裝飾玉米的莖稈？誰為田間的花朵紡織衣裳——那衣裳是世上君王從未穿過的？是主，永生的主，創造了這一切。難道這位主，會在祂一切受造物中唯獨將人視為兒子？

難道那賜飲食給山中野獸、田間青草、草中昆蟲的祂——會讓祂最榮耀的受造物——人——飢渴赤裸？

「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它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裡屯積。」那麼，是誰餵養它們呢？「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它們。」祂不說「它們的父」，而說「你們的父」。天主只是它們的造物主，但對你們而言卻不僅如此：祂是你們的父親。你們比它們貴重得多。基督藉此彰顯人相較其他受造物無可比擬的尊嚴。難道我們不比天上的飛鳥更貴重嗎？既然我們更貴重，那睿智的天主既餵養祂較卑微的受造物，豈會忘記餵養世上祂更珍視的——祂的兒子們？歸根究底，若天主不賜予生命之力於我們所食所用，我們為飲食的一切憂慮終歸徒然。滋養我們的並非麵包，而是麵包中天主的大能；解渴的並非清水，而是水中天主的大能。我們憑自己一無所能。「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數增加一肘呢？」我們又有誰能為自己的壽命增添一日？達味王曾說：「上主，求祢明白指示我：我的壽數有幾何？大限何日到？」（詠 38:5）那些暴飲暴食者，豈非與節制飲食者同樣要死？饕餮之徒難道不比修行者更早死去？大魚大肉者難道真比他人長高半分？當你無法藉飲食的憂慮增長身高一肘，或延長壽命片刻，就該捨棄對肉身的過度掛慮，轉而關注你的靈魂——當肉身歸於塵土後，你將帶著它覲見天主。

「關於衣服，你們又憂慮什麼？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勞作，也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主先用飛鳥來表明那些過於憂慮飲食的人應當感到羞愧。現在，祂更指出天主造物中更低微的部分——田野的花——來使那些過於憂慮衣著的人羞愧。為什麼主特別選出百合花，而非其他天主所裝飾、美麗不遜於百合的花朵呢？首先，因為百合花以其潔白象徵潔淨，因而與田野間其他花朵區別開來。神見者若望在天上看見天主子如同羔羊，還有「一大夥群眾……身穿白衣」（默 7:9）。其次，因為主要將這花的華美與撒羅滿王相比，據說撒羅滿偏愛白色衣裳。主也以百合花與撒羅滿相比，因為撒羅滿是古時最富有、最顯赫的君王。然而，看，這位富有且睿智的撒羅滿王，儘管竭盡所能為自己披上最華麗的衣飾，卻仍無法如天主裝飾田野無意識的青草那樣裝飾自己。由此可見，人的憂慮無法成就天主以祂大能所成就的事。「田地裡的野草今天還在，明天就投在爐中，天主尚且這樣

裝飾，信德薄弱的人哪，何況你們呢？」即使百合花如此美麗，它終究只是普通的青草，今日綻放，明日便被焚燒。小信德的人啊，難道天主會如此細心裝飾田野間無知無覺、不能言語行動的青草，卻任你們赤身露體嗎？小信德的人啊，要記住：你們越為自己憂慮，天主就越少為你們憂慮！

主再次重申不要憂慮吃什麼、喝什麼或穿什麼的命令。祂重複這個命令，是為了破除我們過度且不必要的憂慮——這些憂慮會蒙蔽我們的靈性的視力、使心智盲目，使我們陷於此世的黑暗中，落入邪惡主人「瑪門」的掌控，遠離並疏遠天主。

「只要我們有吃有穿，就當知足」（弟前 6:8）。這就是說：當我們擁有最必需之物——亦即天主所關切之物——時，就不該再奢求更多。若為多餘之事憂慮，例如為明日之事煩惱，終將使我們淪為服事魔鬼的奴僕。主親自教導我們，在祈禱中只應向天主求取日用的食糧——這「日用的食糧」我們也當理解為滋養人靈的神糧。祂教導我們不要向天主祈求任何肉身的奢侈或過度享受，「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那些不認識天主的真理、祂無限的大能與慈愛、人靈魂不朽的價值，或天國及其正義之美善甘飴的人，才會追求超出所必需的事物。天主按他們的慾望給予，無論現世或來世都不欠他們什麼。他們在此世已獲得全部報償，如同空中的飛鳥與田野的花朵。飛鳥的一切榮耀盡在其塵世生命，花朵的一切美麗不過是時光中的短暫芳華。然而，天主自創世之初就為祂的子女預備了天國，以及這國度中無法言喻的榮耀。因此，人的榮耀不在飲食衣著。若人的榮耀在於這些，他在此生本該比地上、空中或水裡一切受造物獲得千百倍更好的飲食與衣飾。但就連撒羅滿王極盡榮華時的裝束，也不及田野百合的華美。人由此當明白：自己的榮耀不在奢華衣飾，而在更偉大恆久的事物；他們該將眼睛與心靈轉離此世短暫的榮耀，去尋求天主為他們預備並應許的那份榮耀。

「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不要向那能賜你君王華服者乞討破衣爛衫；不要向那渴望邀你同坐御席者，討取餐桌下的碎屑。祂是君王，而你們是祂的兒子。當尋求與君王的兒子相稱之物：你們曾經擁有，卻因罪惡而喪失的東西。要尋求那蟲不能蛀、鏽不能蝕、賊不能偷的財寶。若你配得領受至大之物，那至小之物也必隨之賜予。要尋求天主的國——在那裡，天主親自坐於寶座施行統治（參閱詠

102:19）；那充滿祝福與一切正義的國度，義人要在裡面，發光如同太陽（瑪 13:43），那裡沒有疾病、沒有憂傷、沒有哀嘆——也沒有死亡。不要效法浪子，離開父親後竟甘願以豬食果腹；當從遠方歸返你天父的家，因為「天主的國……在於義德、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喜樂」（羅 14:17）。也不要像厄撒烏，為一碗紅豆湯出賣長子名分。難道你要用永恆的國度及其福樂，來交換這世界給你的一碗紅豆湯嗎？願天主以祂的仁慈，護佑我們免於這等恥辱與墮落。願祂守護我們心靈的眼目，不致被塵世腐朽與虛幻的邪惡瑪門所蒙蔽、引入歧途。願祂賜予我們悟性，使我們如同喪失國度的王子，日夜思想如何重獲故土。

在敘利亞一座由查士丁尼皇帝所建立的教堂裡，至今仍保留著皇帝親自下令鐫刻的銘文：「你的國度是永遠的國度」（詠 144:13）。願主幫助我們將這些話化為己有，成為我們心中渴慕基督的表達。其餘一切皆是次要且無關緊要的。地上所有的王國終將歸於墳墓與蛆蟲。當這世界與地上的國度不復存在時，義人將在天上與天使一起歌唱：「基督、我們的天主，祢的國度是永遠的國度，祢的統治萬世無疆。」願榮耀與讚頌歸於太陽之下最奇妙的導師——我們的天主基督，偕同天主父及天主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四主日

大信德

瑪 8:5-13

耶穌進了葛法翁，有一位百夫長來到他跟前，求他說：「主！我的僕人癱瘓了，躺在家裡，疼痛的很厲害。」耶穌對他說：「我去治好他。」百夫長答說：「主！我不堪當你到舍下來，你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好的。因為我雖是屬人權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屬我權下；我對這個說：你去，他就去；對另一個說：你來，他就來；對我的奴僕說：你作這個，他就作。」耶穌聽了，非常詫異，就對跟隨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在以色列我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有這樣大的信心。我給你們說：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裡一起坐席；本國的子民，反要被驅逐到外邊黑暗裡；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耶穌遂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給你成就罷！」僕人就在那時刻痊癒了。

若一個人沒有充滿深刻的謙卑、溫順、順服與聽命於天主，他怎能得救呢？若義人尚且難以得救時（伯前 4:18），不信者和罪人又如何能得救？水不會積聚在高聳的懸崖上，只會匯集在低窪、平坦、深邃之處。天主的祝福也同樣不會停留在那些驕傲自大、與天主對抗的人心中，而只會臨於那些謙卑溫順的人——他們以謙卑與溫和深化自己的心靈，在天主的尊威前俯首順服，並順服祂的旨意。

當疾病使家主長期細心培育的葡萄樹枯萎時，他會砍下它並燒毀它，在原地移植一棵野葡萄樹。當兒子們全然忘記父親的愛並背叛他時，他會怎麼做？他會將兒子們逐出家門，並收養雇工來取代他們。

就如在自然界中的情形，在人中間亦是如此。不信者說：這是按照自然

律與人間法律，但信友不這樣講說。他們掀開自然與人的法律的帷幕，直視永恆自由奧秘那熾燃的雙目，遂有別樣見解。他們說：這一切皆出於天主聖意，為教導我們。天主以手指書寫，唯有那些能讀出天主筆跡者——那以火與聖神鐫刻於自然萬物與人間世事中的筆跡——方能洞悉萬事真義。至於那些在其眼中自然與人生如一堆顫動字母、既無靈性亦無意義的人，他們談論「偶然」，聲稱：「我們周遭的一切，與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皆屬偶然。」此話意指：彷彿那堆龐雜字母自行移動混雜，從這無意識的混亂中偶然迸出某些事件。若天主非慈悲仁愛的天主，祂必嗤笑世俗對世界與生命這樣的謬解。然而有人懷著惡意嘲笑這種愚妄：那邪靈，人類之敵，對世人既無憐憫亦無慈悲。

當一隻鵝漫步在鋪展於草坪上的彩色地毯上時，它很可能會認為地毯上所有的圖案與色彩都是偶然形成的，並以為這地毯就像它所認知的青草一樣，是從地上自然生長出來的。然而，那位編織並染色這地毯的織工知道，這絕非偶然形成，因為她清楚每一處圖案細節與色彩的意義，也明白這些圖案與色彩為何如此組合與排列。唯有織工本人，以及她所解釋的對象，才能讀懂並詮釋她親手編織的地毯。不信者正是如此徘徊在這世界奇妙的地毯上，談論著「偶然」。唯有編織這世界的天主——以及祂所解釋的對象——才知曉經緯線中每一條線的意義。

依撒意亞看見，並寫道：「我雖居於高處及聖所，但我也與懺悔和心靈謙卑的人在一起，為振奮謙卑者的心情，甦醒懺悔者的心靈。」（依57:15）。因此，天主在此世上，只與那些內心懺悔且心靈謙卑的人同在。對於那些與天主同住的人，祂向他們揭示世界與生命的奧秘，以及祂透過萬事萬物所寫下的一切屬靈深意。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若瑟、梅瑟和達味，全都擁有痛悔的心與謙遜的精神，因此天主與他們同在，並應許只要他們的心靈保持痛悔與謙遜，祂也將與他們的後裔同在。然而，當一個人因頻繁接觸天主而變得驕傲時，他將陷入比那些不認識真天主、或與真天主毫無親密關係的人更嚴重的毀滅。

關於這點，最清楚的例子莫過於以色列人——那些我們所提及的偉大且蒙天主喜悅的祖先們的後裔。這個民族因與真天主的親密關係而變得驕傲自大，開始視其他所有民族如天主打穀場上的糠秕。然而，他們這樣做反而招

致自身的毀滅，因為他們的驕傲蒙蔽了他們，以致於從天主透過祂的先知和蒙祂喜悅者所啟示的一切中，他們只保留了「自己是天主的特選子民」的認知。對他們而言，天主古老啟示的精神與意義已完全消失，聖經文字在他們眼前跳舞，猶如一堆難以理解的字符。當主耶穌帶著新啟示降世時，猶太人民不僅因對天主旨意的盲目與無知而墮落到與外邦人同等的程度，更因他們靈性的盲目與心靈的頑硬，在許多方面變得比外邦人更為低下。

今日的福音向我們展示了救主親自對此的評價。它描述了一件事，向我們顯示：在病患中有健康者，在健康者中有病患的；在外邦人中有相信的，而在那些以自己身為選民和信仰純潔而自傲的人中，卻有不信的。這一福音是為所有時代和所有民族所寫的教導，也適用於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人民。這教導鋒利如革魯賓的利劍，明亮如太陽，又新鮮出人意料如山間的花朵，它要以它的鋒利使我們敬畏，以它的明晰啟迪我們，並將我們從靈性的冷漠與麻木中震醒。特別是要警告我們基督徒：切莫因為我們上教堂、向天主祈禱並宣認基督，因而就忘記本分而驕傲自大，以免在天主的審判之日，那些教會之外的人反而被發現擁有更大的信德和更多的善工。

「耶穌進了葛法翁，有一位百夫長來到他跟前，求他說：『主！我的僕人癱瘓了，躺在家裡，疼痛的很厲害。』」這位百夫長顯然是駐紮在葛法翁——加里肋亞海邊最重要城市——的軍官。他究竟是直接隸屬於羅馬，還是隸屬於黑落德·安提帕的管轄之下，這都是次要問題，不過更可能是隸屬羅馬；最重要的是，他是個外邦人，不是猶太人。他是福音書中所提及的第一位信從基督的羅馬軍官。另一位是在基督十字架下當值的百夫長，當他看見主斷氣時那些可怕的自然現象，便喊道：「這人真是天主子！」（瑪 27:54）此外還有凱撒勒雅的百夫長科爾乃略，他是宗徒伯多祿施洗的（宗 10）。雖然他們都是外邦人，卻在基督內認出了真理與生命，比那許多學識淵博卻又盲目的猶太經師更早信從了祂。

「『主！我的僕人癱瘓了，躺在家裡，疼痛的很厲害。』」嚴格來說不是僕人，而是少年或勤務兵，根據福音中使用的希臘字（pais）；很可能是一名士兵，因為為他求援的人是個百夫長。這癱瘓症是種可怕的疾病，那少年已命在旦夕，正如聖路加告訴我們的。而這少年是百夫長所珍視的。因此，這百夫長一聽說基督已到了葛法翁，就親自前去見祂，為他所珍視的少

年求祂幫助。

任何讀過聖史瑪竇與路加對這事件的記述的人，都會覺得二者之間存在很大差異。瑪竇記載百夫長親自向基督提出請求，而路加則說他先派了猶太長老代為轉達，之後當主前往他家時，又派朋友去迎接，並建議主不必進入他家——因為他（百夫長）自覺不配——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必痊癒」。這兩種記述確有差異，卻無矛盾：差異全在於瑪竇省略了百夫長最初派去的兩位使者，而路加未提及百夫長雖在基督的威嚴前自慚形穢，卻仍親自前去見祂。兩位聖史如此美妙的相互補充，令屬靈之人感到欣喜與驚嘆。正如金口聖若望所說，若所有事件都被聖史們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記述，人們反而會認為他們互相抄襲。若是這樣，又何需四位聖史與四部福音？世上任何法庭都需要兩名證人的證詞才能使事情被採信，而天主賜予我們兩組見證人——四位聖史，好使渴求救恩者能盡可能輕鬆迅速地相信，而那些走向沉淪者則無可推諉。再者，天主給予我們四位聖史——即使祂本可透過單獨一位傾注所有救恩智慧——正是要我們看見他們如何相互補全，並由此領悟：我們既作為同一奧體的不同肢體（格前 12 章），就當按照各自從天主領受的不同神恩，在此世彼此補足，「按照各肢體的功用，各盡其職，使身體不斷增長」（弗 4:16）。

對照這兩段記述，我們便能清楚還原眼前事件的完整樣貌。百夫長聽聞主耶穌的榮耀與大能，深感自己身為罪人的不配，遂先請猶太長老去求主前來。他全然不確定主是否願意應允。他的心中或許這樣思忖：「我是個拜偶像的人，是個罪人；祂明察秋毫，一聞我名便知我的污穢。誰知道祂是否願到我家裡來？不如先打發猶太人去見祂。若遭拒絕，也是由他們承受；若蒙應允……再作打算。」當得知主已同意時，他反而深感惶恐不安，隨即派朋友去請基督不必親臨——因他罪惡深重實在不配——只須「說一句話」，那少年自會痊癒。然而當這些朋友剛向主轉達完百夫長的話，百夫長本人就匆匆趕到。他焦灼難安，實在無法留在家中。讓主親臨他的屋簷之下？不，絕不可以！他的朋友尚不知道祂是誰，必不能完整傳達該說的話。至於那些猶太長老，百夫長或許早知其中有人敵視基督、並不信祂。因此他必須親自趕去迎接——尤其此刻他已確知主不會當眾拒絕他，使身為軍官的他蒙羞。

猶太人確實在基督面前為百夫長說了好話：「他堪當你給他做這事，因

為他愛護我們的民族，又給我們建築了會堂。」但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未觸及問題的核心。他們是從自身利益的角度來評價百夫長的善行。「他愛護我們的民族。」別的羅馬官員都輕視猶太人，唯獨這人愛護他們。「又給我們建築了會堂。」也就是說：「他出錢省了我們的開銷。他為我們建造了我們本來得自己花錢建造的祈禱場所。」他們說這番話的口吻，像是在對葢法說話，而非對基督。基督對此沒有回應，只是默默地「同他們去了」。之後，百夫長的朋友出去迎接基督，最後百夫長自己也來了。

百夫長與基督面對面時，自然得將整件事（主早已知情）再述說一遍。「耶穌對他說：『我去治好他。』」請看，這有權柄有能力者是怎麼說話的！祂沒有說：「我們再看看」，也沒有像問其他人那樣地問他：「你信我能做這事嗎？」祂早已看透百夫長的心，覺察到他的信心。所以祂斬釘截鐵地說，這是任何醫生都不敢說的話：「我去治好他。」主如此決斷明確地說話，是刻意為之，為要在猶太人面前引導出百夫長的回答。因為天主作工時，總是以這種方式行事：祂的作為不僅僅服務於一個領域，而是多個領域。基督願這一事件能對多方受益：既醫治病人，又顯明百夫長的極大信德，同時責備猶太人的不信，更為天國發出重大預言——關於那些自以為堪當進入天國卻不進入的人，以及那些本不抱期望卻得以進入的人的預言。

「百夫長答說：『主！我不堪當你到舍下來，你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好的。』」這熾熱的信德與法利塞人那冰冷而拘泥於法律的相信，其間的差別何等巨大！這差別不啻於真實燃燒的火焰與一幅火焰圖畫之間的區別。當一個法利塞人邀請基督到他家中用餐時，他那拘泥於法律的傲慢使他以為：邀請主進入他的家，是他給予主的榮耀，而非主臨於他的屋簷之下是賜予他和他家的榮耀。因著這份傲慢與過度的自負，那法利塞人甚至忽略了待客的基本禮節：既沒有端水給客人洗腳，也沒有以擁抱問候，更沒有用香液傅抹客人的頭（路 7:44-46）。

請看這位「外邦人」在主面前多麼謙卑和悔悟——他未曾認識梅瑟和眾先知，僅憑自然理性之光來辨別真偽善惡。他知道葛法翁的每個人都以能到他舍下為榮；然而他在基督身上看見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天主本身。因此他說：「我不堪當你到舍下來。」這是對基督及其大能何等大的信德！「只要你說一句話」，疾病就會消退，我的僕人就會痊癒！連伯多祿宗徒自己也很

長時間未能達到這樣的信德。這個百夫長在基督的面前感受到了天國的臨在：天上的火與天上的光。既然一點火星就已足夠，何必讓整團烈火進入他的屋簷下？既然一道光芒就已足夠，何必將整個太陽帶入屋內？倘若這百夫長像我們今日這般認識聖經，他或許會對基督說：「祢曾以一言創造世界和人類，祢也能以一言使病者痊癒！從祢而來的一句話就足夠了，因為它比火更強烈，比陽光更明亮；只要你說一句話！」這位外邦人如此大的信德，該令我們今日許多熟讀聖經卻信德不及他百分之一的人感到多麼羞愧！

百夫長的話並未就此結束，他繼續解釋自己為何相信基督的大能：「因為我雖是屬人權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屬我權下；我對這個說：你去，他就去；對另一個說：你來，他就來；對我的奴僕說：你作這個，他就作。」何為百夫長？他統管百名兵士，同時又有百名長官管轄著他。那些受他指揮的人必須服從他。當他這樣一位受更高權柄管轄、僅被授予微小權柄之人，尚能對士兵僕役發號施令，何況基督不受任何人管轄、本是統御萬物與人類的至高權柄呢！既然如此眾多的人都順服百夫長這般軟弱之人的言語，萬物豈能不順服天主的話語——那話語如生命般強健、似刀劍般鋒利、如鞭笞般可畏（參見申 32:46；箴 2:2-6；若 12:50；弗 6:17）？誰是基督的士兵與僕役？一切生靈豈不都列於基督的軍隊中？天使連同聖人與所有敬畏天主的人，豈非都是基督的士兵？自然之力與疾病死亡，豈不都是祂的僕役？主對生命下令：「進入這人或那物」，生命便前往；「回來」，生命便歸返。祂賜予生命，容許疾病與死亡，醫治病患並使死人復活。祂的話語一出，天使軍團便如烈焰遇強風般俯首。「因祂一發言，萬有形成，祂一出命，萬物化生」（詠 32:9）。無人能抵擋祂的大能，亦無人敢違抗祂的言語。「從來沒有一個人如此講話，像這人講話一樣」（若 7:46），因祂說話不像處於人權下的人那樣，而是像君宰，「像有權威的人」（瑪 7:29）。正因如此，百夫長才這般懇求祂：「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好的。」將癱瘓者體內的疾病驅除，這是世上任何凡人都做不到的事，對基督卻是小事一樁。為此祂無需費力親赴百夫長家中，不必親見病人，亦無須伸手扶起患者。只需一言，事便成就。這正是百夫長對基督認知的程度，也是他信德的程度。

「耶穌聽了，非常詫異，就對跟隨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在以色列我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有這樣大的信心。』」基督既然早已知道百夫長會

如此回答，為何還要驚奇？難道不是祂自己說「我去治好他」才引出這番回答嗎？既然如此，祂現在為何驚奇？祂這樣做是為了教導身邊的人。祂驚奇，是為了向他們顯明這世上真正值得驚奇的是什麼。祂驚奇於這人如此大的信心，為要教導跟隨祂的人：你們也當為這樣大的信心而驚奇。的確，這世上再沒有什麼比人擁有這樣大的信心更值得驚奇的了。基督從未為加里肋亞海的美景驚奇，因為這美景與祂眼前展開的天國之美相比算得什麼？祂也從未為人類的大智慧、財富或力量驚奇；因為這一切與祂在天主國內所熟知的智慧、財富與大能相比，根本不算什麼。祂更不曾為耶路撒冷節慶時萬民聚集的盛況驚奇，因為這地上的聚會與祂自創世以來就目睹的天上天使光榮的集會相比，實在是貧乏而無價值的。當別人驚嘆於撒羅滿聖殿的神奇美麗時，祂卻預言這聖殿將被夷為平地，直到根基。唯獨一個人所具有的大信德才值得祂驚奇。這是世上最偉大、最美麗的事，因為藉著信德，奴隸成為自由人，傭工成為天主的兒子，必死的人成為不死的。當正義的約伯渾身長滿毒瘡，躺在他所有財富與兒女化成的灰燼中時，他對天主的信德依然堅定不移。他在毒瘡與傷口中呼喊：「我的皮膚雖由我身上脫落，但我仍要看見天主；要看見他站在我這一方，我親眼要看見他」（約 19:26-27）。

主耶穌向誰表達祂的驚奇？是向那些跟隨祂的人。這些人是祂的神聖宗徒。祂的驚奇是為了教導他們。當然，其他與祂同去百夫長家中的猶太人也聽見了主表達驚奇的這番話：「我實在告訴你們：在以色列我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有這樣大的信心。」這意思是：在猶太民族中沒有遇見過，他們的信心本該比世上任何民族都大，因為主從起初就透過無數的徵兆與奇蹟，以及祂先知們如火一般的言語，向他們彰顯了自己的大能與尊威、眷顧與慈愛。然而在以色列，信德幾乎完全枯竭了，被揀選的兒子們背叛了他們的父親，心思意念都遠離了父親，獲得了蒙蔽的理智與石化的心。就連祂的宗徒們起初——例如伯多祿，更不用說猶達斯——也沒有這位羅馬軍官這樣的信心；拉匝祿的姐妹們也沒有，基督常去她們家中作客；祂在納匝肋的親族與朋友們也沒有，祂就是在他們中間長大的。

如今，主耶穌以祂的神目洞見末世的景象，發出一個預言——這對猶太人是嚴厲的宣告，對異邦民族卻是喜訊：「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裡一起坐席；本國的子民，反要被驅逐到外

邊黑暗裡；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這預言直到今日，已獲得了充分的應驗。

在猶太人的東方和西方，居住著異邦民族。【德奧斐拉克特說：「主不說『許多異邦人』，而說『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雖然很明顯祂指的是異邦人。為何不說『異邦人』？是為了不使猶太人難堪，因此說：『從東方和西方來的』。」】他們中有許多整個民族都皈依了基督信仰：亞美尼亞人和阿比西尼亞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以及歐洲所有民族；在某些國家，則有部分人成為基督徒：阿拉伯人和埃及人、印度人和波斯人、中國人和日本人、黑人和馬來人。至於天國的子民（即猶太人）——這國度原是首先賜給他們的——卻固執不信直到今日；因此，他們被驅散到世界各地，被迫離開家園，在所寄居的民族中受人輕視與憎恨。於是他們在地上的生活就成了外邊的黑暗，充滿哀號與切齒。但在來世，在他們祖先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那不朽的宴席上，來自天涯海角、各種族各語言的人，將比猶太人更多。而在來世，不信的天國子民將要處於黑暗中，哀號與切齒。家主會將枯萎的葡萄園連根拔除，將它焚燒，在原地種上野葡萄的枝條。祂要將祂天父的悖逆之子永遠分開，並收養祂的雇工來取代他們。於是，被選的成了被棄的，被棄的成了被選的。那在先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先。「耶穌遂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給你成就罷！』僕人就在那時刻痊癒了。」在預言之後，祂行了奇蹟，不僅為報償百夫長的信心，也為證實祂偉大的預言。祂一發話，僕人就痊癒了。正如在最初的創造中，天主一說，事就這樣成了；如今在這新的創造中，主只須一發話，事就這樣成了。那個連整個羅馬帝國都無法治癒的癱瘓者，因救主的一句話就站起來，獲得痊癒。疾病是天主的僕役，當主人說「去」，它就去；說「來」，它就來。病人不用藥物和膏油就康復了，因為僕役認出了主人的命令，便離去了。藥物和膏油不能治病；能治病的是天主。天主或直接藉祂的話語，或間接通過藥物和膏油來治病——這取決於病人信心的大小。除非憑藉天主的能力、祂的臨在與祂的話語，普天之下沒有任何藥物能驅除疾病、恢復健康。

願光榮歸於永生的天主，因祂以大能的話語，在過去和今日，醫治了無數信友。我們朝拜祂神聖而全能的話語——祂藉這話語重新創造、治癒病患、扶起跌倒者、顯揚受辱者、堅固信友並轉化無信者——這一切都是藉著

祂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並在聖神的德能中成就的。我們與天使的軍旅及聖人一同朝拜父、及子、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五主日

人的得救，豬的毀滅

瑪 8:28-9:1

> 耶穌來到對岸加達辣人的地方，有兩個附魔的人從墳墓裡走出，向他走來；他們異常兇猛，以致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他們喊說：「天主子，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時期還沒有到，你就來這裡苦害我們嗎？」離他們很遠，有一大群豬正在牧放。魔鬼懇求耶穌說：「你若驅逐我們，就趕我們進入豬群罷！」耶穌對他們說：「去罷！」魔鬼就出來進入豬內；忽然全群豬從山崖上直衝入海，死在水裡。放豬的便逃走，來到城裡，把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報告了。全城的人就出來會見耶穌，一見了他，就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耶穌上船過海，來到自己的城。

世人對天主行不義，因此他們向天主發怒。人啊！誰有權向任何人發怒呢？

不虔敬者閉口不言，心想：「我們不要提天主的名字，好讓祂從這世上消失！」可悲的人啊，你們的嘴在這廣大世界中只是少數。你們可曾見過、聽過堰壩如何使河流發聲？若無堰壩，河水將寂靜無聲、喑啞無言；但堰壩已開啟它的喉嚨，每一滴水珠都獲得了舌頭。

你們的堰壩也將如此：它要為無聲者打開喉嚨，教啞巴說話。若你們的嘴唇停止宣認上主之名，當聽見無理性之物與啞巴宣認祂時，你們必充滿恐懼。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若你們保持沉默，「石頭就要喊叫了」（路 19:40）。若地上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青草將要發聲。若人們在自己中間抹去天主的名，這名仍要寫在橫跨天空的彩虹上，用火寫在每一粒沙上。那時，沙將成為人，而人將成為沙。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祂手中的化工。日與日互遞消息，夜

與夜相傳知識。」（詠 18:1-2）。聖詠作者達味先知如此說。而你們如何說呢？你們輕蔑地對天主保持沉默；因此石頭將要發聲。當石頭說話時，你們就是想要說話，卻也不能。言語將從你們被奪去，賜予石頭。那時石頭將成為人，而人將成為石頭。

古時曾有硬口之人目睹天主子的面容，卻不認識祂，他們的舌頭也沒有鬆開以光榮祂。於是永生的天主開啟了魔鬼的舌頭，使牠們藉著承認天主子來羞辱人。比石頭更惡劣、比沙粒更無價值的魔鬼，在天主子面前喊叫，而人們卻在祂周圍默然站立。當那已完全背離天主者都被迫承認祂的名時，那盲目順從天主旨意的無過石頭，又怎能不開口呢？

天主給人的教訓，不僅通過那充滿天使、點綴星辰的天空，或那遍佈天主所造萬物媒介的大地，甚至還通過魔鬼。只為給那些輕易找到通往地獄之路的異教徒一個機會，為某事——無論何事——感到羞愧，從而攀升至高處，將他們的靈魂從深淵、烈火與惡臭中拯救出來。

那些陪伴主耶穌同行的特選之人，顯出他們的信德淺薄，因此主帶領他們來到一個極度異教化的地區，為要藉著即將發生的事使他們感到羞愧，並譴責他們缺乏信德。今日福音所記載的事如下：

「耶穌來到對岸加達辣人的地方，有兩個附魔的人從墳墓裡走出，向他走來；他們異常兇猛，以致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革辣撒和加達辣是位於加里肋亞海對岸異教地區的兩座城。它們曾是這海岸邊十座城中的兩座。馬爾谷和路加的記述中提到加達辣而非革辣撒，這僅意味著這兩座城相距甚近，而所述事件發生在兩城之間的某處。聖史馬爾谷和聖史路加提到一個瘋子，而聖史瑪竇則提到兩個。前兩位聖史提到這兩人中較為可怕、令全地區恐懼的那一個，而瑪竇則提到兩人，因為他們都得到了主的治癒。其中一人比另一人更為人所知，這可從聖路加的記述中看出，他說這瘋子是從城裡出來的——「一個那城中的人」，作為城裡人，他必定比另一個可能是鄉下人的更為人所知。從路加的話也可看出他附魔已久，這意味著他已患病多年，因此必定在整個地區都為人所知。他比另一人瘋狂得更厲害，這從路加告訴我們他被「鐵鏈和腳鐐捆縛起來；他卻掙斷鎖鏈，被魔鬼趕到荒野中」（路 8:29）可以看出。這就是為何兩位聖史雖然有兩人卻只提到一個的原因。我們今日在敘述某些事件時也常做類似的事，例如只提到一個被捕的盜

賊團夥的首領。當整個團夥連同首領都被捕時，我們會說某某盜賊團夥的首領已被逮捕。聖史也是如此。正如馬爾谷和路加在描述最嚴重的瘋子這一細節上補充了瑪竇的記述，瑪竇也在其他方面，如提到兩個瘋子，對馬爾谷和路加作了補充。

這些瘋子住在墳墓裡，又離開墳墓在荒野中遊蕩，恐嚇田間和路上的人，尤其是經過他們所居之地附近的那條路。異教徒大多將墳墓建在路旁，這在猶太人中也不罕見。辣黑耳的墳墓就在從耶路撒冷到白冷的路旁；默納舍的墳墓則在通往死海的路邊。魔鬼制服了這兩個人後，便利用他們作為毀滅他人的工具，因為被魔鬼附身之人的主要特徵就是只會行毀滅與邪惡之事。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美善之事。經上說其中一人甚至不穿衣服。他不但身體赤裸，靈魂也未被任何善的事物或天主聖神的恩賜所覆蓋，而是完全赤裸且缺乏善，也就是毫無天主的恩賜。這兩人都邪惡至極，以致沒有人敢從那條路經過。

「他們喊說：『天主子，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時期還沒有到，你就來這裡苦害我們嗎？』」魔鬼這聲喊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牠們認出耶穌是天主子，並在極度恐懼中高聲喊出這話。就讓那些面對主的容顏卻認不出祂，或認出祂卻不承認、不公開宣認祂的人感到羞愧吧。【齊加貝諾說：「由於門徒和群眾只把祂視為人，魔鬼此刻便來宣告祂的天主性。」】魔鬼宣告基督時確實毫無喜樂或歡愉，不像人發現珍寶時那樣歡喜呼喊，也不像伯多祿宗徒那樣喜樂地高呼：「祢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瑪 16:16）；牠們是因恐懼戰慄而呼喊，因為看見審判者就在面前。牠們喊叫並宣告那位其聖名最令他們畏懼退避、且在人間極力隱瞞並從人心中抹除的主。牠們在痛苦與絕望中呼喊，正如許多人只在痛苦絕望時才勉強開口呼求天主聖名。

「天主子耶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魔鬼們問道。你與我們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你這突如其來且不受歡迎的造訪有何意義？「基督之於貝里雅耳，那能有什麼協和？」（格後 6:15）毫無協和之處。因此，貝里雅耳的僕役、人類的折磨者，質問基督為何「時期還沒有到，就來這裡苦害我們」。牠們預期的是世界終結時的審判與苦難之時。基督出現在牠們面前本身就是一種苦難，而且這種苦難比鼴鼠見光、蜘蛛遇火更為可怕。在基督缺席時，魔鬼是如此狂妄傲慢，竟將受牠們奴役的人貶低至比牲畜更卑下的境

地，並恐嚇整個地區，「以致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

在基督面前，牠們不僅驚駭萬分，更在這恐懼中卑躬屈膝——如同所有暴君面對審判者時那樣——因為牠們開始謙卑地乞求主不要將牠們遣入深海：「魔鬼求耶穌，不要命令牠們到深淵中去。」「不要命令牠們」意味著：倘若祂下令，牠們就必須前往。這就是基督的權威，這就是祂的大能，而深淵正是牠們真正的居所與受罰之地。那位明察的先知曾論及眾魔之首：「朝霞的兒子——晨星！你怎會從天墜下？……然而，你卻下到了陰府，深淵的極處」（依 14:12,15），那裡將有哀號和切齒。由於人的罪惡，並經由天主的許可，魔鬼得以在人間橫行。難道牠們在人間不比在深淵中更自在嗎？當牠們在人間時，便折磨人類；當牠們在深淵時，就只能折磨自己。當牠們在人間時，雖也承受巨大痛苦，但這痛苦卻因他人的苦難而減輕。

魔鬼是肉體的毀滅者，是肉中的刺，正如曾親身感受其存在的保祿宗徒所稱呼的那樣（格後 12:7）。牠藉著肉體，如同沿著階梯般爬入靈魂，攫取人的心靈與理智，直到將神聖的美善與純潔、明悟與正義、仁愛與信德、對善的盼望與渴求徹底吞噬、扭曲並掏空殆盡。而後，牠便如登寶座般盤踞在人內，將人靈肉的絲縷盡握掌中，使人淪為牠胯下的牲畜、牠口中的笛管、牠藉以吞噬他人的猛獸。福音記載的這兩個瘋子正是如此。經文未言他們曾見過基督、認出祂、稱呼祂或與祂交談；這一切都是附在他們內的魔鬼所為。這兩個瘋子恍若不存在，如同兩具被魔鬼驅趕鞭笞的屍骸。治癒這樣的人無異於使死人復生，甚至更難，因為死人意味靈魂與肉體分離。若靈魂尚在天主手中，天主自能使其歸返肉身而復活。但這些被魔鬼奴役的人，處境比死亡更為可怖——他們的靈魂已被竊奪，受魔鬼奴役，受制於魔鬼掌中。必須先從魔鬼手中奪回他們的靈魂並驅逐邪魔，方能使其靈魂重歸己身。因此，治癒這兩個瘋子的奇蹟，縱使不勝於使死人復活，至少也與之等同。

「時期還沒有到，你就來這裡苦害我們嗎？」魔鬼這樣問基督。牠們早已知道，最終的折磨正等待著牠們。有罪之人也應當明白：等待著他們的折磨，絕不比等待魔鬼的少！魔鬼知道，到了末日，人類——牠們的主要食糧——將被奪離牠們的掌握，而牠們將被拋入黑暗的深淵，在那裡，牠們只能啃噬自己、吞噬自己。那位偉大的先知論及眾魔之首時說：「你卻（從被奴役之人的肉體）被拋於墳外，如同可憎的枝條……有如遭踐踏的死屍」（依

14:19）。而主親自作證說：「我看見撒殫如同閃電一般自天跌下」（路 10:18）。到了末日，眾人都將看見這一幕——當罪人們也如同閃電般被投入「到那給魔鬼和牠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時（瑪 25:41）。

當魔鬼戰戰兢兢地向基督哀求時，山坡上正有一大群豬——約兩千頭（谷 5:13）——安靜地吃食。魔鬼哀求耶穌說：「你若驅逐我們，就趕我們進入豬群罷！」意思是：不要將我們趕入深淵，至少讓我們進入豬的身體裡。「你若驅逐我們」——牠們沒有說「從這人身上驅逐出去」；牠們甚至不願提及他，這人在牠們眼中已與死人無異。在整個宇宙的所有受造物中，魔鬼最憎恨、最嫉妒的莫過於人。相反，主耶穌卻特別強調「人」這個字：「邪魔，從這人身上出去！」（谷 5:8）牠們不願離開這人；牠們寧可永遠附在人身上，也不願進入豬群，因為豬對牠們有什麼用處呢？魔鬼固然能使人變得像豬，甚至比豬更卑劣，但牠們能把豬變成什麼？無論如何，即使牠們進入豬或其他生物體內，牠們的惡毒仍是指向人類的。牠們會透過豬繼續傷害人類；若無他法，至少能淹死豬群，激起人們對天主的憤怒。因此，當面臨被趕入深淵的抉擇時，牠們寧可進入豬群，也不願進入深淵。

「耶穌對牠們說：『去罷！』魔鬼就出來進入豬內；忽然全群豬從山崖上直衝入海，死在水裡。」若非天主的大能阻止，這些魔鬼本可輕易驅使那兩個可憐人投海自盡。事實上，精神失常者從高處墜落粉身碎骨、溺水而亡、跳入火中或自縊身亡之事，確實屢見不鮮。邪惡的魔鬼驅使他們如此行，不僅要毀壞人間的生命，更要在今生來世都殺害人的靈魂。然而，天主以其上智的安排，也常保全人免於這般死亡。

主耶穌為何將邪靈趕入豬群？祂本可將牠們趕入樹木或岩石，為何偏要趕入豬內？這並不是為了順從魔鬼所求，而是為教導世人。凡有豬之處，必有污穢，而邪靈偏愛污穢；若無污穢，牠們便強行製造。些微污穢，牠們便迅速增添，頃刻使些許污穢成為大量污穢。即便棲身於最潔淨之人內，牠們亦能極快積聚豬一般的污穢。主想要藉豬群衝下山崖溺死在海中教導我們：貪食暴飲對抗魔鬼的權勢何等無力，提醒我們齋戒之要。貪食暴飲與豬有何干係？看，魔鬼的權勢制服牠們、驅使他們走向毀滅，何等迅速！貪饕之徒亦復如是，自以為暴食可積蓄力量。然而，此舉非但不能增強他們的力量，反而增加了他們身心的軟弱。【聖大巴西略在他的第十篇講道《論齋戒》裡

說：「我知道醫生不為病患開列各色美食，卻囑咐他節制禁食。你認為船長會以為超載比適度裝載更易保全船隻嗎？」】貪食之人性情軟弱，於人前已顯怯懦，於魔鬼前更是不堪一擊。對魔鬼而言，沒有什麼比驅使他們溺死在靈性死亡的海洋中更容易的了。

在此我們看見更明確的教訓：當天主不加約束時，魔鬼的力量是何等可怕。那些原本只附在兩個人身上的魔鬼，竟在頃刻間制服並溺死了約兩千頭豬。然而天主一直將牠們拘禁在那裡，直到基督到來——為顯示祂對牠們的權能與統治；然後祂才放開牠們——為顯示魔鬼的力量。倘若天主允許，這些魔鬼頃刻間就能對世上所有人做出牠們對豬群所行之事。但天主愛人類，祂無盡的愛將我們維繫於生命之中，保護我們免於最兇猛、最可怕的仇敵。

有人會問：天主難道不先為這許多豬的滅亡而憂傷，之後又為城裡的人遭受如此損失而痛心？唯有魔鬼才會引導人產生這等念頭，彷彿要顯示自己比基督更具憐憫之心。豬不過是待宰吃草的牲畜罷了。田間的百合花——今日盛裝華美勝過撒羅滿王，明日卻被投入爐中——天主不為它們而憂傷，又為何會為豬而憂傷？難道天主創造豬比創造田間的百合更費力嗎？然而，又有人會說：問題不在其美觀，而在其用處。難道豬對人的用處僅在於餵養與肥壯肉身，而不在於有助於啟迪靈魂嗎？此處正是後者情況。主曾對人說：「你們比許多麻雀貴重」（瑪 10:31）。難道人不比許多豬——甚至是超過兩三千頭的豬——更為貴重、重要嗎？每個人若思量自身及其價值，必能迅速確信：藉由這一事件所給予人類的教訓，豬群的價格實屬極低。顯然有必要，且須以相當激烈的方式，向這麻木的人類顯示：第一，魔鬼何等不潔；第二，其力量何等強大。當邪靈進入豬群時，豬群瞬間發狂溺死，世上沒有任何言語能如此清晰地表明這一點了。若這駭人聽聞的明證——不，不是明證；是啟示——都無法喚醒革辣撒與加達辣城的異教徒脫離罪惡的昏睡，使他們意識到魔鬼正如對待豬群般無情地將他們拖入深淵，或引導他們信奉全能者基督，那麼還有什麼言語能說服他們呢？

請看隨後發生的事：「放豬的便逃走，來到城裡，把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報告了。全城的人就出來會見耶穌，一見了他，就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放豬的人和城裡的人都感到恐懼與驚惶，「他們就害怕起來」（路 8:35）。眾人親眼看見前所未見的景象：那兩個多年來折磨他們的瘋子，如

今竟安靜地坐在基督腳下，神智清明。他們從宗徒和放豬的人口中聽聞整個經過——基督如何治癒瘋人，一整隊魔鬼如何僅因基督臨現就恐懼戰兢，如何驚惶哀求若不准他們留在人身上就打發牠們進入豬群，最後邪靈又如何像旋風般使豬群癲狂衝入深海。他們聽完這一切，完全明白，又親眼看見那兩個不久前還如死人一般的人，如今已得潔淨、從死裡復活了；他們注視著溫良的主那平靜祥和的容顏，祂靜立眾人面前，彷彿方才行的不過是小事一樁，比將革辣撒山推入海中更不足道——然而城裡的這些蒙昧之人心中只牢牢記著一件事：他們的豬群滅亡了，且無從索償。他們非但不跪拜感謝主拯救了那兩個人，反倒為豬群的損失抱怨！非但不邀請主做客，反倒急急央求祂速速離去。非但不歌頌天主，反倒為豬群哀歎。

我們不要急於譴責這些革辣撒人對豬群的貪愛，先要審視當今社會，數算我們那些同樣愛豬如命的同城居民——他們正如當年的革辣撒人一般，寧可顧惜豬群也不顧近人性命。試想今日能有幾人——即便是那些劃著十字、口稱信奉基督的人——不會為兩千頭豬而決意殺害兩個人？或者你們要想想，在你們中間又有多少人願意犧牲兩千頭豬來拯救兩個瘋子的性命？那些沒有先自省便譴責革辣撒人的，當深感羞愧。倘若革辣撒人今日從墳墓裡復起，開始計數，必會在基督信仰的歐洲找到無數同類！革辣撒人尚且只是懇求基督離開，而歐洲諸民族卻是驅逐祂。為何如此？無非是要與他們的豬群——以及他們真正的主人，那些魔鬼——獨處罷了。

這段事蹟從始至終都蘊含著更深層的內在意義。我們所說的，已足以作為教誨、警醒並喚醒那些自覺身陷墳墓般軀體中的人的良方——他們感受到惡魔的力量如鐵鐐鎖鏈般壓迫著自己，將他們拖向毀滅的深淵；與此同時，他們仍能認清人本身的價值：人的靈魂遠勝過一切豬群、牲畜、土地與財富，並願意付出所有代價來尋求醫治，以及那位能治癒他們疾病的醫治者。

整段敘事以這些話作結：「耶穌上船過海，來到自己的城。」祂一句話也沒有對革辣撒人說。若如此神聖的奇蹟都毫無用處，言語又有何用？言語並未使他們降服。讓死寂的墳墓降服又有何益？祂默默下山，登船離他們而去。這是何等溫柔、忍耐與神聖的崇高啊！那位寫信給元老院說「我來到，我看見，我征服」的將領，凱撒中的一位，所獲得的勝利多麼空虛！基督來到了，看見了，征服了——卻保持沉默。而正因這沉默，祂賦予自己的勝利

一種奇妙永恆的特質。讓異教徒們從這位從不強迫人的溫柔主基督的榜樣中學習吧，若他們願意的話。凡接待祂的，就得永生；凡驅逐祂的，就仍與豬群為伍，陷入永恆的瘋狂與永恆的死亡之中。

主耶穌，天主子，求祢垂憐我們這些罪人，治癒我們並拯救我們！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祢，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六主日

真假歡躍

瑪 9:1-8

> 耶穌上船過海，來到自己的城。看，有人給他送來一個躺在床上的癱子，耶穌一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經師中有幾個人心裡說：「這人說了褻瀆的話。」耶穌看透他們的心意，說：「你們為什麼心裡思念惡事呢？什麼比較容易呢？是說：你的罪赦了，或是說：起來行走罷？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罷！」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群眾見了，就都害怕起來，遂歸光榮於天主，因他賜給了人們這樣大的權柄。

不因他人的善而歡躍，這是因罪惡而變得粗陋的靈魂最不光彩的標記之一。太陽從早到晚教導人類什麼？「人啊，你們要因善而歡躍，這喜樂將使你們成為神！」

一隻飢餓的夜鶯在黎明時分歌唱數小時，才覓得兩口食物作早餐。這夜鶯給那些躺在富足的床榻上、張口就食而非歌唱以開始一天的人們教導了什麼？「人啊，當以善為樂，且歌詠善行！」不要問：誰的善？善在這世上本無主人；它是遠方來的客旅。我們有死的受造物並非善的主人，而是它的歌者。

為他人的悲傷而哀慟——這是有罪的老人也能做到的。但為他人的喜樂而歡躍——這唯有孩童及如孩童般純真之人方能做到。「我實在告訴你們」，主說：「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國，決不能進去。」（谷 10:15；參閱瑪 18:3）。天主的國若非一切善的總和與一切惡的缺乏，又是什麼？一個純真的孩童為他人之善所感到的歡躍，遠勝邪惡老人為自己之善所感到的歡躍。因為對孩童而言，他人之善、他人之樂並不存在。他分享所有

唇間的笑聲，甚至將冷笑也解讀為歡笑。世上無人能如純真孩童般相似天主。天主因我們的善、因我們最微小的善而有的喜樂，言語無法形容其成全。當主耶穌降臨人間時，啟示出天主祝福的無盡豐盛。孩童們因這些祝福而歡躍，所有保持未受玷污之純真、最相似孩童的人也是如此。然而這些祝福不僅未能給心思扭曲、心腸剛硬的人帶來喜樂，反倒使他們煩惱痛苦。

基督提醒人記起他們最初的家園——在天主臨在的光耀中，與天使為伴；孩童們為此歡欣雀躍，而邪惡的老人卻嗤之以鼻。基督除去人們的恐懼，使他們成為無所畏懼的世界主宰；孩童欣然接受，君王們卻斷然拒絕。基督清楚顯明：當人與生活的天主結合，便能戰勝自己、戰勝周遭的自然、戰勝邪靈、疾病與死亡——孩童們歡天喜地簇擁在主的周圍，渴望盡情品嘗這些勝利的甘飴，而經師們卻滿懷苦毒地圍著主，尋找羞辱、逮捕和折磨祂的把柄。孩童們尋求基督的祝福，民眾的長老們卻向祂惡言詛咒。

倘若人都是正常且健全的，他們必會以孩童般的喜樂，因基督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而歡欣雀躍，因為祂向人展示的唯有美善，唯有美善的光輝與美好，美善的甘飴、堅韌與力量。然而有許多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看見基督所啟示和展現的美善，卻不感到歡欣。為什麼，這究竟是為什麼？因為人已與邪惡講和，習慣了邪惡，與邪惡為伍；於是邪惡對他們成了真實，而美善反成了幻影。他們就像一隻母雞，長久徒勞地啄食穀物的圖像，當真正的穀物擺在圖像旁時，牠——因失望——不再啄食，以為真正的穀物是假的。這些人的心思就像母雞，竟以為從基督之手中會像其他不潔之手那樣產生幻覺！倘若幻覺真出自祂的手、祂的口，那麼人的生命確實將比虛無更苦澀，比最可怕的夢魘更恐怖，比最兇猛的漩渦更狂暴。那些不向基督伸出手來的人百倍可憐；無論他們的手伸向何方，終將陷入烈火或豺狼之口。但你們這些忠信者百倍地有福了，你們一聽見基督的聖名就歡欣，如同孩童聽見母親的名字。唯願你們以力量和堅忍武裝自己，在信德與喜樂中堅持到底。因為那開始跟隨基督卻半途而返的人，其下場將比從未起步者更慘。倘若主已從他身上驅逐一個邪靈，而他後來卻背棄主，將有七個比原先更惡的邪靈來襲擊並佔據他（路 11:24-26）。

基督如同一道分水嶺。祂無論在何處顯現，人們便立即分為兩個陣營：那些因美善而歡欣的，與那些不為所動的。今日世人如此，當日主身披血肉

之驅行走於世時亦然。今日的福音便記述了這可怕的分裂——人們在美善的啟示者、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面前的分裂。

「耶穌上船過海，來到自己的城。」這是在祂造訪革乃撒勒湖東岸的外邦人之後，在以大能治癒了兩個瘋子之後，在惡魔親口宣告基督是天主子，而對不信者發出嚴厲斥責之後。祂上了船。這正是那艘祂先前施行奇蹟的船，那奇蹟如同從瘋子身上驅逐惡魔一般偉大，當時祂「叱責風和海，遂大為平靜」（瑪 8:26）。今天，我們在福音中聽見，主從那趟旅程歸來時，治癒了癱瘓病人，赦免了他的罪並除去他的疾病。就這樣，在極短的時間內，基督行了三件大能作為，三個驚人奇蹟，清楚見證了天主降臨人間。在這最短暫的時光裡，主向人揭示了三個無比偉大的祝福：祂掌管自然的大能，祂制伏惡魔的大能，以及祂赦免罪惡與醫治疾病的大能——對人而言，這是三大喜樂之因。自然束縛我們的鎖鏈何等可怕；誰不因從中得釋放而歡躍？但更可怕的是惡魔捆綁我們的鎖鏈，它們鞭打我們，驅使我們陷入瘋狂——誰不因戰勝這些人類最大的仇敵而歡躍？罪惡束縛我們的鎖鏈，使我們淪為自然、惡魔與疾病的奴隸，這些是人類最初自願套上的原始鎖鏈，拒絕順服並謙卑於造物主面前。你們這些必死之人，誰不因掙脫這些潛藏在所有奴役你們的鎖鏈之下的原始鎖鏈而歡躍？

這最後的祝福——基督赦免罪惡與醫治疾病的大能——是主渡海來到自己的城時向人揭示的。葛法翁是祂的城，在被逐出納匝肋、險些在那裡喪命後，祂離開住了多年的納匝肋，定居於此（路 4:16-31；瑪 4:13）。

「看，有人給他送來一個躺在床上的癱子」。這事件也被聖史馬爾谷與路加記述，而他們的記述都包含聖史瑪竇省略的某些細節。這癱子病得如此嚴重，不僅無法自己來到基督跟前，甚至無法離開床榻，因此他的親友不得不將他連人帶床抬出屋外，送到基督面前。這病人的極度虛弱也可從必須由四人抬床看出，為使他能被穩固托住，並盡量減少搬動時的震盪。當他們將他抬到耶穌所在的房屋時，發現由於人群擁擠在門口，根本無法進入。他們就決定拆開屋頂，將載著病人的床從屋頂縋下，直降到基督面前。那時，基督正在向群眾講話，向他們施教。祂從不浪費片刻光陰：行動之後繼以言語；言語之後繼以行動。祂不斷交替運用言語與行動，只為幫助人們因善而歡躍，並相信善，且相信祂是至大的施行善者與啟示善者。

「耶穌一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主耶穌看見他們的信心，不僅是在他們把病人縋到祂面前之時，更是在他們抬起病人躺臥的床、從家裡出發來見祂之時。那能洞察人心中的思想者，自然更能輕易看見遠處與近處發生的事。祂在納塔乃耳被帶到祂面前之前，就已看見他在無花果樹下了（若 1:48）。祂不僅看見正在發生的事，更看見直到世界終結將要發生的事。此處不說「看見他們」，而說「看見他們的信心」，正是要表明基督看見了更難看見的、人內心最深處隱藏的東西。這記載是為我們的緣故，使我們知道基督所看到的是什麼，現在也像當時那樣；也使我們明白，唯有懷著信心，才能在苦難中期待天主的助佑。當天主看見我們的信心時，祂必不遲延施予援助。

「看見他們的信心……」誰的信心？只是那些抬病人來者的信心，還是也包括病人自己的信心？首先，顯然是那些抬病人前來的人的信心。因他們的信心，主就能治好這癱子。基督行奇蹟時，病人不知情或沒有信心的例子不少。尤其是祂復活的死者，根本不可能有信德，使祂能因這信德行奇蹟。甚至死者周圍的人也不總是表現出特別的信心。關於納因城的寡婦，經上沒有說她信了，只說她為死去的兒子哭泣。但當主走向滿心悲痛的她，堅定地說「不要哭了」的那一刻，或許她心中對祂所具大能的信心就被點燃了。拉匝祿的姊妹瑪爾大和瑪利亞，對基督會復活那已安放在墳墓中四天的兄弟，也沒有多大信心。只有會堂長雅依洛對基督懷著堅定的信心，當他來到主面前說：「我的女兒剛才死了，可是請你來，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會活」（瑪 9:18）。同樣，基督治好許多重病患者，往往不是因他們自己的信心，而多是因親友的信心。祂就是這樣治好了葛法翁百夫長的僕人（瑪 8:5-13），不是因那患病僕人的信心，而是因百夫長的信心；也是這樣因那客納罕婦人的信心，治好了她的女兒（瑪 15:22-28）；還治好了許多癲癇病人、瘋子、聾子和啞巴，都是因那些帶他們來見主的親友的信心（瑪 9:32；15:30；17:14-18 等）。祂從惡魔手中解救並治好了革辣撒的瘋子，既不是因他們自己的信心，也不是因周圍人的信心，純粹是出於祂的憐憫和對人類救恩的計劃，只為能在麻木者心中激起信德，在怯懦者心中堅固信德（瑪 8:26）。

就這癱子的事而言，那些把他帶到基督面前的人顯然懷有極大的信心。

基督無需從外在跡象來評估他們的信心；祂直接看透他們的內心，洞悉了他們的信心。但我們這些看不見人心的人，可以從外在表現看出他們的信心確實很大。因為四個人決定把一個毫無希望的病人帶到基督面前——這難道不是信心的極大表現嗎？更進一步說，他們把他抬上屋頂，拆開房頂，將病人縋到基督面前——這難道不是極大信心的明證嗎？試想這四個人冒著多大的風險，倘若他們費了這麼大功夫、拆了屋頂之後，卻得把未得醫治的病人帶回去，會遭受鄰居怎樣的嘲笑！當時的人們和現在一樣害怕被嘲笑，和現在一樣畏懼失敗。唯有真正的大信心才不懼怕嘲笑，不畏縮於失敗；它甚至根本不會想到嘲笑和失敗，因為它從不懷疑會成功。

那麼，主醫治這病人，可能單單是因為看見抬他之人的信心。但仍有跡象表明病人自己也有信心。首先，任何神智正常的人，若沒有信心，斷不會容許別人用床抬著他在街上走，更不會讓人把他抬上屋頂，又縋進屋裡。但還有一個內在跡象顯示病人的信心。主對他用「孩子【原文作「兒子」】」這個稱呼——「孩子……你的罪赦了。」基督會稱一個不信者為「孩子」嗎？祂能對一個不悔改的人說「你的罪赦了」嗎？當主在納因城使寡婦的兒子復活時，祂沒有稱他為「孩子」，而是稱「少年人」，因為死人不能信，也不能悔改。然而祂在這裡卻對這病人說：「孩子！」主不是說過：「他如果後悔了，你就得寬恕他」（路 17:3）嗎？所以悔改是得赦免的條件。沒有羞愧、敬畏天主和信靠天主，就沒有悔改。

「經師中有幾個人心裡說：『這人說了褻瀆的話。』」這些就是不以善為喜樂之人的想法，他們是邪惡的同謀與僕役。他們彷彿在說：「除了天主之外，誰能赦罪呢？」這些偷偷摸摸而枯萎的靈魂，自以為最有智慧，企圖把基督拉低到至少與他們同等、甚或更低的位置；他們那狹隘昏暗的心靈，自然容不下天主能以人的形貌顯現的想法，更想不到這啟示就成就在主耶穌自己身上。他們對這病人的痛苦毫無興趣，對他的痊癒更是漠不關心；他們竊取基督的每一句話，企圖羞辱祂、將祂從自己的道路上剷除，並從良知中抹去。他們實在難以輕信基督。

「耶穌看透他們的心意，說：『你們為什麼心裡思念惡事呢？』」在場的經師們一言不發，只在心裡思想。祂不說「在你們的腦海裡」而說「在你們的心裡」，這意味著他們的這種思想與苦毒和仇恨緊密相連。他們聽基督

的話，既不像信徒，也不像客觀的求問者，而是像密探和迫害者。倘若他們是信徒，就會像其他人那樣，因基督的話語和作為而歡喜，看見並光榮天主。倘若他們能夠成為客觀的求問者，就會像加爾瓦略山上十字架下的百夫長那樣信從基督了。那百夫長客觀公正地觀察所發生的一切，當他看見整個自然界如何以恐懼、戰兢和驚駭回應基督之死時，就喊著說：「這人真是天主子！」（瑪 27:54）

主耶穌看透他們的心意。除了天主，誰能看透人的心意呢？達味王呼喊道：「公義的天主！祢明察肺腑。」（詠 7:10）「我上主究察人心，考驗肺腑，依照各人的行徑，給人報酬」，這是上主親自藉耶肋米亞先知所說的話（17:10）。而撒羅滿也曾向天主祈求：「惟有你認識人子的心」（編下 6:30）。主耶穌能明察人心及人心中的意念。正如大地看不見眼睛，而眼睛卻能看見大地；同樣，被時間束縛的塵世受造物，無法領悟永恆的奧秘，但永恆之眼卻能洞悉時間內、塵世上的一切。主耶穌用這永恆之眼觀看，便洞悉並看見萬物：隱藏在深海中的、隱藏在人心深處的，以及時空所有深淵中的一切。

「你們為什麼心裡思念惡事呢？」溫良的主這樣質問祂的聽眾與迫害者。祂的意念何等純潔無瑕！祂的心何其美不可言！祂的溫良猶如羔羊！「你們為什麼思念惡事？」為何不思念善事？為何尋找惡事？為何不尋找善事？為何因惡事，而不因善事歡欣？為何站在清澈的泉水旁，卻等待它變得混濁？為何望著太陽，卻期待它暗淡無光？拋棄這些病態的習性吧，當為泉水的清澈與太陽的光輝而歡欣。主沒有嘲弄他們，也沒有攻擊或責罵他們——換作是凡人，若能治好癱瘓病人，必會如此對待仇敵。的確，就連最細心的醫生，對待最危重的病人，也不會比這位溫良的主對待這些瘋狂的迫害者更為柔和：「你們為什麼心裡思念惡事呢？」你們本可思念善事、尋找善事、因善事而歡欣！

「『什麼比較容易呢？是說：你的罪赦了，或是說：起來行走罷？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罷！』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對主而言，說話與行事本是一回事。凡人的口舌說「你的罪赦了」與說「起來行走」同樣容易——兩者皆毫無功效。但對無罪的主來說，言語與行動是一回事。因此，祂藉著這話是想

要表明：「赦免人的罪與使病患康復起身，哪個比較容易？」這兩件事對凡人而言同樣不可能。「為人這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瑪 19:26）。那麼，醫治靈魂與醫治身體，哪個更容易？靈魂唯有藉赦免其罪才能得到醫治。當罪得到赦免，靈魂便得健康；對健康的靈魂而言，賦予健康的身體並非難事。無論如何，赦免病患的罪比使他起身更為重要，正如清除樹根中的蛀蟲比處理樹表的蟲痕更為緊要。若蛀蟲在樹中，樹上必有蟲痕。罪實為一切病患之源，無論是靈魂的病還是身體的病。例外情形僅在於天主上智的安排，容許義人罹患身體疾病，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義人約伯。然而，自創世以來，罪是萬病之源這一真理恆常不變。能在病人身上摧毀罪惡者，使他的身體康復則比較容易。若僅能給予身體暫時的醫治，卻不能赦罪，就如同果農僅能清除樹表蟲痕，卻無法掘出樹根的蛀蟲。

主耶穌所做的一切都完美無缺，有條不紊且毫無遺漏。使靈魂與身體完全康復，對祂而言，乃是喜樂。因此，祂先醫治靈魂，繼而等待經師們作出反應：當他們說「這人說了褻瀆的話」時，祂便藉此機會闡明罪與病患的關聯，闡述了靈魂相對於身體的優先性，並更強有力地啟示出祂的屬神德能。重症有時需下猛藥。

主在此刻顯示了自己的權柄。此處，祂並沒有呼求天父，而是憑藉自己永恆的權柄與大能。我們必須仔細留意這句話：「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這意味著，唯有當人尚在塵世生命之中，他的罪才能獲得赦免。一旦離世，便再無赦免。在來世，那些未經悔改便離世的罪人，將不再獲得赦免。正因如此，祂特別強調「在地上」。

「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罷！」主以堅定的口吻對那病人說話，不像經師們那樣說話，而是如同有權柄者。正如祂有赦免靈魂之罪的權柄，同樣也有命令身體得健康的權柄。為使眾人對這病人的痊癒毫無疑問，主命令他拿起那由四人抬來的床回家去。主為何命他回家？首先，因主樂見他人喜樂，盼望這痊癒之人立即返家，將喜樂帶到那久被憂傷籠罩之處，使整個因照料他而負擔沉重的家庭得享歡欣。其次，為向那些野心勃勃的經師們表明，祂所行之事純粹出於對人類的愛，而非如那些求人稱讚者所為。正如牧人不指望羊群的讚美，基督也不向人尋求讚美。「我不求人的光榮」（若 5:41），祂曾在另一場合如此說道，在這件事上祂也想要表明此意。

「群眾見了，就都害怕起來，遂歸光榮於天主，因他賜給了人們這樣大的權柄。」當經師們在心中褻瀆基督時，其他未被世俗虛榮完全蒙蔽心智、也未封閉心靈的百姓，卻因親眼所見這獨特的作為而驚奇並讚美天主。這些如此驚奇並歸榮耀於天主的群眾，遠比心胸狹隘的經師們更好，也比革辣撒的異教徒更接近良善與真理——那些人看見神蹟卻不歸榮耀於天主，反而因豬群的損失抱怨，將這位熱愛世人的基督趕出他們的境界。然而，就連這些人也未能領悟救主基督那自發的屬神德能。他們歸榮耀於那「賜給了人們這樣大的權柄」的天主，卻沒有看見並承認主耶穌是天主的獨生子。

當時群眾未能認知的真理，我們如今藉著教會蒙恩得見。我們被教導要在善事上喜樂，因為一切美善都來自天主；如此我們將學會在天主內喜樂，祂是賜予永恆喜樂的賦予生命之源。正如受默感的先知所言：「我要因祢而歡欣踴躍，至高者！我歌頌祢的名號！」（詠 9:2）這喜樂將開啟我們的眼目，使我們看見主耶穌內完備的真理；它將開啟我們的唇舌，承認並光榮祂是天主聖子、人類唯一的救主及熱愛世人者。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七主日

得醫治與未得醫治的瞎子

瑪 9:27-35

> 耶穌從那裡前行，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說：「達味之子！可憐我們罷！」他一來到家，瞎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他們對他說：「是，主！」於是耶穌摸他們的眼說：「照你們的信德，給你們成就罷！」他們的眼便開了。耶穌嚴厲警戒他們說：「你們當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但他們出去，就在那整個地區把他傳揚開了。他們出去後，看，有人給耶穌送來一個附魔的啞巴。魔鬼一被趕出去，啞巴就說出話來。群眾驚奇說：「在以色列從未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但法利塞人們卻說：「他是仗賴魔王驅魔。」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災殃。

初造之人如天使一般，靠著瞻仰天主而生活；在墮落後，他的後裔則藉著對天主的信仰而生活。那些既關閉了瞻仰之途、又未開啟信仰之門的人，因與生命沒有聯繫，便不能算為活著——那麼，他們還能因什麼而生活呢？

一片湖泊向天敞開，從高處承接雨水；它被充滿，永不枯竭。另一片湖泊向天封閉，卻經由大地從山間泉源得水；它被充滿，永不枯竭。然而第三片湖泊既向天封閉，又與地下所有水流隔絕，便只能乾涸見底。

沒有水的湖泊還能稱為湖泊嗎？不；它不過是個乾涸的凹坑。心中沒有天主的人還能稱為人嗎？不；他不過是座乾枯的墳墓。正如水是湖泊的主要成分，天主對人亦然。沒有水的湖泊不是湖泊，內心沒有天主的人也不是人。若一個人像乾涸的湖泊般隔絕於水、如幽暗的墳墓般隔絕於光，從各方封閉自己與天主的聯繫，他又如何能在心中擁有天主？

天主不像一塊石頭，一旦投入人內便存留於其中，這無關人的意志。天

主是一種力量，比光與空氣更精微、更強大；這力量充滿人或離棄人，都是對人的自由意志與天主無量的美善的回應。因此，人每日領受天主之充滿的程度並不相同。這端賴人對天主的敞開程度，遠勝其他一切。倘若人的靈魂能唯獨向天主全然敞開（這意味著同時對世界封閉），這人便能重獲最初默觀天主的喜樂。但在靈魂所處的有死境地中，極難送致這一狀態——在這一有死境地中，唯有一道使人得以接觸作為生命之源的天主的開口，那便是信德。信德首先意味著：對那失落的最初默觀的記憶，這記憶銘刻於良知與悟性之中；其次意味著：接受天主藉著祂明辨的先知與聖人所啟示的真理，這些聖者堪當得見真理；第三且至關重要的是：承認主耶穌基督是天主之子，是那不可見的天主的可見肖像（格後 4:4）。這第三種意義本身已足夠完備；它涵攝並圓滿實現前兩者。這便是賦予生命並施行拯救的信德。這是最大的開口，天主依人渴望與善意的程度，由此進入人內。

正因如此，主常問患病受苦的人：「你信嗎？」「你信我能做這事嗎？」你是否正敞開門戶，讓我進入？人的信德無非就是敞開靈魂之門，讓天主進入。「天主啊，倒空在我內的自我，使祢安居於我內！」這些話道出了信德的真諦。

今天的福音所描述的，正是眾多主叩擊人的靈魂之門、而人開門讓主進入的事例中的一件。它描述了當人藉信德敞開自己、讓天主進入時，所發生的諸多奇蹟之一。因為天主在祂一切作為中都施行奇事。祂所在之處，必有奇蹟。在祂面前，一切自然與人的法律，都如雲霧在太陽前退散，留下的唯有祂的大能、祂的智慧與祂的慈愛——這一切至為奇妙、至為甘飴、至為榮耀。

在加達辣人的黑暗中——外邦人生活其中，而主在此地、甚至在治癒兩個瘋人這樣大的奇蹟後，仍未遇見人的信德——接連發生了幾件事：基督的愛在個人身上遇見了極大的信德；在幾件事中，主叩門而人心甘情願地敞開靈魂之門，祂便施行奇蹟。愛德與信德無論在哪裡相遇，哪裡必有奇蹟誕生。首先展現信德的是那些抬著癱子來的人，他們將他從屋頂縋下，放在行奇蹟的醫者面前。「耶穌一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罷！』」（瑪 9:2,6）這豈不是無限慈愛的言語？「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7 節）這豈不是愛德與信

德所生的奇蹟？此後，那患血漏十二年的婦人摸了祂的衣縫，心裡想：「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會好了」（瑪 9:21）。這就是信德。耶穌對她說：「女兒，放心罷！你的信德救了你」（22 節）。這是真愛的話語。「從那時起，那女人就好了。」這是愛德與信德所生出的奇蹟。接著，會堂長雅依洛憂傷地來到耶穌跟前說：「我的女兒剛才死了，可是請你來，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會活」（瑪 9:18）。只要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會活！這是毫不猶豫、毫無疑惑的信德。主就前去，「拿起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來了」（25 節）。祂「拿起她的手」。這是朋友與醫者的愛。「女孩就起來了。」這是愛德與信德所生的奇蹟。在這些人信德與天主之愛相遇的美妙實例後，今天的福音還給我們另一個實例：

「耶穌從那裡前行，有兩個瞎子跟著他喊說：『達味之子！可憐我們罷！』」主耶穌是從哪裡前行的？是從雅依洛的家，就是祂使那死去的女孩復活的地方。瞎子聽見祂經過，就跟著祂，喊叫著哀求祂的可憐。瞎子巴爾提買在耶里哥的行為也大致相同。他坐在路旁乞討，一聽說是納匝肋人耶穌，就開始喊叫說：「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谷 10:47）這兩個瞎子也是如此。他們從引路的人那裡聽說行奇蹟的耶穌正經過，就忘了乞討和其他一切，立刻跟著祂，向祂喊叫。他們是亞巴郎——天主的朋友——的子孫，亞巴郎曾看見天主，而這些不幸的人卻沒有眼睛來看見天主的創造。

為什麼這兩個瞎子稱耶穌為「達味之子」？因為在以色列，這樣的稱號被視為最大的榮譽。達味王被視為以色列所有君王的典範；正如每個義人被稱為亞巴郎之子，每個正直的統治者也被稱為達味之子。基督擁有真實的權柄與能力，從祂身上散發出來，如同清新的氣息。以色列人習慣稱達味的遠代後裔為「達味之子」，這從聖經多處經文可明顯推知（列下 16:2；18:3；22:2）。很可能，當瞎子稱祂為達味之子時，他們也將主耶穌視為默西亞，因為全體百姓都在期待出自達味家族的、來自天主的默西亞（撒下 7:12-13；依 9:7）。「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路 1:32）——這是總領天使加俾額爾向至聖天主之母所啟示的。總領天使使用百姓的通俗語言稱達味為基督的先祖，儘管他已經稱祂為「至高者的兒子」，即天主之子。

【新神學家聖西默盎在其第五十六篇講道中說：「那按肉身祈禱，卻沒有屬靈理解的人，就像那喊叫「達味之子，可憐我罷！」的瞎子。但另一個

瞎子，當他重見光明並看見主時，就不再視祂為達味之子，而是視為天主之子了（若 9:35-38）。」】

這豈不是對那些昏昧的法利塞人和經師的嚴厲控訴嗎？他們竟稱基督為褻瀆者和罪人。看，上主如何藉著那些被他們視為卑賤者——外邦人、瞎子，甚至惡魔——來羞辱他們！當這些被虛榮蒙蔽的人，在基督身上只看見褻瀆者和罪人時，外邦人的百夫長卻將祂治病的能力歸因於祂的天主性（瑪 8:5-13），革辣撒的惡魔稱祂為天主之子（瑪 8:29），最後，這兩個瞎子也在心靈中視祂為達味之子（瑪 9:27）。如此，外邦人在基督的臨在中看見了天主的臨在，而那些昏昧的法利塞人和經師卻無法感知；惡魔認出基督是天主之子，而猶太民眾的「睿智」領袖們卻不能辨認；最後，瞎子看見了法利塞人、經師和領袖們所沒有看見的。

這兩個瞎子在後面呼喚基督，但祂並沒有轉身或走向他們。為什麼不呢？首先，是為了更加增強他們對天主的渴望和對祂的信德；其次，是為了讓更多人聽見瞎子的呼聲，好使他們自己省察內心、檢視信德；第三，是為了以這種方式避開來自人的光榮，從而顯示祂的良善心謙，好使祂不是在路上的群眾面前，而是在屋內、僅在少數見證人面前治癒這些受苦者。這是何等良善！何等智慧！祂最清楚「沒有什麼隱藏的事，不是為顯露出來的」（谷 4:22），而且每一件美善之事，越是隱藏，就越會彰顯。

「他一來到家，瞎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他們對他說：『是，主！』」這兩個瞎子的信德如此之大，以致他們毫不懈怠地跟隨在基督後面，毫不憂慮祂沒有轉身回應他們絕望的呼求。他們的信德如此之大，以致他們甚至尋到祂退避進入的屋內；儘管那屋子陌生而不熟悉，他們仍敢於進去。他們感覺到：「這是我們得醫治的時刻；此時不待，更待何時！」他們知道，在這廣大的世界上，除了基督之外，再沒有活人能開啟他們的眼睛、恢復他們的視力。

「你們信我能作這事嗎？」主這樣問他們。既然祂知道且看見他們的信德，祂既是洞察一切奧秘、知曉所有人心者，為何還要這樣問？祂這樣問，是要他們公開表明自己的信德，既是為了他們自己，也是為了在場其他人的緣故。公開宣認信德，既能堅固宣認者的信德，也能堅固那些聽見這宣認之人的信德。

「是，主！」瞎子們回答。他們不僅因基督對他們說話而喜樂，更顯露出對祂及祂的大能更強烈的信德。「是，主！」他們不再稱祂為「達味之子」——這稱號在他們看來已顯得渺小而短暫——而是稱「主」。這就是他們的信德宣認：耶穌基督是主、神人與救主。這就足夠了，「凡呼號上主名號的人，必然獲救」（羅 10:13）。

信德既存於心，亦宣於口。此時，愛必須前來與這信德相遇，奇蹟便由此而生。看，那從不遲延的愛，正前來與信德相遇：「於是耶穌摸他們的眼說：『照你們的信德，給你們成就罷！』他們的眼便開了。」這情景，猶如將燃燒的蠟燭靠近冰冷死寂的蠟燭，後者便驟然燃起！至潔之主並未被人類不潔的肉身、以及更為不潔的靈魂所玷污。

「為潔淨人一切都是潔淨的」（鐸 1:15）。祂伸出至潔的手，觸摸那些黑暗的孔穴、緊閉的窗戶、腐朽的盲眼——他們的眼睛就開了。帷幕被拉開，光明湧入監牢——監牢遂變為陽光普照的宮殿。「照你們的信德，給你們成就罷！」信德不會蒙羞；照他們所信的，就給他們成就了。主是何等看重祂的受造物，儘管萬物在祂腳下不過如煙如塵！祂尋求信德，就是在創造工程中尋求人的合作。正如睿智的金口若望所說，祂本可用一句話治癒世上所有病人。但這能成就什麼？祂會將人貶至與其他無理性的受造物同等——那些沒有自由意志與選擇權，被剝奪更高目標的存在。比方說，祂會將人貶至那奉命發光的月亮星辰的層次；貶至奉命屹立或倒塌的岩石的層次；貶至奉命流動的江河溪水的層次。但人是有理性的，他在道德上有義務做到那些無理性受造物被迫做到的事：完全獻身於天主，並履行祂的誡命。「上主命令，我必須服從」，這是整個自然的宣告。「上主命令，我在道德上有義務服從」，這才是真人的宣告。人有選擇權；不是在兩善之間，而是在善惡之間。若他選擇善，將成為天主的朋友與永恆國度中的兒子，這對他比對整個自然更為有益。若他選擇惡，將被天主棄絕，這對他比對無理性的受造物更糟。這就是造物主的旨意：人在此生應當自由選擇善惡。因此，主向人要求信德；因此，祂召叫人與祂合作完成自己的救恩。天主對人的要求極少。祂只要求人的善意，要他們承認祂是全能的天主，承認自己一無所有。這就是信德，主向人尋求的只是這信德，為了他們的益處與救恩。

「耶穌嚴厲警戒他們說：『你們當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但他們出

去，就在那整個地區把他傳揚開了。」主為何警告他們不要宣揚這奇蹟？首先，因為祂不尋求人的榮耀或讚美。人的讚美與榮耀，絲毫不能增添祂的榮耀。其次，為表明祂所行的，是出於對人類的慈悲與仁愛，如同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不像那些魔術師與巫士——惡魔的僕役，他們心中憎惡並輕視人類，行事只為博取人的榮耀與讚美。第三，藉此給人立下榜樣：行善當為天主，而非出於虛榮：「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瑪 6:3）。第四，因為祂知道——也願人發現——善是無法隱藏的。這事立刻就要顯明。無論他們願意與否，這些盲人必在全地宣揚祂。縱使他們緘口不言，他們的眼睛也要作證。即使他們想要保持沉默，那使萬物顯露的天主大能，也必迫使他們一說再說。主耶穌要讓他們明白：這事必會被人知曉，即使你們竭力隱藏。只是，不要出於個人虛榮而宣揚，也不要為自己或為我求取讚美。光榮天主，這才是要緊的。

「他們出去後，看，有人給耶穌送來一個附魔的啞巴。魔鬼一被趕出去，啞巴就說出話來。」如同沙漠中口渴的旅人急速奔向尋得的水泉，那些渴求健康、智慧、良善與平安的人們，也急忙來到主耶穌跟前——這位前所未見的、一切美善之源。這泉源如此豐沛，凡來飲用的，沒有一個空手而歸。那些瞎子才剛出去——如今他們的眼睛已睜開，不再需要引路人——就有人帶著附魔的啞巴進來，將這受苦者領到主面前。又啞又附魔！他既無心智構思言語，也無口舌表達詞句。主沒有向他要求信德，因瘋子怎能擁有信德？啞巴又如何宣認信仰？但主看見了那些帶他前來之人的信德。很可能主曾與他們交談，如同先前與瞎子對話一般，但聖史——或許為避免重複——對此隻字未提。對於尋求救恩的人，關於這瞎子的記述已足夠作為教導與指引。然而那些執意墮入毀滅、嘲弄救主及其救恩之言的人，縱使主耶穌基督在世時所有的言行都記載下來，也不足以使他們信服。正如聖史若望所說，若將這一切都寫成書，「我想所要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下」（若 21:25）。但這些記載已足以使我們信天主子，並獲得永生（若 20:31）。我們的聖史彷彿時間緊迫，僅用兩句話就記述了整個事件。試想，這是何等大事：將魔鬼從瘋子體內逐出，解開他的啞巴，使他能平靜理智地說話！這事件比那些被寫成許多書卷的戰爭更為重大。任何人都能發動戰爭，但除了天主，無人能驅逐魔鬼並使啞巴開口發聲。單是聖史僅用兩句話記載的這個奇

蹟，就足以寫成許多書卷。他如此記述，除了其他原因，更要表明這位空前絕後的施行奇蹟者曾行過許多類似奇蹟，同時也顯示主施行這樣的前所未聞的奇蹟時何等輕鬆自如。

經上說主先逐出魔鬼，之後啞巴才開口說話。此舉亦顯明主總是從表象深入，直抵惡之根源。邪靈盤踞於此人之內，這惡靈更束縛了啞巴的舌頭。必須先逐出邪靈，牠加諸病患的羈絆與鎖鏈才會自行鬆脫。因此，主先驅逐邪靈，再以悟性與言語之能充滿此人。此事與主使癱子行走的奇蹟遙相呼應——主先對他說：「你的罪赦了」，然後才命他：「拿起你的床，回家去罷！」（瑪 9:2,6）。基督最常行的，正是先治癒人內在的疾苦，再醫治肉體的病症。祂本可解開啞巴的舌頭卻任魔鬼留駐，但這有何益處？難道要解開他的舌頭任魔鬼褻瀆天主與人嗎？豈可救人脫離小惡卻任其被更大的鎖鏈捆綁？假以時日，魔鬼豈不重新捆綁這人的舌頭，使他再度成為啞巴？主啊，祢的一切作為何等智慧合宜！我們唯有驚嘆於祢無盡的智慧，並學習如此行事——從根基做起，且做得徹底完美。

「群眾驚奇說：『在以色列從未出現過這樣的事情。』但法利塞人們卻說：『他是仗賴魔王驅魔。』」有人驚奇，有人譏笑。有人因善而喜悅，有人卻對善大發怨怒。民眾光榮天主，民眾的領袖卻想到魔鬼。單純的人稱基督為「達味之子」和「主」，而那些自以為聰明的經師，卻稱祂為魔王貝耳則布的使者。瞎子看見了，就瞻望祂；聾子聽見了，就聆聽祂；瘋子清醒了，就認識祂；啞巴說話了，就承認祂。但這世上的智者，心思被世俗的智慧蒙蔽，心靈因虛榮和嫉妒而僵化，既不能看見、聽見、認識，也不能承認天主子，「因為這世界的智慧在天主前原是愚妄」（格前 3:19）。

「在以色列從未出現過這樣的事情」，群眾驚奇地說。的確，梅瑟、厄里亞和厄里叟都曾行過各種奇蹟，但他們是如何行的？是靠著他們的信仰、齋戒和祈禱，以及天主的恩寵。生活的天主藉著他們行了這些大能的奇蹟。但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憑自己的權柄和能力行的。祂與古代行奇蹟者的區別，猶如太陽與月亮之別：月亮是反射所受之光，太陽則發射自有之光。民眾那毫無成見的純樸心靈感受到這巨大差異，因此他們開口承認：「在以色列從未出現過這樣的事情。」法利塞人並未否認基督的大能奇蹟——他們若有能力否認，必會像在主復活時那樣否認、隱瞞、收買假見證；但他們無法

否認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事——我們重申，他們沒有否認奇蹟，卻以邪惡惡毒的方式曲解：「他是仗賴魔王驅魔。」他們多次對主說這話，而主給了他們嚴厲明確的回應（瑪 12:24-26；谷 3:23-26；路 11:17-18）。主對他們說：「如果撒殫起來自相攻擊……就不能存立。」實在難以想像，任何稍有思考能力的人——無論這能力大小——能比以色列的領袖和經師們那蒙蔽的心智，對基督作為作出更荒謬、矛盾或無知的解釋。靠撒殫的力量驅逐魔鬼！這豈不等於說：靠父親的幫助殺害父親的子女？或靠將領的幫助攻擊摧毀將領的軍隊？說嫉妒使人盲目，這並非徒然。也可說嫉妒使人愚昧，因為嫉妒不僅使心硬如石、蒙蔽理智，更扭曲舌頭，使它不知所云，因此嫉妒之舌所說的都是瘋狂、可笑而又愚蠢的言語。

主耶穌並不理會這些嫉妒的民眾領袖狂怒的軟弱，而是迅速繼續祂拯救與保全的工作——凡天父賜給祂的人，祂一個也不喪亡（若 17:12）。正如今日福音的結尾所說：

「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災殃。」各城各村——對祂而言並無差別。祂尋找的不是城鎮與鄉村，而是人。聖史說「各城各村」，正是為顯示基督的熱忱：「我對祢的聖殿滿懷熱忱，而致心力交瘁」（詠 68:10）。對祂而言，一日確如千年之久。基督的工作有三重，正如聖史所言：祂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醫治民間的一切疾病、一切災殃。祂施教——詮釋舊創造與舊約的精神；祂宣講——奠定新創造、天主之國、諸聖教會的根基；祂醫治——以行動為自己的教導與宣講作證。

主做這一切皆出於愛，不僅為了當時的人——與祂同時代的人，也為了我們，因為祂是過去、現在及未來一切時代的同時代人。祂如此行，是要以祂的光在我們靈魂中點燃蠟燭，以祂的愛來迎接我們的信德，並使天主的愛與我們的信德相遇時，能誕生我們得救的奇蹟：治癒我們靈性的盲目、啞口與癲狂，以及我們一切的病患與軟弱。

主耶穌，永生天主之子，求祢垂憐我們！願我們學會藉著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民族與全人類——無論生者還是亡者——來光榮祢的聖名；光榮祢，及祢最光榮的無始之父，偕同祢至聖、溫良且賦予生命的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的聖名，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八主日

在曠野中增餅

瑪 14:14-22

耶穌一下船，看見一大夥群眾，便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治好了他們的病人。到了傍晚，門徒到他跟前說：「這地方是荒野，時候已不早了，請你遣散群眾罷！叫他們各自到村莊去買食物。」耶穌卻對他們說：「他們不必去，你們給他們吃的罷！」門徒對他說：「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耶穌說：「你們給我拿到這裡來！」遂又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然後拿起那五個餅和兩條魚，望天祝福了；把餅擘開，遞給門徒，門徒再分給群眾。眾人吃了，也都飽了；然後他們把剩餘的碎塊收了滿滿十二筐。吃的人數，除了婦女和小孩外，約有五千。耶穌即刻催迫門徒上船，在他以先到對岸去；這其間，他遣散了群眾。

至高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合宜的。在祂的作為中，毫無漫無目的、多餘或無用之事。為何有些人如此漫無目的地遊蕩，做這麼多毫無意義的事？因為他們不明白自己生命的目的與旅程的終向。為何有些人讓自己背負不必要的憂慮，在堆積如山的無用之物下幾乎寸步難行？因為他們不認識那唯一需要的事。

為整合人支離破碎的心思、治癒人分裂的心靈、凝聚人渙散的力量——為成就這一切，主耶穌自始至終只啟示了一個目標，且僅此一個：天主的國。一個斜視的人同時看兩個方向，結果什麼都看不清。追求多種目標的人生是何等漫無目的！分裂的心靈是何等麻木不仁！渙散的意志又是何等軟弱無力！

唯一需要的事是：天主的國。行奇蹟的基督竭力引導眾人注目於此。如此注目的人，只有一個思想——天主；只有一種感受——愛；只有一個渴慕

——親近天主。達到如此完整境界的人是有福的；這樣的人就像一片透鏡，能匯聚陽光而生火。

主對瑪爾大所說的話：「瑪爾大，瑪爾大！你為了許多事操心忙碌，其實需要的惟有一件」（路 10:41-42），事實上正是對全人類的斥責與警告。而這唯一需要的事，就是天主的國（參見瑪 6:33）。主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目標。當旅人徘徊於此短暫生命的深淵與漩渦之間時，這目標聚集了所有照亮他們的火焰。

主所做的一切都是合宜的；一切都以這至高、唯一且獨特的目標而行；無論是所說的話或所成就的事，全都合宜且絕對必要。從無多餘的話語；從無不當的行為。而祂的話語與行為，何其富有成果！直至我們這個時代，祂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的果實，已結出千萬倍的果實！這果實又是何等甘甜、芬芳且賦予生命！

主為何不在撒殫要求時將石頭變成餅？後來有兩次，當祂周圍的群眾飢餓時，祂將少許餅變為極多的餅，甚至剩下的碎屑比開始進食時的還多。然而，第一個奇蹟（將石頭變成餅）是不合宜、不必要且多餘的，而第二個（使餅增多）卻是合宜、必要且恰當的。

主為何不應法利塞人的要求從天上顯個徵兆？難道祂不是曾在無數場合從天上顯過這樣的徵兆：在病人、癩病人、瘋子、懼怕的人與死人身上行過聞所未聞的奇蹟？因為對那些嫉妒且虛榮的法利塞人，任何來自天上的徵兆都會是不合宜、不必要且多餘的，而在其他情況下，卻是合宜、必要且恰當的。

主為何不將山嶽從一處移到另一處，或將其投入海中？祂本可以這樣做：這點毫無疑問；那麼祂為何不這樣做呢？那位能命令波濤洶湧的大海平靜、使狂風止息的主，無疑也能移動山嶽，將它們投入海中。但這樣做有什麼意義？毫無意義。因此主沒有這樣做。然而，當時確實極需使大海平靜、使狂風止息，因為人們正在溺水，高呼求救。

唯有魔鬼與罪人才會向基督要求那些無目的、不必要且多餘的奇蹟。且看撒殫向主要求何等荒謬之事：在曠野中將石頭變成麵包，從聖殿頂端跳下！再看那些心硬的罪人——法利塞人與經師——他們已親眼目睹基督為造福人類而行的諸多奇蹟，卻仍向祂索求更多徵兆，諸如將山嶽投入海中這般

無目的且多餘的奇蹟！因此，主拒絕了魔鬼與罪人的這些要求。但當奇蹟確實合宜且有益於人的救贖時，祂從不拒絕施行。

今日的福音描述了一個這樣合宜且必要的奇蹟——在曠野中增餅；不是無人居住的曠野，也不是只有魔鬼的曠野，而是有超過一萬飢餓之人的曠野（因為經上說，除了婦女和孩童，有五千男人）。

「耶穌一下船，看見一大夥群眾，便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治好了他們的病人。」那時，洗者若翰被黑落德王殺害。耶穌一聽說這事，就上船退避到一處偏僻的荒野。四位聖史都記載了這事；有的較詳盡，有的較簡略。按若望的記載，主在提庇黎雅附近上船，橫渡加里肋亞海；路加則告訴我們，祂渡到湖的西北岸，上山進入屬於一座名叫貝特賽達的城的荒野地方。

主慣常頻頻退避到荒野地方或山上獨處。祂這樣做有三個緣故：其一，為稍微間斷祂密集而多方面的活動，好讓人們能消化祂所賜的教誨與所顯的奇蹟。其二，為給宗徒們和我們立榜樣，教導我們退避獨處、進入「內室」（瑪 6:6）、在祈禱中與天主獨處，是至關重要的。獨處與靜默能潔淨人，教人順服，並賜予清明與力量。其三，為向我們表明：一個良善而有益的人是不能被隱藏的——「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瑪 5:14）——藉此來證實並強調隱修生活與修道制度的地位。教會歷史千萬次證明了：沒有一個隱修士、祈禱者或行奇蹟者，能成功躲避人群。許多人無端詰問：修士在曠野中做什麼？修士豈非更該置身人群、服務他們？然而沒有點燃的蠟燭怎能發光？修士帶著靈魂如未點燃的蠟燭，進入曠野、退避獨處，為能藉祈禱、齋戒、默想與勞苦將它點燃。若他成功點燃，其光輝將照耀全世界，世人必追隨他、尋見他，縱使他隱身於沙礫曠野、遠山絕嶺或人跡罕至的洞穴。不；修士絕非無用，反而能成為對他人最有裨益者。在此事上，主耶穌清楚顯明了這一點。祂徒然在曠野中躲避人群，因為群眾仍蜂擁而至。

主望著他們，就動了憐憫的心，因為他們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瑪 9:36）。在城裡的會堂中，充滿了自稱為牧人者，其實卻是披著羊皮的狼。民眾知道也感受到這一點，正如他們知道並感受到基督對他們無量的仁慈與愛。民眾看見並體會到，基督是那位善牧，對他們的關懷是真摯而充滿憐憫的。主便治好了他們的病人。民眾感受到自己對基督的需要，並非出於空虛的好奇而向祂求奇蹟，乃是因著極大的需要與苦痛。聖馬爾谷記載：祂「遂

開口教訓他們許多事」。

「到了傍晚，門徒到他跟前說：『這地方是荒野，時候已不早了，請你遣散群眾罷！叫他們各自到村莊去買食物。』」聖瑪竇沒有記載祂與民眾相處這麼久的緣故，只說祂治好了他們的病人。聖馬爾谷便補充道：祂「遂開口教訓他們許多事」。請看，聖史們如何奇妙地互為補充！主持續教訓祂的子民直到天黑，想必已過了數小時。在這幾小時內，主所施予的神聖教訓，足以充滿整部福音。聖史若望豈非已道盡一切？他說：「假使要一一寫出來，我想所要寫的書，連這世界也容不下」（若 21:25）。

我們看見門徒的憐憫之心：「這地方是荒野，時候已不早了。」群眾餓了，現在早該是他們散去的時候。但他們的家很遠，而且他們非常飢餓。請看，這裡有許多婦女和小孩。他們必須儘快找到食物。讓他們到周圍的村莊去覓食吧。

難道基督不比祂的門徒更仁慈、更具憐憫之心嗎？難道不是祂先於門徒覺察到群眾飢餓、夜幕將至嗎？基督自然比門徒更仁慈、更具憐憫之心，且祂早已預見人們的需要。正如聖若望所記述的，起初「耶穌舉目看見大批群眾來到他前，就對斐理伯說：『我們從那裡買餅給這些人吃呢？』」（若 6:5）但與斐理伯的對話結束後，群眾帶著病人聚集到主的周圍。主先治好了所有病人，然後繼續教導群眾，直到天黑。直到那時，宗徒們才想到群眾餓了需要進食。主從一開始就預見此事，卻故意不發一語，等待宗徒們提出問題。這有兩個原因：首先，為增強他們的仁慈與憐憫之心；其次，為顯明沒有祂他們就無能為力，因為基督對他們說：「他們不必去，你們給他們吃的罷！」祂知道他們做不到，但這樣說是為讓他們完全認識並承認自己的無能。他們對祂說：「我們這裡什麼也沒有，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根據聖史若望的記載，這少量的食物並非屬於他們，而是一個在場孩童的：「這裡有一個兒童，他有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但是為這麼多的人這算得什麼？」（若 6:9）首先蒙召的宗徒安德肋對主說了這話。雖然他跟隨主最久，但他的信德尚不成全。這從他說「但為這麼多人這算什麼呢？」就顯而易見。餅是用大麥做的，這並非偶然。根據金口聖若望的教導，我們必須從中學習滿足於簡單的食物，不要挑剔。他說：「貪食是疾病與痛苦的根源。」

「你們給我拿到這裡來」，主命令祂的門徒們。祂的時候到了。群眾無

法為自己找到食物；宗徒們承認他們無能為力。就在此時，唯獨在此時，祂的時候到了，這情勢已成熟到足以施行奇蹟。

「遂又吩咐群眾坐在草地上，然後拿起那五個餅和兩條魚，望天祝福了；把餅擘開，遞給門徒，門徒再分給群眾。」為何主先舉目望天？祂行其他大奇蹟時未曾如此：使盲者復明、潔淨癩病人、驅逐邪魔、平息風浪、變水為酒、復活死者。為何獨在此刻仰望天父？其一，為向眾人昭示其意志與父合一，藉此駁斥法利塞人誣指祂仗魔鬼之力行奇蹟的惡言。其二，作為人，向世人示範在天主前的謙卑，並為凡出自天主的美善之恩獻上感謝。最後晚餐時祂亦給予我們相同的典範：「祂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瑪 26:26-7；路 22:17）。祂感謝天父，祝福天主賜予的餅。我們必須為每餐飲食感謝讚美天主，縱使粗茶淡飯亦然。其三，作為天主，祂行增餅奇蹟——此舉與新創造極其相似——由此彰顯三位一體的創造主（父、及子、及聖神，同一性體而不可分的聖三，萬有的創造者）權能的合一。

主耶穌親手擘餅。為何如此？祂為何不命門徒這樣做？為顯明祂願眾人為座上賓，以及祂對眾人之大愛，由此教導我等：行施捨賜予之時，當如祂般懷著關切與摯愛而行。

「眾人吃了，也都飽了；然後他們把剩餘的碎塊收了滿滿十二筐。吃的人數，除了婦女和小孩外，約有五千。」這真是奇蹟中的奇蹟，榮耀中的榮耀！想想看——五千男人（還不算婦女和小孩）——若每人只吃一小口，就像在教堂領受經祝福的供餅（antidoron）那樣，五個餅早就被分光了。但這裡眾人不但都吃了，而且都飽足了，甚至還剩下十二筐。若這只是幻覺，就不會說他們都飽了。就算一個人能欺騙另一個人說他吃過了，也不可能讓飢餓的人感到飽足。若這真是某種幻覺，那十二筐滿滿的碎屑又從何而來？不，不；只有心硬的罪人，才會稱這為幻覺。這是真實的，就像永生的天主是真實的一樣。還請注意，在這個奇蹟發生的當下，沒有人像法利塞人對其他奇蹟那樣，出聲反對或用無謂的解釋來否定它。不但沒有人反對祂，眾人見了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人確實是那要來到世界上的先知」（若 6:14）。他們甚至越發「強迫他，立他為王」（15 節）。基督的這個大能奇蹟對群眾產生了如此震撼的影響。何曾有人試圖立一個使人產生幻覺的人為王？但這卻是真實且確鑿的，群眾被這真實確鑿的奇蹟所激勵，甚至想強行

立基督為王。若非基督自行退避，挫敗了這群熱情群眾的意圖，這事原本就要成了。

「耶穌即刻催迫門徒上船，在他以先到對岸去；這其間，他遣散了群眾。」基督命門徒乘船先行，豈非怪事？祂為何如此？其一，因已發生之事；其二，因將要發生之事。要他們速速遠離人群，獨自默想並談論這倍增餅食的大奇蹟。讓他們航行海上，主耶穌不久便要以嶄新、前所未聞的奇蹟向他們顯現：如履平地般在水面上行走。主預知將要發生之事，及祂將行之事。門徒毫無預見，對主遣他們先行感到詫異，便留下祂與群眾，下山往海邊，揚帆而去。

主如此匆忙遣送門徒遠離人群，另一個確鑿的原因，乃是要保護他們免於在眾人眼前心生驕傲，也免於因身為這位行奇蹟者的門徒而自滿。為教導他們謙卑，祂曾對他們說：「你們給他們吃吧」；而今藉著遣開他們，主更要防止他們因與祂——他們的師傅——的關係而驕矜自大。最後，祂願他們由此認識祂在天主前無盡的溫良與謙卑：在行過如此大的奇蹟後，祂竟退避獨處祈禱。祂無需向他們明言此點，因他們早已熟知祂時常退隱祈禱的習慣。況且，就在當日，祂不也是在聽說洗者若翰的死訊後，特意退入荒野獨處嗎？要讓門徒明白祂未曾忘記為何退入荒野；更要讓他們親眼見證、親身確知：祂所突然施行的這番大作為，以及驚嘆群眾的一切讚美與榮耀，絲毫不能動搖祂內心的平安與溫良，亦不能使祂放棄退隱祈禱的決意。

主給予眾人餅與魚，使他們得飽的整個奇蹟，連同餅與魚的數目，以及剩餘碎屑的筐子數目，皆蘊含奧秘的內在意義。在主受難前不久，曾稱祝聖的餅為自己的身體。此處祂雖未明言，卻透過餅的數目表明此意。五個餅象徵五種身體感官，而五感又代表整個身體。魚則象徵生命。在教會生活的最初幾個世紀，基督常被描繪為魚，此象徵至今仍可見於古老的基督徒地下墓穴與避難所中。由此，基督將把自己的身體與生命賜予世人作為食糧。何以有兩條魚？因主既在塵世生活中，也在復活後的教會內，直至今日，不斷將自己獻為犧牲。祂親自擘餅有何深意？意味祂自願為拯救人類而獻上自己。為何將餅與魚交給宗徒分予眾人？因正是他們要將基督傳遍天下，將祂作為生活的食糧賜予萬民。十二筐剩餘的餅有何含義？象徵宗徒勞作的豐碩果實。宗徒所獲的每一收成，都將遠超播下的種子，正如每筐所盛的餅，遠多

於飢餓者所食用且得飽足之量。【基督以神力增餅的奇蹟，在懇禱禮（Lity）中祝福五個餅的優美禱詞中被紀念：「主耶穌基督，我們的天主，祢曾祝福五個餅，使五千男人飽食；求祢親自祝福這些餅、麥、油與酒，使它們在此聖所和祢的全世界倍增。」】

凡此種種奧祕，皆深邃難測；誰敢過度探究其淵藪？在此必朽的世代，誰敢窮究其底蘊？但願這能滿足那些以閱讀和聆聽福音為樂的人。天使們飽飲福音的甘飴。人越是勤讀福音，越是虔心默想，越是依循福音生活，福音便越發向他敞開其深邃，以馨香之氣使他歡愉。因此，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祂的無始之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九主日

比自然更強者

瑪 14:22-34

耶穌即刻催迫門徒上船，在他以先到對岸去；這其間，他遣散了群眾。耶穌遣散了群眾以後，便私自上山祈禱去了。到了夜晚，他獨自一人在那裡。船已離岸幾里了，受著波浪的顛簸，因為吹的是逆風。夜間四更時分，耶穌步行海上，朝著他們走來。門徒看見他在海上行走，就驚駭說：「是個妖怪。」並且嚇得大叫起來。耶穌立即向他們說道：「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伯多祿回答說：「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罷！」耶穌說：「來罷！」伯多祿遂從船上下來，走在水面上，往耶穌那裡去。但他一見風勢很強，就害怕起來，並開始下沉，遂大叫說：「主，救我罷！」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他說：「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他們一上了船，風就停了。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說：「你真是天主子。」他們渡到對岸，來到革乃撒勒地方。

我們的天主是得勝者，自古至今，一切美善而持久的勝利都屬於祂。祂戰勝了罪人造成的人間混亂，重建秩序。當最卑劣者登上首位，最優秀者淪落末位時，祂便顛覆這混亂，使首先的成為末後的，末後的成為首先的。祂戰勝了惡神對人類的毒計與謀害，如強風驅散惡臭般將他們擊潰。祂戰勝一切匱乏：在稀少之處賜予增長，在空無之處賜予豐盈。祂戰勝疾病與苦痛；祂只須一言，病痛便消逝無蹤：盲者得見，聾者得聞，啞者能言，癱瘓者起立行走，癩病人得潔淨。祂戰勝死亡：祂一聲令下，死亡便鬆開緊咬獵物的利齒。祂統治著由天使與聖人組成的天上的大能者——天國永無窮盡，與之相比，世間諸國猶如母腹般黑暗狹隘。祂號令世間的元素與受造之物，凡違抗祂命令的，無不在永恆的毀滅中分崩離析。

日復一日，勝利接著勝利。這世界的歷史，就是天主一連串的勝利，彰顯祂的大能與不可抗拒。祂溫順如羔羊，但天地卻在祂面前戰慄。當祂容許自己受辱時，祂的偉大反而最為顯著地彰顯出來。當祂容許自己的面容被唾污時，祂由此揭露了凡不屬祂者的污穢。當祂將自己交付宰殺時，祂的生命反而大放光明。

天主藉著太陽揭示祂的光明，如同祂自身的黯淡投影。祂藉宇宙中無數熾燃天體彰顯大能，藉創世秩序與寰宇眾生展現智慧，藉受造之物的美顯露祂的美，藉對萬物的精心養育昭示祂的慈悲，藉一切生命彰顯祂的生命。但這一切不過是祂的黯淡短暫的影像；不過是濃煙中書寫的火字。永生天主的種種特質，已在人世以最耀目的方式顯現——並非顯現在每個人身上；不在平凡受造的人身上，而在非受造的「人」、主耶穌基督身上。一切都匯聚在祂身上；在祂血肉之軀中，光明與大能、智慧與美、慈悲與生命，一同煥發光輝。

光明若非戰勝黑暗，還有何意義？大能若非戰勝軟弱，還有何意義？智慧若非戰勝瘋狂與錯亂，又是什麼？美若非戰勝醜陋與畸形，又是什麼？難道仁慈不是戰勝邪惡、惡毒與嫉妒的勝利？而生命——豈非天主戰勝死亡的勝利？

因基督之名受洗的追隨基督者，你們作何感想？難道自世界肇基以來，基督不曾啟示所有這些勝利嗎？你們豈非日日感受到自己正追隨著世界與時間伊始以來最偉大的勝利者；豈非因那全知全能者之名受洗——祂以自身之美裝點萬物，以祂的慈悲撫慰眾生，以祂的生命賦予他們活力？若對此渾然不覺，縱然追隨祂、以祂的名稱呼自己，於你們也無甚裨益。唯有藉著主耶穌，你們方能毫不猶疑地確信：永生天主對萬物、眾元素及世間一切邪惡的勝利權能，絕對無可匹敵。唯有主耶穌能賜你們生之勇氣與穿越死亡之膽量。唯有祂能證實那受制於腐朽的易逝生命的盼望。唯有祂能在你們心中激起對一切美善的愛，因祂是天主對世界活生生的勝利。「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 16:33），基督對門徒如此說，並透過他們向我們眾人宣告。毋須懼怕：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已戰勝世界。福音書是祂的勝利之書，是祂全能的見證。教會歷史直至今日——乃至世界終結——更是祂勝利的詳盡記錄。凡懷疑者，必不得嘗其果。因此，讓我們解釋今日福音時不存絲毫

疑慮，因它記載著基督對自然的巨大勝大。

「耶穌即刻催迫門徒上船，在他以先到對岸去；這其間，他遣散了群眾。」這是在增餅的榮耀奇蹟之後——當時主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婦女孩童尚不在內），民眾吃飽後還剩下十二筐碎餅。主此時已預見並準備了另一項門徒始料未及的至榮耀奇蹟。祂的第一項準備是讓門徒乘船渡往對岸，第二項是遣散群眾，第三項則是獨自上山祈禱。

「耶穌遣散了群眾以後，便私自上山祈禱去了。到了夜晚，他獨自一人在那裡。」經文反覆強調祂的獨處：「私自」、「獨自一人」，為要突顯主刻意尋求、且在遣散眾人後仍持續的獨處狀態。高山、獨處、黑暗——人在此境最易感知天主氣息的臨近，此時的祈禱亦最為甘飴。主耶穌一切所行，皆為教誨我們、拯救我們。祂降世不僅以言教導，更以行為、事件、乃至每個舉止動作為訓。祂登山因為那裡最為寧靜；祂獨處因為獨處意味與世隔絕；祂於夜暗中祈禱，因為這黑暗猶如眼前垂簾，能阻斷目光流連於諸般外物——這正是最妨礙心靈沉思的障礙。

基督在山上祈禱之事，也蘊涵著深奧的內在意義。遣散群眾、上山、獨處與黑暗——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麼？遣散群眾象徵摒棄世俗所呈現的一切，以及那些將我們綑綁於世、擾亂心神的記憶，唯有掏空世俗，方能於祈禱中向天主攀升。上山是什麼意思？意即將心靈提升至天主之巔，達於祂的臨在與同在。凡汲汲於塵世者，縱使攬盡人間萬般利益與芸芸眾生，亦無法同時登臨高處——那使人獨對造物主之境。獨處又是什麼意思？意即靈魂的赤露狀態。與世隔絕之人，必會感覺到可怖的孤寂。那些因幻滅而墮入這種可怖的孤寂的人，若未能攀升至與天主相遇之高處，往往會自殺。黑暗是什麼意思？意即此世之光全然隱沒。對獨自祈禱者而言，這世界被深沉的黑暗籠罩，而來自天主的天國之光，將漸次為他破曉，照亮一個全新、不斷照耀、遠勝此世的國度。此即祈禱的四重境界及其內在意義。基督在這一境況中所行的，具體呈現為：遣散群眾、上山、獨處與黑暗。

主耶穌獨自祈禱，其前因後果——此前發生之事與此後將發生之事——對我們亦具教誨意義。在前往祈禱之前，主剛行了前所未聞的增餅奇蹟，而隨後祂將如履平地般行至湖中心。縱使這兩項奇蹟皆憑藉祂自亙古以來便擁有的神能所行——這能力在祂於肉身內旅居塵世期間從未離棄——祂仍在會

堂中與眾人一起祈禱，亦在曠野獨自祈禱。我們很難參透主耶穌這些祈禱背後奧秘的個人動機。顯而易見，藉著這些祈禱，這位永恆之父的獨生子持續見證著祂在地上與父及聖神不可分的合一。

除此之外，主祈禱的這一典範中更蘊含著明確教導：善工必先於祈禱，如此祈禱方能助益善工。我們必須先以善行見證我們的信德，再以言詞宣認信仰。然而，唯有當我們預備行善時祈求天主助佑，只有這樣，祈禱才具有價值。為惡事而祈求天主相助，不但徒然無益，實際上還是褻瀆之舉。為行惡而祈禱，猶如播種毒麥卻妄求天主使之長成良麥。每行一善後，我們當即祈禱，感謝天主使我們堪當並有能力完成此善工；每行一善前，亦當祈禱，懇求天主恩寵、助佑與合作，使我們眼面的善工臻於至善至美。簡言之，我們所擁有、所施行、所經歷、所見聞、所閱讀的一切美善——無一例外——皆當全然歸功於天主，而非我們自己：我們的能力、才智或義德，因我們在主面前實為虛無。當主耶穌行了如此之大的奇蹟後，仍向與祂同為永恆、同一性體的父及聖神展現溫良、謙卑與順服，我們這些由虛無中受造、離開天主的助佑片刻不能存活、更遑論行善的受造物，豈能不向造物主展現溫良、謙卑與順服？

「船已離岸幾里了，受著波浪的顛簸，因為吹的是逆風。夜間四更時分，耶穌步行海上，朝著他們走來。」當門徒傍晚啟航時，湖面原本平靜，不料風向驟變，波濤驟起（此湖常會發生這樣的事），船身劇烈顛簸，眾門徒驚懼不已。主耶穌早已預見這一切，卻刻意讓門徒身陷險境，為要使他們體悟離了祂便全然無助，更為堅固他們對祂的信心；為要喚醒他們記憶——昔日海上風暴時，祂同在船中，他們驚惶喚醒祂，呼喊著：「主！救命啊！我們要喪亡了。」（瑪 8:24-25）此刻必切望有祂同在。更為使他們預先認識到祂離開他們前所說神聖話語的真理：「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 15:5）

在先前那次海上風暴中，門徒們經歷的試煉較小，他們信德所受的考驗也較輕，因為祂雖在船中睡著，卻仍與他們同在。如今在這第二次風暴中，他們面臨的試煉更為嚴峻，信德所受的考驗也更為艱難。祂不在場，遠離他們，在山上，在荒野裡。他們如何向祂呼求？如何讓祂知曉他們的困境？能派誰去傳話說：「主！救命啊！我們要喪亡了。」沒有人可派。門徒們看到

自己面臨喪亡的威脅。彷彿一個遵行天主旨意的人竟會喪亡！這對義人是何等奇妙的教導：他們不該在天主安排的道路上絕望；他們該相信那位打發他們上路的主必看顧他們，也知曉他們遭遇的危險。然而天主並不急於施援；祂要試煉義人的信德，如同金子在火中精煉一樣。

當門徒們陷於極端絕望的境地時，基督突然向他們顯現，行走在水面上。這事發生在「夜間四更時分」。猶太人如同統治他們的羅馬人一樣，將夜間分為四更，每更三小時。主在夜間第四更，即黎明前的末更，向門徒們顯現。

「門徒看見他在海上行走，就驚駭說：『是個妖怪。』並且嚇得大叫起來。」當時或許天已破曉，或是月明之夜，又或是主在黑暗中帶著大博爾山的光輝顯現；我們不得而知。重要的是，祂讓門徒們看見了祂。門徒們看見祂在水面上，心中充滿難以言喻的恐懼。這種新的恐懼比他們對風暴及其所帶來毀滅的恐懼更甚。他們不知道他們的主竟有如此能力，對自然界有這般權柄；祂此前從未向他們顯露過。他們只見過祂命令海洋與風浪，卻不知祂竟能如履平地般行走在水面上。當然，他們本應、也能從先前的奇蹟中推論出這一點，因為那能命令風平浪靜的主，無疑也能如履平地般行走在水面上。但門徒們在靈性上尚未成熟；他們的信德仍然薄弱。基督施行這個新的奇蹟，正是為了堅固他們的信德。

「門徒就驚駭說：『是個妖怪。』並且嚇得大叫起來。」那是個妖怪，或許是撒殫自己偽裝成他們的師傅。他們知道且曾見過他們的師傅在這世上與撒殫及其大軍爭戰。而此刻——他們可能會這麼想——撒殫趁此極度危險之際，要來折磨並殺害祂的朋友們。他們什麼念頭沒想過？當然，在我們這個時代，那些行走在天主的道路上卻膽怯的人，在危險中會想到的一切，他們也都想到了。

這就是天主對待祂所愛之人的方式。「因為上主懲戒祂所愛的，鞭打祂所接管的每個兒子。」（希 12:6）按金口聖若望的理解，祂以最大的苦難作為其所受苦難的終結。祂在塵世的一生中飽受磨難，當祂來到終點，獲得勝利時，祂承受了最大的苦難——被釘十字架並埋葬於地中。但這最大的苦難很快就過去了，隨後黎明到來，藉著復活達至最終的勝利。

後來，許多為基督教信仰殉道者也經歷了這樣的苦難：先是小苦難，然

後越來越大，直到面臨死亡本身時，他們遭受了最大的苦難與誘惑。這裡僅舉千萬例子中的一個：異教徒用越來越殘酷可怕的方式折磨聖女瑪利納。他們最終將她赤身綁在樹上，開始鞭打她，直至皮開肉綻。她傷勢極重：鮮血流淌，剝落的皮肉間露出森森白骨。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苦難嗎？不；這位天主的聖女還要面臨更大的考驗。到了晚上，他們將傷痕累累的她投入監獄。在漆黑的牢房裡，夜間有個恐怖的幻影來訪：邪靈以巨大醜惡、斑紋可憎的蛇的形象，先是纏繞著這位聖潔少女蠕動，繼而將她全身纏住，並用骯髒的顎咬住她的頭。但這並未持續太久，因為天主從不讓祂忠信的僕人承受超過其所能忍受的誘惑。緊接著，當瑪利納全心向天主呼求，並在心裡劃了十字聖號時，那蛇便消失了，諸天在她上方敞開。她看見十字架在不可言喻的光輝中，頂端停著一隻白鴿，並聽見這話：「歡欣吧，瑪利納，基督的理性之鴿，因你已戰勝那邪惡的仇敵！」

基督的門徒們也經歷了類似的事。在經歷海上風暴的極度恐懼後，更大的恐懼臨到他們：那看似妖怪的存在。然而這並非妖怪，而是奇妙且拯救的現實；不是夢境，而是異象；不是假扮基督者，而是主基督自己。

「耶穌立即向他們說道：『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你可看見主如何不讓祂自己的子民在最大的試煉中長久受苦？祂知曉他們的恐懼，知道他們因那看似妖怪的存在而驚惶，於是立即拯救他們脫離這恐懼。「耶穌立即向他們說道：『放心！』」立即！你可看見祂如何賜予他們勇氣，可說是將他們因恐懼而幾乎喪失的生命氣息重新賦予他們：「放心，是我；不要害怕。」何等奇妙的聲音！何等賜予生命的話語！魔鬼聞聲逃遁，疾病退散，死者復生。這聲音創造了天地、日月星辰、天使與人類。這聲音是一切美善、生命、健康、智慧與喜樂的源頭。「放心，是我！」這些話並非人人得聞，唯有為主受苦的義人方能聽見。並非所有受苦者都能聽見基督的聲音。那些因罪惡與不義而受苦的人，豈能聽見祂？唯獨為信仰祂而受苦之人方能聽見（參閱伯前 4:13-16）。此處門徒們正是為信仰基督而受苦；更確切地說，是為使他們對基督的信德越發堅固。

「伯多祿回答說：『主，如果是祢，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裡罷！』」伯多祿這話既表達出他的喜樂，也顯出他的疑惑。「主，」是喜樂之心的呼喊；「如果是祢」則透露出懷疑。後來，當伯多祿在信德上已得到

堅固時，他就不會這樣說了。當復活的主在這同一革乃撒勒湖邊顯現，伯多祿聽見若望說：「是主！」……「就束上外衣，縱身跳入海裡」（若21:7）。那時他既不懷疑是主，也不懼怕跳入海中。但此時他仍是靈性上的初學者，仍心存畏怯，因此他說：「如果是祢，就叫我步行到你那裡罷！」

「耶穌說：『來罷！』伯多祿遂從船上下來，走在水面上，往耶穌那裡去。」伯多祿能走多遠，全憑他的信德有多深；但當懷疑一侵入，他立刻就開始下沉，因為懷疑招致恐懼。離開船隻、在水面上走向主耶穌的內在含義，就是要使靈魂超脫肉身的牽掛與俗世之愛，踏上通往屬靈世界、通往救主的險途。這種時刻也會發生在普通信徒身上，發生在那些對基督既懷喜樂又存疑慮的怯懦者身上。他們常渴望擺脫肉身的束縛跟隨基督——屬靈世界的君王，卻很快感到自己正在下墜，於是又回到肉身的牽絆中，如同回到風浪中的船裡。唯有那些具有巨大屬靈身量的人——人類中最偉大的英雄——才能憑藉長期堅固的信德操練，從肉身的船隻出發，在波濤洶湧的屬靈海洋中迎向基督君王。唯獨他們深刻地經驗到離船時的恐懼、風暴中的驚惶，以及面見基督時無可言喻的喜樂。保祿宗徒在世時就經歷過這種靈魂脫離肉身之船的過程，此後許多聖人經歷過。這險途終點的喜樂與甘飴何等巨大，從他歡欣的呼喊即可見一斑：「對這樣的人，我要誇耀」（格後 12:5）。

現在讓我們看看當時仍怯懦的伯多祿遭遇了什麼：「但他一見風勢很強，就害怕起來，並開始下沉，遂大叫說：『主，救我罷！』」為何風能使他驚懼，而海卻不能？就像一個初學步的幼童：他走了幾步，但只要有人一笑，這孩子就會跌倒在地。我們的屬靈熱忱也是如此：最微小的阻礙就能使我們跌倒退卻。

「耶穌立刻伸手拉住他，對他說：『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我們豈不是千百次在這生命危險的海洋中沉溺，直到某隻看不見的手抓住我們，突然將我們拉出險境？我們當中誰不能舉出幾個這樣的例子？我們都知道這事，也一再談論，甚至承認那拯救我們的看不見的手確實存在。但不幸的是，我們當中極少人曾藉著良心，聽見那看不見的嘴唇所發出的責備：「小信德的人哪！你為什麼懷疑？」我的朋友，你為何懷疑天主的手就在近處？為何你不在最危險的時刻光榮天主？亞巴郎獻上獨生子作為祭品時（創 22:1-18），豈不是毫無懷疑？天主那時沒有拯救他嗎？約納在魚腹

中不是光榮了天主，因而獲救：「當我的心靈在我內衰弱時，我懷念了上主，我的祈禱達於你前」（納 2:7）。三聖童在烈火窯中（達 3:19-26），還有那具有遠見卓識的達尼爾在獅子坑中（達 6:16-23），以及受創傷、滿身毒瘡的約伯（約 2:7-10），豈不都毫不懷疑，反而因他們的信德而得救？還有那成千上萬為基督信仰遭受極刑的人——他們是如何毫不懷疑的？那麼，我們為何還要懷疑？天主多次用祂看不見的手拯救我們，遠超我們的預期，儘管我們懷疑祂的救助。因此，我們現在必須銘記天主的恩惠，為我們的怯懦而悔改。我們必須在信德上成長，這樣在未來每次危難中，都能光榮主、呼求祂的名，我們必得救贖。讓我們在危險中光榮天主，而非僅在危險過後才光榮祂。

然而，即便我們曾表現出怯懦，也不該絕望。伯多祿也曾怯懦，但主堅固了他的信德。許多聖人中的至聖者，起初也是怯懦的，後來卻在對基督的信德中變得堅定不移。請聽聽真福達味所說：「我依靠天主，血肉之人豈奈我何！天主，我要向祢還我所許的願，我必向祢獻上讚頌的祭獻。因為祢救我脫離死亡，使我不敢跌倒。」（詠 55:11-13）真正相信者這樣說，他憑經驗知道：天主連我們的頭髮都數過了，沒有一隻麻雀能在天主不知情的情況下墜落——更遑論人了。

「他們一上了船，風就停了。」基督剛登上船，風浪便止息。這風並非自行停歇，而是聽從主耶穌的命令而止。雖然此處沒有像先前那次明確記載基督斥責風浪（瑪 8:26），但祂確實如此行事的跡象再明顯不過。聖瑪竇無疑認為，風浪是順從基督那未說出口的內在命令而平息。正是憑著祂的大能與意圖，風浪才得以止息。基督登船平息風浪的內在含義十分明顯：當生活的主耶穌進入我們身體這艘船——無論是通過聖體聖事、祈禱或其他蒙福的途徑——在我們內的情慾風浪便會平息，這艘船也將安然駛向彼岸。

「船上的人便朝拜祂說：『祢真是天主子。』」當主首次平息海上風浪時，門徒們如同其他軟弱的常人一般問道：「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竟連風和海也聽從他！」（瑪 8:27）。但自那時起，他們已目睹了導師行的許多奇蹟，聆聽了大量教誨，信德因而得到堅固。如今面對這個偉大奇蹟，他們不再詢問「這是誰」，而是跪伏在祂面前宣認：「祢真是天主子！」這是眾門徒首次集體承認耶穌為天主子。猶達斯當然也在其中，也宣認了祂。然而他

後來因貪婪徹底否認了自己的主與導師。伯多祿確實也曾三次否認祂，但伯多祿的否認是出於恐懼的衝動之舉，且立即痛悔哭泣。「船上的人便朝拜他」，並承認祂是天主子，這段經文的內在含義，對每位基督徒都極具教益。當主一旦居於我們內，在我們內的一切——我們的理智與全部思想，我們的心靈與所有感受，我們的靈魂與一切渴慕——都應當朝拜祂、宣認祂的名。如此，我們整個身體將充滿光明，毫無黑暗。但若我們領受基督後又因罪惡驅逐祂，或如猶達斯般否認祂，我們就有禍了！這後來的景況比先前更為不堪，因為當基督離開猶達斯時，「撒殫進入了他的心」（若 13:27）。我們切莫忘記：絕不可玩弄天主，如同玩火自焚般自取滅亡（希 12:29）。

「他們渡到對岸，來到革乃撒勒地方。」他們抵達了所要前往的葛法翁城附近（參若 6:17）。凡是去過加里肋亞的人，多少能想像這場風暴把基督的宗徒們吹離航線多遠。貝特賽達和葛法翁都位於湖的北岸。門徒們從貝特賽達下方登船時，本只需沿岸航行即可。然而經上記載，船被風暴吹到了湖心。正是在湖中央，主踏著波浪而來，顯現給他們。風暴平息後，船必須駛回葛法翁下方的岸邊。根據瑪竇和路加的記載，這次船似乎是藉著風帆和船槳自然渡過的，但若望的敘述卻讓人得出結論：主運用了祂不可抗拒的大能，使船立刻抵達港口，因為他寫道：「船就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若 6:21）。聖史們的記述在此毫無矛盾，因為那位能在水面行走、以言語和意念平息風浪的主，若有必要，無疑也能使船瞬間抵港。若望這句話的內在含義是：當主來居住在我們內時，我們便感到自己如同置身天國的安全港灣，生命之舟不再受風浪侵擾。此後，縱使仍需行走於塵世，我們也感受不到這些，我們的心神已活在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得勝的基督統治的國度。在祂的勝利中，我們欣喜地看見自己的勝利，而祂的勝利也在我們的勝利中彰顯。

唯有祂是得勝一切邪惡者，唯有祂不允許自己被任何邪惡所勝。因此，我們在祂大能的羽翼之下庇難，那裡既無風暴也無狂風，更無幽靈妖怪，「既無痛苦，也無憂傷，更無哀嘆，唯有永生」（引自亡者集禱頌）。在那裡，我們將豐盛地尋得一切美善：這些美善不再如塵世之物會遭蟲蛀鏽蝕；在那裡，我們將與眾天使與諸聖一同讚頌基督的勝利作為——這些偉業在我們這必朽的生命中，在這有限的視野裡，實難領會。但到那時，一切都將向

我們顯明，我們將歡欣雀躍，而這喜樂將永無終止。願讚頌與光榮歸於主耶穌，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主日

不信的軟弱與信德的強大

瑪 17:14-23

當他們來到群眾那裡時，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跪下，說：「主啊，可憐我的兒子罷！他患癲癇病很苦，屢次跌在火中，又屢次跌在水裡。我把他帶到你的門徒跟前，他們卻不能治好他。」耶穌回答說：「哎！無信敗壞的世代，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給我帶到這裡來！」耶穌遂叱責魔鬼，魔鬼就從孩子身上出去了；從那時刻，孩子就好了。以後，門徒前來私下對耶穌說：「為什麼我們不能逐出這魔鬼呢？」耶穌對他們說：「由於你們缺少信德；我實在告訴你們：假如你們有像芥子那麼大的信德，你們向這座山說：從這邊移到那邊去！它必會移過去的；為你們沒有不可能的事。但這類魔鬼非用祈禱和禁食，是不能趕出去的。當耶穌同門徒在加里肋亞周遊時，耶穌對他們說：「人子將被交於人們手中。他們要殺害他，第三天他必要復活。」門徒就非常憂鬱。

自世界與時間之始，地上萬民都相信屬靈世界與無形靈體的存在。然則，許多民族在此事上步入歧途，將更大權能歸於邪靈而非善靈。隨著時光流逝，他們竟將邪靈神化，為之築廟宇、獻祭品、誦禱詞，並向之祈求萬事。歲月推移間，眾多民族全然捨棄了對善靈的信仰，僅存對邪靈——或如其所稱之惡「神」——之信奉；以致此世恍若競技場，人與邪靈彼此角逐。邪靈愈發折磨世人，蒙蔽其心智，只為從其心念中抹除良善天主之概念，以及善靈由天主所賜予的偉大權能。

在我們這個時代，地上萬民依然相信靈體的存在。這種信仰本身是正確的。那些否認屬靈世界的人之所以否認，是因為他們只用肉體的眼睛觀看，

而看不見它。但屬靈世界若是能用肉眼看見，就不成其為屬靈世界了。因此，凡是心智未被蒙蔽、心靈未被罪惡麻木的人，都能在整個生命中，每日每時感受到：我們在這世上並非孤獨；我們並非僅與無言的受造物——岩石、植物、走獸及其他受造物、元素與現象——獨處，而是我們的靈魂與不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存在持續相通。那些摒棄善靈、卻將邪靈奉為神明而頂禮膜拜的人，實乃大謬。

當主耶穌顯現於世時，萬民幾乎都相信惡的力量與善的軟弱。邪惡勢力確實掌控著世界，以致基督親自稱它們的首領為「此世的君王」，而猶太人的領袖們甚至將基督一切神聖作為都歸於惡魔及其權勢。

主耶穌降世，為要粉碎並根除人們對惡的軟弱信仰，在他們靈魂中播下對善的信仰；這信仰是對善之全能、善之不可戰勝與永恆本質的信仰。基督並未摧毀那古老而普遍的對靈體的信仰，反而予以確立。然而，祂所揭示的屬靈世界乃是其真實樣貌，而非人們在惡魔詭詐影響下所認知的模樣。那獨一至善、全智全能的天主，乃是屬靈世界與物質世界、可見與不可見世界的主宰。善靈即眾天使，其數目不可勝計。善靈或稱天使，其力量遠勝惡靈，事實上，若非全知的天主允許，惡靈根本不能做任何事。

惡靈為數甚眾。在革辣撒，主曾醫治一個附魔的人，在那人身上竟住著一整支軍團——數千惡靈。這些惡靈從前如何迷惑人——乃至整個民族——如今也照樣迷惑許多罪人，使他們相信惡靈是無所不能的；使他們相信除了惡靈，沒有其他神明，而善靈根本不存在。然而，主耶穌無論在何處顯現，惡靈都驚惶逃離。牠們認出祂既有權柄又施行審判，能斥責牠們，將牠們逐出此世，打入地獄深淵。牠們不過是因天主的準許而在這世上橫行；牠們如禿鷹圍繞腐肉般攻擊人類，還妄稱這世界對牠們而言，乃是某種避難所，既是牠們的巢穴又是牠們的餐桌。

忽然間，善的施予者——主耶穌基督——出現在牠們面前，牠們就戰慄恐懼，喊叫說：「你就來這裡苦害我們嗎？」（瑪 8:29）沒有人比折磨他人者更害怕受折磨。惡靈數千年來折磨人類，並從這些折磨中獲得滿足。但一看見基督，牠們就在自己最大的折磨者面前發抖，甚至寧可離開人身進入豬群，或任何其他受造物，只求不被徹底逐出此世。然而基督並無意立即將他們逐出此世。這世界本是各種力量混雜的世界。這世界是個戰場，人在此必

須自覺且自願地選擇：或是跟隨得勝的基督，或是跟隨不潔且已被擊敗的惡魔。基督以熱愛世人者的身份降臨，為彰顯善勝於惡的權能，並堅固人們對善——且唯獨對善——的信仰。

今日的福音所描述的，不過是主出於對人類的愛，再次彰顯善勝於惡之權能的無數事例之一；同時也展現了祂如何竭力堅固人們對善——那全能且全勝的善——的信仰。

「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跪下，說：『主啊，可憐我的兒子罷！他患癲癇病很苦，屢次跌在火中，又屢次跌在水裡。』」另外兩位聖史——馬爾谷（9:17-29）和路加（9:37-42）——也記載了這件事，他們還補充了這孩子病情的某些細節。他是父親的獨子，被一個啞巴魔鬼附身。當這惡靈抓住他時，就撕裂他，使這孩子「口吐白沫，咬牙切齒，並且僵硬了」。這惡靈的毒箭同時射向三個方向：對準人、對準天主的一切受造物，並對準天主自己。這孩子是「癲癇病人」或「月狂者」。月亮怎能為人的疾病負責？若它能使一人發狂失語，為何不使所有人都如此？邪惡不在月亮，而在那狡猾的惡靈，牠隱藏自己來欺騙人；牠歸咎於月亮，使人不歸咎於牠。牠企圖以此使人認為天主的一切受造物都是邪惡的，認為人的苦難來自自然，而非來自那些背棄天主的惡靈。因此，這些受害者在月相變化時發病，好讓人們以為：「看，這邪惡來自月亮！」——既然月亮來自天主，那麼這邪惡也必然來自天主。人就是這樣被這些最殘酷、最狡猾的野獸所欺騙。

事實上，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天主的一切受造物都是為服務人，為幫助人而非毀滅人。縱然有些事物可能阻礙人肉體的滿足，但這些對靈魂仍有裨益，能振奮並豐富靈魂。「蒼天屬於祢，大地也屬於祢，宇宙萬物都是祢所創立」（詠 88:12）。「這一切都是我手造的……上主的斷語」（依 66:2）。既然萬物皆出於天主，那麼萬物必然都是好的。泉源只能湧出它所含有的，而非它所沒有的。天主內毫無邪惡；那麼，邪惡怎能來自祂——這唯一美善的根源？許多無知之人將一切苦難都稱為邪惡。事實上，並非所有苦難都是邪惡，有些苦難是邪惡的作為，有些則是對邪惡的療愈，真正的邪惡乃是那在瘋狂者身上作祟的惡靈。

那些降臨於「行了上主視為惡的事」（列上 16:25,30 等）的以色列諸王身上的苦難與不幸，乃是他們罪惡的作為與後果。然而，上主允許降臨在義

人身上的苦難與不幸，並非邪惡的作為，而是一劑良藥——既是為義人自己，也是為他們周圍那些明白這苦難是出於天主、是為他們的好處而受的人。那些來自惡靈攻擊或罪惡後果的苦難，才是邪惡的。但天主允許降臨在人身上的苦難，為要徹底潔淨他們，使他們脫離罪惡，將他們從魔鬼的暴政下拔除，並使他們親近自己——這種淨化的苦難既非來自邪惡，其本身也非邪惡，而是出於天主，是為了人的益處。「遭受苦難，對我有利，使我學習祢的規律」（詠 118:71），明達的達味王如此說道。魔鬼是邪惡的，魔鬼的道路就是罪惡。除魔鬼與罪惡之外，再無其他邪惡存在。該為這孩子所受折磨與痛苦負責的，是那惡靈本身，而非月亮。若非天主出於對人類的愛，直接或藉著祂的天使間接地限制惡靈、保護人免受其害，惡靈必在轉瞬間摧毀整個人類的靈魂與肉體，就像蝗蟲摧毀田間的穀粒一般。

「我把他帶到你的門徒跟前，他們卻不能治好他」，那患病孩子的父親對主這樣說道。當時有三位門徒不在場——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他們曾與主一同登上大博爾山，親見祂示顯聖容，下山時發現其他宗徒正被群眾圍繞，當中就有那患病的孩子。這位憂傷的父親因找不著基督，便將兒子帶到祂的門徒跟前，但他們卻無能為力。門徒之所以不能治好他，首先是由於他們自己缺乏信德；其次是由於這位父親缺乏信德；再者是由於在場經師們全然不信——因為經上記載，當時有些經師圍著門徒，同他們辯論（谷 9:16）。從這位父親對基督說的話，便可看出他信德的軟弱。他沒有像那癩病人那樣說：「主！你若願意，就能潔淨我。」（瑪 8:2）——這話彰顯了堅固的信德。他也沒有像會堂長雅依洛那樣，當他求基督復活自己的女兒時說：「請你來，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會活。」（瑪 9:18）——這話同樣彰顯了堅固的信德。他更沒有像葛法翁的那位百夫長，當他的僕人患病時說：「你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好的。」（瑪 8:8）——這話彰顯了極大的信德。然而，信德最大的人甚至什麼也不說，只像那患血漏的婦人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靠近基督並觸摸祂的衣服縫頭。這位父親既沒有如此行動，也沒有如此說話，反而對基督說：「你若能做什麼……幫助我們罷！」（谷 9:22）。「祢若能做什麼」！這個可憐的人，他對基督的大能必定所知甚少，才會對無所不能者說出這樣的話。他軟弱的信德進一步削弱了宗徒們幫助他的能力，而經師們對基督及其門徒的惡意誹謗對他的信德更是雪上加

霜。「祢若能做什麼」！這話只顯露出一絲微弱的信德之光——非常、非常渺小，且隨時可能熄滅。

「耶穌回答說：『哎！無信敗壞的世代，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們要到幾時呢？』」主這番斥責是向所有人說的：向以色列中所有不信和小信德的人，也向站在祂面前的所有人——那患病孩子的父親、門徒們，尤其是那些經師們。「哎！無信的世代！」這話意思是：「哎！這屈服於邪惡、屈服於魔鬼的世代！這堅信邪惡勢力、奴性地服事邪惡並抗拒良善、抗拒天主的世代！這對良善只有微弱信德、甚或毫無信德，且叛逆地逃避良善的世代！」因此主又加上「敗壞」一詞。祂藉此要顯明不信從何而來：來自敗壞，或者更明確地說，來自罪惡。不信是結果；敗壞是原因。不信是與魔鬼為伍，而罪惡——敗壞——則是導致這種為伍的道路。敗壞是背離天主的狀態，而不信則是當人背離天主時，所陷入的黑暗、軟弱與恐怖。

請看主在祂所用的言辭上是多麼謹慎與小心。祂沒有指名道姓，而是泛泛而談。祂所關心的不是評判人，而是喚醒他們。祂所關心的也不是個別地侮慢和羞辱人，而是喚醒他們的良知，幫助他們超越自我。這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這個動輒出言不遜又容易動怒的世代，是何等偉大的教導啊！倘若今日的人們能約束並謹慎使用自己的舌頭，倘若他們能停止互相辱罵，世上半數的邪惡就會消失，半數的惡魔也會從人間被驅逐出去。請聽偉大的宗徒雅各伯是如何明智地說話的——他從自己導師的榜樣中學到了善：「實在，我們眾人都犯許多過失；誰若在言語上不犯過失，他便是個完人，也必能控制全身。試看，我們把嚼環放在馬嘴裡，就可叫牠們順服我們，調動牠們的全身」（雅 3:2-3）。

基督說：「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我容忍你們要到幾時呢？」這話有何深意？試想一位高貴開明之人被迫與野蠻人同住，或想像一位偉大君王離開寶座走入流浪漢中，不僅與他們同住、觀察其生活方式，更要教導他們如君王般高貴寬宏地思考、感受與行事。難道世間君王不出三日就會呼喊：「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難道僅三日後不會覺得野蠻、愚昧、污穢與惡臭難以忍受嗎？然而萬王之王、主耶穌，在與人類同住三十三年後才說出這話——這些人與祂尊貴本質的差距，遠超過最野蠻之人與最高貴文明之士的距離，更甚於最骯髒的流浪漢與世上最偉大君王的差異。祂或許不

以日月計算時間，而是以在數千見證者前行過的奇蹟、藉著播撒在千萬靈魂中的教導來衡量。當這些足以充盈千年歲月的作為、奇蹟與教誨——如同鹽能調和萬代之味——之後，祂卻驟然發現門徒連一個患癲癇的孩童都無法治癒，連一個邪魔都無法驅逐，儘管祂早已言傳身教如何驅逐群魔。此時祂聽見一個罪人以微小的信德對祂說：「你若能做什麼……幫助我們罷！」（谷 9:22）

主責備了在場眾人缺乏信德後，便命他們將那患病的男孩帶到祂跟前：「把他給我帶到這裡來！」耶穌遂叱責魔鬼，魔鬼立刻就從孩子身上出去了；從那時刻，孩子就好了。這是瑪竇的記述。另外兩位聖史則詳細記載了男孩實際獲得治癒前發生的事。以下是三個主要細節：首先，基督詢問了父親：他的兒子患病多久；其次，祂強調信德是獲得治癒的條件；第三，當那孩子被帶到基督面前時，魔鬼驚恐萬分，在極度痛苦中離開了孩子，遁逃而去。

「這事發生在他身上有多少時候了？」（谷 9:21）耶穌問那患病男孩的父親。祂這樣問並非為自己，而是為了周圍的人。祂早已清楚預見一切，知道這孩子的病由來已久。那父親回答說：「從小的時候。」願眾人聽聞並明白：邪靈帶來的痛苦何等可怕，而天主護佑世人的力量又是何等強大——若非這保護，邪靈早已將這孩子的身體和靈魂徹底毀滅；最後更要明白，天主子對邪靈的瘋狂擁有何等大的權柄。「求祢憐憫我們」，孩子的父親對基督說。他說「我們」，不僅指孩子，因為孩子的痛苦也是父親的痛苦，更是全家人的痛苦。若這少年得到治愈，許多人的靈魂都將卸下重擔。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谷 9:23）

依照天主一貫的行事方式，主耶穌在此願意藉一個行動成就最大的善。第一種善就使這少年恢復健康。為何不成就其他善呢？為何不堅固這少年父親的信德呢？同時，為何不成就第三種善：盡可能清楚地彰顯祂的權能，使人們相信祂？為何不成就第四種善：譴責人們的不信與敗壞，以及對邪惡、邪靈與罪惡的卑躬屈膝的態度？為何不成就第五、第六、第七種善，以及一個善行所能引發的一切善果？因為一個善行總會帶來許多其他的善。

請看主如何再次以智慧將堅定與溫柔結合。當祂嚴厲譴責不信時，是用概括的言辭，激發眾人的信德，卻不個別地羞辱任何人。而當祂轉向那位向

祂祈求的人時，話語不再嚴厲，而是充滿關切與溫柔：「你若能信⋯⋯」基督這般的關切與溫柔產生了預期的效果。那位父親流著淚呼喊說：「主啊，我信！請你補助我的無信罷！」（谷 9:24）再沒有什麼比眼淚更能融化不信的堅冰了。就在這人於主前哭泣之時，他為先前的無信而悔悟，在他內、在天主臨在之處，信德突然如漲溢的河水般湧流而出。於是他說出了這句世世代代震撼人心的話：「主啊，我信；求祢補助我的無信罷！」這話表明：人若沒有天主的助佑，甚至無法獲得信德。人只能獲得些微的信：即對善惡的信，或換言之，對善惡的懷疑。但從些微的信到真實信德的路確實漫長，若無天主引導之手，無人能走完這路。「主啊，求祢幫助我相信祢！」「求祢幫助我不信從邪惡！」「求祢幫助我完全脫離邪惡，與祢結合！」這正是「求祢補助我的無信罷！」這句話的含義。

「當他走過來時，魔鬼還把他摔倒，使他痙攣。」（路 9:42）。這是天主最後一次容許魔鬼這樣，為使眾人親眼看見魔鬼能加諸於人的恐懼與驚惶，並確知人的力量——即便是世上最優秀醫者的力量——在將人從這等恐懼驚惶中解救出來時是多麼無能為力；好使人們藉著目睹魔鬼的力量，並意識到自己完全無助的處境，得以認識主耶穌的威嚴與神聖權能。聖史馬爾谷在此引述主對那邪魔說的話：「又聾又啞的魔鬼，我命你從他身上出去！再不要進入他內！」（谷 9:25）「我命你」，主如此說。祂本身就是權柄與威能的根源，無需假借任何外來力量。主耶穌曾在另一場合說：「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若 16:15）而此刻，我們看見祂以行動為此作證。「我憑自己說話；我以我的權柄命令你，並以我的力量驅逐你。」這是要讓眾人清楚明白：祂並非那些倚靠天主的助佑行事的先知之一，而是永生天主之子，就是眾先知所預言、百姓所期待的那一位。

我們還必須留意基督對魔鬼命令的第二部分：「再不要進入他內！」主不僅命令牠離開那孩子，更嚴令牠不得再返回這長期受苦的少年體內。這意味著，即使一個人已得潔淨，仍可能再次招致污穢。曾從人身上被逐出的魔鬼確實可能捲土重來。這發生在當一個已悔改並蒙天主赦免的罪人，重蹈昔日罪惡覆轍之時。魔鬼便會再度入侵。因此，主不僅命令魔鬼離開那少年，更嚴禁牠再度返回：首先，為使賜予這孩子的神聖恩寵圓滿無缺；其次，為使我們能從中領受教誨——既已獲得天主的寬恕，便不該如狗轉過來吃自己

所吐的，重蹈舊惡覆轍，以致再度敞開門戶，讓惡神有機可乘，侵入我們內，成為我們的主宰。

在基督行了這偉大奇蹟之後，聖史路加記載：「眾人都驚訝天主的偉大」（路 9:43）。但願這份對天主大能的驚奇，能在人靈中成為持久不滅的印記！但願它不要像水中氣泡般轉瞬即逝！然而，天主絕非徒勞地播種。落在路旁、石頭上及荊棘中的種子固然會失落，但那落在好地裡的，必將結出百倍的果實。

當基督與門徒獨處時，門徒問祂：「為什麼我們不能逐出這魔鬼呢？」耶穌對他們說：「由於你們缺少信德；我實在告訴你們：假如你們有像芥子那麼大的信德，你們向這座山說：從這邊移到那邊去！它必會移過去的；為你們沒有不可能的事。」由此可見，無助的根本原因在於缺乏信德。信德越大，能力越大；信德越小，能力越小。主先前已賦予門徒制伏邪魔的權柄，「可以驅逐邪魔，醫治各種病症，各種疾苦」（瑪 10:1），他們也曾善用這權柄一段時日。然而隨著他們的信德因世俗的畏懼或驕傲而減弱的程度，所賦予他們的能力也隨之衰弱。亞當原被授予統治萬物的權柄，卻因背命、貪婪與驕傲，輕忽地對待這一權柄，因而喪失了這一權柄。宗徒們同樣也因自身的過失，失去了所賜予他們的能力與權柄。這失去的能力，唯有憑藉信德、信德、更大的信德才能重新獲得。因此，主在此特別強調信德的力量：信德能移山；沒有什麼事是信德做不到的。芥子雖小，其味卻能滲透整碗食物。【耶路撒冷的聖濟利祿在他的第五篇《教理講授》中說：「芥子雖小，卻蘊含強大生命力，播於小塊田地便能萌發眾多枝芽，成長後可供飛鳥棲息；靈魂中的信德亦能如此迅速成就偉大功業。所以，你們要信仰祂，好能從祂那裡領受超越人力的信德。」】即使你們只有芥子般微小的信德，山岳也必在你們面前退避，從一處移至另一處。

那麼，主自己為何不移山呢？因為這對祂並沒有必要。祂只行那些為人類得救所必需且有益的奇蹟。然而，難道移山比將水變酒、使少量餅增多、從人身上驅逐魔鬼、治癒各樣疾病、在水上行走，或用一句話——甚至一個念頭——平息風浪更為神奇嗎？基督的追隨者若因特定需要且懷著大信德，行出移山的奇蹟，這絕非不可能。但對人靈而言，難道還有比世俗憂慮、世俗羈絆與枷鎖更巨大的山嶺、更險峻的高地、更可怕的負擔與疲憊嗎？那能

將這座山從人靈中移去、投入海中的人，確實已挪移了世上最龐大沉重的山嶽。

「但這類魔鬼非用祈禱和禁食，是不能趕出去的。」禁食與祈禱是信德的兩大支柱；是焚盡惡靈的兩團烈火。藉著禁食，一切肉身的情慾得以平息與消滅，尤其是淫亂之罪；藉著祈禱，靈魂、心靈與理智中其他一切情慾亦得以平息與消滅：惡念與惡行、報復、嫉妒、仇恨、惡意、驕傲、野心及其他。藉著禁食，肉身與靈魂的器皿得以潔淨，除去其中世俗情慾與惡習的污穢；藉著祈禱，聖神的恩寵注入這一清空了的潔淨器皿——而信德的圓滿，即在於天主聖神居於人內。自古以來，正教會便強調禁食是對治一切肉身情慾的良方，也是對抗惡靈的強力武器。凡輕視或拒絕禁食者，實則是輕視或拒絕主耶穌在人類救恩計劃中的明確誡命。祈禱因禁食而得以強化與延展；信德則藉此二者得以堅固——而信德能移山、驅魔，使不可能成為可能。

在今日福音中，基督最後的話語似乎與所述事件毫無關聯。當眾人還在為那被魔鬼附身的少年得蒙治癒的大奇蹟驚嘆不已時，主卻突然向門徒談起自己的受難：「人子將被交於人們手中。他們要殺害他，第三天他必要復活。」為何主在行此奇蹟後——正如在其他某些奇蹟之後——要向門徒提及自己的受難？這是為了當那必將來臨的時刻到來時，他們的心不致驚惶。祂在行了這個大奇蹟後對他們說這些話，是要讓這預言與祂的大奇蹟、以及人們以歡呼、榮耀與喜悅等候並跟隨祂的景象形成對比，好更深刻地銘刻在門徒心中。但祂說這話也是教導——不僅為宗徒，也為我們——在行了如此大能作為後，我們不該尋求人的回報，反倒要準備承受最嚴厲的打擊與屈辱，甚至是來自那些我們曾給予最大幫助之人。

主不僅預言了自己的苦難與死亡，更預言了復活。在這一切的最後將是復活、勝利與永恆的榮耀。主向門徒預言了看似最不可能的事，為要引出他們對將要到來之事的信德；教導他們相信所被告知的話。人只需芥子般大小的信德——甚至更小——就足以使每個人準備好承受世間一切苦難，確知在萬事的終末，自己必將復活。我們當視世俗的榮耀與人的讚譽為虛無。在經歷世間所能給予的一切勝利後，我們必須準備承受苦難。我們必須以溫良與順服之心，領受天父所賜予的一切。絕不可誇耀自己為他人、城鎮、國家或祖國所做之事，也不可在苦難臨頭時反抗。若我們曾為周遭之人做過什麼，

那也是憑藉著天主的幫助。誠然，一切善工都是天主藉著我們的手完成的。因此，天主在世俗榮耀後賜予我們苦難，在讚譽後賜予屈辱，在富足後賜予貧窮，在奉承後賜予輕蔑，在健康後賜予疾病，在一眾朋友環繞後賜予孤獨與隔離——這是全然恰當的。天主深知為何賜予這些；祂知道這一切都是為我們的益處。首先，為使我們學會尋求永恆不衰的價值，而非被此世虛假短暫的光華引向死亡；其次，為使我們不致在今世就從人與世界那裡領完一切善工與勞苦的報償，以致在來世無物可尋、無物可受。但願在天國門前沒有人對我們說：「離開吧，你們已得了你們的賞報！」

為使這一切不致發生在我們身上；為使我們不致隨著這必將毀滅的世界——我們曾從它那裡獲得榮耀、讚譽與尊崇——一同走向永恆的喪亡，我們唯一的朋友、主耶穌基督教導我們：在領受了這世界所能給予的最大榮耀、讚譽與尊崇之後，必須準備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願永恆的榮耀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一主日

寬恕

瑪 18:23-35

「為此天國好比一個君王，要同他的僕人算賬。他開始算賬的時候，給他送來了一個欠他一萬『塔冷通』的，因他沒有可還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兒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變賣來還債。那僕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說：主啊！容忍我罷！一切我都要還給你。那僕人的主人就動心把他釋放了，並且也赦免了他的債。但那僕人正出去時，遇見了一個欠他一百『德納』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嚨說：還你欠的債！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說：容忍我罷！我必還給你。可是他不願意，且把他下在監裡，直到他還清了欠債。他的同伴見到所發生的事，非常悲憤，遂去把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把那僕人叫來，對他說：惡僕！因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債；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給刑役，直到他還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

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垂死之際，祂在死亡的痛苦中仍竭力服務於人。祂不念及自己，只念及世人，在氣息奄奄之際，向人類宣講了祂所賜予的最偉大教訓之一——這便是關於寬恕的教導：「父啊！寬赦他們罷！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 23:34）。在刑場上，從未有人聽聞過這樣的話語。相反地，在此之前，無論無辜或有罪，凡以這種方式死去的人，通常都會呼求神明與世人為他們復仇。「為我報仇！」這類話語在基督之前最常縈繞於刑架之上，可悲的是，即使在今日，在許多民族中——包括那些劃著基督聖十字聖號的人們——仍能聽見這樣的呼聲。然而基督，當祂臨近最後一

息時，卻寬恕了那些嘲弄祂、折磨祂、殺害祂的人；祂祈求祂的天父寬恕他們，甚至更進一步，為他們找到了開脫的理由：「他們不知道」，祂說，「他們做的是什麼」。

為何主特別在十字架上重申這關於寬恕的教導？在祂塵世生活中賜予人類的大量教導中，為何祂偏偏選擇這一教導——而非其他——作為祂神聖雙唇在生命終結之際——那最後的時刻——所宣講的話語？無疑是因為祂特別渴望這一教導能被銘記並付諸實踐。在那不應承受的十字架苦難中，超越一切世俗的尊榮，高舉於地上的君王與判官之上，超越智者與教師，超越富人與窮人，超越社會改革者與革命者，主耶穌以祂寬恕的榜樣，為祂的福音蓋上了印記。祂以此表明：若無寬恕，統治者無法統治，判官無法審判，智者無法明智，教師無法教導，富人與窮人無法如人而非牲畜般生活，改革者與革命者的熱忱也將毫無用處。而最重要的是，祂要顯明：若無寬恕，人們甚至無法理解祂的福音，更遑論踐行它。

主以論及悔改的話語開始祂的教導，又以論及寬恕的話語作為結束。悔改是種子，寬恕是果實。若不能結出果實，種子便毫無用處；同樣，若無寬恕，任何悔改都毫無益處。

若無寬恕，人類社會將會如何？不過是置於自然獸群中的另一處獸欄罷了。若無寬恕加以緩和，世上一切人的法律，除了難以承受的鎖鏈外，還能是什麼？

若無寬恕，母親還能被稱為母親嗎？兄弟還能被稱為兄弟嗎？朋友還能被稱為朋友嗎？基督徒還能被稱為基督徒嗎？不能；寬恕乃是這一切名分的核心與根基。倘若「寬恕我」與「願你被寬恕」這些話語不復存在，人的生活將完全無法維繫。世上沒有任何智慧，能在不運用寬恕的情況下建立秩序、締造和平。也沒有任何學校或教育形式，能在不實踐寬恕的情況下使人胸懷寬廣、品格高尚。

倘若一個人連至親之人一句傷人的話語或一個眼神都無法寬恕，世俗學問對他有何益處？毫無益處。倘若供奉在聖像屏前的油，每一瓶都未能見證至少一樁被寬恕的冒犯，它對人有何益處？毫無益處。

倘若我們能知曉每一天、每一刻有多少事被默默寬恕——不僅來自天主，也來自世人——我們必會羞愧地趕快去寬恕他人。有多少輕率傷人的話

語被拋出；有多少憤怒的眼神；有多少不合宜的舉止與不該有的行為，換來的卻是沉默！而人們卻不理會它們，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那麼，對於天主的寬恕，我們又能說什麼呢？對此，人間的言語都不足以表達。唯有天主的聖言，才能描述天主的慈悲與寬恕不可測度的深淵。今日的福音給予了我們這樣的話語。除了主耶穌基督——永生的天主之子——在天上地下還有誰能表達並描述天主內在的一切呢？「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也沒有人認識父」（瑪 11:27）。主耶穌用欠下巨債者的比喻，表達了天主無盡的寬恕。這是由伯多祿宗徒引發的，他問主應當寬恕弟兄的冒犯幾次：「直到七次嗎？」對此，主以極具深意的話回答：「我不對你說：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瑪 18:22）。比較這兩句話，你就能看出人與天主的差別。伯多祿以為說「直到七次」已達寬恕的極致；主耶穌卻回答：「直到七十個七次」！似乎連這個尺度對祂而言仍嫌不足，為使祂的意思更為清晰，主又講了以下比喻：

「天國好比一個君王，要同他的僕人算賬。」天國既無法用言語描述，也無法用畫筆描繪；要描摹它的樣貌，只能有限度地藉著這個世界的形象來比擬。主用比喻說話，因為要表達非屬此世的事物，幾乎不可能用其他形式。這個世界因罪惡而變得黑暗扭曲，但尚未完全喪失與另一真實世界的相似性。這個世界並非另一世界的複製品——遠非如此；它不過是那個世界蒼白的影像與影子罷了。因此，我們可以在這兩個世界之間作比較，就像比較實體與其影子一般。

有個君王決意要同他的僕人們清算賬目。是他們欠他的債；君王不會成為欠僕人債的人，而是他們欠他的債。「他開始算賬的時候，給他送來了一個欠他一萬『塔冷通』的。」一塔冷通約值二百四十金里拉，或五百杜卡特；一萬塔冷通就相當於約二百五十萬金里拉，或五百萬杜卡特。這筆債務極為巨大，即便對整個國家而言都是如此，更何況是一個僕人。但這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在天主前所犯的罪過、我們欠祂的債，遠比這更為巨大。當主談到僕人欠君王的債時，祂想的是我們欠天主的債，因此祂舉出這樣一個乍看之下高得不可思議、但若計算全人類的罪過卻毫不誇張的巨額數目。

「因他沒有可還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兒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變賣來還債。」在當時，無論按羅馬法還是猶太法律（出 21:2；

肋 25:39），負債累累者連同家眷被賣為奴是合法之舉。曾有寡婦向先知厄里叟哭訴：「你的僕人，我的丈夫死了……債主要帶走我的兩個孩子，作他的奴隸。」（列下 4:1）。因此，君王對這負債僕人所下的命令，既是公正的，也是合法的。這道命令的深層意義在於：當我們的罪惡逾越一切界限時，天主會收回那些使人之所以為人的聖神恩賜。負債者被賣，象徵罪人被剝奪了天主賦予的人格尊嚴；妻子被賣，意味他被剝奪了愛與仁慈的恩寵；兒女被賣，代表他再無能力行任何善工；一切所有被賣，表明他被剝奪了各種屬神祝福的甘飴。至於「來還債」，則意味著所有天主賞賜的恩寵，都要從這惡人身上歸回天主——這一切美善的根源與主宰。正如主對門徒所言：倘若這一家不配享平安，「你們的平安仍歸於你們」（瑪 10:13）。

「那僕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說：主啊！容忍我罷！一切我都要還給你。那僕人的主人就動心把他釋放了，並且也赦免了他的債。」這是何等突然的轉變！這是何等廉價的代價，又是何等無量的仁慈！這惡僕積欠了如此巨債，左右都無路可逃。世上除他的主人——他的債主外，無人能助他。一邊是他的主人，另一邊是他的僕人同伴。其他僕人斷不敢違逆主人之意幫助他。唯有審判他的那位能幫助他。於是他做了唯一可行且明智之舉：跪伏在主人腳前乞求憐憫。他不敢求免除債務——連這念頭都不敢有——只求寬限時日：「容忍我罷！一切我都要還給你。」而這君王——真正的君子與真正的君王——竟「把他釋放了，並且也赦免了他的債」。祂賜予他雙重自由：免於為奴，也免於債務。這豈非真正的君王厚賜？塵世君王通常不如此行事。如此出乎意料的仁慈，唯能來自天上君王。祂這樣做，並常這樣做。每當罪人醒悟悔改，天上君王總準備寬恕萬般罪債，並歸還罪人曾被剝奪的一切恩賜。非但無人能及天主的仁慈之量，甚至無人能描述其萬一。「我消除了你的罪過，有如煙消；……歸依我罷！因為我救贖了你。」（依 44:22）凡誠心悔改歸向天主的，必得赦免一切罪過，且獲賜更多的時間、更多的試煉，以察驗他是持守信仰抑還是背棄信仰。希則克雅王臥病垂死時，轉面朝牆痛哭，祈求天主延長他的壽命；天主便加賜他十五年壽數。希則克雅遂讚頌天主說：「是你保存了我的生命脫免滅亡的深淵，因為你將我所有的罪惡盡拋於你背後」（依 38:17）。這負債累累的僕人亦遇類似的事。他乞求主人寬限還債時日，主人竟免除全部債務，賜他自由，且靜觀其行——非為察看

他如何償還舊債，而是期待他如何報答這新恩。我們且看這僕人後來如何行事：

「但那僕人正出去時，遇見了一個欠他一百『德納』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嚨說：還你欠的債！」這蒙主人赦免並釋放的僕人，如今以債主身份對待同伴。當他以自己為主人時，看！他成了何等可怕的暴君！君王以真正人道與君王的氣度待他，這蒙君王憐憫免於滅亡的債務人，如今對他的債務人卻如野獸——且是為區區一百「德納」！君王豁免了他五百萬金幣的巨債，他卻為一百銀錢掐住同伴喉嚨，「把他下在監裡，直到他還清了欠債」。這已非君王與僕人間的清算，而是僕人相殘。這債主僕人掐住負債僕人的喉嚨，勒令他立即償還。

「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說：容忍我罷！我必還給你。」這情景與片刻前如出一轍——當這惡僕跪伏君王腳前乞憐時，亦如此哀求：「主啊！容忍我罷！一切我都要還給你。」君王遂動慈心，免了他一萬「塔冷通」的巨債。而他轉身卻對僅欠百枚「德納」的同伴毫無憐憫，既不施仁慈亦不赦免他的債，「把他下在監裡，直到他還清了欠債」。這債主僕人待負債僕人的方式，正是世人相待的方式——此等行徑將天主的仁慈化為公義。當人玩弄天主仁慈時，天主的公義必追討，那隨濫用仁慈而來的公義何等可畏。「你們切不要錯了，天主是嘲笑不得的：人種什麼，就收什麼。」（迦 6:7）我們若跪求天主赦免無數罪債，轉頭卻因兄弟一項過犯將他下獄，這才是真正嘲笑天主。你們切不要錯了：天主不容人嘲笑、戲弄或輕慢。我們從未遠離祂的雙手——施撫慰的手與行懲戒的手。「落在永生的天主手中，真是可怕！」（希 10:31）這可怕程度，將在基督比喻的展開中顯明：

「他的同伴見到所發生的事，非常悲憤，遂去把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主人。」這些目睹一切而憂憤的僕人同伴是誰？他們是具屬靈悟性的仁慈者，能洞悉天主將如何處置那惡僕；他們親眼見證那不可言喻的惡毒，遂向天主呼求。這亦或是指天使——他們被稱為人的同伴，因二者共同蒙召事奉天主，按主所說：那堪得來世的人，「相似天使」（路 20:36）。

自然，仁慈者與天使都無需向天主稟報世上發生的事，彷彿至高者需要通過這種方式才知曉，因為天主本是全知全見的。他們所看見所明白的，無非是藉著天主的助佑。那麼，經上為何記載僕人們看見無情同伴的所作所為

後告訴主人？這是為了彰顯善人與天使的悲憫之心。因為這原是天主自己的旨意：願祂所有忠信的僕人見善則喜，遇罪則痛。這些為悲憤的天主僕人，便將發生的事告訴了主人。

「於是主人把那僕人叫來，對他說：惡僕！因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債；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君王在懲處惡僕之前，必先向他陳明其惡行。末日審判時，主也將如此行事：祂將轉向右邊的人，召他們進入永福，並向他們說明為何配得此恩；然後轉向左邊的人，將他們驅趕入永苦，並向他們說明為何該受此罰。主要讓每個人都明白自己配得賞報或懲罰的緣由，免得有人以為天主待他不公。

天主首先稱那僕人為惡僕，由此永遠使他與自己隔絕，因為惡與善本無相通之處。緊接著，天主清楚地闡明為何稱這僕人為惡：「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債。」天主沒有詳述。祂沒有說：「我赦免了你一萬塔冷通的債，你卻不願赦免你同伴一百德納的債」，而只是說：「那一切的債」，希望以此喚醒罪人思考那債務的巨大。「因為你哀求了我」。在此，主人也沒有詳述，沉默地略過了他哀求之前的事：俯伏在地叩拜他。這兩個動作表達了悔改，悔改先於祈禱。沒有悔改的祈禱毫無用處，但一旦祈禱與悔改相連，天主就會垂聽。這欠下巨債的僕人起初確實表現了悔改，因此他懇求主人寬限。他的祈禱立刻被垂聽，而主人為他做的比他求的更多：赦免了他全部的債務。主人接著向他的僕人同伴陳明其惡行，且是以質問的形式。為何用這種形式？為何不對他說：「我憐憫了你，而你卻沒有憐憫你的同伴」，而是說：「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是為了讓這有罪之人意識到自己無言以對；是為了讓主人使他陷入恐懼的沉默，給他機會為自己辯護——倘若他還有什麼可說的。主耶穌也曾這樣回答那打了祂一耳光的大司祭的僕人，當那人質問祂：「你就這樣答覆大司祭嗎？」耶穌回答說：「我若說得不對，你指證那裡不對；若對，你為什麼打我？」（若 18:22-23）。基督的這回答必定使那年輕人陷入恐懼的沉默。這樣的回答如同傾倒在他頭上和腳下的火炭。今日福音的比喻中的君王也用了這種揭露他人罪過的方式——「難道你不該憐憫嗎？」

先是恐懼的沉默，隨後是恐懼的定罪。「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給刑役，直到他還清所欠的一切。」當天主的仁慈轉為祂公義的審判時，天主是

可畏的。真福達味向天主說：「唯獨祢尊嚴可畏，誰能在祢面前站立？」（詠 75:8）。明達的依撒意亞也說：「看哪！上主的名由遠方而來，他怒火如焚，濃煙衝天」（依 30:27）。君王便向那不仁慈的僕人發出烈怒，將他交給刑役——惡神（因為惡神才是人類真正的折磨者）。這個因缺乏憐憫而背離天主、被天主稱為惡僕的人，若不交給那最大的惡者——魔鬼，還能交給誰呢？為何經上說：「直到他還清所欠的一切」？為表明他被交付於永刑。首先，欠下如此巨債的人根本不可能償還；其次，因為天主不在今世對人作出這最終判決，惟有在人死後——當悔改已無可能、在世所犯諸罪再無償還機會之時。

「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這就是比喻的結語，就是問題的核心。這些話毫不含糊且毫無保留。我們怎樣對待弟兄，天主也將怎樣對待我們。主耶穌已向我們清楚表明，在祂那裡既無認知不足，也不可能錯誤。基督在此不說「你們的父」，而說「我的天父」，藉此表明：若我們不寬恕弟兄的罪過，便喪失了稱天主為父的權利。主還特別指明寬恕的方式：「從心裡」。君王是從心裡寬免了那負債的僕人，因為經上說：「主人就動心」，而動心正是發自內心。若我們不寬恕弟兄，且不是發自內心、懷著慈悲與愛心去寬恕，那麼創造我們和我們的弟兄的天主，必如君王對待那不仁慈的僕人般對待我們。我們將被交付給刑役——惡神，在黑暗的國度裡受永刑，那裡有無休止的哀號和切齒。若非如此，主耶穌豈會告訴我們？祂不僅在這不仁慈僕人的比喻中如此說，還在其他場合多次教導中重複：「因為你們用什麼判斷來判斷，你們也要受什麼判斷；你們用什麼尺度量給人，也要用什麼尺度量給你們。」（瑪 7:2）

這豈不是完全相同、毫不含糊且毫無保留的教導嗎？主難道沒有將這相同的教導放在祂賜予我們的最偉大祈禱——天主經中？「寬免我們的罪債，猶如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瑪 6:12）。藉著這些可畏的話語，每當我們誦念天主經時，就是與天主重訂盟約，祈求祂按我們對待近人的方式對待我們；按我們寬恕的程度寬恕我們；按我們施予債務者的仁慈對我們施予仁慈。我們多麼輕易地對天主發號施令，又為自己承擔了多麼可怕的責任！天主按我們寬恕他人的程度寬恕我們是多麼容易；寬免我們每個人一萬「塔冷通」的債務是多麼容易。但願我們能以這種神聖的從容，準備好寬恕弟兄一

百「德納」的債務！然而請相信，無論一個人欠另一人多麼巨大的債務，無論一個人對他的弟兄或朋友犯下多麼嚴重的罪過，與我們每個人欠天主的巨債相比，都不過是一百「德納」。我們所有人毫無例外都欠天主巨債。每當我們想為債務將同伴告上法庭時，必須記住我們欠天主的遠超於此，而祂仍在等待我們，延期索償，依然忍耐且寬恕我們。我們必須記住：我們用什麼尺度量給人，也要用什麼尺度量給我們；最重要的是必須銘記基督被釘十字架時的話：「父啊，寬赦他們吧！」（路 23:34）。凡有良心的人——即使僅有一點點、幾乎未覺醒的良心——這樣的記憶都將使他羞愧，並會縮回那追討微小債務的手。

弟兄們，我們要趕快寬恕一切罪過與侮辱，好使天主寬恕我們無數的罪過與侮辱。我們要趕在死亡叩門呼喊「太遲了！」之前行動。在死亡之門的另一邊，我們將既不能寬恕他人，也不能獲得寬恕！願榮耀天主的仁慈與公義！願榮耀與讚頌歸於我們的神聖導師及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二主日

財富的重擔

瑪 19:16-26

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說：師傅，我該行什麼『善』為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問我關於『善』？善的只一個。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誡命。」他對耶穌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應孝敬父母，應愛你的近人，如愛你自己。」那少年對耶穌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耶穌對他說：「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少年人一聽這話，就憂悶的走了，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於是，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富人難進天國。我再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門徒們聽了，就非常驚異說：「這樣，誰還能得救呢？」耶穌注視他們說：「為人這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想像一下，一艘氣派的大帆船在大洋中途撞上了一塊岩石，開始下沉。船上的人會怎麼樣呢？一人抓住木頭桅桿，使自己浮在海面上。另一人抓住木桶，使自己掛在上面。第三個人成功地在頸項上綁上了酒囊，把它們當作救生圈游泳。第四個人什麼也沒帶，就跳進水里游泳。第五個人放下一條小船，坐在上面，但卻沒有立即拿起船槳划船，而是從失事的船上儘可能多地搶劫財物，把所有東西都裝上小船。他們中誰的處境最危險？他們中誰會在最大的恥辱中滅亡——他們都必須滅亡嗎？看起來最安全的那個人將在最大的恥辱中滅亡——那個在小船上的人，他就站在失事船隻的旁邊，把財物從失事的船上轉移到他所在的小船上。他的處境最危險。他先把幾袋麵粉裝到小船上，然後看到一箱箱的葡萄酒和白蘭地，就開始把它們拖上小船。然

後，他開始搶奪衣服、被子、亞麻布、毛衣——「我需要這些做衣服和床單」。然後，他仔細觀察，看到銀器和金燭台，就拿走。看，這裡有油桶、鹹肉和魚，還有大米和其他各種蔬菜。「我需要這些，沒有這些我怎麼辦？」然後，他會注意到一箱箱、一袋袋的錢和寶石。當然，所有這些都必須放到小船裡。如果他能將精美的椅子、擦得鋥亮的桌子或天鵝絨的沙發放到小船上，他又怎麼捨得拋下它們呢？於是，他把這些東西都裝到了小船上。船越來越滿，吃水越來越低。然後，他想起需要汽油和煤作為燃料。他又騰出地方來放這些東西。你看，書櫃裡都是些好書！他需要在船上閱讀，以打發抵達陸地之前的時間。船上有鋼琴、小提琴和其他弦樂器，還有長笛。它們有助於打發時間。他把它們放到了船上。船越來越重，吃水越來越低。

他說：「夠了」，然後就坐在小船上。但他又想起來，還有很多東西可以也應該裝到小船上去，於是他又爬上失事的船，把這些東西裝了上小船。他再次告訴自己這就夠了，然後坐在小船上。但是，對財產的貪戀再次促使他把更多的東西從船上搬到小船上。最後，船沉了，他划著小船離開，為不能將所有東西裝上小船而悲傷。現在，他開始慢慢地劃向陸地，但水已經沒過了船舷。如果有落水者試圖爬上小船，小船上的這人就會盡快殺死他，不讓他上船。同樣，就像他在船上裝載了過多的東西，他的靈魂也裝載了過多的惡行。風吹浪打。他開始防止海水的入侵，把水從船裡舀出去。當他發現這樣做是徒勞無益的時候，他就開始傷心地把東西扔進海裡，先是那些便宜的東西，然後是那些越來越貴重的東西。但他由於將所有這些東西裝滿小船已使他累得筋疲力盡，他再也沒有力氣把它們舉起來扔進大海。海水最終淹沒了滿載財物的小船，也淹沒了他。

這就是富有而又貪婪的人在此塵世的生活之海上的生活，也是他們的結局。他們錯誤地認為，這個世界是一艘失事的船，沒有船長、船舵或舵手；是一艘正在下沉、支離破碎的殘船，只有那些從中攫取儘可能多的東西，將它們裝上自己船上的人才會利用它。然而，就在人們貪婪地攫取並掏空這艘生命之船的時候，船長出現了，祂把手放在船上，表明這是他的船，並說這艘船並沒有下沉，只是在那些目光短淺而又無知的人看來是這樣的，因為他們在船上待的時間很短。祂從一開始就在船上，照顧著乘客：他們在改變，

但祂卻站在隱蔽處，引導著這艘船。祂知道船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祂知道方向，大海也嚇不倒祂。

這位船長就是主耶穌基督。祂溫柔而又果斷地下到海浪上，向那些溺水的人伸出手來。那些手中一無所有、空手游泳的人最先回應祂，抓住祂的拯救之手。但是，那些已經把船裝得滿滿的人卻最難回應祂，因為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離開自己的小船，空手在波濤中向祂游去，他們和祂都會被淹死。他們對祂沒有信心；他們對自己的小船更有信心。看著他們，看到了他們可悲的靈魂以及對死物更為可悲的信仰，主耶穌轉向那些他所拯救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富人難進天國。」主經常提到這樣的事例，並多次明確指出，祂的教導適用於這些人。今天的福音就描述了這樣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說：『師傅，我該行什麼「善」為得永生？』」聖瑪竇和聖馬爾谷說他是一個富有的少年，有很多財產，聖路加還說他是一個首領：「有一個首領」（路 18:18）。這件事發生在猶太的一條道路上，在祝福兒童的那件令人愉快的事件之後，那時，主吩咐門徒們：「你們讓小孩子們到我跟前來，……因為天主的國正屬於這樣的人。」（路 18:16），那時主還說，不以孩童般的信心和喜樂接受天國的人，不能進入天主的國。在強調這些天真的孩童是天主的國的公民後，主出去行走在路上，這個富有的少年跑到祂面前，「跪在祂面前，問了祂」（谷 10:17）我們已經引用過的這個問題。他接近基督的方式值得稱讚，而他離開基督的方式則令人遺憾。他跑向基督，跪在祂面前，向祂請教世上最重要的問題：永生及獲得永生的條件。他是帶著真誠的意圖來的，不像那些經師只是來試探主。雖然他感受到了外在的富足，但同時他也感受到了屬靈的飢渴和貧窮。

「善師」。少年人就這樣稱呼了主。對他來說，這足夠了。一個在獄中度過一生的人，只有一根蠟燭給他照明——當他第一次看到太陽時，稱它為蠟燭，這難道是他的大罪嗎？「我該行什麼『善』？」這個問題顯然與他的財富有關，富人通常都是這樣，他們分不清自己和自己的財產，也不會只想到自己而不想到自己的財產。我能用我的財產做什麼，行什麼善，「為得永生」？他不知道自己在對誰說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很樂意聽聽這位師傅的建議，告訴他如何用自己的財產獲得全世界都買不到的東西：永生。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善？除了天主一個外，沒有誰是善的。』」了解人心的主耶穌看透了這少年人的心思，就像讀懂一本書那樣地洞徹他的心思。主看到這個少年人並不認識他，只是把他當作一個善人和一位善師，他想用這些話喚醒他進行一些認真的思考。如果我是一個普通人，你為什麼稱我為善；如果你知道我是誰，你為什麼不直說，而要稱我為「師傅」？只有天主才是完全徹底意義上的「善」；善人只有在與不善的人相比較時，才能被稱為「善」。但與天主相比，任何人都不能被稱為「善」。只有天主才是唯一的善。因此，主耶穌並沒有因為這個少年稱祂為「善」而責斥他，而是因為他認為祂是一個普通人而稱祂為「善」。主的意思並不是說：「我不是善的」，而是說：「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凡人。我是惟獨能被稱善的那一位。」

在這番解釋之後，主開始回答富少年的問題。「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誡命。」他對耶穌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應孝敬父母，應愛你的近人，如愛你自己。」這些都是進入生命的條件。但這個富少年問的不是如何進入生命，而是如何得生命，獲得或繼承生命。他在對主耶穌的位格的理解上所顯露出來的無知，也顯露在他對永生的看法上。主在此糾正了他。永生是分等級的：僅僅得救的人屬於一個等級；完全得救的人則屬於另一等級。宗徒們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各支派，而其他得救的人既不會坐在寶座上，也不會審判任何人，儘管這兩種人都將獲得永生。保祿宗徒問格林多人：「你們不知道聖者將要審判世界嗎？」（格前 6:2）他們不僅要審判此世之事，還要審判天使。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要審判，只有天主的聖者、成全的人才會審判。至潔至聖的童貞天主之母比革魯賓更尊貴，比塞拉芬更無比榮耀；宗徒優越於所有其他聖人，聖人優越於其他義人，義人優越於僅僅得救的人。成全的人是指那些除自己之外，還靠主耶穌之名的大能拯救了其他許多人的人，而得救者是指那些僅使自己得救的人。主自己也說：「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 14:2）。如果不是這樣，祂會這樣對他們說嗎？在這個場合，祂以不同的方式說了同樣的話。在天國里，所有人並非平等的：只是進入天國的人有一種榮耀，在天國裡的成全者有另一種榮耀。

讓我們回到進入天國的條件上來，然後，我們會聽到真理親口告訴我們

達致成全的條件。那麼，進入天國、進入永生的條件是什麼呢？遵守誡命。哪些誡命？所有誡命；首先是禁止作惡的誡命，然後是規定行善的誡命，正如先知所說的那樣：「躲避罪惡，勉力行善。」（詠 33:14）。因此，我們首先必須使我們自己遠離邪惡，使邪惡遠離我們，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能力行善。因此，主首先強調的是消極的誡命，然後才是積極的誡命，而不是按照向梅瑟所啟示的順序。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這是四條消極的誡命，意即棄惡；而孝敬父母、愛我們的近人則是積極的誡命，意即行善。在前者（消極的誡命）實現之前，後者（積極的誡命）是不可能實現的。能夠殺害近人的人不可能愛他，犯姦淫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愛。主提到這六條誡命，並不想按順序列出所有的誡命，而只列出其中最重要的幾條。首先，我們可以由主省略了所有誡命中最重要的一條——愛天主——看出這一點。其次，我們可以由另外兩位聖史——馬爾谷和路加——的敘述中看出這一點，他們並沒有引用瑪竇提到的所有六條誡命。例如，他們都沒有提到愛近人的誡命。馬爾谷在消極誡命之外又增加了一條一般性誡命——「不可欺詐」。聖史們在這一點上相互補充，沒有矛盾。從聖史的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主並不是要特別強調所提到的五、六條誡命，而是要以這種方式提醒這少年留意全部法律。主先前所說的話證實了祂建議遵守舊約法律中的誡命：「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我來不是為廢除，而是為成全」（瑪 5:17）。因此，當成全的主滿全了全部法律時，那些正在陡峭的台階上慢慢走向成全的人更應該如此。

主所列舉的所有誡命對富少年都有特殊的內在意義。因此，「不可殺人」的意思是：在富裕和奢華中過度嬌慣身體會殺死靈魂。「不可姦淫」的意思是：靈魂是為天主準備的，就像新娘為新郎準備的一樣；如果靈魂貪愛世俗的財富和光彩，貪愛奢華和短暫的享樂，那麼它就對自己不朽的淨配——天主犯了姦淫之罪。「不可偷盜」的意思是：不可為了肉體的利益而偷盜靈魂；不可偷盜本應奉獻給靈魂的時間、關愛或辛勞，而將它們獻給肉體。一個外表富有的人，內心通常會變得極度貧窮。一般來說——雖然並不總是這樣——外在的富足都是內在被掠奪的結果：肥胖的身體意味著瘦弱的靈魂；奢華的衣著意味著內心的赤裸；外在的光鮮意味著內心的黑暗；外在的強大意味著內心的無助。「不可作假見證」的意思是：不要以任何方式為貪

愛財富而忽視自己的靈魂辯解，因為那是對天主真理的歪曲，是在天主和良心面前作假見證。「孝敬父母」的意思是：不要只給自己尊重和榮譽，因為那將是你的損失；要孝敬你的父母，你是通過他們來到這個世界的，這樣你就可以以這種方式將尊榮歸於天主，因為你和你的父母都是由祂而來。「愛你的近人」的意思是：在這所實行善的小學裡，我們要學會愛我們的近人，這樣我們才能上升到愛天主的層次。愛你的近人，因為這種愛會使你遠離自愛，自愛會給你帶來滅亡。愛人如己，才能約束自己，使你貶抑自己，使你在自己眼中與他人平等。否則，財富所帶來的傲慢會左右你，使你走向滅亡。

對主耶穌的這一忠告，少年回答說：「這一切我從小就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所有這些誡命都是他從小就知道的，從梅瑟法律的外在意義上，他已經遵守了這些誡命。富少年又一次自欺。他以為基督沒有對他說什麼新的東西，只是重複了舊的教導。事實上，每一條舊誡命在基督的口中都有了新的意義、新的精神和新的生命。對於主基督通過梅瑟給予以色列人的每一條外在的誡命，主基督都會在新的創造、新的啟示中賦予其更深刻的內在含義。如果這個少年真的從內在的、基督徒的意義上履行了這些誡命，而不只是從外表上——就像法利塞人從禮節上履行這些誡命一樣——他就會在精神上從他的財富中解脫出來，他就不難遵行主當時將要擺在他面前的誡命。但他遵行誡命的方式與那個法利塞人一樣，他在祈禱時在天主面前自誇說：「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路 18:12）。因此，他被束縛在與財富的不正當結合中，而且一直如此，他沒有辦法使自己擺脫財富，跟隨基督。他問主：「還缺少什麼？」他覺得自己正處在得救的門檻上。他一定是希望主會給他一些其他類似的誡命，讓他覺得很容易就能做到。主看透了他幼稚而又法律主義的膚淺，就喜愛他，正如聖史馬爾谷告訴我們的：「耶穌定睛看他，就喜愛他」（谷 10:21）。主為什麼喜愛這個不完美的少年？因為他法律主義的膚淺並不像法利塞人和經師那樣邪惡，而是幼稚而又善意的。然而，主不得不對他說出痛苦的真相，打破他對快速而又輕易得救的所有幻想。

「耶穌對他說：『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少年人一聽這話，就憂悶的走

了，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主最後對他說了一句新的話，一句難以履行而出人意料的話。主仔細觀察了這個少年的內心深處，對他說出了這句新的話。即使祂事先知道，祂的這句話無法讓這個少年的靈魂與塵世的財富分離，而與主結合，但祂還是說了這句話，更好說，是說給聽到這話的門徒說的，而非說給那個向祂提出請求的少年聽的。「你若願意是成全的」。這不僅是進入天國的道路，也是獲得天國權柄的方法。「去！變賣你所有的」。去吧，要表明你是財產的主人，而非它們是你的主人。實際上，是你的財產控制了你，而不是你控制了它們。迄今為止，你的財產一直在一點一點地佔據你的靈魂，把它交給魔鬼；現在，去，把它們變賣掉，分給需要的人，你要作為生命的主人而非奴隸這樣做。去，解除你的靈魂與你的財產之間危險而不正當的聯繫。去，解除與它們的聯繫。去，將你自己釋放出來。去，把你的靈魂從塵世的重負下，從物質的塵埃下，從富人享樂的腐朽中解放出來，讓它跟隨我。讓它擺脫一切事物，跟隨我。當靈魂一無所有時，它是最富有的。當靈魂只與我為伴時，它是最好的夥伴。變賣一切，分給窮人。窮人是指那些使用你的財富的人，不是為了裝飾，也不是作為負擔或主人，而是為了日用的食糧，為了生活的便利，作為僕人和幫手。你所付出的一切物質財富都將作為精神財富回報給你。看，你的靈魂太貧乏了，你的心靈和思想也是如此。當你擺脫了你不需要的財富時，無論需要什麼財富，都會降臨於你。

主為什麼建議這個富少年變賣家產分給窮人，而不是簡單地對他說：「拋下一切，不要回家，跟隨我」？難道主沒有對那個想回去埋葬父親的人說過這樣的話嗎？「任憑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至於你，你要去……」（路 9:60）？主沒有對這富少年說這句話有兩個原因：首先，如果他不變賣家產分給窮人，那麼，要麼他的鄰居會去偷他被遺棄的土地，要麼他的某個親戚會繼承他的財產，然後他就會陷入和少年一樣的境地，成為財富的奴隸。這樣，盜賊或親戚就會因為同樣的財產而失落靈魂。其次，主讓他去變賣自己所有的財產並把它們分施給窮人，是想喚起這個少年對同胞的愛，喚起他對親近之人的憐憫之心，使他從給予和行善中感受到屬靈的喜樂和甘飴。為了讓這個年輕人有這樣的願望，主立刻預言了永恆的賞報，在天上的永恆祝福，在那裡沒有蟲蛀，沒有鏽蝕，也沒有盜賊偷竊。你將得到的利益

比你所放棄的利益要大得多。若你在今天或明天死去，你所有的世俗財產對你有什麼用呢？它們會毀了你的今生，也會毀了你的來世。你在天上所擁有的財寶會一直等待著你，直到你離開這個世界——這將是很快的事——它們不會被奪走，而是會存留到萬世。主通過預言天上的寶藏來安慰他在這個世界上的明顯損失，最後呼叫少年「來跟隨我」！當你撇下一切，就用兩條腿和兩隻眼睛來跟隨我。你不能一條腿跟隨我，另一條腿卻追隨你的財富；你也不能一隻眼睛看著我，另一隻眼睛卻看著你的財富。你們不能侍奉兩個主人。

然而，一切都是徒勞的。少年認真地聽著，明白了所要求於他的，他深感憂悶，「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所以他離去了，他的兩條腿和兩隻眼睛都朝向他那災難性的財富。他非常富有。這就是說，他與他的財富緊緊地捆綁在一起，被束縛、被奴役、軟弱無力，無法抵禦他生長於其中的雜草。他就像落在荊棘中的種子一樣，雖然發了芽，卻被荊棘窒息了，結不出果實。他的巨額財富是他靈魂內的種子周圍的荊棘叢。家主想拔除他靈魂周圍的荊棘，讓它向光明敞開，自由生長；但他做不到；他的邪惡習性阻止了他，就像淹死在滿載貨物的船上的人一樣。主向他伸出了無所不能的手，要救他，帶他上船，但他卻著迷於自己裝在船上的東西。就這樣，富少年離開了生命之船的船長基督，迷失在茫茫大海中，很快就淹死了，他和他的船都喪亡了。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富人難進天國。我再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主耶穌的話沒有一句話是徒勞地投到這個世界的土地上的。如果主耶穌的話沒有被那些直接聽到的人所利用，也會被那些間接聽到的人所利用。在這個例子中，基督的話是直接對富少年說的，也是間接對門徒說的。這少年無法利用主的話，但門徒卻可以。因此，在這少年離開後，主轉向門徒，談論富人進天國有多麼困難。主並沒有說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說這非常非常困難。聖經中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富人進天國並非不可能。亞巴郎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但他的信德使他與天主的關係比與他的所有財富的關係更緊密，甚至比與他的獨生子的關係更緊密。雖然亞巴郎被自己的財富所包圍，論到自己，卻說：「我只是塵埃灰土。」（創 18:27）義人約伯也確實非常富有，但他的富有並不妨礙他在天

主面前謙卑，順從天主，他受光榮時如何順從天主，在痛苦和屈辱時也如何順從天主。達味的曾祖父波阿次也很富有，但他卻以仁慈取悅天主。阿黎瑪特雅的若瑟也很富有，但他的富有並不妨礙他對主耶穌的奉獻，也不妨礙他對主的遺體的無限關懷，他把為自己準備的新墳墓給了主。在教會的歷史上，還有許多為天主所喜悅的人是富有的，但他們已經得救，繼承了天主的國，他們的心不被世俗的財富所束縛，而是與基督同在，視一切世俗的財富為塵土和灰燼。

財富本身並不是邪惡的，因為天主所創造的任何東西本身都不是邪惡的，但將人束縛在財富、土地和財產上卻是邪惡的；財富所賦予並喚起的破壞性情慾，諸如：姦淫、貪饕、酗酒、吝嗇、自誇、自我讚美、虛榮、驕傲、輕蔑、詆毀窮人、忘記天主等等，無窮無盡，都是邪惡的。很少有人有力量抵制財富的誘惑，掌控自己的財富，而不成為財富的僕人和奴隸的。

最重要的是，富人守齋很難，而不守齋就無法馴服肉體，也無法謙卑，無法做真正的祈禱。因此，主說富人難進天主的國。但祂這樣說，並不是說窮人容易進天國。貧窮和富裕一樣，也有其誘惑。富人得救靠的是他的大善行和在天主前的謙卑，窮人得救靠的則是他對天主的大忍耐、堅耐和對天主的無盡希望。一個吝嗇而又驕傲的富人不會得救，一個抱怨自己的命運並對天主的幫助絕望的窮人也不會得救。世上的富貴和貧窮並非偶然，而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天主轉眼間就能讓所有人財富均等，但這純屬愚蠢之舉。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將變得完全獨立。那麼誰會得救呢？怎麼會有人得救呢？因為人是通過相互依賴而得救的。富人依靠窮人，窮人依靠富人；博學的人依靠無知的人，無知的人依靠博學的人；健康的人依靠生病的人，生病的人依靠健康的人。物質上的犧牲獲得屬靈的回報。有學問的人做出的屬靈犧牲，無知者會用物質貨幣來償還。健康的人提供的物質服務，生病的人會用屬靈貨幣來償還，反之亦然：生病的人的屬靈服務（讓人想起天主和審判），會用健康人的物質服務來償還。

一切都交織在一起，就像一塊色彩斑斕的地毯。一個單一色調的世界會蒙蔽所有的眼睛。如果沒有窮人，富人如何通過慈善和謙卑拯救自己的靈魂，或因冷酷無情和驕傲而失落靈魂？如果沒有富人，窮人如何通過忍耐和堅忍拯救自己的靈魂，或因抱怨、偷竊和強奪而失落靈魂？如果世界上沒有

無知的人，有學問的人如何通過同情無知的人並為他們工作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或者因傲慢地蔑視無知的人而失落靈魂？如果世界上沒有有學問的人，無知的人如何通過對有學問的人的順從和溫順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或者因對有學問的人的不順從、嫉妒和野蠻而失落自己的靈魂？如果沒有病人，健康的人如何通過對病人的善意關懷、同情和祈禱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或者因厭惡病人、對病人漠不關心、誇耀自己的健康而失落靈魂？或者說，如果沒有健康的人，病人如何通過對健康人的順從和感激來拯救自己的靈魂，或者因對健康人的仇恨和嫉妒來失落自己的靈魂？

主賜予世人，賜予每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面前沒有兩條路的：救恩之路和滅亡之路。人的自由就在於此。富裕可以拯救人，也可以毀滅人；貧窮可以拯救人，也可以毀滅人。學習與無知、疾病與健康也是如此。一切都取決於人的選擇。基督前來，是為促使人們理解，而不是強迫他們。因此，基督沒有命令這個少年「進入生命」，而是「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也沒有命令他也沒有命令他：「你要成全」，而是「你若願意是成全的……」你若願意——天主就是這樣對具有自由和理性的存在說話的。天主希望所有人都走上正確的道路，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但這意味著通往滅亡的道路也向人敞開。

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富人難進天國。我再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駱駝」一詞不僅指動物，也指停泊在港口的船隻為防止隨風轉向而使用的粗纜繩。在這種情況下，主似乎想到了這種粗纜繩。用最粗的纜繩穿過針孔，要比富人進入天主的國容易得多。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也不完全是不可能的——儘管非常非常困難。這話是主所說的，祂深知人性的弱點，深知人的靈魂是多麼容易被財富所束縛，被牢牢地固定在塵世中。

「門徒們聽了，就非常驚異說：『這樣，誰還能得救呢？』」門徒們已經做到了這個富少年所做不到的，為什麼他們會驚奇不已呢？他們已經撇下了一切，跟隨了基督。睿智的金口聖若望對此作了最精彩的解釋：門徒們不是為自己而害怕，而是為別人而害怕，因為他們當中有許多富人。出於對同胞的愛，門徒們對基督可怕的話語感到驚訝。祂派他們到世上來拯救人。如果富人幾乎不可能進入天國，他們怎麼能拯救世界上如此眾多的富人呢？這

種對人的關懷壓迫著他們的靈魂，在它的影響下，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樣，誰還能得救呢？」好像他們比基督更仁慈！好像他們對人的愛比熱愛世人的基督還多！

「耶穌注視他們說：『為人這是不可能的，但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主耶穌不只注視著他們的臉，也不只注視著他們的眼睛，而是注視著他們的內心深處，在那裡看到了無知和恐懼。他們還不知道天主的大能，因此懼怕天主的事。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在天主看來卻是可能的。什麼是人所不能的呢？換句話說，沒有天主的幫助，人又能做什麼善呢？什麼善也不能做。沒有天主的幫助，窮人和富人都無法得救。主說：「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若 15:5）死於自己而活於基督的保祿宗徒，確證了基督的這些話，說：「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斐 4:13）聖神的恩寵能夠溫暖最富有之人的心，使其擺脫財富的束縛和對塵世的依戀，提升到救贖的道路上。「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們的天主是全能的。祂大能的話語創造了世界，祂大能的手托起了穹蒼。全能者確實能夠拯救所有尋求救恩的人。無論我們在世上是什麼身份，無論我們處於什麼地位，無論我們身處什麼環境，全能者都能夠拯救我們。祂不僅有能力，而且希望拯救我們。我們的天主是全能的、仁慈的：讓我們趕緊與他相遇，因為他召叫我們，等待我們。當祂看到我們將臉轉向祂時，祂會與祂所有的聖天使一起歡欣鼓舞。讓我們轉向祂，急速奔向我們真正的家園，去見我們全能仁慈的天主。讓我們在死神敲門說「太晚了」之前趕緊行動。願讚美和榮耀歸於我們的天主，全能仁慈的天主，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父、及子、及聖神，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三主日

惡園戶

瑪 21:33-42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罷！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園內掘了一個榨酒池，築了一個守望臺，把它租給園戶，就離開了本國。快到收果子的時節，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裡去收果子。園戶拿住了僕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殺了，將另一個用石頭砸死了。他再打發一些僕人去，人數比以前還多；園戶也一樣對待了他們，最後他打發自己的兒子到他們那裡去，說：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繼承人；來！我們殺掉他，我們就能得到他的產業。於是他們拿住他，把他推到園外殺了。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他們回答說：「要凶惡地消滅那些凶惡的人，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的這句經文，你們沒有讀過嗎？」

世上沒有比忘恩負義更醜惡的事，沒有更侮辱人或更摧殘靈魂的事。當一個人壓制並隱藏他人對他的善行時，還有什麼比這更醜惡？當一個人以無情回報仁慈，以背信回報忠誠，以羞辱回報尊榮，以嘲弄回報善意時，還有什麼比這更醜惡？這種忘恩負義在忘恩者與天上那最純潔之眼——即毫無黑暗摻雜的光明，毫無邪惡摻雜的良善——之間，籠罩了黑雲。

人們對忘恩負義的動物感到憤怒，儘管動物時常以它們的感恩、誠實與忠誠使人類蒙羞。人類究竟為動物做了什麼，值得動物對他們心存感激？幾乎什麼也沒有，除了那些精打細算的利益——給予少許，卻企圖獲得豐厚回報。動物對人類的照料已作出十倍的回報，而人類竟還期望它們感恩！

人們對忘恩負義之人的憤怒更甚，因為一個人能給予他人的恩惠遠非任何動物所能比擬，但人所遭受的忘恩負義也同樣遠超動物所能給予。在這世上，唯有在人類——唯獨在人類之中——感恩方能展現其真正神聖的光輝，而忘恩負義也才顯露其毀滅性的醜陋。世間再無其他生靈能如人類這般，既能臻於至高的感恩，亦可墮至極致的忘恩。最感恩之人最接近成全。他對周遭一切天主的受造物的感恩，使他成為這由繁星所點綴的宇宙中最卓越的公民；對人的感恩，使他成為人類社會的首席公民；對宇宙創造者與人的感恩，更使他成為配稱為天主之國的公民。

然而，一個凡人從宇宙和世間眾人所能獲得的一切恩賜，若與他日夜從天主那裡領受的無可比擬、不可勝數的恩賜相比較，又算得了什麼？我們欠受造物和人的一切感恩，若與我們欠天主的不可言喻的感恩相比較，又算得了什麼？看，我們從世界和人那裡獲得的一切美好恩賜，實則都是透過世界和人而來自天主。除此之外，天主還直接賜予我們多少恩寵——從我們出生之前，直至死亡之際——無需任何中介便將它們注入我們的靈魂？主賜予所有受洗靈魂多少神恩，多少屬靈的祝福，多少蒙福的權能？對這一切忘恩負義，不僅意味著喪失人的尊嚴，更將墮落至比宇宙間一切動物和受造物更卑下的境地。

為使人類免於這等羞辱，主耶穌時常公開向天主獻上感恩與讚頌（瑪 11:25；14:19；26:26-27）。宗徒們同樣如此，他們不斷讚美天主（宗 2:47），並稱頌祂，不僅為祂賜予他們個人的恩惠，也為祂施予他人的恩寵。「我便不斷為你們感謝天主」，聖保祿宗徒寫信給厄弗所的信友時如此說道（1:16），同時教導他們要「為一切事，要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名，時時感謝天主父」（弗 5:20）。同樣地，天主的教會遵循宗徒們的榜樣，不斷向永生之主獻上感恩與讚頌，並不斷提醒信友們永遠不要忘記、永遠不要停止為天主所賜予的一切而讚美祂。教會舉行的每項神聖禮儀，無不是以「願讚頌歸於我們的天主……」或「願讚頌歸於天國……」作為開始，也無不是以「願光榮歸於祢，基督我們的天主、我們的希望，願光榮歸於祢！」作為結束。教會如此行，是為讓對天主不間斷的感恩思想、讚美詩歌與祈禱經文，深深銘刻在信友們的靈魂中，使每個人都能與聖詠作者同聲說道：「我的口舌不斷讚頌上主」（詠 33:1）。

在人對天主忘恩負義的所有事例中，最惡劣且最可怕的莫過於猶太子民對主耶穌基督的態度。這個事例在今日的福音中，由主親自以一個預言性的比喻——園戶與惡園戶的比喻——清楚闡明。主在耶路撒冷聖殿裡，面對司祭長和民間長老講述這個比喻時，祂最後的苦難與被釘十字架已近在咫尺。

「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園內掘了一個榨酒池，築了一個守望臺，把它租給園戶，就離開了本國。」正如基督在另一處提到一個身為君王的人，這裡祂說到一個身為家主的人，這象徵著一位好家主，亦即天主。無論人在這世上多麼軟弱卑微，天主並不以被稱為人為恥。人在整個受造界中，是天主最高貴、最珍貴的受造物，因此天主自稱為人，由此顯示人超越世上一切受造物的崇高地位，同時也顯示祂對人類的大愛。唯有異教徒和背教者那被蒙蔽的心智，才會用自然現象和物體的名稱來稱呼天主：火、太陽、風、水、石頭、木頭和動物——卻不用人來稱呼。唯獨基督信仰將人高舉於一切受造的自然之上，也唯有人配得至高創造者取用他的名號。

葡萄園象徵以色列子民，天主揀選他們成為全人類得救的承載者。天主親自稱以色列子民為祂的葡萄園（依 5:1-7）。圍繞葡萄園的籬笆象徵天主賜予選民的法律，從而將他們與其他民族分別出來。「祂……給以色列制定了法令，凡祂吩咐我們祖先的話，都要告知後代子孫」（詠 77:5）。榨酒池象徵應許的默西亞——人類真正的救主，選民世世代代如同倚靠活水般，靠這應許解渴。主耶穌基督視自己為這活水，說：「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若 7:37；參閱 4:14），又說：「信從我的，總不會渴」（若 6:35）。守望臺象徵古代獻祭的聖殿，那是基督來臨後天主教會的先驅。主親自（瑪 16:18；21:42）和宗徒們（弗 2:20）將教會比作建築物。園戶象徵民眾的長老、司祭和教師。

「離開了本國」這些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天主會遠離祂的子民嗎？這一方面意味著，天主在為人類的救恩提供並完成一切所需之後，仍給他們留下自由意志，好能運用祂的一切恩賜來獲得救恩；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天主對人類罪惡的容忍，以及對他們盲目抗拒自身救恩之舉的忍耐——這種天主式的忍耐與含忍，實非人所能完全理解。

「快到收果子的時節，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裡去收果子」（瑪 21:34）。

正如普通家主會在特定時節派遣僕人向園戶收取果實，天主也同樣派遣祂的僕人——祂的選民——到以色列子民那裡，為從天主賜予這民族實踐的一切中，收取屬靈的果實。先知們就是天主的僕人，而葡萄園的果實，就是從遵守天主法律所流出的一切善工。「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裡」，首先是指民眾的長老、司祭、經師和教師，他們蒙召以言行教導民眾天主的法律，並要為自己和民眾向天主交帳。他們被賦予更大的權柄和智慧——而誰受賜更多，對他的要求也就更多。這些民眾的長老和領袖，即便不為其他原因，單出於對天主的感恩，也當以他們接待天主本身時應有的尊重與愛戴，來接待祂的使者。但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園戶拿住了僕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殺了，將另一個用石頭砸死了。」請看，人們是多麼嫻熟於以惡報善！請看，這等人忘恩負義到何等地步！先知們提醒長老們記起天主的法律、天主的旨意和天主的仁慈。他們強調天主法律的救贖本質、美好與甘飴，尋求這法律在每個人和每個民族生活中的應用。他們因天主之名，尋求作為神聖法律之果實的善工。但他們找不到這些善工，就像工人進入葡萄園要採摘葡萄，卻發現無果可摘。民眾的長老們不僅空手打發他們走，更抓住他們、嘲笑他們、戲弄他們——鞭打其中一個，殺害另一個，又用石頭砸死第三個。例如：他們曾鞭打米該亞先知，在祭壇前殺害匝加利亞，用石頭砸死耶肋米亞，將依撒意亞鋸成兩段，又用劍將前驅若翰斬首。

「他再打發一些僕人去，人數比以前還多；園戶也一樣對待了他們。」這些僕人也是先知。當選民愈趨敗壞，愈遠離天主時，慈憫的天主就派遣愈多的先知，為警告民眾、斥責民眾的長老，免得他們都成為被砍下焚燒的不結果實的葡萄樹。但天主這第二批僕人的遭遇並不比第一批好。民眾的長老、司祭、經師和教師，同樣將他們鞭打、殺害、用石頭砸死。天主的忍耐愈擴展，民眾的忘恩負義也愈顯可憎。

「最後他打發自己的兒子到他們那裡去，說：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所有天主的僕人都遭受羞辱；所有天主的警告都被拒絕；所有天主的恩惠都被輕蔑。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忍耐早已耗盡。但天主的忍耐比最有耐心的治療瘋癲病人的醫生還要大。面對十分之一的這般忘恩負義，人們就會用鐵拳回應。但是，請看，我們仁慈的天主做了什麼：祂沒有用鐵拳，而是派遣了

祂的獨生子。天主的良善多麼無窮無盡！即使是最好的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也不會展現出如永生的天主對待祂所造的人類那般的慈悲與忍耐。宗徒說：「但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迦 4:4）在天主等待以色列結果實的時期終結時；在民眾長老行惡與不法終結之時；在天主忍耐的最後期限到來之際。當葡萄園彷彿被鏽菌侵蝕，周圍的籬笆倒塌，異教的洪水湧入葡萄園，榨酒池乾涸，塔樓變成強盜巢穴——這時，園主的兒子，天主的獨生子，悄然來到葡萄園。天主預先知道這些園戶會毫不猶豫地對祂的兒子做出他們曾對祂僕人所做的事。那麼，為何經上說：「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為使我們羞愧，因為我們至今仍未以應有的尊敬與愛接待在我們中間的天主之子，同時也顯示出在蒙受天主祝福的選民中，人的忘恩負義已滋長到何種程度。請聽，這種對天主無恥的遺忘與仇恨已達致怎樣的墮落深淵：

「但園戶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繼承人；來！我們殺掉他，我們就能得到他的產業。於是他們拿住他，把他推到園外殺了。」這幅畫面多麼完整地預示了即將發生在主耶穌身上的事！正如邪惡的園戶殺害園主的兒子是為了奪取葡萄園，猶太人的司祭長、法利塞人和經師們實實在在地殺害了主耶穌，是為了將他們的權威和私慾強加於民眾。「我們怎麼辦呢？」猶太人的領袖們彼此商議，「如果讓他這樣，眾人都會信從他」（若 11:48）。於是，按照蓋法的建議，他們決定殺害祂。他們無視千年來的經驗：天主的僕人不能被殺害，因為當他被殺時，他活得更完全，更有力地警告，對良心的壓力更大。他們的祖先曾殺害過那麼多天主的先知，以致他們很快就不得不為那些被殺的先知立紀念碑，這些被殺的先知在死後對他們構成的威脅比生前更大。他們有眼卻看不見；他們本該能理解過去千年間被殺者與殺人者之間發生的事，但他們既不理解，也無法記取教訓。

「來！我們殺掉他！」從加音到蓋法，從蓋法到世上最後一個兇手，這是最簡單的人類解決方案，卻也是最不成功的。殺害一個義人，只是將他送回他所來自的天主那裡；這也意味著將他安置在戰場上堅不可摧的位置，用無敵的武器武裝他，使他比他在世上肉身行走時強壯千倍。殺害一個義人意味著幫助他取得勝利，而將自己推向毀滅與最終的永罰。猶太人的大司祭蓋法若不明白這點，他還知道什麼？他比一無所知更糟，因為若他只是一無所

知，他就不會決定殺害基督，從而將自己——不是基督而是他自己——投入永罰之中。「來，我們殺掉他」，因為眾人都跟隨祂。他們如此說：「我們被孤立了：沒有權威，沒有尊榮，沒有金錢。誰還會服事我們？誰還會讚美我們？我們還能欺騙誰？我們還能敲詐誰？所以讓我們殺了他，繼承我們看見他正在繼承的：民眾，我們的葡萄園，至今一直在我們手中，其果實一直是我們的享樂。」邪惡的園戶迅速執行了他們的意圖。「他們拿住他，把他推到園外殺了。」請看基督預見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細節是多麼準確。所有聖史都說，猶太人將基督帶出城外，到耶路撒冷城牆外的哥耳哥達，即髑髏地。這就是「他們把他推到園外」這句話的含義。但這些話也意味著猶太領袖們將拒絕基督，將祂從以色列子民中剪除，否認祂是以色列人，將祂驅逐出他們民族的界限，並將祂作為陌生人交給外人，交在羅馬人手中審判祂。

「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主耶穌如此質問猶太人的長老。祂說：「主人來時」——這比喻開頭已說過主人離開了。當主人來時，意味著他忍耐的終結。當天主的忍耐到達盡頭，祂猛烈的義怒便要開始。但主耶穌在此視為主人、家主的究竟是祂自己還是祂的父？這並不重要，祂曾說過：「我與父原是一體」。關鍵在於：不論是天主的忍耐還是園戶的頑抗，都將在天主子被殺後不久迎來終結。

主要怎樣處置這些邪惡的園戶呢？是誰在發問，又是向誰發問？是主自己在質問那些惡園戶。這位被判死刑者正在審問祂的審判者與謀殺者。這是何等駭人的對話——將面對死亡的人與將面對自己的邪惡的人之間的對話。面對死亡的人通常思緒混亂，不知所云；而他們的審判者——若是正直之人——則是鎮定的。此處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基督明知長老們要殺害祂的密謀，卻鎮定自若，字字清晰；而祂那些不義的審判者反而思緒混亂，語無倫次。每一樁惡行都會奪走人的兩樣東西：勇氣與理智。看他們如何回答基督：

「他們回答說：『要凶惡地消滅那些凶惡的人，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你看他們豈不知自己所說為何嗎？他們宣判了自己的罪。按馬爾谷與路加所記述的，似乎是主親口說了這些話；但瑪竇卻清楚表明，主是要他們解釋自己預期將發生何事。既然聖史之間不可能存在矛盾，最可能的情況是：主先說明家主將如何處置惡園戶，繼而詢問他們的想

法。他們先是複述主的話表示同意，隨即——彷彿突然領悟這是指他們自己——便如聖路加所記述的，高呼：「千萬不要這樣！」（路 20:16）。你由此看到他們的混亂與矛盾嗎？然而，這些將獲家主賜予葡萄園的「別的園戶」究竟是誰？首先須明確：這將是個新葡萄園，因園戶也是新的。自基督降臨起，天主的葡萄園將擴展至全人類，不再僅由以色列人組成，而是包含地上萬民。這新葡萄園將稱為「天主的教會」，其中的工人——即園戶——將包括：宗徒、聖人、教會教父與聖師、殉道者與宣信者、主教與司祭、虔誠愛主的君王與王后，以及所有在主的葡萄園中服事者。他們必「按時給祂繳納出產」。在基督降臨後，他們將成為「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伯前 2:9）。隨著基督到來，以色列人作為選民的地位就此終結，此地位現已轉移給普世萬民中所有信基督的人。

「千萬不要這樣！」當那些惡園戶意識到這可怕比喻是指向他們時，便對天主之子如此喊道。若沒有聖史路加記載的這些話，瑪竇福音將出現空白，我們將無法理解主為何說下面的話，然而，在猶太長老們所說的這些話後，基督的話就可以理解了：「『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的這句經文，你們沒有讀過嗎？」「石頭」顯然是基督自己；「匠人」則是猶太長老、司祭和經師；「屋角」正是以色列與外邦、舊選民與新選民、舊聖殿與新教會之間的連結。基督是屋角的基石，是屋角的元首，是舊約的結束與新約的開始；祂以同樣的愛邀請以色列人與外邦人進入祂的國度，因這兩者在祂降臨時都顯為不結果實的樹木。以色列人尤甚，他們如同匠人丟棄無用的石塊般拒絕了祂。這些匠人的自欺何等嚴重！他們拒絕了人類生命、人類歷史、乃至整個受造世界歷史的基石。事實上，他們未曾真正拒絕祂，而是預備拒絕祂的同時，自己反遭擯棄；而祂卻被立為新建築——新創造——的屋角基石。

「這是上主的作為，在我們眼中神奇莫測」（詠 117:23）——再沒有比這更明智、更公義的事了。這意味著：猶太人啊，當你們閱讀聖經時，會以為上主的這項奇蹟是為你們而設，因為你們不明白這些話指的是誰。你們不知道這石頭是可怕的，因為「跌在這石頭上的，必被撞碎；這石頭落在誰身上，必要把他壓碎。」（瑪 21:44；路 20:18）。那些糾纏不休的猶太人確實在這石頭上撞碎了，也被碾得粉碎。當主耶穌尚在人間時，他們如同被絆腳

石絆倒；而在祂被釘十字架並復活後，這石頭便落在他們身上將他們碾為齏粉。不久之後，因那些惡園戶殺害了園主的兒子，由提圖斯率領的羅馬軍隊攻陷耶路撒冷，將城夷為平地，把猶太人逐出家園，驅散至世界各地。

猶太人所經歷的，比那些犯罪並死於罪中的民族——如亞述人、巴比倫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及其他民族——的遭遇更為可怕。猶太人的經歷與加音極為相似。天主不許人殺害加音，卻給他留下兇手的烙印，驅使他在世上流浪。加音的懲罰緊隨其罪行而來，但猶太人卻非如此。他們接二連三地殺害並用石頭砸死天主的先知，天主卻耐心等待，延遲懲罰，不斷派遣更多先知，期待他們悔改。直到他們殺害救主時，公義的懲罰才臨到他們身上。天主有時會立即懲罰過犯，有時則延遲懲罰，使人以為懲罰永不會來，自己必能逍遙法外。當梅瑟的姐姐米黎盎出言反對弟弟時，「看，米黎盎就生了癩病，像雪那樣白」（戶 12:10）。當達堂和阿彼蘭批評長老時，「地裂開口，吞沒了他們」（戶 16:32）。阿納尼雅和撒斐辣私留屬於教會田產，當場倒地斃命（宗 5:5）。

天主並非立刻懲罰每個作惡者。恰恰相反；多數罪惡在犯下時並未立即受罰，而是延後——有時遲至許久之後，甚至在罪人死後才降臨。對罪的懲罰依循天主最智慧的安排在此世顯現。若天主從不在罪行發生後立即懲罰，我們將對天主的公義絕望；若天主不耐心推遲對其他罪人的懲罰，我們如何學會忍受侮辱？最後，天主有時不在現世懲罰某些心硬的罪人，正是為強化我們對末日審判的信念——那審判必不遺漏所有在世逃過制裁的罪人。禍哉，那些至死仍因未受罰而沾沾自喜的罪人！不要羨慕他們，因他們已在今生得償所願，來世除了審判一無所獲。

當全然無罪的主耶穌尚且承受如此可怕的苦難與折磨，我們這些天主所愛的罪人怎能不期待受苦？凡犯大罪卻未受絲毫苦難者，與基督毫無干係，他無份於天主的國。我們當戰戰兢兢，唯恐一生未經試煉與苦難，卻帶著許多未悔改的罪孽逝去。若我們已忍受諸多試煉與苦難，並藉此在天主前悔改、踏上正途，就當歡喜。但願不要有人這樣認為並說：「我可以延後悔改，因為天主是忍耐的。祂既容忍猶太人許久，必再容忍我幾年。」我們不要自欺：天主按祂的安排，或許會再容忍我們幾年不悔改，但也可能在任一時刻祂沉重的手加在我們身上。延遲悔改只會使悔改越發困難，讓罪惡的習

慣在我們裡面越扎越深，使我們的理智更昏暗、心靈更剛硬。於是我們便不由自主地從大罪滑向更大的罪，正如那些惡园户，先殺先知，終究殺害天主子。如此，我們還能期待什麼結局，豈不正是惡园户所遭遇的？天主原定為我們救恩之家的屋角基石，必要升起砸在我們頭上，把我們砸得粉碎。滿有仁慈的大能之主，施行公義也同樣大能。我們當趁著慈悲仍在時趕緊把握，切莫等到慈悲之手撤回，換成公義之手。

我們切莫推遲在我們靈魂的葡萄園中準備果實，當家主的僕人來到時，務要備妥已培育收割的果實交予他們。每日，天主的天使收割世人的靈魂，如同採摘葡萄園中的葡萄般將他們帶離此世。我們的時候必要來到，也必來到。但願我們的果實不致被發現已腐敗！但願我們的靈魂不致被察覺有所匱乏！我們的護守天使，求祢喚醒我們的良心，在末時來到之前，扶持我們，幫助我們！主耶穌，求祢垂憐我們！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祢，偕同父、及聖神，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四主日

君王兒子的婚宴

瑪 22:2-14

天國好比一個國王，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婚宴，他們卻不願意來。又派其他的僕人去，說：「你們對被請的人說：看，我已經預備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一切都齊備了，你們來赴婚宴罷！」他們卻不理：有的往自己的田裡去了，有的作自己的生意去了；其餘的竟拿住他的僕人，凌辱後殺死了。國王於是動了怒，派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的兇手，焚毀了他們的城市。然後對僕人說：「婚宴已經齊備了，但是被請的人都不配。如今你們到各路口去，凡是你們所遇到的，都請來赴婚宴。」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無論壞人好人，都召集了來，婚宴上就滿了坐席的人。國王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看見在那裡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便對他說：「朋友，你怎麼到這裡來，不穿婚宴禮服？」那人默然無語。國王遂對僕役說：「你們捆起他的腳和手來，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因為被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

天主希望人相信祂勝過相信世上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天主希望人對祂的盼望勝過對世上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盼望。不僅如此：天主希望人藉著他的愛，只忠於天主，然後人將藉著由此所發出的愛，與天主的受造物成為一體。

這是人與天主的合一。這就是靈魂與基督的結合。所有其它的結合都是淫亂。只有靈魂與基督如此緊密的結合，才能使靈魂富足多產，這種結合在塵世的婚姻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體現。靈魂可能擁有的所有其他親密關係都會滋生蒺藜和雜草，使靈魂完全處於各種美善的荒蕪境地。如果基督教會圈子

之外的人不知道，也無法知道這一點，它卻必定為基督徒（尤其是正教基督徒）所知道。正是在我們的精神和傳統中，我們才理解天主藉著主耶穌所作啟示的深度、高度和廣度；比東方人更正確地理解永恆，比西方人更正確地理解時間。

無論人的靈魂與何物緊密相連——無論是活物或死物、身體或其衣物、金銀或任何世間財物——那便是與之締結婚姻。任何世間的榮耀或尊貴，或對受造萬物的熱情：珠寶、食物、飲料、舞蹈、自然——或自然中的任何事物。每一藉由人的靈魂締結的這樣的婚姻皆在法律之外，並在今世和來世給靈魂招致無盡的災禍，其程度雖遠超男女之間不法關係所帶來的悲傷與痛苦，但性質相似——不僅使二人自身，也連累他們可能有的子女。我們不可隱瞞聖經已明示之事：永生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出 20:5；申 4:24）。天主忌邪的熱情只針對世上一物——人的靈魂。天主願人的靈魂惟獨以純全無偽的忠誠屬於祂。天主這樣要求是為了靈魂自身的益處。祂以豐盛的智慧知道——我們在基督降臨後都該知道——若靈魂對其創造者不忠，卻以愛與受造界中的某人或某物相連，它便逐漸成為奴僕、成為奴隸、成為黑暗絕望的陰影，最終可憐地哀哭切齒。

靈魂對天主火熱的愛，是它唯一合法的婚姻。任何其他的愛——若非藉著天主，而是離棄天主或反對天主——便是偶像崇拜。因此，人因愛肉身，便使肉身成為假神、偶像；因愛世間財物或裝飾，便使它們成為偶像；因愛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便為自己製造偶像。這意味著人將本該專屬於天主的愛，轉向低於天主、不配得愛的事物。無論人相信、盼望或愛慕何物多於天主，那物便取代天主的位置，成為那人的偶像，成為虛假靈魂的假神。先知們稱此種偶像崇拜為通姦與行淫（耶 3:1；則 23:7）。

最糟糕的是，偶像崇拜者與他們的偶像合而為一。在一切愛中，人逐漸迷失於他所愛的對象。人最常思慮、最愛慕且最熱切渴望的事物，將逐漸成為他存在的本質——無論是食物或飲料。金銀、珠寶、衣物、房屋、土地、榮耀或權力。經上如此說：「他們追求虛無，自己成為虛無」（列下 17:15）。男女之間的慾望也不例外，這是最明顯的背離，是為虛無而喪失自我。保祿宗徒生動地表述說：「你們豈不知道那與娼妓結合的，便是與她成為一體嗎？」（格前 6:16）。人與他所愛的對象合而為一：若所愛的是天

主，便是天主；若所愛的是塵土，便是塵土。人在此生的愛決定他是得救還是喪亡。只有一種救贖的愛，那就是對天主的愛。其他一切愛都是損失。靈魂只有一種合法且救贖的婚姻，那就是與天主的婚姻。其他一切婚姻，若不從這婚姻中發出，如同光線從太陽發出，便是咒詛與永罰。

今日的福音以最清晰的方式揭示了這奇妙奧秘——人的靈魂如何作為忠信的新娘，與天主在婚姻中結合；又如何作為盲目且不忠的配偶，在偶像崇拜的黑暗、雜草與邪惡中墮落毀滅。

「天國好比一個國王，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正如基督其他比喻所共有的，這個比喻涵蓋了人類歷史的始末。博學之士在解釋人類歷史時，寫下許多深奧難懂的大部頭著作；他們或許能成功，但更多時候卻陷入網羅，撕裂織物，混淆觀念。然而基督只用一個簡短易懂的比喻，就將一切清楚明白地闡述出來。確實，「從來沒有一個人如此講話，像這人講話一樣。」（若 7:46）。

天國無法用言語描述——只能藉著世上我們熟悉的事物來比喻。其中一個比喻就是婚宴。婚宴是人間歡慶的場合，而天國本身即是喜樂，因此正當以婚宴來比喻。國王正是天主自己，國王的兒子則是主耶穌基督。洗者若翰曾揭示主耶穌是新郎（若 3:29），主耶穌自己也確認了此事（瑪 9:15）。從亞當被逐出伊甸園開始，整部人類歷史就是人靈為與天主子結合所做的準備。基督降世是婚宴慶祝的真正開始，從祂降臨到世界末日，這段時期就是婚宴在世的延續。然而這喜樂只會在來世達到巔峰。基督降世對全體人類和每個靈魂而言，都是最喜樂的事件，正如新郎來到新娘身邊。

地上萬國中，最該喜樂的應是迎接新郎基督的猶太人——這個民族被天主最充分地準備好來迎接祂。這個民族更有額外的喜樂，因為他們是第一個遇見基督、認識並接受祂的民族，為要向地上萬國萬民啟示喜樂與救恩。因此，在福音原文中，使用複數：「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wedding celebrations）」，因為期待已久的新郎已來到舊約猶太人的聖殿；每個尋求救恩、生命與喜樂的人靈的新郎已來到；整個受造人類的新郎已來到，面向萬國萬民。然而，天主對人類的愛有多偉大，地上罪人的盲目與惡毒也同樣深重，因為經上說：「他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若 1:11）。祂首先來到那些被祂最久最精心準備作新娘的子民——猶太人那

裡。然而，這個民族卻不認識祂，反而輕視並拒絕了祂。

這個比喻繼續說：「他打發僕人去召被請的人來赴婚宴，他們卻不願意來。」首先，在為祂的兒子籌辦婚宴時，天主在數百年間派遣眾先知，宣告這個慶典的到來，並呼召猶太人準備迎接新郎基督。他們是天主派去召喚受邀客人的第一批僕人。當基督已經降臨世界時，洗者若翰被派為使者，去宣告、大聲疾呼並呼召。然而，正如只有少數被選者聽從了古代先知，同樣也很少有人注意在曠野中的傳訊者——洗者若翰。「他們卻不願意來。」

「又派其他的僕人去，說：『你們對被請的人說：看，我已經預備好了我的盛宴，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一切都齊備了，你們來赴婚宴罷！』」其他的僕人就是宗徒們及其同工。受邀的客人曾有一段時間是相同的：猶太人。主自己最初說：「我被派遣，只是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瑪 15:24）。祂先給宗徒們這樣的命令：「你們……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裡去」（瑪 10:6）。這是在祂受苦、得光榮之前。但當祂被猶太人拒絕，被惡園戶帶到猶太人民的牆外殺害時，祂在復活後，給了新命令：「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 28:19）。天主對祂的許諾是信實的，但猶太人卻將它踏在腳下。天主對祂的新娘——祂的選民、舊約聖殿——信實到底；但新娘卻對她的新郎卻是不忠的，與偶像和假神無數次地發生不當關係，不肯離開他們，回到她合法的未婚夫身邊。

「看，我已經預備好了我的盛宴。」靈魂所需的一切養分與飲食都已備齊。真理滋養靈魂；真理已如同君王最豐盛的宴席，被完全啟示了出來。對邪靈的勝利、對疾病與憂慮的勝利、對本性的勝利——所有這些滋養並振作絕望的人類靈魂的勝利，都在這裡，所以來吧！先前，天堂對人類似乎以鐵條封閉了起來，人的靈魂如同被囚禁在潮濕監獄中的可憐新娘；如今，天堂大開：天主親自降臨人間，天使來到地上，死人復活了，人的尊嚴被提升到天主臺前。這食物多麼甘飴！這筵席多麼豐盛！來吧！

那些被蒙蔽的靈魂非但沒有接受婚宴的邀請，更在陰暗的牢獄中犯下最可怕的罪行——殺害了他們的救主、他們的新郎。然而，即便如此仍未耗盡天主的耐心。天主將這罪行轉化為最深的甘飴與喜樂之源。被釘十字架的主的體血，比最肥美的羔羊更為甘飴，如今被呈獻在君王的宴席上。來吧，領受這令天使嫉妒的甘飴！那充滿恩寵的聖神河流，那全能且賦予生命之神，

大開其門。「一切都齊備了」——是的，一切都齊備了！一切必要之事都已齊備了：為使受玷污的新娘得潔淨，使飢餓者得飽足，使受傷者得醫治，使赤身者得衣蔽，使中邪者得清醒，使醉酒者得清醒，使死者得復活。這裡有水洗；這裡有火與聖神的洗禮；這裡有禁食的安息；這裡有祈禱的翅膀；這裡有油；這裡有餅與酒；這裡有作指引的君王祭司；這裡是神聖與愛的教會。這些禮物全由新郎帶給他的新娘，被陳列在君王的宴席上。來吧，來赴婚宴吧！

「他們卻不理：有的往自己的田裡去了，有的作自己的生意去了；其餘的竟拿住他的僕人，凌辱後殺死了。」給予一個硬心的娼妓合法的婚姻是徒勞的。她不會在乎她的合法新郎。她已過於習慣她的偶像，以致無法與它們斷絕關係。一個放蕩靈魂的偶像是他的農場，另一個的是他的生意，第三個的則是其他事物。「田地」象徵著帶著肉體慾望的身體，而生意則象徵著貪婪——藉著這世上的敗壞之物來獲取與致富。每人都奔向他的偶像，不想聽任何關於他未婚妻的事。其他人則因邀請本身而受到冒犯，抓了國王的僕人，「凌辱後殺死了」。同樣地，就在主在哥耳哥達被釘死後不久，他們嘲弄並粗暴對待宗徒伯多祿和若望（宗 4:3），之後又殺死了斯德望執事、雅各伯宗徒，以及其他許多人。

「國王於是動了怒，派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的兇手，焚毀了他們的城市。」這位國王就是天主；祂的憤怒就是祂耐心最終耗盡了，祂的仁慈轉變為正義。祂的軍隊就是羅馬的軍隊，兇手就是猶太人，他們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天主的耐心無可限量；祂沒有在主耶穌被殺後立即懲罰猶太人，而是又等待了四十年。正如主曾經親自禁食了四十天，同樣地，在哥耳哥達之後，人類的創造者為自己承擔了四十年的耐心禁食。祂不急於懲罰人們對祂的罪行，以免人們說：「看，天主有仇必報；讓我們也報仇吧！」不；只有在四十年後，天主才對猶太民族施以懲罰，因為他們的領袖對祂的僕人犯下了罪行。我們必須從中學習，不要對加諸於我們的不公採取報復，而是要熱心地糾正不義，盡可能地徹底地糾正。為什麼天主稱羅馬的軍隊為祂的軍隊？因為天主用它們來懲罰祂那淫亂的選民。就像過去祂用亞述、埃及和巴比倫的異教軍隊來懲罰警告以色列人一樣，祂也用羅馬的異教軍隊來對這個忘恩負義的民族實施最終的懲罰。羅馬皇帝維斯帕先和提圖斯先後佔領了耶

路撒冷，放火燒毀了它，殺死了大量的猶太人，並將其餘的驅散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主耶穌在國王的兒子婚宴的比喻中所預言的，按字面意義應驗了。然而，讓我們看看當國王懲罰了猶太人並將他們驅逐後，他又做了什麼：

「然後對僕人說：『婚宴已經齊備了，但是被請的人都不配。如今你們到各路口去，凡是你們所遇到的，都請來赴婚宴。』」天主對祂的新僕人說了這話。「婚宴已經齊備了」；意思是：在我這方面，一切必要的事都已完成並準備妥當了。但第一批被邀請的客人不配，因此不能來。他們看了卻沒看見，因此不歡喜；他們聽了卻沒聽見，因此不回應。他們更愛肉體的偶像和財富的錢財，因此拒絕了邀請。他們被奴役於低等事物的鎖鏈所束縛，因此他們舉手反對至高者。

因此，「如今你們到各路口去」，邀請你們所遇見的每一個人。以色列如同一座圍以籬笆的葡萄園，但因它是荒蕪的，你們當離開葡萄園，進入外邦人沒有圍以籬笆的田地，邀請他們。以色列如同一座封閉的養魚池，看，蛇已在其內產卵；你們當前往廣闊的海洋，在全人類的海洋裡撒網。以色列如同放置在天主田地裡的苗床，本應將高貴的果實移植到全人類的田間；但苗床已成荒蕪，故此，你們當走遍全地，播撒高貴的種子。

這就是基督後來的命令的意義：「所以你們要去教導萬民」（參閱瑪28:19）。「各路口」象徵著外邦人的世界，在那裡，善與惡的道路、陡峭的斜坡與巖石、多刺的小徑與石頭的路，天主的種子暴露在一切危險中，彼此交錯纏繞。天主以同樣的父愛看待這廣大而人口眾多的世界，如同祂看待以色列一樣，只是以另一種方式供給它。祂藉著啟示、先知和徵兆引導以色列人，而祂藉著賜予其他民族良知與理解的內在力量引導他們。在以色列人中，有許多得救的——那些忠信與順從的人；在外邦人中也有許多——那些按照良知和理解生活的人。如今，當天主子來到世上，並被以色列人拒絕時，天主為每一個人敞開了同一条通往祂的道路。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到的，無論壞人好人，都召集了來，婚宴上就滿了坐席的人。」這就是地上的天主教會，是天主因祂的兒子、主耶穌基督之名與人類訂立的新盟約。它將來自東西南北、來自地上所有的民族、國家、語言和境況的天主子女聚集在它的羽翼下。這是天主新的選民，新以色列，義人亞巴郎的新支派。舊的以色列已成了沒有信仰的，輕視其作

為人類歷史中選民的使命，因此天主為人類開闢了新的救恩渠道：新以色列。保祿和巴爾納伯兩位宗徒從猶太人轉向外邦人時，對猶太人說：「天主的聖道本來先應講給你們聽，但因你們拒而不受，並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我們就要轉向外邦人」（宗 13:46）。這樣，藉由宗徒及其追隨者開始了對新人類、新歷史、新救恩的新揀選，正如舊揀選是藉由古聖祖、梅瑟和先知開始並實現的。

天主的教會充滿了壞人和好人，因為兩者都受到邀請。舊約的教會將世界分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但新約的教會則將它分為善的與惡的。兩者都受到邀請，但並非所有通過洗禮進入教會的人都將得救。全然仁慈的天主在新約教會中啟示了祂的忍耐，正如祂在舊約中所做的一樣。一位明智的家主告訴他的僕人不要立即將麥田中的莠草連根拔除，而是要讓兩者一起生長到收割的時候。好魚和壞魚都被教會的大網捕獲，並被倒在海灘上，只有在那時，好的才與壞的分開。聖史路加在國王的命令中加上了這些話：「把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領到這裡來。」猶太人會認為這是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對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恰當描述。實際上，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和國家都是這樣，直到他們認識基督，坐在祂所賜予的豐盛禮物的桌前，這些禮物也是賜予世界的。我們沒有基督時都是貧窮的，都是殘廢的，都是瘸腿的和瞎眼的。唯有主基督能以祂真實而神秘的財富使我們富裕；唯有祂能治癒我們的一切疾病，將我們的手轉向善工，將我們的腳放在真理和正義的道路上。唯有祂能打開我們靈魂的眼睛，賦予我們看見我們的永恆命運，並賜予婚禮的禮物和一切喜悅。

「國王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看見在那裡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便對他說：『朋友，你怎麼到這裡來，不穿婚宴禮服？』那人默然無語。」這婚宴禮服是什麼？靈魂的婚宴禮服，首先是純潔。保祿宗徒寫給信友說：「我已把你們許配給一個丈夫，把你們當作貞潔的童女獻給了基督。」（格後 11:2）。靈魂的童貞無瑕與純潔是它首要且基本的裝束。之後，同一位宗徒告訴其他信友他們應該穿什麼：「穿上憐憫的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忍……尤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哥 3:12,14）。這就是靈魂的婚宴禮服，就是它與不朽的基督在婚姻中結合時所要穿戴的。

在所有塵世存在中，靈魂純潔的最高完美是由天主至潔至聖的童貞母親

所展現——她由自己的肉身賦予了我們的主救主肉身。我們若沒有極大的心靈純潔，若沒有完全獻給基督的專一心靈，就無法在心中懷抱基督。正如貞潔的童貞女只有一種愛：對她未婚夫的愛，同樣，一個理解救恩之道的人的靈魂也只有一種愛：對主的愛。這就是他的婚宴禮服，由金線織成。純潔與愛德在所有其他美德中結出果實，無論宗徒是否提及這些美德，它們尤其在善工中碩果累累。善工是純潔白袍上的裝飾品，是由金絲織成的愛德之袍上的珠寶。

【聖瑪加略在他的《論愛》第 15 章中說：「我們要把婚宴禮服理解為聖神的恩寵。凡不配穿上這禮服的人，就不能有份於天上的婚姻生活，不能參加屬靈的婚宴。」】

國王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看見在那裡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朋友，」國王對他說。為什麼？首先，這是要顯明祂何等重視人的尊嚴；其次，因為祂——天主——確實是每個人的朋友，毫無差別，除非人因自己的不配而拒絕這友誼。主對祂的宗徒們說：「你們如果實行我所命令你們的，你們就是我的朋友。」（若 15:14）天主對人的屈尊降卑與慈愛何等難以言表！這位統治萬有的全能創造者，竟稱軟弱的人為朋友！惟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遵行祂的吩咐。然而這位未穿婚宴禮服的賓客，沒有遵行天主的旨意——否則他本該穿上婚宴禮服。那麼，天主為何仍稱他朋友呢？因為他受過洗，因而被列於信友之中，被算作天主的朋友之一。稱他為「朋友」，天主這位君王是在責備他對友誼不忠，因為是他對天主不忠，而非天主對他不忠。「那人默然無語。」他還能回答什麼呢？說他買不起嗎？或說他不會裁剪縫製？這些都徒勞無益：天主已透過主耶穌，為每位受邀者預備了現成的禮服。他只需願意脫下罪惡的污穢舊衣，穿上救恩的長袍——那金絲織成的婚宴禮服。但他沒有這樣做，因此只能保持沉默。

「國王遂對僕役說：『你們捆起他的腳和手來，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要有哀號和切齒。』」他早已用罪惡捆綁自己的雙手，用不義的行徑束縛自己的雙腳；還在今生時，就已選擇黑暗而非光明，選擇哀號切齒而非永恆的喜樂。他早已自取滅亡，天主不過是宣佈祂公義的審判罷了。「惡人必被自己的邪惡所纏擾」（箴 5:22）。這被罪惡捆綁拘禁的罪人，在來世將被捆綁拘禁得更牢固。在那世界裡沒有悔改的機會；手腳被捆表明人

再不能悔改，也再無可能為自己的得救與進入天國做任何事。

主以這句話結束了整個莊嚴且具預言性的比喻：「因為被召的人多，被選的人少。」這話適用於猶太人和基督徒。猶太人中被選的少，基督徒中也少。我們所有受過洗的人都被召赴國王的宴席，但唯有天主知道祂選了誰。禍哉，我們中若有人，當至高者——那位國王——在眾天使和聖人面前對他說：「朋友，你怎麼到這裡來，不穿婚宴禮服？」那是何等的羞愧，何等無可挽回的羞愧！那是何等的滅亡，何等無可挽救的滅亡！事實上，現在，當我們接近神聖的祭臺領受聖體聖血，在靈裡與新郎基督結合時，天主都對我們說這話：「朋友，你怎麼到這裡來，不穿婚宴禮服？」當我們接近聖爵時，當用心以良心傾聽，我們必會聽見這質問與斥責。但願天主這話不會伴隨著在最終黑暗中的哀號切齒——這最終的黑暗就是天主最後一次對我們說這話時降下的！我們中有誰能保證，天主今日不會在此塵世生活中最後一次對我們說這話？誰能保證他的靈魂今夜不會被發現穿著罪惡的污穢衣裳，站在國王宴席周圍輝煌的天上集會中？哪個凡人能知道今天不是決定他永恆命運的關鍵日子？那兩個十字架上的盜賊，他們的命運就在片刻間被決定。其中一個未能善用這片刻，便墜入終極黑暗；另一個卻明智地利用了這片刻：他悔改、承認天主子並祈求祂拯救：「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路23:42）那一刻，罪惡的舊衣從他靈魂脫落，換上了光輝的婚宴禮服。這悔改的盜賊，帶著蒙選者的尊嚴，出現在樂園中國王的宴席上。

那麼，我們不要遲延悔改哪怕片刻，因為每個流逝的片刻都可能是我們被算作此世居民的最後一刻。讓我們快速潔淨並洗滌我們的靈魂——至少如我們潔淨洗滌那明日將成為蛆蟲食物的身體那般。讓我們以悔改與淚水潔淨它，以禁食與祈禱洗滌它，給它穿上用純潔與愛編織、並以一切善行——特別是寬恕與憐憫——裝飾的衣裳。讓我們完成天主向我們所求的那一點點，其餘的祂自會成就。

當孩子向母親哭喊弄髒了自己時，母親便潔淨他、洗滌他並為他更換衣服。我們的天父比任何母親對待自己的孩子都更為仁慈！事實上，每個人的靈魂都如此污穢，憑己力永遠無法潔淨自己，使自己配得上天主的臨在。但願每個人都能認識自己靈性的不潔；願他全心厭惡這不潔，並完成所要求於他的那一點點，而最重要的是，願他向天主呼求以火與聖神潔淨他。天主正

站立等待著祂痛悔的孩子們這樣的呼求，手中拿著最華麗的天使長袍，時刻準備著要潔淨、洗滌、堅固、光照所有在痛悔中向祂哭求的人，以馨香膏抹他們，給穿上這長袍。願光榮與讚美歸於我們全然仁慈的天主！願光榮與讚美歸於我們靈魂的新郎——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五主日

愛

瑪 22:35-46

> 他們中有一個法學士試探他，發問說：「師傅，法律中那條誡命是最大的？」耶穌對他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法利塞人聚集在一起時，耶穌問他們說：「關於默西亞，你們以為如何？他是誰的兒子？」他們回答說：「達味的。」耶穌對他們說：「怎麼達味因聖神的感動，稱他為主說：『上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的腳下？』那麼，如果達味稱他為主，他怎會是達味的兒子？」沒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話。從那天以後，沒有誰再敢問他。

那企圖使天主蒙羞的人，其實是使自己蒙羞，反倒給予天主更大的光榮。那努力羞辱義人的人，最終反而羞辱了自己，更抬高了義人。那在義人路上放置石頭的人，自己反被絆倒，卻迫使義人攀登高處，從那裡能望得更遠。那向義人的火吹氣、想要熄滅它的人，只會讓火燒得更旺，反倒熄滅了自己的火。

在此世的驚濤駭浪中，天主是磐石，義人在其上得救，不敬天主者卻在其上撞毀船隻。在人生的驚濤駭浪中，義人成為罪人的絆腳石。罪人將這塊石頭滾到一旁，卻掉進它留下的坑洞裡。那向風中揚塵的人必自瞎雙眼；那在湖中堆石的人必被淹沒。

天主彷彿故意地，在此世中使義人赤手空拳、毫無防備，為要顯明祂的力量，並在暴君面前設下絆腳石。因此，義德的線索，強過一連串的不義鎖鏈。暴君試圖弄斷義德的線索，卻反被其纏繞，最終必將滅亡。

撒殫試圖摧毀義人約伯，卻將他舉至高空。約伯看似軟弱，卻是勝利者。撒殫試圖摧毀黑落德王，黑落德因其邪惡，未加抵抗。黑落德看似無所不能，卻喪亡了。此世中來自天主的一切看似軟弱，卻比繁星與怒號的海洋更強大。

要觀摩並學習天主為我們教導而設立的這些對比：梅瑟與法郎、達味與哥肋雅、約伯與撒殫、耶路撒冷與巴比倫、三聖童與拿布高王、達尼爾與達理阿、宗徒與羅馬。若我們領會這些明顯的事例中天主給予的教訓，必將與奇妙的達味一同歡呼：「有人依靠戰車，有人依靠戰馬；我們卻依靠我們天主、上主」（詠 19:7）。我們的心智將奇妙地領會，並全心接受保祿宗徒的這句話：「天主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格前 1:27）。

在普世歷史上，無人能如主耶穌般彰顯此世中善的所在——其途徑、其似弱而實強的力量。廣為人知的那一位，卻顯得不為人知；祂最為義正，卻被定罪為不義；祂擁有無上權能，卻甘願如無能者一樣地受死。最終結果為何？勝利與光榮。屬於祂的勝利與光榮，卻是那些拒絕接納與承認祂，並折磨祂者的失敗與恥辱。然而真正的結局尚未到來；待結局到來時，祂勝利之偉大與祂光榮之輝耀將全然顯現；屆時亦將全然顯現迫害者與折磨者之失敗與恥辱的恐怖。

當善的仇敵、天主的仇敵設下羅網要陷害基督時，他們自己卻墜入其中；當他們為祂準備羞辱時，自己反遭羞辱；當他們企圖封住祂的口時，自己卻被迫緘默。事實上，他們所做的一切要使祂蒙羞的行徑，反轉為祂的光榮與他們的恥辱。昔日如此，今日亦然。凡今日與基督為敵者，必將跌倒敗亡，而基督的大能與光榮，亦將由此更顯耀地迸發。今日如此，明日亦將如此——直至時間的終末。今日的福音奇妙地顯明：那些試探天主者，妄圖藉此榮耀自己並羞辱天主，其結局究竟如何。

「有一個法學士試探他，發問說：『師傅，法律中那條誡命是最大的？』」這是猶太人企圖找藉口定基督死罪的最後一次試探。人類被惡所綑綁到何等地步！天主為拯救最大的罪人，只尋求他的一件善行；而人為殺死一個義人，卻只尋求他的一件罪過！

首先，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以這個問題試探基督：「祢憑什麼權柄作這

些事？誰給了祢這種權柄？」（瑪 21:23）基督則以若翰洗者的問題回應——他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還是從人來的？這個問題使試探者陷入困惑，他們彼此商量：「如果我們說：是從天上來的，他必對我們說：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如果我們說：是從人來的，我們害怕民眾，因為眾人都以若翰為一位先知。」（瑪 21:25-26）這次試探的結果是基督的光榮與試探者的恥辱，因為罪人不敢說出真相的怯懦被揭露，同時也教導了若翰是天主所派遣的，更重要的是，主耶穌是天上的統治者。在這一試探中，與基督對立的是彼此敵視的司祭和經師。

之後，法利塞人和黑落德黨人用納稅給凱撒的問題試探基督：「你以為如何？給凱撒納稅，可以不可以？」（瑪 22:17）主看著帶有凱撒像的錢幣，回答：「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 22:21）這次試探的結果是基督的光榮與試探者的恥辱。藉著祂的話語，主在祂教導的大廈中又放了一塊磚，給我們留下奇妙而重要的教導，同時揭露並粉碎了試探者的陰謀，使他們蒙羞。在這場試探中，原本互相敵對的法利塞人和黑落德黨人聯合起來——前者想表現成愛國者和民眾的朋友，後者則依附於巴勒斯坦的統治者羅馬人。

撒杜塞人用一個特別的試探接近基督：按照梅瑟法律，七個兄弟相繼死去，都娶了同一個妻子，那麼在復活時，她將是誰的妻子呢？對於這個試探者認為特別巧妙的陷阱，主耶穌回答：「復活的時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樣」（瑪 22:30）。撒杜塞人這個派別，因過度追求世俗學問，既不信聖經，也不信死後的生命，最溫和的主藉此機會為超越墳墓的生命和復活作辯護，說：「關於死人復活，你們不曾念過天主對你們所說『我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話嗎？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瑪 22:31-32）。因此，這些人的試探結果是基督的得勝與他們的失敗，因為試探者的無知和愚昧顯露無遺，而主給他們的回答，是其他人不能給我們的答案。

最後，當撒杜塞人——這些自認為且被世人視為特別有智慧的人——也被擊敗時，最互相敵對的兩派——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結成了同盟，共同發起攻擊，其中一人以他們全體的名義問基督：「法律中那條誡命是最大的？」這些黑暗的僕人盤算著，要用這些問題來陷害基督，尋找審判祂的藉

口。他們已經踐踏了天主藉由梅瑟賜給他們的所有最偉大的誡命，只剩下兩個空殼：割損和守安息日。這些確實是天主的誡命，但不是最大的，而且當它們被賜下時，並不像當時所理解的那樣貧乏和無意義。撒杜塞人認為基督無論如何都會強調以下三者之一：割損、安息日，或是祂自己的新誡命，因為他們這樣推理：「如果祂說割損是天主的主要誡命，我們可以指控祂貶低安息日；如果祂說遵守安息日是，我們可以指控祂貶低割損；如果祂給出新的誡命，我們可以指控祂貶低天主的古老法律。」他們這些心智貧乏的人，無法想像基督會發聲指出他們最缺乏的，或是當祂陳述舊的時，會表達出新的。

「耶穌對他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這兩條誡命雖都記載在舊約中，卻不在同一處——分別出自梅瑟的兩部書（申 6:5；肋 19:18）。它們並不在天主透過梅瑟頒布的十誡中，十誡是全部法律的基礎，而這兩條誡命只是被輕描淡寫地提及，因此很少人注意。它們被安插在較次要的法律中並非偶然，而是天主的特別安排，因為當時人類尚未準備好接受這兩條誡命。人必須先通過初級學校的學習，才能進入高級學校。梅瑟的十誡代表的是愛的初級學校，是為愛的高級學校做準備。

「你應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誡命源於此，並依賴於此。愛因誡命而存在嗎？不是；但可悲的是，必須要有關於愛的誡命，因為人類黑暗的心已忘記了人對愛人者的自然之愛。除非孩子忘記了，以致看不起母親，並使母親傷心，開始滑向世俗之愛的斜坡，否則母親不會提醒孩子愛她。對母親的愛於是成為一條誡命，不是為母親，而是為孩子。天主沒有給天使關於愛的誡命，因為他們接近天主，自然愛祂。人類竟需要這樣的愛誡命，這是人類的莫大恥辱——愛天主的誡命既是對人類的誡命，也是對人類的譴責。每個知道天主為他做的一切和他欠天主什麼的人，都應為頑固的人類導致這樣的誡命而深感恥辱。人愛天主比孩子愛母親更自然，因此人對天主的愛本應比孩子對母親的愛更明顯，無需任何誡命。為什麼孩子愛母親？因為他感受到母親對他的愛。為什麼人感受不到天主對他的愛？因為他的心已變硬，他的靈性視覺因罪惡而昏暗。基督來到世間，是為

了使人類的心準備好對愛天主有精細的感受，並打開人類昏暗的靈性視覺。

【匝東斯克的提弘在其《著作集》第一卷中寫道：「天主是至善，一切善與祝福皆由祂而來。與天主同住，是不幸中的幸福，貧窮中的富足，匱乏中的安慰。因此，你們要愛祂，視祂為至善與至福；愛祂超過一切受造物，超過父母、妻子兒女，甚至超過你們自己。」】

主基督來臨，作為天主對人類不變之愛的最強烈表達，為要重新點燃天主子女心中已熄滅的愛火，使那曾一度對人類（如同對天使）完全正常、後卻變得不再自然的事，再次成為自然。若一位母親不愛她的孩子，那孩子能愛他的母親嗎？若天主不愛人，人能愛天主嗎？然而天主——從起初，甚至從起初之前——就愛人類，因此人類愛天主是自然的。

在祂受難前的神聖祈禱中，主耶穌向天父祈禱：「……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並且你愛了他們，如愛了我一樣」（若 17:23）。這是何等崇高而安慰的話語！天主對我們這些罪惡不潔的人懷有父愛，這愛如同祂對獨生子的愛。那些能認識並感受到這神聖這愛的深度與不熄火焰的人，不需要任何關於愛的誡命。相反，若被命令去愛天主、以愛回報愛，他們反而會感到羞愧。

若望宗徒曾將頭倚靠在主天主的懷中，他對神聖之愛在源頭處的深度與甘飴有著最完全的領會，這愛是永不枯竭的泉源，他寫道：「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若一 4:10），以及「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4:19）。看他是如何寫的！這些不是世俗學問中智者精心挑選的詞句，而是從源頭處暢飲愛之人的心靈低語與顫抖，他滿懷喜悅地用最簡單的詞語表達天主那不可言喻的愛。

請聽另一位宗徒如何論述愛——他起初曾憎恨並迫害基督——他寫道：「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他又說：「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 8:35,38-39）。我不相信，自世界和時間開始以來，有人能比這更強烈地表達他的愛。這不是出於誡命或因為誡命的愛，而是被愛自然喚起的愛。誡命是賜給那些長期因對愛麻木不

仁、違背愛和對天主忘恩負義而應受懲罰的人。無論是基督或宗徒，或天上地上所有愛天主的眾多子民，都不比「祂先愛了我們」這簡單的提醒，能更好地表達愛天主的誡命，或更強有力地激勵人履行這誡命。

關於天主愛我們的明證和我們愛天主的理由要寫——並已寫了——無數書籍，整個受造界，可見與不可見的，都是天主愛我們的明證；整個自然及其秩序：太陽與星辰，四季變遷，人在天主眷顧下的生命歷程，天主對罪人的忍耐，對義人那看不見卻有力的扶持，以及更多無法計數、無法名狀的事物，無一不是天主愛我們的明證。若簡單地說「天主愛我們，是祂先愛了我們」就已足夠，然而何必一一列舉這些？天主子降生成人，祂為人類所做的工作、所受的苦難，以其偉大與光輝超越了所有其他天主之愛的明證。祂的親口宣示告訴我們：天主父愛我們，如同祂愛了子。祂的教導顯明了這一點，祂的工作證明了這一點，祂的苦難為此作了印證。因此，關於愛的誡命應當成為我們心中全然自然的感受，如同孩子對母親的情感——相似卻更強烈。

主為何命令我們要「全心、全靈」愛天主？首先，為使這誡命盡可能深深銘刻於我們的理解中。其次，為表明對天主的愛排除所有其他愛，排除愛的割裂，排除事奉兩個主人——天主與錢財。

還有另一個奧秘而又內在的原因。天主是父、及子、及聖神的三位一體。而人也是心、靈、意的三位一體。父愛人，子愛人，聖神也愛人。整個天主都愛人。因此我們有誡命：整個人要愛整個天主。當一個人用全心、全靈與全意去愛時，整個人就是在愛。當一個人愛父，也以同樣的方式愛子與聖神時，他就是在愛整個天主。當人的一部分只愛天主的一部分時，這種愛就不完全；這不是真正的愛，因為分裂的人不是人，分裂的天主也不是天主。當人說他愛聖父，卻不認識子與聖神時，這不是對天主的愛。當人說他愛子，卻不認識父與聖神，或說他愛聖神，卻不認識父與子時，他並不愛天主，因為他沒有完整地認識天主。同樣，一個人若說他只用心、或靈、或意去愛天主，他並不愛天主，因為他沒有認識整個自己，也不真正認識愛。愛，真正的愛——不是世人所說的愛——是從完整到完整的愛。

你能否看到，藉著這些簡單誡命深奧而無盡的內容，它們是如何駁斥所有反對天主三位一體本性的異端的？更進一步：這些誡命如何將當代某些科

學家二手而瑣碎的心理學散為塵土？這種心理學將內在的人割裂開來，最終視他為毫無價值且可悲的。

「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他沒有說「與此相同」，而是說「與此相似」。這第二條誡命是關於愛，不是對創造主而是對受造物的愛。愛其母親的孩子，會愛母親所做的一切；尤其愛其母親的孩子，會愛其兄弟姐妹。對母親的愛加劇了對手足的愛。愛父母的人自然會愛兄弟，但不愛父母的人很少會愛他們。同樣，愛天主的人會輕易將他人視為天主內的弟兄而愛他們；而不愛天主的人只會自欺欺人地以為他愛人。這種人最多只能對人有某種模糊的同情，而這出於自私。

雖然這條誡命也出現在舊約中，但由基督口中說出卻是完全嶄新的。主在另一處說：「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若 13:34）。首先，這誡命是「新」的，因為它是由那一位在整個世界歷史中向人類展現了最大之愛的主所宣示的；其次，因為「近人」的概念被遠遠擴展到猶太民族之外，涵蓋所有天主的子民。「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主說，「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瑪 5:44,46）難道天主不是讓太陽照在你們的仇人身上嗎？難道祂不把雨降給那些不愛你們的人嗎？你們要為了天主的愛而愛人，而由祂來區分義人與不義的人。

我們的近人是我們向看不見的天主表達愛的可見領域。若不在與我們同住於地球上的人身上，我們對天主的愛該在何處顯現呢？天主因我們對近人的愛而感動，就像一位母親因陌生人對她孩子的愛而感動一樣。向我們周圍的人表達對天主的愛是如此重要，以致愛的宗徒甚至稱一個口說愛天主卻恨弟兄的人為說謊者：「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的」（若一 4:20）。

對我們而言，我們的近人是一所讓我們操練最完美之愛——即對天主的愛的學校。我們為他人所行的每個愛的行為，都燃燒著我們對天主的愛，而我們對近人的愛的根基，已由主本人、祂的聖宗徒，以及那些取悅天主的人們——我們心懷天主的教父與殉道者——以言以行清楚顯明。最偉大的愛的工作包括：行慈善、寬恕侮辱、為他人祈禱、扶持軟弱者、降服驕傲者、指責不義者、教導無知者、隱藏他人的弱點、讚美他人的美德、為受壓迫者辯

護，以及為他人犧牲生命：「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 15:13）。但若人不是出於愛的動機而作出最大的犧牲，他的犧牲便毫無價值（格前 13:3）。擁有愛的人便擁有了一切，也完全了成全了法律。

最後，讓我們提及保祿宗徒對基督教會的深刻理解，由此對近人的愛的理解必然且自然地產生。我們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體，是基督奧體生活的部分（弗 4-5 章；格前 6:15）。我們都在一個偉大的、生活的有機體內成長，這個有機體以基督為首，並將成為天上的身體。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以愛互相幫助成長與進步。當身體的一部分進步時，對整個身體都有益；當身體的一部分生病時，使整個身體受苦受損。我們對近人的愛既服務於近人的健康，也服務於我們自己的健康。愛是健康；恨是疾病。愛是救恩；恨是永罰。

因此這兩條關於愛的誡命是天主法律中最大的，地上從前沒有，現在也沒有比這更大的。這是「最高的法律」（雅 2:8），藉此天被支撐，地得拯救。「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天主出於愛將全部法律賜予梅瑟，也因著愛啟發了祂的先知。可以說，前四條誡命適用於對天主的愛，後六條適用於對近人的愛，雖然這十條古老的誡命只是基督愛的法律的影子。也可以說，人所能行的一切善事都源於對天主和近人的愛。最後，可以說，一切曾經犯過的罪都是對愛的罪——無論是對天主的愛或對近人的愛。若我們進一步考慮這兩條神聖誡命的深度與廣度，可以自由地說，天地都依賴它們：整個受造界，無論是天使的還是物質的。

請看，因著誘惑，基督仇敵的這一陰謀達成了什麼！請看，因著這些惡毒的擊打如何使石頭上迸射出火花！他們原計劃羞辱並迷惑基督；然而，他們卻將自己拖入塵土，卻將基督擢升至永恆立法者的寶座。因此，這最後的誘惑給予基督無盡的榮耀，並為我們提供了最珍貴的幫助——向我們揭示了愛的誡命。

基督如此回答後，祂的仇敵沉默了——「從那天以後，沒有誰再敢問他」。不僅如此，據聖馬爾谷記載，這位向主提問的法學士，離成為祂的門徒已不遠。主對他說：「你離天主的國不遠了」（谷 12:34），因為當這位法學士聽到救主驚人的回答時，不禁高聲呼喊：「不錯，師傅說的實在對！」

並補充說，愛天主和愛近人，「遠超一切全燔祭和犧牲」。自以為得勝的人反被擊敗，那些想羞辱祂的人自己卻蒙受羞辱。再沒有人敢向祂提問。

輪到基督提問時，祂問道：「『關於默西亞，你們以為如何？他是誰的兒子？』他們回答說：『達味的。』耶穌對他們說：『怎麼達味因聖神的感動，稱他為主說：「上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的腳下？」那麼，如果達味稱他為主，他怎會是達味的兒子？』」主藉著這個問題，首先是要表明祂就是基督；其次是要說明，那些期待達味家中的默西亞成為驅逐羅馬人、使以色列成為強大地上王國的世俗君王的人，是在自欺欺人；第三，表明那些試探祂的人就是祂的仇敵；第四，表明他們作為那位應來且已來的基督的仇敵，必被擊敗並受懲罰。他們對祂說：「達味的（兒子）。」他們只知道這些。主耶穌確實出自達味家，因此根據他們的法律，祂是達味之子。

先知達味並沒有只把默西亞視為他血緣上的兒子，否則他不會稱祂為「主」。我們何曾見過祖先稱後裔為「主」？然而達味在聖神內預見並認出基督的雙重本性——人性與天主性——並在聖神內稱祂為「主」。達味以先知之神遠比那些親眼見過基督的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更深刻理解天主子降生的奧秘。基督將誕生於達味家，並由至聖童貞瑪利亞取了肉身——她出自達味宗族——但祂將以永恆的天主子——祂按天主性是天主子——的身分降臨。而祂正是這樣來的。主引用達味的話，不是為改正他們，而是為給他們證實。達味所預見和預言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切皆如所寫的應驗了。這由天主所許諾、為人所期待的救主，降臨世間時兼具達味之子和天主之子的身份。在祂復活升天後，確實「在高天上坐於『尊威』的右邊」（希 1:3），所有仇敵都屈服在祂腳下。不僅如此，祂以權柄統治，「超乎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以上」（弗 1:21）。

這如今是已揭開的奧秘，但當時卻是神秘的啟示。因此，主並非以自己為中心說話，而是引用達味的預言——這預言猶太人本該知道。他們固然熟悉經文的字句，但所說所寫的意義卻對他們隱藏。主不再對他們講說自己，卻反過來詢問他們對法律的理解——正是他們曾向主提問的：「法律中那條誡命是最大的？」主給出明確答案後，「沒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話」。這清楚

表明：主通曉法律而他們不懂，儘管他們自詡是在法律領域無所不知。主不僅知道法律的字句，更明白其精義與生命；他們卻只知字句，不曉精義與生命——這意味著他們其實一無所知。他們所知的只會引致毀滅，並使聽從他們的人受損。

「從那天以後，沒有誰再敢問他。」他們因與祂辯論而心生懼意——祂總是得勝者。他們既無法用言語定祂的罪，便撇開言語，拿出金銀賄賂猶達斯，作假見證。他們用言語未能達成的，卻用金銀完成了。然而這短暫的成功對他們而言是場悲劇——這最後也是最卑劣的手段產生了相反的效果，正如在所有言語誘惑中所見到的。這為基督帶來最後、至高的勝利，卻給他們帶來不可挽回的打擊與永恆的毀滅。從他們付錢給雇來逮捕基督並作假見證的人，到不得不付錢給看守者封口關於祂復活的消息，不過短短三天！

寧可不出生一千次，也不願出生後與天主為敵。凡羞辱天主者必自取其辱，天主將因此更受光榮。「在我們眼中神奇莫測。」願光榮與讚美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六主日

塔冷通

瑪 25:14-30

「天國又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僕人叫來，把財產托付給他們：按照他們的才能，一個給了五個『塔冷通』，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動身走了。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立刻去用來營業，另外賺了五個。同樣，那領了兩個的，也賺了另外兩個。但是，那領了一個的，卻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藏了。過了多時，僕人的主人回來了，便與他們算賬。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上前來，呈上另外五個『塔冷通』說：主啊！你曾交給我五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五個『塔冷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那領了兩個『塔冷通』的也前來說：主啊！你曾交給我兩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兩個『塔冷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隨後，那領了一個『塔冷通』的也前來說：主啊！我原知道你是個刻薄的人，在你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在你沒有散布的地方聚斂。因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仍還給你。主人回答說：可惡懶惰的僕人！你既知道：我在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在沒有散布的地方聚斂；那麼，你就該把我的銀子，交給錢莊裡的人，待我回來時，把我連本帶利取回。所以，你們把這個『塔冷通』從他手中奪過來，給那有了十個『塔冷通』的，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叫他富裕；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奪去。至於這無用的僕人，你們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必有哀號和切齒。」

天主創造不平等——人卻抱怨不平等。人比天主更智慧嗎？當天主創造不平等時，即意味著不平等比平等更智慧且優越。天主為人的福祉創造不平等，人卻無法看見自身不平等中的美好。天主因不平等的美而創造它，人卻無法看見其中的美。天主出於愛而創造不平等——這愛由不平等激發並維繫，人卻無法看見其中的愛。

這是人類原始的反叛——以盲目對抗覺知，以愚昧對抗智慧，以邪惡對抗良善，以醜陋對抗美麗，以惡意對抗愛。厄娃與亞當屈服於撒殫的權力，為的是與天主平等。加音殺死弟弟亞伯爾，因為他們的祭品在天主眼中並不同等正義。從那時直到如今，有罪之人一直在對不平等宣戰。然而在那之前，天主創造了不平等，且它仍與我們同在。我們說在那之前，是因為天主創造的天使本就不平等。

天主希望人在一切外在事物上不平等——財富、權力、地位、學識、職位等等，但祂並不推薦在這上面有任何競爭。「不要坐在首席上」，主耶穌如此命令（路 14:8）。天主希望人在內在美德的增長上競爭：信德、良善、仁愛、溫良、謙遜與順服。天主賜予了內在和外在的恩賜，雖然祂認為外在恩賜較低且意義較小。祂將外在恩賜賜給動物和人類以取悅他們，但祂只將豐富的內在、屬靈恩賜撒在人的靈魂中。天主賜予人的比動物更多，因此祂對人的要求也高於動物。這額外的賜予就在於屬靈的恩賜。

天主賜予人外在的恩賜是為服務內在的，因為一切外在的都作為內在人的資源。一切暫時的都被命定為服務永恆的，一切有死的都被命定為服務不死的。那走相反道路的人，將他所有的靈性恩賜都揮霍在追求外在、暫時的財物、財富、權力、地位和世俗榮耀上，就像一個兒子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大量黃金，卻全部揮霍在購買灰燼上。

那些在靈魂中感受到天主所賜恩賜的人，一切外在事物都變得微不足道——如同對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而言，小學已無足輕重。愚昧而非智慧之人，才追求外在的恩賜。智者從事更艱難且更有價值的奮鬥——即為使內在恩賜倍增而奮鬥。那些追求外在平等的人，是那些不敢或不願審視自我，也不願在人性最重要的內在領域耕耘的人。

天主不看重人在世上的身份與所有：不看重他如何穿著、被養育、受教導、受他人尊重；天主審視的是人的內心。換言之：天主不看人的外在地位

與身份，而是看他在靈性與真理中的內在進步、成長與豐富。今天的福音講述的就是這個。塔冷通的比喻，或說天主賜予所有人靈魂的屬靈恩賜，揭示了人與生俱來的巨大內在不平等。但這比喻所揭示的遠不止於此。這比喻如鷹展翅，飛越人類靈魂的整個歷史——從起始到終結。若有人能完全理解這個比喻及其教導，並在生活中實踐，他必能在天主的國度中獲得永恆的救恩。

「天國又如一個要遠行的人，將自己的僕人叫來，把財產托付給他們：按照他們的才能，一個給了五個『塔冷通』，一個給了兩個，一個給了一個；然後動身走了。」這人應被理解為全知的天主，一切美善的賜予者。僕人是指天使和人。遠行象徵天主的長期忍耐。塔冷通是天主賦予所有理性受造物的屬靈恩賜。這些恩賜之所以巨大，是因為它們被特別稱為「塔冷通」，因為一個塔冷通是價值五百金杜加的高價錢幣。我們重申，主特意將天主的恩賜稱為「塔冷通」，是為了顯示它們的巨大，表明最溫和的造物主已豐富地賦予了祂的受造物。這些恩賜如此巨大，以致人若是獲得一個塔冷通，就已足夠了。這人也象徵主基督自己，正如聖路加福音所載：某個貴人（路 19:12）。這位貴人就是主基督自己，天主的獨生子，至高者的兒子。

這也可從同一福音中的其他話語清楚看出：「有一個貴人起身到遠方去，為取得了王位再回來。」當主耶穌升天後，祂前往天堂為自己取得王國，並應許世界祂將以審判者的身份重返地球。當我們理解這人就是主耶穌時，我們就會看到祂的僕人就是宗徒、主教、神職人員和所有信友。聖神將許多美好的恩賜（儘管不同且不均等）傾注在他們每人身上，使他們彼此補足，共同達到道德上的完善和靈性的成長。「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是這同一的聖神「隨他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前 12:4-7,11）。透過聖洗的奧蹟，所有信友都豐富地領受了這些恩賜，並透過教會的其他聖事，這些恩賜由天主得到加強和倍增。解經家將「五個塔冷通」理解為五種感官，將「兩個塔冷通」理解為靈魂和肉體，將「一個塔冷通」理解為人的統一存在。五種肉體的感官被賦予人，為服務他的精神和救贖。人必須關切的是在肉體和靈魂中事奉天主，並認識天主和善行豐富自己。整個人作為一

個統一體，必須被置於天主的支配之下。在童年時期，人依賴他的五種感官過著完全感官的生活；在更成熟的時期，人意識到自己內部的二元性和肉體與靈魂之間的鬥爭；而在完全的靈性成熟時期，人感到自己是一個統一的靈，克服了將自己一分為五或一分為二的區分。但正是在這種完全的成熟時期，當人認為自己是勝利者時，他就面臨著最大的危險：來自對自己的驕傲、對他人的貶低和對天主的悖逆。達到最高峰時，他卻跌入最深的毀滅，將他的塔冷通埋藏在地下。

天主按照每人的能力——按每人所能承擔和使用的——賜予恩賜。當然，天主也按照祂的救贖計劃將恩賜賜予人，如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並非都有相同的能力或從事相同的工作，而是各具特殊能力，各按其能力工作。

「然後動身走了。」這句話象徵著天主創造的速度。當造物主創造世界時，祂是迅速完成的。當主耶穌為新創造的緣故——為更新世界——來到世上，祂迅速完成了祂的工作：祂啟示並分施了祂的恩賜，隨即就離去了。

僕人們如何處置他們領受的恩賜？「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立刻去用來營業，另外賺了五個。同樣，那領了兩個的，也賺了另外兩個。但是，那領了一個的，卻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藏了。」存在於人中間的一切努力與貿易，都是人的靈魂王國中現有或應有之事的象徵。任何人繼承土地，都應擴展它；任何人獲得田地，都應耕種它；任何人學得技能，都應運用它，為自己與近人的利益；任何人掌握工藝，都應傳授他人；任何人投資商業，都應增加利潤。人們行動、工作、美化事物、收集、交換、買賣。每人奮力求取肉體生活的所需，努力改善健康、照料日常需求並確保長遠的安康——這只是人必須為靈魂所做之事的粗略輪廓，因靈魂更為重要。我們的一切外在需求，都是靈性需求的象徵，提醒我們必須為肉體與靈魂的飢渴者、赤身與病患者、不潔與不幸者竭盡全力。

我們每個人從天主領受的恩賜——無論是五個、兩個或一個塔冷通：包括信德、智慧、仁愛、敬畏天主、渴慕靈性純潔與力量、溫良或順服天主——都必須至少加倍努力，如同前兩個僕人所做的，也如同人們從事商業或工藝時一般。那沒有使所領受的塔冷通倍增的人——無論這恩賜是何等巨大——將如同不結果的樹一樣被砍下，並被焚燒。宇宙的大管家對人——祂最珍貴的果樹——將如此行：就如家主對每棵不結果的樹所做的那樣——徒勞地

挖土、嫁接並圍上籬笆。看看人們如何以驚奇與嘲笑的眼光看待一個從父親繼承土地卻無所作為，只坐著將產業浪費在個人肉體需求與享樂上的人。就連最貧窮的乞丐也不會招致人們對自私懶漢那樣的鄙視。這人正是靈性懶漢的典型形象：他從天主領受了一個塔冷通——信德、智慧、口才或任何恩賜——卻將它埋藏在肉體的淤泥中，不藉勞作使它增長，因著驕傲不向人顯現，因著自私不使人受益。

「過了多時，僕人的主人回來了，便與他們算賬。」天主從未有一刻遠離世人，更何況是長久的時間。祂對世人的援助如濤濤的江河般日復一日地湧流不斷，但祂的審判——與世人算帳的時刻——卻在很久之後才到來。天主對尋求祂幫助的人迅速施予援手，卻對激怒祂並徒然浪費祂恩賜的人遲遲不報復。這裡所指的是最後審判，當時間終結時，所有工人都將被召來領取他們的報酬。

「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上前來，呈上另外五個『塔冷通』說：主啊！你曾交給我五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五個『塔冷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那領了兩個『塔冷通』的也前來說：主啊！你曾交給我兩個『塔冷通』，看，我賺了另外兩個『塔冷通』。主人對他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僕人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他們的主人面前，向他呈報他們所領受的以及如何使用了它們。我們也將一個接一個地來到天地萬物的主面前，在千百萬見證者面前，向祂呈報我們所領受的以及如何使用了它們。那一刻，什麼都不能隱藏或糾正。因為主將以祂的光明照亮所有在場的人，使他們彼此認識真相。如果我們在這一生中成功地使我們的塔冷通倍增，我們將像這前兩位良善忠信的僕人一樣，帶著光明的面容和自由的心靈來到主面前。我們將被主面容的光輝所照亮，並因祂所說的「善良忠信的僕人」這句話而獲得永生。但若我們像這第三位懶惰的惡僕一樣，空手來到主和祂的聖天使面前，我們就有禍了。

「你既在少許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許多大事。」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它的意思是：我們從天主那裡領受的一切恩賜，無論有多少，與那些為信友預備的來世祝福相比，都顯得微不足。正如經上所記載的：「天主為

愛他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 2:9）。即使是出於對天主的愛而做出的最小努力，祂也會以豐厚而尊貴的恩賜作為回報。信友今生因順服天主而忍受的微小苦難，以及為靈魂做出的微小努力，天主將以榮耀加冕他們，這種榮耀是世上的君王既不知曉也無法想像的。

那位不忠的惡僕會怎樣呢？「隨後，那領了一個『塔冷通』的也前來說：主啊！我原知道你是個刻薄的人，在你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在你沒有散布的地方聚斂。因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仍還給你。」這就是這第三位僕人為自己的惡行與懶惰向他的主人所給出的藉口！然而，並非只有他這樣。我們中有多少人就是這樣，將自己的惡行、疏忽、懶惰和自私歸咎於天主？他們不承認自己的罪過，也不瞭解天主對人的慈愛方式，反而因自己的軟弱、疾病、貧窮和失敗而責罵天主。

這個懶惰的僕人對主人說的每一句話，本質上都是虛假的。天主會在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嗎？會在沒有散布的地方聚斂嗎？這世上有哪顆良善的種子不是天主播下的？宇宙中有哪個美好的果實不是天主勞作的成果？例如，這個不忠的惡人，當天主奪走他們的孩子時，便抱怨道：「看哪！祂多麼無情地奪走我們的孩子，不讓他們長大！」他們憑什麼是你們的？難道在你們稱他們為你們的孩子之前，他們不是天主的孩子嗎？又怎麼說「不讓他們長大」呢？創造時間的天主，難道不知道在恰當的時候帶走他嗎？世上沒有一位家主會等到整片森林都長成才砍伐，而是根據需要，無論老幼——那些長久生長的與剛剛萌芽的——都砍伐，好為己所用。他們不該咒罵天主，不該唾棄那賜予他們每一口呼吸的天主，而該像正直的約伯那樣說：「上主賜的，上主收回，願上主的名受到讚美！」（約 1:21）當冰雹毀壞他們的莊稼，當載滿貨物的船隻在海中沉沒，當他們患病或陷入絕境時，這些不忠的惡人也咒罵天主，高呼天主是嚴厲。他們這樣說，只是因為他們不記得自己的罪過，或不能從中汲取教訓以拯救自己的靈魂。

主回答這僕人虛假的自我辯解：「可惡懶惰的僕人！你既知道：我在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在沒有散布的地方聚斂；那麼，你就該把我的銀子，交給錢莊裡的人，待我回來時，把我的連本帶利取回。」錢莊裡的人就是兌換銀錢的人，他們通過貨幣兌換獲取利潤。但這一切也有象徵意義：我們要把

「錢莊裡的人」理解為施恩者，把「錢」理解為天主的恩賜，把「利潤」理解為人靈魂的救恩。你看到沒有？人世間發生的外在事物，都是今生發生在屬靈國度內的事物的象徵。甚至兌換銀錢者也能成為人內在屬靈實體的象徵。主這樣對懶惰的僕人說：你從天主那裡領受了恩賜，卻不願為自己的救恩使用它；那麼，你為什麼不至少把它交給一位施恩者、一位敏銳的人呢？他既願意也有能力將這恩賜傳遞給需要它的人，幫助他們獲得救恩。當我來臨時，會在地上的得救者中發現更多人：更多忠信、高尚、慈悲與溫良的人。而你卻把塔冷通埋藏在肉體的塵土中，它已在墳墓中腐爛（主在最後審判時會這樣說），現在對你毫無用處。

對於那些擁有巨大財富卻不施捨給窮人，或擁有卓越智慧卻將它如墳墓般深鎖於心，或擁有各種財物技能卻不向人展示，或擁有強大力量卻不保護貧苦無助者，或享有盛名榮耀卻不為黑暗中的人帶來一絲光明的人，這是多麼清晰而可怕的教訓！對他們最好的評價不過是盜賊——因為他們將天主的恩賜據為己有，奪取屬於他人的，隱藏賜給他們的。他們不但是盜賊，更是兇手，因為他們不幫助那些本可獲救恩的人。他們的罪惡與那個站在河岸、手握繩索，看見有人溺水，卻不將繩索拋向那人以拯救他的人毫無分別。主將對這些人說出祂在惡僕比喻中所說的話：

「所以，你們把這個『塔冷通』從他手中奪過來，給那有了十個『塔冷通』的，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叫他富裕；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奪去。至於這無用的僕人，你們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必有哀號和切齒。」在今生常發生這樣的事：一個人僅有的一點，被拿走並給了一個已經很多的人，這只是發生在屬靈領域中的事的象徵。難道父親不會把錢從放蕩的兒子手中拿走，給一個知道如何善用的明智兒子嗎？難道不會把槍從不可靠的士兵手中拿走，交給可靠的士兵嗎？天主在這個世上就從不忠的僕人手中收回祂的恩賜；心硬的富人通常會破產，在貧困中死去；自私的智者最終變得愚昧或瘋狂；因驕傲而膨脹的聖人陷入罪惡，成為大罪人；暴虐的統治者遭受嘲諷、恥辱、失去權力；那些沒有以身作則教導他人的司祭，在極大的痛苦中越陷越深，直到離開此生；不願做力所能及之事的雙手開始顫抖或僵硬；不願說出所知真理的舌頭變得腫脹或僵化；所有隱藏天主恩賜的人，最終都成為空手而歸的乞丐。

邪惡、心硬且自私的人，在他死前被奪去的恩賜，不是轉而賜予他的後裔和親屬，作為遺產嗎？最關鍵的是，這恩賜要從不忠信者手中被奪去，而只有在被奪去後，他才會被定罪。只要天主的恩寵仍在人內，天主就不會定任何人的罪。在世間的法官面前，被判刑的人在服刑前會被剝去自己的衣服，穿上囚衣——那是審判與恥辱的標記。同樣，每一個不悔改的罪人，必先被剝去內在的一切神性，然後被「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必有哀號和切齒」

這個比喻給我們明確的教導：不僅行惡的人要受譴責，不行善的人也要受譴責。雅各伯宗徒教導說：「人若知道該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 4:17）。基督的一切教導，如同祂的榜樣，都催促我們行善。起點是使我們遠離惡行，但基督徒的整個生命道路必須像鋪滿鮮花般佈滿善工。行善工對遠離惡行有無可估量的幫助。如果不同時行善，任何人都難以遠離惡行；如果不實踐仁愛，任何人都難以遠離罪惡。

這個比喻進一步證明天主對眾人施予無偏的慈憫，因為祂賜予每個人某種恩賜。確實，有些人得到的多，有些人得到的少，但這絲毫不改變情況，因為天主對那些得到多的人要求更多，對那些得到少的人要求較少。然而，天主賜予每人的恩賜足夠用於他或她自己的救恩，也有助於他人的救恩。

如果認為在這比喻中，主所說的僅限於世上這種或那種的富人，這是錯誤的。不，祂是在無差別地對全人類說話。每個人毫無例外，都被賦予了某種恩賜。那位在耶路撒冷聖殿裡獻上最後兩枚銅錢的寡婦，雖然在金錢上極其貧窮，卻在犧牲精神與敬畏天主的恩賜上並不貧乏。正相反——正是因為她善用了這些恩賜（是的，正是因為她獻出了那兩枚微不足的銅錢），主耶穌親自讚揚她：「我實在告訴你們：這個窮寡婦比所有向銀庫投錢的人，投的更多」（谷 12:43）。

讓我們舉一個最難也最令人困惑的例子。想想一個又盲又聾又啞的人，他從出生到死亡都處於這種狀態。有人會問你：「這個人從天主那裡領受了什麼恩賜？他如何得救？」他確實領受了恩賜，而且是大恩賜。如果他看不見別人，別人卻看見他。如果他不施捨，卻能喚醒他人的施捨之心。如果他不以言語述說天主，卻成為活生生的見證。如果他不以言語傳教，卻成為傳教的實證。他確實能引領許多人得救，並藉此使自己得救。

要知道，盲人、聾人和啞人通常不是那些埋藏塔冷通的人。他們不向人隱藏自己，這就足夠了。他們所展現的一切，就是他們自己：這是他們交給錢莊裡的人的錢，然後連本帶利歸還給主人。他們是天主的僕人，是祂的提醒和挑戰。他們使人的心裡充滿敬畏和仁愛。他們將天主清晰而嚴厲的教訓刻在肉體上。那些有眼、有耳、有舌的人，卻最常把塔冷通埋藏在地裡。他們被賦予了很多，當被要求回報時，卻一無所有。

不平等被置於受造世界的根基之中。我們應當為此不平等而歡喜，而非反抗它，因為這是由愛而非仇恨、由智慧而非愚昧所安置的。人類生命的醜陋不在於缺乏平等，而在於缺乏愛與屬靈的智慧。讓我們擁有更多的神聖之愛與生命的屬靈智慧，我們就會明白，即使不平等增加一倍，也絲毫不會減損天主賜予人的祝福。

這個「塔冷通」的比喻為我們的靈魂帶來光明、理解與平安。它也催促我們不要遲延，去完成主派遣我們進入這世界市場所交託的工作。時間比最湍急的河流流逝得更快，很快——我要重複一遍，很快——時間的終結將臨到我們。沒有人能從永恆回來取回他所遺忘的，或完成他所未完成的。因此，讓我們趕緊善用主所賜予的禮物，那萬主之主借給我們的塔冷通。為了這一神聖教導，並為了一切，願榮耀與讚頌歸於主耶穌，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七主日

堅持信仰和祈禱

瑪 15:21-28

耶穌離開那裡，就退往提洛和漆冬一帶去了。看，有一個客納罕婦人，從那地方出來喊說：「主，達味之子，可憐我罷！我的女兒被魔糾纏的好苦啊！」耶穌卻一句話也不回答她。他的門徒就上前求他說：「打發她走罷！因為她在我們後面不停地喊叫。」耶穌回答說：「我被派遣，只是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婦人卻前來叩拜他說：「主，援助我罷！」耶穌回答說：「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是不對的。」但她說：「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屑。」耶穌回答她說：「啊！婦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願望的，給你成就罷！」從那時刻起，她的女兒就痊愈了。

如果不堅持向善，任何人都無法體驗到善的甘甜，因為在通往善的道路上，我們先經歷到苦，然後才經歷到甜。

整個大自然都充滿了堅韌不拔的教誨。如果樹苗畏懼風雪，能長成參天大樹嗎？如果河流不為自己開鑿出深深的河道，它們還會有這麼大的用處嗎？當車輪摧毀了螞蟻在路上的房屋時，它們是自殺呢，還是鍥而不捨地開始建造其他的房屋？如果某個冷漠無情的人毀壞了燕子在他家所築的巢，燕子會毫不抗議地跑到另一棟房子裡，重新築巢。無論自然災害或人對動植物做了什麼，它們都會讓人類驚嘆於它們在完成天主賦予它們的任務時所表現出的不屈不撓的毅力。只要被割傷或鐮刀砍傷的植物還有力量重新生長，它就會這樣做。只要一隻受傷的、孤獨的動物還有一點生存的力量，它就會這樣做，履行自己的職責。

在人整個日常生活中，處處都有有關堅持不懈的教誨。堅持不懈的士兵

會取得勝利；堅持不懈的工匠會完善自己的手藝；堅持不懈的商人會使自己富裕；堅持不懈的司鐸會讓堂區教友走上正確的道路；堅持不懈的男女祈禱者會達致完美的聖德；堅持不懈的藝術家會揭示事物的內在美；堅持不懈的科學家會發現支配事物關係的規律和法則。最有天賦的孩子如果不堅持不懈地練習書寫，就永遠學不會書寫；擁有最美嗓音的人如果不堅持不懈地練習，也不會成為偉大的歌唱家。我們習慣於每天提醒別人，也習慣於別人提醒我們，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需要持之以恆，堅持不懈。我們可以認為，毅力是一項無人懷疑、人人推薦的善工。但是，我們每天都聽到的所有這些在工作中的毅力只是一所學校，教導我們內在的、在屬靈領域裡堅持不懈。所有這些對事物的打磨和培育，對財富、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的外在毅力，只是我們在打磨和培育我們的心靈，滋養和豐富我們的靈魂、我們不會腐壞的不朽內在生命時，所必須具備的驚人毅力的圖象。

聖經的每一頁都在教導我們在屬靈領域要堅持不懈；它既用文字教導我們，也以具有堅持不懈品質和不具有堅持不懈品質的人的榜樣來教導我們。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先是宗徒、後來成為叛徒的猶達斯，為我們樹立了兩個最可怕的、沒有在善行上堅持到底的榜樣。由於天主的仁慈，他們兩人都與天主有過最親密的接觸：亞當在樂園裡與天主在一起，猶達斯在世上與基督在一起。他們兩人都以服從天主開始，以違背信仰結束。猶達斯的命運比亞當更可怕，因為在他前面已經有了亞當的榜樣。撒烏耳在戰鬥中也缺乏堅持到底，因此瘋了；撒羅滿缺乏堅持到底，因此他的王國分裂了。但是，亞巴郎對天主的信德、雅各伯的溫良、若瑟的潔德、達味的悔改、義人約伯的忍耐，都表現出了何等奇妙而又超人的堅毅！至潔童貞瑪利亞在她的潔德中所表現出的堅忍是多麼美好的榜樣！義人若瑟對天主的順從！還有宗徒和那些因愛基督而獻天主帝的人！聖經中確實有如此眾多清晰明了的例子，說明在善行上堅持不懈最終如何得勝，如何戴上榮冠，我們讀過聖經的人沒有一個能回答說：他不知道這些，或沒有人教導過他這些。從基督降生成人來到世上，直到今天，成千上萬的聖人、童貞女和殉道者都知道這些，而我們卻不知道，這怎麼可能呢？不是我們不知道，而是我們不敢堅持到底。知道要堅持到底，卻沒有在善行上堅持到底，會帶來雙重的譴責。不知道這條道路而不走這條路的人，將要受到的懲罰少；知道這條道路卻不走這條路的人，將

要受到的懲罰多。

通往善的道路是一條上坡路，對於已經學會在平地或下坡路上行走的人來說，起初是非常困難的。踏上善的道路後又回頭的人，將無法停留在當初上山的地方，而會被拋到更低的地方，陷入黑暗和毀滅。因此，主說，「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路 9:62），不配進天主的國。

今天的福音講述了一位普通婦女的故事，她是個外邦人，她是在信仰和祈禱中堅持不懈的傑出典範。但願這個榜樣能像雄雄烈火一樣點燃所有自稱為信徒，但在信仰和祈禱上卻像石頭一樣堅硬冰冷的人的良知。

「耶穌離開那裡，就退往提洛和漆冬一帶去了。看，有一個客納罕婦人，從那地方出來喊說：『主，達味之子，可憐我罷！我的女兒被魔糾纏的好苦啊！』」耶穌從哪裡來？從加里肋亞來，從一個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他們都是蒙受祝福的閃的後裔。祂要去哪裡？去客納罕人居住的地方，他們是蒙受詛咒的含的後裔。那時，主離開了蒙受祝福的人的地方，來到了蒙受詛咒的人中間。為什麼？因為蒙受祝福的人忘記了天主，成了受詛咒的人，而一些受詛咒的人卻承認了天主，成了受祝福的人。主斥責了經師和法利塞人拘泥於外在的習俗，卻違背了天主關於施捨與孝敬父母的誡命，之後，祂帶著門徒來到這一外邦人的土地。

既然祂早先吩咐門徒「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群那裡去」（瑪 10:6），為什麼還要到外邦人中間去呢？首先，因為——正如睿智的金口聖若望所說——祂並不受祂給門徒的每一條誡命的約束。其次，因為祂看到猶太人正在背離祂，並預見到他們最終會完全拒絕祂。天主信守祂的應許：祂曾藉著先知應許，要派遣救主到猶太人那裡。天主就這樣做了。但是，猶太人通過他們的領袖拒絕了救主。儘管如此，天主有很多種實現自己計劃的方式，救恩的工作並沒有因為猶太人對基督的拒絕而受到阻礙，更沒有被摧毀。救主越過猶太土地的邊界，來到其他民族中間。主對自己的應許是忠信的，祂先派遣門徒到猶太人那裡，但在被釘十字架之後，復活的主又派遣門徒前往萬國（瑪 28:19）。第三，也是最後一點，主希望再次用外邦人的信仰來羞辱被揀選的蒙福子民，從而使他們悔改，歸向天主。他第一次對葛法翁的羅馬百夫長這樣做，這個百夫長是羅馬人，是耶斐特的後裔，他對主基督的信心堪稱楷模。耶斐特的後裔和含的後裔將被天上的君王召到王座前，而被揀選的、

首先蒙召的閃的後裔，卻拒絕了邀請。這是一種提醒和訓斥。但猶太人始終頑固不化，因此被他們所拒絕的那一位所拒絕。

現在，請看這個婦人的信心有多麼大。她去見主，稱祂為「主」和「達味之子」。她無疑聽說過基督所行的奇蹟，因為祂的名聲已經傳遍了周圍的民族。現在她聽說祂來到了這些地方，就滿懷喜樂與信心，趕往祂那裡。正如聖史馬爾谷所記載的，主「進了一家，不願任何人知道」（谷 7:24）。很明顯，主這樣做是為了更清楚地表明外邦人的信心很大。祂不想公開展示自己，但他們卻會尋找祂。此外，祂可能會躲避外邦人，「但是不能隱藏」。這個客納罕婦人的堅定信仰找到了祂。祂所召叫的民族不願接近祂，而生活在「在黑暗……和……死亡陰影之地的人」（依 9:2）卻尋找祂；當祂向他們隱藏時，他們卻找到了祂。

請注意，這個婦人並沒有對主說：「可憐我女兒罷！」而是說：「可憐我罷！」她的女兒瘋了，受魔鬼的折磨；然而，這位母親卻乞求主可憐她。為什麼呢？因為她的女兒在瘋狂中對自己一無所知；她沒有像她的母親那樣，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感受到恐怖和折磨。從這些話中，我們也看到了這位母親對女兒的愛。母親忍受著女兒的惡，就像忍受著自己的惡一樣。誰可憐她的女兒，誰就會可憐她這個不幸的母親。對於這位母親來說，在這種可怕的情況下，如果不可憐她的女兒，誰又能可憐她呢？毫無疑問，女孩的瘋狂給整個家庭、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帶來了悲傷。毫無疑問，鄰居們會躲避他們，他們的敵人會歡欣鼓舞。房子就像墳墓一樣空蕩蕩的。屋外只有瘋了的女孩的尖叫聲和瘋狂的笑聲。母親還能想到或夢到說過什麼，祈禱過什麼嗎？可能她意識到了自己的某些罪惡，而這些罪惡可能會給她的女兒帶來這樣的惡果。因此，她說：「可憐我罷！」

「耶穌卻一句話也不回答她。」基督慣常並不會不回答人們的問題或請求。當祂在曠野受誘惑時，祂甚至回應了撒殫。祂只是對不義的審判者和迫害他的蓋法和比拉多的問題保持沉默。那麼，祂為什麼對這個不幸的婦人的請求保持沉默呢？為了不讓那些不願意看見的人睜開眼睛，看見祂所看見的；為了讓這個女人更加堅定地表達她對祂的信心，也為了讓所有伴隨基督的人都看見並知道這一點。

「他的門徒就上前求他說：『打發她走罷！因為她在我們後面不停地喊

叫。』耶穌回答說：『我被派遣，只是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請看，睿智的主沒有立即照這婦人所要求的去做，而是面對她的請求保持沉默，這是多麼明智的舉動。門徒們已經開始同情這位乞求祂的可憐婦人了。「打發她走罷！」這話既可以是指「照她所請求的去做罷」，也可以指「把她趕走罷」，讓她不要再跟著他們喊叫。對於門徒的這一請求，主回答說，祂只是被派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即猶太人）」那裡去。

主為什麼這樣回答呢？首先，是為了表明天主信守祂的應許；其次，是為了在門徒中宣傳外邦人也是永生天主的兒女，他們也需要幫助和拯救。祂還以這種方式，通過這個有著極大信心的可憐婦人，向門徒們展示了反抗猶太人所持的狹隘觀念的方法，猶太人認為天主只關心猶太人，顯然祂只是猶太人的天主。主故意這樣說，就像所有猶太人所說的那樣，是為了讓門徒們反思，讓他們自己確信，他們民族所持有的認識是錯誤的，這種認識和他們民族的墮落、背離天主、拒絕並輕視主基督一樣，都是錯誤的。主耶穌不想只用言語教導他的門徒，也想用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來教導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祂沒有使用言語，而是讓與這外邦婦人的相遇成為門徒們難忘的一課。因此，祂故意越過猶太地界，進入外邦地區，通過這些重大事件來教導祂的門徒。但請看，這個客納罕婦人是如何表達她對主基督不可動搖的信心的：

「那婦人卻前來叩拜他說：『主，援助我罷！』」她深信，如果基督不幫助她，世界上就沒有人能幫助她了。毫無疑問，她找遍了所有的醫生，諮詢了所有的異教巫師，但都沒有成功。她瘋了的女兒依然瘋瘋癲癲。但這裡有一位治愈一切痛苦和疾病的醫治者。她聽說過祂，在見到祂之前就已經相信了祂。現在，當她見到祂時，她對祂的神力產生了越來越大的信心。祂可以做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只要祂願意，祂凡事都能做。這個婦人對祂的能力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心，並努力讓祂做這件事——整個宇宙中的只有祂能做的事。因此，當祂對她最初的請求沒有任何答覆，甚至在祂的同伴提出請求後祂也沒有理睬她時，她跑到祂面前，跪倒在地，大聲呼喊：「主，援救我罷！」

「耶穌回答說：『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是不對的。』」這是多麼可怕的話！主在這裡使用的不是他自己的話，而是當代猶太教的語言，他們認為

只有他們才是天主的兒女，其他人都是狗。主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祂的門徒對猶太人中存在的這種邪惡的排他性感到厭惡。主試圖以這種方式將祂後來對經師和法利塞人表達的思想引入門徒的心中：「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給人封閉了天國：你們不進去，也不讓願意進去的人進去。」（瑪 23:13）請看，那些被稱為兒女的人變得像狗一樣，而那些被認為是狗的人則成了天主的兒女。猶太人稱後者為「狗」，主要是出於惡意，但這一稱呼也有其道理。提洛和漆冬的外邦人，就像埃及和其他地方的外邦人一樣，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拋棄了生活的真天主，使自己事奉惡魔，而惡魔是比任何狗都不如。基督在這裡斥責的不是這個婦人個人，而是她的人民，以及所有通過各種形式的巫術和不潔祭祀，通過雕像和其他死物事奉惡魔的異教徒。

然後，這位非凡的婦人——在信仰上比被揀選的猶太人和被鄙視的外邦人都更偉大——回答了主，「但她說：『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屑。』」這個謙卑的婦人的回答多麼奇妙！她沒有否認自己屬於一個可以被稱為狗的民族。她也沒有——儘管她比猶太人強——避免稱猶太人為「主」。她很快就領會了救主的比喻。大信心帶來了大智慧；大信心找到了恰當的話語。她在主面前是如此溫良，她對生病的女兒的愛也是如此，以至於被人稱為狗也不會傷到她。在至潔的主面前，罪人中有誰會不覺得自己像一條不潔的狗？當然不是一個在罪惡的不潔中閃爍著信仰火花的人。外邦的百夫長對主說：「我當不起你到舍下來。」（路 7:6）這個外邦婦人在主面前被稱為狗也不覺得羞恥。只要一個人沒有感覺到自己是有罪的，他就不可能朝著自己的得救邁出一步。教會中有許多聖人，他們比千百萬人更純潔、更有見識，但他們並不恥於自稱為狗。

凡是真正覺醒的人，凡是從塵世和肉體的情慾中清醒過來的人，凡是意識到自己在罪惡泥潭中的墮落的人，都會意識到這一點。人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就會在死亡的污穢懷抱中搖蕩，既看不到信仰的必要性，自己也沒有信仰。除非狗感到作為狗的恥辱，他不可能希望成為獅子；除非青蛙意識到他所生活的泥土的惡臭，他就不可能希望從泥土中爬出來，像老鷹一樣飛翔。我們今天所讀到的這個可憐婦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外邦世界的無力：它的墮落、它的污穢、它整個存在的泥濘、腐臭和惡臭。她一直渴望著更強

大、更明亮、更純潔的東西。而她一直渴望的東西突然在基督內向她顯現了出來，最完全、最榮耀地顯現了出來。因此，她沒有退縮，而是承受了祂稱她為狗的後裔。她不僅承受了這一切，而且自己也承認了這些。但是，由於她的祖先不配，她至少乞求到了天主賜給以色列人的那一賦予生命的食糧的碎屑。這食糧就是基督，這碎屑就是祂最小的憐憫。連碎屑都沒有的餓狗，會因它們而滿足的。

「『啊！婦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願望的，給你成就罷！』從那時刻起，她的女兒就痊愈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主才說了這些話。如果這個婦人是亞巴郎的女兒，就不會比她所表現出來的更強烈地表達自己的信心。凡有眼可看，有耳可聽的，都看到、聽到了。沒有必要把問題進一步擴大。就連沒有信德的猶達斯也能看到這個客納罕婦人的極大信心。小信的伯多祿，懷疑的多默，也能看到。主沒有如此讚美過他的任何一個宗徒。祂對誰說過「你的信德真大」嗎？祂至少對他們所有人說過一次：「你們小信的人啊！」只有一次嗎？祂不是在一個場合裡斥責他們為「無信敗壞的世代」（瑪 17:17）嗎？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主才把他們帶到客納罕地區：為了藉著這個對法律和先知一無所知的外邦婦人的信心，教導他們要有大信心，並教導他們信心所具有的大能。主在信心的學校裡逐漸教育祂的門徒。通過在外邦之地發生的這些事，主給了他們紮實的教導，從而完成了對他們的教育。這個婦人的信心多麼大！對她來說，她在族人那裡學到的關於這個世界和生命的知識都是錯誤的！她曾受教：太陽和月亮、動物和石頭都是神明。她出生並生活在黑暗、無知和羞恥之中。最後，她屬於客納罕人——為了給猶太人、祂唯一的選民騰出地方，天主將這一邪惡種族趕出應許之地。這裡確實有許多教導，使人默想天主的道路，也是讓宗徒和他們的民族感到羞愧，進而悔改。

宗徒們明白了這一教導，並將其作為自己的教導，即使不是立刻，而是在後來；他們的信仰得到了堅固，並將基督的信仰播撒到全世界。他們為這大能的信仰獻出了生命，自己也受到了光榮。但是，我們是否明白了這一教導，並使它成為我們自己的教導？今天，基督的教會是天主在世上的選民，是新的國度和新的司祭職。但是，看，主耶穌在基督徒中是如何受到輕蔑的。看，受過洗禮的男男女女是如何成了不僅小信的，而且是無信敗壞的

人。他們相信任何事物勝過相信基督，他們在生活中，由瞎子、聾子和周圍的事物，而不是由全能的主基督，尋求支持和幫助。正因為如此，他們給自己招致了可怕的懲罰，成了腐朽、邪惡、軟弱而又悲慘的，就像基督降臨塵世時的猶太人一樣。基督徒持有通往天國的鑰匙，但今天有許多基督徒不僅不進入天國，還不允許那些希望進入天國的人進入。他們表現得比其他人更壞、更邪惡、更自私、更屬地。這樣，他們就使非基督徒遠離基督，阻止這些人進入他們所渴望的國度。在這些人面前，只有從基督的御桌上落下的碎屑，他們把碎屑收集起來吃掉。然而，當歐美人像主人一樣地坐在御桌邊，卻仍處於屬靈的饑渴之中，這些異教徒怎麼能吃飽呢？天主的忍耐豈不是很快就要結束了嗎？天主豈不是很快就要拒絕那些拒絕祂的人，就像祂已經對某些人所做的那樣，宣布被揀選的人被拒絕，被拒絕的人被揀選，被祝福的人被詛咒，被詛咒的人被祝福嗎？

在這個無神的世代，我們還能做什麼呢？只能做這個客納罕婦人所做的：堅持不懈地向全能永生的主基督祈禱，懷著信心向祂呼求：「主，可憐我們罪人罷！」如果天主的旨意是以一個被揀選的民族取代另一個被揀選的民族，如果天主的神聖旨意是從基督教民族手中奪走王國並把它賜給其他人，如果對罪的懲罰近在眼前——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會隨著基督教民族的被遺棄而被遺棄，就像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隨著猶太民族的被遺棄而被遺棄一樣。那些在耶路撒冷被毀後承認基督的猶太人得救了，那些在基督居住在地上時承認他的猶太人也得救了。許多猶太人後來接受了洗禮，許多人成為了天主的教會中的偉大聖徒。今天，那些歸向耶穌的猶太人也得救了，就像他們的祖先在不再是神所揀選的子民之前那樣。天主對國家的興趣向來小於對人民的興趣，對人民的興趣小於對個人靈魂的得救的興趣。因此，我們決不能驚慌失措，說：「現在的基督教國家和民族都要被毀滅，我們都要被毀滅。」國家和民族必定被毀滅，信主的人一個也不會被毀滅。天主在所多瑪發現了一個義人——義人羅特——祂在毀滅所多瑪時只救了他。

因此，讓我們效法這個可憐的客納罕婦人堅持不懈的祈禱和堅定的信心，在靈裡一刻也不退縮。讓我們擁有堅毅的信心，不斷努力，使我們的信心之火不至於變得冷淡。讓我們堅持不懈地向永生的主獻上我們的祈禱，既

為我們自己，也為整個天主的教會和全人類。信仰——唯有信仰——才能堅固我們的靈魂，驅逐我們內心的一切恐懼和懷疑，祈禱才能淨化我們的靈魂，使我們充滿喜樂的信仰、健康的思想和熱忱的愛。願慈悲仁愛的主耶穌堅定我們的信仰，聆聽我們的祈禱。因此，願榮耀與讚美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八主日

捕獲大量魚

路 5:1-11

有一次，耶穌站在革乃撒勒湖邊，群眾擁到他前要聽天主的道理。他看見兩隻船在湖邊停著，漁夫下了船正在洗網。他上了其中一隻屬於西滿的船，請他把船稍微划開，離開陸地；耶穌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群眾。一講完了，就對西滿說：「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罷！」西滿回答說：「老師，我們已整夜勞苦，毫無所獲；但我要遵照你的話撒網。」他們照樣辦了，網了許多魚，網險些破裂了。他們遂招呼別隻船上的同伴來協助他們。他們來到，裝滿了兩隻船，以致船也幾乎下沉。西滿伯多祿一見這事，就跪伏在耶穌膝前說：「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西滿和同他一起的人，因了他們所捕的魚，都驚駭起來；他的夥伴，即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樣驚駭。耶穌對西滿說：「不要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他們把船划到岸邊，就捨棄一切，跟隨了他。

主是一切美善恩賜的賜予者。天主的每一件恩賜都是完美的；如此完美，以致令人驚嘆不已。奇蹟無非就是使人驚嘆的天主恩賜；人們因天主恩賜的圓滿無缺而驚嘆不已。

倘若人處於樂園的純潔無罪狀態，他們便無需等待天主復活死者、增餅充飢或使漁網滿載，然後才驚嘆：「看啊，奇蹟！」反而會對天主的每一受造物、對自身生命的每個瞬間與呼吸都發出如此讚嘆。然而，由於罪惡已成為人之間的習性，世間天主數不盡的奇蹟，對人而言反而成了普通慣常之事。為使這種習性不致令人完全麻木、冷漠並喪失靈性，天主出於對患病人類的仁慈，便在祂無數奇蹟中賜下更非凡的奇蹟，為喚醒世人，使他們從那

種對奇蹟視若無睹、足以毀滅靈魂的陰暗習性中清醒過來。

天主藉著祂的每一個奇蹟，首要目的是提醒世人：祂正眷顧著世界，以祂全能的旨意和上智統治萬有；其次，是要人明白離了祂，人不能行任何善事。若沒有天主的助佑，任何努力都無法成功。若沒有天主的祝福，任何莊稼都不會有收成。凡是相反天主法律的人類智慧，本身連一粒芥子般的好處也無法產生。即使它暫時看似帶來益處，這也非人力所為，而是天主的仁慈使然——祂甚至連片刻也未曾離棄最兇悍的敵人。天主愛世人，不立即施加報應，反而耐心等待悔改。祂「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弟前 2:4）。

人因習性而受制於此世，有時自以為無需天主的助佑，甚至能違背祂及祂的法律而成就某些有價值之事。被奴役的人時常以為能憑己力成為良善、富裕、智慧或顯赫之人。但這種奴役若非迅速使其陷於絕望，從而賜予智慧並使其清醒歸向天主，便是將其捲入世間污濁洪流而淹沒，直至其完全喪失人性尊嚴，如影般徹底屈服於無形的邪惡權勢之下。然而，那視此世界為天主奇蹟之一、並視自身為奇蹟中之奇蹟者，則不斷省察天主眷顧的軌跡，凝視那無盡而令人敬畏的一連串奇事。這樣的人能如聖保祿宗徒所言：「我栽種，阿頗羅澆灌，然而使之生長的，卻是天主。可見，栽種的不算什麼，澆灌的也不算什麼，只在那使之生長的天主。」（格前 3:6-7）。許多民族流傳的箴言亦表達相似思想：「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擬定計劃，而天主接納或拒絕它們；人呈上思想、言語與作為，而天主採納或不採納它們。天主採納什麼？那屬於祂、並源自於祂的。凡不屬於祂、不出自祂且與祂不相稱的，祂皆拒絕。「若非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徒然勞苦」（詠 126:1）。若建造者因天主之名建造，縱使雙手軟弱、材質貧乏，他們仍將建成宮殿；但若建造者因自己之名建造、違逆天主，他們雙手的工程必如巴貝耳塔般傾覆。

巴貝耳塔並非歷史上唯一傾覆的建築，尚有許多其他類似的高塔，由世間的統治者為企圖將萬民聚集於同一屋頂下——即他們的屋頂下——，並置於同一權柄下——即他們的權柄下——而建造。許多由個人為企圖統治天主受造物或天主子民、妄想成為小神而建造的財富、榮耀與權勢之塔，皆已化為灰燼。然而由宗徒、聖人及其他悅樂天主者所建造的，卻並未如此消散。

無數因人的虛榮而建立的人間王國，已如影消逝；但宗徒的教會至今依然屹立，且要矗立於當今許多王國的廢墟之上。那些曾與教會為敵的羅馬凱撒宮廷已淪為灰燼，而基督徒的洞穴與地下墓穴卻存留至今。數以百計的君王與皇帝曾統治敘利亞、巴勒斯坦與埃及。他們的宏偉宮殿僅餘殘破石板陳列於博物館中，而同時代由祈禱者與隱修士在峽谷及沙漠中所建的修院與隱修所，至今依然矗立，從中升向天主的祈禱與馨香已持續十五至十七世紀。沒有任何勢力能毀滅天主的工程。異教的宮殿與城市傾頹荒廢，天主的簡陋居所卻始終屹立。天主手指所扶持的，比阿特拉斯以背扛負的更為穩固。【漢譯者註：阿特拉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他因反抗天神而被懲罰，必須用盡全身力氣，永遠以肩膀背負著整個天空。】

「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耀」（格前 1:29），因為一切血肉猶如草芥，等待著命定的時日而歸於灰燼。願全能的主保守我們，使我們永不心存憑己力無需祂助佑與祝福即可成就善工的妄念。願今日的福音成為我們的警示：絕不可讓此類虛妄之念在靈魂中萌生。經文闡明：若沒有天主的扶助，人的一切努力盡屬徒勞。當基督的宗徒僅憑人力捕魚時，他們一無所獲；但當基督命令他們再次向海中撒網，他們竟捕獲如此多的魚，以致網索破裂。經上這樣記載：

「有一次，耶穌站在革乃撒勒湖邊，群眾擁到他前要聽天主的道理。他看見兩隻船在湖邊停著，漁夫下了船正在洗網。他上了其中一隻屬於西滿的船，請他把船稍微划開，離開陸地；耶穌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群眾。」這一次有大批群眾簇擁而來，為聆聽基督口中所宣講的天主聖言。為使眾人都能看見並聽見祂，祂選擇在漁船上施教，沒有比這更合適的地點了。岸邊停著兩艘船，漁夫正忙於清洗魚網。這些不過是普通的漁船，與如今革乃撒勒湖上所用的無異。主登上的那艘船屬於西滿——即後來的宗徒伯多祿。主遂請西滿將船稍划離岸邊，西滿照辦後，祂便坐下開始向群眾施教。

「一講完了，就對西滿說：『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罷！』」主上了船，心中早已預先懷有幾個希望達成的目標。首先，祂能更輕易地從船上教訓群眾，以祂甘飴的教導幫助他們、滋養他們的靈魂。其次，祂知道漁夫們因整夜一無所獲而憂慮沮喪，便想要以捕獲大量的魚來安慰他們，從而滿足他們肉身及其他外在的需求，因為天主關心我們的肉體，如同關心我們

的靈魂一般。正是祂「把食品供給一切生靈」（詠 135:25）。第三，主渴望以對祂自己、對祂全能的權力及無邊仁慈的信德，來滋養祂所揀選者的靈魂。最後，也是最要緊的，主願意清楚地向祂的門徒們——並藉由他們向我們眾人——昭示：為信的人，在祂內並藉著祂，凡事都能；而離了祂，人的一切勞苦與努力，盡如漁夫的網一般空虛——他們勞苦終夜，卻一無所獲。在達成教訓群眾這一目標後，主便著手實現第二個目標。祂於是吩咐西滿划到深處，再次撒網。

「西滿回答說：『老師，我們已整夜勞苦，毫無所獲；但我要遵照你的話撒網。』他們照樣辦了，網了許多魚，網險些破裂了。他們遂招呼別隻船上的同伴來協助他們。他們來到，裝滿了兩隻船，以致船也幾乎下沉。」西滿還不認識基督是誰；他僅稱祂為「老師」，如同許多人一樣對祂表示尊敬，但距離信基督為天主子及主仍十分遙遠。他先向祂抱怨整夜勞苦卻一無所獲，但出於對基督這位良善睿智的導師的尊敬，他願意順從祂再次撒網。天主賞報人的順服之心，遠超過賞報人的勞苦。伯多祿的全心順服更顯可貴，因為他雖經整夜徒勞後必然疲憊失眠、渾身濕透且心煩氣躁，仍立即將基督的話付諸實行。他的順服因此迅速獲得基督的憐憫與魚群的順從作為賞報——因為創造魚群的那位，以祂的聖神命令魚群聚集充滿網中。魚群沒有聲音，但主以祂的聲音命令它們入網，如同祂以聲音命令狂風止息、怒濤平靜。

魚群被帶到指定之處，並非因聲音或話語，而是藉由主的大能。藉著聚集如此多的魚，主豐厚地賞報了漁夫整夜的勞苦，驅散了他們的憂慮，並滿全了他們外在的需求。如此，祂實現了那天的第二個目標。

西滿與船上另一位同伴，看見一生從未見過的龐大魚群，便向夥伴示意將船划近。不僅西滿的船裝滿，連載伯德之子雅各伯和若望的船也滿載，以致船險些沉沒。若非主在那裡，他們很可能已遭滅頂。

「西滿伯多祿一見這事，就跪伏在耶穌膝前說：『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西滿和同他一起的人，因了他們所捕的魚，都驚駭起來；他的夥伴，即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樣驚駭。」西滿被這意想不到的景象所震撼，跪倒在基督面前。他毫不懷疑捕獲如此龐大的魚是因基督在船上而非憑己力所致。此事深深震撼西滿的靈魂，使他不再稱基督為「老

師」，而改稱「主」。任何人都可成為老師，但主只有一位。當西滿在近岸的船上聆聽基督向群眾施教的智慧時，他稱祂為「老師」；但此刻，目睹這大能作為，他稱祂為「主」。看，行動的說服力遠勝言語！若我們僅說至甘飴的言詞，人或稱我們為人師；但唯有以身體力行，我們才配稱為天主之人。西滿聆聽基督的話語時，心中或許正讚嘆其言辭之美與智慧。洞察一切人心的主，遂帶西滿進入深處，向他顯示祂正是言行合一者。

你聽到西滿對主說了什麼嗎？他沒有為這恩賜表達感激，也沒有為這奇蹟感到驚嘆，反而說：「請祢離開我！」當基督治癒那瘋子時，加達辣的人不是也曾求基督離開他們嗎？確實如此，但他們的動機與伯多祿不同。加達辣人出於貪婪驅逐基督，因基督驅魔時淹死豬群而懊惱。然而伯多祿接著說：「因為我是個罪人。」正是出於對自身罪性與不配的體認，他求主離開他。這種在天主臨在之下對自身罪性的覺知，是靈魂的珍寶。主看重這體認勝過一切形式化的驚嘆與感恩讚歌，因為人若未覺罪性而向天主獻上再多讚歌，也毫無益處。這種罪惡感引人悔改，悔改引人歸向基督，基督則將人引向重生。對自身罪性的覺知是救恩道路的起點。當人在歧途徘徊良久後，最要緊的是找到正路。一旦踏上正路，他便只需持守此路不偏左右。那個在聖殿中藉自誇來讚頌天主的法利塞人，他的祈禱有何益處？他不會如同那個捶著胸呼喊「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路 18:13）的稅吏般成為義人。看，這正是伯多祿在基督信仰內所受教導的開端。將來他會對主說出截然不同的話。將來許多跟隨基督的人離棄基督時，伯多祿將對祂說：「主！唯祢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若 6:68）而現在，在一開始，主的大能令他肅然起敬，因此他對祂說：「請祢離開我！」

並非只有伯多祿一人充滿恐懼。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若望，以及與他們在一起的其餘眾人，也都處於同樣的狀態。他們眾人當時都是從敬畏上主開始，最終達致對祂的熱愛。正如經上所載：「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箴 1:7）。

對於伯多祿跪著呼喊時所表現的恐懼，溫良而洞察一切的主回答說：「不要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這世界是情慾之海，我的教會是船，我的福音是網，你將用這網捕獲世人。沒有我，你什麼也不能做，就如昨夜你一無所獲；但與我同在，你總會獲得如此豐收，甚至船艙滿溢至

船舷。只要你永遠如今天這般順從我，那麼無論多深的水域都不會令你畏懼，你捕魚也永不會空手而歸。

「他們把船划到岸邊，就捨棄一切，跟隨了他。」他們離開了船，任憑別人隨意處置那些船。伯多祿也離開了自己的家和妻子，雅各伯和若望則離開了他們的家和父親。他們跟隨了祂。他們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呢？難道他們不曾整夜憂慮勞苦卻徒然無功嗎？那無所不能者，自會供養他們和他們的親屬。那使田野的草穿上華美之衣、連撒羅滿王也無法比擬者，自會看顧他們的衣著。飲食和衣物是他們最不需掛慮的事。然而，主卻召叫他們追求那最大的恩賜：天主的國。若祂能賜予他們最大的恩賜，又怎會不供應他們最微小的需要呢？同一位宗徒伯多祿後來寫道：「將你們的一切掛慮都託給他，因為他必關照你們」（伯前 5:7）。最後，連水中又聾又啞的魚都服從祂，這些身為有理性受造物的人，又怎能不順從祂呢？

整個事件都蘊含著隱藏的內在意義。船象徵身體；破裂的網象徵人舊有的精神；海洋的深處象徵人靈魂的深處。當生命之主寓居於一個順從的人內時，這人便從物質世界的岸邊推船離岸，從感官的淺灘遠航至靈性的深處。在這些深處，主向他顯示了自己不可勝數的恩賜富饒——這原是他憑己力終生徒勞追逐的。然而這些恩賜如此之大，以致舊有的精神無法承載，反被其撕裂。因此主說，新酒不可裝在舊皮囊裡。

目睹天主恩賜那超乎想像的豐富，一個順從的人充滿了敬畏與驚嘆，既因天主的全能，也因自身的罪惡。他於是想要躲藏，避開天主，願天主離他而去，好讓自己重回舊有的精神與生活。然而，一旦天主的榮耀與祂的仁慈向人顯露，人自身的罪性、不配以及長久遠離天主的實況，也即刻在他面前揭露無遺。

天主不會離開祂已引至深處的人，也不會將他那出自病弱者的呼喊：「請離開我！」當真，反而用這話鼓勵並安慰他：「不要害怕！」

當天主將祂神聖且不可言喻的豐厚恩賜賜予一個順從的人時，祂不願這些恩賜只停留於此人身上，如同那惡僕埋藏於地中的「塔冷通」。祂的意願是讓這順從的人與他人分享他所領受的恩賜。因此，伯多祿招呼另一艘船來為這大量的魚騰出空間，並與他的朋友雅各伯、若望及同他們在一起的人分享了他們的捕獲。雅各伯、若望及他們身邊的人，也一同勞苦，拉網、將魚

裝滿船並划向岸邊。同樣，每個透過他人領受恩賜的順從者都必須知道，這恩賜是來自天主而非來自人；他必須毫不遲延地立即開始工作，為保存、增長並傳遞這恩賜。

那順從的漁夫們將船拖上岸、捨棄一切跟隨基督的事跡，所象徵的是：一個蒙天主賞賜的人，當他划向深處時，便離棄了他那充滿情慾的身體，以及至今束縛著身體的罪惡枷鎖，並且捨棄一切——不僅是身體與屬世的牽絆，連舊有的精神及其一切束縛也一併捨棄，轉而跟隨那位為所有蒙召者披上救恩新衣、並不斷召叫順從者進入靈性深處的主。

主稱伯多祿為「捕人的漁夫」，象徵著宗徒、主教、聖職人員以及所有領受天主恩賜的基督徒，都必須出於愛德與本分，努力運用這些恩賜去「捕撈」——亦即拯救——盡可能多的人靈。各人按自己所領受的恩賜：領受較多者，當呈現更豐碩的成果；領受較少者，責任也較輕，正如主在「塔冷通」比喻中明確指出的：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僕人賺了十個，那領了兩個的賺了四個。惟願沒有人將天主的恩賜視為己有而驕傲自負，將其對人隱藏，或埋入自身肉體的墳墓，因為這樣的人必在地獄的火中自招審判，那裡將有哀號和切齒。

這一福音章節對我們及我們這世代充滿教導，正如漁夫們的網中充滿蒙祝福的魚。但願今日的人們能從這篇福音中，至少領受關於順從天主的教導！其餘一切教導自會透過這順從而實現，而人心所能渴望的一切美善，也必將被納入福音順從的金網之中。

這段經文向我們展示了兩種順從的榜樣：魚的順從與宗徒的順從，而何者更令人動容是顯而易見的。魚順從主的命令，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生命置於祂腳下。主創造它們本是為滿足人肉體的需要。但是，請看，這些魚如何能滿全人靈性的需求——對於那些逃離天主、叛逆不順從的人，它們成了順從造物主的活見證。說實在的，即使這些魚仍活在革乃撒勒湖中悠游，也無法獲得比這更大的光榮。它們以服務救主基督的救贖計畫，光榮地贖回了自己的生命，成為對不順從之人的榜樣與責備。主難以言喻的仁慈在此顯明：祂運用一切受造物，為將迷失的人引回正途，喚醒他、使他清醒，並重新提升至受造時的原初尊嚴。

宗徒們順從的榜樣同樣令人動容。純樸的人通常比世俗之人與家庭親族

的聯繫更緊密，因為後者在世上有眾多複雜的聯繫，即使斷開一環仍擁有其他連結。但這些單純的漁夫卻捨棄了一切，斷絕了他們與世俗、家庭及親族之間雖少卻極牢固的紐帶——除自身外一無所攜——跟隨主進入豐盛浩瀚的靈性深處。時間證明，主以君王般的尊榮回報了他們的順從，使他們成為地上天主教會的柱石，及天國中的偉大聖人。那麼，讓我們趕快效法他們順從的榜樣吧！我們塵世旅居的黑夜即將結束，若不然，我們在此夜的一切勞苦將歸於徒然，網中空空，心中充滿煩躁，靈性與理智因缺乏天主的助佑而饑渴不堪。

溫良的主站在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船邊提出請求。這位明察一切的創造者與維持者，要求我們每個人容許祂進入我們的船，並與祂無懼地從生命的淺灘與水洼啟航，進入靈性海洋的深處，在那裡祂將以我們渴望的一切豐盛充滿我們的船。讓我們趁祂仍在請求時順從祂吧，因為當黎明來臨，我們所見的將不再是請求者而是審判者。讓我們不要拒絕祂進入我們心靈的請求，如同伯多祿沒有拒絕祂一般，因為祂這樣做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們。須知至潔者進入不潔的屋內並非易事。須知這是祂所作的犧牲，是出於對我們的愛而作的犧牲。祂請求進來不是為索取，而是為給予。祂只要求我們允許祂的幫助與犧牲。我的弟兄們，讓我們在審判者的聲音傳入耳中之前，先聆聽這位請求者的聲音吧。

願榮耀與讚美歸於我們的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十九主日

成全的愛德

路 6:31-36

>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若你們愛那愛你們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善待那善待你們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這樣作。你們若借給那些有希望償還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為能如數收回。但是，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他們；借出，不要再有所希望：如此，你們的賞報必定豐厚，且要成為至高者的子女，因為他對待忘恩的和惡人，是仁慈的。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

若人能每天銘記天主對他們的仁慈，他們也必會彼此仁慈。人之所以不願意施予他人，莫過於心裡認為沒有人願意施予自己。沒有人嗎？那麼，天主在哪裡呢？難道天主不是每天、每夜都以祂的仁慈回報我們的缺乏仁慈嗎？在君王的宮廷裡，君王以仁慈對待我們，難道不是比祂的僕役對待我們更重要嗎？若是君王的僕役都向我們傾注仁慈，而君王卻對我們懷有怨恨，這對我們又有什麼益處呢？

人一旦等著別人先對自己施予仁慈，自己便變得不仁慈，而別人也同樣等著他施予仁慈。在這種彼此等待仁慈的情況下，人往往都變得不仁慈。然而，仁慈不是一種消極的德行，而是一種積極的德行。若不是天主先以祂的仁慈行動，人怎會認識仁慈呢？天主的仁慈召喚出人的仁慈；若不是天主先彰顯祂的仁慈，這世界根本不會知道什麼是仁慈。

那明白仁慈是一種積極而非消極德行，並且開始依此實踐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天地在他面前展現出新的色彩。他很快就會認識到天主的仁慈與人的仁慈。仁慈就像石頭擊打石頭，必定會迸發火花。那點燃這神聖火花的人和

那接受這火花的人，都將一同感受到天主臨在於他們中間。在那一刻，他們感到天主慈愛的手撫慰著他們的心。因此，主說：「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瑪 5:7）。

仁慈大於同情。印度的賢哲曾宣講同情是最大的德行。一個人也許能對乞丐心生同情，卻依然從他身邊走過，但一個仁慈的人會憐憫乞丐並加以幫助。對乞丐表現仁慈，在基督的法律裡既不是最困難的，也不是最偉大的事；最困難與最偉大的，是對仇敵施以仁慈。仁慈也大於寬恕侮辱，因為寬恕侮辱只是走向天主之路的前半段，而施行仁慈的善工，才是這條路的後半段。

我們是否還需要提醒自己：仁慈大於世俗的正義呢？若沒有仁慈，所有人都會死在世俗的、拘泥於法律條文的正義之下。法律若沒有仁慈，就不能維護存在的一切；而仁慈卻能在世界上創造新的偉大事物。整個世界都是仁慈所創造的。因此，人們從小若能操練自己去體驗仁慈的甘飴，比起學習法律的嚴苛更為有益。法律隨時都能學會，但一旦心靈變得剛硬，要重新變得仁慈就非常困難了。若人能行仁慈，他就不會違反法律；但若有人縱使遵守了全部法律，卻完全缺乏仁慈，他就有可能失去主為仁慈的人所準備的榮耀冠冕。

今天的福音談到仁慈的最高形式：愛仇。主耶穌頒布了這一條命令——不是勸告，而是命令——要我們愛仇。這項命令並不是偶然出現、零星散見的，就像在祂來臨之前，關於法律偶爾會有一些罕見的光照時，這項誡命會以勸告多於命令的形式閃現出來。這條愛仇的命令，在福音裡被提升到最高的地位。

主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引入今天有關愛仇福音的話。首先，如果你不願意人作你的仇敵，你也不要作他人的仇敵。若說在這世界上人人都有仇敵，那麼這也意味著你是某人的仇敵。既然如此，你怎能要求那人作你的朋友，而你卻是他的仇敵呢？因此，先要從自己心裡挖去仇恨的根，然後再去數算自己在世上的仇敵。你越是徹底從心裡拔除這邪惡的根，並砍斷從中不斷滋長的枝條，你就會發現自己可數的仇敵越少。若你希望別人作你的朋友，你必須先不再作他人的仇敵，而成為他們的朋友。當你成為別人的朋友時，你的仇敵數目便會大大減少，甚至完全消

失。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那種情況下，你將以天主為朋友。為了你的得救，最要緊的是你不要作任何人的仇敵，也不要有任何仇敵。若你是他人的仇敵，你和他都會阻礙彼此的得救；但若你是他人的朋友，那麼你的仇敵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幫助你達成得救。要是人人都能想想自己和多少人為敵，而不是去想多少人是自己的仇敵，那麼在一天之內，這黑暗的世界就會像太陽般光輝燦爛。

基督的命令——「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是如此自然，又是如此明顯的善，以致於令人驚訝和羞愧的是，它竟沒有早早就成為人們日常的習慣。沒有一個人希望別人加害於自己，因此他也不該加害於人。人人都希望別人對自己行善，因此他也該對別人行善。人人都希望在自己犯罪時得到寬恕，因此他也該寬恕他人的過犯。人人都希望在自己憂傷時有人與他同憂，在自己喜樂時有人與他同樂，因此他也該在他人憂傷時與之同憂，在他人喜樂時與之同樂。人人都希望別人稱讚他、尊敬他，在飢餓時供養他，在疾病時探望他，在受迫害時保護他，因此他也該如此對待他人。

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個人，也同樣適用於群體、鄰近的部族、民族和國家。若各個階層、民族和國家都把它奉行為準則，那麼階層之間的一切惡意與衝突就會止息，民族之間的仇恨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也將消失。這就是醫治這一切病患的良藥，而且別無他法。

主接著說：「若你們愛那愛你們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善待那善待你們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這樣作。你們若借給那些有希望償還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就是罪人也借給罪人，為能如數收回。」這意思是說：如果你等著別人先對你好，再以好報好，你並沒有真正做什麼善事。難道天主要等到人先配得太陽的溫暖，然後才命令太陽發光嗎？還是祂先出於祂的仁慈與愛而行動呢？仁慈是一種積極的德行，而不是消極的。天主從世界肇基之初就清楚表明了這一點。自世界開始以來的每一天，主都以祂慈愛的手，把豐富的恩賜傾注在祂的一切受造物上。假如祂要等受造物先給祂什麼，那麼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受造物根本不會存在。若我們只愛那些愛我們的人，我們就成了以物易物的

商人。若我們只善待那些恩待我們的人，我們就成了償還債務的債戶。仁慈不是一種僅僅清償債務的德行，而是一種不斷借出、不斷施予的德行。愛是一種不斷借出、而不尋求回報的德行。若我們借給那些我們希望能從中收回的人，我們所做的又是什麼呢？不過是把錢從一個錢櫃轉到另一個錢櫃，因為我們所借出的，依然看作屬於自己，就如同它還在自己手中時一樣。

若以為天主在這些話裡是要教我們不要愛那些愛我們的人，不要善待那些善待我們的人，那就是荒唐的想法。決不如此！祂只是要說，這只是較低層次的德行，連罪人也容易達到。這是最小的善，使這世界變得貧乏，使人變得卑屈狹隘。祂願意把人提升到德行的最高境界，從那裡能望見天主及祂世界的一切富饒；在那裡，奴僕受困、懼怕的心，將變成兒子和繼承人那自由無拘的心。愛那些愛我們的人，只是進入無邊愛德領域的第一課；善待那些善待我們的人，只是善工教育長途中的初階；借給能償還的人，既非善，也非惡，只不過是邁向那崇高善德的一個微小起步——那善德就是施予而不求回報。

在這裡，天主稱誰為「罪人」呢？首先是指異教徒，因為天主真理與愛的奧秘的圓滿，尚未向他們啟示。他們之所以是罪人，是因為他們偏離了天主最初的真理與愛，以這個世界取代了天主，作為他們的立法者；他們由此學會只愛那些愛他們的人，只善待那些善待他們的人。然而，天主的真理與愛的偉大奧秘，經由主耶穌再度被啟示，而且比創世之初更為光輝。它首先是藉著猶太人民啟示出來的；但這不是只為他們，而是為世上的萬民。正如天主藉著法律和先知，準備猶太人歷經數千年，好使他們能理解並接受這奧秘的圓滿啟示；同樣，主在這裡以「罪人」稱呼其他沉淪在異教中的民族。但是，「罪人」——比異教徒更大的罪人——是指那些已經接受了真理與愛的奧秘啟示，卻沒有持守，反而又如狗回到自己所吐的那樣，退回到最低層次善的人。這樣的人，在我們之中實在不乏其人：名義上是基督徒，行為上卻是最原始的異教徒。

我們若愛那些愛我們的人，並且善待那些善待我們的人，這對我們有什麼賞報呢？我們豈不是只是把所領受的歸還原處嗎？我們確實已經得到了我們的報酬了。唯有那些在微小程度上類似於天主愛的行為，才值得稱頌。

「但是，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他們；借出，不要再有所希望：如

此，你們的賞報必定豐厚，且要成為至高者的子女，因為他對待忘恩的和惡人，是仁慈的。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這是基督渴望提升人類達到的偉大高度！這是在祂來臨以前從未有過的教導！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聖哲們都未曾夢想過的人類尊嚴的光榮！而這正是天主對人類的愛，能夠使人的整顆心靈融化在一片淚水的洪流裡。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祂並沒有說：「不要以惡報惡」，因為這是小事；僅僅只是容忍。祂也沒有說：「要愛那些愛你們的人」，因為這只是被動的愛；祂卻說：「要愛你們的仇人」；不要只是容忍他們，不要只是持有消極的態度，而要愛他們。因為愛是一種積極的德行。

愛仇不是違反自然嗎？這樣的反對意見常常從非基督徒那裡強烈地提出。我們難道不是看到，自然界裡從來沒有愛仇的例子，只有愛友的例子嗎？因此，這就成了他們反對的理由。那麼，我們要如何回答呢？首先，我們的信仰意識到有兩種本性：一種是未被罪惡敗壞、未被黑暗遮蔽、也不傾向於邪惡的本性——亞當在樂園裡所認識的本性；另一種是被罪惡扭曲、被黑暗遮蔽、並傾向於邪惡的本性——我們在這世界裡不斷遇到的本性。在前一種本性的範圍裡，愛仇完全是自然的；在這種本性裡，愛就如同一切受造物呼吸並生存所需要的空氣。這才是真正由天主所造的本性。在這本性裡，神聖的愛如同陽光穿透雲層般，在我們這本性裡放射光輝。而在世上凡是真愛，都是從這前一種本性而來。在後一種屬世本性的範圍裡，愛仇因其極端罕見，可以被稱為不自然。事實上，它並非不自然，而是相對於屬世本性而言屬於超性的；更準確地說，是先於自然的，因為愛是從那原初的、無罪而不死的本性進入我們這因罪而敗壞的本性裡。

另外一些反對者說，愛仇既然如此稀少，就必須被稱為不自然。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珍珠也是不自然的，鑽石也是不自然的，黃金也是不自然的。這些東西固然稀少，但誰會稱它們為不自然呢？正如有些植物只在某一片土地上生長一樣，這株稀有的植物、這份稀有的愛，只在基督的教會裡生長並繁盛。若有人想要確信這株植物的無數實例與它的美麗，就必須去讀基督的宗徒、基督信仰的教父與宣信者，以及為基督的偉大真理和愛所俘虜者及殉道者的生平。

如果說愛仇並非不可能，那至少也是異常困難的，第三類反對者這樣

說。的確，這並不容易，特別是對那些遠離天主而學習這種愛的人而言，因為唯有從天主，那愛才能獲得力量和滋養。我們怎能不去愛天主所愛的人呢？天主愛我們並不比祂對我們仇敵的愛更大，尤其當我們自己是他人的仇敵時。我們當中又有誰能說，在世上沒有一個人視他為仇敵呢？假如天主的太陽只照耀那些沒有人稱為仇敵的人，祂的雨水只降在那些沒有仇敵的人身上，那麼要在地上見到一縷陽光，或在塵土上落下一滴雨水，恐怕都極為困難。人總是把仇恨自己看得極為可怕！罪惡把恐懼驅入人心，而由於這恐懼，他便懷疑周圍的一切受造物都是仇敵。但天主是無罪而無懼的，因此祂對任何人都不懷疑，卻愛一切。祂如此愛我們，以至於當仇敵在我們無特別過錯的情況下圍繞著我們時，我們必須相信這是在祂的准許之下，並且是為了我們的益處。

我們應當公允地承認：仇敵對我們的靈修成長大有助益。若沒有人的仇恨，那些蒙天主喜悅的人當中，極其多數不會成為祂的朋友。甚至連撒殫的仇恨，也對那些熱心追求天主的神聖事物及自己靈魂得救的人有所助益。誰比宗徒保祿更熱心於天主的神聖事物，或更愛基督呢？然而，同一位宗徒卻談到，當天主向他啟示了許多奧蹟時，允許邪惡的魔鬼與他在一起，並困擾他：「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啟示而過於高舉自己，故此在身體上給了我一根刺，就是撒殫的使者來拳擊我，免得我過於高舉自己」（格後 12:7）。

當魔鬼自己也在違背其本意的情況下，仍然對人有所助益，那麼人與人之間怎能不彼此幫助呢？畢竟人遠比魔鬼少了危險。一個人甚至可以大膽地說，一個人的朋友對靈魂所造成的損害，往往比仇敵還要大。主親自說過：「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瑪 10:36；參閱米 7:6）。那些與我們同住一屋，並且如此關心我們肉身需要與安逸的人，往往是我們得救的最大仇敵，因為他們的愛與關心，針對的不是靈魂，而是肉身。有多少父母對兒子的靈魂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多少兄弟姊妹對其手足的靈魂造成了傷害，多少妻子對丈夫的靈魂造成了傷害？而這一切竟都是出於對他們的愛！這樣的認識，每天都在被事實證實，成了另一個堅實的理由，提醒我們不要過於完全地把自己交付於對親友的愛，也不要因此減少對仇敵的愛。我們是否還需要再一次指出：往往——而且是非常經常地——我們的仇敵才是我們真正的朋友？他們使我們不安的方式，對我們卻有益處；他們控訴我們的方式，

卻成了我們得救的助力；他們壓迫我們外在、肉身的生活，卻幫助我們退回內心，找到自己的靈魂，並向永生的天主呼求拯救。確實，我們的仇敵常常是那些把我們從親友不自覺地為我們準備的毀滅中拯救出來的人——這些親友不經意地使我們的性格鬆懈，餵養我們的肉身，卻是以靈魂為代價。

「善待他們；借出，不要再有所希望」，主這樣說。你們要不分彼此地善待所有人，不論他們是否愛你們；要效法天主的榜樣，祂善待所有人，無論是公開地還是暗善待人。如果你們的善待不能治癒仇敵對你們的仇恨，那麼你們的惡待就更不能治癒他。那麼，你們就應該善待那些既不尋求也不期待你們恩惠的人，並且借給所有向你們求借的人，但要借得如同是給予，如同是歸還屬於他人的東西，而不是施捨你自己的東西。聖伯多祿・達瑪森說：「那用自己從天主那裡所得來的——麵包、食物、權柄、適時的言語或祈禱——使近人喜悅的人，是仁慈的，他視自己為負債者，因為他所領受的超過自己所需。藉著他的弟兄，天主在他內祈求，並使祂自己成了負債者。」如果你的仇敵不願接受你的善待，這並不妨礙你善待他。主不是說過：「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瑪 5:44）嗎？那麼，為你的仇敵祈禱吧，這樣你就是在善待他們。即使你的仇敵不願意接受任何來自你的慈善或服務，天主卻會接受你為他所獻上的祈禱。天主會軟化他的心，使他轉向並善待你。因此，要把一個仇恨的敵人變為朋友，並不像在人眼中看起來那麼不可能。若在人看來不可能，在天主卻是可能的。祂能使冰冷的土地再度變為溫暖的草地，使花朵綻放；祂同樣能融化人心中仇恨的冰霜，使芳香的友誼之花在其中生長。當然，最重要的並不是你的仇敵因你的善行而轉變為朋友，而是他不要因為對你的仇恨而喪失靈魂。正是為此後者，我們必須為他向天主祈求，而不是為前者。因為就你的得救而言，在今世你是否會有更多朋友或更多仇敵，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做任何人的仇敵，而要在你的內心、祈禱和思念中，成為所有人的朋友。

如果你這樣行，你的賞報將會是豐厚的。從誰而來？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會從人而來，但最主要是從天主而來。是怎樣的賞報呢？「你們要成為至高者的子女」，並能稱天主為「父親」，「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公開報答你」（瑪 6:6）。若不是今天，那就是明天；若不是明天，那就是萬物的結局，在所有天使和眾人面前。但我們還能希望有比稱為至高者的子女、並稱

至高者為我們的父更大的賞報嗎？看，至高者的獨生子就是主耶穌，直到如今，只有祂稱天主為祂的父。然而，如今同樣的尊榮應許給我們這些迷失而有罪的人。這尊榮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我們將在永恆中與祂同在（若 14:3），在祂將要享有的光榮裡，在無盡的喜樂中。意味著天主父的愛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伴隨我們度過此生的一切不幸與困苦，並使一切都為我們的最終益處而安排。意味著我們死時不會永留於墳墓，而要像祂一樣從死者中復活。意味著我們只是暫時被安置在這片大地上，如同在一座死者之島，但在我們天父的家裡，榮耀、尊嚴、不朽之美正等著我們。我們還需要一一細數一個孤兒被世上的君王收為義子時所等待他的好處嗎？只要說某某孤兒已被君王收養，所有人立刻就能想像他將要擁有的福分。我們的收養不是出於人，而是出於天主，因為我們將成為「至高者的子女」——祂的兒子就是主耶穌自己——成為不朽君王、萬王之王的子女。天主收養了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功勞，而是因為祂獨生子的功勞。正如宗徒所說：「你們眾人都藉著對基督耶穌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迦 3:26；參閱若 1:12）。基督接納我們為祂的弟兄，因此天主父接納我們為祂的子女。

的確，我們無論如何也配不上「永生天主的子女」這個稱號。若以為憑著任何行為——即使是以最大的愛去愛仇人——就能配得上主耶穌對祂忠信追隨者的應許，這種想法真是可笑。即使我們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施捨給窮人，一生每日禁食，如蠟燭般日夜站立祈禱，直到時間的終結；即使我們在靈裡將自己與身體分離，好像與冰冷的石頭隔絕一般，在心靈上對物質世界毫無情慾與感官依附；即使我們甘願被全世界唾棄踐踏，把自己交給飢餓的野獸吞食——所有這一切，與那由成為天主的義子所帶來的美好之事、榮耀和難以言喻的喜樂相比，仍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代價。世上沒有任何慈善或人的愛能使人真正成為天主的子女，成為天國的不朽公民。唯有基督的愛能成就人所不能成就的。誰也不可自誇，說憑著自己的愛就能得救，或憑著自己的功勞就能為自己打開樂園之門。

因此，愛近人的誡命，無論看來多麼艱鉅困難，其實只是天主要我們付出的微小代價，好使我們能在祂輝煌的王宮裡更親近祂。祂不是要我們履行這誡命來換取天國並被祂收養為義子，而是要我們在一切之上，渴望天國和祂的收養於其他一切之上。祂只要求我們相信祂的話，並對主耶穌表現順

服。亞當憑什麼配得樂園？什麼也不憑；樂園是因天主的愛而白白賜給他的。他憑著什麼留在樂園裡，直到墮落？憑著順服天主，唯獨憑著順服而已。當他與妻子開始懷疑天主的命令時，他們就在這懷疑中違背了誡命，墮入了不順服的重罪。

在新創造之中，主耶穌對我們的要求與祂當年在樂園裡對亞當和厄娃的要求完全一樣：信德與順服——相信祂的一切命令都是為了我們的救恩，並無條件地順服祂的每一條命令。祂頒布的一切命令，包括這一條愛仇的命令，都是為了讓我們相信祂的話，並順服祂。假若祂的任何命令不是善的，不是為了我們的救恩，祂豈會頒布給我們？祂最清楚這命令是合乎天性還是違反天性，是可能遵守還是不可能遵守的。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祂既然把這命令賜給我們，而我們若真正渴望自己的益處，就必須履行它。正如病人從醫生手中接過藥物，無論是苦是甜，都憑著信德與順服而服用；同樣，我們因罪而衰弱，心智也陷於幽暗，就必須憑著信德與順服，履行我們靈魂的良醫、我們生命的主宰——耶穌基督，永生天主之子——所吩咐的一切。願光榮與讚頌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主日

主復活死人

路 7:11-16

以後，耶穌往一座名叫納因的城去，他的門徒和許多群眾與他同行。臨近城門時，看，正抬出一個死人來，他是母親的獨生子，母親又是寡婦；且有本城的一大夥人陪著她。主一看見她，就對她動了憐憫的心，向她說：「不要哭了！」遂上前按住棺材，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他說：「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罷！」那死者便坐起來，並開口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了他的母親。眾人都害怕起來，光榮天主說：「在我們中間興起了一位大先知，天主眷顧了他自己的百姓。」

許多人曾自封「人類的救主」，但他們之中有誰曾想過將人從死亡中拯救出來？歷史上有許多征服者，但他們之中有誰征服過死亡？地上有許多君王，其臣民數以百萬計，但他們之中有誰能將死者與生者同列為臣民？

唯有那一位，主耶穌基督，祂是無可比擬的。祂不僅是新亞當；祂是新世界及其創造者。祂耕犁了活人之田，也耕犁了死人之田，並在兩者之中播下新生命的種子。死者於祂如同生者，生者於祂如同死者。死亡並非祂國度的障礙。祂已踏平這障礙，並開啟了祂的國度，溯及歷史直至亞當和厄娃，並延及將來地上最後一個出生的人。祂以不同於我們必死之人的方式看待人類的生與死。祂觀看並看到生命並非因肉身的死亡而終結，而是死亡的現實在某些人肉身死亡之前便已臨到他們。祂看見許多活人在墳墓裡，許多死人在活著的身體裡。「你們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瑪10:28），祂對祂的宗徒們說。如此，肉身的死亡並不導致靈魂的死亡；靈魂的死亡可由致命之罪在肉身死亡之前或之時造成，且獨立於肉身死亡而發生。

主耶穌以祂屬靈的眼目，劈開時間如同閃電劈開雲層，活著的靈魂呈現在祂面前，既有許久前逝去的，也有尚未出生的。先知厄則克耳在神視中看見一個充滿枯骨的山谷，他無法知道這些骨頭能否復生，直到天主啟示於他。「人子，這些骨頭能復生嗎？」上主問他。「我回答說：『我主上主！祢知道』」（則 37:3）。基督注視的不是枯骨，而是居於這些骨頭內的活靈。人的肉體和骨頭只是靈魂的衣裳與甲冑。這衣裳會如破舊衣物般老化破損，但天主將更新它，給離去的靈魂再次披上。

基督來是為驅除人的古老恐懼，但也為犯罪者帶來新的恐懼。人舊有的恐懼是對肉身死亡的恐懼；新的恐懼則是對靈魂死亡的恐懼，而基督強化並堅固了這種恐懼。出於對肉身死亡的恐懼，人們尋求此世的援助。他們在此世安身立命，在此世擴張繁衍，在此世攫取抓奪，僅僅是為了確保他們的身體能獲得最長久的居留許可——為了一段盡可能長久且無痛苦的寄居。「糊塗人哪！」主將對那肉身富足、靈性貧乏的人說：「今夜就要索回你的靈魂，你所備置的，將歸誰呢？」（路 12:20）主說，一個只為肉體擔憂卻不為靈魂恐懼的人，是糊塗的。主還說：「人的生命並不在於他資產的富裕。」（路 12:15）那麼生命在於什麼呢？生命在於天主，祂以祂的聖言使靈魂活躍，並透過靈魂使肉體活躍。

主耶穌以祂的聖言，復活並持續復活那些在肉身死亡之前靈魂已死的罪人靈魂。祂也應許祂將復活死者的肉身。藉著赦免罪過、祂賦予生命的教導及祂至潔的聖體聖血，祂復活了死人，並且今日仍在復活。至於祂將在時間終結時復活死者，祂不僅以言語肯定，更以行動證實，在祂塵世生命期間復活了數位死者，並以祂自己的復活作為明證。「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死者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凡聽從的，就必生存。」（若 5:25）許多死者已聽到了天主子的聲音並得以復生。今天的福音就給了我們這樣一個例子。

那時，「耶穌往一座名叫納因的城去，他的門徒和許多群眾與他同行。」這是在葛法翁的羅馬百夫長的僕人被奇蹟般治癒後不久發生的事。主急於盡可能多行善工，以此為祂的信眾樹立美好榜樣，便從葛法翁出發，前往大博爾山的道路。在山的那邊，赫爾孟山坡上，納因村莊至今猶存，昔日曾是一座有城牆的城。主與一大群門徒及其他民眾同行。他們都親眼見過基

督在葛法翁所行的許多奇蹟，並期望看到和聽到更多，因為基督的奇蹟是直到那時在以色列從未聽聞或目睹的，而祂的話語如同奶與蜜的江河。

「臨近城門時，看，正抬出一個死人來，他是母親的獨生子，母親又是寡婦；且有本城的一大夥人陪著她。」主——永生的主——與同行的人群，才剛抵達城門，就遇上一支從城裡出來的隊伍，抬著一具屍體。主就這樣與僕人相遇：生命的賜予者遇上了死亡。就如我們從基督的話語：「青年人！」以及祂使他復活後將他交給他母親的舉動可以看出：死者是個年輕小伙子。陪伴她的有一大群人，由此可知：死去的男孩的母親想必出身富裕顯赫的家庭。

「主一看見她，就對她動了憐憫的心，向她說：『不要哭了！』」正是因為這位母親的緣故，才有這麼一大群人陪著她，既因她出身顯赫家族，也因她失去獨子遭受了沉重打擊。在場所有人的哀傷想必極深，而這哀傷更增添了母親絕望的眼淚與哀號。即使當死亡從我們身邊奪走某人時，我們都尋求他人分擔我們的哀傷，但這種同情對減輕我們的悲痛與憂傷作用甚微。當軟弱安慰軟弱時，那安慰也是軟弱的。

有一種神秘的感覺會攫住所有站在屍體周圍的人，一種很少被表達的感覺，那就是羞愧。人們不僅恐懼死亡，他們也為之感到羞愧。這種羞愧是一個證據——比恐懼更強烈的證據——證明死亡是人犯罪的後果。如同病人羞於向醫生展示他隱藏的傷口，所有有良心的人都羞於展示他們必死的命運。這種對死亡的羞愧證明了我們不朽的起源和不朽的歸宿。動物在臨死時會躲藏起來，彷彿它們為自己的死亡感到羞愧。那麼，對於受過靈性教育的人來說，這種羞愧該是何等巨大！當我們感到我們生命所寄居的泥土器皿正在破碎時，我們所有的哭喊喧嚷、我們一切的虛榮、一切的尊榮與光耀，又有何用處？羞愧攫住了我們，既是因為這器皿的脆弱，也因為我們終其一生以無謂的虛榮填滿了它。隱藏它有何用處？羞愧攫住了我們，因為我們用惡臭填滿了我們身體的器皿，這惡臭在我們死後不僅會飄向大地，也會飄向高天。因為我們神魂的本質，在人的肉體和靈魂中，會散發出馨香或惡臭，這取決於我們是怎樣的人，以及我們一生中用什麼事物充滿了我們的神魂——是天堂的馨香，還是罪惡的惡臭。

主憐憫那些絕望的人。我們常看見祂對人類軟弱的憐憫。「他一見到群

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羊」（瑪 9:36）。羊群看見牧人，就不再困苦流離。倘若所有人都能時常將永生的天主置於眼前，他們便不會困苦流離。但有些人看見祂，有些人尋求看見祂，還有些人對祂視而不見，甚至嘲笑那些尋求看見祂的人。於是人們困苦流離，各人成為自己的牧人，各行其路。

若人們對無所不在的天主懷有對死亡一半的恐懼，他們就不會害怕死亡；不僅如此，他們甚至不會在這個世界上認識死亡。主在這件事上對那可憐的母親格外憐憫，對她說：「不要哭了！」祂看透她的靈魂，洞悉其中一切。她的丈夫已死，她孤單一人；如今她的獨子也死了，她感到自己完全孤獨。生活的天主在哪裡呢？有誰能在天主的陪伴下感到孤獨？一個真正的人，還有什麼伴侶能比天主更親密？天主豈不比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更親近嗎？祂賜給我們親人，也將他們從我們身邊帶走，但祂從不離棄我們；祂看顧我們的眼目不致疲倦，祂對我們的愛也永不改變。所有死亡的芒刺，都幫助我們更緊密地依附我們的天主、生活的天主。

「不要哭了！」主安慰那哀慟的母親。說這話的是祂，祂不像我們許多人那樣認為，死去男孩的靈魂隨著他肉身的離去已墜入墳墓；祂知道死去男孩靈魂的去處；祂將那靈魂置於自己的權下掌管。我們也用同樣的話安慰哀悼者，即使我們心中充滿淚水。

除了這些以及我們的同情外，我們感到自己無法向哀悼者提供任何其他東西。死亡的力量已遠遠超越我們的力量，以致我們像蟲子一樣在它的陰影下爬行；當我們將泥土堆覆在屍體上時，我們感到自己正將自身的一部分埋入墳墓那死寂的黑暗中。主對那婦人說「不要哭了」，並非為了表明我們不該為死者哭泣。祂自己曾為拉匝祿哭泣（若 11:35）；祂曾預先為許多後來在耶路撒冷陷落中受苦的人哭泣（路 19:41-44）；最後，祂稱讚並祝福那些哭泣的人，「因為他們要受安慰」（瑪 5:4）。沒有什麼比眼淚更能平靜和潔淨一個人。在正教的救恩方法中，眼淚是潔淨靈魂、心和理智的首要方法之一。我們不僅應為死者哭泣，也應為生者哭泣，尤其為我們自己哭泣，正如主向耶路撒冷的婦女所建議的：「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路 23:28）。

然而，眼淚與眼淚之間是有區別的。保祿宗徒命令得撒洛尼人「不讓你

們像那些沒有望德的人一樣憂傷」（得前 4:13），像異教徒和無信仰者一樣，因為他們哀悼死者如同完全喪亡。基督徒哀悼死者，不應視其為喪亡，而應視其為罪人，因此他們的哀悼必須結合向天主的祈禱，祈求祂寬恕逝者的罪過，並以祂的仁慈引領他們進入天國。由於自己的罪過，基督徒也必須為自己哀悼哭泣——而且越頻繁越好；不是像那些沒有信德和望德的人一樣，相反地，正是因為他信賴生活的天主，並寄望於天主的仁慈和永生。

當眼淚在這種基督信仰的意義上具有如此用處時，那麼，主為何對死去男孩的母親說：「不要哭了！」呢？這是截然不同的情況。這婦人哭泣，是像沒有希望的人那樣哭泣；而且，她不是為她孩子的罪過哭泣，也不是為她自己的罪過哭泣，而是為她肉身的損失、為她孩子表面上的毀滅、並為她和他永久的分離而哭泣。然而，天主子就在那裡，他是生者與死者的主。她無需在他面前哭泣，如同他在場時人不該禁食一樣。當法利塞人指責主的門徒不像若翰的門徒那樣禁食時，主回答說：「伴郎和新郎在一起的時候，你們豈能叫他們禁食呢？」（路 5:34）同樣，當賦予生命者——在他的國度裡沒有死人，所有人都活著——與他們同在時，誰還能哭泣呢？但這位哀悼的寡婦既不認識基督，也不認識天主的大能。她以絕望的哀號悼念她獨生的兒子，就像所有猶太人——以及所有希臘人——那樣，他們要麼從未相信過死者的復活，要麼已經喪失了這信仰，那時他們就是如此。

對於她這種出於無知的、無理智的悲傷，主以這樣的話回應：「不要哭了！」他對她說不要哭，並非像今天許多人對哀悼者說「別哭了」那樣，意思是：「別哭了：眼淚無法讓他回來！這就是命運，我們都會走上同樣的路。」這是我們給予他人的一種毫無安慰的安慰，無論是給予還是接受時，它都無法帶來安慰。基督說「不要哭了！」時，所想的是別的事。他是在說：「不要哭了，因為我在這裡。我是所有羊群的牧人，沒有一隻羊能隱藏而不讓我知道它在哪裡。你的兒子並沒有像你想的那樣死去；他的靈魂只是離開了他的身體。我對他的靈魂有權柄，如同我對他的肉體有權柄一樣。由於你以及你周圍所有人因無知和無信所生的憂傷，我將再次使這孩子的靈魂與他的身體結合，使他復活；與其說是為了他自己的緣故，不如說是為了你和這些人的緣故，使你們所有人都相信生活的天主看顧世人，並相信我就是作為默西亞和世界救主而來的那一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主對那母親

說：「不要哭了！」當祂說了這話，祂就轉向行動。

祂「遂上前按住棺材，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他說：『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罷！』」觸摸死者或死者周圍的物品，被猶太人視為會使人不潔，且是被禁止的。這項禁令在以色列曾具有意義，當時天主和人的生命被置於一切之上而受尊崇。然而，當這種對天主的真實敬畏以及對人生命的尊崇減退時，許多誡命，包括這一條，就變成了迷信，並凌駕於天主最大的誡命之上。例如，肉身的割損和在安息日工作就是如此。這些法律的精神已喪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法律字句形式的神化。基督恢復了這些法律的精神和生命，但百姓領袖、天主法律的守護者的心已變得如此昏暗和剛硬，以致他們因基督在安息日治好病人而圖謀殺害祂（若 5:16）。對他們而言，安息日比人更重要，甚至比天主子更重要。但主並沒有理會長老們的憤怒；祂繼續利用每一個機會強調，一個人靈魂的生命和得救，比死去的傳統和習俗更為重要。在當前這個事例中，祂試圖強調這一點，違反法律觸摸了停放死去男孩的棺材。但主在此時所行的復活奇蹟是如此震撼，以致無助的猶太長老們不敢開口提出抗議。

「青年人，我對你說：起來！」主耶穌以自己的名命令那死去的男孩，而不是像先知厄里亞和厄里叟那樣祈求天主使死者復活。他們是生活天主的僕人，但這位是祂的獨生子。於是，主憑祂的天主性權威，命令那男孩活過來並起來。「我對你說。」憑這些話——主在其他使死者復活的場合從未使用過——祂希望表明並澄清，祂是單憑自己的天主性能力行這事的。祂希望藉此顯示，祂對死者擁有如同對生者一樣的權柄。這奇蹟並非因那男孩母親的信德而成就，如同雅依洛的女兒復活的情形；這支送葬隊伍中也無人期待如此大能的奇蹟，如同拉匝祿復活的情形。不；這奇蹟既非因她的信德，也非因某種期待而成就，而是單憑主耶穌大能的話語。

「那死者便坐起來，並開口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了他的母親。」受造物聽從了其創造者的聲音，並服從了祂的命令。這同樣的天主性能力，曾首次將賦予生命的氣息吹入塵土，並從塵土造了人，如今再次運行，將生命賦予死去的塵土：使血液循環、眼睛看見、耳朵聽見、舌頭說話，骨骼與肌肉恢復活動。無論那死去男孩的靈魂身在何處，它都聽到了其主宰的聲音，並立刻返回自己的肉體，與肉體一同履行祂的命令。臣民認出了其君王的聲

音，並作出了回應。那男孩在他的棺材裡坐起來，「並開口說話」。他為何立刻開始說話？是為了讓人們不至於認為這是某種魔法幻象，或以為某個幽靈進入了男孩的肉體，使他在棺材中坐起。所有人都必須聽到這復活男孩的聲音和話語，以便毫無疑問地確信這就是他本人，而非在他內的某個其他人。

出於同樣的原因，主將男孩從棺材中領出，「把他交給了他的母親」。當他的母親認出他，接過他並擁抱他時，在場看到這一奇蹟的人的一切恐懼和疑慮便都消散了。主還拉著他的手，「把他交給了他的母親」，是為了向她表明，祂是將他作為禮物賜給她，如同當初她生下他時一樣。生命是天主的恩賜。天主親手將生命賜給每個人；祂毫不猶豫地拉起每一個受造的人的手，將他送入這塵世、短暫的生命。此外，主拉起祂所復活的男孩，將他交給他的母親，是為了向她表明，祂對她說「不要哭了！」並非徒然。當祂對她說這話時，祂心中已打算帶給她安慰；不僅是用這些話語——那悲傷的母親當天可能從許多相識者口中也聽到過同樣的話——更是透過一個行動，這行動產生了出乎意料且完美的安慰。

最後，主以這種方式行事，是為了教導我們，當我們行善時，應盡可能親自、細心且全心全意地去行，而非透過他人、草率且厭煩地行事，彷彿我們已等不及要擺脫我們正在施予善行的那個人。請仔細留意我們的主和救主所說的每一句話、所做的每一個動作中蘊含著何等的美善與愛。無論在此時，還是在此前此後的場合，祂都表明，不僅天主的每一件恩賜是完美的，祂賜予恩賜的方式也是完美的。

「眾人都害怕起來，光榮天主說：『在我們中間興起了一位大先知，天主眷顧了他自己的百姓。』」基督以祂對那孩子和母親細心的對待，成功地驅散了對怪物和魔法的恐懼，但他們中間仍存有恐懼。然而，這種恐懼是好的，因為它是對天主的敬畏，並引發了對天主的讚頌和光榮。民眾談論基督，說祂是那位大先知，天主早在梅瑟時代就已應許要派遣給以色列人（申18:18）。這百姓仍未能提升到理解基督是天主子的程度，但他們的心靈雖因外邦統治者而如此昏暗受壓，卻能視主基督為大先知，這是好的。倘若耶路撒冷的百姓長老們——他們也看見了基督的許多奇蹟——能夠提升到這普通民眾的見解，他們或許就會克制自己，不犯下定天主子的罪並殺害祂的可怕

罪行。但每個人都按其本性和自己的心靈行事：基督使死者復生，而猶太長老卻從生者奪去生命。祂是愛人者，他們卻是殺人者——並且是殺害天主者。祂是行善的行奇蹟者，他們卻是作惡的行奇蹟者。但最終，這些邪惡的長老除了自己的生命，無法奪走任何人的生命。他們所殺害的所有先知，都與天主和世人永遠活著，而他們卻像蛇一樣隱藏在這些先知的陰影中，代代相傳，承受著每一代的定罪和詛咒。同樣地，他們殺害基督，殺害的不是祂，而是他們自己。

那位如此輕易地使他人復活者，自己也從死者中復活了，在天地間顯示自己為最大的光，這光越是被人熄滅，就越發熾烈地燃燒照耀。我們都在這光中生活、呼吸並歡欣。這光中之光將再次，並且很快，向所有生者與死者啟示。那將是在人類歷史終結時，主耶穌來臨，從墳墓中復活死者，並審判所有曾生活在地上的人，從亞當直到時間的終結的人。那時，救主話語的真理將再次並完全地顯明：「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死者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凡聽從的，就必生存。」使納因寡婦之子復活的奇蹟，既是出於對哀傷母親的憐憫而行，也是為幫助我們對最後的、普遍的復活懷有信心，這復活是奇蹟中的奇蹟、公義中的公義、喜樂中的喜樂。願光榮與讚頌歸於主耶穌，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一主日

主，播種者

路 8:5-15

「有一個撒種子的，出去撒種子；他撒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踐踏了，並有天上的飛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頭上，一長起來，就乾枯了，因為沒有濕氣。有的落在荊棘中，荊棘同它一起長起來，把它窒息了。又有的落在好地裡，長起來，結了百倍的果實。」他說完這些話，就高呼說：「有耳聽的，就聽吧！」他的門徒問他這比喻有什麼意思。他說：「天主國的奧秘，是給你們知道的；對其餘的人，就用比喻，使那看的，卻看不見，聽的，卻聽不懂。這比喻的意思是：種子是天主的話。那些在路旁的，是指那些人聽了，隨後就有魔鬼來到，從他們心中把那話奪去，使他們不致信從而得救。那些在石頭上的，是指那些人，他們聽的時候，高興的接受那話，但這些人沒有根，暫時相信，一到試探的時候，就退避了。那落在荊棘中的，是指那些聽了的人，還在中途就被掛慮、錢財及生活的逸樂所蒙蔽，沒有結出成熟的果實。那在好地裡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誠實的心傾聽的人，他們把這話保存起來，以堅忍結出果實。」祂說完這些話，就大聲說：「有耳聽的，就聽吧！」

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長長的比喻，由無數個比喻所組成。這個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就像被講述的故事一樣短暫。但是，隱藏在每一個比喻中的屬靈內核卻持久的。那些只用這些比喻來滋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的人，在靈性上仍然是饑渴的，因為靈性是由這些比喻的內核滋養的，而他們卻無法深入這個內核。一個不屬靈的感性之人以許多比喻的綠葉為食，卻總是饑餓的，並因這饑餓而焦躁不安。一個有靈性的人則會在這些各種各樣的比喻中尋找內核，

並以此為食，獲得滿足，充滿平安。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比喻，因為它們都像綠葉或包裹著隱藏內核的膜。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比喻的內容，因為它是屬靈內容、內核和養料的外衣。

置身於這個世界，人仿佛被天主用在比喻中所表達的智慧之海所包圍。但是，只用眼睛觀察這種智慧的人，看到的只是這種智慧所穿的外衣；他看，看到的是大自然的外衣，卻看不到它的精神和內核；他聽，聽到的是大自然的聲音，只聽到空洞的聲音，聽不懂其中的含義。眼睛沒有看到大自然的內核，耳朵也沒有聽到大自然的意義。精神發現精神，意義尋找意義，理解遇見理解，愛感知愛。

這個世界的確是一個可憐、可悲的地方。它是匆忙而又短暫的，誰抓住它，把它當作不可或缺的事物，誰就會不可避免地墮落，在痛苦和羞愧中哭泣。但是，這個世界是一個藉比喻施教的豐富寶庫，凡明白這個世界並以這種方式利用它的人，決不會墮落，也不會羞愧。

主耶穌基督自己也經常利用從大自然所取的比喻——世間的事物和所發生的事——來教導人。祂在教導人的時候，常常利用普通的事物和事件，來說明這些內核所提供的營養，以及隱藏在其中的事物有多麼深奧。普通人從流星、地震、大戰等奇異罕見的事件中尋找意義，但很少有人從最普通的日常事件中尋找和發現屬靈意義。主耶穌自己就是世上最稀有的曾在世上行走過的稀有者，祂特意取了今生最普通的事物，向世人啟示永生的奧秘。還有什麼比鹽、酵母、由芥子長出的大樹、太陽、麻雀、青草和野地裡的百合、麥子和莠子、石頭和沙子更普通的事物呢？那些每天只用眼睛觀察這些事物的人，沒有一個能想像在這些事物中尋求天主國度隱藏的奧秘。但基督就在這樣的事物旁停下來，喚起人們對它們的注意，揭示了隱藏在它們外在形式下的不可估量的屬天奧秘。同樣，主利用簡單、普通的事件來呈現並解釋人的整個屬靈生命、人墮落和得救的整個歷史、世界末日、最後審判以及天主對罪人的憐憫。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看到撒種的比喻、麥子和莠子的比喻、塔冷通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和惡園戶的比喻中描述的這些普通事件，但沒有人想到，在這些事件的葉子下面，有如此滋養人類精神的內核，直到主親自講述了這些比喻，解釋了它們的意義，揭示了它們的內核。

今天的福音闡述了基督著名的撒種比喻，這個寓言的外在形式是一非常

普通的事情，但內核卻同時隱藏著主耶穌本人、人類靈魂、福音教誨以及人靈魂毀滅和拯救之路的根源。

「有一個撒種子的，出去撒種子。」這是多麼簡單而又正式的開端！播種的時機已到；霜雪預備了土地，田地也已犁好。春天來了——撒種的人出去撒他的種子。撒種的人從他的房屋出去，到他的田地裡，撒他的種子；不是別人的，而是他自己的。這裡表面看似簡單，內裡卻深奧無比：撒種者是基督，種子則是福音那賦予生命的教導。人類經過數千年的試煉與苦難、漂泊與渴望，已被預備好接受這賦予生命的神聖教導之種子；先知們犁過人類靈魂的田地，而基督如同漫長嚴冬後的春天般顯現，作為撒種者出去撒種。先知們是犁田的人，而祂是撒種者。如果先知們曾在此處或彼處撒下少許種子，這種子並非他們自己的，而是從天主那裡借來的。基督出去撒種。在基督之前的假教師從魔鬼那裡取了種子，撒遍全世界，說那是他們自己的。基督不向任何人借取，而是真實地撒下自己的種子。「有一個撒種子的出去」——如何出去，從何處出去？天主子從祂父的永恆懷抱中出來，卻沒有離開那懷抱。祂進入人的血肉中，以人的身份為人服務。祂如同從太陽發出的光那樣出來，卻沒有離開太陽。祂如同樹從根生出那樣出來，卻沒有離開根。人的靈魂是祂的田地，祂進入祂的田地。「世界是藉他造成的」（若1:10），祂來到世界——進入祂的田地。祂離開自己的房屋，進入祂的田地撒祂的種子。這是真正的撒種者，因祂無可爭辯的所有權以及祂道路的純潔與公義，而在各方面都安享平安。不像一個僕人，從陌生人的房屋進入陌生人的田地，撒陌生人的種子——有時，在壞脾氣中，他忘了本分，將陌生人的視為己有，因此被不安與恐懼所圍繞。

「『他撒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踐踏了，並有天上的飛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頭上，一長起來，就乾枯了，因為沒有濕氣。有的落在荊棘中，荊棘同它一起長起來，把它窒息了。又有的落在好地裡，長起來，結了百倍的果實。』他說完這些話，就高呼說：『有耳聽的，就聽吧！』」這最後一句話表明，比喻含有隱藏的意義。所有人都有耳朵，能輕易聽到這比喻的聲音和話語，但並非所有人都有靈性的聽覺，去聆聽在其中呼吸的聖神，因此主說：「有耳聽的，就聽吧！」

這整個比喻是清晰而準確的，即使僅將其視為對日常事件的描述也是如

此。每個農夫都能根據親身經驗證實，當種子撒在田裡時，情況正是如此。每個人都能向你講述他在田間付出的勞苦與經歷的考驗：封閉橫越田地的路徑，清除石塊，根除並焚燒薊草，從而使整片田地肥沃。但講述這個比喻，並非為了其中人人熟悉的部分，而是為了其中無人知曉的隱藏意義。講述它是因為其中蘊含著深刻、持久、屬靈的真理。

田地象徵人的靈魂；田地的不同部分象徵不同人的靈魂。有些如同路旁的土壤，有些如同石地，還有些如同荊棘叢生的地塊。然而，另一些則如同好地，遠離道路，沒有石塊和荊棘。為何撒種者不將種子只撒在好地上，而不撒在路旁或石塊荊棘中呢？因為福音的喜訊是普世共通的，並非秘密，也不局限於某一群人，正如希臘人和埃及人中許多晦暗「神秘」的教導那樣，那些教導的目的更在於獲取對人的控制權，或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控制，而非靈魂的得救。「我在暗中給你們所說的，你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報告出來；你們由耳語所聽到的，要在屋頂上張揚出來。」（瑪 10:27）主如此命令祂的門徒；偉大撒種者命令撒種的人們。天主願所有靈魂都得救，因為「祂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弟前 2:4），「不願任何人喪亡」（伯後 3:9）。倘若主只將祂的神聖教導撒在善人之中，惡人便有藉口說他們從未聽聞福音，並將自己的喪亡歸咎於天主，而非自身的罪惡。沒有人會因天主的過錯而喪亡，因為天主是公義的，任何過錯都無法接近祂的公義之光。

種子有三部分會損失，這一事實，既非撒種者的過錯，也非種子的過錯，而是土地的過錯。許多人喪亡，既非基督的過錯，也非祂神聖教導的過錯，而是人們自身的過錯。他們不願付出勞苦與愛心去培育所領受的種子，不保護它免受莠草侵害，不將它深植於靈魂肥沃的深處並守護它直至結果與收割之時。然而，即使田地的三部分不結果實，天主仍會因祂的話語獲得豐收。正如祂藉先知所說的：「我口所發出的言語，也是如此；決不空空地回到我這裡來，反之，它必實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依 55:11）即使有人不願利用基督的話語，也不意味這話語是徒然撒下的。對天主而言，一切皆有可能：祂能因此使祂在好地上的收成更為豐碩。在最壞的情況下，祂的話語將歸回祂那裡；即使不是以其他方式，也會如同惡僕埋在地裡的塔冷通，或如同帶給一家卻被拒絕的平安。主曾告訴宗徒們，要對他們所進入的每一戶人家祝禱平安：「倘若這一家是堪當的，你們的平安就必

降臨到這一家；倘若是不堪當的，你們的平安仍歸於你們。」（瑪 10:13）

讓我們更好地聆聽主親自揭示這比喻的內在含義。這是福音中少數由基督親自解釋的比喻之一。祂這樣做是因為宗徒們請求祂：

「他的門徒問他這比喻有什麼意思。他說：『天主國的奧秘，是給你們知道的；對其餘的人，就用比喻，使那看的，卻看不見，聽的，卻聽不懂。』」這比喻或許因其過於簡單，門徒們難以理解並與靈修生活聯繫起來。根據聖瑪竇所載，門徒首先問：「為什麼你用比喻對他們講話？」（瑪 13:10）聖路加略去了這個問題，代之以另一個問題：「這比喻是什麼意思？」基督回答了這兩個問題。首先，祂將作為聽眾的門徒與其他聽眾區分開來。儘管門徒是單純的人，但天主的恩寵與他們同在；儘管他們當時尚未達至成全，但他們的靈性眼目已足夠開啟，能認識天主的奧秘。有時可以直接對他們說話，無需使用比喻，但對其他人則不可能。從基督臨終前與門徒的最後談話中可見，並非總能不用比喻對宗徒們說話：「這些事，我用比喻對你們說了；時候要到，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話。」（若 16:25）

為何祂用比喻對眾人說話？「使那看的，卻看不見，聽的，卻聽不懂」。這意味著：倘若祂對他們說得清楚明白，不用比喻，他們用肉身的視覺觀看，卻什麼也看不見；用肉身的聽覺聆聽，卻什麼也不明白。靈性的事物無法用肉身的視覺看見，也無法用肉身的聽覺聽見。這些話具有這樣的含義，從聖瑪竇福音中稍有不同的用詞可以清楚看出：「因為他們看，卻看不見；聽，卻聽不見，也不了解。」（13:13）當天主向他們陳述赤裸的靈性真理，而不將其包裹在比喻中，也不將其與這感官世界的事物和事件相比較時，他們既看不見這真理，也不明白它。

所有屬神的真理都來自另一個世界——屬神的、天上的世界——它只能以屬神的視力、聽覺和理解力來察覺和掌握。但這些屬神的真理是以事物和事件的形式呈現在這個世界上的。許多人已經失去了看見、聽見和理解屬神真理的能力。許多人只看見形式，只聽見外在的聲音，只理解事物和事件的外在內容、形式和性質。這就是肉體的視力、肉體的聽覺和肉體的理解力。主耶穌知道人的盲目，因此，作為一位最有智慧的導師，祂引導人們從肉體的事物走向屬神的事物，從物質的事實走向屬神的事實。因此，祂用比喻對他們說話——這種形式能夠被他們的視力、聽覺和理解力所掌握。

主回答了第一個問題後，接著轉向第二個：「這比喻的意思是：種子是天主的話。那些在路旁的，是指那些人聽了，隨後就有魔鬼來到，從他們心中把那話奪去，使他們不致信從而得救。」主曾對眾人說：「被人踐踏了，並有天上的飛鳥把它吃了」，但祂對門徒說：「隨後魔鬼來到，從他們心中把那話奪去。」兩者意義相同，後者解釋了前者。如同人踐踏路旁的種子，飛鳥啄食它，魔鬼也踐踏並啄食天主在人心中的種子——祂的話語。因此，明智的家主會圍起他的田地，封閉穿越其中的路徑；明智的人也會圍起穿越他心靈的路徑，使惡神無法通過，無法踐踏、摧毀天主在其中所撒的一切。當我們在內心開闢一條路徑時，便是向一群烏合之眾和惡魔敞開了大門。神聖的種子隨之腐爛毀滅，而這群烏合之眾不僅將神聖種子踩在腳下，還撒下自己的邪惡種子。這樣一顆受影響且向所有來者敞開的心，如同一個不貞的婦人，對丈夫不忠，將自己變成一個惡臭的垃圾堆和一條無處可通的路徑，空中貪婪的飛鳥（即惡魔）迅速飛落其上。對他們而言，沒有比那些輕易給予他們通路的人類靈魂更可貴的了。

在石頭地與荊棘中，種子至少開始發芽，但在路上，它無法生長，因為有旅客和過路人立即將其踐踏在腳下，還有惡魔將其奪走。神聖的種子只在貞潔的靈魂中結出果實，那靈魂不是一條敞開的路徑，而是一塊不允許任何侵入者的圍籬田地。若需要一個比喻來解釋另一個比喻，那麼這個關於路上種子的比喻，將是對罪婦比喻的最佳註解。

為何魔鬼要從人心中奪走這話語？主以這些話解釋道：「使他們不致信從而得救。」由此可見，對天主話語的信德是我們得救的基礎與根源。那不在心中持續持守天主話語——且唯獨是天主話語——的人，無法以信德溫暖己心，其靈魂自然無法得救。當他的心尚未被天主話語溫暖時，魔鬼便伺機竊取並從心中奪走這話語。那將天主話語視為至寶存於心中的人，是有福的，他不允許任何人或惡魔踐踏這神聖的播種或將其奪走。

「那些在石頭上的，是指那些人，他們聽的時候，高興的接受那話，但這些人沒有根，暫時相信，一到試探的時候，就退避了。」他們起初喜樂地接受，暫時相信，但最終因恐懼而退避，如同一個在監獄中度過多年的人，當他看見有人打開門喊：「出來吧，你自由了！」他起初歡喜並準備離開，但當他意識到自己必須遵循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時，就對這陌生未知的新生

活感到害怕，寧願回到監獄，關上身後的門。

一顆過於緊附塵土的心充滿恐懼，並因其俗世性而化為頑石。天主的話語在最外在的風暴與狂風中最易生長，如同山上的松樹。但一個恐懼的人，雖曾喜樂地接受了天主的話語，卻被風暴狂風所驚嚇，於是拋棄天主的話語，將其丟棄，再次擁抱自己的俗世性。塵土給出更快的收成，但為天主話語的果實，必須等待。恐懼的人被疑慮吞噬：「若我放棄手中這些塵世的果實，誰知道我能否活到品嘗天主聖言所許諾的果實？」於是，恐懼的人對天主心存疑慮，卻被塵世說服；他懷疑真理，卻信服謊言。信德未能在他的石心扎根，便消逝了，而撒在石上的天主聖言便歸回它的撒種者。

今日我們中間有許多這樣恐懼的人。對天主的信德在他們心田表面生出綠芽，但土壤極淺，底下是堅硬的岩石。當天主真理的太陽照耀他們時，在光照中他們看見天主的話語需要深厚的土壤，將根鬚扎入心靈、靈魂與理智的深處，他們便害怕了。他們願意讓天主進入他們的門廳，卻將所有其他房間留給自己。但當他們看見天主太陽的偉大，以及沒有一個房間能在祂臨在時保持黑暗時，恐懼便臨到他們。當這樣的人為天主的話語陷入困苦或迫害——即風暴與狂風——時，他立刻退縮了。信德的不堅定是事奉一個主人，卻承諾要事奉另一個。不堅定者其實是在事奉魔鬼，卻承諾要事奉天主。當他們不信祂話語中的應許時，天主又怎能相信他們的承諾呢？

「那落在荊棘中的，是指那些聽了的人，還在中途就被掛慮、錢財及生活的逸樂所蒙蔽，沒有結出成熟的果實。」掛慮是荊棘，對錢財的貪戀和世俗的逸樂也是荊棘。當天主的話語落在這樣的荊棘中，它開始發芽。然而，它並未生長成熟，反被荊棘窒息。天主的話語無法在任何陰影中生長。它只能在它作為主要種子的田地中生長，使其他一切處於它的陰影之下。所謂掛慮，我們理解為對肉體生命的憂慮；所謂錢財，指外在的財富積累；所謂逸樂，指世俗的、肉體的、短暫且腐朽的享樂。這些是雜草，天主純淨而嬌嫩的植物無法在其中生長。伯多祿宗徒說：「將你們的一切掛慮都託給他，因為他必關照你們。」（伯前 5:7）主基督只將一種掛慮，且僅此一種，放在我們身上：即對我們靈魂及其得救的掛慮。這是最重大的掛慮，當我們關注此掛慮時，其他一切自會得到照料。所有其他瑣碎的掛慮會窒息這最重大掛慮的種子，然後，缺乏此掛慮，它們全都無人照管，即使人在地上與它們共存

千年也是如此。

至於錢財：真正的財富來自天主，而非從人或自然中強取。「信賴自己財富的人，必至跌倒。」（箴 11:28）他將在苦澀與不滿中死去，並在雙手空空、如同乞丐的狀態下，來到天主的審判台前。

「今生的逸樂」又如何呢？它們不也是窒息天主話語的雜草與荊棘嗎？而世俗的逸樂，真是那些渴求它們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嗎？讓我們聽聽一位曾沉浸於今生逸樂之人——撒羅滿王——的自白：「凡我眼所希求的，我從不加以拒絕；凡我心所願享的快樂，我從不加以阻止……然後我回顧……看，一切都是虛幻，都是精神的煩惱，在太陽下絕無益處。」（訓 2:10-11）而撒羅滿的父親，比撒羅滿更有智慧，如此說：「上主的規誡是正直的，能悅樂心情。」（詠 18:8）「祢的教誡是我永遠的基業，因為它們是我心中的喜樂。」（詠 118:111）「我對祢的聖言欣喜，有如獲得許多戰利品的人。」（詠 118:162）由此可見，真正的逸樂、財富、喜樂與歡欣，都在天主的話語中。世上一切的財富、逸樂與歡欣，只是靈性世界、天主國度中財富、逸樂與歡欣的蒼白影像。

「『那在好地裡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誠實的心傾聽的人，他們把這話保存起來，以堅忍結出果實。』祂說完這些話，就大聲說：『有耳聽的，就聽吧！』」「好地」就是那些渴慕真理、飢渴於愛的美好靈魂。如同口渴的鹿急於尋覓溪水（聖詠 41:1），這些美好的靈魂穿越此世的乾旱荒漠，尋求以永恆的真理與持久的愛來滿足飢渴。當基督口中所出的甘露與天上瑪納降在這樣的靈魂上時，他們沐浴在喜樂中，向天高長，結出不可勝數的果實。只有一條路徑穿越這些靈魂：即基督行走的路徑；它對所有其他旅客和過客都是封閉的。這些靈魂中沒有成堆的岩石或荊棘叢，只有潔淨、柔軟且肥沃的土地，其上只生長一種子：即主基督所撒的種子。經上說他們「以誠實善良的心」持守它。善人並非將基督的話語寫在紙上保存，因為紙張是人身外之物，可能遺失。他們也不僅將其存於腦中，因為理智在人表面，可能遺忘。而是將其存於最內在的自我中，存於心中，存於「誠實善良的心」中，在那裡它不會失落或遺忘，卻要像酵母般發起，像麥子般結實，使人如飲酒般歡欣，並如膏油般傅抹整個生命，使其如太陽般發光。

基督的話語在好地裡結出怎樣的果實呢？「有的結了一百倍的，有的六

十倍的，有的三十倍的。」（瑪 13:23）主說這話是出於祂對人類無限的仁慈和俯就。祂不向所有人要求同等的果實，而是向有些人要求多些，向有些人要求少些，為使盡可能多的靈魂得救並繼承天國。聖路加只提到一百倍的果實，為顯示好地裡收成的豐碩；然而，瑪竇和馬爾谷不僅談到收成的豐碩，更提到三種不同的收成，使家主感到滿足。如此，這比喻與塔冷通比喻的意義相同。主對那領了十個塔冷通的僕人和那領了五個塔冷通的僕人說了同樣的話，並許諾他們同樣的賞報：「好！善良忠信的僕人……進入你主人的福樂罷！」（瑪 25:21-23）天國之內有大小和權柄的等級，並非所有得救者都處於同一層次，儘管所有人都將在不可言喻的光輝和無法形容的喜樂中。

「有耳聽的，就聽吧！」主用這些話結束了祂對這比喻的解釋，正如祂先前向眾人講述比喻本身時也以此作結。不僅如此，祂還「大聲說」。兩種場合祂用了相同的話語，且兩次都記載：祂「大聲說」！為何如此？為喚醒聾者的內在之耳；為使祂賦予生命的智慧之回響穿越世紀，讓世世代代的人直到時間終結都能聽見。因此有重複的呼喊，有話語的重複：「有耳聽的，就聽罷！」這是人類慈愛的摯友的呼喊，是那唯一的朋友向那些被空中黑鳥如棄屍般撲食之人發出的呼喊；是警示危險的呼喊；是指向唯一窄路的呼喊，為從這腐朽、燃燒、冒煙的世界中得救；是溫良柔和的主的呼喊，因為此處攸關的是人類生命的拯救——不是衣物、房屋或土地的拯救，而是生命的拯救。祂的呼喊並非出於對人的憤怒，而是如同一位細心的母親看見孩子被蛇圍繞時向他們發出的呼喊。孩子們嬉戲著，未注意到蛇，但母親看見了。當孩子們確實看見蛇時，他們不知該逃往何方以自救，但母親知道。因此她向孩子們呼喊。基督也如此向人類呼喊，從歷史的起頭直到末後：「有耳聽的，就聽罷！」願光榮與讚頌歸於我們生活且賦予生命的主救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二主日

拉匝祿和富家人

路 16:19-31

「有一個富家人，身穿紫紅袍及細麻衣，天天奢華地宴樂。另有一個乞丐，名叫拉匝祿，滿身瘡痍，躺臥在他的大門前。他指望藉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饑，但只有狗來舔他的瘡痍。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亞巴郎的懷抱裡。那個富家人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陰間，在痛苦中舉目一望，遠遠看見亞巴郎及他懷抱中的拉匝祿，便喊叫說：父親亞巴郎！可憐我罷！請打發拉匝祿用他的指頭尖，蘸點水來涼潤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燄中極其慘苦。亞巴郎說：孩子，你應記得你活著的時候，已享盡了你的福，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現在，他在這裡受安慰，而你應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們與你們之間，隔著一個巨大的深淵，致使人即便願意，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也不能，從那邊到我們這邊來也不能。那人說：父親！那麼就請你打發拉匝祿到我父家去，因為我有五個兄弟，叫他警告他們，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亞巴郎說：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聽從他們好了。他說：不，父親亞巴郎！倘若有人從死者中到了他們那裡，他們必會悔改。亞巴郎給他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梅瑟及先知，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了，他們也必不信服。」

人們在地上為自己的財產爭吵不休，這種令人疲憊又無益的爭執永無止境。人啊，你們究竟屬於誰？羊群為牧場爭鬥；牧場和羊群的主人站著，驚愕地看著他的羊群為牧場爭鬥，而羊群和牧場本都是他關切之物。

人們記得許多事，但有一件事無論重複多少次，他們永遠無法記住：他們空手來到這世界，也將空手離開。

人們瓜分這片黑暗的大地，然而他們從未能真正成功地分完。人們以生命捍衛自己土地的邊界，然而這些邊界卻是可以移動的。那無比廉價的東西，代價卻無比高昂；而人們對此並不太反對，反而給這可怕的代價冠上「正義」或「愛國」或其他使人心安的名稱。只是，從未有人說過，羊為了一把青草而喪命是瘋狂的——因為青草的存在是為了養生，而不是為了奪命。

財產的問題，歸根究底，不過是青草的問題，因為人所吃、所穿的一切，不過是青草，或比青草更沒有生命的東西。在《聖經》開端就說到，天主賜給人與一切動物青草和植物作為食物（創 1:29-0 節；9:3）。若你問人們：「哪一樣更重要——青草還是人？」你只會得到一個答案：「人。」但在人們的行為上，他們卻表明自己認為青草比人更重要，因為他們為了青草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也犧牲他人的生命。如果財產的問題是青草的問題，那麼這問題就是人類在世生活中最大的絆腳石。唯有那些在靈裡最肖似天主的人，不會被這塊絆腳石絆倒，而是繞過它，平靜地把自己的財產留給他人。至於其餘的人，這塊絆腳石成了他們爭吵、爭論、勞苦與流汗的對象，成了他們整個人生的主題與內容，最終也成了他們的紀念碑。

克羅伊斯王的財富何在？盧庫魯斯的盛宴何在？凱撒們的帝國何在？拿破崙的權勢何在？這一切總能找到些許痕跡，以某種形式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富有的克羅伊斯如今何在？貪食的盧庫魯斯何在？權慾薰心的凱撒們何在？強大的拿破崙何在？最要緊的是知道人在何處；而非他們的財產在何處。然而，在我們弄清人究竟屬於誰之前，我們無法知道這一點。

那麼，他們究竟屬於誰？找到這個問題答案的人，將輕易找到人對財產問題的答案，如同修路工移除了路上的岩石後，便能輕鬆處理碎石與落葉一般。

當人們不靠主基督而自行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正如他們數千年來所做的那樣，他們以兩種方式之一作答：一，人受邪惡的屬靈力量的控制，這些力量隱藏在自然背後，戴著自然的假面具；二，人是自然的財產，自然創造了他，將他像其他家具一樣保存一段時間，最終將他拆解並殺死。自世界奠基以來，所有智者未曾從基督那裡借得一絲理解，對於人屬於誰或屬於什麼的問題，他們只有這兩種答案。

基督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清楚表明，人屬於全然仁慈的天主。人並非作為物品被天主「擁有」，而是作為自由而理性的存在，作為天主的子女而屬於祂。這答案並非某位哲學家的見解——若是如此，我們不會相信——而是那位遍察萬有者的答覆，祂從存在與生命的聖三源泉降臨造訪世人，生命從那源泉流經萬世。因此，我們相信這答案是真實的，並視之為唯一的救恩真理。這確實不能僅稱為一個答案，而是遍察萬有者所作的見證。

憑此見證，我們得到了關於人的財產問題，以及地上所有所有權、經濟與政治問題的答案。人屬於天主，隨之而來的是自然也屬於天主。這意味著人稱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實為天主所有，天主將它們借予人。天主將祂的這些財產不平等地借予人。為何不平等？因為人是自由而理性的存在。天主不會不平等地分配事物給無生命的物質，或給沒有理智與理解力的半活物。然而，祂確實不平等地分配給祂自由而理性的受造物，為使他們的理解力與自由能清晰顯明；為使人們認識到彼此的相依，並藉著智慧運用天主所借予之物，努力達成自己與弟兄們的得救。因此，天主借予人的東西——即人錯誤地稱為自己所擁有之物——其本身即是人得救的途徑。

今天的福音談到一個富人，他並非如此看待自己的財產，而是截然相反，正因如此，他遭受了極大的折磨，僅僅讀到對這些折磨的描述，就使我們的心凍結，頸後的毛髮豎起。

主說：「有一個富家人，身穿紫紅袍及細麻衣，天天奢華地宴樂。另有一個乞丐，名叫拉匝祿，滿身瘡痍，躺臥在他的大門前。他指望藉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饑，但只有狗來舔他的瘡痍。」這是世間不平等的可怕圖景。但請稍候；我們稍後將看見天上不平等的可怕圖景。何等鮮明的對比並置：一邊是身穿紫紅袍及細麻衣的富家人，另一邊是滿身瘡痍的乞丐。一邊是人與同類為伍：富有、飽足、衣著華美、歡樂；另一邊是人的唯一夥伴只有狗。一邊是財富、健康與飽腹；另一邊是痛苦的匱乏、疾病與饑餓。一邊是升至天空的歌聲與舞蹈之聲；另一邊是默默盼望一點碎屑的麵包，默默看著汗水從身體流下，默默等待死亡。沉默而忍耐——因為經上未說拉匝祿曾求助或如其他乞丐般呼喊。他在饑餓中，只渴望以富家人桌下的碎屑充飢，但他卻保持著沉默。他在心中與某人交談，但未用舌頭與任何人交談。當他被狗圍繞的整個身體，比世上任何舌頭都更清晰地訴說著這貧窮時，關於他

的貧窮，他的舌頭又能說什麼呢？

請注意這裡非常重要的一點：主沒有提及富人的名字，卻告訴我們乞丐的名字。在整個比喻中，富人的名字始終不為人知，而拉匝祿的名字卻在地上和天上被稱呼。這意味著什麼？這難道不是完全違背了人間的慣例嗎？人間的慣例是記錄並提及富人的名字，卻要麼不知道窮人的名字，要麼即使知道也懶得提及？窮人在人群中行走或爬行，如同無名的影子，只被統稱為乞丐，而富人的名字卻在宮廷中迴響；他們在史詩中被歌頌，在歷史中被記載，在媒體中被記錄，在墓碑上被雕刻。

正因如此，主沒有提及富人的名字：為免過度尊榮那被世人極度尊崇者，並為顯明天主的判斷與人的判斷不同，且往往與之完全相反。祂降臨人世並非為了仿效人對待人的方式，而是為展示上天如何對待世人。藉著省略富人的名字，祂揭示了一個天上的奧秘。這樣一個富人的名字在天上將不為人知。它不會在天使與聖人中被提及；它將從生命冊上被塗抹。主本可以像對待窮人那樣給富人一個名字，但祂那賦予生命的雙唇並無特別意願說出它，從而給予這已被生命冊塗抹之人更新與生命。請注意，主似乎刻意避免提及黑落德、比拉多或蓋法之名。祂論及黑落德時說：「你們去告訴這個狐狸罷！」（路 13:32），並未提其名。更早之前，天主已透過聖詠作者論及罪人說：「他們的名號，決不掛在我嘴邊。」（詠 16:5）儘管主耶穌對義人說：「你們應當喜歡的，乃是因為你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天上了。」（路 10:20）祂推薦這種喜樂超越其他的一切喜樂，甚至超越因邪靈服從他們而有的喜樂。

這位富人究竟做了什麼惡事，以致主不願提他的名字？主並未指控他偷竊、虛偽或通姦，謀殺或不信天主，也未指控他以不正當手段獲取財富。那麼，當那活生生的指控立於他宅邸門前，不是用墨水寫在紙上，而是用創傷與瘡痍刻在活人皮膚上時，主指控他的是什麼呢？毫無疑問，這富人具備一切惡習，這些惡習是財富不可避免地帶給輕浮之人的。一個日日衣著華美、飲食奢靡、沉溺歡樂的人，心中沒有敬畏天主的位置。他無法管束舌頭不閒談，肚腹不貪食，內心不驕傲虛榮、鄙視他人、輕慢天主之事。這一切必然驅使人走向淫亂、欺詐、報復、謀殺與背棄天主。但主並未列舉富人這些罪惡與惡習。從祂的這個比喻中，唯一清楚顯示的是富人的一項不義：他極度

蔑視拉匝祿這個人，只是因為他的疾病與貧窮。

倘若拉匝祿是個身穿綢緞的健康人，出現在大門前，他無疑會受到富人的問候並被邀請入席。他會被當作一個人來問候和邀請。然而，富人沒有在貧窮而又滿身瘡痍的拉匝祿身上看到一個人，也沒有承認他是一個人。他輕視天主的這個受造物，彷彿他不存在一般。他轉開視線，以免玷污自己的眼目。他將自己視為他個人的私有財產，將財富視為完全屬於自己所有，而非天主的借貸。他將天主賜予的塔冷通埋在自己肉體的泥土中，無人從中獲益。你們的心因宴飲沉醉而膨脹（路 21:34），對靈性世界和靈性價值完全盲目。他只用肉體的眼睛觀看，只用肉體的耳朵聽聞，過著全然投身於肉體事務的生活。

富人的靈魂如同拉匝祿的身體一樣滿是瘡痍。他的靈魂是拉匝祿身體的真實寫照，而拉匝祿的身體也是他靈魂的真實寫照。天主如此在地上安置了兩個人，互為明鏡：一個在宅邸內，一個在其門前。富人外在的華貴映照出拉匝祿內在的境況，而拉匝祿外在流膿的瘡痍則映照出富人內在的境況。主有必要列舉富人的所有罪過嗎？它們一瞬間就全部顯露無遺了。富人對拉匝祿缺乏憐憫之心，拉開了覆蓋他靈魂這垃圾堆的帷幕，這垃圾堆的一切污穢——在眼目、耳朵、鼻子和舌頭面前——瞬間暴露無遺。

這是地上兩個人的圖景：一個人的名字為人所熟知並樂於提及；另一個人的名字無人感興趣知道。但現在我們看到這兩個人在天上的景象：

「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亞巴郎的懷抱裡。那個富家人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陰間，在痛苦中舉目一望，遠遠看見亞巴郎及他懷抱中的拉匝祿。」富人死去，如同窮人一樣。無人出生到這世界是為了永遠活在世上，因為這世界是必死的，等待著它的終結。富人死去時，為此世嘆息；窮人死去時，為來世嘆息。離開這世界時，富人離開了輝煌、奢華與享樂；拉匝祿離開這世界時，離開了饑餓、瘡痍與狗群。

但請看如今天主的收成。窮人死時，天使取走他的靈魂，帶往樂園；富人死時，天使從他的病榻空手而歸。在一棵看似腐朽的樹上，天使發現並採摘了美妙成熟的果實；而在另一棵看似青翠繁茂的樹上，他們卻找不到果實。「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被砍倒，投入火中。」（路 3:9）這預言性的話語在這無憐憫之心的富人身上字字應驗。他的身體與靈魂皆被砍伐；身體被

拋入墳墓，在土中焚燒，靈魂被投入地獄，在那裡燃燒。天使沒有聚集在他的病榻周圍，因為知道他們將一無所獲。取而代之，魔鬼與人靠近他，各自埋葬他：魔鬼將他的靈魂埋於地獄，人將他的身體埋於土中。

人們對富人之死與拉匝祿之死的反應自然不同，正如他們生前的情況一樣。富人的死訊傳遍四方，全城的人湧來參加他的葬禮。他那冰冷的屍體——或許是自出生以來首次在死亡中顯得嚴肅——重新穿上紫紅袍和細麻衣，安放在稀有木材與金屬製成的棺柩中，由披著黑色鞍布的馬匹拉著鑲金靈車穿過城市，如此強勢地要求為一個以其一生揮霍了上天同情的人表達哀悼。靈車後跟隨著成群的朋友、親屬和僕人，皆身著黑色喪服。跟在誰後面？跟在一個不願將桌上殘羹給飢餓乞丐的人後面。全城出動為他送葬，以表達對這位傑出同胞的敬意，並聆聽關於他美德的講道和對他為城市、國家乃至全人類所做貢獻的頌詞。他們聽到的言辭如紫袍般華美，如屍身上的細麻衣般平滑，而這屍體如今已不需要這世上的任何碎屑；這些話語虛假如這人的一生；空洞如他毫無善行的靈魂。最終，身著紫紅袍和細麻衣的屍體被埋入土中，不是被狗舔舐，而是被蛆蟲啃食。花環與綠枝被放在他墳上，而他已失去天上的榮冠。一塊刻字昂貴的石碑立在一個名字未載於生命冊的人的頭上。但在參與這無用遊行的數千人中，沒有人想到富人的靈魂已在地獄中。

窮人拉匝祿的葬禮是怎樣的？就像路上發現的死狗被埋葬一樣。當時必有某個民政當局負責處理路上死去的乞丐，出於各種原因將他們埋葬，尤其是兩個原因：擔心狗可能將他的屍體撕成碎片，把碎塊帶到全城各處；以及害怕屍體開始發臭，從而在城中傳播疫病。無論如何，必須盡快將屍體運出城外埋葬，因為這具扭曲、滿佈瘡痍、衣衫襤褸的屍體，有礙觀瞻。這些原因沒有一個是為了拉匝祿，全是為了城中居民的福祉著想。這可憐人生前死後都是他人的麻煩。當局對此等不快消息只能皺起鼻子，找人執行這厭惡性工作，並盤算如何支付費用。消息口耳相傳：有個乞丐死了；誰來埋他？費用誰出？他是誰？或許有好奇的孩子會問。真是傻問題；誰會知道並記住一個乞丐的名字？

從世人眼中的價值來看，這兩個人之間存在著多麼巨大的差異！但上天對人的評判並不十分感興趣：無論是人的讚美還是唾棄，授勳還是定罪。人的評價僅止於死者的墳墓，而上天則接納靈魂，作出自己的評判。因此，衣

著華美的富人下了地獄，而滿身瘡痍的拉匝祿卻被提升到樂園。

「他在陰間，在痛苦中舉目一望，遠遠看見亞巴郎及他懷抱中的拉匝祿。」這或許是富人自出生以來首次舉目向天。在世時，他只注視自己和周遭世界，因無憂無慮，從未舉目向天。今日我們許多人也是如此，因此有諺語云：「無災無難，不禱不告！」那些在此生臨到我們、迫使我們舉目舉心向主的災難，實是千倍的祝福。若這富人在地上不曾詛咒災難，反在歡笑宴樂中逃避它，他本可在地上舉目向天，或許就能從陰間得救，而非在陰間徒然舉目仰望了。

智慧的君王說：「憂愁勝於歡笑，因為愁容能使心靈改善。」（訓 7:3）那富人一生宴樂歡笑，因此完全喪失了對天主的敬畏。當他從陰間舉目時，遠遠看見亞巴郎，拉匝祿在他懷中。經上說「遠遠」，表明陰間遠離義人所在的樂園。亞巴郎按肉身是猶太人的祖先，因他的義德，更成為一切義人的先祖，這些人因信德、順服和謙卑，蒙天主喜悅並承行祂的旨意。而拉匝祿在亞巴郎的懷中。「亞巴郎的懷中」是什麼意思？它意味著所有義人安息的寧靜港灣，天主在他們經歷世上的風暴後，賜予他們安息。

在基督降臨之前，猶太人視亞巴郎為最偉大的義人，而主向猶太人講了這個比喻。自然，隨著基督來到世上，天主國度內出現了比亞巴郎更多的義人。主沒有應許亞巴郎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但祂對宗徒們卻有此應許（路 22:30）。然而，作為閃的後裔，亞巴郎將是首批堪當進入天主國度的人（路 13:28），在那裡與他一同的還有所有其他義人、受迫害被殺的先知、虔誠的君王及其他蒙主喜悅的人。在這群最義德者的團體中，與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若瑟、先知厄里亞和厄里叟、義人約伯和光榮的達味同在的，是拉匝祿——那個生前忍受飢餓、赤身、嘲弄、疾病和流膿瘡痛的可憐人。在那充滿光明、平安和難以言喻喜樂的地方，沒有一人是靠世上的財富宴樂、學識權勢、王冠或地位而進入的，而是憑著對天主堅定的信德和望德、順服天主的旨意、忍耐或及時的悔改而進入的。天主不看人在世上的階級地位，而看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進入祂國度的，是那些擁有君王靈魂而非君王冠冕的人；是那些富於憐憫和信德而非金錢土地的人；是那些通曉天主智慧而非世俗智慧的人；是那些心懷喜樂的人——不是那些僅靠樂師舞者激起歡樂之心的人，而是那些心靈因天主而充滿喜樂的人，正如聖詠作者所

說：「我的肉軀，我的心靈，歡欣鼓舞於生活的天主。」（詠 83:2）

那麼，當這罪人舉目看見這光輝景象，看見拉匝祿親近亞巴郎——那同一個在世時他連名字都不願玷污嘴唇提及的拉匝祿時，他說了什麼？「便喊叫說：父親亞巴郎！可憐我罷！請打發拉匝祿用他的指頭尖，蘸點水來涼潤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燄中極其慘苦。」確實沒有比這更能表達地獄中罪人煎熬之恐怖的話語了。當人稍感飢餓，他尋求肉魚果腹；當人瀕臨餓死，他感激能得到一把橡子維持性命。這富人所處的地獄之火何等難以言喻地可怕，從以下事實清晰可見：他並非尋求冰塊、一桶水甚至一杯水，而僅僅是蘸濕的指尖！僅僅是指尖上的一滴水，以涼潤他燃燒的舌頭！我的弟兄們，但願人們能相信主基督降世不是為擴展虛謊的國度，或使任何事物顯得比其實際更甚，那麼祂這一個福音比喻就足以拯救世上所有生靈。看這人，生前不知慈悲為何物，卻在地獄之火中呼喊慈悲！再看看你們自己，數算一下，你們這些不僅沒有慈悲，還對貧困者刻意冷酷的人！你們很可能很快就會像這富人一樣呼喊慈悲，從那永恆慈悲之光無法透入之地。

「亞巴郎說：孩子，你應記得你活著的時候，已享盡了你的福，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現在，他在這裡受安慰，而你應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們與你們之間，隔著一個巨大的深淵，致使人即便願意，從這邊到你們那邊去也不能，從那邊到我們這邊來也不能。」亞巴郎以溫柔的稱呼「孩子」對地獄中的罪人說話，這顯示了在真福之國中的義人心中毫無惡念。此外，亞巴郎用這樣的稱呼，是希望提醒這位他的後裔：他們同屬一族，富人面前曾有他亞巴郎及其他義人的德表，他本可及時自救，脫離地獄之苦。但他不能答應這罪人的請求，原因有二：首先，這樣的境況符合上天的公義；其次，在那個世界裡，義人居所與罪人受刑之地之間，沒有橋樑或道路可供人通行。是否有任何罪人，因地上教會的祈禱，在最後審判前被天主從地獄帶到樂園，這是天主的奧秘，亞巴郎並未窺探。他只提醒那曾為富人、如今比地上任何乞丐更貧窮的人：他生前已享盡所欲；既然他在地上時不渴求天上的美物，沒有給拉匝祿施捨一口麵包，或流下一滴眼淚，因此他在世時已獲得了全部的報酬。拉匝祿在這短暫的一生中，只受盡了折磨、痛苦和嘲弄，他含淚渴求天上的美物，看，他如今正領受它們。正如主所說：「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瑪 5:4）祂又說：「你們要憂愁，但你們

的憂愁卻要變為喜樂。」（若 16:20）又說：「你們現今歡笑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路 6:25）

這罪人意識到亞巴郎已公正地回應了他的第一個請求，便又喊出另一個請求：「父親！那麼就請你打發拉匝祿到我父家去，因為我有五個兄弟，叫他警告他們，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這突如其來的對他人的憐憫和對他們得救的關切從何而來？這並非憐憫，而是尋求另一個濕潤的指尖來緩解他的痛苦。由此，他揭示了自己的一項特殊罪過：使他人失足。他下地獄，不僅因為他對拉匝祿沒有慈悲，也因為他輕浮的生活方式給他的兄弟們立了壞榜樣，從而導致他們墮落，也為他們開啟了地獄之路。使他人失足是一項可怕的罪過。自己失足並拖累他人，理應受到遠比自己失足更嚴厲的譴責。請聽主關於那些使人失足者所說的可怕的話：「把一塊磨石套在他的頸上，投入海中，比讓他引這些小子中的一個跌倒，為他更好。」（路 17:2）看來這富人的兄弟比他年輕，因此他希望拉匝祿來到他那裡，寬恕他，然後糾正他對兄弟們所犯的罪。這樣，他的火焰就會平息，他的痛苦也會減輕。於是，他向亞巴郎提出這個請求，與其說是為了他的兄弟，不如說是為了他自己。

「亞巴郎說：他們自有梅瑟及先知，聽從他們好了。他說：不，父親亞巴郎！倘若有人從死者中到了他們那裡，他們必會悔改。亞巴郎給他說：如果他們不聽從梅瑟及先知，縱使有人從死者中復活了，他們也必不信服。」亞巴郎也無法應允富人的第二個請求。他為此給出了充分且令人信服的理由。既然梅瑟和先知已清楚告訴人該做什麼才能得救，再派拉匝祿回到地上警告人死後之事有何意義？成千上萬的人得救，並非因死者的見證，而是因生者的見證。既然這麼多人因聽從梅瑟和先知而得救，你的兄弟們也能。罪惡的富人徒然重申他的懇求，並以「倘若有人從死者中到他們那裡，他們必會悔改」的話語來加強。亞巴郎以有力的理由再次拒絕了這請求。如果他們不聽梅瑟和先知，拉匝祿的見證對他們有何用處？梅瑟、依撒意亞和厄里亞豈不是見過天主，並奉天主之名說過話嗎？所以，如果他的兄弟們不信他們，又怎會信從死裡復活的拉匝祿呢？首先，拉匝祿是誰？一個生前與他們無關的人，正如他與富人無關一樣。再者，他們不太可能聽過可憐的拉匝祿的死訊。當他們曾見他滿臉瘡痍時，若他榮耀顯現，如天使般光輝，他們能

認出他嗎？他們何時聽過他的聲音，能認出它？他們何時聽過他悲慘生活的故事，能知道他的經歷？他們豈不會說：「這是幻影」或「幽靈」或「妄想」嗎？撒慕爾從死者中向撒烏耳顯現（撒上 28:11-14）對他有何益處？

亞巴郎的回答對地獄中的罪人毫無幫助，但正因如此，它今日能幫助那些召喚死者靈魂以探求天上奧秘、看似為堅固信德的人。確實，沒有比這更易使人喪失理智、墜入地獄的方法了。招魂術是從光明逃向黑暗，是在黑暗中尋求光明。那些召喚靈魂以尋找真理的人，清楚顯示他們不信主耶穌。但當問題在於被召喚者是否真是那些靈魂時，理性之人怎能相信他們姑媽和鄰居的靈魂——卻不信全能者的真理？姑媽、鄰居、靈媒和術士憑什麼為他們的話作證？基督以祂的血和成千上萬為祂的話獻出生命的信眾的血，為祂的話作證。猶太人不但看見了復活的拉匝祿——瑪爾大和瑪利亞的兄弟——的靈魂，還看見了他的身體和靈魂，卻仍不信，甚至圖謀殺害拉匝祿（若 12:10-11），為阻止他為真理作證。猶太人也見過雅依洛的女兒和納因城寡婦的兒子復活——那麼他們為何不信？

猶太人看見許多死者在基督復活時從墳墓中起來——那麼他們為何不信？最後，他們獲得了對復活主耶穌無可辯駁的認知，但他們非但不信，反而賄賂守衛隱瞞真相，謊報虛言。這對我們而言還不足以相信嗎？若我們需要更多死者的見證，這裡有亞巴郎、拉匝祿和犯罪的富人。這裡有來自樂園和地獄的見證人，其真實性由主耶穌親自證實。我們中任何人若親眼看見樂園和地獄，親耳聽見亞巴郎與罪人的對話，也遠不如相信由那位洞悉一切奧秘者——主基督——所見證的來得可靠。祂在比喻中為我們描述的一切，是祂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我們如今知道了真相。若我們親眼所見，或許還會懷疑，說那可能是幻影或錯覺。但祂看見了也聽見了：祂是不受迷惑也不迷惑人的那一位。我的弟兄們，但願我們能信祂勝過信自己！祂要求我們這樣做，這是祂福音的首要要求：信祂勝過信自己；信祂勝過信任何生者或死者。這難道不是每個真正的嚮導與他所帶領的旅人之間的關係嗎？嚮導豈不期望旅人跟隨他，而非憑自己缺乏經驗的眼睛尋路，或跟從那些出於私心、聲稱有更短更易之路的假嚮導？

主基督是我們進入祂國度的嚮導，通往天國之路無人比祂更清楚。我們必須信賴基督，勝過信賴自己易受欺騙的眼目耳聞，以及自己毀滅性的理論

推測。為使我們不受各種可疑的靈體與幻象迷惑，祂以親臨之姿為我們開啟了樂園與地獄之門。祂允許死者將我們得救所必需之事告知我們——且是在祂親臨之下，使我們能知曉關於另一世界的真實真相。祂只允許死者將我們必須知曉的真理傳遞給我們，使我們不致如富人般缺乏憐憫，而能擁有拉匝祿的忍耐、他的信德與他的望德；使我們不將此世任何事物視為己有，而將所有擁有視為天主的借貸，為我們自己與近人的得救。因此，願主耶穌受光榮與讚頌，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三主日

治癒革辣撒的附魔人

路 8:26-39

他們航行到革辣撒人的地方，就是加里肋亞的對面。耶穌一上了岸，迎面來了一個那城中附魔的人，他很久不穿衣服，也不住在家裡，而住在墳墓中。他一看見耶穌，就喊叫起來，跪伏在他前大聲說：「至高天主之子耶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求你不要磨難我！」因為他曾命令邪魔從那人身上出去，原來邪魔已多次抓住他，他曾被鐵鏈和腳鐐捆縛起來，被看管著；他卻掙斷鎖鏈，被魔鬼趕到荒野中。耶穌問他說：「你叫什麼名字？」他說：「軍旅。」因為有許多魔鬼進入了他身內。魔鬼求耶穌，不要命令他們到深淵中去。在那裡有一大群豬在山上牧放著，魔鬼就懇求耶穌許他們進入那些豬內；耶穌准許了他們。於是，魔鬼從那人身上出去，進入豬內。那群豬就從山崖上直衝到湖裡淹死了。放豬的看見發生的事，就逃去，到城裡和鄉間傳報開了。人就出來看那發生的事，來到耶穌前，發現脫離魔鬼的那人，穿著衣服，神智清醒，坐在耶穌跟前；他們就害怕起來。那些見過這事的人就對他們述說：那附魔的人怎樣被治好了。革辣撒四周所有的人民要求耶穌離開他們，因為他們十分恐懼。他便上船回去。脫離魔鬼的那人祈求耶穌，要同耶穌在一起；但耶穌打發他回去，說：「你回家去罷，傳述天主為你作了何等大事！」他就去了，滿城傳揚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事。

我們可以在五旬節後第五主日，找到有關瑪竇福音中所記述的這一奇蹟的福音講道。

五旬節後第二十四主日

天主的大能與人的信德

路 8:41-56

看，來了一個人，名叫雅依洛，這人是一個會堂長，他跪伏在耶穌腳前，求他到自己家中去，因為他有一個獨生女，約十二歲，快要死了。當耶穌去的時候，群眾都擁擠他。有一個婦人，十二年來患血漏病，把全部家產都花在醫生身上，卻沒有一個能治好她。她來到耶穌後邊，摸了摸他的衣服縫頭，她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穌說：「誰摸了我？」眾人都否認；伯多祿說：「老師，群眾都在擁擠著你！」耶穌卻說：「有人摸了我，因為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了。」那婦人看不能隱瞞，就戰戰兢兢地來跪伏在耶穌跟前，把自己摸他的原故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在眾百姓面前都說了出來。耶穌遂對他說：「女兒，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罷！」他還在說話時，有人從會堂長家裡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不必煩勞師傅了。」耶穌聽了，就對他說：「不要害怕，只管信，她必得救。」耶穌到了那家裡，除伯多祿、若望、雅各伯和女孩子的父母外，不讓任何人同他進去。眾人都在痛哭哀弔女孩子。他卻說：「不要哭泣！她並沒有死，只是睡著了。」那些明知她已死的人，就譏笑他。耶穌拿起她的手來，喊說：「女孩，起來！」她的靈魂回來了，她就立刻起來了。耶穌吩咐給她吃的。她的父母驚訝的出神。耶穌卻警告他們不要傳揚這事。

當陽光照觸岩石，岩石便開始閃耀。當火焰觸及未燃的蠟燭，蠟燭便開始燃燒。當磁石觸碰金屬物體，物體便產生磁性。當帶電導線接觸普通電線，兩者皆會通電。

這一切物理現象僅是靈性現象的影像或比喻。外在層面發生的一切，不

過是內在層面變化的投影。短暫的自然萬物相對於內在覺知如同一場夢，相對於永恆現實則如童話故事。靈魂是身體的意識，而天主是靈魂的意識。當天主觸及靈魂，靈魂便得生命與視力；當靈魂觸及身體，亦產生同樣效果。身體從靈魂獲得光明、溫暖、磁力與電力，以及視覺、聽覺與行動力。一旦靈魂離去，身體便喪失這一切。靈魂從天主獲得特殊的光明、溫暖、磁力與電力，以及視覺、聽覺與行動力；當靈魂與天主分離，這一切便隨之失落。死亡的軀體正是死亡靈魂——與天主隔絕的靈魂——的寫照。

在這廣闊的世界上，可有人觸及死去的靈魂，便能使其復活，將生命之力化為光明與火焰、磁力與電力賜予它？在人類歷史深邃的墳墓中，可有人觸及死去的軀體，便能令其起身行走說話？必然有。否則，太陽與大地、冬去春來、磁石與電流以及自然界的一切，都將成為不存在之物的影像——無實體的虛影、無意識的幻夢。確實必然有，否則主耶穌基督便不會顯現於世。祂降臨是為向人揭示意識與現實；證明整個自然界及其內在的一切存在與發生，僅是影像、夢境與傳述的故事。主來是為證實太陽與大地、冬去春來、磁力與電流及萬物所昭示的真理；這一切由天主所造，如一本攤開的書卷置於人前，卻尚未被人全然讀透。

祂是宇宙歷史中的那火柱，使死去的靈魂得到光明與溫暖、行動與吸引之力。祂是生命樹，觸及死軀便使之復起，賜其行動與言語。祂是純淨芬芳的健康香膏，盲人觸之得見，聾者觸之得聞，癱瘓者觸之得行，啞者觸之得言，瘋癲者觸之得心智健全，痲瘋者觸之得潔淨，一切疾病觸之得醫治。

今天的福音給我們另一個實例，說明如何藉著與基督接觸，病人得醫治，死人得復活：那時，「看，來了一個人，名叫雅依洛，這人是一個會堂長，他跪伏在耶穌腳前，求他到自己家中去，因為他有一個獨生女，約十二歲，快要死了。」這是何時發生的事？發生在什麼時候？發生在主乘船從加達辣人的地方，渡過湖面回來的時候，祂在那裡曾從兩人身上驅除了邪魔，更早之前還平息了湖上的風暴。行完這兩件奇妙的奇蹟後，我們看到，祂接著被請去行第三件：使死者復活；這一切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彷彿祂急於在塵世生命期間盡其所能行善，由此給我們立下榜樣：我們必須趁還有光時，趕快行善，必須「趁著還有光的時候行走」（若 12:35）。

儘管這三個奇蹟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但它們都具有相同的特徵：它們都

揭示了救主基督的主宰大能——祂對自然的主權、對惡魔的主權，以及對死亡和人類靈魂的主權。很難說這三個偉大作為中，哪一項更令人敬畏、更光榮、更難以言喻。哪一項更困難呢？是平息水與空氣的狂暴元素，醫治無可救藥的瘋癲者，還是使死者復活？這三項對必死有罪的凡人而言都同樣困難，但對主基督而言卻都同樣容易。當人深入探究這三項奇蹟中的任何一項時，靈魂都會顫慄地感受到那在起初創造世界的偉大與全能氣息。「天主說……事就這樣成了。」（創 1:11）

這位雅依洛被聖瑪竇稱為首長，而馬爾谷和路加則闡明他的身份：他是會堂長，即處理宗教與民族事務的團體領袖。他的獨生女正瀕臨死亡。對他而言，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因為他與所有猶太人一樣，對死後的生命只有微弱而模糊的信仰。對一位掌權者來說，這更是雙重打擊：首先是身為父母的悲痛，其次是在民眾面前的羞恥與屈辱感，因為如此可怕的損失被視為天主的懲罰。在絕望中，他來到基督跟前，「跪拜他說：『我的女兒剛才死了，可是請你來，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會活。』」（瑪 9:18）

為什麼聖路加說會堂長的女兒快要死了，而聖瑪竇卻說她已經死了？路加是按事件原貌描述，瑪竇則是引述懇求者自己的話。人們誇大自己的不幸豈非常見？這種誇大首先源於不幸驟然降臨時，總顯得比實際更嚴重；其次，求助者通常將困境描述得更危急，以更快獲得幫助。難道房屋失火時不常聽到這樣的呼喊：「快來幫忙，我的房子燒光了！」事實上，房屋並未燒光，只是著火了。至於女孩在雅依洛向主說話時是否已死，我們稍後將從雅依洛的僕人口中得知。

儘管這位雅依洛對基督懷有某種程度的信德，卻無法與葛法翁那位羅馬百夫長相比。後者因自覺不配，便阻止基督進入他家，只求祂「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痊癒」（瑪 8:8）；而雅依洛卻邀請主進他家，將手放在已死的女兒身上。他的信德因此帶有某種物質性。「把祢的手放在她身上！」雅依洛向基督尋求一種有形的治癒方式。彷彿基督的話語比祂的手缺乏奇能！彷彿那平息風浪、從瘋癲者身上驅魔、後來更使埋葬四天的拉匝祿復活的聲音，竟無法使雅依洛的女兒復活！但主極其仁慈，並未因這哀傷父親的信德不全而拒絕，立刻動身相助。途中，一位信德大於雅依洛的婦人獲顯奇蹟，這對雅依洛實有助益，使他確信基督的整個臨在都具有治癒能力，

不僅是祂的雙手。無論人以何種方式接觸全能基督，祂都施行醫治。對那些無法以此種方式、卻能以彼種方式親近主基督的人，這正是勇氣的源泉。主在十字架上伸出聖手，為擁抱從各方趨近祂的眾人。

請看，當基督隨著人群向雅依洛家前行時發生了什麼：「當耶穌去的時候，群眾都擁擠他。有一個婦人，十二年來患血漏病，把全部家產都花在醫生身上，卻沒有一個能治好她。她來到耶穌後邊，摸了摸他的衣服繸頭，她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基督從加達辣回來上岸時，有無數群眾伴隨著祂。因為經上說：「有大夥群眾聚集在他周圍」（谷 5:21），眾人都渴望親近祂，聆聽祂珍貴的言語，觀看祂稀奇的作為；有的出於靈性的飢渴，有的出於好奇。這位患病的婦人也在那裡，患著不潔之症。婦人的血漏，即使是正常的，也是難堪而羞辱的事。但持續不斷的血漏，長達整整十二年，簡直是活地獄般的折磨、羞恥與不潔。這婦人曾尋求醫治，為此耗盡所有積蓄求醫問藥。但毫無幫助，沒有一個醫生能治好她。試想她每日都清洗更衣，滿懷憂慮與羞恥！彷彿天主創造她只為此：為那流個不停的血，為她在地上苟延殘喘，試圖止住那無法止住的血流，忍受無藥可醫的痛苦與難以言喻的羞恥。對每個慢性病患者而言，情況似乎都是如此。然而，天主已為她預備，正如祂為每個受造物所預備的一樣。她的疾病是為她靈魂的得救，並為彰顯天主更大的光榮。

「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會好了。」（瑪 9:21）她擠過人群走向基督時，心中這樣想著。這就是這婦人的信德。她先前曾信賴她所求診的醫生，但那信心對她毫無助益。若所信的對象無力相助，信心本身是不夠的。因此，讓那些（因全然無知與缺乏信德）談論福音奇蹟中的暗示與自我暗示者，都緘默吧。這位謙卑受苦的婦人既無勇氣也無指望來到基督面前，陳述她的困境並尋求幫助。出於羞恥，她怎能在如此龐大的群眾前這樣做呢？她那可詛咒的病症性質特殊，若公開談論，必招致厭惡、譴責與嘲笑。於是她從後面接近主，摸了祂的衣服。

「她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她如何知道自己的血流已止住了？她「覺得身上的疾病好了」（谷 5:29）。如同活蟲在潰爛傷口中不斷蠕動，直到那時，這婦人必不斷感到體內血液不安的流動。但當她觸及基督的衣服時，她感到血液平靜下來；她不再感到它的存在，正如健康之人不會感覺血液流

動。健康進入了她，如同磁力注入磁石，或光明進入暗室。

這並非患病者僅憑觸摸主耶穌的衣物便得痊癒的唯一事例。別處記載許多人試圖摸祂的衣邊，「凡摸著的，就痊癒了」（瑪 14:36）。主耶穌在人們身上行了多少未被聽聞、未被記錄的奇蹟啊！這不僅發生在祂降世宣揚救恩福音的三十年中，更從祂在母親至潔胎中受孕的那一刻便已開始。金口聖若望說：「祂的奇蹟比雨滴更多。」祂以肉身降世，何等奧秘地改變了整個受造界！如今，那些以唇舌領受祂聖體聖血的信徒，其生命中也發生著何等奧妙的奇蹟與轉變！這不可計數、不可測度、不可言喻。這婦人未觸及祂的身體，僅摸到祂的衣服，纏綿多年的病痛便立刻痊癒，那是多少醫生長期試圖醫治卻毫無效果的。她為求醫治已傾盡所有給了這些醫生。醫生取走她的一切，卻未給她健康。但這位主、這位醫者不求報酬，不取分毫，卻賜她所渴求的一切；毫不費力、無需麻煩、沒有延遲。這正是一切恩賜的圓滿與成全，「一切美好的贈與，一切完善的恩賜，都是從上，從光明之父降下來的」（雅 1:17）。

「耶穌說：『誰摸了我？』眾人都否認；伯多祿說：『老師，群眾都在擁擠著你！』耶穌卻說：『有人摸了我，因為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了。』」主既知是誰摸了祂，也知被問者無法知曉，為何還要發問？為要顯明那被治癒婦人的信德，從而使她和他人對此信德永誌不忘，同時也為使在場者及我們明白主的天主性大能。

人必須以純潔與感恩之心領受天主賜予的每一份恩賜。主想要強調這婦人的信德，是為教導我們：信德是天主賜人一切美善好恩賜的條件。誠然，天主以祂無限的仁慈，常在人無信德時仍施恩惠；但天主向人尋求信德，是為強調人作為自由理性受造物的尊嚴。若人不願為自己的得救盡分毫之力，又何談自由與理性？天主向人尋求的是最微小的可能：相信永生的天主，相信祂對世人的愛，以及相信祂時刻準備賜予人、為人成就一切美善的恆常心意。

主宣揚這婦人的信德，也是為堅固雅依洛的信德；並向他表明，無需要求主進入他家、把手放在死去的女孩身上。祂有各種醫治的大能，不僅限於按手：祂能以衣邊施助，亦能以手施助；能遠距行奇事，亦能近身行奇事；能在街上施展能力，亦能在屋內施展能力。

主願人認識祂的天主性大能，不是為獲得人的讚美——一切人間的讚美對祂皆是虛無——而是為使人認識真理，並運用這真理。這真理就是：人所得的一切美善，皆明確地來自天主自身。基督的衣服治癒血漏婦人，並非未經基督的知曉，亦非沒有出於祂的直接能力。這同樣明確而活潑的天主大能，也透過聖人的聖髑與聖像臨於信友。基督信仰不涉及魔法或巫術。自然界任何受造物，憑己力對人沒有任何用處；生活的天主也絕不會不知曉那出自祂的仁慈大能。

一切世間療法與礦泉水的功效亦同此理。天主從未遠離藥物與礦泉，正如主基督從未遠離祂的衣服。凡懷著這婦人觸摸基督衣服時那種信德、那種羞怯而虔敬的畏懼之心使用藥物與礦泉者，必得痊癒。反之，若離棄天主、甚至悖逆天主而使用藥物礦泉者，很少能獲得痊愈。即便此類人得醫治，也是出於天主豐厚的仁慈，為使他能認識並承認這仁慈，進而光榮天主。主在加達辣醫治那瘋癲者時，未憑其信德或知曉，為顯明醫治之由——即天主為何醫治不信的病人——便對他說：「你回家，到你的親屬那裡，給他們傳述上主為你作了何等大事，怎樣憐憫了你。」（谷 5:19）基督周圍的龐大人群中，許多人觸碰了祂，卻未如這患病婦人般獲得幫助，因她是懷著信德與敬畏觸摸祂的。今日，這樣的事也發生在許多人身上，他們敬拜聖像、聖髑、十字聖架或福音書時，也如那群心懷好奇、心冷如冰而觸碰基督的群眾一般。但對真正相信的人而言，其境遇必如這得醫治的病婦。凡有眼可看的，就看吧！凡有耳可聽的，就聽吧！

「那婦人看不能隱瞞，就戰戰兢兢地來跪伏在耶穌跟前，把自己摸他的原故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在眾百姓面前都說了出來。耶穌遂對他說：『女兒，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罷！』」婦人從基督的聲音和話語中察覺祂已知曉她的秘密，此事無法向祂隱瞞。她站著，因恐懼而顫抖，直面這位洞悉人最隱密行為與內心最深處秘密的主。她曾在基督身上感受到能力，那醫治的奇能，因此她必在全能者面前恐懼戰兢。但此刻，聽聞主耶穌知曉她內心最深處的秘密，她在全知者面前的恐懼戰兢加倍了。隨著主耶穌的全能，祂的全知也向她顯明。她上前承認了一切。她的羞恥轉為敬畏。疾病的羞恥消失了，因為她已痊癒；取而代之的是在基督全能與全知面前的敬畏。

見她如此恐懼，溫和的主以慈父般的話語安慰她：「女兒，不要怕。」

世上還有比聽到永生君王與導師說出這話更甜美的安慰嗎？祂稱她為「女兒」，賜她勇氣。若非天主所賜，就沒有真實持久的勇氣。人若不認識天主，便不知何謂無懼；人若不認識天主為父、自身為天主子女，便不知何謂安慰與甘飴。若非靈性更新重生，無人能在靈裡聽見這話。這婦人彷彿在身體與靈性上都獲新生：身體上，因她不潔半死之軀得到了治愈；靈性上，因她認識了主耶穌的全能與全知。

「你的信德救了你。」這些話既是教導，也是鼓勵。若主耶穌未曾以守齋和為人洗腳顯明謙卑，若祂未曾將自己的能力歸於另一位——祂的天父，若祂未曾將自己的光榮與人分享，將屬於祂的某部分歸於人——你想會如何？大地豈不因祂天主性的腳步而不斷震動？世界豈不因祂的言語而化為火焰？誰敢直視祂的面容？誰敢靠近觸摸祂？誰能聽聞祂的話語而不化為烏有？主披戴上人的肉軀，是為如兄弟般與人交往。正因如此祂極度自謙；正因如此祂在每一步賜人勇氣；正因如此祂將自己的作為歸功於他們的信德。

當主與這婦人停留之際，雅依洛的情況已惡化：「他還在說話時，有人從會堂長家裡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不必煩勞師傅了。』耶穌聽了，就對他說：『不要害怕，只管信，她必得救。』」由此可知，雅依洛的女兒在他來請基督去他家時尚未死去。但她已瀕臨死亡，僅存最後一口氣，因此可被視同已死。「不必煩勞師傅了。」基督被視為教師，那些未感受祂無可言喻的大能者如此稱呼祂。但看主是何等溫良慈悲。在會堂長雅依洛哭喊表達為父之痛前，祂已先說出了安慰鼓勵之言：「不要怕！」這絲毫未改變現狀：半死或已死，並無差別。沒有任何事物是天主的大能不能做的。只需繼續做所要求於你的事，那也是唯獨你能做的：「只管信！」你已在這婦人身上看見天主所能成就的。那以一念止住流淌十二年之血漏者，亦能使你女兒的靈魂與身體重新結合。「只管信，她必得救。」

「耶穌到了那家裡，除伯多祿、若望、雅各伯和女孩子的父母外，不讓任何人同他進去。」五位見證已足夠。地上的法庭有兩位證人還不夠嗎？祂帶了三位門徒，他們後來在大博爾山見證了祂奇妙的顯聖容，在革責瑪尼園目睹了祂靈性的掙扎；祂帶了當時在靈性上比其他九位更成熟的門徒，使他們能承受並領悟祂能力與本質的更深奧秘。這三人必須親眼看見主以祂大能首次使死者復活，並轉告其餘九位同伴，從而教導他們彼此信賴。後來，在

復活納因城寡婦之子及拉匝祿時，所有門徒都將在場。祂讓女孩的父母在場，原因很明顯。他們死去的女兒將有助於他們靈魂的復活。除了父母，誰更有權利從女兒那裡獲得靈性的幫助？

當主進入屋內時，祂顧念那些為死去的女孩哭泣哀悼的人，因為「眾人都在痛哭哀弔女孩子。他卻說：『不要哭泣！她並沒有死，只是睡著了。』那些明知她已死的人，就譏笑他。」瑪竇和馬爾谷對此情景有更詳盡的描述。現場有樂師和職業哭喪者，是從鄰近雇來的；這是富有的猶太人如同外邦人一樣的習俗。場面喧囂，「有的哭泣，有的哀號」（谷 5:38）。雅依洛是當地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即便不是最重要的人物。除了花錢雇來的樂師和哭喪者外，必定還有許多親屬、朋友和鄰居真心為這早逝的女孩哀悼。

主為何對眾人說「她並沒有死，只是睡著了」，即使祂清楚知道她已死去？首先，是為讓所有在場者確認女孩確實已死。他們確認此事的最佳方式，便是以嘲諷的笑聲回應祂對女孩之死表現出的看似無知。其次，是為表明死亡在祂臨世之時已失其毒刺與對人的權勢，變得如同夢境。死亡並非人的消亡，如同睡眠並非消亡。死亡是從此生過渡到來生，而此生與來生同屬一位主宰。對因肉體生活而變得粗陋的人而言，離開此肉身生命意味著與生命徹底分離。當車輛在路上故障時，車內旅人無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無法移往他處。這是粗俗感性之人的愚昧想法。但靈性之人看見：當車輛故障時，旅人會下車離開，繼續他們的旅程無需車輛。製造車輛與旅人的造主，難道不能修復車輛並命旅人重返其中嗎？死者復活亦是如此：無助的身體得醫治，靈魂歸返其中。主將死亡比作睡眠並無誇大，祂以自身經歷證實了這一點——祂經歷暴烈死亡並在墳墓三日後復活，還有許多人在祂十字架受死時刻復活，以及後來在整個教會歷史中，因聖人及蒙主喜悅者的祈禱而使死者重獲生命。祂在此使雅依洛女兒復活時便顯明了這一點。

那麼，當主帶著足夠且揀選的見證人後，祂接著做了什麼？祂把眾人趕出去，「拿起她的手來，喊說：『女孩，起來！』」那些擠滿死者房間的人已見證她死亡，確信她已死去——因此不再需要留在那裡。他們稍後會聽聞這奇蹟並看見女孩活著，但此刻主的任務是堅固這位民眾首領與祂三位主要宗徒的信德。祂在所有奇蹟中的方法，是透過顯現在每個細節中的智慧眷顧與安排，使人發現並喜悅。祂將所有人逐出死者房間後，留下七位在其中：

五位活人、一位死者，以及生命賜予者。這情境中豈非隱藏——更確切說是揭示——了人類靈魂的重大奧秘？當罪人的靈魂死去時，他仍以五感官繼續活著，過著肉體的生活，空虛絕望，四處伸手求援。這便是當今所謂的「唯物主義者」：沒有靈魂的物質影子；絕望的生靈憑藉感官——眼、耳及其他——緊抓此世，只為暫緩身體步入靈魂已墜入的墳墓。但當其中一人因天主眷顧與基督接觸時，他便向基督呼求援助。主基督便臨於這死去的靈魂，觸摸它，使它重獲生命，令膚淺的感性之人驚異不已。聖史馬爾谷引用了主用手觸摸女孩時說的阿拉美語原話：「塔里塔，古木！」這與聖路加的話意義相同：「女孩，起來！」

基督說完這些話後，女孩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她的靈魂回來了，她就立刻起來了。耶穌吩咐給她吃的。」看，死亡如同一場夢！「她的靈魂回來了。」她的靈魂曾離開身體，前往死者靈魂所歸之處。主藉觸摸與話語在此行了兩項奇蹟：首先，祂治癒了身體；其次，祂將靈魂從靈界帶回健康的軀體。若祂未治癒身體，將靈魂歸還病體對這女孩有何益處？她復活後不過是繼續患病，再次死亡。這種半復活並非復活，而是折磨。主不賜予半份禮物，而是完整恩賜；不賜瑕疵之物，而是完美成全。祂未使盲人僅復明單眼，而是雙眼；未使聾者僅聽見單耳，而是雙耳；未使癱瘓者僅康復單腿，而是雙腿。此處亦然：祂將靈魂歸還健康而非病弱的身體，使整個人健全存活。因此，主「吩咐給她吃的」；為立刻表明這死去的女孩不僅復活，更是完全康復。另一位聖史補充：「那女孩子就立刻起來行走」（谷 5:42），如此眾人皆可作證女孩身體已痊癒；她的康復當下以最充分明確的方式展現。於是女孩起身、行走、進食。主耶穌深知自己面對的是何等不信的群體，正因如此，祂在行奇蹟時堆疊了清晰無可辯駁的證據：一為顯明奇蹟對人的必要與益處；二為彰顯唯獨祂能行此奇蹟——非祂莫屬；三為使奇蹟獲得明確見證，確立為無可爭議的真理。主何等深知這狡黠不信的人類族類！

「她的父母驚訝的出神。耶穌卻警告他們不要傳揚這事。」主藉此命令，願賜智慧給這復活女孩的父母，他們的首要之事是向天主感恩。此刻急於向世界宣揚奇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當以極度的謙卑跪伏於生活的天主前，向祂獨自傾注最熱切的感謝。這奇蹟自會傳揚開來，無需你們相助。不必為此憂心！在這莊嚴時刻，你們的職分並非專注滿足世人的好奇心，而

是償還你們對主天主的債務。

如此，在治癒血漏婦人與使死者復活時，主持續著祂的新工作——醫治人類靈魂中邪惡的好奇心。好奇心確實邪惡，因它使人的靈魂遠離天主，沉溺於短暫事務與世俗事件的汪洋中。好奇心是邪惡且遠超邪惡的，因它常導致肉體的喪失，也常導致靈性的失落。許多肉體的罪惡與靈魂的私慾，其根源皆在好奇心。如同美麗的罌粟花隱藏毒質，好奇心內含摧毀身心的劇毒。天主創造世界非為滿足人的好奇心，而是為拯救人的靈魂。智慧的君王說：「眼看，看不夠；耳聽，聽不飽。」（訓 1:8）主治癒血漏婦人，並非因她出於好奇觸摸祂的衣邊，而是因她在痛苦不幸中懷著信德急切親近祂。好奇者徒然向天主尋求奇蹟；祂不會賜予他們。若奇蹟因某些人間需要而施行，好奇者亦無法從中獲益。死者從天主的奇蹟中獲得的助益，將遠多於好奇者。醫生會去探訪那些自認健康、安於現狀而不召請他的人嗎？

難道主比地上的醫生欠智慧，竟需趕赴市集展示祂的能力與技巧嗎？那麼，會堂長雅依洛，你不必憂心由誰傳揚你女兒復活的奇蹟。罪人，你也不必憂心由誰傳揚你靈魂與身體復活的奇蹟。早在人類懂得張口用舌頭互相傳遞新事之前，天主已曉得無線電話與電報。主所知傳達有益訊息於世的方法，比電報電話所能達成的更可靠完備。聲音、舌頭與空氣的創造者，自有祂與萬物靈性溝通的方式，這些方式充滿一切空間與時間。但當記念你對天主——一切美善恩賜的施予者——的債務，並迅速以深切的順服向祂的聖意獻上感恩祈禱。願光榮與讚頌歸於我們的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五主日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路 10:25-37

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探耶穌說：「師傅，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耶穌對他說：「法律上記載了什麼？你是怎樣讀的？」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耶穌向他說：「你答應得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但是，他願意顯示自己理直，又對耶穌說：「畢竟誰是我的近人？」耶穌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到耶里哥去，遭遇了強盜；他們剝去他的衣服，並加以擊傷，將他半死半活的丟下走了。正巧有一個司祭在那條路上下來，看了看他，便從旁邊走過去。又有一個肋未人，也是一樣；他到了他那裡，看了看，也從旁邊走過去。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裡，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遂上前，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帶到客店裡，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小心看護他！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你以為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說：「是憐憫他的那人。」耶穌遂給他說：「你去，也照樣做罷！」

主耶穌基督來是為改變人類的尺度與判斷。人僅以自身為尺度衡量自然，而這尺度是有缺陷的。人以身體為尺度衡量靈魂，遂將靈魂的尺寸縮減至毫米。人以自己為尺度衡量天主，致使天主顯得依賴於人。人以成功的速度衡量德行，使德行變得廉價而專制。人曾以總是遵循本能行為模式的動物為參照來衡量自己，並為自身的進步而自詡。天堂蔑視這種自誇，而動物對此渾然不覺。

然後，人們開始以血緣或心智、或以他們塵世居住的屋舍村鎮之距離、或以方言語言、或以其他上百種標記為尺度，來衡量人與人之間的親緣關係與親和性。然而所有這些衡量親緣與親和的尺度，都無法賦予人真正的親緣關係，也無法使他們團結合一。

所有這些人為的尺度都是有缺陷的，而所有人的判斷都是虛假的。基督來是為拯救人類脫離無知和虛假，並改變人的尺度和判斷。而祂確實改變了它們。那些將祂的尺度和判斷化作己有的人，因真理和正義而得救，但那些固守舊有尺度和判斷的人，至今仍徘徊在黑暗之中，與妄想為伍。

自然並非僅以其自身為尺度，因為它被賜予人類使用，因此人是其尺度。靈魂不以身體為尺度，因為身體被賜予靈魂是為服事它。因此，靈魂是身體的尺度。天主不以人為尺度，正如陶工不以他的陶器為尺度。天主不能以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為尺度，因為天主是萬物的尺度、萬有的審判者。德行不以成功的速度為尺度；匆忙從泥濘中拉出的輪子很快會再次陷入其中。德行以天主的法律為尺度。人的發展不以動物為參照，而是以人與天主之間距離的縮短為衡量。

真正親緣關係的尺度，那真正將人與人——個人與民族——聯繫於親緣與親近之中的，與其說是血緣，不如說是憐憫。一個人的缺乏與另一個人的憐憫，將這兩個人聯繫在一起，其力量勝過血緣的兄弟關係。一切血緣聯繫都是短暫的，僅在現世生命中有其意義，它們是那持久、永恆的屬靈親緣聯繫的預像。那些因缺乏與憐憫相遇而生的屬靈親族，將是永恆的弟兄。對於血緣兄弟，即由血緣所生者，天主只是造物主；但對於屬靈弟兄，即由憐憫所生者，天主是父親。

這項人與人之間親緣與親和關係的新尺度，是由主耶穌透過福音中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賜予人類的——我們說是「賜予」，而非「強加」，因為救恩並非強制，而是主所施予的仁慈邀請，以及人自願的接受。那些自願接納這新尺度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在基督不朽的王國裡，他們將擁有眾多的弟兄與親族。

這個比喻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講述的：就在那時，「有一個法學士起來，試探耶穌說：『師傅，我應當做什麼，才能獲得永生？』」他正以試探毀滅自己的生命，卻佯裝尋求獲得永生。事實上，這位試探者所思慮的並非自己

的生命，而是基督的生命；他所圖謀的並非如何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是如何危及基督的生命。他正在基督身上尋找過失，一個抵觸梅瑟法律的致命過失，以便他能告發祂，從而毀滅祂，同時在自己同僚中贏得作為一位精明法學士和辯士的榮耀。但是，既然在傳承下來的法律中關於永生所言甚少，他為何要詢問關於永生的事呢？法律向那些遵守它的人所應許的唯一報酬，難道不是「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的地方，延年益壽」（出 20:12；參閱弗 6:3）嗎？誠然，先知們曾論及默西亞永恆的王國，尤其是達尼爾曾談及聖徒們永恆的國度，但基督時代的猶太人僅將永恆理解為在世上長久生活。因此，極有可能的是，這位法學士必定是親自或透過他人發現，主耶穌所宣講的永生，有別於猶太人對永恆的概念。天主和人類的仇敵，曾在曠野中試探主而未成功，如今則透過他所蒙蔽的人繼續試探祂。倘若魔鬼沒有蒙蔽這位法學士，那麼這些作為法律和先知的解釋者與專家，最先認出基督為主並朝拜祂，走在祂前面作祂的先驅，向人民宣講君王與默西亞已來臨的福音，豈非最自然不過的事嗎？

「耶穌對他說：『法律上記載了什麼？你是怎樣讀的？』他答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並愛近人如你自己。』」主知道這法學士心裡的想法，於是為了探查他的惡意，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反而用法律來反問他：「法律上寫了什麼？你是怎樣讀的？」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是「你知不知道法律上對此是怎麼寫的？」，其次是「你如何閱讀和理解所寫的內容？」寫下的內容所有法學士都能知道，但當時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懂得如何理解文字背後的精神。不僅在那個時代如此，回溯許多世紀以來都是這樣。梅瑟在去世之前就曾指責猶太人心靈上的盲目，說：「但是，直到今天，上主還沒有給你們一顆能明瞭的心，能看見的眼，能聽見的耳。」（申 29:4）因此，這位猶太法學士偏偏挑出這兩條最能清晰揭示救恩之路的天主誡命，這顯得非常奇怪，原因有二：首先，在梅瑟法律中，這兩條誡命並未被列為最重要的法律之首；而且，它們也並非如這位法學士所引述的那樣並列在一起，其中一條出自申命記（6:5），另一條則在肋未紀（19:18）中；其次，奇怪的是，猶太人曾努力履行天主的其他誡命，卻唯獨從未遵守這些關於愛的誡命。他們始終無法超越對天主的敬畏，達到對天主的愛。這位法學士之所以挑出這兩條誡命，將它們放在一起，並引述為最確

切通向救恩的誡命，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他知道主耶穌將這兩條關於愛的誡命置於一切誡命和一切善工之首。

耶穌怎樣回答這位法學士呢？耶穌對他說：「你答應得對。你這樣做，必得生活。」請看，主並沒有要求軟弱的人擔負最重的擔子，而是按他們的力量計算。祂知道這法學士內心剛硬狹隘，便沒有對他說：「你要信我是天主子，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背起你的十字架，毫不回頭地跟隨我。」沒有；祂反而只勸他實行他自己發現並指出是法律中最重要的事。這對他已足夠了。倘若他真愛了天主又愛了近人，關於主基督的真理必會迅速啟示給他。

另有一次，當一個富貴少年並非出於試探，而是誠心詢問主同樣的問題：「我該做什麼，才能承受永生？」時，主並未提及那些關於愛的積極誡命，而是列舉了消誡命：「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應孝敬你的父母。」直到那少年聲明自己已遵守了這些誡命後，主才給他一個更艱難的任務：「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路 18:22）。由此當知主的大智慧，因為祂是神聖的導師。祂命令每人先履行他所認識的天主誡命，而當他履行了這些，並認識到另一條時，主便命令他履行這一條，就這樣接著履行第三條、第四條。祂不將重擔強壓於軟弱的脊背，而是按脊背的力量衡量負擔。這同時也是對我們中間那些強烈渴望認識天主的旨意、卻不努力實踐已知誡命之人的嚴厲斥責。沒有人能僅因知道天主旨意而得救；救恩在於踐行。那些知之甚多卻行之甚少的人，將比那些知之甚少卻踐行所知之人受到更嚴厲的審判。因此主對這法學士說：「你這樣做，必得生活。」意思是：「我看到你知曉這些關於愛的偉大誡命，但同時也看到你並未踐行；因此，在你實踐已學的誡命之前，教導你更多的事也是徒然。」當這法學士想要為自己辯解時，必定從這些話中感受到了斥責：

「但是，他願意顯示自己理直，又對耶穌說：『畢竟誰是我的近人？』」這個問題暴露了他欲自我辯解的可悲境況：他連自己的近人是誰都不知道，由此可見他從未履行過愛近人的誡命。因此，他非但沒有接受基督的話，反而陷入困境，被迫為自己開脫。他本想為主設下陷阱，自己卻掉了進去。「願惡人一起墮入自己的羅網」（詠 140:11）。猶太人試探基督時總是如此下場。他們試探主，反而更彰顯了祂的光榮，卻毀滅了自己，最終如

同謊言之父——撒殫——在曠野那般，蒙羞離去。這位法學士如何在試探中光榮了基督？他給了主講述慈善撒瑪黎雅人這個比喻的機會，從而闡明了關於「誰是我們近人」的神聖教導，這教導對世世代代的人類而言，都是直至時間終結的救恩之言。

「耶穌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到耶里哥去，遭遇了強盜；他們剝去他的衣服，並加以擊傷，將他半死半活的丟下走了。正巧有一個司祭在那條路上下來，看了看他，便從旁邊走過去。又有一個肋未人，也是一樣；他到了他那裡，看了看，也從旁邊走過去。』」這個「從耶路撒冷下來，到耶里哥去」的人是誰？就是亞當和他的後裔——全人類。「耶路撒冷」象徵原初受造之人於樂園中，在天主及祂神聖天使臨在之下，所擁有的權能與美麗的天上居所；耶里哥則象徵這涕泣之谷與死亡之谷。「強盜」就是惡神，撒殫無數的僕役，他們引誘亞當犯了違抗天主的罪。這些惡神滿懷對人類的惡意，攻擊人，剝去他們靈魂上敬畏、信德與虔敬的神聖外衣，以罪惡與惡行創傷他們的靈魂，然後暫時離開他們，讓他們的靈魂絕望地躺在生命路旁，既不能前進也無法後退。那司祭和肋未人象徵舊約：司祭象徵梅瑟法律，肋未人象徵先知。天主曾派了兩個醫生，帶著某些藥物，到這受重創、受傷的人類那裡：一個是法律，另一個是先知。這兩個醫生都無法治癒人類最深層、最危及生命的創傷——那些由惡魔本身造成的創傷，而只能處理人與人之間所引發的較小困擾。因此主說，這兩人看到這身受重傷的人，都從旁邊走過去了。梅瑟法律只是將人類視為一個重病的人，看了看，「便從旁邊走過去」。先知們不僅看見這病人，「到了他那裡，看了看」，也從旁邊走過去。梅瑟五書詳盡說明了人類的病症，並確認地上無藥可醫；真正的治療唯獨在天上的天主那裡。先知們更接近這奄奄一息、頻臨死亡的人類靈魂；他們也確認了更嚴重的病症，並安慰這病人，對他說：「我們沒有藥，但有一位在我們以後要來，就是默西亞，天上的醫師。」然後他們也從旁邊走過去了。隨後，那真正的醫師來了。

「但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路過他那裡，一看見就動了憐憫的心，遂上前，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帶到客店裡，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兩個銀錢交給店主說：請你小心看護他！不論餘外花費多少，等我回來時，必要補還你。」這個撒瑪黎雅人是

誰？就是主耶穌基督自己。為何主要稱自己為撒瑪黎雅人？因為耶路撒冷的猶太人鄙視撒瑪黎雅人，視他們為不潔的偶像崇拜者。他們彼此不相往來。這正是那位撒瑪黎雅婦人在雅各伯井旁對主說的話：「你既是個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若 4:9）撒瑪黎雅人視基督為猶太人，而猶太人卻視祂為撒瑪黎雅人：「我們說你是個撒瑪黎雅人，並附有魔鬼！」（若 8:48）主向這位猶太法學士講述這比喻時，以撒瑪黎雅人的形象呈現自己，這出於祂無限的謙卑，也是為教導我們：即使身負最被輕視的名號與身分，我們依然能行大善，有時甚至比那些擁有偉大光榮名號與身分的人成就更大。

主也出於對罪人的愛而稱自己為撒瑪黎雅人。「撒瑪黎雅人」一詞意味著「罪人」。當猶太人稱祂為撒瑪黎雅人時，主並未為自己辯護。祂進入罪人的屋頂下，與他們同吃同喝。祂公開聲明自己來到世界是為了罪人——是為了罪人，而不是為了義人。然而，在祂面前有誰能成為義人？難道所有的人不都如同被烏雲籠罩般被罪惡覆蓋嗎？所有的靈魂不都已被惡神擊打和毀容了嗎？主稱自己為撒瑪黎雅人，從而教導我們不要期望天主的能力僅透過世上的偉大和受光榮者顯現，而要以尊重和謹慎的態度傾聽世上弱小和被蔑視者的聲音。天主常使用蘆葦擊倒鐵牆，使用漁夫使君王蒙羞，使用最卑微的使世人眼中最高傲的蒙羞。正如保祿宗徒所說：「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格前 1:27）。主以撒瑪黎雅人自稱，是讓世人知道，他們徒然地向強大的羅馬帝國和凱撒提庇留尋求救恩。天主如此安排，要使世界的救恩來自羅馬帝國中最被蔑視的民族——猶太人，並且來自猶太人中最被輕視的群體——加里肋亞的漁夫，他們被傲慢的經師蔑視為崇拜偶像的撒瑪黎雅人。天主的神是自由的——「風（神）隨意向那裡吹」（若 3:8），並不考慮人的地位或評價。人所看為貴重的，在天主前一文不值；人所看為無價值的，卻為天主所珍視。

主來到人類那裡——祂來到了「他那裡」。人類躺臥在病弱之中，滿懷絕望，而醫師來到「他那裡」。眾人都是罪人，都俯伏於地，緊貼塵土；唯獨無罪的主、純潔健康的醫師，昂然站立。「祂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若 1:11），聖經在另一處如此記載，意指祂取了與眾人相同的血肉軀體，在外

表上與病弱有死的罪人無異。而此處說祂來到他所躺臥之處，則是為顯明祂——剛強、健康、不朽且無罪——與病弱有死的罪人之間的區別。

他看見那受傷的人，如同司祭也曾看見他；他走近那受傷的人，如同肋未人也曾走近；但他所做的，卻遠超過司祭或肋未人所做的。他「動了憐憫的心，……在他的傷處注上油與酒，包紮好了，又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帶到客店裡，小心照料他。」他付錢給店主請他繼續照護，並承諾負擔後續照護的費用。如此，司祭僅止於看見傷者，肋未人則止於看見並走近他，而默西亞——天上的醫治者——卻顧全了他即時與長遠的需要，以此顯明我們的主及救主為我們的救恩所傾注的完備照護、關懷與愛。祂不僅包紮他的傷口便將他棄於路旁，因這並非完整的幫助；祂也不僅將他帶到客店便離去，因店主或可推說無力照護病患而將他逐出；因此祂預先支付了費用與辛勞。最富憐憫之心的人或會止步於此。但主更進一步：祂承諾將繼續照護這病人，回來探望他，並償還店主所付出的任何額外花費。這便是憐憫的圓滿。當我們明瞭這並非兄弟對兄弟的行為，而是撒瑪黎雅人對猶太人、仇敵對仇敵的舉動時，便必須承認這是一種超性的、天上的、神聖的憐憫——正是基督對人類憐憫的寫照。

包紮傷口象徵什麼？油和酒又代表什麼？牲口有何意義？兩個銀錢、客店、店主以及撒瑪黎雅人的歸來，這些又意味著什麼？

包紮傷口象徵基督與患病的人類直接接觸。祂以純潔的雙唇向世人的耳朵說話；以純潔的雙手觸摸盲眼、聾耳、癩病人的身體與死人的屍體。傷口以藥膏包紮，而主自己就是有罪人類的天上藥膏。親自貼在人類的創傷之上。

油和酒象徵仁愛與真理。良醫先寬恕了病人，然後給他藥物。但仁愛本身也是一種治療方法，教導亦然。主先說「你們歡喜吧！」，然後才教導、警告和警戒。祂對會長雅依洛說「不要害怕」，隨後便使他的女兒復生。祂對納因城的寡婦說「不要哭了」，然後使她的兒子起死回生。主先顯示了仁愛，然後才獻上祭獻。祂以血肉之軀降臨世間，棲居於牲畜的廄槽，是一切慈悲工程中最偉大的仁愛；祂在十字架上的祭獻，則是從世界開始直到終結最偉大的犧牲。達味先知說：「我要歌唱仁愛與公正」（詠 100:1）。仁愛溫和如油；審判、公正則對罪人有益且頗具振奮之效，如同酒對病人的作用。

正如油能軟化身體的創傷，主的仁愛也能撫慰受折磨、苦毒的人靈；正如酒對腸胃辛辣卻能溫暖它，天主的真理和公正對有罪的靈魂雖是尖銳的，但當其深深滲入時，卻能溫暖並堅固它。

牲口象徵主為更親近人、更易被人理解而取的人性肉身。如同善牧找到遺失的羊，便將其扛在肩上，歡喜地帶回羊棧，主也同樣將尋獲的迷失罪人背負在自己身上，帶往祂天上的羊棧，為使他們能與祂同在。在此世，人活於惡魔中，如同羊處於狼群之中。主是來尋找祂羊群的善牧，以自己的身體保護他們免於豺狼之害。祂來了，動了憐憫的心，因為他們如同沒有牧人的羊（谷 6:34）。此處將人的肉體描繪為牲口，是為顯示沒有理性靈魂的身體所具的無理性。自亞當犯罪後，人便披上了這相似野獸的軀體。「上主天主為亞當和他的妻子做了件皮衣，給他們穿上」（創 3:21）。那時亞當因違命的罪過，發覺自己全身赤裸，便躲避天主的面容。但那活著且不朽的主，以祂無限的溫良，以及對受傷半死的人類無盡的愛，親自披上了這可朽的、無理性的皮衣，為使祂作為天主更易為人親近，作為醫師更易於接近，作為牧者更為祂的羊群所熟識。

客店象徵神聖、大公、傳自宗徒的教會，而店主則象徵宗徒們及其繼承者——教會的牧者與教師。教會於基督在世時已建立，因為經上說撒瑪黎雅人將那人帶到客店並照料他。主是教會的創立者，也是首位在祂教會中行動者。當祂親自照料傷者時，並未提及店主。直到次日，祂在世時限屆滿時，才轉而將病人託付給店主。

那兩個銀錢，據一些釋經者所言，象徵天主賜予人的兩約：舊約與新約。這即是聖經，是天主仁愛與真理的神聖啟示。除非人至少對天主在聖經中所啟示的仁愛與真理有所認識，否則無人能從罪惡、從其靈魂所受的創傷中得救。唯有在太陽強光的照耀下，人方能看清面前所有的路徑並選擇當行的方向；同樣，唯有在聖經的宏大光照下，人才能審視並辨明面前一切善惡之道，從而作出抉擇。

這兩個銀錢也象徵主耶穌的兩種屬性：天主性和人性。主將這兩種屬性帶到世上，並將其置於為人類服務的地位。若有人不承認主耶穌內的這兩種屬性，便無人能從罪惡的殘酷創傷中得蒙保全，因為罪的創傷是由仁愛和真理共同治癒的；二者缺一不可。倘若主未曾取肉軀成人，便無法向人展示完

全的仁愛；同樣，倘若祂不是天主，作為人也無法揭示完全的真理。

它們也象徵基督的體血，在教會內，罪人藉此獲得療癒與滋養。對於受傷的人，需要繃帶、藥膏和食物。這才是完備的醫治。食物是必需的——好的食物。正如醫生為臥床包紮敷藥的傷者所開的良好食物，能改變、強化並淨化他的血液（即構成人生理生命基礎之物），同樣，神聖的食物——基督的體血，也能改變、強化並淨化人的靈魂。病人身體痊癒的整個過程，正是靈魂得醫治的預像。正如在身體的醫治中，若不供給病人飲食，其他的幫助效果有限；同樣，在靈魂的醫治中，若康復的罪人未以良善的神糧——基督的體血——為食，其他努力也成效不彰。而基督的體血，本質上即象徵著仁愛與真理。

「等我回來時」。這些話象徵著基督的第二次來臨。當祂再度來臨時，將是審判者，不再披著羞辱性的獸衣，而是身披不朽的光輝與榮耀，那時祂教會的店主、牧者和教師將認出祂就是昔日那位將罪人患病靈魂託付給他們照護的撒瑪黎雅人。那時祂不再是慈善的撒瑪黎雅人，而是正義的審判者，將按公義對待眾人。當然，若主只以天上的公義審判，能逃脫永火者必寥寥無幾。但祂深知我們的軟弱與病苦，將極其體諒地審判我們每個人，以致即使因祂的名給口渴者一杯涼水，也將被算為功績（瑪 10:42）。然而，我們不可自欺而陷於冷漠。這裡所論及的是教會的牧者、神長。他們被賦予更大的權柄與恩寵，因此對他們的要求也更多。他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必被拋棄，「任人踐踏」（瑪 5:13）。主也曾說：「有許多在先的要成為在後的，在後的要成為在先的。」（瑪 19:30）司祭在基督屬神的客店中是居首的。他們蒙召照護病患，照料並治癒他們的創傷，並在天主羔羊的尊貴筵席上，以基督賦予生命的食糧養育他們。倘若他們不這樣做，他們是有禍的！他們或許在此短暫生命中居首，但在永恆生命中卻無分。主也曾說：「立惡表的那人是有禍的。」（瑪 18:7）世上再沒有人能像不盡責的司祭那樣引發如此大的醜聞。他微小的過失，比他人重大的罪過造成更惡劣的醜聞。那些忠實履行缺席的慈善撒瑪黎雅人所許諾之言，以理解和誠實付出兩個銀錢的屬靈牧者，是有福的。那日來臨時，主將對他們每個人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瑪 25:21）

講完這個內容豐富、意義深奧的比喻後，主問那法學士：「『你你以為

這三個人中，誰是那遭遇強盜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說：『是憐憫他的那人。』耶穌遂給他說：『你去，也照樣做罷！』」這位法學士極可能完全未能領會基督這個比喻的全部深廣意涵，但他至少在外部、象徵的層面上，按自己所理解的，承認了其中的真理。他不得不承認，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才是路邊那遭打擊受傷者唯一真正的近人。他不能說那位司祭是他的近人，僅因司祭與他同是猶太人；也不能說那位肋未人是他的近人，僅因他們屬於同種族、同國家、同語言，因為那樣說對他無良知的良知而言實在太過勉強。當需要憐憫——且唯獨需要憐憫之時，僅憑名號、種族、國籍或語言的親緣關係毫無用處。憐憫是基督在人間設立的親緣關係新準則。法學士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但他不得不就這個具體案例，承認自己心智所能領會的部分。

主對他說：「你去，也照樣做罷！」這就是說：你若想承受永生，就必須讀懂天主關於愛的誡命——但絕非像你們這些法學士和經師那般解讀。你們看待這誡命如同看待金牛犢，將其如偶像般神化，卻不明白它神聖而救贖的意義。你們只視猶太人為近人，因你們以名號、血緣和語言劃分；你們甚至不將每個猶太人都視為近人，只認同自己黨派的人——法學士黨、法利塞黨、撒杜塞黨——以他們為近人，且非黨派中所有人，僅那些能為你們帶來榮譽與讚譽者。你們就這樣按私利曲解了天主關於愛的誡命，使這神聖誡命對你們成了真正的金牛犢，如同你們祖先在曷勒布山下朝拜的那尊。你們朝拜這誡命，卻既不理解，亦不踐行。

這位法學士很可能已能領會基督這個比喻的這一層意義，並羞愧地離去。他本是來羞辱基督的！倘若他能領悟這比喻正是針對他個人而言，他又該何等羞愧？他自己正是這樣一個旅人，從天上的耶路撒冷墜入塵世耶里哥的污穢中，一個被惡神剝去天主恩寵、被擊傷、棄於路旁的旅人。梅瑟法律和先知們從旁經過，卻無力幫助他。而當主講述這比喻時，那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已俯身照料他病弱的靈魂，為他包紮傷口，用油和酒為他敷抹。法學士自己感受到了這一點；否則他不會承認基督教導的真理。此後他是否願意被帶到客店（教會）並獲得完全的治癒，唯有全能的天主知曉。福音對此並未提及。

就這樣，基督以迂迴的方式，使這位法學士在靈魂深處不自覺地承認了祂是自己最親近的「近人」與「親人」。主引導他達至此，使其不自覺地承

認「愛你的近人如你自己」這句話，其意即為「愛主耶穌基督如你自己」。而我們所要做的，是帶著意識與理解，去承認並宣認這一點。我們最親近的近人是主耶穌，並透過祂，所有其他的人、所有缺乏者，凡我們能因主的名予以憐憫幫助的，都成為我們的近人。主耶穌已俯身照料我們每一個人，並為我們每個人留下了那兩個銀錢，使我們在等候祂來臨期間得以痊癒；直到祂進入我們心中，我們不再看見祂俯身照護我們，而是看見祂居住在我們內，活在我們心裡。唯有到那時，我們才得完全痊癒，因為那時，治癒的源頭已在我們心中。

請看，主如何藉此比喻將兩條關於愛的誡命合而為一。愛祂作為我們最親近的近人，我們便同時愛了天主也愛了人，如此一舉滿全了兩條愛的誡命。在主耶穌降臨人世之前，這兩條誡命是分開的。但隨著祂的來臨，它們彼此融合。實際上，完滿的愛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指向兩個對象。在舊約中它們是分開的，因為舊約是學習愛的預備學校。在預備學校裡，本質為一體的事物被分開講授。當這合一的、降生成人的愛的實體在主耶穌身上顯露出來時，這種分離與割裂便瞬間化為烏有，彷彿從未存在。耶穌基督是降生成人的愛，同時指向天主和人。整個宇宙中，無論在時間內或永恆中，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了。於是，一個嶄新的、全然新穎的愛的準則被帶入了世界；一條新的、唯一的關於愛的誡命，它可以如此表述：你要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主耶穌基督，天主子；愛祂如愛你自己一樣。藉著這唯一的、不可分割的愛，你將同時愛天主又愛人。

有死的人，放棄你將會能夠離開基督、無需基督而愛天主的虛妄希望吧。切勿被那謊言迷惑，以為你能離開基督、無需基督而愛人。祂自天降下，俯身臨於傷病交加的你面前。請瞻仰祂的聖容，認清你原初的肖像。請認出你最偉大、最親近的近人與親人。唯有透過祂，你才能成為天主真正的親人，並成為世人慈悲的近人。當你體認到與祂的親緣時，世上一切其他關係都將如影般虛幻，不過是真實不朽親緣的黯淡摹本。那時你將去行，如同祂所行的一樣；你將視貧困者、憂傷者、赤身者、受傷者、那些被擊倒棄於路旁的人，為你最親的骨肉，比你其他親屬更親。那時你將俯身，與其說是你自己的臉，毋寧說是祂的聖容，臨近他們。你將用祂的繃帶為他們包紮傷口，並用祂的油和酒為他們敷抹。

由此，這個比喻——那位試探主的法學士僅領會並運用了其中一小部分——卻包含了從始至終整部人類歷史，以及從始至終我們救恩的整個歷史。在其中，主教導我們，唯有透過祂，我們才能成為天主和人的親屬。唯有藉著與基督的親緣，我們才能進入因我們的出身與尊嚴所邀請我們進入的一切其他關係中。藉此祂召叫我們對祂懷有深切的愛，這愛為我們照亮了天主和人，甚至照亮我們的仇敵。對仇敵的愛，唯有從這同一的愛之源——主耶穌基督，神人及我們的救主——才能湧流而出。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六主日

眾多掛慮與突然死亡

路 12:16-21

耶穌對他們設了一個比喻說：「有一個富人，他的田地出產豐富。他心裡想道：我可怎麼辦呢？因為我已沒有地方收藏我的物產。他遂說：我要這樣做：我要拆毀我的倉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裡收藏我的一切穀類及財物。以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存有大量的財物，足夠多年之用，你休息罷！吃喝宴樂罷！天主卻給他說：糊塗人哪！今夜就要索回你的靈魂，你所備置的，將歸誰呢？那為自己厚積財產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

主耶穌基督降臨人間，是為治癒人靈魂中的偷盜傾向，因這傾向是人靈魂的重病。

兒子會偷竊父親的財物嗎？不會；但僕人會偷竊主人的財物。當亞當將兒子的精神轉變為僕役的精神時，他的手便伸向了禁果。人為何要竊取屬於他人的東西？是因為需要嗎？亞當原本一無所缺，萬物俱備，卻仍去偷竊。人為何偷竊人的財物，僕人為何偷竊僕人的財物？因為他們先學會了偷竊主人的財物。人總是先偷竊天主的，然後才互相偷竊。人類的始祖先伸手偷竊屬於天主的，而後，其後裔才開始互相偷竊。

人偷竊天主的，也偷竊人的；偷竊自然的，也偷竊自己的。人偷竊不僅以他的所有感官，更以他的心、他的靈魂、他的思想。此外，沒有一樁偷竊行為不是以魔鬼為同謀。牠是一切偷竊的唆使者與煽動者；是一切偷盜念頭的領袖與起始者。世上的賊從不獨自行竊。總有至少兩個同去偷竊，另有第三個看見他們。人與魔鬼同去偷竊，而天主看見他們。如同厄娃並非獨自偷竊，而是與魔鬼同夥，照樣，無人能單獨完成偷竊行為，總是與魔鬼結伴而行。然而，魔鬼不僅是偷竊的領袖與共犯，更是偷竊的告發者。牠對所偷之

物不感興趣，只熱衷於毀滅人的靈魂、在人與人之間散播紛爭與仇恨，並摧毀整個人類。牠去偷竊不是為偷竊本身，而是「如同咆哮的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伯前 5:8）。魔鬼激發靈魂去行各樣惡事，在靈魂中撒下一切莠子，這點已由主親自闡明（瑪 13:39）。人每施行一次偷竊，魔鬼就盜去他靈魂的一部分。慣偷的靈魂必日益萎縮、枯槁、毀壞，猶如罹患肺癆的肺。

人要克制這種偷盜的傾向，就必須視自己擁有的一切為天主所有，而非己有。當他使用自己的財物時，必須明白自己是在使用天主的，而非自己的。在桌上用餐時，他必須感謝天主，因為糧食不是他的，而是天主的。人要治癒偷竊的病症，就必須視他人的財物為天主所有，並須知道當他偷竊人時，就是在偷竊天主。豈能從那目光如炬者手中偷竊？人要驅逐那偷竊中的邪惡同夥——即一切惡事的播種者，就必須警醒守護自己的靈魂，不讓魔鬼在其中播下偷盜的慾望與念頭；一旦發現這些已被播下，就必須立刻致力以祈禱之火將其燒盡。一個認識更好之物卻追逐更劣之人，豈非瘋狂？當盜賊看見滿載綢緞禮物的友人駕車來訪，卻夜入他人的家宅偷取棉布，此等行徑豈不荒謬而癲狂？

熱愛世人的主耶穌帶來了無數無與倫比的天上恩賜，並向人敞開，邀請人公開自由地領受，唯有一個條件：人須先使自己的靈魂脫離腐朽的世物。有些人聽從了祂，領受祂的恩賜而豐盈自身；然而另一些人卻沒有聽從，仍固守著自己那些腐朽竊得的財富。為警戒後者，主講述了今日福音所載的比喻：

「耶穌對他們設了一個比喻說：「有一個富人，他的田地出產豐富。他心裡想道：『我可怎麼辦呢？因為我已沒有地方收藏我的物產。』」這人不僅富有，更是豐收到不知該將收穫的物產存放在何處。望著麥浪翻滾的田地、果實壓枝的園圃與葡萄園、菜蔬滿溢的園子以及蜜滿蜂房的蜂巢，這位富人卻沒有舉目向天，歡呼道：「光榮與讚頌歸於祢，至高至慈的天主！祢以權能與智慧使黑土生出何等豐碩的物產！祢藉陽光將甘甜注入大地的一切果實！祢賜予每樣果實奇妙的形態與獨特的滋味！祢對我微薄的勞作報以百倍的賞賜！祢憐憫了祢的僕人，自祢充盈的手中將如此恩賜傾注於他懷中！我至奇妙的主，求祢教導我以這些祢的恩賜，使我的弟兄近人得享喜樂。願他們與我一同歡欣，感恩地光榮讚頌祢的聖名，及祢不可言喻的美善。」

他說了這一切嗎？沒有；他非但沒有感念這一切恩賜的施予者，反而先擔憂該將它們堆積何處、如何保管，就像盜賊在路上發現一袋錢財時，不思其來源與歸屬，只急於藏匿。這富人實為竊賊。他無法聲稱這豐收全憑自己的努力。盜賊為行竊費盡心機，運用技巧與才智；其耗費的心力往往遠勝於耕夫或播種者。富人對太陽、雨水、風與土地無能為力，也未曾做任何事。這四樣元素——地、氣、火、水——乃憑天主旨意使草木結實。因此，這豐碩果實非他所有，非他徒勞之功，亦非他憑所有權而得，因他並非太陽、雨水、風或土地的主人。這豐收實為天主的恩賜。若有人受贈卻不言謝，亦不顧念施予者，只急於將贈禮藏匿妥處，在眾人眼中實屬怪誕。一名體面的乞丐，受贈一塊黑麵包尚知言謝，而這富人對如此豐收卻未存一念、未發一語以感謝天主，對這般奇事與宏恩未露一絲喜悅。他心中無祈禱感恩，無對天主的讚歌歡欣，反倒即刻陷於憂慮：該如何聚斂這些恩賜，妥善存放，一粒穀子也不留給空中的飛鳥，不讓一顆蘋果落入貧苦鄰舍手中。

「他遂說：『我要這樣做：我要拆毀我的倉房，另建更大的，好在那裡收藏我的一切穀類及財物。』」看，這就是不明事理之人的勞碌！他不努力治死內心的舊人、興起新人，卻傾盡全力拆毀舊有的穀倉、庫房與田莊，另建新的。若來年再獲豐收，他又得勞碌擴建舊倉或增蓋新的倉房。如此年復一年，他的倉廩愈發龐大嶄新，他的靈魂卻愈發狹隘衰老，陳糧將如他的靈魂般腐朽。他必被嫉妒環繞，咒罵將堆積在他身上——因貧者嫉其富，飢者咒其硬心自私。這財富將為他與鄰人招致毀滅。他的靈魂因硬心自私而敗亡，鄰人的靈魂因嫉妒咒罵而沉淪。看，一個不明事理的人，竟能將天主的恩賜化作自己與他人的災禍。天主賜他財富，本是為使他與鄰人同得祝福與救恩，他卻用來為自己與他人招致詛咒。

金口聖若望勸誡所有願受勸誡的人說：「你是否已飽食？要記得飢餓者。你是否已解渴？要記得口渴者。你是否得溫暖？要記得受凍者。你居於陳設富麗的屋宇？要接納無家可歸者。你是否在宴席中歡欣？要為憂傷者帶來喜樂。你身為富者受尊崇？要探望並賙濟貧困者。你從主人處歡喜而出？要確保你的眾僕皆得喜樂。若你對他們仁慈寬厚，當你靈魂離身之時，自己也必蒙受憐憫。」

據說在埃及沙漠裡有兩位偉大的修行者，他們曾祈求天主啟示，世間是

否有比他們更虔誠事奉天主的人。這啟示果然賜給了他們：他們受命前往某地尋找某人，以獲知所求之事。他們來到啟示所指之地，遇見一位名叫歐哈里斯托的樸實牧人。兩位修行者見此人無甚特出之處，便問他如何努力承行天主旨意。歐哈里斯托猶豫良久後告訴他們，他將牧養所得分為三份：一份施予貧困者，一份用於款待旅客，第三份留給自身與其貞潔的妻子。修行者聽罷，稱讚他的仁善後便返家。請看，與嚴苛的苦修相比，慈善之工何等偉大，更蒙天主喜悅！但福音中所述的那貪婪富人，卻毫不思慮天主、靈魂與慈善。他唯一的念頭是如何擴建倉廩，聚斂地裡所有的出產。然而，當他完成這一切後，將如何呢？且聽他親口道來：

「以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存有大量的財物，足夠多年之用，你休息罷！吃喝宴樂罷！」靈魂怎能吃喝呢？吃喝田地出產的是身體，而非靈魂。這富人提及靈魂時，心中所想實為肉體。他的靈魂已全然陷入肉體，與之合一，以致他不再認清其本名。再沒有比這更清晰的表述，能說明肉體對靈魂毀滅性的勝利了。試想一隻羔羊困於犬穴，被遺忘其中。犬忙於四處拖來食物堆積穴中。當它用各種腐肉、內臟與骨骼填滿洞穴後，便向飢餓的羔羊喊道：「親愛的羔羊，如今你可吃喝宴樂了！這裡的食物足夠多日食用！」說完，犬自顧大嚼，而羔羊仍將挨餓至死。這富人待其靈魂，正如犬待飢餓的羔羊。靈魂不以會腐朽的食物為養分，他卻以之供奉。靈魂渴慕其天上的家鄉，那兒才有其倉廩與生命之源，他卻將靈魂釘牢於地，誓言要如此禁錮多年。靈魂因天主而喜樂，他口中卻從不稱天主之名。靈魂以正義與慈悲為食糧，他卻未思以財富為周遭貧困、急需援助與殘障者伸張正義、施予慈悲。靈魂嚮往純淨的屬天之愛，他卻為慾火添油，並以慾火所生污煙薰炙靈魂。靈魂尋求其裝飾：即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迦 5:22-23）；他卻以醉酒、饕餮、姦淫與虛榮裝飾它。素食的羔羊在食肉的犬身旁，豈能不死？靈魂被沉重的肉身屍骸壓制，又豈能不死？

然而，這富人的愚昧不僅在於給羔羊肉吃，或更確切地說，向靈魂供給屬世的食糧，更在於他自命為時間與生命的主宰。我們見他為自己預備了多年的飲食。且聽天主的回應：

「天主卻給他說：糊塗人哪！今夜就要索回你的靈魂，你所備置的，將

歸誰呢？」生命與世界的主宰、時間與死亡的統御者如此宣告——「一切活物的生魂，一切血肉之人的靈魂，都握在他手中」（約 12:10）。愚昧的人，你為何不用心智思考，反受肚腹驅策？正如你無法決定自己的誕辰，你同樣無法掌控死期。上主按祂的旨意點燃你塵世生命的燭火，也將按祂的定時將其熄滅。你的財富既不能加速你降世的時刻，同樣無法推遲你離世的時辰。難道黎明與黃昏取決於你？難道風起風息依賴於你？你塵世生命的長短亦是如此。你的倉廩地窖、羊欄圈籠，這一切都屬於天主，如同你的靈魂屬祂一般。每日每時，天主都能從你取回屬祂之物，轉賜他人。在你有生之年，萬有都屬於祂，在你死後依然屬於祂。你的生與死都在祂手中。既然如此，你為何妄論未來多年的計劃？人啊，你的生命是以分秒計算的，你的最後一刻或許就在今日終結。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反而要更為關切你將以何種靈魂面貌，站立於你的創造者和上主面前。要更專注於天主的國，因為這才是你靈魂的食糧（瑪 6:31-33）。

主以這句話結束了比喻：「那為自己厚積財產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他的結局將如何？他將突然與他的財富分離，他的靈魂也將與肉體分開。他的財富將歸於他人，他的肉體歸於塵土，而他的靈魂將前往比塵土更黑暗之處，那裡只有哀號與切齒。沒有任何善工會在那裡迎接他進入天上的國度，使他的靈魂尋得安息之所。他的名字不會被記錄在生命冊上，在蒙福者中也無人知曉、無人記念。他已在世上得了他的賞報，而天主天上的富足將不會啟示給他的靈魂。

突然的死亡何等可畏！當人自以為穩立於大地時，大地會突然裂開吞噬他，如同吞噬達堂和阿彼蘭一般（戶 16:32）。當遺忘天主的宴樂者籌劃縱情多年時，火會降下焚滅他，如同毀滅索多瑪和哈摩辣一般（創 19:24）。當人自以為已妥善獲得天主與人的保障時，他會猝然倒地而死，如同阿納尼雅和撒斐辣一樣（宗 5:5,10）。

罪人因猝然死亡承受雙重損失：對自己、對家庭皆是。對自己而言，他死時未及悔改；對家庭而言，這意外打擊使親族驚惶，他更留下未竟之業。那些在死前歷經病苦、忍受痛楚的人是有福的。這樣的人獲得機會回顧一生，檢視並清點自己的罪過，為所行之惡與未行之善痛悔，在天主前涕泣懺悔、以淚潔淨靈魂，並祈求天主寬恕；亦寬恕生前所有侮辱傷害他的人，祝

福友人仇敵，告誡子女敬畏天主、常念死期，並以信德、祈禱與善工及時使靈魂致富。

請看，舊約中那些中悅天主的義人如何離世：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若瑟、梅瑟和達味。他們在死前都歷經病苦，患病期間天主的聖名不離其口。他們都為後裔留下美好的遺囑，並祝福他們。這便是義人之死。但你或會問：難道沒有許多義人在戰事中猝然離世，未及妥善準備嗎？不；義人從不會未準備而死。他們時常預備死亡，日復一日等待與此世分離。他們的心常充滿對天主的懺悔與告罪，並光榮祂的聖名。義人在太平順遂時如此行，在戰亂、暴行與試煉中更甚。他們的一生就是持續不斷的預備死亡，因此他們從不會倉促離世。

為死亡做準備，也意味著在天主內致富。只有那些真正信賴天主並相信此世之後還有生命的人，才會為死亡、為那另一生命做準備。不信的人從不為死亡做準備，他們只為在此世盡可能延長壽命而籌劃。他們害怕思考死亡，也極少努力在天主內充實自己。那為死亡做準備的人，是在為永生做準備，而這種為永生做準備的性質，每位基督徒都知曉。明智的人每日堅固自己對天主的信德，守護心靈免受不信、疑慮與惡意的侵襲，如同智慧的莊戶守護葡萄園免受害蟲與蝗蟲的破壞。明智的人每日操練實踐天主的誡命，藉著寬恕、慈善與愛德的行為，從而在天主內致富。明智的人不將自己最珍貴、最寶貝的東西儲存在倉廩穀倉中，而是託付於天主的護佑。這最寶貴的東西便是他的靈魂。這是他最大的產業，是唯一不腐朽、不消亡的。明智的人每日與世界了結帳目，懷著堅定的信德，確信自己將活著來到天主面前，因而隨時準備安息離世。

【聖大安當說：「你當在心中默想：『我在此世的時日不會超過今天』，如此你必不會得罪天主。」】

再沒有比說「讓我猝然而死，免得感受死亡之苦」更輕率的念頭了。這是愚昧與不敬神者的言語。睿智虔誠之人則說：「願天主的旨意承行！」寧可長年患病，忍受病痛與痙攣，也勝過在未作準備、未經悔改的情況下死亡。世上的苦痛轉瞬即逝，歡樂亦然。然而在彼岸世界，沒有短暫易逝之物，一切皆屬永恆——無論是苦楚還是喜樂。因此，寧可在此世稍受磨難，也遠勝於在彼世承受無窮之苦，因為彼世的苦樂尺度遠非現世可比。

願天主的旨意承行！我們懇求那明察萬物的天主，莫在我們深陷罪惡過犯時使我們猝然離世，求祢如昔日寬免希則克雅君王般憐憫我們（依 38:1-5），賜予我們悔改的時日。求祢以仁慈預示我們死期將近，使我們速力行善，拯救靈魂免於永火；使我們的名錄於生命冊，讓我們的面容得見於我主基督天國中義人之列。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七主日

傴僂的身體與靈魂

路 13:10-17

> 安息日，耶穌在一會堂裡施教。有一女人，病魔纏身已十八年了，傴僂著，完全不能直立。耶穌見了她，便叫她過來，給她說：「女人，你的病已消除了。」遂給她按手，她即刻就挺直起來，光榮天主。會堂長因氣惱耶穌在安息日治病，便給眾人說道：「有六天應當工作，你們在這些日子裡可來治病，但不可在安息日這一天。」主回答他說：「假善人哪！你們每一個人在安息日，有不解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水的嗎？這個女人原是亞巴郎的女兒，她被撒殫纏住已經有十八年了，安息日這一天，就不該解開她的束縛嗎？」當耶穌講這話時，所有敵對他的人，個個慚愧，一切民眾因他所行的種種輝煌事蹟，莫不歡喜。

主耶穌基督以威能與謙卑臨於塵世，為教導人愛天主並愛人。人自身軟弱無能；愛天主使他們充滿力量。人本性驕傲自負；愛人使他們充滿謙遜。對人的愛源於對天主的愛。謙遜來自對神聖大能的體認。任何不基於愛天主而愛人的愛皆是虛假，任何不源於天主的力量皆是驕傲且無能的。然而人卻選擇了第三條路，既非愛天主亦非愛人——他們選擇了自我之愛，這成為隔絕他們與天主、與他人的藩籬，使他們徹底孤立。

人若只愛自己，便既不愛天主，也不愛近人。他甚至不愛自身內真實的人；他所愛的只是對自己的念想、對自身的幻象。倘若他愛自身內真實的人，便會同時愛其內的天主肖像，從而迅速成為愛天主與愛人者，因為他會在他人身上尋找人與天主，作為愛的對象。自我之愛並非真愛，而是對天主的拒絕和對人的輕蔑——無論是明是暗。自我之愛不是愛，乃是病，一種重疾，無可避免地引發其他病症。猶如天花必生高熱，自我之愛也在全身點燃

嫉妒與忿怒之火。充滿自我之愛的人，必嫉妒那些比他更優秀、更富有、更有學識或更受敬重者。嫉妒總伴隨忿怒，如影隨形；那是一種隱藏的忿怒，不時爆發，並由此顯露此人那顆被自我之愛毒害的病態心靈的全部醜陋。

今日的福音向我們展示了兩幅清晰的圖像：一方面是基督對人類的奇妙大愛，另一方面是法利塞人醜陋的自我之愛，以及他們的嫉妒與狂怒：「安息日，耶穌在一會堂裡施教。有一女人，病魔纏身已十八年了，傴僂著，完全不能直立。」安息日對猶太人而言是公開祈禱的日子，正如主日對我們基督徒一樣。儘管主耶穌常常退入曠野獨處，徹夜祈禱，祂並不迴避與民眾在會堂中一同祈禱。聖史在另一處談到祂：「按他的習慣，就在安息日那天進了會堂。」（路 4:16）祂習慣去祈禱的殿宇，不輕視民眾的公共祈禱。這或許對祂並非必需，但祂出於謙卑並為教導我們而如此行。如今你常聽到傲慢的話語：「我在家祈禱，無需去教堂祈禱！」這是愚昧與驕傲之言。基督的榜樣清楚教導我們，必須兩者兼顧：既要獨自隱秘地祈禱，也要在教堂與弟兄們一同公開祈禱。

主耶穌前往會堂不僅是為祈禱，也是為施教。祂常在會堂中闡釋聖經，賜予人美妙的教導，講述許多未錄於福音書的神聖之言。「眾人都……驚奇祂口中所說的動聽的話」（路 4:22）。這些賦予生命的言語極其豐富，雖有許多未傳於後世，但我們所領受的已足夠賜予我們智慧與救恩。

主耶穌前往會堂，亦是為把握良機，藉其大能作為服務世人，從而見證其天主性及所賜的救恩。今日福音所述之事蹟，即為此大能作為之一例：一位被惡神纏身而嚴重蜷曲的婦人進入會堂，她受此折磨非僅一週、一月或一年，而是整整十八年，「完全不能直立」。這可憐的婦人俯首及膝，既不能仰望頭頂星辰密布的穹蒼，也無從得見周圍世人的面容。

惡神企圖以虛假承諾蠱惑亞當和厄娃的後裔，謊稱只要順從牠，他們便會成為神。然而，人類的始祖非但未能成神，反而驟然披上獸皮、歸於塵土；而他們的這位後裔竟畸形至極，令人驚懼、使動物恐慌。這便是魔鬼向人類許諾的相似神的尊榮！

「完全不能直立。」十八年來，她始終無法挺直身軀，只能佝僂如弓，蜷曲於地，俯首及膝。這可謂生命嗎？這不是生命，而是詛咒。這婦人的病苦如此沉重，且承受如此之久，以致初次見她之人無不轉面不顧，而久視者

則不再視其為人，反如一株枯槁扭曲的樹木，除了砍下焚燒外別無他用。人對可怖之事的冷酷，其可怖程度實不亞於可怖本身。

但這位熱愛世人者卻以關切與同情注視這悲慘的生靈，在她身上看見的不是一株枯槁扭曲的樹木，而是亞巴郎的女兒，一個天主所創造、配得祂憐憫的靈魂。「耶穌見了她，便叫她過來，給她說：『女人，你的病已消除了。』遂給她按手，她即刻就挺直起來，光榮天主。」主行此奇蹟，並非出於這婦人的請求或信德的回應，而是出於祂的主動與大能。這豈非清楚駁斥了所有那些惡意貶低基督所行奇蹟的偉大，暗示這些奇蹟僅是發生在當事人身上的自我暗示所導致的人？在這佝僂的婦人身上，何處有一絲「神奇」自我暗示的痕跡？她的疾病甚至使她無法看見基督的面容。她未曾向基督求憐憫，也未以任何記號表達對祂的信德。不僅如此，這婦人甚至不在基督近前。她並未走向祂，是祂叫她過來。如同牧人看見一隻羊陷入荊棘，半死無聲，便首先行動；同樣，慈悲的主、善牧，首先向那陷入撒殫羅網的羊行動。祂呼喚她：「女人！」祂並未說：「你這瘸子！」、「怪物！」、「生命的影子！」或「罪人！」，而是「女人！」。僅此一詞，主便恢復了她失落的尊嚴。祂隨後解除了她的病苦，最後將祂至潔的手按在她身上，以圓滿天上的賜予者給予塵世之人的恩賜。第一：慈悲的注視；第二：權能的話語；第三：慈愛的手。祂將她整整十八年所被剝奪的一切，全數歸還。若曾有人對她表示同情，那同情也必不純粹，混雜著對自身的恐懼與自傲；若曾有人對她說話，也必是出於不得已，並急於逃離她；若曾有人不得已觸碰她，也必僅用指尖，隨即趕去洗手。但主耶穌卻特意叫她到跟前，對她說出醫治的話語，然後將祂那雙醫治的手按在她身上。祂對待這位陌生婦人，猶如父親對待女兒。若此等慈悲施於黑土或耀日，大地將震動，太陽將垂淚。然而這慈悲卻傾注於這佝僂的婦人，而她即刻便挺直了。

彎曲的脊骨何以能不折斷而挺直？僵硬的頸項何以能活動而不留痛楚？今日那些無知的心智聲稱，猿猴的脊骨若要變直、猿猴若要變成人，需耗時百萬年。他們如此說，是因為不認識永生天主的大能與威能。主耶穌一句話，僅在一瞬間，那比猿猴彎曲更甚的婦人脊骨便挺直了。然而，脊骨如何挺直？頸項如何鬆弛？怪物如何恢復健康？陷入羅網的羊如何得釋？無聲的木乃伊如何得聲並敢於發言？莫要追問這一切，但當效法這婦人感恩天主：

「她即刻就挺直起來，光榮天主。」請看，隨著這婦人身體的痊癒，她的靈魂也得了治癒。唯有健康的靈魂能為一切美善的事光榮天主，無論它來自何處、出自何人；而不健全的靈魂，卻忘卻天主是萬善的施予者，只感謝並讚美那必死的手——儘管天主常透過這雙手將恩賜給予人。主耶穌願意教導人時常感謝天主、讚美祂。因此，祂吩咐那被治癒的加達拉瘋子：「你回家去罷，傳述天主為你作了何等大事！」（路 8:39）而每當主行大能奇蹟時，四方之人無不驚奇並感謝天主。因此，基督在離開此世時能說：「父啊……我在地上，已光榮了祢」（若 17:4）。這一切難道不是對我們的責備嗎？當我們對人行善時，我們卻企望他們感謝我們而非天主。我們從人所得的一切美善，並非由他們賜予，而是經由他們而來。父透過祂的子女將恩賜送給祂的子女。如此行是祂的喜樂與美意。一切讚頌與光榮，都應歸於祂，永世無窮。

然而，這一福音經課並未就此結束。至今我們僅聽聞一個光明的奇蹟，但現在我們將聽到一個黑暗的奇蹟：「會堂長因氣惱耶穌在安息日治病，便給眾人說道：『有六天應當工作，你們在這些日子裡可來治病，但不可在安息日這一天。』」這些話出自黑暗的邪惡之子的口。彷彿撒殫離開了那佝僂的婦人，進入了他的心中。這是與其形影不離的伴侶——嫉妒與憤怒——的自我之愛在說話。基督施行了醫治，而會堂長卻出言誹謗。基督將一個人的生命從撒殫的牢籠中釋放，這人卻加以辱罵。基督將惡神逐出這個患病婦人，這人卻惱怒祂驅逐惡神是通過這扇門而非那扇門！基督為人開啟了天國，啟示了生活的天主，這人卻因基督在早晨而非晚上開啟天國而憤怒！基督提著燈進入監牢走向被囚者，這人卻責備祂為何不將此事留到另一天再做！

請看，自我之愛的敏感何等可怕與惡毒！這位以自我為中心的會堂長不敢責備基督，就轉而責備民眾。實際上，他內心責備的是基督而非民眾，儘管他的口舌說的是另一套。在這事上民眾何罪之有？若有人該為這善工負責，那應是那被治癒的婦人。但這可憐的婦人又何罪之有？她並未追逐基督、懇求醫治。相反，是基督叫她到跟前，賜予她完全的治癒，遠超她在會堂中的任何期盼或預期。因此，顯而易見，若有人該為這一切承擔責任，那便是基督。然而，會堂長卻不敢直視基督說：「你有罪」，而是將矛頭轉向

民眾並責備他們。還有比這更顯露、更卑劣的偽善嗎？主稱他為偽善者：

「主回答他說：『假善人哪！你們每一個人在安息日，有不解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水的嗎？這個女人原是亞巴郎的女兒，她被撒殫纏住已經有十八年了，安息日這一天，就不該解開她的束縛嗎？』」主明瞭人的心，祂知道會堂長的指責本是針對祂，儘管他的話語指向民眾。深知此點的主，不會容許民眾為唯獨祂自己承當責任的事承受責備。主比太陽更光耀，比水晶更純潔，無法作偽。祂不能裝作愚昧，在他人代祂受責時保持沉默。因此，當無力且無辜的民眾面對長者的不公指責沉默忍受時，主卻開了口，回應道：「假善人！」對那會堂長說，因祂看透他的心。我們豈敢在安息日幫助牲畜，卻不幫助人嗎？牛和驢沒有一天不被解開槽軛，從黑暗牽到日光與新鮮空氣中，而這婦人被撒殫的詛咒捆綁了十八年——你竟因她得釋放而發怒？撒殫捆綁你，實在不亞於捆綁她。牠將她的頭縛在膝上，也將你的靈魂綁在安息日上。你為何不釋放自己？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是為使人在那日特別紀念天主。醫治這婦人的事蹟，豈不比這安息日——或從梅瑟至今任何一個安息日——更令人想起天主嗎？這作為豈不比安息日更大？難道你看不出這裡有一位比安息日更大的嗎？而且不僅大於安息日，也大於聖殿（瑪12:6）？你這小小的會堂長，難道感覺不到站在你面前的是人靈的主宰嗎？但願你曉得，在祂的注視下，晝夜如何迅疾地匯聚，奔流入永恆！

主如今再次尊崇這苦惱的婦人，稱她為「亞巴郎的女兒」。祂不僅願宣明有靈的活人總比牛驢等無靈之物更為貴重，更願顯明這佝僂受縛的婦人被高舉的程度，遠超過會堂中那些偽善的長者。此婦人虔誠敬畏天主，可從兩點看出：首先，儘管身患重疾，她仍竭力前往會堂聆聽天主聖言並向祂祈禱；其次，她一得痊癒、挺身而立，便立即感謝天主。我們的先祖亞巴郎為一切美善感謝天主。他於苦難中堅忍，且對天主的信德毫無減損。因此，她不僅是亞巴郎血統上的後裔，更是其堅忍與虔敬的真正女兒，她比那長者——如同所有猶太長老般以亞巴郎後裔自傲者——更是亞巴郎忠實的子孫。事實上，他是亞巴郎的背叛者，而這婦人卻是亞巴郎真正的女兒。如此，她豈不當受援助？安息日又豈能成為阻礙？

安息日原是定為安息之日：「上主祝福了安息日」（出 20:11）。然而，難道只有身體該安息，靈魂不該安息嗎？靈魂的休養並非來自無所事事、躺

臥不動，而是來自善行、慈善之工、中悅天主的工作。這才是靈魂真正的安息，因為它能鞏固靈魂的健康，增強其力量與喜樂。毫無疑問，在慶節我們必須善待牲畜；我們豈不更應善待人？主並未吩咐我們在慶節不顧自己的牛驢，不解開牠們牽去飲水，卻命令我們以對人行善為首要。這正是遵守第七日與天主法律精神的真諦。猶太長老們在靈性的黑暗與道德的痲木中，只能拘泥於法律條文，並將其奉若神明。於是，法律本應作為此生道路的嚮導，卻被他們變成一具拖行的屍體。法律本應是黑暗中的明燭，卻成了金器中的冷灰，被他們崇拜，猶如他們祖先曾崇拜金牛犢（出 32:4）一般。

然而，在此事例中，激起會堂長反對基督的，並非對法律的熱忱，而是他那病態的自我之愛。在這會堂中，豈可有人顯得比他更有能力、更具智慧、更為仁慈？他佯裝為天主的法律大發熱忱，但從他口中流露的，實則是其病態心靈的膿瘡。這亦是主稱他為假善人的另一緣由。主以利劍般鋒利、陽光般清晰的答覆，不僅使那會堂長，也使祂所有的仇敵啞口無言、蒙羞：

「當耶穌講這話時，所有敵對他的人，個個慚愧，一切民眾因他所行的種種輝煌事蹟，莫不歡喜。」一件出於仁愛之舉，何其易於辯護。天主是此舉的見證者與保護者，善行能賦予唇舌無可抗拒的雄辯。深知天地一切奧秘的主耶穌，也深知這個為小信者所疑、為善惡雙方尋求辯護者的奧秘。因此，主勸誡祂的門徒：「當人押送你們到會堂，到官長及有權柄的人面前時，你們不要思慮怎樣申辯，或說什麼話」（路 12:11），「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而是你們父的聖神在你們內說話」（瑪 10:20）。請看總執事斯德望是如何答覆拷打者的。再看那些曾為漁夫的伯多祿和若望是如何應對的。還有保祿宗徒。這些回答並非從書本學來之人的話語，而是受聖神教導者的聲音。法學士，乃至所有凡人，都不會這樣說話；唯有天主能如此。

古時的智慧君王曾預言福音的真理說：「內心策劃在於人，應允卻在於上主」（箴 16:1）。基督對會堂長的回應，正使祂的敵人羞愧，使民眾歡喜。民眾歡喜，因為他們從祂的話語中瞥見善勝於惡，如同他們先前在祂醫治那彎身婦人及祂其他許多光榮奇蹟中所見的一樣。「民眾因他所行的種種輝煌事蹟，莫不歡喜。」一件光榮之事剛完成，消息傳開，第二件、第三件便接踵而來。一個奇蹟印證另一個：每一件相繼發生的事，都為前一件的真實性作證；它們共同在無歡樂者中締造喜樂，在無望者中燃起希望，堅定小

信者的信德，鼓勵行善者在善途上前行，並使迷途者離開歧路，在人間四方傳揚「天主眷顧了祂的子民，天主的國已臨近」的訊息。

今日的福音即使僅從表面閱讀，也已蘊含豐富的教導；但它還有其內在的深意，尤其對我們的靈性生命具有啟迪作用。那佝僂的婦人象徵著所有不親近主基督之人扭曲的心靈。人若心靈扭曲，便無法憑己力在天主與天鄉前挺立，只能持續匍匐於地，從大地汲取養分，向大地學習，悲哀地從大地中尋求歡愉。扭曲的心靈同時也是狹隘受限的心靈。它使自己依賴感官；只透過感官去相信；只在動物中尋找自己的起源；在飲食中尋求快樂。它對天主、對靈性世界、對永生一無所知，因此也不知更高層次、屬天的喜樂；它得不著安慰，充滿恐懼、折磨、憂傷與惡意。

主耶穌呼喚這樣的心靈歸向祂，為使其挺立、光照它並賜予它喜樂。若它迅速趨向祂，如同這佝僂的婦人，它必將得以伸直、蒙光照、獲喜樂，並要竭盡全力感謝讚美天主。若它不歸向祂，它將被遺留在黑暗中，並在罪惡中死亡，正如主對不信的猶太人所說：「你們要死在你們的罪惡中」（若8:21）。一個耽於肉慾、束縛於塵世、向地彎曲、俯首爬行的心靈，其結局也必如此。

那因罪惡而軟弱癱瘓的靈魂，其狀況也好不了多少。這樣的靈魂不相信自己所持守的為真實確實是真實的，也無力擺脫虛妄而趨近真理。當它聽到真理的呼喚時，總能找到藉口回應：「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能——你沒有在方便的日子召叫我！」或是「你的召叫太突兀；我不能——你應該用別的言語召叫我。」又或：「我年輕浮躁，我不能——你該延遲你的邀請，容我再與虛謊玩樂片刻。」或說：「我有妻兒，我不能——你該先照顧他們，再召叫我。」以及其他理由，數十上百種。癱瘓的心靈總能找些愚蠢的理由不去追隨真理。然而真理呼喚一次、兩次、三次，便離去了，而癱瘓的靈魂繼續在塵土中爬行，將死於其罪惡中。凡在此生拒絕基督召叫的，死亡必突然臨到他；死亡將抓住他，關閉他身後此世生命之門。這樣的人，不能再指望回到此生，或在來世獲得悔改，或在天主審判時蒙受憐憫。

死亡已迫在眉睫，天主的審判也臨近了；這是兩項可怕的提醒，告訴我們，我們的悔改也必須隨即來到。如果我們的悔改不比死亡和天主的審判更近、更快，那它將永遠遠離我們。如今它仍在我們手中，我們仍可在短暫的

時間內把握它。讓我們趕緊把握悔改的時機，因為它是治療人靈首要且最有效的良藥。只要我們真心悔改，更多的門將立即為我們開啟，我們也會得知此後當行的道路。

當人仍在這可朽的肉軀內時，他的靈魂也或多或少處於扭曲的狀態。基督召叫所有心神、靈魂與心智被扭曲的人。唯獨祂能矯正這世界以其邪惡之力所扭曲的。祂召叫我們：「人啊！」「婦女啊！」「孩子啊！」祂以這些稱呼召叫我們到祂跟前，意欲藉此提升我們的尊嚴，掩蓋我們羞恥與罪惡的真實名號——瞎子！瘸子！癩病人！乞丐！——並願矯直、潔淨我們喑啞、充滿泥濘的心靈號角，使之成為頌揚天主光榮的響亮號角。如此，我們吹響天主的光榮號角，也必在神聖天使與天上諸聖的光榮國度裡，在我們的天主基督的國度裡獲得光榮。願光榮與讚頌歸於祂，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二十八主日

宴席的比喻

路 14:16-24

有一個人設了盛宴，邀請了許多人。到了宴會的時刻，他便打發僕人去給被請的人說：請來罷！已經齊備了。眾人開始一致推辭。第一個給他說：我買了一塊田地，必須前去看一看，請你原諒我。另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試牠們，請你原諒我。別的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僕人回來把這事告訴了主人。家主就生了氣，給僕人說：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把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領到這裡來。僕人說：主，已經照你的吩咐辦了，可是還有空位子。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大道以及籬笆邊，勉強人進來，好坐滿我的屋子。我告訴你們：先前被請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能嘗我這宴席的。

我們可以在五旬節後第十四主日，找到有關瑪竇福音中所記述的這一比喻的福音講道。

五旬節後第二十九主日

治癒十個癩病人

路 17:12-19

> 走進一個村莊的時候，有十個癩病人迎面而來，遠遠地站著。他們提高聲音說：「師傅，耶穌，可憐我們罷！」耶穌定睛一看，向他們說：「你們去，叫司祭們檢驗你們罷！」他們去的時候，便潔淨了。其中一個，看見自己痊癒了，就回來大聲光榮天主，並且跪伏在耶穌足前，感謝他；他是一個撒瑪黎雅人。耶穌便說道：「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人在那裡呢？除了這個外邦人，就沒有別人回來歸光榮於天主嗎？」耶穌遂給那人說：「起來，去罷！你的信德救了你。」

我們藉小事受教，因常不能領會大事。若我們未能領會天主如何鑒察眾人，就讓我們看看太陽如何照耀並將光芒灑向地上萬物。若我們未能領會人的靈魂如何一刻也離不開天主而活，就讓我們看看人的身體如何一刻也離不開空氣而活。

倘若我們不知道天主為何向人要求服從，就讓我們明白為何一家之長向成員要求服從，君王向臣民，將領向士兵，建築師向工人，要求服從。倘若我們不知道天主為何向人要求感恩，就讓我們思索並明白為何父親向兒女要求感恩。讓我們在此略作停留：為何父親向兒女要求服從？為何父親堅持要兒子脫帽向他致意，並為從父母那裡得到的一切——無論大小——說「謝謝」？為何父母必須這樣做？他們是因兒女的感謝而更富裕、更有權力、更顯赫，或在社會上更有影響力嗎？不；這些都不是。那麼，當父母從兒女的感恩中並未獲得任何個人利益時，他們卻不斷教導兒女要感恩，並讓他們實踐感恩——這不僅是虔誠父母的行為，連不信者也如此——這豈不令人驚訝嗎？

這絲毫不足為奇，反而更為崇高。正是父母無私的愛，驅使他們教導兒女感恩。為何？這是為了孩子的好處。為了讓孩子能像栽培的果樹而非野薊荊棘般成長；讓孩子在此轉瞬即逝的人生中，在人群裡、在朋友與仇敵間、在村莊城鎮、在權威與商業中，都能順遂。感恩之人處處受重視、被喜愛、受邀約、得幫助。學習感恩者，亦學習仁慈，而仁慈之人在這世上的道路更為寬廣。

現在讓我們自問，為何天主尋求人的感謝。為何祂要求諾厄、梅瑟、亞巴郎及我們的眾先祖向祂奉獻感恩的祭品（創 8:20-21；12:7-8；35:1；肋未紀第三章）？為何主耶穌日日向世人樹立我們必須如何感謝天主的榜樣（瑪 11:25；14:19；26:26-27）？為何宗徒們亦行同樣的事（宗 2:47；27:35），並命令所有信友在一切事上並為一切事感謝天主（弗 5:20；哥 3:17）？我們是否覺得偉大的依撒意亞的話語難以理解：「我要稱述上主的慈愛，要稱述上主應受的榮耀，稱述上主向我們所行的一切，和祂賜予我們的豐厚恩惠」（依 63:7）？或者那位溫和的聖詠作者對自己靈魂的勸告：「我的靈魂，請讚頌上主，請你不要忘記祂的一切恩惠」（詠 102:2）？那麼，為何天主尋求人的感謝，而人又為何向祂感恩？乃是出於祂對人類無盡的愛，天主才尋求人向祂感恩。人的感謝不會使天主更偉大、更有力、更光榮、更富足或更有活力，但它會使人成為這一切。人的感恩不會為天主的平安與滿足增添任何事物，卻會極大地增添人自身的平安與滿足。感謝天主絕不會改變天主的狀態與存在，但它會改變一個感恩之人的狀態與存在。天主不需要我們的感謝，我們的祈禱對祂也非必需。但正是同一位主，祂說：「你們的父在你們求祂以前，已知道你們需要什麼」（瑪 6:8），同時卻勸勉人應當時常祈禱，不要灰心（路 18:1）。天主或許不覺得需要我們的祈禱，但祂仍告訴我們要祈禱。祂或許不覺得需要我們的感謝，但仍向我們要求——那感恩無非是祈禱的一種形式，一種感恩的祈禱。

對天主的感謝將我們必死之人提升出腐朽的必死性，使我們從那終須脫離的境況中得釋放——無論我們願意與否——並將我們與生活的、不朽的天主結合；若我們在此生不與祂結合，那麼在永恆中我們將永遠無法立於祂面前。感謝使人尊貴，並滋養善行。感謝在世間激發仁慈，並賦予每種德能新穎活力。人那必死的口舌，遠不能如今日的福音所生動呈現的那般，描繪出

感恩之美與忘恩之醜。

那時，「走進一個村莊的時候，有十個痲病人迎面而來，遠遠地站著。他們提高聲音說：『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共有十個痲病人。看見一個痲病人已夠可怕，更何況一次十個。一具從頭到腳先是布滿白斑、繼而覆蓋白色潰爛痂皮的身軀，先是發癢，隨後如火灼燒。一具正在腐朽崩解的身軀。一具膿多於血的身軀。一具由內而外散發惡臭的身軀。這便是痲病人。當痲病侵襲鼻子、嘴巴、眼睛時，試想透過膿液呼吸的是何等空氣，伴隨膿液吞嚥的是何種食物，透過膿液看見的又是怎樣的世界！

按照梅瑟的法律，痲病人被禁止與其他人有任何接觸。在痲病仍存在的地區，今日依然如此。為阻止任何人靠近痲病人，痲病人必須從遠處喊叫：「不潔！不潔！」法律中逐字規定：「凡身患痲病的人，應穿撕裂的衣服，披頭散髮，將口唇遮住，且喊說：『不潔！不潔！』」（肋 13:45）。撕裂衣服——是為讓人看見他身上的痲病；披頭散髮——同樣是為讓人知道他是痲病人，因為痲病會使毛髮脫落；遮住口唇——同樣是為讓路人辨識的記號；除此之外，更被迫高喊：「不潔！不潔！」他們被逐出城鎮村莊，過著比牲畜更低等的生活，被驅趕、輕視、遺忘。法律上寫道：「他既是不潔的，就應獨居；他的住處應在營外」（肋 13:46）。他們被視同已死之人，儘管他們的命運比死亡更為可怕。

有一日，主耶穌——那健康、美善與力量的泉源——經過這十個衣衫襤褸、散發惡臭的生命殘餘。當痲病人發現是祂時，便從遠處高聲喊說：「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這些可憐人既與他人沒有接觸，又如何能知道耶穌及其幫助他們的大能？必定是有人在路上向他們拋擲食物時，將這消息告知了他們。這世上唯一能引起他們興趣的新事物，其聲名必定從遠方傳入他們耳中。世間發生的一切其他事：統治者的更迭、列國間的戰爭、城市的建毀、節慶、火災與地震——這一切對他們皆無意義。身披膿瘡的他們，只能想著自己悲慘的「衣著」，或許，也思及那位能為他們脫去此衣、披上健康袍服者。聽聞主耶穌是全能醫治者時，他們必定也聽說了基督醫治像他們這樣的痲病人的具體事例（路 5:12-13）。因此，他們必曾渴望那能遇見主的幸運機會。在加里肋亞平原邊緣某處，道路開始爬升進入撒瑪黎雅山區的地方，他們等候著祂。祂正經過那條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看，這幸運的機會

如今來臨，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出於天主的安排。他們看見基督與門徒同行，一見祂，便同聲呼喊：「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他們為何稱祂為「師傅」？因為這詞比「教師」更尊貴、更有意義，因為師傅不僅是教師，更是屬靈的導師，以其言辭、榜樣與關懷，引領人走上救恩之路。那麼，他們為何不稱祂為「主」——這詞比「師傅」更尊貴、更有意義？因為他們尚未認識基督的這項尊榮。

他們高聲喊叫：「可憐我們吧！」「耶穌定睛一看，向他們說：『你們去，叫司祭們檢驗你們吧！』他們去的時候，便潔淨了。」在先前一次醫治癩病人的事例中，主「伸手撫摸他（癩病人）說：『你潔淨了罷！』癩病就立刻由他身上退去。」（路 5:13）然而在此事例中，祂不僅沒有觸摸癩病人，甚至沒有靠近他們，因為他們遠遠站著向祂呼喊。因此，祂必須從遠處向他們說話。

主為何打發他們去見司祭？因為宣佈癩病人不潔並將他們逐出社群，以及宣佈痊癒者潔淨健康並准許其重返人群，乃是司祭的職責（肋 13:34,44）。主不願違反法律，尤其在此事上法律非但未阻礙祂的工作，反而贊同它，因為司祭們將能親自確認這十個癩病人已得醫治，並予以證實、為之作證。十個癩病人聽聞主對他們說的話及祂打發他們去的地方，便動身前往他們的村莊去做此事。然而看啊，他們正走著，查看自己，發現癩病已消失：「他們正去的時候，便潔淨了。」他們察看自己的身體，身體已然健康潔淨。他們彼此對看，確信自己已健康潔淨。那些痂皮、膿液與惡臭盡都消散，未留下曾覆蓋他們的可怖癩病的絲毫痕跡。

誰能說基督的這項奇蹟不比復活死者更偉大？請稍深入思考這一事實：僅憑一句大能的話語，十個被疾病蠶食的癩病人身軀，驟然變得健康潔淨。當你深入思考時，你將輕易承認，這話不可能出自必死之人；它必是由天主藉一個人的血肉之口說出。誠然，是人的口舌說出了這話，但這話卻出自那命令世界被造、「事就這樣成了」的同一深淵。言語與言語有別。有純潔無罪、因而也是大能的言語。這些言語來自永恆之愛的原初泉源。萬有之門在它們面前開啟；萬事萬物、人類、疾病與靈體都服從它們。也有被罪過割裂、磨鈍、致死的言語，其效果不過如風吹過蘆葦叢的呼嘯；無論說出多少這種死寂的言語，它們仍如煙霧拍打鐵門般軟弱。再者，請想一想，當我們

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一位何等大能、慈愛的主時，這對我們是何等難以言喻的安慰。「在天上、地下、海洋的深處，上主隨心所欲」（詠 134:6）。祂是生命之主，疾病的主宰，自然的立法者，死亡的征服者。我們並非被無意識、無理性的自然所造，而是被祂——那至智者所造。我們不是自然律的奴隸，而是那熱愛世人的生活天主的僕人。我們不是偶然的玩物，而是祂的受造物——祂創造了我們所有的兄長：眾天使、總領天使及天上所有不朽的軍旅。若我們在此生受苦，祂知曉我們苦難的意義與目標；若我們因罪而癲狂，祂的話語比癲狂更強大，無論是肉身的還是靈性的；若我們沉溺，祂拯救的手臨近；若我們死亡，祂在墳墓的另一邊（即彼岸世界）等候我們。

現在讓我們回到福音中醫治癩病人的故事，看看這個關於感恩與忘恩的清晰例證。這些癩病人發現自己癩病痊癒後，做了什麼？他們所做的如下：其中只有一人轉身回來感謝基督，而其他九人則徑自離去，不再惦念他們的恩人與救主：

「其中一個，看見自己痊癒了，就回來大聲光榮天主，並且跪伏在耶穌足前，感謝他；他是一個撒瑪黎雅人。」這個感恩的人，一見那可怕的疾病從身上脫落，靈魂便彷彿從一團扭曲的毒蛇中解脫般深深呼吸，而他第一個念頭便是感謝那位將他從無法言喻的悲慘中拯救出來的那一位。正如不久前他曾提高受苦的聲音，透過潰爛的雙唇呼喊：「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如今他再次提高聲音——那是來自健康胸膛、透過潔淨健康雙唇的強健聲音——大聲感謝天主。即使如此，對他而言仍嫌不足，他更回到他的恩主那裡，要向祂表達感謝。當他來到基督面前，便直接俯伏在地——不再是以滿是傷口的痛苦膝蓋跪下，而是以健康的雙膝跪下——並感謝祂。充滿健康的身軀，充滿喜樂的心，滿盈淚水的雙眼！這才是一個真實的人。片刻之前，還是一堆潰爛的肉，但此刻重新成為人。片刻之前，還是被人群生活拋棄的廢物，如今再度成為人類社會中有價值的成員。片刻之前，還是一把只能發出單一音符「不潔！不潔！」的哀傷號角，如今卻成了向天主感恩與讚美的喜樂號角。

這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感恩的人，並非猶太人，而是撒瑪黎雅人。撒瑪黎雅人並非猶太人，他們或是純血的亞述人，或是亞述與猶太的混血後裔。他們是那些曾被沙耳瑪乃色王遷移至敘利亞部分地區的亞述人，而王先前已

將當地的猶太人遷移至亞述（列上 17:3-6,24）。這位感恩者是純血的亞述人，這從主稱他為外邦人即可清楚看出。

「耶穌便說道：『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人在那裡呢？除了這個外邦人，就沒有別人回來歸光榮於天主嗎？』」你看主如何溫和地責備忘恩？祂只是問他們是否沒有被治癒，以及為何沒有回來說「謝謝」。祂這樣問並非因為不知道他們都已痊癒；不，祂在看見和遇見他們之前就知道他們將被治癒。但祂提出這個問題，作為最溫和的責備。想想我們每一個人，當施捨一分錢給乞丐時，若乞丐不道謝，會如何暴怒大吼！再請想想，假設我們有能力恢復九個病人的健康，而他們對如此無法償還的恩情甚至不說一聲「謝謝」，我們每個人將會何等憤怒地斥責他們。我們的日子是如何充滿了人對忘恩者的怒火！地上的空氣是如何充斥著從早到晚由人口中傾瀉而出、針對忘恩者的仇恨與咒罵！然而，人為人所做之事，與天主從搖籃到墳墓為人所行、孜孜不倦、持續不斷的偉大作為相比，是何等渺小。而天主從不吼叫、責罵或咒詛忘恩者，只是溫和地責備他們，詢問那些在家裡或教堂中敬拜祂的人：「我其他的孩子在哪裡？我豈沒有治癒成千上萬的人，而這裡祈禱的只有你們十人？我豈沒有將日光賜予千百萬人，而感恩的只有你們百人？我豈沒有以收成美化田野，並填滿每人的羊圈，而跪在我面前感恩的卻只有你們寥寥數人？我其他的孩子在哪裡？那些藉我的權能統治萬民的強權者在哪裡？那些以我的財富致富、憑我的仁慈而成功的富人與成功者在哪裡？那些從我的泉源中獲得健康與歡樂、因而健康滿盈、喜樂洋溢的人在哪裡？那些我幫助其子女成長茁壯的父母在哪裡？那些我賜予智慧與知識的教師在哪裡？所有我治癒的病人都在哪裡？所有我如洗淨癩病般淨化其靈魂脫離罪惡的罪人都在哪裡？」

看，唯有這個外邦人！只有他回來感恩。但在基督面前，誰是外邦人呢？祂來不是為拯救所有人，而不僅是猶太人嗎？猶太人因被天主揀選，以及他們對天主的認識超越地上萬國而自豪。但這裡有個例子顯示了他們昏昧的心智與心硬。一個亞述人，一個外邦人，卻比那些自滿的猶太人擁有更開明的心智與更高貴的心。可悲的是，這段歷史在我們這個時代，在蒙選者與非蒙選者之間重演了。如今，一些外邦人對天主擁有比許多基督徒更開放的心智與更感恩的心。許多穆斯林、佛教徒或祆教徒，他們對天主發自內心的

祈禱及對祂感恩的熱忱，足以使許多基督徒羞愧。

比喻以救主對那感恩的撒瑪黎雅人所說的話作結：「耶穌遂給那人說：『起來，去罷！你的信德救了你。』」請看主何其偉大的謙遜，以及祂的溫良。祂樂於稱人為祂偉大美善工程的合作者。祂願意藉此提升那受屈辱、被奴役的人類的尊嚴。遠超於人的驕傲與虛榮之上，祂渴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功績，與貧窮者分享自己的富饒，與困苦憂傷者分享自己的光榮。「你的信德救了你。」這位撒瑪黎雅人確實信了，正如其他九個癩病人一樣；若他們不信賴主的大能，便不會呼喊：「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但他們的信德有何用處？他們本可懷著同樣的信德，向世間成千上萬最著名的醫生呼喊：「可憐我們，醫治我們吧！」但一切終將徒勞。倘若這成千上萬塵世、必死的醫生中的任何一位治癒了他們，你認為他會將痊癒歸功於病人的信德，而非自己的醫術嗎？塵世、必死的醫生豈非慣常刻意忽略病人在康復過程中的任何功勞，以便盡可能強烈且專一地突顯自己與自己的功績？此乃人對待人的方式。但主基督對待人的方式卻大不相同。基督已預備了祂滿載麥子的車輛，而那患癩病的撒瑪黎雅人僅向車上投了一粒麥子。基督滿載的麥子是祂神聖的大能與權柄，而癩病人的那一粒麥子是他對基督的信德。基督，這位真正熱愛世人者，不會輕看那一粒麥子，反而要賜予它比祂自己整車麥子更多的榮譽。因此，祂不像所有必死之人在此情況下會說的那樣：「我滿載的麥子將養活你。」祂不說：「我治癒了你」，而說「你的信德救了你」。這些話語中蘊含何等偉大的心靈！對我們眾人是何等偉大的教導！對人類的自私與驕傲又是何等嚴厲的責備！

凡隱沒他人些微功德、卻強調自身的滿車功績者，當懷著羞愧而來，向義德者基督學習。他們與那將貧窮者的小小田地併入自己遼闊莊園的富人，同是盜賊。凡隱沒麾下兵士在勝利中的功勞、卻散播自己的功勞名聲的將領，當懷著羞愧而來，向真實者基督學習。凡從事商業與實業、貶低工人與助手對其成就的貢獻，而將一切完全歸於自身勤奮、智慧與運氣者，當懷著羞愧而來，向謙卑者基督學習。最後，全體人類——那些在驕傲盲目中將一切美善、一切技能、一切成功惟獨歸於自己，卻隱沒或遺忘天主在其中巨大份額者——當懷著羞愧而來，向愛人者基督學習。讓他們前來學習：真實的天主如何在祂自己滿載的功德中，不隱沒人一絲一毫的功績；相反，卻隱藏

並對自己的功德保持緘默，而彰顯人的功德。

對於人竊取功勞、強盜行徑、粗野、驕傲以及對人與對天主的缺乏愛德，豈能有比這更沉重的打擊、更可怕的斥責？誠然，凡有羞恥感的人，面對基督這般的謙卑，必將感到羞愧。凡良心尚存一絲未熄火花者，必為其粗俗愚昧的自誇與自我炫耀而悔悟，並將對天主與人心懷感恩。而感恩將教導他誠實、正直與謙遜。

如果我們基督徒知道主基督每日醫治我們的靈性疾病種類何其繁多、數目何等巨大，我們必會迅速轉向祂，俯伏在祂腳前，從此刻直至我們死亡的時辰——這時辰對我們任何人而言都並不遙遠——不斷感謝祂。願光榮與讚頌歸於我們的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三十主日

富有的少年首領

路 18:18-27

有一個首領問耶穌說：「善師，我要做什麼，才能承受永生？」耶穌給他說：「你為什麼稱我善呢？除了天主一個外，沒有誰是善的。誡命你都知道：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應孝敬你的父母。」那人說：「這一切我自幼就都遵守了。」耶穌聽後，便向他說:「你還缺少一樣：把你一切所有的都變賣了，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那人聽了這話，異常悲傷，因為他是個很富有的人。耶穌見他如此，便說：「那些有錢財的人，進入天主的國是多麼難啊！駱駝穿過針孔比富有的人，進入天主的國還容易。」聽眾遂說：「這樣，誰還能得救呢？」耶穌說：「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可能的。」

這一福音經課的講道，見五旬節後第十二主日，由聖瑪竇所敘述的同一福音經課的講道。

五旬節後第三十一主日

瞎子巴爾提買

路 18:35-43

> 耶穌將近耶里哥時，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聽見群眾路過，便查問是什麼事。有人告訴他：是納匝肋人耶穌經過。他便喊叫說：「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前面走的人就責斥他，叫他不要出聲；但他越發喊叫說：「達味之子，可憐我罷！」耶穌站住，叫人把他帶到自己跟前來；當他來近時，耶穌問說：「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他說：「主，叫我看見。」耶穌給他說：「你看見罷！你的信德救了你。」他立刻看見了，遂跟隨著耶穌，光榮天主。所有的百姓見了，也都頌揚天主。

世界上有很多東西被人們濫用。許多人在手錶上戴上粗粗的金鍊——首先這不是為了手錶，而是為了讓別人看到他們擁有多麼美好的裝飾物。

許多人養著膘肥體壯的馬，駕著華麗的車，不是因為他們需要自己駕駛，而是為了讓鄰居們羨慕，為了刺激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價值只體現在無理性的馬匹和沒有生命的車輪上，他們的悲慘程度是別人的百倍！

許多人把自己穿得不倫不類，不是為了遮蓋赤裸的身體，保護自己免受寒冷和塵土的侵襲，而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美貌。那種用乾草和野獸的皮毛就能增加的、不值得羨慕的美！

許多人在家裡堆滿了金銀器皿和其他不必要的小擺設，並防備它們被盜賊竊取，直至死亡。我可憐的兄弟們啊，你們為什麼沒有意識到，你們要防備的是所有盜賊中最大的盜賊，因為他已經完全攫取並掏空了你們的靈魂？如果你們像保護自己的裝飾品那樣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靈魂，你們的靈魂會比你們的裝飾品更長久；但按他們的做法，裝飾品會比你們的靈魂更長久。

我們要如何談論飲食呢？天主將它們賜給人以滋養肉體，卻被人用來毀壞靈魂和肉體。我們要如何談論唇舌呢？唇舌被賜給人，本是為了光榮天主，為了教導、安慰人，但人卻用它來褻瀆天主，自鳴得意，誹謗中傷，毒害靈魂。我們要如何談論為了掃清通往真理的道路上的障礙而賜予人的理解力呢？人卻利用理解力作為一切罪惡和惡習的幫手？此外，我們又要如何談論人的心靈呢？人的心靈被賦予人，作為愛的器官，瞻仰天主和天國世界的器官，而人卻使它成為罪惡、淫亂、驕傲和仇恨等一切不潔的聚集之地。

眼睛也是如此。天主賜予人眼睛，無非是為了讓他們在觀看這個世界時，看到另一個存在著的、不朽的世界的近似倒影。但是，就像一個人看著樹影卻忘記了樹影所屬的那棵樹一樣，許多人的目光總是只盯著這個感官世界，在靈魂內完全看不見天主和天上的世界。他們為什麼會有眼睛呢？難道他們的眼睛沒有給他們造成屬靈的損失嗎？他們的眼睛沒有幫助他們找到通往永恆真理的道路，而是把他們從天主安置所有年輕靈魂的那些最初的美好道路上，轉向了這個世界的灌木叢和荊棘，這些灌木叢和荊棘密不透光，擋住了其他一切的視線。有多少人——不只是成千上萬，而是數以百萬計——的眼睛給他們的靈魂帶來了徹底的毀滅！我們能數出歷史上有多少國王因為眼睛的貪婪而失去了自己的王國嗎？有多少聖賢失去了理智？有多少可敬的男女因此而聲名狼藉？有多少富貴之家毀於女眷的首飾，而這些首飾對於盲人來說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有多少醫院裡住滿了那些先是用眼睛犯罪，然後又以肉體的腐爛和靈性的黑暗來贖罪的人？事實上，如果一個人能夠數出所有因貪婪和滿足的眼睛而受害的人，他一定會忍不住大聲疾呼：「瞎子是令人羨慕的！」

主耶穌從來沒有說過，到祂那裡來的任何一個肉體失明的人是瞎子，儘管祂確實這樣說過百姓中的長老、他們的精神領袖和經師，他們有眼睛卻什麼也看不見（瑪 13:15）。肉體失明的人，是暫時在這個世界上失明；靈性失明的人，是永遠在兩個世界上失明。肉體失明只是靈性失明的一個蒼白形象。這是對那些靈性失明、看不見天主和天國的人的明確警告，他們必須趁著還有時間，清醒過來，得到醫治。天主願意藉著肉體失明的人，揭示靈性失明的人的瞎眼。眼睛的失明不是由於天主，而是由於人的罪，就像所有其他缺陷和疾病一樣。如果人沒有靈性上的失明，所有肉體失明的人都會一下

子得見光明。但是，只要有靈性失明的人，只要他們在靈裡看不見天主，天主就會以肉體失明者緊閉的雙眼，給出他們（靈性）失明的圖像。

如果在人中間沒有屬靈的聾啞，那麼，一下子，所有的聾子都會聽見，啞巴也會說話。但只要有人沒有耳朵聆聽天主的律法，沒有舌頭講說天主的偉大和榮耀，天主就會利用肉體上的聾啞人來表達這些人的屬靈聾啞。

如果沒有屬靈的癩病、癆病、癱瘓或熱病，沒有其他屬靈的疾病，那麼，所有患有肉體疾病的人都會一下子從這些疾病中痊癒，這些疾病之所以出現在肉體上，是因為患病的靈性迫使它們出現，揭露靈性的狀態。若人的靈性中存在這些疾病，它們就會在肉體中顯現出來。

因此，肉眼的失明具有深遠的屬靈意義，只有以屬靈的理解才能加以解釋。不懂屬靈理解的人，在這屬靈理解的範圍之外，既不知道也無法發現為什麼人的肉體會失明、失聰及啞巴，為什麼會有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人肉體上的所有其他疾病和虛弱。這樣的人只能張大嘴巴為瞎子而驚歎，充滿憐憫地自言自語：「感謝天主，我不是瞎子！」誰告訴你，你不是瞎子？為什麼你會對因天主奧秘的聖意，由於祂對你的憐憫，而被派遣到你身邊的人感到同情？如果你不是屬靈的瞎子，瞎子就不會出現在你面前。但他的出現是對你們的疾病、你們內在的失明的活生生的診斷。如果一個瞎子只是喚起了你的同情，而你把手放進口袋裡，取錢施捨給他，那麼，你和他都沒有發揮出他的主要作用。瞎子與你相遇的主要作用是，通過他外在的失明，向你展示你內在的失明；而你在這種情況下的主要任務是將這一教導銘記於心，為自己的失明而吶喊，儘快跑去醫治你的失明。

你要投奔哪裡？向誰投奔？世上有誰能醫治瞎子？凡人中沒有。唯有使肉體和靈性看見的那一位能；唯有祂能醫治屬靈和肉體的失明。

但你們會問，主耶穌既然有能力醫治瞎子，為什麼不醫治世上所有失明的男女呢？如果祂這樣做了，那麼，人靈性的失明又如何被看見呢？如果人們發現自己很難領會他們所看到的、在他們眼前的瞎子的教導，那麼寫有關靈性失明的書又有什麼用呢？只要存在靈性的失明，就會有肉體的失明。

現在讓我們仔細閱讀今天的福音，從中可以看到主耶穌為什麼要醫治這些瞎子，而且只醫治這些人：「耶穌將近耶里哥時，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當時，主耶穌正從加里肋亞前往耶路撒冷，他們沿約旦河谷的道路行

走，經過耶里哥城。這是祂最後一次造訪這座城市。第一次是在大約三年前，主和群眾一起來到約旦河，接受前驅若翰的洗禮！當時的情形與現在多麼不同！那時，主在大批群眾中默默無聞地前去；眾人被對若翰的熱情衝昏了頭腦，沒有人注意到比若翰更偉大的主，直到若翰指著祂說：「看，天主的羔羊！」「這就是他！」（若 1:29-30）。這一次，「祂的門徒和一大群人」（谷 10:46）與祂在一起，祂的名聲很大，甚至傳到了耶里哥的瞎子那裡。前一次，祂的神聖使命才剛剛開始，而現在，祂正走向這一使命血腥而又得勝的終點。

基督生活中發生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偶然的，但事實上，每一件事——甚至是最微小的細節——都是按天主的計劃而發生的，都是為了人類的救恩而設計的。「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好像是偶然的！彷彿基督碰巧從他身邊的路上走過。然而，這一切都是出於天主的聖意。就在耶路撒冷靈性失明的人把主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前幾天，祂開了這個瞎子的眼睛。祂要通過這個瞎子的信德，讓在耶路撒冷的長老和經師的不信蒙羞。祂想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因人的罪而顛倒，有眼睛的人看不見，沒有眼睛的人卻能看見。正如祂自己在先前的一個場合所說的那樣，祂來到世上，「叫那些看不見的，看得見；叫那些看得見的，反而成為瞎子」（若 9:39）。那些每天在聖殿裡研讀聖經、並向人們解釋聖經的人，卻無法在主基督身上看到默西亞和救主。我們由聖馬爾谷所寫的福音中看到，這個瞎子是一個叫提買的人的兒子，因此他的名字叫巴爾提買。聖瑪竇提到了有兩個瞎子，而不是一個。這並不意味著聖史之間存在矛盾，而是就像革辣撒的兩個附魔的人一樣，一位聖史提到了有兩個，而另一位聖史只提到了在當地比較有名的那個。這兩個瞎子可能並沒有在一起，而是一個在城裡的一個地方，另一個在另一個地方。因為主經常在同一個地方，一天之內行許多神跡，醫治許多病人。但在這裡，所說的是他們中的一個，這人就是城裡比較有名的巴爾提買。

這個瞎子不僅瞎，而且窮，因為經上說他「坐在路旁討飯」。大多數瞎子都是乞丐。難道我們不能從這裡看到天主的手指？在窮人中，有世界上最多數目的瞎子。瞎子，即使他自己看不見，也必然會越來越多地被人看見。因此，他對人類而言，是另一世界的活生生的提醒。一個在自己的四面牆壁

內過著瞎子生活的富有的瞎子，是一個雙重的瞎子，因為他既看不見，也不被人看見，因此對自己和他人都沒有用處。一個貧窮的盲人為了乞討，不得不生活在他人中間。

巴爾提買像往常一樣，坐在塵土飛揚的路旁，向路人乞討施捨。「聽見群眾路過，便查問是什麼事。」當時有許多人圍繞著基督。巴爾提買聽到了人群的喧鬧聲，他的聽力敏銳，我們知道，這是特別給予瞎子的能力。

「有人告訴他：是納匝肋人耶穌經過。他便喊叫說：『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只是聽到這個偉大的名字，就足以讓瞎子巴爾提買大聲呼喊。這說明他已經知道了主耶穌，不僅知道祂的名字，還知道祂所做的事。他一定知道他許多瞎眼的同伴都被基督醫治好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一定一直希望這位醫治者能在他終日所在的路旁經過，他雙目失明，坐在塵土之中，在今生，除了基督或死亡之外別無所望。因為巴爾提買一直渴慕基督，盼望祂的到來，所以他的口中已經準備好要呼喊：「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他為什麼稱耶穌為達味之子呢？因為人們期待的默西亞將出自達味家，而這已經應驗了；至聖童貞瑪利亞就出自達味家。「可憐我罷！」賜予我只有祢才能賜予的恩惠！可憐可憐這一塵土中的塵土！很少有人給我錢，讓我買麵包充飢！但祢卻能將我所想要的一切賜予我。我所想要的只有一個：得見光明。我相信祢的仁慈：我相信，與人們給我錢相比，祢更容易、更願意讓我的眼睛看見。因為你擁有王者一般的豐富恩賜和憐憫。「耶穌，可憐我罷！」

「前面走的人就責斥他，叫他不要出聲；但他越發喊叫說：『達味之子，可憐我罷！』」有如此眾多的人，有些人在基督前面趕路，有些人在基督後面追趕。當他們開始讓巴爾提買安靜下來，甚至斥責他，要他保持沉默時，巴爾提買一定在大聲呼救。他絕望的聲音一定高過了喧鬧的人群。當他們不得不試圖讓他保持沉默時，他的呼叫聲一定讓許多人感到厭煩。巴爾提買知道，對他來說，決定命運的時刻到了：要麼他被行奇蹟的基督治愈，要麼他將留在路旁，終其一生被困在黑暗之中，直到死去。因此，他絲毫不理會那些人的斥責及試圖讓他安靜下來的行為，這些人面對他對施捨的巨大需求，除了給他一些錢外什麼也給不了，他繼續向惟獨能給予他天主所能給予的東西的基督呼喊：「耶穌，可憐我罷！」

可悲的是，這樣的瞎子在今天非常非常常見。許多渴望接近主耶穌的人都受到了阻擋，通常是被那些走在前面的人——民眾的長老、屬靈的導師和作家——所阻擋。許多飢渴的靈魂向基督呼喊，卻受到嘲笑和壓制。努力靠近基督，向祂呼喊的，通常是那些貧窮而又淳樸的人，他們的心沒有因怨恨與惡習而變得堅硬，而那些迷失道路、在此世的荊棘中徘徊的人卻斥責他們，使他們遠離基督。發生在個人身上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整個民族身上。例如，在整個歐洲，淳樸的民眾今天向基督呼喊，將其視為唯一洞察一切的領袖和救主，而那些領導歐洲各國的人卻嘲笑他們，試圖讓他們保持沉默，在某些地方甚至禁止民眾呼喊這個神聖且能拯救世人的名字。那些讓瞎子巴爾提買安靜下來的人比巴爾提買更是瞎眼的，就像歐洲的大多數民眾的長者、作家和所謂的民族啟蒙者比歐洲的農民還愚昧一樣。因此，現在和過去一樣，基督所說的真理顯而易見：「叫那些看不見的，看得見；叫那些看得見的，反而成為瞎子。」（若 9:39）

瞎眼的巴爾提買為我們所有人樹立了一個堅守信心的好榜樣！他們斥責他，他卻置之不理。他們勸他安靜，他卻更加大聲地呼喊。他還需要注意那些裡面瞎了——就像他外面瞎了那樣——的乾枯的蘆葦嗎？他乾渴的靈魂感覺到，藉著基督，有一股清新而又完美的生命洪流流淌著；他感覺到，這位他多次聽說、深思默想的耶穌，頭頂蒼天，口吐智慧，心懷憐憫，雙手醫病。與這位賜予生命的耶穌相比，那些以此世的知識為榮、對書本和思想爭論不休的法利塞人、大司祭和經師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們是發出空洞的沙沙聲的乾枯蘆葦；彼此嘎嘎作響的枯骨！他們積累了那麼多的學識、智慧、權威和虛榮，卻不能給予他這個絕望的瞎子任何東西，只給他幾個骯髒的、以令人懷疑的方式獲得的銅錢。在真正的智者、真正的熱愛世人者、真正的醫生面前，他們用斥責的口吻對他舉起拳頭，試圖讓他安靜下來。在那個決定命運的時刻，他應該聽他們的話嗎？他應該害怕乾枯蘆葦的沙沙聲和枯骨的嘎嘎聲嗎？不，巴爾提買；決不！你最好死在他們的毆打之下，而不是留在路邊，靠他們施捨的錢財生活。不，基督徒啊，決不！永遠也不要懼怕那些擋在你和基督之間的人，即使他們頭戴王冠，手握鐵杖，腦子裡裝著世間的一切知識。與基督相比，他們都是乾枯的蘆葦和枯骨。他們自己看不見，也不能讓你看見；他們自己沒有生命，也不能給你生命；他們自己沒有知識，

也不能教導你知識。他們所有的世俗權力、財富和智慧——這些都是他們在這個感官世界裡乞討來的小錢，如果你像乞丐一樣乞求，他們也會給你。基督徒啊，像瞎子巴爾提買一樣地向基督呼喊吧！越喊越大聲，直到祂聽到你的呼喊。任憑他們斥責你，任憑屬靈的瞎子嘲笑你，任憑乾枯的蘆葦沙沙作響，任憑枯骨嘎嘎作聲：你只要不斷呼喊：「耶穌，可憐我罷！」

瞎子巴爾提買在靈性上並沒有失明。他對主基督堅定不移的信仰讓他在靈裡看見。儘管他的肉眼無法看見天主的受造物，但他在靈裡觀看，看見了天主。他觀看，看到了最重要的東西，看到了強大、持久、不朽、不壞、永生且充滿喜樂的事物。那些試圖讓他保持沉默的人是無法醫治的瞎眼之人。他們作為基督的前驅徒勞地奔跑在基督前面；他們比巴爾提買還要瞎眼，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誰前面奔跑，也不知道在他們後面行走的又是誰。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基督的司祭，對那些走在人們前面、在屬靈生活中指導他們的人，這是一個多麼令人畏懼而又巨大的警告啊！讓他們把靈魂關在自己的內室裡，默想自己是否真像瞎眼的巴爾提買一樣地具有洞察力，巴爾提買的眼睛既看不見樹木，也看不見石頭，看不見野獸，也看不見屍體，但他在靈裡卻看見了天主，看見了主基督的天主性。當他們斥責真正相信天主的人時，當他們嘲笑向永生的基督呼喊的靈魂時，當他們竭力壓制並阻礙真正祈禱的男男女女時，他們在許多方面不都與那些走在前面的人極為相似嗎？

聽到了瞎子巴爾提買的呼喊，看到了那些斥責他的人，主耶穌終於走近了他。「耶穌站住，叫人把他帶到自己跟前來。」成千上萬的人從這個絕望的瞎子身邊走過，沒有一個人停下來，也沒有人同情他。他們更熱心於讓他閉嘴，以免使他們的耳朵聽到不想聽的東西。但耶穌看到了他，就站住。當祂是世上的一個人時，祂怎麼能不在這個瞎子身邊停下來呢？祂來到世上就是為了人。祂怎麼能不在一個呼喊祂、尋求祂幫助的人——一個靈魂敏銳的好人——身邊停下來呢？祂為什麼要急速趕往耶路撒冷？黑落德、比拉多和蓋法都在那裡，他們比這個巴爾提買更壞、更瞎。巴爾提買懇求祂拯救自己，而他們卻在為祂準備十字架。

祂站住，叫那些跑在前面、沒有同情心的人停下來，對他們的這位弟兄表示同情。今天，對於所有那些追求虛假進步，卻冷酷無情地把他們可憐的弟兄扔在他們進步的道路邊的泥濘中，讓他們徒勞地哭泣呼喊的人，基督會

怎樣命他們停下來！對祂來說，人比任何外在的、虛假的進步都重要，比所有的文明、大學、書籍和機器都重大。仁慈勝過一切言語，勝過人手的一切作品——無論是心靈的還是物質的。跑在前面的人追求的是小小的獎賞，而基督追求的永遠是最大的獎賞。跑在前面的人是物質主義者，他們收集並分發小錢，但基督是真正的富人，祂攜帶並分發最大的祝福。

聖史馬爾谷告訴我們，在基督吩咐把巴爾提買帶到祂面前之後，群眾中的一些人前往瞎子那裡，「給他說：『放心！起來！他叫你呢！』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跳起來，走到耶穌跟前。」（谷 10:49-50）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巴爾提買在此之前一直坐著呼喊；他竭盡全力地呼喊，好讓基督聽到他的呼喊。在被召喚之前，他似乎還不能站起來，因為他非常激動，害怕基督會沒有聽到他的話就走了。現在，他從他們口中聽到耶穌在呼喚他，便高興地跳起來，扔下衣服，來到耶穌跟前。

這些話包含著更深刻的內在含義；事實上，它們包含著我們靈魂得救的整個模式。我們處於靈性的失明狀態中，也坐在這個世界的塵土中。感受到天主的存在，我們同時也敏銳地意識到我們因罪——我們的軟弱、不潔和虛無——而失明。於是，我們開始流著淚向天主呼號求救，但仍然坐著，因為在我們感覺到天主已經聽到並回應了我們的呼求之前，無論我們多麼痛恨這罪，我們都無法從罪的泥淖中站起來。「放心！起來！他叫你呢！」覺醒的罪人必須先聽到這些話，才能從罪惡中站起來，果斷地向天主靠近。因為，當一個人感受到天主的臨在和自己盲目的罪性時，對天主審判的無法消除的恐懼就會降臨在他身上。他像癱子一樣地坐著，因恐懼而顫抖，向天主呼救。首先，他需要有人告訴他不要怕，然後從軟弱和罪惡的泥淖中站起來，只有這樣，天主才會呼喚他。誰會對覺醒的罪人說這些呢？是教會。教會存在就是為了這個目的：給覺醒的罪人勇氣，幫助他們站起來，讓他們相信天主的仁慈。它的存在就是為了回應每個向天主呼求救恩的人：「放心！起來！他叫你呢！」

為什麼巴爾提買在來到基督面前之前要扔下衣服？這也有深刻的內在含義。在這更深刻的意義上，衣服指的是瞎眼的罪人的靈魂所穿的那件由罪惡和惡習編織而成的衣服。因為這件沉重如鐵的罪惡外衣，他既不能站立，也不能接近天主。因此，他必須把這件不潔、沉重而又晦暗的衣服從他的靈魂

中扔掉——扔掉所有的罪——只有這樣，他才能站起來，接近天主。

瞎眼的巴爾提買像谷斯爾弦琴一樣，顫抖著走近主耶穌。「當他來近時，耶穌問說：『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他說：『主，叫我看見。』」基督早就知道他要什麼，為什麼還要問他呢？祂確實預先知道，不僅僅是這個瞎子想要什麼，並且在祂到達耶里哥之前，就已經知道了那一天會發生的一切。祂在耶路撒冷被毀滅和猶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前的四十年就已經預見到了，祂在世界末日和末日審判到來之前的幾千年就就已經預見到了，祂很容易就能預見到那天在耶里哥會發生什麼，特別是瞎子巴爾提買要找祂做什麼。因此，祂不是因為不知道而問他，而是為了巴爾提買自己和在場的人而問他。

基督是為了巴爾提買的緣故而問他的，好讓他清楚地表達自己的願望，用言語表達他內心的感受。因此，主教導我們所有人，在向天主的每一祈禱中，我們都必須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願。用語言表達的祈禱會使我們內心的祈禱更加具體化、純潔而又堅定。主也是為了眾人的緣故而問他的，好叫眾人都聽見這瞎子所求於祂的：就是叫眾人都聽見，瞎眼的巴爾提買不是向他乞求施捨錢財，他所求的是凡人所不能給他的，只有永生的天主才能給予他。

在此之前，巴爾提買還沒有清楚地說出他想從基督那裡得到什麼，儘管他心裡清楚地感覺到，頭腦裡也知道他要求什麼。直到這一刻，他才喊道：「可憐我罷！」但他也曾向其他人這樣呼喊過，他曾向他們尋求錢財形式的施捨。他可能對每一個路過的人呼喊：「可憐我罷！」因此，主希望這個瞎子在眾人面前清楚地說出他希望基督為他做什麼。

「主，叫我看見！」巴爾提買回答基督的問題時說。「叫我看見！」請注意，當巴爾提買來到基督面前時，他不再稱祂為「耶穌」或「達味之子」，而是稱祂為「主」。當他走近基督時，他認識到耶穌就是主。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從遠處看，基督似乎是一個普通人，儘管是一位偉人。從遠處看，我們用普通人的名字稱呼祂，談論祂在塵世的祖先。但是，當我們走近祂，當我們感受到祂的大能和賜予生命的氣息時，我們才認識到祂的祖先在天上，祂不屬於這個世界，而是從永恆中進入時間內，前來造訪我們這些旅行者，祂確實是主。

「主，叫我看見！」瞎眼的巴爾提買顫抖著對耶穌說。「耶穌給他說：『你看見罷！你的信德救了你。』他立刻看見了，遂跟隨著耶穌，光榮天主。」只說了四個大有能力的字：「你看見罷！」瞎眼的巴爾提買就看見了。這完全不是我們這個時代許多占卜神靈所說的暗示，而是大能的屬神話語，一經說出，就會產生效果。就像創世之初，「天主說：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創 1:3）。暗示是狐狸對付雞的武器，而不是天主對人的方法。如果這個神跡可以被靈性失明的人解釋為是暗示，因為天主的全能和臨在對他們來說是難以接受的，那麼，無花果樹因基督的話語而枯萎，基督平息海上的風暴，使海上風平浪靜，就必定只能解釋為這是一種暗示。但是，我們能想像有人會通過暗示讓一棵樹突然枯萎，或者讓大海和狂風等毫無生命力的元素突然平靜下來嗎？有誰能夠通過暗示，對樹木、狂風和風暴擁有力量？

「你的信德救了你。」主耶穌說這話是為了教導人們謙卑溫良。祂經常對那些治好了可怕的病痛的人這樣說。祂這樣對那個患血漏病十二年、因觸摸了基督的衣服而痊愈的婦人說：「女兒，放心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瑪 9:22）但信德是如何幫助主所醫治的眾多瘋子的呢？在納因城，主在沒有人要求或期待的情況下，突然使那個寡婦的兒子復活，信德又是如何有助於此的呢？難道主沒有使拉匝祿復活嗎？祂面對的是瑪爾大和瑪利亞的懷疑，而非回應她們的信德。那麼，讓瞎子巴爾提買看見是基督的大能，但主希望把此事也歸功於巴爾提買的信德，以教導我們謙卑溫良，由此粉碎在那些施捨錢財給瞎子的人心中的撒殫傲慢的頭顱，這些人的內心膨脹，彷彿自己做了什麼大事。保祿宗徒以基督的溫良精神說：「不論做什麼，不從私見，也不求虛榮，只存心謙下，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斐 2:3）基督這樣對巴爾提買說，希望給予人的尊嚴以榮譽，表明男人和女人都蒙召在一切善事上與天主同工。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以何種方式與天主同工的，那麼你要知道，這是在信仰主基督的前提下。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這件事，這也是你能做的一件事。你只要信，天主就會因你的信成就你所希望的。

「他立刻看見了，遂跟隨著耶穌，光榮天主。」巴爾提買睜眼一看，就看見了主耶穌在他面前。他是有福的，因為在他剛剛睜開的眼睛前，有一個最值得一看的對象。因為主耶穌的美和尊威，他無法將視線從主耶穌身上移

開，只能緊緊地追隨主耶穌，就像被鎖鏈拴在祂身上一樣。事實上，他還能看什麼呢？骯髒的耶里哥，他那黑暗的受苦之地嗎？還是即將枯萎的青草？還是將要消散的烏雲？還是待宰的牛群？還是不可避免地接近墳墓和敗壞的人？還是一切在痛苦中出生，在痛苦中生活，在痛苦中死去，等待著墳墓和末日的受造物？不，巴爾提買注視著不朽的耶穌，注視著那比整個世界更強大、比墳墓更強大、比所有邪惡力量更強大的耶穌，他的目光一直定格在耶穌身上。眼睛在世界上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應該服務於人，指向所看到的最甘飴事物：看到天主。如果眼睛不能以這種方式服務於人，那麼它就會把人引向纏結混亂的灌木叢，引向荊棘，引向屬靈的黑暗和最終的毀滅。

巴爾提買一得見光明，就未經自然的中介看到了天主，他就再也不想看別的東西了。當他看到不朽者時，為什麼還要看死亡？當他站在永恆者身邊時，為什麼還要去看短暫的事物？當他與全能者相擁時，為什麼還要執著於這個世上的軟弱之物？他「遂跟隨著耶穌，光榮天主」。他的眼睛支配著他的舌頭和雙腿，還有他的整個身體和靈魂。看到永生的基督，他現在知道了自己的唇舌是用來做什麼的：要用來光榮天主。於是他開始光榮並讚美天主。就這樣，巴爾提買沒有濫用他的眼睛，使自己蒙受損失和毀滅，而是把眼睛用在了天主賜給人眼睛的用途上：瞻仰天主的偉大和榮耀。在那裡看到這個榮耀神跡的眾人都感謝天主。主耶穌給巴爾提買的恩賜很快就傳給了許多其他的人，許多被懷疑和不信蒙蔽了雙眼的人睜開了屬靈的眼睛，開始讚美天主。

今天，發生在瞎眼的巴爾提買身上的一切，也發生在許多屬靈的瞎子身上，他們恢復了屬靈的視覺。於是，他們跟隨基督，不再看其他任何東西。然後，他們讚美天主，不再讚美其他任何東西。

這個世界是一所多麼偉大的醫院！醫院裡最多的病人是瞎子，而醫院裡唯一的醫生是主基督。這個世界是一條多麼塵土飛揚的耶里哥之路，一群多麼絕望的烏合之眾在這條路上匆忙奔走！只有一個人穿過這群人，並能讓所有的瞎子看見。祂就是主耶穌基督。一個肉眼失明的人，巴爾提買，曾經站在這群靈性失明的烏合之眾中間。這也是今天的真實比例。今天，肉眼失明的人與數量龐大的靈性失明的人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肉眼失明的人對靈性失明的人來說是一個生活的警告、生活的例證和生活的診斷。隨著靈性失明

的人的數量增加，肉眼失明的人的數量也在增加。歐洲文化能夠把所有肉眼失明的人都藏在醫院裡，但卻無法減少他們的數量。它可以把他們用牆圍起來，讓世人看不到他們，但這對世界來說更糟糕。到那時，在城市的街角和鄉村的十字路口，數不清的靈性失明的人將再也無法看到他們靈魂的肖像，也無法讀到他們屬靈疾病的診斷。

主耶穌離開耶里哥前往耶路撒冷後，被靈性失明的人——黑落德王、比拉多和蓋法，以及一群瞎眼的民眾首領和經師的烏合之眾殺死了。但墳墓甚至無法容納祂三天。祂不得不離開。祂能夠命令大地讓祂離開，就像祂命令巴爾提買的眼睛不再失明一樣。祂的墳墓在整個世界看來就像一隻閃亮的眼睛。主從死裡復活，今天仍然活著行走，雖然我們的肉眼看不見，但我們靈性的眼睛卻能看見；祂走在此世塵土飛揚的路上，等待著某個瞎子向祂呼救：「主耶穌，可憐我罷！」祂願意可憐每一個向祂呼求的人，就像祂可憐巴爾提買一樣。所有由祂得以在靈裡看見的人都會跟隨祂，光榮天主。願榮耀與讚美歸於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

五旬節後第三十二主日

悔改的匝凱

路 19:1-10

耶穌進了耶里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匝凱，他原是稅吏長，是個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穌是什麼人；但由於人多，不能看見，因為他身材短小。於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樹，要看看耶穌，因為耶穌就要從那裡經過。耶穌來到那地方，抬頭一看，對他說：「匝凱，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他便趕快下來，喜悅地款留耶穌。眾人見了，都竊竊私議說：「他竟到有罪的人那裡投宿。」匝凱站起來對主說：「主，你看，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耶穌對他說：「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因為他也是亞巴郎之子。因為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渴望看見基督的人，必須在靈性上攀登至高於自然的境地，因為基督超越自然。從山丘上觀望高山，比從山谷中觀望更為容易。匝凱個子矮小，因著渴望看見基督的迫切之情，便爬上了一棵高大的樹。

凡渴望與基督相遇的人，必須潔淨自己，因為他將要面見諸聖之聖、至聖之聖。匝凱曾因貪愛錢財與缺乏憐憫而污穢，因此，當他即將與基督相遇時，便急忙以悔改和慈悲善工來潔淨自己。

悔改是放棄一切虛假的道路——被人腳踏過、被人思想過、被人渴望過的道路，並歸返新的道路：基督的道路。但一個罪人若不在心靈中與主相遇、認識自己的羞恥，又如何能悔改呢？矮小的匝凱在用肉眼看見主之前，已在心中遇見了祂，並對自己的種種行徑感到羞恥。

悔改是那自我欺騙的痛苦——有罪的世人長久以來受此哄騙而麻木；這段時間非常、非常長久，直至他終於感受到自我欺騙的痛苦為止。然而，倘

若沒有伴隨羞恥與對天主的敬畏，這種痛苦本身將導向絕望與自我毀滅。唯有如此，自我欺騙的痛苦才得以成為治癒而非毀滅的力量。聖奧斯定最初感受到的，是那足以致人於死的自我欺騙之痛；若非他迅速萌生羞恥之心與對天主的敬畏，這痛苦早已殺滅他的靈魂與肉身。

悔改是突然看見自己的癩病，並向醫師呼求救治。就像一個黑髮的人許久沒有照鏡子，然後突然面對自己的倒影，發現頭髮已灰白。同樣，一個不願悔改的罪人長久以來以為並堅持自己的靈魂健康無罪，直到某一天他靈性的眼睛突然睜開，才看見自己的靈魂滿是癩病。他若不照鏡子，怎能看見靈魂上的癩病呢？這鏡子在何處？基督就是這面鏡子，我們每個人都在其中看見自己的本相。這面獨一無二的鏡子已被賜予世人，讓他們觀看並認清自己的真相。在基督內，如同在最明淨的鏡中，每個人都看見自己病弱醜陋，也看見自己原初的肖像——他曾經的模樣，以及他必須再度成為的模樣。罪人匝凱，外表健康俊美，在認識主耶穌時，卻看見了自己所攜帶的可怖癩病，以及那世上除基督外無人能醫的劇痛。

悔改是從自我意志中開始痊癒的起點，是開始順從天主旨意的開端。人若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便會在牲畜欄與野獸窩中迅速喪失其尊貴的王權地位。世上從無一人能憑己意生活而仍保持為人。「人」不可能等同於「自我意志」；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意味著完全順服更高的旨意——即天主那明辨且無謬的旨意。隨從己意者居於瘋人院中，居於至深黑暗與切齒之苦境裡。他們的身體是黑暗與切齒，他們的靈魂亦然。自我意志為那永遠警醒的蛀蟲開啟大門，它吞噬罪人的靈魂與肉身。悔改正是揭露自身內這蛀蟲巢窩的過程。「我有禍了；何時竟有如此多的蛀蟲在我內滋長？我有禍了；誰能將我從這污穢蛀蟲群中釋放？」當罪人驚駭地睜開雙眼，看見自己內裡所棲居之物時，便如此呼喊。

今日的福音描述了一個悔改的罪人——矮小的匝凱：他攀上高處為見至高者基督；他以悔改潔淨自己，為與至潔者基督相遇；他藉全能者基督之力，從貪婪與吝嗇這屬靈的癩病中得到治癒。主曾使許多罪人悔改；祂尋回並拯救了許多迷失者；祂召喚許多迷途者歸向自己，並將他們安置於正途。然而，上智的安排願意在福音中僅記載少數悔改的典範：那些對世世代代所有人都具有典型性與教導意義的例子。宗徒伯多祿的例子展現了因畏懼人而

多次跌倒，並因天主的愛而重新悔改。那位罪婦的例子揭示了不道德的癩病，以及從這癩病中的痊癒。匝凱的例子顯示了貪婪的癩病，以及從這癩病中的痊癒。十字架上悔改右盜的例子則表明，即使臨終之際，最重大的罪人仍有悔改的可能與救贖之力。所有這些例子都是充滿希望的悔改，導向生命。它們皆是悔改的圖像，置於我們面前，為使我們能根據自身的罪狀，選擇各自得救的道路與方式。然而，還存在一種致命、無望且自毀的悔改。賣主的猶達斯的悔改便是如此：「『我出賣了無辜的血，犯了罪了！』……就退出來，上吊死了」（瑪 27:4,5）。這種導向絕望與自盡的悔改，並非基督徒蒙福的悔改，而是撒殫對自身、世界與生命的憤怒；是撒殫對自身、世界與生命的厭棄。但今日讓我們駐足於矮小匝凱那奇妙的救贖性悔改典範，此事記載於今日的福音中。

「那時，耶穌進了耶里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匝凱，他原是稅吏長，是個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穌是什麼人；但由於人多，不能看見，因為他身材短小。於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樹，要看看耶穌，因為耶穌就要從那裡經過。」正值主在耶里哥行了另一個奇蹟：使盲人巴爾提買復明。主為匝凱所做的，幾乎不亞於治癒盲人。祂開啟了巴爾提買肉身的眼睛，也開啟了匝凱靈性的眼睛。祂從巴爾提買眼中除去了盲瞽，也從匝凱靈魂中除去了盲瞽。祂為巴爾提買打開了觀看物質世界中天主奇工的窗戶，也為匝凱打開了觀看天上、屬靈世界中天主奇工的窗戶。對巴爾提買所行的奇蹟，因對匝凱所行的奇蹟而更顯宏大。肉身視覺的開啟，必須服務於靈性視覺的開啟。主耶穌所行的每一項奇蹟，首要皆有一個靈性的目標，即普遍地開啟盲瞽人類的靈性視覺，使之看見天主的臨在、祂的大能與祂的仁慈。這目標在治癒十個癩病人時僅部分實現，因為只有一人在身體得癒的同時，靈性也獲得治癒，並轉身歸來感謝主（路 17:12-19）。但在盲人巴爾提買的案例中，如同大多數其他案例，這目標完全達成了。從主說話的那一刻起，盲人巴爾提買用肉身的眼睛看見，同時也立即獲得了靈性的視覺，因為他即刻意識到了天主的臨在、大能與仁慈——「他立刻看見了，遂跟隨著耶穌，光榮天主」（路 18:43）。

不只是盲人巴爾提買恢復了視覺，還有許多其他人看見主在巴爾提買身上所行的奇蹟後，也獲得了靈性的視覺，因為經文繼續記載：「所有的百姓

見了，也都頌揚天主。」這項奇蹟很可能對稅吏匝凱產生了影響，開啟了他的靈性視覺。在此之前，他無疑已聽聞許多關於主耶穌奇妙作為與奇妙位格的傳述，以致他心中萌生了如此不可抗拒的渴望要看見祂，這渴望迫使他在比他自己高大的人群中向前擠去，甚至爬上一棵樹，以滿足他的願望。

稅吏被視為極度有罪且不潔，因為他們在收取國家稅款時，無情地中飽私囊。因此，人們將他們與外邦人同列（瑪 18:17）。當稅吏整體享有如此惡名時，一位稅吏長又會有怎樣的名聲呢？矮小的匝凱正是其中之一。他是稅吏長，且很富有：因而他既被人輕視，也遭人嫉妒。輕蔑與嫉妒——這兩堵相鄰的牆垣，總是在今生擠壓著富有罪人的靈魂。但在罪人匝凱之內，卻甦醒了那身為「人」的匝凱；他被自己內裡的罪人所困擾，於是竭盡全力匆匆趕往前頭、攀上高處，為要看見基督，看見那無罪之人，看見他自己純淨無瑕的原初肖像。於是，匝凱這個人成功攀上了路旁那棵高大、分叉、狀如梯子的野桑樹，因為主將從那條路經過。

「耶穌來到那地方，抬頭一看，對他說：『匝凱，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從這些話語看來，似乎是匝凱並未先看見主，而是主先看見了他。祂抬頭看見他，並呼喚了他。憑著靈性的洞察，主更早地看見了匝凱，並在來到那地方時，用祂的肉身眼睛看見了他。儘管矮小的匝凱避開人群、爬上了樹，卻是主先在人群中的地面上看見了他，而非他先從樹頂上看見主。我們的上主天主是何等明察！當我們尚未察覺時，祂已看見我們。當我們尋求祂，竭力想找到並看見祂時，祂總在我們看見祂之前就先看見我們。當我們將心靈的目光轉向祂，尋求祂，唯獨渴望祂時，祂便會向我們顯現，並呼喚我們的名字，要我們從感性思維那高聳危險的峭壁上下來，降入我們的內心——藉著我們祈禱的心神——回到我們真正的家園。那時，主會對我們每個人說：「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當人的心神降入內心，並在心靈中以淚水洗滌自己，伸向生活的天主時，心便成為天主與人相會之處。這即是此事跡內在的、或說屬靈的含義。

「他便趕快下來，喜悅地款留耶穌。」他怎能不急忙響應那使死者復生、使狂風平息、使瘋癲者鎮靜並使罪人鐵石心腸融化於淚水的呼喚呢？他怎能不接待那位他原先只敢從遠處偷望一眼的那一位呢？當他看見祂在自己家中——那除了惡名昭彰的罪人之外無人敢踏入的居所——他又怎能不懷著

難以言喻的喜樂歡欣呢？然而，這正是主在祂愛的時候愛的方式；這正是主在祂施予的時候施予的方式。祂使絕望漁夫的網滿溢被捕獲的魚，多到網險些破裂；祂在曠野中餵飽了成千上萬的飢餓民眾，以致餘下的碎塊裝滿許多籃子；祂不僅賜予求援的病人身體安康，更賦予他們靈性的健康；祂未曾只赦免罪人的部分罪過而保留其餘，而是赦免了所有。在在皆是君王般的作為、君王般的仁慈與君王般的豐厚施予！此刻亦然：匝凱僅僅渴望見到祂，而祂不僅允許自己被他看見，更先呼喚他，隨後進入他的屋簷之下。主是如此行事的。且看如今那些普通、有罪之人，因自矜與自尊而膨脹的表現：

「眾人見了，都竊竊私議說：『他竟到有罪的人那裡投宿。』」人的舌頭快過心思，這實是人無可言喻的不幸。這些人心靈傾向於惡、理智軟弱，在尚未思量主耶穌的意圖與罪人匝凱內心轉變的可能之前，便已呼喊、嘲笑與抱怨。他們目光短淺，以為主耶穌進入匝凱家是因不知匝凱是多麼大的罪人。法利塞人曾有一次作出類似的短淺判斷，當時主容許那罪婦為祂洗腳：「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這個摸他的是誰，是怎樣的女人：是一個罪婦」（路 7:39）。他們如此判斷，今日亦然——凡以感性理解思考、按外表判斷人者皆如此，既不知道天主的仁慈之深，亦不認識人心之奧。

基督曾多次言明，祂降臨此世是為了罪人，尤其是為最大的罪人。正如醫生不探訪健康者，而是探訪病患；同樣，主探訪那些身染罪疾之人，而非那些擁有義德健康之人。福音中未曾記載主此次在耶里哥探訪任何義人，祂卻急忙探訪了罪人匝凱的家。每一位明智的醫生進入醫院時，不也正是如此行嗎？他豈非直接走向病情最危重者的病榻？整個世界猶如一座巨大的醫院，滿溢著受罪惡感染的男女病患。相較於基督的健全，所有的人都患病；相較於基督的大能，所有的人都軟弱；相較於基督的美善，所有的人都醜陋。然而，世人之中有病者與病重者、軟弱者與更軟弱者、醜陋者與更醜陋者之分。前者被視為正義的，後者被視為有罪的。那位天界醫師並非為自身滿足而降世，乃是為緊急醫治並拯救受感染者，故祂首先趕去援助感染最嚴重者。為此，祂與罪人同食共飲，容許罪人在祂腳前哭泣，並進入了匝凱的家。但匝凱在與基督相遇的那一刻，遠非耶里哥城裡感染最嚴重之人。他的心靈瞬間轉變，實際上在那一刻，他成為比所有抱怨與嘲笑者更健康、更堅強、更美好的義人，因為他為自己的一切罪過悔改，內心驟然改變。他心靈

的這種轉變可見於下文：

「匝凱站起來對主說：『主，你看，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是誰向他提出這要求呢？沒有人。是誰指控他侵佔他人之物呢？沒有人。匝凱在最純潔無罪的主面前，感到一種對自己的控訴，而這臨在本身無需言語、認罪或解釋，便激勵他採取這一步驟。一顆悔改的心不需要言語便能與天主相通。天主會迅速向悔罪者啟示他必須做的事。人只需在心中為自己的罪過悔改，天主便會立即以祂的大能激勵他結出悔改的果實。前驅聖若翰洗者向眾人闡明了真實悔改的全部途徑：「你們悔改吧！」他隨即接著說：「那麼，就結與悔改相稱的果實吧」（瑪 3:2,8）。看，這裡就有一位迅速踏上這條路並踐行這誡命的罪人！

匝凱僅僅聽聞主耶穌的事蹟，便已對自己心生警惕；親眼看見祂時，他便誠心離棄自己的罪惡；隨後，當這位最溫和的醫師展現如此體恤並進入他家時，他便結出了悔改的果實。他認清了自己的病癥，並立即服下了對治此病最有效的良藥。匝凱的病是貪婪；而慈善正是對治此病的良藥。古語有云：「愛錢的，錢不能使他滿足」（訓 5:10）。匝凱曾是貪愛錢財之人，直到那時，他畢生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積聚財富——大多是以罪惡的手段。這是一種無可避免地將人拖向沉淪的病癥。這是一團火，財富積聚得越多，就燃燒得越猛烈。沒有任何金錢數額能滿足貪慾的渴求。正如火無法說：「不要再加柴於我；這已足夠」，貪慾的情慾也無法說出「足夠」一詞。人無法憑己力從這種情慾中拯救自己。唯有天主的臨在，能為人心帶來羞恥與敬畏，並隨之使人認知比金銀更美好的事物，從而克服這一情慾。若沒有基督的臨在，匝凱便會像所有其他稅吏一樣度過一生，並在輕蔑、詛咒與遺忘中死去。他的名字絕不會出現在地上的福音書中，也不會錄於天上的生命冊上。然而，生活之主的臨在喚醒了他那時已被貪慾的情慾麻木的靈魂，使他成為一個新人，得以重生並從死者中復活。這對所有人而言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教訓：若沒有主耶穌的助佑，沒有任何凡人能從自己罪惡的病癥中得救。

請留意匝凱承認己罪的方式。他並沒有說：「主啊，我是個有罪之人！」也沒有說：「貪婪是我的病癥！」沒有；他乃是透過展現悔改的果實，如此承認自己的罪過與病癥：「主，你看，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這豈非清楚表明財富乃是他的情慾嗎？「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

倍賠償。」這豈非清楚承認他的財富是以罪惡的方式獲取的嗎？在此之前，他並未向主說：「我是罪人，我悔改。」他在心中默默向主承認了這點，而主也默默接納了他的認罪與悔改。對主而言，一個人用心靈而非口舌承認並告明自己的病癥、呼求救助更為重要，因為口舌可能欺瞞，但心靈卻不能。

請再注意匝凱如何與自己的罪隔絕，以及他付出何等努力要從災難性的貪婪私慾之陰影中走向光明。他立刻將自己一半的財物分給窮人——而他曾愛惜所積聚的每一分文，並將其隱藏不讓人見；他從不知曉給予的甘甜！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他竭盡全力去糾正並補償自己對他人所造成的虧欠，並願意向任何他曾經不義取財的人四倍償還。梅瑟法律對罪人的要求，遠比匝凱對自己的要求寬厚得多。梅瑟法律中記載：「不論男女，對近人作了什麼不義的事，因此得罪上主而自覺有罪，他該承認自己所作的不義，除賠償全部損失外，還應另加五分之一給他所害的人。」（戶 5:6-7）這是為那些承認自己罪過者所規定的。那麼，匝凱承認了自己的罪，按法律他只需向任何他曾取財的人歸還竊取的數額外加其價值的五分之一。但匝凱對自己比法律的要求更為嚴厲；他想要在自己身上施行法律對那些不承認罪行卻被當場抓住的盜賊所要求的懲罰：他想要向每一個他曾取財的人作四倍的賠償（出 22:1）。每一位真正悔罪者，也是如此對他人慷慨，卻對自己嚴苛。

「耶穌對他說：『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因為他也是亞巴郎之子。』」這是主耶穌對矮小匝凱的回應，以答覆他發自內心的悔改、屬靈的喜樂，以及他所展現的悔改果實。而最後這句話：「因為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則是基督對那些膚淺的智者與喧嚷者的回答，他們因基督進入罪人之家而憤慨不已。當眾人沿街走向匝凱的家時，他們一邊抱怨、呼喊，指責此行不合宜，主卻保持沉默並等待。祂在等待什麼？祂是在等待那些心懷怨懟、憎惡他人者，以及匝凱悔改的心，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祂容讓惡意的惡魔肆意狂歡至極點，好使他們的敗亡更為清晰明顯。這就是天主勝利的方式。在與邪惡初次交鋒時，天主從不急於顯露邪惡的軟弱與祂自己的大能，而是等待邪惡在爭競中自高至極，然後一舉將其驅散為烏有。

惡在天主的大能前是如此空虛，若非祂容許惡擴張至其可能的最大限度，然後以祂的力量對抗之，世人便永遠無法清楚認識天主大能的偉大。在

加爾瓦略，全能者容許地獄與塵世的勢力橫行之後，隨即透過復活，向地獄與塵世彰顯了祂那難以想像的大能。

主在此次與匝凱的事件中，也運用了同樣的方式。祂平靜地進入匝凱的家；喧嚷者繼續喧嚷，抱怨者繼續抱怨，嘲笑者繼續嘲笑——而祂始終保持沉默，繼續前行。祂走進匝凱的家；那些自稱為義的人因懼怕被玷污而留在罪人家的門檻之外；於是喧嚷者更加大聲地喧嚷，抱怨者更加抱怨，嘲笑者更加嘲笑。至此，惡意的氣焰達到了頂點。所有喧嚷、抱怨與嘲笑的人，都已確信自己完全正確而基督完全錯誤；確信自己非常了解罪人匝凱，而基督卻不認識他；確信自己堅守法律，而基督跨入罪人家門檻的行為已違背了法律。他們不可能受欺瞞，但基督卻可能且已受欺瞞。

因此他們得出邏輯結論：基督既非真正的導師，亦非先知，更非默西亞；因為若祂是其中任何一位，甚或兼具幾種身分，祂理應知曉匝凱是何等人物，絕不會進入他的屋內。所以：我們耶里哥人今日已將基督誘入陷阱，我們將拯救世界免於那認為祂是默西亞及天主之子的巨大自我欺瞞。這是勝利；這是凱旋；這是將邪惡高舉至天際！而與此同時，匝凱正逐漸蛻變為更善、更新之人。主較少注視那些雜亂且懷有惡意的群眾，更多關注匝凱內心的更新，祂靜靜站立，等待一切塵埃落定，以便隨後發言。當邪惡已被高舉至天際，當罪人舊心上所有堅硬的外殼皆已脫落，匝凱便在眾人面前開口，說出了除基督之外無人能預期的話語：「看，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這豈非一道驟然劃破低垂雲層的雷霆？你們耶里哥人為何突然全部靜默？為何不再喧嚷、抱怨與嘲笑？為何言語哽在你們喉中？受欺瞞的是誰：基督還是你們？誰更了解匝凱：是你們還是基督？此刻誰更為義：是你們還是匝凱？

主是多麼溫良與柔和！在此刻，如同在其他時刻，祂站著如同無辜的羔羊置身於被隱形惡狼引誘為惡的人群中。祂的勝利又是何等平靜而確切，如今與永遠皆然！祂多麼平和地等待那時刻！當時刻到來，祂首先轉向那位病人，正是為了他，祂才偏離道路進入其家。「今天救恩臨到了這一家。」以這些話語，天上的良醫向病人保證他已經康復，並準備好離開醫院，回到健康者之中。盲目的障蔽已從他的靈魂上除去，如同從巴爾提買眼中除去一般，如今他能自由行走於正義與慈悲的道路上。但為使這確信對所有在場者

更為清晰，主補充道：「因為他也是亞巴郎之子。」一個在精神與真理上真正的亞巴郎之子，而非僅像那些僅因名分與血統便慶幸自己出自亞巴郎後裔的人。亞巴郎愛他的同胞並敬畏天主；他好客，不貪婪且忠信，並在天主的神內歡欣；而矮小的匝凱也成了這樣的人。亞巴郎藉他偉大而良善的作為，成為所有義人的祖先，匝凱則藉悔改，成為他真正的後裔，他屬靈的兒子。主揭示了這一點，既是為安慰匝凱，也是為使控告他的人深思。

對這後者，主進一步說：「因為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親自尋找那些無人尋找、眾人拒絕的罪人，並親自拯救那些世界及他們自己視為迷失的人。因為偉大的英雄從天降下，並非為拯救那些輕微不適者，而是為拯救癩病人、盲人、瘋癲者及癱瘓者，並從墳墓中復活死者。主在另一處說：「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來召罪人悔改。」（瑪 9:13；參說弟前 1:15）

我的弟兄們，你們是否明白這些話語適用於我們？你們可知道，我們正是那位英雄——主——為之而降臨塵世的罪人？為了我們，那無可言喻的愛，使祂從高天降臨人間，為尋找迷失者、拯救罪人。請看矮小的匝凱，他因渴望看見主而變得偉大。基督此刻正像當時臨近匝凱那樣臨近我們，被群眾圍繞——無數自以為義者與抱怨者的洪流。過去兩千年整部人類歷史在祂身後、在祂周圍咆哮轟鳴，將我們淹沒。你們難道聽不見那汩汩洶湧的咆哮嗎？整個過往將他們帶到你們面前，留在你們身旁。而在這千萬人潮中，行走著謙卑的主和救主。那麼，讓我們趕快攀升高處，瞻仰主吧。過去與現在的一切，再沒有比這更值得注視的了。讓我們從迄今跋涉的泥濘道路上提升自己；讓我們攀上一棵高樹：祂必會與我們相遇。那最甜蜜的聲音——天使們飽飲其甘飴的聲音——呼喚誰，那人便是最有福的！

悔改確是通往天主之國階梯的第一級。凡未踏上這第一級者，無人能攀上第二級。在此生命的虛無中，悔改是叩擊天門首要且唯一的途徑。你盡可隨意以拳捶打屋牆；無人會聽聞並為你開啟。但若叩門，門必為你敞開。悔改即是叩門——非叩擊牆垣，而是通往光明與救恩之門。凡真實悔改、渴望進入其天父之家者，已然叩響了能進入此家的其中一扇門扉。

貪婪使人盲目；唯有基督能開啟盲人之目。貪婪使人孤立，並以奴役的鎖鏈綑綁人；基督則將人從孤立中領出，引入天使的伴侶之中，釋放被囚

者。凡切願見祂的悔改者，祂必向他們顯現；而那些蒙祂顯現的人，得以知曉天地的一切奧秘，以及自創世以來，天主為愛祂之人所預備的一切無量無邊、永恆不滅的恩澤。因此，願榮耀與讚美歸於我們的主、救主耶穌基督，偕同父及聖神，同一性體而又不可分的聖三，自今至永遠，及於萬世，達於永恆。阿們。